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三卷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三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0 每册3.05元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70年7月—1874年12月)

1 8 7 0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0日) 5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2日) 8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8日)11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9日)14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31日)15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日)21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3日)24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日)26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4日)30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5日)31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8日)32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0日)36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2日)39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5日)39

-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5日)40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7日)45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0日)47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2日)49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0日)50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日)51
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4日)53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6日)56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7日)58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0日)61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2日)64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3日)66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4日)67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6日)69

1871年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8日)71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9日)72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1日)73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3日)74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4日)75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8日)76

1873年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3日)78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4日)	79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5日)	80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6日)	81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30日)	82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31日)	86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9日)	90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30日)	92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0日)	93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3日)	95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9日)	97
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9日)	98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30日)	100
4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5日)	103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7日)	105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0日)	107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1日)	109

1874年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5日)	110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1日)	112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4日)	114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2日)	115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4日)	116
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日)	117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5日)	119

-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8日）…………… 122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1日）…………… 124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70年7月—1874年12月）

1870年

1.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7月26日）…………… 131
2.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7月28日）…………… 132
3.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29日）…………… 136
4.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8月2日）…………… 137
5.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8月2日）…………… 141
6.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8月3日）…………… 142
7.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8月5日）…………… 143
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8月6日）…………… 143
9.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8月7日）…………… 144
1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8月12日）…………… 145
11.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8月15日）…………… 145
1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日）…………… 147
13.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9月2日）…………… 149
14.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4日）…………… 150
15.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9月12日）…………… 151
16.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9月14日）…………… 153

-
1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9月14日）…………… 156
18.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14日）…………… 156
19.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9月14日）…………… 158
20.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9月15日）…………… 158
21.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9月16日）…………… 159
22.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23日）…………… 161
23.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0月19日）…………… 163
24.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11月11日）…………… 164
25. 马克思致荷兰和佛来米的国际会员（12月3—9日之间）…………… 165
2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2月13日）…………… 166
27. 恩格斯致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12月17日）…………… 170
28.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2月19日）…………… 170

1 8 7 1 年

29. 马克思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月13日）…………… 173
3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月18日）…………… 174
31.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月21日）…………… 176
3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21日）…………… 178
3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2月4日）…………… 179
34.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2月4日）…………… 184
35. 马克思致约翰·雅科比（2月4日）…………… 188
3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27日）…………… 189
37. 马克思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3月2日）…………… 189
38. 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
（3月10日）…………… 191

39.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3月10日）·····	192
40.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3月23日）·····	195
41.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3月30日）·····	198
42. 恩格斯致菲力浦·克楠（4月5日）·····	199
43.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5日）·····	201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6日）·····	202
45.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0日左右）·····	205
4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2日）·····	206
47.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3日）·····	208
4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13日）·····	209
4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17日）·····	210
50.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4月19日）·····	211
51. 恩格斯致弗朗西斯科·莫拉（4月20日左右）·····	213
5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20日）·····	214
53.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4月20日左右）·····	216
54.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4月26日左右）·····	217
55.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4月28日）·····	219
56.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4日）·····	221
5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4日）·····	222
58.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5日）·····	223
59.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5月10日）·····	224
60.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和路易·欧仁·瓦罗兰 （5月13日）·····	226
61.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6月12日）·····	227

-
62.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6月13日) 230
63. 马克思致女儿燕妮、劳拉和爱琳娜(6月13日) 231
64.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6月16日) 233
6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18日) 236
6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22日) 237
67.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7月1—3日) 240
6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7月10日) 246
69. 马克思致莱昂·比果(7月11日) 247
70.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7月12日) 248
71. 马克思致阿·奥·拉特森(7月12日) 249
72.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7月16日) 250
73.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7月21日) 255
74.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7月22日) 255
75.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7月24日) 256
76. 马克思致查理·卡隆(7月26日) 257
7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27日) 257
7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迟于7月27日) 259
79. 马克思致尼古拉·伊萨柯维奇·吴亭(7月27日) 260
80.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7月28日) 262
81.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7月28日) 271
82. 恩格斯致汉普斯泰特“天意修女”修道院院长(8月初) 272
83. 恩格斯致菲力浦·克楠(8月4日) 273
84.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8月9日) 275

85. 马克思致泰奥多尔·科尔（8月10日）·····	277
86.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8月10日）·····	278
87.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8月14日）·····	281
88.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不早于8月14日）·····	282
89.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中）·····	283
9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8月25日）·····	284
91.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8月25日）·····	285
92. 马克思致蒙丘尔·丹尼尔·康韦（8月29日）·····	287
93.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3日）·····	288
9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5日）·····	289
95.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9月6日）·····	290
96. 恩格斯致“密勒和理查”公司（9月9日以后）·····	291
9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9月11日）·····	292
9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12日）·····	294
99.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9月12日）·····	296
10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9月13日）·····	297
101.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9月15日）·····	297
10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9月23日）·····	298
103. 马克思致古斯达夫·克瓦斯内夫斯基（9月29日）·····	299
104.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0月5日）·····	300
105.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1日）·····	302
106. 恩格斯致恩利科·比尼亚米（10月13日）·····	303
107.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3日）·····	303
108. 马克思致约翰·黑尔斯（10月14日）·····	304
109.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0月19日）·····	304

-
11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9日）…………… 305
111.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20日）…………… 306
112. 恩格斯致《玫瑰小报》编辑部（10月20日）…………… 306
113.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10月21日）…………… 307
114.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25日左右）…………… 310
115.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底）…………… 311
11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1月4日）…………… 311
117.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4日）…………… 314
11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6日）…………… 315
119.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11月6日）…………… 316
120.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1月9日）…………… 317
12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9日）…………… 320
12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1月9日）…………… 322
123. 马克思致卡尔·施佩耶尔（11月10日）…………… 323
124.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1月13日）…………… 324
125.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16日）…………… 326
126.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1月17日）…………… 327
127. 马克思致茹尔·若昂纳尔（11月18日）…………… 328
12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1月18日）…………… 329
129.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11月22日）…………… 329
13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11月23日）…………… 330
131. 恩格斯致卡尔梅洛·帕拉迪诺（11月23日）…………… 338
132.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1月24日）…………… 341
133.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11月24—25日）…………… 344

-
134.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1月25日）…………… 351
135. 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波托茨基
（11月25日）…………… 352
136. 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波托茨基
（11月29日）…………… 353
13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9日）…… 353
138.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1月29日）…… 356
13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2月9日）…………… 358
14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15日）…………… 360
14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2月18日）…………… 365
142.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2月30日）…………… 366

1872年

143.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2日）…………… 370
144.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3日）…………… 372
145. 马克思致马耳特曼·巴里（1月7日）…………… 373
146.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第一稿（1月6日左右）…… 374
第二稿（1月14—15日）…………… 376
14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18日）…………… 378
148.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月19日）…… 383
14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月19日）…………… 384
15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月19日）…………… 388
151.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月24日）…………… 389
152. 恩格斯致商业职工支部（1月26日左右）…………… 397
153.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1月29日）…………… 398

-
154.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2月1日）····· 400
155.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2月1日）····· 401
156. 马克思致拉沙特尔出版社（2月9日）····· 402
157.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2月12日）····· 403
15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15日）····· 404
159.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2月16日）····· 407
160. 恩格斯致朱泽培·贝内代蒂（2月18日）····· 409
161.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2月24日）····· 410
162.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2月26日）····· 412
163.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2月28日）····· 413
164. 恩格斯致西吉兹蒙特·波克罕（3月初）····· 415
165.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3月7日）····· 416
16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3月7日）····· 420
16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8日）····· 420
168. 马克思致艾米尔·埃德（3月9日）····· 422
16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3月11日）····· 422
170.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3月11日）····· 427
171.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3月中）····· 429
17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5日）····· 430
17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17日）····· 432
174.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3月18日）····· 433
175. 恩格斯致切扎雷·贝尔特（3月21日）····· 434
176.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3月21日）····· 435
177.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3月21日）····· 442
178. 恩格斯致詹纳罗·博维奥（4月16日）····· 443

-
179.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4月22—23日）…………… 445
18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4月23日）…………… 449
181.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5月3日）…………… 453
18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7日）…………… 455
183.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5月7—8日）…………… 458
184.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5月9日）…………… 464
185. 恩格斯致费拉拉工人协会（5月10日）…………… 465
18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15—22日）…………… 466
18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23日）…… 470
18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27日）…… 471
189.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5月27—28日）…………… 472
190.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5月28日）…………… 478
191.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5月28日）…………… 480
19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29日）…… 481
193.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5—6日）…………… 482
194.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6月10日）…………… 484
195.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6月14日）…………… 487
196.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6月14日）…………… 489
197. 恩格斯致“无产者解放社”（6月14日）…………… 490
19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21日）…… 491
199.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7月2日）…………… 494
200.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7月5日）…………… 497
201.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7月9日）…………… 499
20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9日）…………… 500

-
203. 恩格斯致乌果·巴托雷利（7月18日）…………… 501
20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23日）…………… 503
20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29日）…………… 503
20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7月底）…………… 504
207.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8月4日）…………… 506
208.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8月4日）…………… 508
209.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8月5日）…………… 509
210. 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8月7日）…………… 512
211.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8月15日）…………… 513
212. 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8月15日）…………… 514
213. 恩格斯致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8月19日）…… 515
214.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8月24日）…………… 517
21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26日）…………… 518
216.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9月初）…………… 518
21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1日）…… 519
218.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10月1日）…………… 524
21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0月5日）…… 525
220. 马克思致某人（10月12日）…………… 527
221.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0月14日）…………… 529
22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0月16日）…………… 530
223.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0月29日）…………… 531
22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日）…… 532
22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16日）…… 535
226.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1月19日）…………… 541

227.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1月25日)····· 542
22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7日)····· 543
22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赛拉叶(12月9日)····· 546
230.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2月12日)····· 547
23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14日)····· 549
23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2月21日)····· 551
233.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12月30日)····· 553

1873年

23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月4日)····· 555
23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月18日)····· 560
236.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1月29日)····· 562
237. 马克思致阿里斯提德·方通(2月1日)····· 563
238. 马克思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2月11日)····· 564
239.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2月12日)····· 565
24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2月12日)····· 568
241.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3月11日)····· 570
242.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3月18日)····· 571
24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20日)····· 572
244.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3月22日)····· 577
24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月22日)····· 578

-
246.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4月7日）…………… 579
24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5月3日）…………… 580
24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6月14日）…………… 586
24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6月20日）…………… 590
250.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7月1日）…………… 595
251.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7月10日）…………… 597
25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7月26日）…………… 598
253.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8月12日）…………… 603
254. 恩格斯致约翰·德·摩尔根（9月18日左右）…………… 604
255.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20日）…………… 606
256.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9月24日）…………… 606
25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9月27日）…………… 607
25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1月25日）…………… 610

1874年

25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月19日）…………… 614
26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月27日）…………… 615
26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14日）…………… 619
262. 恩格斯致威廉·布洛斯（2月21日）…………… 620
26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2月27日）…………… 621
264.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3月26日）…………… 622
265.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3月28日）…………… 624
266.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4月19日）…………… 626
26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4月20—24日之间）…………… 628

268.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5月12日）·····	629
26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5月18日）·····	630
270. 恩格斯致哥特弗里德·欧门（6月1日）·····	632
27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24日）·····	634
272.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8月2日）·····	635
273.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8月4日）·····	636
27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4日）·····	639
27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8月10日）·····	640
276.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8月14日）·····	640
27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9月12—17日）·····	643
278.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9月20日）·····	649
279.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0月15日）·····	650
280.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0月17日）·····	651
281. 恩格斯致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 （10月20日左右）·····	652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8月10日）·····	655
2. 爱琳娜·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8月12日）·····	657
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8月18日左右）·····	658
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9月13日左右）·····	659
5. 燕妮·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1871年6月13日左右）·····	661
6.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10月3日）·····	663
7.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 库格曼（1871年12月21—22日）·····	666

8. 爱琳娜·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1年12月29日)·····	673
9.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72年1月22日)·····	676
10. 爱琳娜·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72年1月23日)·····	678
11. 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鲁伊治·斯蒂凡诺尼 (1872年2月29日)·····	680
12.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72年5月3日)·····	681
13.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2年5月26日)·····	683
14.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 库格曼 (1872年6月27日)·····	685
注释·····	689—815
人名索引·····	816—867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868—904
期刊索引·····	905—916

插 图

卡尔·马克思 (七十年代中期)·····	4—5
恩格斯 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	83
一份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扉页,上面有马克思的题字·····	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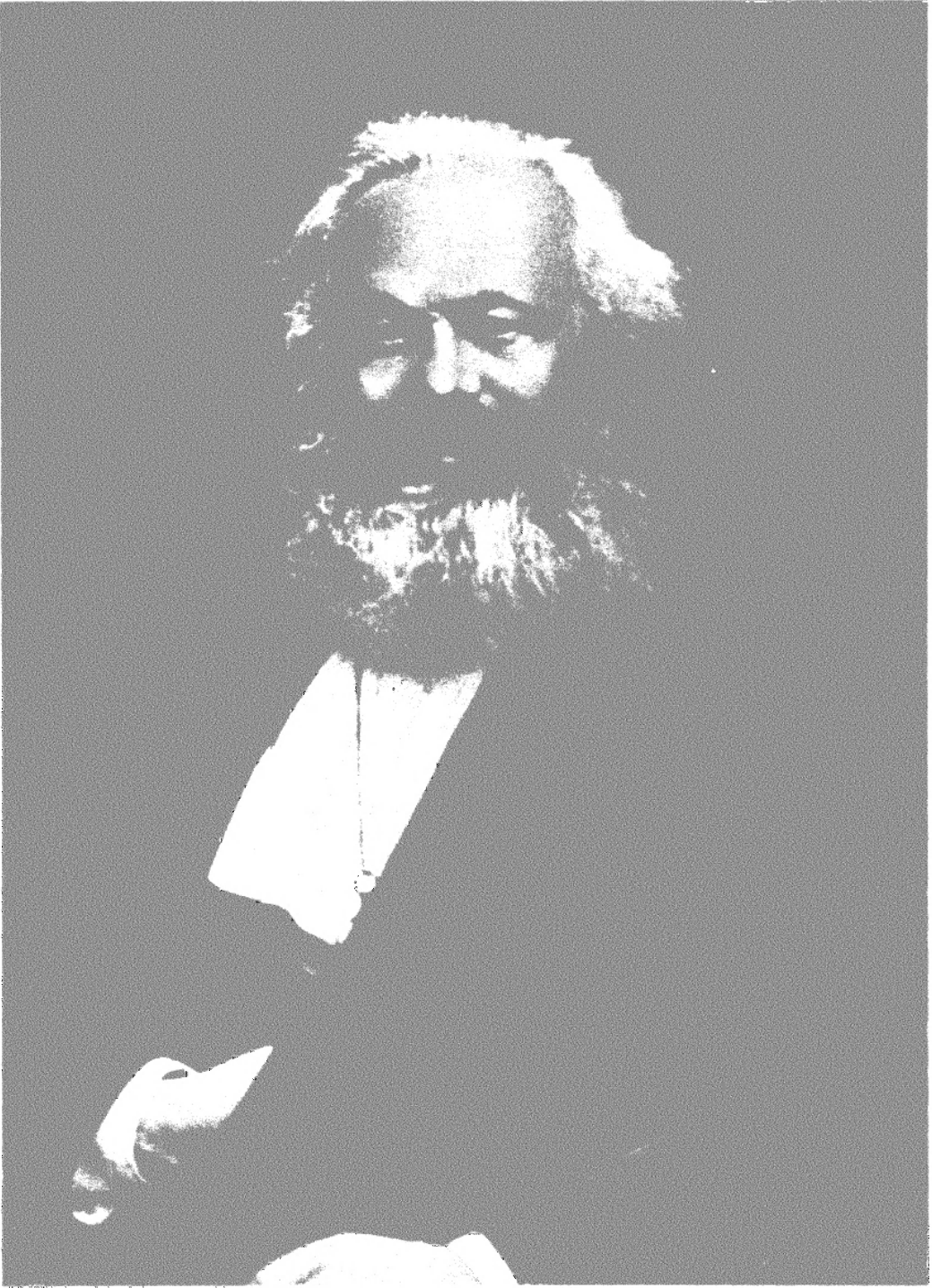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70年7月—1874年12月

第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70年7月—1874年12月



卡尔·马克思
(七十年代中期)

1870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库格曼的信，它很能向你说明现时战争的政治秘密。他对不伦瑞克大会呼吁书的批评是正确的，现将该呼吁书寄上几份。¹另外，寄上《觉醒报》。你从报上可以看到布卢瓦最高法院起诉书的前半部分；法国的密谋家无缘无故地变为暗探，这和芬尼亚社社员比较起来，是多么可怜啊！而有意思的是该报刊登了老德勒克吕兹的社论。²他虽然也对政府持反对立场，却充分体现了沙文主义，说什么“因为法国是唯一有理想的国家”（即它自己本身的理想）。这些共和派沙文主义者所恼怒的，无非是他们的偶像的现实化身——长鼻子的路·波拿巴和交易所的投机行径——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罢了。法国人是该受鞭打的。如果普鲁士人取胜，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德国人占优势，那末，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将从法国移到德国。只要把1866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

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会是**我们的理论**对于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的优势。

最后，附上**希尔德布兰德**的经济和统计杂志**对我的书的批判**³。我的身体状况很少使我感到愉快，但是这篇作品却使我笑出了眼泪，真是笑出了眼泪。随着德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哲学的英雄时代的结束，具有德国市民天性的“**小资产者**”又重新抬头——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⁴还要高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之于“良心方面”。

附带说一下，昨天我在中央委员会看到一份美国报纸，上面登了几篇关于资本等等的文章，其中也谈到我的书^①。文章说，我认为工人**必须**用一天中的一部分时间来为自身的需要工作，因此超过这部分时间的剩余，即我称为剩余劳动的部分，构成为剩余价值，从而也是利润等等的来源。文章作者接着说，这里也许有点意义，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例如，一个工厂主制造的商品，在未出卖以前，对他来说等于零。现在假定，衣服等的**实际价值**（他指的是生产费用）等于a。然后，工厂主在将它出卖给商人时附加b，而经手这一商品的各种商人又附加c。

由此可见，**价值** = a。附加部分 = b+c。因此，**使用价值** = a+b+c。这样，**剩余价值** = **使用价值** (!) **超过价值的剩余**。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这甚至比弗兰克尔在巴黎学来的“公式”⁵还要高明!

刚才有人打断了我。法籍意大利人塔朗^① (《派尔-麦尔新闻》的撰稿人)乘马车来我这里;把我借给他的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送回来了。他将以军事记者的身分去巴黎。问我是否愿意以同样的身分去普鲁士,如果不愿意,能否推荐另外一个人?我现在由于他的关系同《派尔-麦尔》颇有来往,在这段喜剧性的时期里,如果我愿意写点政治题材的文章,或者你愿意写点军事题材的文章,都会被采用,并且还可以得到稿酬。

培列昨天从日内瓦来信说,我们那个承认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而反对巴枯宁所组织的反委员会的决议^②,在那些家伙中间的反应,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⁶。他们立即给巴枯宁拍了电报,还准备在下届代表大会上以此为罪名将总委员会置于被告席。目前,非常必要的是,让杜邦将我们关于同盟的决议^③的副本一定给我寄来。请以我的名义就此事立即认真地同他谈一谈。

昨天,总委员会委托我起草一个宣言^④。在我目前患肝病和身体疲乏的情况下,这是不大愉快的事。昨天我在艾伦和麦迪逊那里,他们都劝我,病情如不好转,需要到海滨去,即到英国东海滨去,那里比较凉爽。

① 梯布林。——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①和朋友们。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你看到没有，威廉在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上的表现，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0年7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库格曼真是妙极啦！看来，他的学校教育没有白受。假设完全具有原告的精神，而且把一切都说清楚了^②。但是，如果这种假设确实是正确的，那末俾斯麦现在至少已经无法应付时局了。显然，这些先生终于在德国挑起了一场真正的民族战争。路易·波拿巴曾经作过多次试探，想兼并德国两省和卢森堡等地，象通常一样，想通过这种手段来事先使公众安于面临的既成事实，但这些做法对德国米歇尔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显然，这一次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彻底结束这种阴谋诡计。事与愿违，也出乎两国军队和固执的老威廉的预料，装样子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人们一定会把它进行到底。

法国军事行动（显然原定于本星期三左右采取行动）中突然出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5—6页。——编者注

现的犹豫和迟缓,证明路易·波拿巴确自己已大大打错了算盘。南德意志人迅速参战,以及后来路易·波拿巴明显看出他将不得不同德国人民交战,这就使他**无法**用炮击突然占领美因兹并以**还只是半集中起来的兵力**向维尔茨堡方向迅速推进。如果要进攻,那末他现在就得投入**全部**兵力。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各团编组第四营的**命令**直到 15 日或 16 日才下达,这些营的骨干是由每**团**三个基干营的四个连组成的,这样,从一开始就得**扩充**到六至八个连,并由后备人员**加以补充**。7 月 19 日和 20 日在**巴黎**开始征集**归休兵**,21 日和 22 日征集**已服役的**预备兵,明天将征集未服役的预备兵。必须使前两类人员首先到达所属各团,后一类人员才能补充进去。因此,至少要推迟到下星期三左右才能开始战斗(不算小的接触)。但到那时,德国人可能已经十分强大,以致波拿巴只好等待第四营,这就又得拖延一两个星期。**而那时他就该完蛋了。**

昨天,此地的一个德国庸人对我说,星期六他在威斯特伐里亚同一个普鲁士将军同乘火车,那人把他当成英国人,并用英语和他交谈。那人说:“我们迟了十天,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在十天当中,你们听不到我们大吃败仗的消息,那末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你们的同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您知道,英国人的同情总是在胜利者一方。”

北德意志的动员工作于 16 日开始,巴伐利亚于 17 日开始。动员令下达后,预备兵和后备军步兵约过八天就可以准备就绪,其余的大约要过十三天;这样,到 25 日全部步兵就可以准备就绪,到 30 日其他兵员就可以准备就绪。但是,由于预备兵不等征集就大批去报到,常备军将更早地准备就绪。驻扎在莱茵河畔的无疑是第

七、第八、第十一和第十二军。近卫军也已经从柏林开出，这是昨天从那里回来的博尔夏特告诉我的，我估计是开往巴伐利亚，以便在漂亮的王储^①指挥下作战。想必昨天已开始从东部经过柏林调动部队。自星期日或星期一起，波拿巴顶多只能占领普法尔茨，只要对方不犯大错误，他就不能继续前进越过莱茵河。从下周末起，德国人就能开始进攻，并把军队开进法国，尽管需要经过多次激战，但也一定能够击溃波拿巴派来迎战的全部军队。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认为战争对波拿巴不可能有美满的结局。

我打算同意给《派尔-麦尔新闻》每周写两篇有关战事的文章，并取得**优厚**的现金稿酬；我将试写一篇关于军事组织的文章。每篇文章必须付给三个或四个基尼；《卫报》^②当时付给我每篇两个基尼，并准备付给更多的稿酬。⁷如果你明天能将此事办妥，请立即告诉我。至于以记者身分去普鲁士大本营，这会有许多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施梯伯，加之我在那里会比在这里更少有可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

你从附上的剪报中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竟干了些什么。《卫报》上的报道是我们自己写的⁸，但是，附上的《信使报》^③的报道表明，廉价文人利用它搞了什么名堂。真能笑死人。法国工人在曼彻斯特受到德国庸人和店员的狂热赞赏，也许还是第一次。

我已写信给杜邦，估计今晚可以见到他。

你打算到哪儿的海滨去？哈姆贝尔以南的东海滨，那里没有什么意思。以北的斯卡博罗，费用昂贵，而且过于拥挤，布里德林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②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③ 《曼彻斯特信使报》。——编者注

顿码头也是这样；如果你去后面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在那里会面。如需钱用，我可以立即给你寄去四十英镑。

但愿可恶的恐慌现象稍微平息一下；我要出卖股票。

律斯勒的作品^①，我暂时搁下来了。

威廉的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没有收到。这一点现在使我特别恼火。

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库格曼的信奉还。

你看到没有，现在波拿巴在用《马赛曲》卖弄风情，而高贵的泰莉莎每晚都扯开她那粗鲁的士兵嗓子在演唱？

泰莉莎嘴里唱着《马赛曲》——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真正写照。真卑鄙！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7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刚才已将你的文章^②送给《派尔-麦尔》的编辑(弗·格林伍德)，并说明如果他不愿刊载，就请他立即退回。毫无疑问，如遇这

① 海·律斯勒《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

种情况,我可以设法把文章登在《泰晤士报》或《每日新闻》上。

《泰晤士报》曾通过埃卡留斯竭力向我们保证,要刊载我们(国际)的宣言^①。结果没有这样做,想必是因为其中有一段抨击了俄国。

此后(星期一^②),我立即把这篇东西寄给了《派尔-麦尔》,并根据同他们的军事记者(梯布林,他现在在卢森堡)的商定,就军事文章问题写信给该报编辑,请他给予答复。现在没有回信。宣言也没有刊载。因此,今天我在寄送你的文章的同时附带写了一封短信给《派尔-麦尔》编辑,信中只谈到军事通讯问题;也就是说干脆问他一声:到底登不登?

本星期二,总委员会决定印一千份宣言。预期今天能看到校样。

在法国唱《马赛曲》就象整个第二帝国一样,也是一场可怜模仿剧。但是,这只狗^③至少感觉到,《向叙利亚进发》⁹现在是不宜唱了。与此相反,在普鲁士则用不着耍这种把戏。威廉一世同右边的俾斯麦和左边的施梯伯一起唱着《耶稣保佑我》¹⁰,这就是德国的马赛曲!就象 1812 年的情形一样。德国的庸人看来真正是欣喜若狂,他们现在可以毫无拘束地表现他们天生的奴性了。谁能想到,经过 1848 年后的二十二年,德国的民族战争竟会有这样的理论表现!

幸而所有这些表演都来自中等阶级。除了施韦泽的公开信徒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② 7 月 25 日。——编者注

③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外，工人阶级都没有参与这件事。幸而法德两国国内的阶级战争非常发展，以致任何对外的战争都不能真正使历史的车轮倒退。

俾斯麦在公布有关条约（关于比利时）的史实时，也做得太过分。¹¹ 甚至伦敦的有威望的人士也不敢再说普鲁士正大光明了。真是马凯尔¹² 之流！不过，我记得 1866 年前不久，我在可敬的布拉斯的报纸^① 上和《十字报》上看到过一些文章，责骂比利时是“雅各宾党人的巢穴”（！）并建议法国将它兼并。另外，约翰牛所表示的道义上的愤慨也同样是可笑的。什么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真见鬼！在此以前，帕麦斯顿早就在英国实行了这样一条原则，即签订条约完全不等于必须恪守条约，英国自 1830 年以来正是按这条原则办事的！现在到处都是战争和无耻行径。

《十字报》真妙，要求英国不供给法国人煤，即破坏英法商约，换句话说就是向法国宣战。¹³ 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军用物资，英国反对派曾经激昂地提出过这条理由来反对帕姆^②。他却用廉价的俏皮话加以搪塞。可见，在签订条约时绝没有忽视这一点。在谈判期间，乌尔卡尔特曾对此进行无情的揭露。因此，如果英国一开始不宣战，那末它应当将煤供给法国人。至于说到宣战，这会在当权者和伦敦的无产阶级之间引起一场十分激烈的冲突。工人是坚决反对这种“大型戏剧”的。

日内瓦的俄国人终于来信了。¹⁴ 现附上。请立即寄回，就定在下星期一^③ 吧，因为我还要写回信。

你从附上的欧·奥斯渥特（他是乌尔卡尔特派，但是比较大

① 《北德总汇报》。——编者注

② 帕麦斯顿。——编者注

③ 8月1日。——编者注

陆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想搞点民主的东西。¹⁵我已回信告诉他^①,我已经在**国际的宣言**上签了名,就这个宣言的纯粹**政治**内容来说,它所阐述的主要也就是那些观点。他在今天和昨天寄来的两封信中,坚决要求我今天下午参加他们在他家里召开的会议(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他还给我寄来路·勃朗的信的片断。但我不能这样做。谁能向我保证,路易·勃朗去的地方,卡尔·布林德就不会去呢?

我现在就到斯密斯那里去接洽房子的事。¹⁶

祝好。

你的 卡·马·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7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附件中可以看到,跟《派尔-麦尔》的交涉都办妥了,今晚你的第一篇文章^②就见报。令人不快的只是,格林伍德先生(附带说一句,我至今**没有**将你的姓名告诉他)对**条件**未置一词,虽然我在给他的第一封信里已经明确问过这一点。不过,梯布林(即塔朗)在去大陆前向我辞行时告诉我,稿酬自不用说,每月月底支付。

无论如何,我以为最好再给他们寄去几篇文章,以便在发出关

① 见本卷第131—132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

于这个问题的正式照会以前，掌握主动。

我昨天已去斯密斯那里。¹⁶已经弄清，没有从伦敦写信到曼彻斯特去了解你的情况，因为你的房产主在曼彻斯特附近也有产业，他愿亲自到那里去查询。不过要写信催他快点办这件事。不管怎样，我正在注意不让任何“第三者”从中作梗。

祝好。

你的 卡·马·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0年7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普鲁士的作战计划。请你立即乘马车把这篇文章^①送到《派尔-麦尔新闻》，以便使它能在星期一晚上见报。文章将大大提高《派尔-麦尔新闻》和我的声望；到星期二，事态发展可能使任何一头蠢驴都能明白这一点。我的第二篇文章^②不知是否已于星期六刊出，因为今天这里各俱乐部都没有《派尔-麦尔新闻》。这件事使我稍感自豪，因为猜测这一计划确实是不容易的。其决定性因素就是得到消息说，第七军前卫队第七十七团的连长、龚佩尔特的表兄弟于27日从亚琛开往特利尔。当时我对这一切就都清楚了。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三)》。——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二)》。——编者注

此外,有必要请你同格林伍德商定,我将把文章直接寄给他,以便能够在**当天**见报。现在,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我打算每星期平均给他寄两次文章;有紧急情况时就多寄,事态发展平静时则少寄。有时,如有可能就寄些短小的述评,由他酌情刊用。

在威廉率领下作战,使我们愈来愈感到可耻。不过,由于他的神圣使命和他的施梯伯(没有这个人,德国的统一简直就不可能实现),使他成为十分可笑的人物,这毕竟是好事。国际的宣言^①星期六刊载在这里的托利党的《信使报》^②上;假如是本周的另一天,其他各报也都会刊载,但这受到了星期六广告的干扰。宣言将教育各阶级人民懂得,现在只有工人才有**真正的**对外政策。这个宣言很好,《泰晤士报》不刊载它,无疑**只是**由于俄国人的缘故^③。战后工人们会安然地恢复被中断的斗争,就象完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这一点将使各国政府以及资产阶级感到非常惊讶。

我日益深信德国人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总之,首次大会战我们确实打赢了。看来,尽管法国人有后装枪,然而他们还完全不明白,他们拥有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毛奇所玩弄的把戏是非常冒险的。据我估计,他在星期二或星期三^④以前不能将兵力集中完毕。从亚琛到边境约有二十德里,有四五天**强行军**的路程,况且现在又是暑天。这样,第七军未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② 《曼彻斯特信使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④ 8月2日或3日。——编者注

必能够在明天以前全部到达萨尔河,而大会战今天可能已经发生。无论如何,一切都有精细的计算,以致早于或晚于二十四小时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真正的会战也许将在美尔茨和萨尔布吕肯之间的萨尔河一线展开。¹⁷

好在是法国人首先进攻德国领土的。当德国人击退侵略、跟踪追击的时候,这同他们没有先遭侵略就开进法国比较,无疑会在法国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因而,从法国方面来说,战争更具有波拿巴主义的性质。

最终的结局——德国人终将取得胜利——我已毫不怀疑,但毛奇的计划说明,有**充分把握**在首次会战中就可以出动绝对优势的兵力。大概星期二晚上我们就会知道,他是否打错算盘。毛奇考虑问题往往是不顾他的威廉的。

德国的庸人越是拜倒在自己的虔诚的、祈求上帝开恩的威廉面前,他对法国的态度就越加蛮横。过去的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叫嚷现在又完全复活了,在这方面,奥格斯堡的报纸^①是急先锋。但是洛林的农民一定会让普鲁士人看一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关于条约,你说得完全正确。^②人们完全不象俾斯麦所想象的那么愚蠢。这件事只有一个方面是好的,即现在所有这些卑鄙勾当都会暴露出来,那时候,俾斯麦和波拿巴之间尔虞我诈的交易就会告终。

在整个中立的历史中(包括煤在内¹³),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活象孩子一样,这从历史上看完全是**有根据的**。在这个民族面前还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类问题。的确,有谁考虑过这些问题呢?

① 《总汇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

现将俄国人的信奉还。¹⁴ 俄国人毕竟是俄国人。简直是庸俗的争吵。六个俄国人相互之间争吵到如此地步，似乎对世界的统治就取决于此。这里也还没有提出巴枯宁的罪状，只是对瑞士的纠纷有所抱怨而已。就俄国人来说，我们的这些人看来总还算是老实的，但是我对他们还要小心谨慎。不过，知道一下所有这些胡言乱语也很好，因为这涉及到无产阶级的外交。

由于邮局的过错，我总是不能如期收到《人民国家报》。23日那号报纸的邮件上打的是19日的邮戳；这些家伙的手法就是这样。缺了好几号。在最近的两号上，威廉^①已经不是那么一味蠢干了，他以德法两国工人之间的亲善来掩饰自己的退却。

肖莱马有两个兄弟在黑森师服役，是志愿入伍的军士。

从斯密斯那里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¹⁶ 对于你的操劳十分感激。如果在这个星期内我还一无所闻，我将给这个斯密斯写一封很不客气的信。这个贵人的想法真怪——竟要亲自到这里来查询！假如他把这件事交给他的银行家，那末过三天就可得到一切消息。但是这位先生想必自以为能干。畜生！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莉希的膝盖正在好转。

杜邦当然是通过莫泰，在附近城里最不卫生的地方找了一套住宅，旁边是一条发臭的河道，我曾想让他另租一处。但是你不要同他去谈及此事，因为事情已经办妥了。他再也没有带莫泰到我这里来。大概赛拉叶给他写信说了这一点，而杜邦看来现在感到轻松一些，因为这个家伙再也不会日夜缠住他了。

你的 弗·恩·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附在信里的札记]¹⁸北德意志联邦的军队^①

1个近卫军和12个基干军:

共计114个三营制的步兵团·····	342个营
猎兵营和狙击兵营·····	16个营
黑森师: 4个二营制的团和2个猎兵营·····	10个营

常备军····· 368个营

后 备 军

93个二营制的团和12个独立营·····	198个营
黑森约有·····	6个营
	204个营

已编组的有 572个营

在常备军和后备军动员后,即使不再下达专门的命令,也可以立即编组后备部队:

常备军——114个团的第四营·····	114个营
后备军——93个团的第三营·····	93个营

779个营

在进行动员时,必须立即抽调军官去编组后备部队;这些部队在动员令下达后四至六个星期内,就能编组完毕;这是**军队中最精锐的营**。这些营一旦编成以后,就能编组常备军的第五营和后备军的第四营,等等。这样,已经编组的有:

常备军 368个营(每营1000人)·····	368000人
后备军 204个营(每营800人)·····	163200人

531200人

^① 在札记第一页原稿上,在“法国人方面”一语之前都勾掉了。——编者注

计划编组的有:

常备军 114 个营(每营 1 000 人).....	114 000 人
后备军 93 个营(每营 800 人).....	74 400 人
	188 400 人
共计步兵.....	719 600 人

巴伐利亚: 2 个军, 约 50 个营	
加后备军 30 个营	= 80 个营
维尔腾堡: 1 个师, 约 16 个营	
加后备军 10 个营	= 36 个营 ^①
巴 登: 1 个师, 约 9 个营	
加后备军 5 个营	= 14 个营

130 个营 = 约 110 000 人

对南德意志的军队, 我列举的是最低限度的数字。骑兵和炮兵完全没有计算在内, 为的是只比较一下步兵的人数, 因为步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人方面:

33 个自卫军营——常备军	
100 个三营制的基于团.....	333 个营
3 个朱阿夫团 = 9 个营	
3 个土尔科团 = 9 个营	
外籍部队及其他 5 个营	
	23 个营
猎步兵.....	20 个营
	376 个营

^① 原稿如此。——编者注

这里，每个营有 8 个连；如果象 1859 年那样，24 个连编为 4 个营，每营 6 个连，那末，一个连可以增加 150 人，并编组第四后备营，这样，115 个团将有 115 个营

491 个营

如果把相当大一部分流动自卫军组织起来，那就有 100 个营

步兵共 580 000 人

= 591 个营

其余的部队得靠野战军中的军官或新征集的军官加以**重新整编**。同时，象这种流动自卫军，在野战的条件下，至少要经过两、三个月才能使用，因为从 1868 年以来，流动自卫军每年只受训两个星期。另一方面，法军（常备军）的骨干很有限，不能征集大量的后备部队（或多或少受过训练的）。这个新制度是从 1868 年起才实行的。不过，我还应当等待有关这一新制度的更详细的情报，这个新制度几乎没有触及法军的**内部组织**；或许在某些方面已经悄悄地作了变动。无论如何，**受过训练的**部队只够使已经编组起来的基干营进入战斗准备。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 年 8 月 1 日 [于伦敦]

十分匆忙。

亲爱的弗雷德：

你最近的两篇文章^①好极了。我立即乘马车赶到《派尔-麦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二)》、《战争短评(三)》。——编者注

尔》。但是，由于格林伍德不在那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不过他在十二点以前会回来的。

今天我就写信告诉他，你（现在我要说出你的名字）将把文章直接寄去。

至于“俄国人”，那末他们会看到，我将“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

这里的寡头们想使英国站在普鲁士一方作战。十八年来，他们一直对波拿巴卑躬屈膝，并理所当然地利用他来作为地租和利润的救星，现在则指望找到庄严虔诚的君主制的普鲁士这样一个更威风、更可靠的大陆宪兵。然而，这些家伙应当多加小心。现在民间到处都在传说：“我们这个万恶的德意志王朝为了本家族的利益竟要把我们拖入大陆战争！”

这里的《费加罗报》——我曾给杜邦寄去具有代表性的一号——是由法国使馆主办的一种**英文**报纸。

俾斯麦方面已经大批收买了伦敦的报刊，其中有《劳埃德氏》和《雷诺》！后者在昨天的一期上要求肢解法国。这头猪是不怕反复无常的。这个一向咒骂德国人、吹捧法国人的家伙，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布林德一类的人物。

布林德这个家伙则在高喊爱国主义，大喊大叫地把自己的共和主义“献到”祖国的祭坛上，希望以此来争取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

直到昨天我出席第三次召开的会议以前，奥斯渥特一直不让我安宁^①。我是相当审慎的，差一刻十一点（规定时间）才到会。我

① 见本卷第13—14页。——编者注

向他说明,我不能签名,(1)首先是因为我已经在**国际的宣言**^①上签了名,(2)因为**没有你**,我不能在私人的(即**不是国际的**)呼吁书上签名,而同你商议又需要时间,这样他们就会错过良好时机。今后如有可能,我们邀请他和他的朋友们参加**国际**,以便一致行动。

随后我对他说,还有另一个**个人因素**。哪里有路易·勃朗,那里无疑就有他的走狗——卡尔·布林德。

他打断我的话说:“布林德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表现得活象一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我们需要您来对付他。”

“我不能和这个家伙呆在一个地方,我向您声明,如果他来这里,我马上就离开您的家。”

我呆在楼下奥斯渥特那间朝街的书房里。果真如此!我透过眼镜老远就看到这位显赫的前大学生,尽管他的头发全染黑了,还有两个滑头陪着。奥斯渥特说,他暂时把他们领到楼上会客室——开会的地方。

随后他向我提议:他要告诉楼上,说我在这里,并向布林德声明,我不能同他会面。换句话说,他想把布林德撵走。

我对他说,这不行。是**他**把布林德请来的,这会引起一场无谓的纠纷,等等。

我拿起帽子,十分友好地向奥斯渥特辞别,此人虽然没有作出惊人的事,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赛拉叶根据我的建议,就莫泰的事给杜邦写了一封相当不客气的信,杜邦生了气,两个星期没有给赛拉叶写信。

你把去海滨的旅费给我寄来,那太好了。我想于本星期就去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布莱顿。在目前情况下，再晚我就不能离开伦敦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总之，你可以把文章直接寄：伦敦滨河路诺森伯兰街2号，《派
尔-麦尔新闻》编辑**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先生。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0年8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二十英镑，W/2 86721，曼彻斯特，1869年6月20日，又二十英镑，W/2 77454，曼彻斯特，1869年1月23日，作为赴布莱顿的旅费；另五英镑，S/11 13062，利物浦，1869年5月17日，这是穆尔向国际缴纳的会费。我的会费，9月初可寄给你，现在我没有钱，只好等待股息。由于目前须要开支，我不得不出卖股票；你看，我是再稍微等一下呢，还是马上就把股票卖出去？现在我卖股票还可以不受损失。

法国人正在向前推进，并已占领了萨尔布吕肯（那里驻有一个营，四个骑兵连，可能还有少量炮兵），对此我很高兴。首先，这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其次，因为德国人在首次会战中将采取守势，而由于有后装枪，防御阵地大为加强了。据我估计，德国人于昨晚开始了战略进攻，所以我认为会战（作为前哨战也许今天已经打

响)明天将在奥特魏勒—诺伊恩基尔兴—霍姆堡一线展开。在这里,弗里德里希-卡尔和王储^①的军队将正面作战,而斯坦美兹将从侧翼(左翼)向法国人进攻,或者相反。

直到昨晚,当大量属实的消息传来之后,格林伍德才把文章^②刊登出来,这是十分愚蠢的。在词句上,他又作了各种各样荒谬的修改,说明他不懂军事术语。然而,文章已经发挥了作用。《泰晤士报》今天发表一篇社论,完全是从我的两篇文章——第二篇和第三篇上抄来的。为此我要给格林伍德写一个声明。¹⁹

本来你昨天就可以收到钱,但是你的信是随第二次邮班送来的,快四点钟时我才收到。

同布林德开的玩笑很妙。奥斯渥特是不是1849年巴登的奥斯渥特中的一个?那时有三个奥斯渥特。

现在仍然有某种危险,在德国人集中兵力并摆开阵势以前,法国人就会向德国人发动进攻。如果高贵的路易^③于星期五^④出击,那末,他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就可以到达莱茵河。不过到星期二,德国人也该差不多准备就绪了。路易错过最好的进攻时机只是由于本身的缘故,也就是说,由于没落帝国²⁰,由于军需部门的腐败,结果使他耽搁了五天,看来,连现在也是没有准备就绪就被迫出动了。

如果德国人出乎意料地在首次会战中失利,那末再过四个星期,他们会比现在强大得多;莱茵河一线可以使他们免于彻底的失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三)》。——编者注

③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④ 8月5日。——编者注

败，而法国人则无所防护。

收到钱后请立即告诉我，挂号信有时也会丢失的。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倒霉的奥斯渥特刚刚——晚上七点钟——离开我这里，尽管这封信来不及寄了，我还是写这么几行，因为说不定明天又会有什么事情打扰我。

同布林德一起来的那个家伙，是戈德施提克尔教授，是个老牌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当时场面很紧张^①。大学生布林德甚至撒谎说，雅科比博士站在**他**一边（这是为了做给在场的法国人看的）。这些家伙在离开时，曾向人示意，奥斯渥特已经被波拿巴“收买”了，这不是直截了当说的，而是暗示的。

这使可怜的奥斯渥特惊恐万状。因此，他就来找我。要我签名支持他。否则他在伦敦的地位将大受威胁。他随身带来印好的宣言（只是校样）¹⁵。首先，我把以前说过的话又向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我看了看那作品——软弱无力，高谈阔论，甚至没有暗示这次战

^① 见本卷第23页。——编者注

争从**德国人**方面（我不是说从**普鲁士**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尽管这是出于对正在同他洽谈的法国人的礼貌。

当时我劝他放弃这个主意，因为效果可能“不大”，正如我以前在回答他的第一封信时就说过的，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狂潮的积极力量。^①

他反驳说，首先，有些法国人已经**签了名**，而路易·勃朗也声称愿意**参加**（这证明他没有参与宣言的起草）。

其次，如果他现在**不发表宣言**，那末明天布林德就会在德国报纸上到处胡说，似乎是**他阻拦了**这个叛卖性宣言的刊印。所以，最好还是把它刊印出来。

后一点是对的。应当承认，我开始有点同情这个人。因此，我提出了如下的**最后通牒**：

我愿意**参加**（同路易·勃朗一样，不是简单地签名而已），但有下列两个条件：

（1）在我的名下**刊印**一个注释：

“我只在下述限度内同意以上发表的宣言，即该宣言的精神总的来说符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②”；

（2）补充一句话，即指出（哪怕是用最温和、最委婉的词句）这次战争从德国人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

他接受了这些条件。明天五点钟在他那里再开一次会，我将去参加。

后来他问我，恩格斯是否也和我一样以**同样的保留条件**签名？

① 见本卷第132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我说，这是**伦敦宣言**。我在一定的条件下签名，只是出于对他的礼貌，但完全是违背我的批判意识的。由于奥斯渥特错把前大学生布林德拉到这件事情中来，我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除我之外你也要去损害自己的声誉。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此外，过了星期日^①，我以书面方式提请奥斯渥特注意另一种布林德式的手法^②。这就是：我在《号召报》上看到一篇法兰克福通讯（是唯一的一篇不坏的通讯），作者表现了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是非常反沙文主义的精神。但他毕竟作了如下的评论来**反对**德国人：

《法兰克福报》刊登了一篇伦敦通讯，据该通讯称：“旅居伦敦的法国共和主义者邀请**所有**著名的德国共和主义者**对这场拿破仑式的战争**表示共同的抗议。德国共和主义者拒绝了，理由是这次战争从普鲁士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

这是前大学生的拙劣作品，他总是写些关于卡·布林德、对于卡·布林德、为了卡·布林德、有关卡·布林德及其英雄业绩的东西。

《派尔-麦尔》**报社**昨天就第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③（7月份）给我寄来两个半基尼的支票，并注明给所有通讯员的稿酬通常在月底支付。马克思家的年青一辈——野姑娘^④和著名的威廉斯^⑤声称：“她们打算没收这头一笔战利品，作为她们应得的佣金。”鉴

① 7月31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1—142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

④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⑤ 燕妮·马克思（女儿），她曾以威廉斯的笔名发表过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编者注

于这些“中间人”的刚毅性格，你要是向她们提出抗议，那末抗议很快也会向你发来。附上昨天的《派尔-麦尔》的剪报，她们在报上抗议了《泰晤士报》的抄袭行为。如果战争再延续一些时候，那你很快会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

尽管《派尔-麦尔》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它有两个优点：

(1) 在有威望的报纸当中，它是唯一对**俄国**采取某种**反对立场**的报纸。这在战争进程中会有重要的意义；

(2) 作为一家贵族的报纸(从主要方面说)，在所有**俱乐部**，特别是在**军事俱乐部**中起着主导作用；

(3) 它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

顺便说一下，你去买一份最近一期《伦敦新闻画报》，因为上面登有布隆诺夫这个恶棍的照片。你会看到，他的面容就是俄国外交的写照。

附带说一下，迪斯累里在大谈普鲁士由于维也纳条约而得到普鲁士的萨克森的可笑保证，并以此论证英俄同盟的必然性(他正好忘记了**波兰**的独立是英国方面这一保证的条件)。²¹ 这只是企图试探一下。不过**英俄同盟**确实也是格莱斯顿当前的计划。**国际的**英国会员应当积极干预这件事。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星期二以前写信给总委员会。²²

比利时人建议于9月5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巴枯宁先生的计划。代表大会**主要将由他的走卒们**参加。与此相反，我建议：问一下各支部，在目前法国和德国的代表不可能出席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它们是否认为，应当授予总委员会下列权力：

(1) 推迟召开代表大会；

(2) 授权总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代表大会。建议

被通过了。²³

正如我们从最近一号《团结报》对我们的公开攻击（由于我们关于瑞士事件的决议）²⁴中看到的，巴枯宁已经为召开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做好了预防措施，因此这一点尤其重要。要是没有瑞士的德国人，他在上次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会把我们击败的²⁵。

洛帕廷已离开布莱顿（他在那里闷得要死）来到伦敦。他是至今我所遇到过的所有俄国人中唯一“诚实可靠的”俄国人，我要很快消除他身上的民族偏见。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巴枯宁在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俾斯麦的代理人。这真是奇谈！的确很可笑，据赛拉叶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星期二，昨天），法国人支部²⁶成员、皮阿的亲密朋友沙特兰在法国人支部全体会议上甚至宣布俾斯麦已付给我一笔钱，即二十五万法郎。如果一方面考虑到这是法国法郎，另一方面注意到普鲁士的吝啬，那末这至少是一笔优厚的代价！

祝好。

你的 卡·马·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谢谢你寄来的四十英镑。煤炭大王^①给国际的五英镑也收

① 赛米尔·穆尔。——编者注

到了。

至于出售股票的事，我的意见是这样：股票还会上涨，但是在**最近的将来要下跌**，因为早就很不景气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在利用时局以造成破产，这也会对大陆的交易所发生影响，因此，市场上必然会抛出大量股票。

至于奥斯渥特的“来历”，我今天就向他问清楚。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拉法格夫妇和施纳普斯^①是战争的首批牺牲品之一。他们的房子就在筑垒地区²⁷，时局一有逆转，房子就会被毁。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0年8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十分匆忙。佣金是理所应得的。^②

对于我们那些拿刺刀冲锋去夺取用多管炮和后装枪守卫的筑垒阵地的士兵们，你能说些什么呢？好样的！我敢打赌，波拿巴明天就会炮制一个胜利来掩饰这一点。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8—29页。——编者注

如果你认为有某种意义,而且还来得及的话,可用同样的保留条件替我在奥斯渥特的宣言上签名。¹⁵

格林伍德今天非常客气地来信说,只要我愿意,就可以经常寄文章去。就这样办吧。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明天或者星期日^①将发生一场决战,现在看来就在洛林边界。¹⁷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明天才能动身(被**国际**的事耽搁了),并且不是去布莱顿,而是去兰兹格特²⁸,因为据我得到的消息,前一个地方太热;此外,由于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②在那里,使这个地方变得不安全了。

帝国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德意志帝国。看来,第二帝国建立以来的所有这些骗局,归根到底,既不按原来的步骤,也不按预计的

① 8月7日。——编者注

② 文克里特是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马克思诙谐地把卢格称作文克里特,因为他们两人的名字相同,都叫阿尔诺德。——编者注

方式，这样或那样地实现了 1848 年的“民族”目的——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我认为，象这样的运动只有弄到普鲁士和俄国之间打起来才会结束。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旧俄派的报纸（我在波克罕那里看到了该报的一些东西）那样激烈地攻击俄国政府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立场，就象法国梯也尔派报纸于 1866 年攻击布斯特拉巴²⁹同普鲁士眉来眼去一样。只有皇帝^①、德俄派和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报》一起反对法国。但是就连他们也绝没有料到普鲁士德国会取得如此决定性的成就。他们和 1866 年的波拿巴一样，以为交战国双方在长期的搏斗中彼此都会弄得精疲力竭，而神圣的罗斯那时就可以作为至高无上的仲裁人出现。

但是现在呢！如果亚历山大不愿被毒死，那就必须做出点什么来安抚本国的党派。显然，俄罗斯的威望遭到德意志普鲁士帝国的“破坏”将比“第二帝国”的威望遭到北德意志联邦³⁰的破坏更加厉害。

因此，俄国将会象波拿巴在 1866—1870 年那样去同普鲁士作交易，以便取得土耳其问题上的让步，而尽管霍亨索伦王朝信奉俄国教，整个这宗交易将以**交易双方之间的战争**而告终。不管德国米歇尔总是多么愚蠢，但他的重新抬头的民族感情（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使他相信，为了首先实现德国的统一必须忍受一切）未必能用来**为俄国服务**，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丝毫借口。等着瞧吧。如果我们漂亮的威廉还能活些时候，那末我们还能亲眼看到他会**对波兰人发出召唤的**。正如老卡莱尔说的，上帝要创造某种伟大的业绩，他总是挑选最愚蠢的人去干。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当前使我不安的是法国本身的事态。下一次大战役除法国人失败外，未必会有别的结局。而那时候将怎样呢？如果被击溃的军队在**布斯特拉巴**率领下涌入巴黎，那就会导致对法国来说最屈辱的媾和，还可能带来奥尔良王朝的复辟。如果巴黎爆发革命，那末要问，这个革命是否拥有对普鲁士人进行认真抵抗的手段和领袖呢？不能否认，二十年来波拿巴主义的丑剧已使人心极为涣散。未必能够指望产生革命的英雄主义。这一点你以为怎样？

我对军事一窍不通，但我总觉得，很少有比巴登格³¹进行的战役更无意义、更无计划和更平庸的了，加之那冠冕堂皇的开场戏，完全是没落帝国²⁰时代圣马丁门剧场上演的轻歌剧的风格——父亲和儿子站在炮口旁边；伴随着这种“壮丽”场面的是卑鄙的行为——炮击萨尔布吕肯！坏蛋，真是坏透了。

在麦茨召开的首次军事会议上，麦克马洪主张迅速出击，但勒伯夫持相反意见。

顺便说一下，我们从维也纳的一封来信（埃卡留斯的堂兄、一位七十二岁老人的来信）中得知，**俾斯麦**曾秘密地到过那里。

在这次战争中（在军需和外交方面）充分表现出没落帝国的精神，其行动准则就是：互相盗窃和尔虞我诈。因此，在法国，当隆隆炮声把事情真相揭示出来时，从大臣到公务员，从元帅到列兵，从皇帝到他的擦鞋工，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片惊慌之中。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十分赞赏我们的宣言^①。这个宣言在伦敦给人很深的印象。此外，科布顿的庸人的和平协会还书面表示愿为散发宣言效劳³²。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关于奥斯渥特的宣言,我已按照你答应的那样做了,因为没有“你”,我确实不愿单独出面^①。由于延误时日,宣言自然会更加不象样子。对我们来说倒无所谓,因为我们只是同意它的总的倾向,等等,而且仅仅是在那种限度之内,等等。拒绝签名(尽管它很可笑)现在是不行的,因为路易·勃朗等人会认为这样做是由于普鲁士的胜利。

顺便说一下,老卢格在一个星期以前写信给奥斯渥特说,他不能签名。为什么呢?他“**确信普鲁士人将在巴黎宣告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你从这里难道还能看出这个颠三倒四的老畜生原先却是个名气很大的人吗?

附上从预言家乌尔卡尔特那里得到的一些东西。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在《双周评论》(8月号)上关于“我们未开垦的土地”的文章^②中对爱尔兰土壤有以下一段话:

“它的土地是肥沃的,这有种种证据……还有德·拉弗勒先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位先生认为……”(第204页)

因为拉弗勒著有关于比利时和意大利农业的书籍,所以他在英国被认为是一个农艺学方面的大权威,这一段对你会有用的。³³

^①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31—32页。——编者注

^② 弗·奥·马克西《我们未开垦的土地》。——编者注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1870年8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是8月10日。难道巴黎人完全忘记了这个日子吗？根据《派尔-麦尔新闻》今天的晚刊看来，似乎没有忘记。³⁴ 没落帝国²⁰看来正在垮台。巴登格³¹离开了军队，并且不得不把军队交给巴赞（!!），这个人现在是那些还没有被打败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人。实际上这意味着巴登格将完全引退。看来革命会轻而易举地发生，一切都在自行崩溃，正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无疑，最近一两天就可见分晓。

我认为，奥尔良派（没有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进行复辟的冒险。因为他们的王朝现在是唯一可能的王朝，所以他们自己大概宁愿再有一个共和政体的空位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前《马赛曲报》会不会掌权呢？³⁵

我想，普鲁士人会同共和国缔结一般说来是光荣的和约。重新引起1793年和1794年的局面，对他们是不利的。威廉的整篇演说指望用革命进行投机，并表白他不想把事情弄到极端地步的意愿。与此相反，从那时起德国的民族狂潮大大高涨，对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叫嚷也甚嚣尘上。但对威廉是不能指望的。不过我现在还依然认为，他们只要得到一点也就会满足的。看来法国会让

出一部分领土。而要使 1793 年的热潮重现，而且是**完全的**重现，还需要有 1793 年的**敌人**，同时你说得对，也还需要和那些刚刚摆脱没落帝国的法国人不同的另外一种法国人。

不过，我猜想普鲁士人已经在同奥尔良王族进行谈判了。

关于俾斯麦到过维也纳的传说，我认为这是当地交易所的谣言。维也纳在这方面是相当出色的。

我完全同意你对俄国人的看法^①。并且不用多久，事情就会弄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为了应付这种情况，俾斯麦会预先宽恕法国人的。

关于巴登格的战略，你可看一看昨天的《派尔-麦尔新闻》（社论）和今天的晚刊。从那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件新的蠢事。费里克斯·杜埃的第七军 8 月 1 日还不慌不忙地从伯尔福开往阿耳特基尔克。由于斯特拉斯堡—南锡线已经或者将要被德国人在萨比林^②附近截断，这样一来，现在就不得不把这个军通过维祖耳和肖蒙调往麦茨或夏龙。这种丑事还从来没有过。妙的是这整个骗局被德国人一举粉碎了！

在法国军队里，人们对于敌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从让罗上尉自星期日起在《时报》上发表的书信中可以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个诚实的年青人曾经在萨尔布吕肯被俘，并见到过第八军（我们莱茵人）。这个年青人所表现出的惊异实在令人可笑。光是普军营地的外貌就给了他极强烈的印象。“一支优秀的军队，一个为战争而严密组织起来的民族”，都灿烂地展现在他眼前，以至一个普鲁士士官的“品德”，遗憾得很，也“使我们羡慕”！要知道，这还是一个

①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 33 页。——编者注

② 法国称作：萨韦尔恩。——编者注

颇有见识、通晓德语的军官呢！他还承认普鲁士人在枪法上也比法国人强得多。

德国人现在拥有一百二十五万全副武装的士兵，所以即便有一二十万意大利人（相当于法国人的半数）也无济于事。奥地利现在只要稍微动一下，维也纳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俄国在签订和约或者在巴黎建立革命政府（不能指望同革命政府玩弄阴谋）以前，想必是感到安全的。那里人们将千方百计地避免更加激怒已经发狂的德国米歇尔。你现在可以看到，我完全说对了，我把这个普鲁士军事组织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一旦象现在这样发生民族战争，它是完全不可战胜的。

现在已经正式命名，叫**德意志**第一、第二、第三军。

我想再到席勒协会³⁶去一趟，看看最近的电报。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关于房子的事仍然没有消息。在目前情况下，不受三年半期限的约束也许更好些。我且等几天再给这个家伙^①写信。

① 斯密斯，见本卷第18页。——编者注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 年 8 月 12 日于兰兹格特市
哈兹街 36 号

亲爱的弗雷德:

寄上一批材料³⁷, 阅后务必连同**你的**书面意见一并退回。

我来这里以前, 左臀部已开始疼痛, 后来扩展到腰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不过现在已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是风湿病, 并且极其严重, 使我夜间几乎无法入睡。这里有一个英国人也患这种病, 他用**热海水浴**治疗。你认为怎样?

代表全家问候莉希夫人和弗雷德, 我的妻子也感谢你的来信。

你的 摩尔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 年 8 月 15 日于兰兹格特市
哈兹街 36 号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每日新闻》以及今天《派尔-麦尔》转载的简讯中可以看到, 一位“著名作家”打算用英文出版一本小册子来为德国兼并亚

尔萨斯辩解。

在《每日新闻》上刊载关于本人的简讯的这位“著名作家”自然不是别人，而是前大学生卡尔·布林德。这个坏蛋目前可能与英国报刊勾结一起造成危害。

由于你现在同《派尔-麦尔》有来往，所以当他的拙劣作品一发表，你就把它搞到手，并给这个畜生以应得的惩罚。³⁸

只在**我们之间**说说：如果普鲁士人自己不要求法国的一寸土地，而要求把萨瓦和尼斯归还意大利，把1815年条约所规定的中立地带归还瑞士³⁹，那他们就会在外交上造成重大的影响。谁也不会反对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宜建议作这样的土地交换。

全家在这里过得非常快活。杜西和小燕妮整天呆在海边，并且锻炼得很健康。相反，我却由于风湿病和失眠而不得不几乎整天躺着。

祝好。

你的 卡·马·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1870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三天来，我的肚子一直痛得很厉害，偶尔还有点发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病情开始好转，我也不会有很大兴趣详细谈论威廉^①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的政策。但是，既然你一定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回，那就这样吧。

实在软弱不堪的白拉克对民族热情究竟迷恋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同时，由于我两个星期至多只收到一号《人民国家报》，所以，除了以邦霍尔斯特给威廉的信（这封信总的说来是沉着的，但暴露了理论上的不坚定性）作为根据，我就无法判断委员会^①在这方面的态度。比较起来，李卜克内西那种死守原则的狭隘的坚定性一般说来倒显得好些。³⁷

我看情况是这样：德国已被巴登格³¹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如果它被巴登格打败了，那末，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在最好的场合下，德国工人也只能跟在法国工人后面跑。如果德国胜利了，那末，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因恢复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已经了解到，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立即表示了投入这场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德国的政党要按照威廉的那一套去宣传全面抵制，并把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虑置于主要的考虑之上，我认为是不行的。

此外，如果没有大批法国人的沙文主义，即资产者、小资产者、

^① 在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编者注

农民以及由波拿巴在大城市中所创造出来的、怀有帝国主义情绪的、欧斯曼的、出身于农民的建筑业无产阶级⁴⁰的沙文主义，巴登格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沙文主义不遭到打击，而且是彻底的打击，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就不可能。本来可以指望这一工作由无产阶级革命担负起来；但是战争既已开始，那末德国人就只好自己来做这一工作，并且立即做这一工作。

现在来谈谈次要的考虑。这场战争是在列曼^①和俾斯麦之流指挥下进行的，如果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他们必然会赢得暂时的荣誉，这一点，我们要归功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种情况确实非常讨厌，然而却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因此就把反俾斯麦主义提高为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首先，现在俾斯麦同1866年一样，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做一部分工作，虽然他并不愿意做，然而还是在做着。他在给我们创造比过去更宽阔的活动场地。此外，现在已经不是1815年了。现在，南德意志人必然要参加国会，从而就将产生一种普鲁士主义的对立物。而且，落在俾斯麦身上的民族责任，如你所写的，根本不允许同俄国结成同盟。总之，象李卜克内西那样，由于他不喜欢1866年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想使这段历史退回去，那是愚蠢的。但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典型的南德意志人。同这些蠢才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我认为我们的人可以：

（1）参加民族运动，——这种运动强大到什么程度，你从库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到⁴¹，——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但这并不排斥在缔结和约以前在某种情况下的进攻）；

① 威廉一世的绰号。——编者注

（2）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

（3）反对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俾斯麦现在暗示，他打算把这两个地方并入巴伐利亚和巴登；

（4）一等到巴黎由一个共和主义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就力争同它光荣媾和；

（5）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过去不赞成战争，现在也不互相交战；

（6）至于**俄国**，就象国际的宣言^①中所说的那样。

威廉的下列说法是很有趣的：因为俾斯麦过去是巴登格的同谋者，所以正确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如果这是德国人的普遍意见，那末马上又会出现莱茵联邦⁴²，而高贵的威廉总有一天会看到，他在这个联邦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工人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一贯受到拳打脚踢的人民，才正是能够实现社会革命，而且是在威廉所喜爱的无数小邦里实现社会革命的人民！

这个可怜虫企图要我对“据说”曾在《爱北斐特日报》上发表过的某些东西负责⁴³，这多妙呵！可怜的家伙！

法国的崩溃看来是可怕的。一切都在倒塌，都在被出卖、被盗窃。沙斯波式步枪^②造得很拙劣，在战斗时打不响，现在连这种枪也没有了，只好把古老的燧发枪找出来。可是，如果革命政府很快就会出现，那它是用不着灰心失望的。但它必须抛开巴黎不管，从南方来继续进行战争。那时，它或许能坚持到买到武器、组织起新的军队并利用新的军队再把敌人一步步压回到边界上去。如果两个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② 一种后装步枪，以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编者注

国家互相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才是战争的最好结局。但是，如果这一情况并不马上出现，那末喜剧就会收场。毛奇的作战行动是非常卓绝的，老威廉^①似乎给了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各第四营正在补充到军队里去，而法国的第四营还不存在。

如果巴登格还没有离开麦茨，他的情况可能是不妙的。

海水浴对风湿病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龚佩尔特——他已去威尔士，要在那里呆四个星期——认为**海洋空气**是特别有效的。我希望你的疼痛能很快消除，这是非常难受的。但无论如何这并没有什么危险，而恢复全身的健康却重要得多。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此外，你知道，糟糕的威廉怎样继续同反动的分立主义者⁴⁴——符耳斯特尔、奥伯弥勒等等一道进行欺骗，并使党陷入窘境。

威廉显然指望波拿巴获胜，只想这样一来他的俾斯麦就会彻底完蛋。你记得他总是用法国人去威胁他。当然，**你也是站在威廉一边的！**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年8月^①17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我衷心地感谢你（马克思夫人也感谢你给她的来信^②）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所付出的劳动。你的来信和我已考虑好的答复方案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这样重要的事情上，没有事先和你商量，我是不愿采取行动的，因为它不是关系到威廉^③，而是关系到**对德国工人行动的指导**。⁴⁵

威廉得出他的观点同我的观点一致的结论：

（1）是根据**国际的宣言**^④，当然，他事先就已经把它译成威廉的语言了；

（2）是根据我赞成他和倍倍尔在国会中所发表的声明⁴⁶。这是死守原则成了勇敢行为的“时机”，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时机继续存在，更不能得出结论说，德国无产阶级在这场已经变成民族战争的战争中的态度，集中表现在威廉对普鲁士人的仇视上。这种情况正好象我们既然在适当的时机反对过意大利的

① 原稿为：“4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5—147页。——编者注

③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波拿巴式”的解放，就要反对意大利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的相对独立一样。

对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贪欲看来在两种人中占优势，一种是普鲁士的宫廷奸党，一种是南德意志的啤酒店中的爱国主义者。这将会是欧洲，尤其是德国所能遭遇到的最大的不幸。你大概已经看到，多数俄国报纸已经在谈论：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势，欧洲的外交干涉是必要的。

库格曼把防御性的战争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这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家伙在街上打我，我只能挡开他的拳头，而不能把他打倒，因为我如果这样做，就会变成一个**进攻者**！从所有这些人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他们是缺少辩证法的。

由于风湿病，我已经有四夜通宵不眠了，在这些时间里，我在幻想着巴黎等地的情况。今天晚上我将服龚佩尔特开的安眠药。

第二帝国的丧钟敲响了，它的结局，也会象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这一点我在论述波拿巴的文章中说对了^①！人们还能够想象出对1814年拿破仑进军的更为漂亮的模仿吗？我相信，只有我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那个布斯特拉巴²⁹的**全部平庸性**，把他看作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从来不为他的一时的成功所迷惑。

附带说一句，资产阶级的和平协会给国际总委员会寄来了二十英镑，供印刷法文版和德文版的宣言之用。³²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泰晤士报》、《电讯》^①、《每日新闻》等等，二十年来对波拿巴是多么卑躬屈膝啊！

不伦瑞克人建议总委员会请**波克罕**写一本反对俄国的小册子，真是可笑！

这些人幼稚已极！

海洋空气对我很有好处，不管怎样，要是在伦敦，这种病发作起来会难受得多。

至于租三年半房子的事，我不赞同你的意见^②。由于法国的灾难，伦敦上等住宅的租金还会上涨，而你任何时候都能“满意地”把房子脱手。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1870年8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但愿你的风湿病已不是那么厉害了。服三氯乙醛会使你好过一些；如果不行，可去请医生诊治，让他给你点安眠药。龚佩尔特在威尔士，所以不便向他请教了。

为房子的事我今天给斯密斯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¹⁶ 我不能再受这位打沙鸡的贵人愚弄了，再过一个月我就搬到那里去。从我同斯密斯谈好到昨天已经五个星期了，但是还没有任何回音！

^① 《每日电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

我认为兼并德法居民区现在已成定局。如果上星期在巴黎成立革命政府,那它还可能做出点事情。**现在**则太晚了,它只会使自己作为对国民公会的拙劣模仿而处于可笑的地位。我相信俾斯麦本来是会同一个及时出现的革命政府缔结不割地的和约的。但是在法国目前这种行动下,他没有任何理由违抗外部的压力和他本人的虚荣心。这是极大的不幸,但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德国是象法国那样的国家,那末这还说得过去。但现在占领的地方却要在三个与它毗邻的国家之间瓜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便荒唐了。尤其荒唐的是,德国人想把西边讲**德语**的威尼斯⁴⁷强行弄到手。布林德这位显要人物的有份量的小册子,我将竭力搞到它,但可能要很晚。³⁸

关于马克-巴赞你能说些什么呢? 麦克马洪已经够糟的了,现在竟出来个马克(乌尔姆的)^①。如果十二万法国人被迫放下武器,那就太不象话了,然而事情大概会弄到这个地步。⁴⁸ 威廉这头老驴在其老朽之年竟然还要破坏麦茨这个处女的贞洁! 第二帝国所显露出来的这种垮台情景是前所未见的。我只是很想知道,当巴黎人得知最近一个星期来的事变真相后⁴⁹,难道他们竟然不会起而行动。当然,即使如此也已无济于事。为了使巴黎适于防御,必须在其四周进行破坏,其规模之大使我难以想象能否真正实行。自1840年以来,城内居民几乎增加了两倍,粮食供应的困难也相应增加。最后,全部商品运输现在都靠铁路,只要每条线路上有几座铁路桥被炸毁,那末即使没有完全封锁,也几乎不可能把数量相当可观的储备品运到城里。

① 马克(Mack)是奥地利将军,曾于1805年在乌尔姆向拿破仑投降,此处讽喻与他同姓的麦克马洪(Mack-Mahon)。——编者注

上星期的损失一定很惨重。德国人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经常坚定不移地采用刺刀冲锋，而现在又用骑兵去攻击极其顽强的步兵；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伤亡累累。漂亮的威廉对此不置一词。但毫无疑问，兵对兵，营对营，德国人已表明他们比法国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首先是在施皮歇恩，那里是二十七个营同法军（至少）四十二个营作战，法军尚且占据着几乎无法攻克的阵地。星期四的会战⁵⁰之后，法国军营内的士气将大大低落。

库格曼是否在卡尔斯巴德^①？我不知道照片应寄到哪里。

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关于你的风湿病，希望很快能听到令人宽慰的消息。

你的 弗·恩·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年8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风湿病急剧恶化，家庭会议决定送我到伦敦来，以便问问麦迪逊医生的意见。因此，星期六^②下午我来到伦敦，今天将重返兰兹格特。

昨天询问了麦迪逊的意见。他说这是急性坐骨神经痛。给我开了药，同时还给了外敷药膏。到海滨来对于因失眠引起机能失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8月20日。——编者注

调的总的健康状况是有益的。他要我在大热天进行热海水浴。

在巴黎,看来只忙于一件事,这就是在采取必要措施将临时权力交给奥尔良王朝的代表之前,制止居民采取行动。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看到路易·勃朗的那封令人作呕的信了吗⁵¹? 最高的爱国主义就是采取消极态度,并把**全部责任**推到波拿巴主义者身上。

苏格兰的蠢驴埃耳科显然自命为不列颠的毛奇。⁵²

弗莱里格拉特:《乌拉! 日耳曼尼亚!》⁵³。在这首费了很大力气才逼出来的诗中也少不了“上帝”和“高卢人”。

我宁可当只小猫咪咪叫,
也不愿做个卖唱者弹老调! ①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年8月30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明天早上我将乘轮船回伦敦。第一、五个人住在这里花费太大,因为英国人由于战争的缘故挤满了所有的海滨疗养地。

第二、住房里“过堂风”很厉害,况且又是这样高的价钱。剧痛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已停止,但是我身体的某些部位就象瘫痪了一样,所以还得再请医生诊治。

详细情况到伦敦后再谈。

你的 卡·马·

《旁观者》一个星期前宣称,你的文章是英国报刊上唯一出色的文章,但对作者如此吝惜言词和事实表示遗憾。

顺便说一下,波克罕昨天从马尔吉特来到此地。有一件事看来使他十分不快:他本人原来想写你写的那个题材的文章,在我们之前就已通知《派尔-麦尔》,但是落空了。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前天晚上到达此地。今天将去麦迪逊医生那里。

昨晚接到附上的《派尔-麦尔新闻》寄来的这张便条和支票。我是把支票转到你的名下并寄往曼彻斯特,还是把它兑现后给你寄钱?

在你的第一篇关于麦克马洪的文章^①得到如此光辉的证实之后,着手写下一篇文章并**概述**一下你自己的《战争短评》,现在已是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十二)》。——编者注

时候了。你知道，必须指点英国人注意“实质”，并且对厚颜无耻的约翰牛表示过分的谦虚是不合适的。我家的女眷发现所有伦敦报纸都在剽窃你的文章，但从来不注明出处，她们对此都极为愤慨。

据我看来，巴黎的全部防务只是警察的滑稽戏，其目的是在普鲁士人到达大门口并拯救秩序即拯救王朝及其马木留克兵之前，使巴黎人保持安静。

目前，即在整個战争期间，巴黎的可悲情景表明，为了拯救法国需要有一个悲痛的教训。

不穿军服的人无权捍卫自己的“祖国”！这是真正普鲁士式的论调。

普鲁士人应当从他们本身的历史中懂得，用肢解之类的办法是不能从被打败的敌人那里取得“永恒的”安全保障的。法国就是在失去洛林和亚尔萨斯以后，也远不会象普鲁士服了拿破仑奉送的过量的提尔西特药丸⁵⁴后那么衰弱。而拿破仑第一从这里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这使普鲁士恢复了元气。

我不认为俄国已经积极干预这场战争了，也不认为它已经做好准备。但是，它现在宣布自己是法国的救星，这真是巧妙的外交手腕。⁵⁵

在我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详细答复^①中，我断然杜绝了我们的威廉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在别人面前把我和他“混为一谈”的讨厌手法。他主动地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公开解释由他别有用心地故意造成的误会，这很好。

你对歌颂天伦之乐的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能说什么呢？甚至象目前这样的历史性灾难也只是成为他讴歌自己后裔的口实。而志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愿“看护兵”对英国人来说却成了“军医官”。⁵⁶

前士瓦本神学院学生大·施特劳斯同法国前耶稣会教士的门徒勒南之间的书信来往是个有趣的插曲。⁵⁷神父终究是神父。施特劳斯先生的历史知识大概来自柯尔劳施的著作^①或类似的教科书。

再见!

你的 卡·马·

至于对萨尔布吕肯的炮击，普鲁士人显然是在大扯其谎。

巴黎的滑稽戏一场比一场精彩。但是最出色的还是那些从一个城门进去又从另一个城门出来的士兵们!

附上劳拉^②的信。这些傻瓜始终令人不能容忍地迟迟不返回波尔多。

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0年9月4日于曼彻斯特

妻子我不顾，儿女我不忧，
我有更远大的企求；
他们饿了，让他们去乞讨，
我的皇帝，我的皇帝竟被囚!^③

① 弗·柯尔劳施《德国历史概述。国民学校教材》。——编者注

②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③ 海涅《近卫兵》。——编者注

世界历史确实是最伟大的诗人，它甚至能够模仿海涅。我的皇帝^①，我的皇帝竟被囚！而且这还是在“发臭的普鲁士人”那里，而可怜的威廉^②就站在旁边，并且上百次地提出保证说，他在整个这件事情上确实是完全无罪的，这纯粹是上帝的意志！在这里，威廉看起来就象一个小学生：谁创造了世界？——我，老师，是我创造了世界，但我下次真的不再干了！

于是，可怜的茹尔·法夫尔跑来建议：应该让八里桥、特罗胥和一些阿尔卡迪亚人⁵⁸来组织政府。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帮坏蛋。但是，现在仍然可以预料，这件事一旦在巴黎传开，那就一定会发生的。我不能想象，今天或明天就会被大家知道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新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或许会出现一个左派政府，它在稍稍作些抵抗的姿态之后便会缔结和约。

战争即将结束。法国不再有军队了。巴赞一投降（这大概会在本星期内发生），德军的一半就会开往巴黎，另一半将越过卢瓦尔河去彻底清除这个国家中的大批武装力量。

至于我的那些文章，你会看到，我在前天的文章^③中已做了必要的说明。但是我在英国报界最凶恶的对手是格林伍德先生本人。这个傻瓜经常把我斥责他的竞争者的剽窃行为的话删去，更妙的是，他本人十分天真地在其评论中摘录我头一天的文章，却丝毫不提这是抄来的。这个家伙不想使自己失去对战争问题表示独特看法的乐趣，而其实他的看法纯粹是胡说八道。每一个庸人都不仅把会骑马，而且把懂得点战略看作是体面的事。但事情还不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十五）》。——编者注

限于此。几天前,他在我的文章中添上了几行(纯粹是为了充塞篇幅)关于围攻斯特拉斯堡的毫无意义的话。一有适当机会,我将就这一点写一篇文章,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⁵⁹但是你想能怎么样呢?和平时期为报纸写文章,实质上无非是经常对一些没有研究过的东西发表议论,因此,老实说我是无权抱怨的。

请把支票兑现并把钱留在你那里^①。一半是理应归你的,而另一半作为下期的预支,届时我再给你汇去七十英镑。

亚尔萨斯的骗局,除了其中的古代条顿人的因素之外,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它想把佛日线 and 德属洛林当作屏障。(语言的边界:从佛日山脉的多农或席尔美克一直走,约一小时路程,到隆维以东,即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交界处,这几乎是标得很清楚的;又从多农沿佛日山脉到瑞士边界。)多农北面的佛日山脉不象南面那样高峻陡峭。以为法国割去这条大约有一百二十五万居民的狭长地带就会受到“箝制”,这只有《国家通报》的蠢驴们和布拉斯之流才会这样想。庸人们要求“保证”的叫嚣是根本荒谬的,但是,因为它适合宫廷的口味,所以风靡一时。

那首描写看护兵的伟大的诗⁵⁶还没有拜读。它该是很美的。其实这些看护兵都是头号的无赖,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在,而且大吃大喝,废话连篇,因此他们在部队里已使人十分厌恶。只有少数例外。

法国人在萨尔布吕肯尽可能地进行了破坏。当然炮击只继续了几小时,不象在斯特拉斯堡那样夜以继日地持续了几个星期。

^①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 51 页。——编者注

寄还白鸚鵡^①的信，谢谢。这封信非常有趣。如果那时不发生特殊事件，巴黎的防御将会是一个有趣的插曲。法国人由于害怕发生必须加以正视的局面，老是处于惶恐不安的境地，从这里可以更好地得到关于恐怖统治的确切概念。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目前的小恐怖也正是这些阶级造成的。

我们大家，包括肖利迈^②和穆尔在内，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年9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刚“坐下”准备给你写信，赛拉叶来了并告诉我，他明天离开伦敦去巴黎，但只呆几天。主要目的是安排一下那里国际（巴黎联

①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② 肖利迈(Jollymeier)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jolly»(“快乐的”、“有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 Meier (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

合会委员会)的事务。今天整个法国人支部²⁶都启程到巴黎去,要在那里用**国际**的名义干蠢事,所以这更有必要。“他们”想推翻临时政府,在巴黎建立公社,任命皮阿为法国驻伦敦公使,等等。

今天我接到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给德国人民的呼吁书⁶⁰(我明天把它寄给你),它坚决要求总委员会专门对德国人发表一篇新的宣言。这件事我打算今晚就提出来。劳驾,请尽快把有关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的必要的英文军事述评寄来,也许宣言^①中能用得上。

我今天已经**详细地**答复了联合会委员会,并干了一件不受欢迎的事,这就是提醒他们注意事态的真实状况。⁶¹

不伦瑞克的回信来了,他们将按照我的指示行动。

顺便说一下,龙格于星期日打电报告诉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我是在凌晨四点钟收到电报的。

茹尔·法夫尔虽然是个有名的无赖和六月大屠杀的参与者^②,但目前作为外交部长还不错。他一向反对梯也尔的旧政策,主张统一的意大利和统一的德意志。

我只是为罗什弗尔惋惜,他竟是这个政府的成员,而无耻的加尔涅-帕热斯也在其中。不过他作为保卫委员会⁶²成员不便于拒绝工作。

寄来的钱非常感谢。我有什么权利要你的一半稿酬呢,就是上帝也莫名其妙。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75 页。——编者注

保尔、劳拉和施纳普斯^①于9月2日平安抵达波尔多。这样更好，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拉法格自己是决不会离开[巴黎]的。

伦敦简直挤满了为保护自己钱财而避难的人。正如我写信告诉你的，上等住宅在涨价。

你是否认为，如果法国目前这种极其恶劣的天气继续下去的话——这在前所未见的长期干旱之后是十分可能的，普鲁士人将会因“某种理由”而变得明智起来，尤其是有英俄奥同盟威胁着的时候？

杜邦过去曾同皮哥特通信，他应当用法国共和主义者的名义写封信把这个畜生痛骂一顿。劝他这样干吧！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0年9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续前）^②。由于德国庸人取得意外的、同时也是不配取得的胜利，卑劣的沙文主义冲昏了他们的头脑，现在正是采取某种行动来反对这一点的时候了。但愿《人民国家报》不是那么可怜！但这也没有办法。当载有我的序言^③的《农民战争》出小册子的时候，事变早就把它抛在后头了。因此国际的新宣言（你这一次必须把

① 拉法格一家。——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3—56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德文本也准备好)更有必要。

如果电报传来的国际巴黎会员的呼吁书⁶⁰多少可靠的话,那末不用说,证明人们还完全受着空话的支配。这些人二十年来容忍了巴登格³¹,他们在半年以前还不能阻止他获取六百万对一百五十万的选票⁶³,不能阻止他毫无根据、毫无理由地唆使他们去反对德国,而现在,这些人由于德国的胜利送给他们一个共和国——并且是那样的一个共和国!——竟要求德国人立即离开法国的神圣土地,否则决战到底!这完全是法兰西优越感的旧幻想,是法国后来的任何下流勾当都不能亵渎的被1793年所神圣化了的土地的旧幻想,是“共和国”一词神圣不可侵犯的旧幻想。实际上这种行为使人想起丹麦人,他们在1864年让普鲁士人走到三十步以内,就向他们一齐开枪,然后放下武器,希望不要因为这种做法而受到同样的报复。

我希望这些人初醉之后就能立即清醒过来,否则同他们保持国际主义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

这整个共和国,如同它的产生没有经过斗争一样,直到现在仍然是一场纯粹的滑稽戏。正如我两星期前就已料到的^①,奥尔良派需要一个临时共和国来签订屈辱的和约,以便使他们以后准备复辟的奥尔良王朝不承担责任。奥尔良派拥有实权:特罗胥管军事司令部,凯腊特里管警察局,而左派先生们则只有清谈的职位。奥尔良王朝是现在唯一可能的王朝,所以他们可以静候适当的时机来上台执政。

杜邦刚走。他晚上曾在这里,他对这份绝妙的巴黎呼吁书很

① 见本卷第36页。——编者注

气愤。我告诉他，赛拉叶要到那里去，并且事先同你商量过，这才使他平静下来。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十分明朗而又正确：利用共和国必然给予的自由在法国组织政党；在建立组织之后，一有可能立即采取行动；在缔结和约以前，国际在法国应持观望态度。

临时政府的老爷们和巴黎的资产者（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判断）看来清楚地懂得，继续战争纯粹是一句空话。下雨对德国人不会有多大妨碍；现在战场上的士兵已经习惯这一点，并且觉得比在烈日下还舒服。不过，可能发生流行病，特别是在麦茨投降之后，在那里流行病大概已出现，虽然确切的情况还不很清楚。迫使普鲁士人实行大规模枪杀的游击战争，看来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在革命的最初影响下在某些地方还是可能爆发的。麦茨的投降大概**不会迟于下星期**⁶⁴，一旦我们知道麦茨的投降将在巴黎造成什么样的印象，那也就可以判断战争的今后进程了。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新执政者的措施只是讲空话，这除了迅速投降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罗什弗尔大概不会长期同这帮恶棍呆在一起；当《马赛曲报》重新出版的时候，毫无疑问，他马上就会和这些人决裂的。

肖莱马今天同韦纳一起离开此地，以便直接取道比利时前往色当，把此地救济委员会⁶⁵的烧酒、葡萄酒、毛毯、法兰绒衬衫等等（共计一千磅以上）带给伤员。他只要有空，就会到你那里去，但他在伦敦还有许多事情；昨天早晨他们才开始购货和包装。如有可能，他们想从色当前往麦茨，他们都有一个兄弟在军队中服役。

卑鄙的巴黎政府的特点是，它也不敢向公众说明事态的真相。我担心，除非出现奇迹，不然从纯粹形态的斗争发展来说，以奥尔良王族为首的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阶段**将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牺

牲工人可能是波拿巴和麦克马洪之流的战略；在缔结和约之前，工人们无论如何是干不出什么来的，而在缔结和约之后，开头他们还需要时间以便组织起来。

建立同盟^①的威胁也许会给普鲁士人以某些压力。但是他们知道，俄国的后装枪不中用，英国人没有陆军，而奥地利人非常弱。在意大利，由于对教皇^②的态度（因为佛罗伦萨政府正式宣布9月份要去罗马），并答应赠送萨瓦和尼斯，看来俾斯麦已使统治集团不可能作任何反抗；这是很微妙的一着。其实，俾斯麦本人看来也只是在等待某些压力，以便取得金钱和斯特拉斯堡城及其四郊就算了。法国人对他说来还用得着，而他可能以为，他们会把这一点看作是宽宏大量。

再见，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9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的回信写得简短并且晚了一些，务请你和杜邦原谅。堆在我身上的政治事务太多了。

你从附上的来自不伦瑞克和巴黎这两个对立点的愚蠢的材料

^① 指建立反普鲁士的英俄奥同盟（见本卷第58页）。——编者注

^② 庇护九世。——编者注

中可以看到，搞这些事情是多么令人高兴。

你知道，我给不伦瑞克写过指示信^①。当时设想（但这是枉然），打交道的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黄口小儿，而是一些有教养的成人，他们应当知道，信中尖锐的语句不是“供出版”用的，此外在指示信中需要给予**秘密指示**，而这是不能公开大声**宣布**的。好了！这些蠢驴不仅把我信中的话“一字不差地”刊印出来，而且简直是用大叉子挑明**我是写信的人**。他们还刊印了这样一些话，如关于“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等等，这本来是对他们的鼓励，但**目前**无论如何不应公布。⁶⁶或许我还得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至少**没有**把我对法国工人的批评刊印出来。这些家伙还把他们的有损声誉的拙劣作品火速寄往**巴黎**！（更不用说布鲁塞尔和日内瓦了。）

我要斥责他们，但是蠢事已经干下了！而另一方面，在巴黎居然也有这种蠢货！他们把自己的令人发笑的沙文主义宣言⁶⁰成包成包地寄给我，这个宣言在这里引起英国工人的嘲笑和愤慨，**我**费了很大力气才使他们没有公开表示出来。他们要我把这个东西大量寄往德国，或许是为了向德国人指出，在他们回**老家**去以前，首先必须“**撤回到莱茵河那边**”！其次，这些家伙不是给我写一封合乎情理的复信，竟给我发来了电报指示（前大学生龙格的指示！），告诉我应当**怎样**在**德国**进行宣传！多么可悲！

我把这里的一切都开动起来了，以便工人（星期一将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迫使其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⁶⁷格莱斯顿起初是乐于这样做的。然而有听命于普鲁士的**女王**^②以及内阁中的寡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编者注

头啊!

可惜,《马赛曲报》的格鲁赛,一个十分干练、坚强而勇敢的人,竟被卑鄙的、纠缠不休的、爱好虚荣和沽名钓誉的饶舌者克吕泽烈缠住了。

新的宣言^①(谢谢你对它所作的贡献)将在星期二以前印好。很长,但也没有别的法子。

你的关于巴黎筑垒工事和炮击斯特拉斯堡的文章^②写得很出色。

请告诉杜邦,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并直接委托赛拉叶写信给他,让他暂时不要离开曼彻斯特。

前天晚上肖莱马曾来我们这里。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杜宾根的教授谢夫莱出版了一本荒谬的厚书^③(价值十二个半先令!)来反对我。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十六)》、《战争短评(十七)》。——编者注

③ 阿·谢夫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编者注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0年9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们那边的朋友们（德国的，同样还有法国的）在政治灵活性上显然是一个赛过一个。不伦瑞克人真是蠢驴！他们担心，如果修改你对他们所作的解释，你会对他们不满，所以就一字不差地加以引用。⁶⁶ 其实，令人不快的只是关于重心转移的段落。把它公布出来是极不策略的。但是可以预期，巴黎人现在别的事情太多，不会去研究这个宣言，况且他们不懂德语。他们在宣言中使用的德语真是妙极了。而威廉^①在他的报纸^②上竟赞扬这种沙文主义的拙劣作品。⁶⁸ 龙格也真不错。既然威廉一世送给他们一个共和国，那就是说应当立即在德国完成革命。为什么他们自己在西班牙革命之后没有完成革命呢？⁶⁹

今天的《未来报》上刊登了宣言^③中有关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一段，但似乎是从不伦瑞克人那里弄来的。新的宣言印好后，请立即给我寄两份或更多份来。

假如人们在巴黎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应当阻止工人在缔结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和约之前采取行动。俾斯麦不久一定会缔结和约，这或者是在占领了巴黎之后，或者是由于欧洲的局势迫使他结束战争。不管和约如何，它必然会在工人们有所行动之前就缔结。如果工人们现在为保卫国防效劳而取得胜利，那他们就不得不继承波拿巴和当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共和国的遗产，他们将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镇压，并又会倒退二十年。如果他们等待，则什么也不会失去。边界可能会有某些改变，但这只是暂时的，将来又会被取消。为了资产阶级去同普鲁士人作战，那是荒谬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缔结和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被俘释放回来的军队在内部冲突方面也就不那么可怕。对工人来说，在缔结和约以后，一切条件都将比任何时候更有利。但是，他们是否会在外国进攻的压力下陷入迷津，并在攻打巴黎前夕宣布成立社会共和国呢？假如德国军队需要对巴黎工人进行街垒战作为最后的战争行动，那是很可怕的。这会使我们倒退五十年，而且会造成十分混乱的局面，以致所有的人都会陷入迷误的境地，那时法国工人中将会滋长民族仇恨和盛行空谈的风气！

最糟糕的是，在巴黎很少有人敢于在目前情况下正视事实的真相。在巴黎是否有人敢于哪怕是想到，法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积极抵抗力量已被摧毁，因而用革命去驱逐入侵之敌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呢！正因为人们不愿正视现实，我担心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因为工人们在帝国覆灭之前所表现出来的冷淡态度，现在大概已经消失了。

还请你告诉我谢夫莱那本书的名字^①。这才是你的真正的对

^① 阿·谢夫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编者注

手！此人曾参加关税议会⁷⁰，是个很普通的庸俗经济学家。他比孚赫更有名气，然而是个土瓦本人。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乐趣。

由于**某种**兼并看来无论如何不可避免，我们应及时考虑一种形式，使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把这一切都看作无效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废除。我以前就认为，这样做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益的，而现在，当法国人遭受割让的命运的时候，这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否则这些人会发出可怕的叫嚣。

请转告杜西，我的妻子^①十分感谢她的来信并将在日内回复她。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0年9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这些普鲁士人真是不可救药的蠢驴！他们根据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的命令，逮捕了整个不幸的不伦瑞克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甚至逮捕了印刷温和的、而且确实是审慎的宣言的**印刷厂主人**^②，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勒特岑^③。⁷¹你知道，在法国人可能登陆的借口下，几乎整个德国北部都宣布戒严，因此，军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② 西韦尔斯。——编者注

③ 波兰称作：吉日茨科。——编者注

事当局就可以随意捕人。幸而，立即放逐到东普鲁士表明，这只不过是打算把他们关押到缔结和约，而不打算提交军事法庭；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派去判刑的尉官们无疑会判处他们十年监禁或者苦役。但是人们看到，仅仅一句关于共和国的话，就使这些可怜虫吓得胆战心惊，而没有政治犯又使官方感到多么不舒服。

总之，战争逐渐具有令人不快的性质。法国人还没有挨够揍，而德国的蠢驴取得了过多的胜利。维克多·雨果用法语写些无聊的东西，而漂亮的威廉却在糟蹋德语。⁷²

“现在，在结束这种信的时候，怀着激动的心再见。”

这就是国王！而且还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的国王！而他的老婆^①竟准许将它发表！如果再这样继续一个星期，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我们双方，如此这般等等。

而现在，在结束这种信的时候，怀着或者不怀着激动的心再见。

你的 弗·恩·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70年9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随信一并寄上宣言^②十二份。有些小的误刊，个别文字遗漏

^① 奥古斯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等等，但意思没有什么出入。再版时将予以订正。你不应忘记，总委员会应当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因此它不能写得象我们两人用自己的名义写的那样。

昨天晚上，我们从李卜克内西那里接到了关于不伦瑞克事件⁷¹的报道，但是象往常一样，由于威廉式的含糊不清，不能使用。今天，我把关于此事的短评^①寄给了《派尔-麦尔》、《回声报》以及其他报纸。

事实本身很好。这一次，对蛊惑者⁷³的迫害，开始于**战争结束之前**，并且是针对工人，而不象很早以前那样是针对轻率的大学生。这很好，普鲁士人正在暴露他们的本性，并在缔结和约之前就把工人阶级的任何幻想都毁灭了。的确，也只有国家的直接迫害，才能激起工人阶级的怒火。

“共和国”——即使仅仅是这么一个词——就使事情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例如，**乔治·波特先生**，这位《蜂房》的工人英雄，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这使你看到了伦敦的情绪。但愿宫廷的亲普鲁士政策会促使这里采取行动。乔治三世的孙女和弗里茨的岳母^②的违宪干涉，这是多么美妙的推动力！

俾斯麦毕竟是头蠢驴。因为当他作为德意志人实现统一的工具时，一切都能如愿以偿，所以他就冲昏了头脑，自认为现在他能够肆无忌惮地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内政上实行独特的普鲁士政策。

昨天，在林肯法学协会广场的一个地方召开了工人大会。象往常一样，我们星期二开了会^③。求救的电报来了。和平协会³²那

①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编者注

② 指女王维多利亚，她的女儿嫁给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编者注

③ 9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帮“收买了”许多工人的好汉(例如克里默),取得了微弱的多数。我们的突然出现扭转了局势。讨论的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有利的各项决议,据和平协会看来,这些决议似乎会引起同普鲁士的战争。今天我向比利时和瑞士以及合众国发出了详尽的指示。⁷⁴

附上赛拉叶的信^①,它一定会引起你和杜邦的兴趣。这只是信的一部分,因为其余部分涉及到家务事,所以留在赛拉叶夫人那里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俄国书记!

谢夫莱那本书的名字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⁷⁵

曼 彻 斯 特

1870年9月16日于伦敦

十分匆忙。

亲爱的弗雷德:

请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告诉杜邦,让他答复马赛人(寄上马赛人的宣言⁷⁶和信)并斥责他们;同时把**我们的宣言**^②寄给他们。如果

① 见本卷第154—155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他需要这篇宣言,我可以从这里再寄去若干份。

除《旁观者》刊登了一篇装腔作势的评论宣言的文章和《派尔-麦尔》刊登了一个简短的宣言摘要外,伦敦的所有报纸都竭力冷落我们。

祝好。

你的 卡·马·

1 8 7 1 年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莱 顿⁷⁷

1871年8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随信附上《舆论》，它比较完整地转载了《国民报》的一篇文章⁷⁸。你会看到，在《国际》一文所指控的那一段下面，还有一段被上述报纸明智地删掉了，对这一段必须给以答复。这家报纸在同戈德施米特和珍尼·林德的诉讼中刚刚失败，并且因此获得了恶意诬告的名声。我不仅要求刊登答复，而且要求在该报的同一地方刊登**详尽而彻底的辟谣声明**。

还应当同时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这篇文章，给《国民报》以严厉的驳斥。察贝尔这个无赖在俾斯麦的卵翼下又觉得非常舒服了。

罗兹瓦多夫斯基在索美塞特郡找到了一个学校教师的职位，供给全部膳宿，但没有薪水，12月15日满期；明天他就到那里去。他**必须**在那里学会英语。我帮他离开了这里，付给代办人佣金一英镑一先令，服装费三英镑七先令，债款一英镑十三先令，旅费和

额外开支一英镑十先令，共七英镑十一先令；此外，昨天为杜邦的孩子们付了十二英镑十二先令^①。这一切使我的口袋空空如也。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出门去安排罗兹瓦多夫斯基的事，你的夫人带来了提巴尔迪给我的信，信中说通过达威多夫给罗兹瓦多夫斯基找到了别的差事。然而，已经晚了，罗兹瓦多夫斯基至少必须先在那里去一下。过些时候，如果我们觉得事情已经安排好了的话，那就可以让某个法国人，譬如说博弗尔去接替他的职位，而他就可以回来，去挣俄国的钱。

希望海滨的空气对你有益。

你的 弗·恩·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1 年 8 月 19 日于布莱顿市
曼彻斯特大街地球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劳驾请把写在背面的东西^②誊抄一下，签上我的名字，寄往滨河路南安普顿街 4 号《舆论》编辑部。我的笔迹会给这些家伙以误刊的借口。至于如何对付那家德国报纸^③，等我回去⁷⁷以后再说。

今天是这里的第一个好天。昨天和前天都下雨。遗憾的是，

① 见本卷第 272 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舆论〉周报编辑》。——编者注

③ 《国民报》。——编者注

我没有把治肝疼的药带来，但是，空气对我来说异乎寻常的好。如果可能（并且如果孩子们到时候不回来^①），我乐于在这里呆到星期四；但我手头没有钱，而从你的来信看，你也一文不名。

至于涅恰也夫，此人用他特有的手法，亲自到处散布有关他自己的谎言，我回来以后，要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宣布对他不予承认。⁷⁹

祝好。

你的 卡·马·

把你认为需要的东西添写上去。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8月21日[于布莱顿]

亲爱的弗雷德：

期限是到星期三^②。

荣克是星期六到这里来的，今天就要回去。

我在一个名叫巴斯噶的神父（法国人）的帮助下，将为流亡者弄到一些钱⁸⁰。

祝好。

笔很不好写。

你的 卡·马·

^① 指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从巴涅尔-德-吕雄回到伦敦。——编者注

^② 8月23日；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 莱 顿

1871年8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非常匆忙。附上五英镑银行券，B/57 68868，伦敦，1871年7月27日。你在那里能呆就呆着吧，这比回来对你更有好处；女孩子们这个星期内不会回来^①。据《派尔-麦尔》说，拉法格也自由了⁸¹。

列斯纳说，拉萨尔派已经决定，如果他们在最近这个星期内得不到钱的话，将向法院控告你⁸²。

弗兰克尔在这里。昨天，他、沙兰和巴斯特利卡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今天，他同罗沙一起到我这里来；他没有给我以逃亡者的印象。

昨天，奥耳索普到总委员会来了，让我把救济流亡者的五个先令转交给你；他又要离开本市，并且还要给你写一封信；这里人声嘈杂，当然不可能同这个聋子详谈。

荣克来信建议我起草一份给美国人的呼吁书，信是昨天晚上七点钟收到的，所以太晚了。已决定委托你起草这份呼吁书⁸³，并于本星期六^②通过邮船发去。如果你不能写，那就由我来写一个大致这样的东西。附上的这封信说明，这样做将是有益的。昨天，

① 指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从巴涅尔-德-吕雄回到伦敦。——编者注

② 8月26日。——编者注

一共收到了大约两三个英镑!

韦斯顿、黑尔斯、阿普耳加思,还有我们的一个英国人,被乔·波特尔邀请参加了恩格兰德尔博士也出席的一次会议,因此,整个会议^①又展开了辩论!波特尔报告说,爱·华金先生已经同加拿大政府商定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凡尔赛的俘虏将被遣往加拿大,并在那里分给每人一英亩土地。我怀疑,幕后有梯也尔,他想以此摆脱这些人。韦斯顿狂热地为此辩护,他越来越胡说八道了。龙格、泰斯和瓦扬以充分的理由建议转入下一个议程,事情到此结束。

我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访者,连读报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又有人坐在楼下。此外,我的两个弟弟^②告诉我,他们将到这里来。

祝好。

你的 弗·恩·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1年]8月24日[于布莱顿]

亲爱的弗雷德:

你的信和五英镑是十二点钟接到的,对此非常感谢,但接到时我的电报已经发出了。

^① 8月22日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② 海尔曼·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我明天就给纽约写几行^①。现在要我回伦敦 (于星期六^②到达)。

你从我今天寄给我妻子的信上可以看出,《舆论》多么低三下四地在道歉⁷⁸。

拉法格终于自由啦!⁸¹

祝好。

你的 卡·马·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1年9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奥耳索普的地址是:佩格韦尔湾。他没有告知门牌号码,不过,用不着写门牌。佩格韦尔湾的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谁住在哪里。如果你能同他谈一谈,那很好,因为星期二他将带着钱到伦敦来,并邀请我去他那里。我给他详细地写了信,同时声明说,只有给我以支配捐款的充分自由,而不总是向我索取“贫困等级不同”的流亡者的名单,我才继续向他和他的朋友**收集捐款**⁸⁰。

对于可敬的法夫尔,你能说些什么呢?可恶的伦敦报纸现在必须用电讯来通告自己的耻辱。⁸⁴

上星期一,巴黎的一家波拿巴派报纸《自由未来报》宣告我

① 见本卷第74页和第284—285页。——编者注

② 8月26日。——编者注

死了。

结果，来了一大堆信；其中，德朗克今天给我妻子写了信，伊曼特寄来了载有同样荒唐消息的《邓第广告报》。

明天见。你回伦敦后，请立即来看我。

向全家问好。

你的 卡·马·

罗沙模仿弗兰克尔讲法语真是象极了。

9月6日的《旗帜晚报》只刊载了致编辑的信^①，并加按语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附件。”⁸⁵

我昨天才看到这张报纸。由于给这些人的信是出自你的手笔，所以我就叫我妻子立即用她的名义给他们写信，借口是我已离开伦敦若干天了。她（用挂号）寄去了那一号《舆论》，要求转载和道歉，并以起诉相威胁。⁷⁸她附了一张“旧”名片：“燕妮·马克思夫人，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世家”，这一定会使这些托利党人感到惊恐。

^① 卡·马克思《致〈旗帜晚报〉编辑》。——编者注

1 8 7 3 年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3年] 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多维尔街25号

亲爱的弗雷德：

昨晚住在“不伦瑞克”旅馆⁸⁶；既未遇到穆尔，也未遇到肖莱马。

今晨我去穆尔那里，他不在家；我问他的女房东能否在邻近给我找一个房间；她回答说，可以把自己住房的卧室让给我，于是我就立即同她谈定。

然后，到了龚佩尔特那里；他去德国了；今天我要去打听一下（通过察普），他何时回来。

回到“不伦瑞克”旅馆时，在门口碰见了穆尔。对于我同他的女房东谈定的事，他很满意。

今天，我给杜西写了信，我相信，利沙加勒先生目前一定会强作欢颜。

你的 卡·马·

问候夫人^①。我能见到伦肖。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曼彻斯特

1873年5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前天，我给龚佩尔特写了信，把我对你的情况的看法告诉了他，并附了一个简短的病历（自然，一切家务事都没有提，只说你由于各种原因极为烦恼），以便尽我的最大努力证明我的诊断是对的。今天，接到他妻子前夫的大儿子的回信，说龚佩尔特要过八至十天才能回来，他将把我的信转去。

我同拉法格一直忙到四点半钟，来不及寄挂号信了，星期一我把它连线一同寄出，这样你如有兴趣的话，就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去游览。

我这里还有五十英镑，是否给你夫人？

再过几天，我们就将结束俄国的部分，这里还剩一个小插曲，为此，我首先要仔细研究一下俄国的材料^②，而我常常受到干扰。

问候穆尔和肖莱马。

你的 弗·恩·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② 指写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保·拉法格也参加了写作。——编者注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3年5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弗雷德：

在肖莱马的房间里匆匆回答三言两语，马上就要同他出去散步，因为穆尔在他的达辛尼亚^①那里，打算六点钟左右才露面。

这里冷得要命，到今天为止一直刮东风，所以，我得了重感冒。

我到这里来的当天，或者确切些说当晚，象往常一样，我遇到的第一个人，还是那个博尔夏特。

昨天，我还遇到了可敬的诺尔斯，他酩酊大醉，满脸通红。

据穆尔告诉我，勇敢的达金斯在国际分裂以后，就再也不过问国际的事了⁸⁷。

如果你把五十英镑交给我妻子，我将十分感谢。

祝好。

你的 卡·马·

肖莱马向你问好，并要我转告，根据你给龚佩尔特的信，他现在又深深相信，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战略家。

^① 达辛尼亚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主人公唐·吉珂德幻想中的情人。此处指情妇。——译者注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曼彻斯特

1873年5月26日星期一[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十英镑，计银行券两张：C 76 48876 和 77，伦敦，1873年2月6日。今天下午，我将把钱给你夫人送去。

星期六^①我做了一件蠢事。你夫人来这里，我冒冒失失地把你的信^②给了她，最后那段话她看了很久，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过，对于你相信利沙加勒先生目前一定会强作欢颜这句话，她也不可能看出什么特别的意思。如果她问我，那我就向她说，除了你所作的推测外，我一无所知，毕竟不能随随便便地相信利沙加勒的诺言，因此你还在这里的时候就说过，要写封信去影响杜西。

法国最大的蠢驴麦克马洪顺利地巧赢了梯也尔先生，并把他赶走了。的确，反动立场就是个斜面，只要一站上去，就会滑下去的。如果麦克马洪还算得上什么的话，那他不过是个波拿巴分子，而有意思的是：正如1848年两个老保皇派不得不把路易·波拿巴推为元首一样，如今他们又不得不把他的总督推为元首⁸⁸。依我看来，保皇派目前唯一可能的阴谋就是复辟君主制。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争吵会使麦克马洪不胜其烦；鲁艾等人将要愚弄他，而一旦他落入他们之手，他们就会教给他，应当怎样把军队等等搞得适

① 5月24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8—79页。——编者注

合于实行波拿巴式的政变。那时，一切都将取决于军队，而麦克马洪，不管他过去怎样，无疑会尽一切努力，而且会很熟练地为此目的而对军队严加训练。如今，梯也尔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而甘必大重新退居次要地位，所以，一旦再发生风暴，那末，从梯也尔到费里克斯·皮阿就会被列入重新使自己声誉扫地的人的行列。

使我特别高兴的是，麦克马洪再一次向梯也尔证明，这些正直的**武夫**恰恰是多么恶劣的坏蛋。

问候穆尔和肖莱马。

你的 弗·恩·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⁸⁹

曼彻斯特

1873年5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

Freitag 73

Oberg 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

Mein Herr

Ihnen ist nun folgendes die-
entscheidend über die Naturwissenschaft in dem Körper-
kommen:

Gegenstand der Naturwissenschaft - dieser bewegte Stoff,
der Körper, der Körper ist nicht von der Bewegung trennen,
sie formen & leben von in ihr zu erkennen, von Körper
nicht der Bewegung, außer allem Versinken zu den anderen
Körpern, ist nicht zu sagen. Erst in der Bewegung sieht der
Körper, was er ist. Die Naturwissenschaft erkennt aber den
Körper, indem sie sie in ihrer Bewegung aufeinander, in
der Bewegung, betrachtet. Die Erkenntnis der verschiedenen
Bewegungsformen ist die Erkenntnis der Körper. Die Natur-
wissenschaft dieser verschiedenen Bewegungsformen als Ganzes
gegenstand der Naturwissenschaft. ¶

Die einfache Bewegungsform ist die Umwandlung
/ Umwandlung der Zeit, um den Umwandlung eines Stoffes zu
für so unvollständige Bewegung.

Die Bewegung eines unvollständigen Körpers ergibt nicht;
relativ gesehen kann jeder der fall als ein fall gelten.
die Bewegung aufeinander, während Körpern genannt einem Fall.
Dabei, beobachtet aber der fall Körper zu einem anderen fall.
Nur als auf dem Umwandlung sich beobachtet fall, fall nur fall
aufeinander unter der Umwandlung der fall. Bewegung, aber diese
unvollständigen sind ¶

Es in Umwandlung fließend & fließend direkt auf die Umwandlung.
Bewegung unvollständigen Körper - Umwandlung der Bewegung, Umwandlung.
Nur, Umwandlung - Umwandlung Umwandlung in der Umwandlung.
Der Umwandlung Umwandlung dieser Umwandlung ist aber Umwandlung
immer - der Umwandlung, der sich Umwandlung Körper, sie Umwandlung

学的主要对象。^①

1. 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 (是在时间之中的——为了使老黑格尔高兴)——**机械运动**。

(a) **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看做这样的运动。向着许多物体所共有的一个中心点运动。但是,只要单个物体不是向着中心而是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运动,那末虽然它还是受**落体**定律的支配,但是这些定律已经变化成为^②

(b) **抛物线定律**并直接导致几个物体的相互运动——行星等等的运动,天文学,平衡——在运动本身中的暂时的或外表上的平衡。但是,这种运动的**真正**结果最终总是运动着的诸物体的**接触**,一些物体落到另一些物体上面。

(c) **接触的力学**——相互接触的物体。普通力学,杠杆、斜面等等。但是**接触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接触直接表现为两种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新的**、不再仅仅是力学的作用,即产生**热、光、电、磁**。

2. **本义上的物理学**——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它逐一研究了每种运动形式之后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运动形式**互相转化**;并且最后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的强度(因运动着的物体而异)下就产生超出物理学范围的作用,即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化学作用**。

3. **化学**。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它研究的是有生

① 卡·肖莱马在这段的页边上写着:“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卡·肖·”。——编者注

② 卡·肖莱马在这段的页边上写着:“完全正确!”——编者注

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通过那些在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人工制造这些物质愈来愈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体的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于完成这种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①

4. 有机体——在这里，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②

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你的 弗·恩·

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论，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3 年 5 月 31 日于[曼彻斯特]
多维尔街 25 号

亲爱的弗雷德：

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但是，我没有时间对此进

① 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这是最根本的！”——编者注

② 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我也不谈。——卡·肖·”。——编者注

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①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在这里向穆尔讲了一件我私下为之忙了好久的事情。然而，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或者由于涉及这一问题的因素很多，而大部分还有待于发现，所以问题至少暂时无法解决。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些统计表，在表上，价格、贴现率等等在一年内的变动是以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来表示的。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如上所说，穆尔认为这个课题暂时不能解决，我也就决定暂且把它搁下。

法国的灾难⁸⁸使我高兴的是，它和梯也尔及其走狗们的出丑联在一起，而使我不高兴的是，如果结局相反，我可以预料，各种人物会很快离开伦敦；同时，我还认为，无论是从法国的利益出发，还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目前任何暴力的灾难都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我绝不相信，这一事件会导致复辟。无疑，“乡绅会议”⁹⁰曾指望在巴黎、里昂、马赛，尤其在巴黎发生某种暴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动武，就会逮捕一部分激进的左派，如此等等，简而言之，将造成一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迅速地导致复辟的局势。波拿巴本人在试图实现政变，也就是说最终完成政变时，由于巴黎人的纯粹消极的反抗，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而且深深意识到，如果这样持续六至八天，那末，政变就会遭受失败，并且无法挽回。因此，出现了在林荫道等地方进行无缘无故的凶杀，即恣意实行恐怖的

^① 指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编者注

信号。正是莫尔尼先生这个事实上的头目，后来无所顾忌地说出了由他本人制定的这项行动计划。

此外，“乡绅会议”缺乏果断的精神，而只有当他们面临的不是三个，而是一个僭位者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表现出这种精神。相反，这些家伙指望的是，让事变本身来帮助他们摆脱布利丹的驴子^①的处境。

但是现在，当他们处于议会的有限范围时，他们内部会立即开始内讧。每个人都指望从最接近的派别中，例如从中间派左翼中把必要的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便把对手排挤出去。至于麦克马洪，在我看来，这个目光短浅的“正直人士”是绝不会独立自主地行事的。此外，还有一个必然加速这伙人分化的因素。唯一能使这些人形式上联合起来的就上帝，即天主教。右派中较激进的和较“正直”的人无疑会要求内阁对教皇^②和西班牙采取明确的立场⁹¹，而我记得，完全撇开内部的阻力不说，他们也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步骤，因为他们不得不对俾斯麦先生有所顾忌。然而，实际上至今指挥着“乡绅会议”的全部活动，并且也指挥着老妖婆即麦克马洪的妻子^③的是耶稣会神父们，他们是不会让人轻易地撇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议会就能够象不久前那样极其容易地再度迅速变换场景。要知道，要摆脱“必不可少的人”^④，总共只要

① 十四世纪法国唯名主义哲学家布利丹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因而传说他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一句俗语。——译者注

② 庇护九世。——编者注

③ 伊丽莎白-夏绿蒂。——编者注

④ 指梯也尔。——编者注

九票就足够了,顺便说一下,同黑格尔相反,这证明必要性并不包含着可能性。

前天,我曾到南港去看德朗克。他胖得不象样子,这同他的身材很不相称。我在他那里偶然看到了一个德国庸人借给他的施特劳斯的《新旧信仰》一书。我翻阅了一下,对这个可恶的神父和俾斯麦的崇拜者(装出一副谈论社会主义的伟人样子),竟没有一个人给予痛斥,这说明《**人民国家报**》有很大弱点。

今天,我同穆尔一起去巴克斯顿,所以星期一^①以前我不在家。同龚佩尔特会一面之后我就回来。单纯的散步和无所事事对我很有益处。

附上杜西的来信。在我给孩子的信中,我说,她最近的一封来信使我放心,等等;她指责我对利沙加勒不公正,那是没有根据的。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我要等回来同你商量之后再回信。信就留在你那里。

肖莱马刚刚来了。他不能跟我和穆尔一起走,因为罗斯科病了,现在又要准备考试。

肖莱马读了你的信^②以后说,他基本上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暂不发表更详尽的意见。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① 6月2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2—86页。——编者注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⁹²

1873年8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赛拉叶今天晚上曾来这里。他对于赴日内瓦一事颇为抱怨，也很犹豫⁹³。据他说，撇开个人原因不说，他原先之所以同意只是由于他以为我们也要去；加之，他现在才看到委托书，他说，本来是答应在代表大会前两星期寄给他的。他现在从委托书里发现有这样一些提法，例如加强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力，而对这些提法，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代表联合会委员会^①都不能为之辩护。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联合会委员会收到了培列的一封信，信中提出：

（1）罗曼语区联合会要求取消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权力；

（2）日内瓦罗曼语区那帮人中，除杜瓦尔外，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任何英国支部的委托书，而杜瓦尔也是要以承认第一项为先决条件；

（3）正如培列所写的，那里没有一个家伙愿意为代表大会哪怕花费一星期的时间，而接受委托书则必须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我坚决认为，赛拉叶以不去为好。在这种无法

①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预测的情况下，如果他去那里，一定会使我们，而不是使他很难堪。我的意见是，他应该写一封信，附上美国方面的材料⁹⁴，然后声明，因健康状况不佳，他不能使用纽约、伦敦等地给予他的委托书；最后，说明从大陆主要国家寄到伦敦来的信件使他深信，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目前情况下，召开名副其实的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赞成，就马上来电报说“可”；如不同意则说“否”。在了解你的态度之前，我不打算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人们直到现在还竭力向我们隐瞒瑞士的情况，这样，我认为派赛拉叶去是十分荒唐的。我们完全缺席，可能会而且一定会给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造成强烈的印象，——尽管报界一开头会作为丑事来大肆渲染；如果赛拉叶在这种情况下前去，那真是活见鬼。

祝好。

你的 卡·马·

左尔格来信还说（也许，你已经知道），荷兰人已通知他们，还要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汝拉的代表大会⁹⁵，左尔格要求赛拉叶作为他们的代表，坚决不让荷兰人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

问候夫人^①。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3年8月30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如果赛拉叶不愿意去，我们不能强迫他，但**我不能**取消向他们许下的诺言，因为我已打电报通知此事^①，而且不管怎样，**他本人**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同总委员会妥善解决一切问题。

对你陈述的理由可以这样反驳：对我们来说，有个通讯员在那里是很重要的，没有赛拉叶，我们就得不到有关情况的报告，特别是有关内部会议的报告。

但是，把随信附上的两份报告⁹⁴及时译成法文并寄往日内瓦，**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对总委员会的义务，英文的报告在那里完全无用。不管怎样，此事你们无疑应当关心一下。如果三四个人同时各搞一部分，那末有一两天工夫就可以全部完成，即使译文不十分好，那末由于仓卒也是可以原谅的。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代表大会的结局愈是可悲，自然愈好，因此赛拉叶不去也好。但我的处境很为难，因为我已许下他要去的诺言，我不好单方面把它取消。

不过，为什么日内瓦的蠢驴们竟没有一个人及时来信！这是多么卑鄙的行为，而这恰恰又是那些挑起全部争吵的家伙干的！而

① 见本卷第598页。——编者注

且对方会嘲笑他们，要求他们**完全**认输并承认**他们的**代表大会⁹⁵和**他们的**新章程。这个在海牙表现得如此激烈的杜瓦尔，现在也加入了大合唱，——真是岂有此理。

好吧，等着看热闹吧！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3年8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电报收到；过后赛拉叶来了，随身带着培列给戴伊斯的信。我不能为你把信留下，因为这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戴伊斯要在星期二报告此事。不过，赛拉叶答应替你复写一份。这封信非常精彩：说应该剥夺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无限的权力”。对此日内瓦人——其中也包括培列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据说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使一些汝拉支部转向他们。同是这个培列，多年来一直说，只要总委员会更坚决地反对汝拉人，这些支部就会转过来！这里依然表现出瑞士人的那种极其狭隘的地方观点。此外，弗兰克尔对我说，这个恶棍对于俄尔顿（即那里对瑞士地方性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称呼）所通过的决议还感到不满意⁹⁶！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根本谈不上为了这些人，为了这些甚至拒绝接受英国支部的委托书的人而到日内瓦去^①。我认为，你最好立即给

^① 见本卷第90—91页。——编者注

赫普纳发出相反的指示，这样他就能及时接到通知。

昨天，在我坐下来给你写信的几个钟头以前，我差一点送命了，而且直到现在全身还很难受。我喝了一勺复盆子醋，有些呛进了气管里。我开始憋得抽搐，脸色完全发青，等等，再有一秒钟，就全完了。事后我立刻产生了一个念头：能否人为地制造这种现象？这是一种最体面、最不会令人生疑而且又非常迅速有效的脱离人世的方法。如果公开介绍这种试验，可能会给英国人帮大忙。

龙格夫人在往返拍发了几次电报之后（在布伦曾发生很强烈的风暴）明天就要来了。

附带说一下，拉法格和勒穆修终于分手了。⁹⁷ 散伙是在勒穆修声明自己决心这样做之后发生的，因为另一方的不满情绪已很明显。勒穆修现在寄希望于你。我认为，散伙是明智的，而且对双方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老鼠与青蛙之战^① 耗费了全部的时间。

祝好。

你的 卡·马·

至于赛拉叶，他已因病一个星期不能工作了，而如果去日内瓦又得耗费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我们没有使他有任何理由往后指责我们破坏他的全部事业！你知道，这个法兰西人是多么惯于强调，并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惯于强调：他同自己党内的“资产者”相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弗朗萨的信收到了。⁹⁸

^① 隐喻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老鼠与青蛙之战）》。

——编者注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3年9月3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收到你夫人的来信，得知燕妮^①已经顺利地分娩了。谨致衷心的祝贺。初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总不免使人有些担心，而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又使人分外高兴。

日内瓦人是真正的庸人。就是说，为了联合汝拉各支部，就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我确信他们现在已经在和另一方讨价还价，并且渴望实行妥协，假如我们去，大概会看到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总委员会的秘密报告未必可以全部地向这样的代表大会宣布。不过，另一方也相当可怜，只有三十名代表！⁹⁹

我答应过勒穆修互不相干的两件事^②：

（1）不管情况如何，借给他二十三英镑交纳营业执照费；

（2）如果拉法格抛开他，或者拉法格自愿退出，或者通过其他某种形式散伙，而不致影响我同拉法格的关系，那就同他和穆尔^③进行关于合营的谈判，其条件与他们同拉法格合营的条件相同。从你的来信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他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散伙的：如果我取代拉法格而同勒穆修合作，拉法格不会对我有任何责难。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4页。——编者注

③ 乔治·穆尔。——编者注

如果这是正确的（而这件事，对我来说，只要你发表意见就行了），那末穆尔和勒穆修可以在我同安得鲁斯联系的那个晚上来我这里，我们便可商谈这件事。如果他因为营业执照而立刻需要钱用，让他立刻通知我，我马上把钱给他寄到伦敦去。

祝贺你死里逃生^①。可惜这种抽搐是不能十分有把握地使之突然发生的，复盆子醋和甚至更厉害的东西就是几百次呛进你的气管里，也不会引起这些症状。

给赫普纳的信已经写了。¹⁰⁰

如果你认为对拉法格来说我这样做能问心无愧的话，是否请你把上面所说的告知勒穆修？只是要记住一点：我所提的只涉及原先拉法格在“穆尔—勒穆修”公司所处的那种地位。至于其他计划——关于大型印刷厂，——出于商务上的考虑，目前无论如何必须予以拒绝。使用这个营业执照，至少在初期有足够的工作可做。等我回来时，将对这一切加以说明。

莉希和我衷心地问候你们全家。

我相信，安得鲁斯也已经给你们寄去了扉页、目录和封面^②。封面的下面应该用小字印上：定价二先令。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94页。——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扉页、目录和封面。——编者注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 兹 格 特

1873 年 9 月 9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赫普纳的来信¹⁰⁰。

本应寄到你处的那些《同盟》^①还没有收到，虽然上星期六^②达尔森那里已经有了。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只能把你家里还有的那十二份寄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据特鲁索夫告知，由培列、杜瓦尔等人署名的那篇拙劣作品是克吕泽烈写的¹⁰¹。我当时就对你说过，这些不学无术的人写不出这种东西，因为文笔还是比较讲究的。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② 9月6日。——编者注

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哈 罗 格 特¹⁰²

1873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洛帕廷昨晚又去巴黎了，他打算过一两个月回来，那时，如果拉甫罗夫不因费用问题而改变决定（我已要洛帕廷特别注意这一点），他将连同他的印刷厂一起迁到这里来。

洛帕廷和吴亭大概永远不会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他们的性格很难合得来，而且他们在日内瓦初次见面就很冷淡的印象还没有磨灭。此外，洛帕廷仍怀有强烈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情绪，总是把“俄国的事情”当作与西方无关的某种特殊的事情；看来，他对吴亭把一切秘密都告诉我们并不十分赞许¹⁰³。加之洛帕廷刚刚从拉甫罗夫那里出来，而且刚刚摆脱西伯利亚的孤独生活¹⁰⁴，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易于接受他那甜得过分的调和主义。

另一方面，俄国流亡者的一切事情使他感到极其厌烦，他再也不愿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而吴亭尽管敌视这帮家伙，而且由于这种敌视，仍然深深地陷在这种无谓的纠纷之中，并对一切琐事都很计较，例如，洛帕廷不愿把你所知道的那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稿子^①交给特鲁索夫印刷，而愿交给拉甫罗夫印刷，对此吴亭就非常生气，因为据说这会提高他们的威信！

①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收信人的信》。——编者注

在我看来，同样没有多大意义的是，洛帕廷认为艾尔皮金不是一个十足的无赖，而是一匹头脑简单的蠢驴；虽然正是由于这个艾尔皮金对某个费杰茨基或费列茨基不谨慎以及后者饶舌，俄国政府得知洛帕廷呆在伊尔库茨克，并逮捕了他。

洛帕廷到伊尔库茨克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离那里极近”的地方，就是说，在七八百英里以外的涅尔琴斯克附近，但马上就被送到亚库茨克以北的位于北纬六十五度的中维柳伊斯克，在那里，和他交往的除了当地的通古斯人以外，只有看守他的一个军士和两个士兵。

洛帕廷自7月脱逃后，在伊尔库茨克又躲藏了一个月，后来还躲藏在专门受命寻找他的踪迹的那个人家里。随后，他穿上农民服装，扮成车夫，赶着一辆大车到了托姆斯克，从那里改乘轮船。从托波尔斯克乘驿马，最后乘火车到了彼得堡，一路上他都装扮成农民。在彼得堡他又躲藏了一个月，然后乘火车平安越过国境。

《资本论》第二章至第五章（包括《机器和大工业》）的翻译是他担负的，所以说，他担负的是大部分。¹⁰⁵现在他在替波利亚科夫翻译英文的东西。

昨天我读了工厂立法这一章^①的法译文。我虽然极为尊重用优雅的法语翻译这一章的艺术，但仍然为这出色的一章抱屈。力量、活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种优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用这种拘谨的现代法语，是愈来愈难于表述思想了。学究式的形式逻辑几乎到处都要求把语句重新排列，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性

① 指《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日》一章。——编者注

和生动性。我认为,用法译本作为英译本的基础是一个大错误。用英语不需要削弱原作的表现力。在真正辩证叙述的某些地方不免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在其他方面英语的强劲和简洁将予以补偿。

附带说一下,你知道科柯斯基先生用什么来为自己的拙劣翻译^①辩解吗?他说我写东西用的是极难翻译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文风!这是什么样的恭维啊!

杜西的信是昨天晚上接到的。准备明天再答复,免得你们都在同一天收到。

龚佩尔特说些什么?

衷心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3 年 11 月 30 日[于哈罗格特]

亲爱的弗雷德:

星期四^②我到龚佩尔特那里去了,发现他的头秃得相当厉害,人也衰老了。这个可怜的人因患严重的痔疮而痛苦不堪,他终于决定动手术,但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总有某些危险。我在他那里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的德译本,该书于 1874 年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为题在不伦瑞克出版。——编者注

② 11 月 27 日。——编者注

(我在曼彻斯特逗留的短时间内,除他之外,自然不会见到任何人)同他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一起吃了午饭。

龚佩尔特给我作了检查,发现肝有些大,根据他的意见,我只有去卡尔斯巴德^①,才能完全痊愈。要我喝杜西喝的那种矿泉水(由于性质一样,这里把这种水叫作基辛根),但不用矿泉浴。此外,我的生活制度和杜西的生活制度也有些不同。她只许走很少一点路,这一点龚佩尔特完全同意这里给杜西治疗的医生默特尔的意见(默特尔是一个很香的姓^②,他是苏格兰人,并以至今仍是詹姆斯二世党人而自夸,就让他去见唐·卡洛斯部下的斯图亚特上校吧),而我则相反,需要长时间的散步。龚佩尔特劝我少做工作,这未必是需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做,甚至连信也没有写。我认为在这里呆两个星期完全够了,可是龚佩尔特坚持要三个星期。确实,杜西也要到下星期三左右才能采用比现在更厉害的矿泉浴。

附带说一下,龚佩尔特没有收到我寄给他的关于同盟的小册子^③。在曼彻斯特,人们一直抱怨邮局不把报纸和印刷品送到。因此,请立即给他寄去小册子以及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关于西班牙的那些文章^④的单行本,如果你已经收到的话。龚佩尔特说,这一切他都很感兴趣,我们应当从伦敦给他寄一些去,使他能随时了解情况,不然,他同曼彻斯特的庸人在一起,最后也会变得萎靡不振。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默特尔这个姓的原文是«Myrtle»,也有桃金娘的意思。——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编者注

很遗憾，可爱的洛帕廷没有碰到我。这个年青人多么顺利地摆脱了灾难呵¹⁰⁴！如果他到伦敦来，我们就能防止他接受拉甫罗夫的奉承^①。

昨天这里（这里的空气总的说来非常令人爽快）下了倾盆大雨，我感冒得很厉害，今天不得不呆在家里，因为必须记住：防患于未然。杜西信中对你说过的我们这里度蜜月的那一对（他们姓布里格斯）头三天就无聊得要命，以致年青的丈夫写信去邀请一个跛子朋友，这个人昨天已经来了。从这以后，根据喧哗声来判断，他们已经活跃起来了。杜西和我昨晚下象棋解闷。总的说来，我看过圣贝夫关于沙多勃利昂的书^②，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

“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文风一语，是科柯斯基先生的一种非常客气的说法^③。然而，这看来是指我们所不熟悉的李卜克内西的法文文风。他的德文文风同科柯斯基先生的一样拙劣，因此必然会使后者感到愉快和亲切。

既然你已经开始看《资本论》的法译本，我希望你能继续看下去。我想，你会发现某些地方要比德文本好些。

①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98页。——编者注

② 沙·奥·圣贝夫《沙多勃利昂及其在帝国时期的文学团体》。——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100页。——编者注

问候莉希夫人。

再见。

你的 卡·马·

48

恩格斯致马克思

哈罗格特

1873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昨天我本应如约给你写信，但午后三点到六点，我荣幸地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你的合伙人勒穆修先生⁹⁷，并且倾听了他的诉怨，——不要害怕，我不打算向你重复这些拨弄是非的话来加以报复。我劝两人和解，而且对他们说（穆尔^①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勒穆修是在昨天），他们既然已结合在一起，就应当彼此和睦相处。这是人们所能找到的两个最可笑的家伙。他们每个人都无限地夸大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各人只呆在自己的部门，而这些部门又各不相同，于是双方就尽情地互相批评起来。我上星期给穆尔五英镑，昨天也给了勒穆修五英镑，并且特别强调指出，他理应只得到此款的一半。这使他略感不快，但是，因为穆尔没有来，而是派他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这样做。勒穆修当时说，还要为营业执照交纳十英镑，这样，一百六十英镑就将全部用完。在没有现金收入的情况下，假如你授权于我，我可于下星期再给他们

① 乔治·穆尔。——编者注

五英镑。但我将坚决要求穆尔通过龙格收取现款，因为从10月份起已经积聚了相当多的进款，并要求他用收集到的款子来维持营业。如果你也按这个意思写封短信给穆尔，那就好了。不过，假如他们写信去打扰你，你就回信告诉他们，在你回来以前他们无论如何应当和睦相处，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们所抱怨的一切，都不象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

关于同盟的报告^①已寄给龚佩尔特了。他对你的头痛说了些什么？希望你的感冒已经痊愈。

我现在能够付给你一百英镑，供圣诞节开支。是把它全部给你夫人，还是只给一部分，而剩下的等你回来后给你？此外，由于你们要呆三个星期，你是否还需要钱？如果需要，请说明多少，打得宽裕点。

两星期以前，我托阿斯通出售一些股票，但是这种股票没有买主。如果股票能脱手（而明天我会见到他），那就可以立即清理你的债务，否则我们只好等到2月初，那时我又会有些进款。

给你寄去吴亨的那本斯特拉斯堡的格夫肯教授写的关于银行的小册子^②，以供消遣。多么聪明的人们！他们总是只引用自己的狐群狗党的东西，只引用诸如奥格斯普尔格（过去有谁知道这个犹太人）和伟大的瓦格纳这样权威人士的东西，关于瓦格纳有诗曰：

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

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106

吴亨把一大堆这样的小册子留在我这里，都是些极其荒谬无聊的东西；既然他是托自己的书商选购的，那他就活该；光看标题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② 弗·亨·格夫肯《德意志帝国和银行问题》。——编者注

就知道,其中四分之三只能当大便纸用;再有一点也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其中**还没有一本书边是裁开过的**。

关于法译本^①,过几天再详谈。到现在为止,我发现你**加过工的**确实比德文的好,但这里问题不在法文和德文上。就文体来说,关于穆勒的评语¹⁰⁷写得最好。

附上剪下的关于人体中机械力怎样变成热能的材料。布什是当代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这里所描写的现象也可以解释在战争初期双方提出的论断,似乎对方违反协议使用爆破弹。头脑冷静的布什所作的描写,完全证实了一个古老的警告:不要玩弄火器。如果自己的大脑把颅骨炸破,那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衷心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3 年 12 月 7 日[于哈罗格特]

亲爱的恩格斯:

你给我的六十英镑,约剩下二十三英镑作为我的旅费。(收到的钱花费如下:给穆尔^②公司十英镑;清账:付啤酒铺老板五英镑,付杂货铺老板五英镑,付威瑟斯五英镑,付当铺的利息二英镑十七先令,四英镑为杜西买衣服、鞋子等,五英镑留给我妻子。)再有十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乔治·穆尔。——编者注

英镑我就完全够用了；但如果经过曼彻斯特返回，象我答应龚佩尔特的那样，并在那里逗留两天，可能需要十二英镑。

请从一百英镑中只拿出二十英镑给我妻子，八十英镑留给我**作为后备**，因为 1 月 3 日和 16 日我将有一笔更重要的支出，而她可能经受不住诱惑，去偿还不甚紧迫的债务。

为了堵住这个公司的嘴，不得不再花费五英镑。关于催收欠款一事我今天给穆尔写封信。

我得的**重感冒**还没有完全好，仍在服药，这药是龚佩尔特得知我生病以后，立即从曼彻斯特给我开来的。但愿再过几天就会痊愈。这里的空气和安静的生活（我根本不做**任何事**）对我如此有益，这你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尽管有这种令人厌烦和苦恼的意外，我多年来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好过。

我之所以感冒是由于过分死板地遵照龚佩尔特的嘱咐，在饮矿泉水之后过多地走路。而当时天气预示将有暴雨。

小杜西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治疗。此外，还有一项生活制度，规定她不得晚于十一点睡觉。

在德·巴普巨著的**内容提要**¹⁰⁸中，作为第二册中主要一章的是“生理学资料”：

“劳动力的分析及其存在的生理学条件”：“1. 卡尔·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理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一理论的巨大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2. 对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的生理学分析。构成这种力的三要素：神经力、肌肉力、感觉力。”

你看，这竟成了他侵入医学领域的理由。这一章的结尾是：

“14. 上述生理学资料怎样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劳动力的价值**，确定**一切交换价值的基础**和整个经济学的基础。”

最后一点象是误解。下面是题为《由研究再生产的作用而获得的资料》的人口论。我从内容提要中看出，由于《资本论》的法文翻译工作进展缓慢，他不知道那里有增补，因而根本无法掌握它。

古巴奴隶主的反抗是上帝的恩赐；决不希望事情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遇到各种不愉快的困难，也使我感到高兴。¹⁰⁹

你读了教皇^①的通谕没有？通谕极其明显地把我们漂亮的威廉^②同迫害基督的使徒和信徒的罗马皇帝相提并论。¹¹⁰

对法国议会的左翼，大概还要采用特别的议事规程。无赖们不愿大批退出。他们会失去作为公民天职的不受侵犯权，以及官方地位、议员报酬等等。

龚佩尔特问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再去曼彻斯特？我安慰他说，你也许要到春天才能因事顺便去看一看。

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哈罗格特

1873年1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三张半截的五英镑银行券；收到后请立即告知，以便把另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外的半截寄去。

从昨天早晨起就浓雾弥漫，我躲开浓雾在荒阜^①上散步一小时。那里有蔚蓝的天空和温煦的太阳，真是雾海中一个明媚的小岛。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这个无赖出版了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狂热病”的臭气熏天的厚书^②，书中极为详尽地证明，莎士比亚不能和我国的伟大诗人，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看来简直应该把莎士比亚从他的台座上拉下来，而让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坐上去。单是《风流娘儿们》^③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④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莎士比亚往往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法来急速收场，从而减少实际上相当无聊但又不可避免的废话，但是笨拙的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对此竟一本正经而又毫无价值地议论不休。去他的吧！

昨天我收到一张莱茵省的地质图。我在当地作的一些推测多半都已证实。

衷心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① 汉普斯泰特荒阜。——编者注

② 罗·贝奈狄克斯《莎士比亚狂热病》。——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编者注

④ 兰斯是莎士比亚的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人物。——编者注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3 年 12 月 11 日于哈罗格特

亲爱的恩格斯:

半截的银行券已收到, 十分感谢。我接到左尔格的信; 他恳切地请你马上把所缺的二十五份《同盟》^① 寄往纽约。

在你们那里浓雾弥漫的时候, 相反, 这里却是真正的春天, 并且空气非常清新, 这在英国一般是不常见的。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并不使我感到惊奇。假如他和他这类人懂得莎士比亚的话, 他们怎么能鼓起勇气把他们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呢?

巴赞的情况很糟¹¹¹。奥尔良派除了这样处死一个波拿巴的将军外, 不会有更廉价的方式来表现他们本身的爱国主义了。奥马尔公爵是第二个卡托。

刚才给龚佩尔特写了信, 并告诉他, 我们将于星期一^② 十二点钟到达曼彻斯特。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② 12月15日。——编者注

1874年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¹¹²1874年7月15日于赖德市
纳尔逊街11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还没有给你写信，的确感到很惭愧，但是谁都知道，在完全闲散的情况下是很难找到时间的。这个岛是一个小天堂，对那些到处把良田变为公园的地主老爷们更是这样。我们乘船绕岛周游了一圈，到过文特诺尔、散当、考兹、纽波特，此外，还步行游览了几次。天气太热，不能经常进行这样的游览，当然，同伦敦比起来，这里的气温还是很适中的。

这里，在当地居民中，看来信教之风极为盛行，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是讲究实际的人。“请投富翁斯坦利一票”——这样的广告我们在郊外到处可以看到。赖德市镇委员会是交易所活动的真正范例，赖德港口和铁路建筑公司形形色色的成员在这里开会，其会议报告在这里的地方报刊上取代了英国下院的报告。

我们的房东，是个对贫民宣读圣经的人，他那大约有二十四

卷的神学藏书，装饰了我们的客厅。他虽然属于英国国教会，我仍在他的藏书中发现有斯珀吉昂的布道书。我在散当洗了一个热水澡，在公共浴室里也发现这类图书，而且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举行某种虔诚的宗教集会的通告。的确，这里的人民很穷，看来是在教会中寻求他们的主要乐趣。研究一下本地渔民怎样如此迅速地落到这种屈辱的地位，是很有意义的。毫无疑问，“人口过剩”在这里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这里的居民实际上总共连十万人都不到。

我的健康状况在好转，已经无需服用药丸，但不管怎样，脑袋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上星期六^①小劳拉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可惜她星期一晚上就回去了。她走的时候，我们把她送到码头，当时有一帮游览者——戒酒协会会员从布莱顿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一半人喝醉了酒。正如站在我旁边的一位英国老人所说的，这是“他一生所遇到的人当中最坏的一帮”。的确，我也从未见过这样一帮堕落的、粗野的、猥亵的白痴，妇女们也是丑陋不堪，而这些都是“青年人”。外国人大概会为这种生来就自由的不列颠人的范例而感到惊讶。

很遗憾，俄国皇帝^②没有在萨克森遭到失败。你从报纸评论中可以看出，当俄国人答应俾斯麦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使他的战争纲领得到欧洲批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是打算在那里继续进行于巴黎开始的（1856年）有关海上法的预备谈判¹¹³。假如首相不是迪斯累里而是格莱斯顿的话，那他们的这种把戏就会得逞。而现在这个会议则只能以失败告终。

^① 7月11日。——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对俾斯麦的未遂的刺杀¹¹⁴，看来使他暂时举止失常了。否则，尽管基辛根矿泉水起了作用，他会不会还来谈论阵亡者以及他本人为德国赢得的“自由”呢？但是，漂亮的威廉必定会认识到，如果人们认为已无需向他开枪，那是违背礼俗的。

在法国，由于害怕解散议会，这些先生们变得非常胆小。尽管麦克马洪发出庄严的普鲁士式的内阁命令，但他显然不象他装扮的那样坚决了。他也清楚，政变将使他依附于波拿巴主义者，并使七年期限法¹¹⁵迅速完蛋。另一方面，他还担心事先没有安排或“组织”好元帅的权力就解散。如果“乡绅会议”⁹⁰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幻想，那末，不管它本身怎样抗拒，仍然“会使他有可能统治下去”。但是，世界历史上难道有过比这个冲突及其主角更滑稽可笑的事情吗？如果共和国依然存在下去，那罪过最小的当然是职业的共和主义者。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和彭普斯。

你的 摩尔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赖 德

1874年7月21日于兰兹格特市
神父坡11号

亲爱的摩尔：

星期五^①晚上，我突然接到龚佩尔特从伦敦发来的一封信。他

^① 7月17日。——编者注

到那里去做手术，请我们在手术（星期六）后去看他。我给他发了电报，并立即写了信。今天接到回信说，手术做得很好，他希望几天后就能起床。我是本星期还是下星期初去看他，取决于他的下一封信，不管怎样我有事要到伦敦去，并把彭普斯接来。

但愿你的脑袋最终适应于海滨空气，不再捣乱。

卡洛斯派为枪杀一个普鲁士军官而感到痛快。普鲁士舰队现在就可以立即出动，进行报复，而不是在赖德对你进行封锁。几乎无可怀疑的是，普鲁士不管怎样总要同西班牙发生争执。而俾斯麦正在很好地利用他那只受了伤的手。无疑，这将促使颁布关于出版、集会、结社等的新法令。

你对威廉的看法恐怕是不对的。我想他现在会认为，根据宪法，他的所有大臣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在和平时期充当射击的靶子。这是他真正接受宪制的唯一方面。

显然，朋友迪斯^①在他的顽固的乡绅们逼他（在英国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公开废除他前任的两项议会成果——学校法，而现在是学校委员会¹¹⁶——以后，又愿意当少数派大臣了。当蠢驴们废除那些一贯奉行的措施，从而破坏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是在英国守法的旧传统方面打开了一个明显的缺口。如果再干一些这样的勾当，那末托利党的议会对于选民说来就会落到象凡尔赛议会同样的地步，而且也会象麦克马洪那样死命地抓住自己的七年期限法¹¹⁵。

但这是个多么蠢的傻瓜啊！起初是写这种普鲁士式的信，随后是信的作者辞职，现在则是几乎刚刚还在指挥进攻的麦克马洪本人请求延期！我认为，这些都不会有什么结果，议会将通过相反

^① 迪斯累里。——编者注

的决议,于是毫无结果,一直休会到冬天,随后便开始恶性循环,直到主张解散议会的多数派形成为止。假如议会有所作为,那仅仅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就象台球侥幸击中一样,但是迄今为止它还一次也没有碰到这样的机遇。

而这个财政家曼涅,在间接税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还企图以更大的压力榨出更多的钱来!¹¹⁷这真不愧为第二帝国的财政巨头!甘必大也神气活现地发表长篇的说教,以便使勃朗、基奈等三个空论家皈依他的信仰!而被打败的意大利人正在和被打败的法兰西人一起,在阿维尼翁和阿尔克两地,在佩脱拉克的遗骸上庆祝“拉丁种族的优胜”!与此同时,德国的庸人正沉溺于“文化斗争”¹¹⁸的欢乐之中,而英国的庸人则为教会和国家所陶醉。的确,各国统治阶级到处都在同样迅速地腐烂下去,就连我们德国的资产者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与时代并驾齐驱。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4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小燕妮后天到你那里去,她可能于中午十二点从梅特兰公园肯提希镇车站乘车前往。到那天我将去送她。¹¹⁹

我的四个证人:曼宁、马西森、西顿和阿德科克,在星期六的十

二点整到了律师那里，把一切必要的证件交给了法官，并在当天从他那里取走全部案卷，交给了内务部。律师认为，此事将于本星期作出决定。¹²⁰

附上拉法格的信，这封信我忘记告诉你了。

我左边大腿上长了一个疖，已经第二天了，也许用汞软膏可以治好。睡眠不好。我非常想念小家伙^①。

衷心问候全家。

你的 卡·马·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74年]8月12日星期三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农民战争》^②已收到，谢谢。

假如你还没有动笔写信，那就请你立即写几行来，谈谈你的健康状况。燕妮^③从龙格处得知你的腿有毛病，对此十分不安，昨天她说打算到你那里去。海洋对她有显著的好处，海水浴效果良好，据我判断，咳嗽已好；遗憾的是，她还有些失眠，我建议她采取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即午饭后略睡一会儿，她做得很有成效。

你如能常给她写信，那总是好的，你知道，她是多么想念你。

你的 弗·恩·

① 沙尔，即燕妮·龙格死去的孩子。——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编者注

③ 燕妮·龙格。——编者注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兰兹格特

1874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星期二^①寄给你的信,想必已经收到。如果没有收到,应向邮局声明,因为小杜西写的另一封信就没有按地址寄到。

昨天我和妻子一起查阅账目,发现她有很多额外开支。因此我从我的旅费中取出十六英镑五先令交她付给房东,取出十五英镑给她本人。在购买各种旅行必需品之后,我这里剩下的钱暂时还够用,因为我在9月18日或20日之前大概不会离开卡尔斯巴德^②,这样你就可以从下一季度的钱里取出必需的款项寄给我。

然而,我是否能在卡尔斯巴德逗留还很难说。上星期维也纳发生了一起诉讼案,对被告之一提出的各项罪名中,还有这样一条:他曾把“社会共产党人(检察官这样称呼我)卡·马·”的照片寄往伦敦。不过,法庭不认为这是犯法的。

在俄国的所有大学里都发生了新的逮捕事件¹²¹,而在欧洲显然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企图,要使“国际”重新成为吓人的东西。

不管怎样,我明天就要启程,因为本来就要赶不上季节了。杜西的身体好多了,她的食欲在按几何级数增加,但这是带有歇斯底里因素的妇女病的特点。必须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完全没有察觉

① 8月11日。——编者注

②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她又开始靠尘世的食物为生了。在完全痊愈的时候，这种现象也就会消失的。

痛并不大，但很深，从昨天起**不再流脓**了，看来正在愈合。幸而我没有早点动身，要是在路上发生这种事，那就很伤脑筋。然而，龙格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小燕妮，这是多么愚蠢。如果我在卡尔斯巴德感到厌烦的话，我可能要返回汉堡。波克罕已经走了。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卡·马·

我随《农民战争》^①同时寄去的《灯笼》，小燕妮收到没有？

如果罗什弗尔在本星期出不了一号成功的《灯笼》，那他就无可救药了。法国政府正在尽人力之所能使另一些人变得机智起来。

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4年9月1日于奥地利卡尔斯巴德^②
城堡山日耳曼尼亚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到星期三^③我来这里就满两个星期了，我的火药，也就是钱正

①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编者注

②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③ 9月2日。——编者注

好还够再用一星期。如果你给我写信，请按上述地址，但信封上写：爱琳娜·马克思小姐。治疗对杜西非常有效；我自己感到好一些，不过仍旧没有摆脱失眠。

我们两人严格遵守生活制度。早晨六点到各自的矿泉去，在那里我必须喝七杯水。每喝完一杯就休息十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来回散散步；喝完最后一杯以后，散步一个来小时，最后喝咖啡。晚上临睡以前，还要喝一杯凉水。

我暂时只能喝尘世的饮料——白水；杜西倒每天喝一杯比尔森啤酒，这真使我羡慕。我的医生是库格曼推荐的，他是奥地利人，举止言谈都很象著名的塞西利亚将军，他最初因为我留在这里而有些不安。按照他的忠告，我是用伦敦的“食利者”查理·马克思这个名义登记的。这个“食利者”带来的后果是，我必须替自己，还要替爱琳娜向可敬的市财库交双份疗养税，然而却消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但是，昨天我的身分被维也纳爱造谣的《喷泉报》（疗养区的报纸）揭露了，跟我一起的波兰的爱国者普拉特伯爵（善良的天主教徒，自由派贵族）被当作“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但现在这样做大概已经晚了，因为我已有市里的交付疗养税的收据。本来我也可以住在比库格曼为我安置的省钱得多的地方，但是在我这种特殊情况下，为了保持显贵的外表，这样做是有利的，也许甚至是必要的。不管在什么条件下——虽然库格曼还不知道这点——在返回时，我决不取道汉诺威，而宁可象我来时一样走南路。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使我感到讨厌，这使他毫无理由地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我可能要在卡尔斯巴德呆五个星期。

这里的近郊很美丽，在绿树成林的花冈石山上散步，是不会感

到厌倦的。然而,树林中没有一只鸟。鸟儿是健康的,因而不喜欢矿泉的水蒸汽。

但愿小燕妮已经好一些。

代我向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 摩尔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卡尔斯巴德^①

1874年9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经过极其艰险但又非常美妙的航行——海浪高达二十英尺,我们已于昨天夜里,或者更确切些说,今天凌晨二时,平安地回来了¹¹⁹。燕妮起初有点晕船,呕吐以后就觉得好些,她一直呆在甲板上一个避风的地方。现在她的主要痛苦是睡眠不正常,这个可怜的孩子整夜思念着自己死去的小孩^②,简直毫无办法。

上星期日^③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寄到库格曼家,并寄去一张开在他名下的三十英镑横线支票。如果这张支票不能兑现,请电告白恩士小姐:“支票退回”,你就把它寄给我或带回来,我将给你寄去银行券。这是作最坏的打算,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我想,支票收到后一切都会顺利的。如果这笔钱不够用,请写信来,我再给你寄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沙尔·龙格。——编者注

③ 8月30日。——编者注

去，从这里看到的你的来信^①判断，我担心会不够。无论如何，你应当继续治疗，直到医生认为不必再治的时候为止。以防万一，再附上正巧还留在我手头的两张五英镑银行券，这是前半截，后半截过几天再寄去。银行券号码见信末。

梅萨的信也看到了——这真是出人意外的好消息，非常可喜。

由于矿泉水不可避免地产生刺激作用，治疗起初使你失眠加重，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如果你把这点告诉医生，他就会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处方，并注意使情况不致发展得过于严重。

燕妮在本星期，好象是星期二或星期三，曾写信给杜西，大概已经寄到了。

燕妮经过极为艰苦的旅行，没有感到任何不良后果，甚至星期二在敞篷车上两小时的冒雨旅行——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了雨——也顺利地过来了。不过，她用伞、雨衣和披巾保护得很好。总的说来，直到最后几天，我们那里一直是好天气，而大陆上大概在连绵不断地下雨。

泽稷岛从我们上次去后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盖了许多房子，雅致的别墅，大型的旅馆。物价几乎和英国一样高昂，市场上一切都涨价了，伦敦市场也影响这里的物价上涨。法语在迅速地消失，甚至农村的孩子们彼此间讲话也几乎只用英语，三十岁以下的年青人几乎全讲英语，而不带任何法国口音。只有年老的贵族还坚持讲法语。现在那里也有两条不长的铁路，火车上听不到一句法语。到了游览季节，五个不同的公司每天都组织岛上游览，我们也去了一次，同去的有一百五十多人，分坐了八九个车厢。人群

^① 见本卷第116—117页。——编者注

中有小市民、职员、志愿兵和假绅士，这些假绅士足以使人发笑，有时又使人发怒。真正的不列颠人在泽稷岛的这种旅行中，抛弃了自己矫揉造作、过分拘泥的那一套，但在吃份饭的时候，却又非常认真地保持那种风度。英国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暴发户——未必可以称他们为阶层——积累的资财日益增多，奢侈和摆阔气的作风也随之盛行，这点从泽稷岛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正是因为泽稷岛被认为是还算省钱的，也就是说还不算时髦的小岛。看来，泽稷岛游览者的体面程度在逐年降低——我们在兰兹格特也同样看到这种情形，在那里，没有比不幸的理发师（4月里他曾把我们的头发剪得很短）对此发出的怨声更高的了。

“先生，现在放开我吧”，——我还有一大堆东西要写，而且这封信也该发了，因为要寄挂号信。衷心问候杜西以及温采尔^①。

你的 将军^②

附上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前半截。二英镑五先令 D/67 77773
和 4，伦敦，1874年7月13日。

① 库格曼的绰号。——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74 年 9 月 18 日于卡尔斯巴德^①

亲爱的弗雷德:

我们将于星期一^② 启程, 经莱比锡去汉堡¹²², 在莱比锡将稍事逗留, 去看看威廉^③。

你知道, 我是十分懒于动笔的, 但这次一直没有写信却不是这个原因。头三个星期我**几乎整夜失眠**, 再加上这里过于紧张, 这就是全部原因。

虽然只是每天早晨喝矿泉水 (晚上临睡前送一杯凉的特种矿泉水到住所来), 但整天就象在一台机器里似的, 几乎一分钟也不停地在转动。

早晨五点或五点半起床。然后相继喝六杯各种各样的矿泉水。两杯之间至少相隔十五分钟。

接着准备早餐, 为此必须先买些适合治疗的点心。然后至少散步一小时, 末了到郊区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 这里的咖啡好极了。以后就在附近的山上散步, 约在十二点钟回住所, 并且每隔一天还要洗一次澡, 这又占去一小时。盥洗之后, 就在一家旅馆里吃午饭。

饭后严禁午睡 (饭前准许), 这是正确的, 我试过一次以后就完

① 捷克称作: 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9 月 21 日。——编者注

③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全相信了。因此又去漫游,有时步行,有时乘马车。晚上六到八点回卡尔斯巴德,吃点清淡的晚饭,然后就寝。剧院(它和其他娱乐场所一样总是在九点左右散场)、音乐会、阅览室给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由于矿泉水的作用,我变得极易动怒。因此你可以理解,很长时期来库格曼使我难以忍受。出于好意,他把我的房间安排在他和杜西的房间之间,这样,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而对那帮纠缠不休的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的庸俗男女,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①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②)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

同西蒙·多伊奇(就是那个在巴黎曾和我有过争吵的人,他在这里马上找到了我)的交往非常愉快。医务人员中有一半也很快聚集在我和我女儿^③的周围——这些人对我极为合适,因为在这里我应当少想而多笑。柏林的画家克尼勒也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② 9月13日。——编者注

③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关于我同汉斯·海林-库格曼的奇遇中的某些趣事，到伦敦以后再谈。

“关于奥地利事态”的细节听得越多，就越加确信，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末日。

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重减了四磅（海关的磅秤），甚至可以用手摸到，肝肿大已消失。我相信我在卡尔斯巴德已经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至少能维持一年。如果能在汉堡的迈斯纳处读到你写的几行字，我将非常高兴。

杜西和我衷心问候莉希夫人和彭普斯。

你的 摩尔

我被邀去伊施耳（是《维也纳医学报》出版者克劳斯医生邀请的），奥本海姆先生（库格曼夫人的兄弟，是个很和蔼的人）还邀请我去布拉格，但是人到一定时候就老想回家。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汉 堡¹²²

1874年9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来自卡尔斯巴德^①的消息曾使我怀疑，你是否还能在那里收到信，不然我早就给你写信了。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得知卡尔斯巴德对你有益,十分高兴。只要肝正常,本来失调的和因治疗而愈益兴奋的神经系统也就会逐渐复原。你自然还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治疗并从卡尔斯巴德带来这方面的医嘱。你们不从德勒斯顿那条路走,是毫无道理的,从那条路走要有趣得多,现在作短期的旅游对你恰恰很有好处。不过还有时间从汉堡去霍尔施坦沿海一带看看,你无论如何应在那里逗留几天,那个地方很美丽。如果你需要钱,可向迈斯纳借,我们从这里还他。

你将在《泰晤士报》上看到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道,这显然是温菲尔德(或者叫作在海牙呆过的人)写的。这个场面真是可怜,十四个人,除两个德国的拉萨尔分子(法兰克福的弗罗梅和 ? ①)、施维茨格贝耳、一个西班牙人果梅斯和埃卡留斯外全是比利时人¹²³。罗沙给我们寄来了布鲁塞尔小报《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是关于这一小伙人的极有趣的记述。

其次,两个肖伊^②和好吵闹的弗兰克尔几乎把我们这里的德意志共产主义协会^③断送掉。由于渴望进行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处所召开了公众集会并邀请了齐林斯基之流的拉萨尔匪帮参加,而这帮人是他们两年前费了很大力气才赶出去的!我得知此事已经太晚了。我斥责了弗兰克尔并给了他一些指示,不用说,他做的恰恰相反。果然不出所料,齐林斯基拉了五六十人来(协会本身的人未必有十个!),把自己的人安插进会议主席团,于是他们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最后事情就拖下来了,这样,一切总还算顺利,但并未完结。由于我还没有见到列斯纳(看来,他也是心中有

① 克尔施滕。——编者注

② 亨利希·肖伊和安得列阿斯·肖伊。——编者注

③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愧，否则他就来了），所以我没有得到关于事情经过的确切情报。弗兰克尔很为他的业绩感到惭愧，而你的夫人狠狠地痛斥了他一番。看来肖伊兄弟俩是忍不住要去管闲事的人。

你在莱比锡可能见到布洛斯，他明天或后天将恢复自由，不管怎样你会听说，科伦工人打算出版一份日报，而布洛斯曾来问过我，可否把它定名为《新莱茵报》，布洛斯将任编辑。这是在你刚到卡尔斯巴德后不久的事，那时还没有接到你的任何音信，不可能同你商量，所以必须暂且由我来决定。考虑到这是第一次以应有的方式来同我们洽谈，其次，由于科伦只是一个外省的城市，我们今后也未必会在某个时候再出版《新莱茵报》，我——就我个人来讲——对此不表示反对，并且还说，估计你也会同意。我把燕妮^①当作你的代表，同她商量了一下，她也是这个意见。如果我们拒绝的话，会给莱茵工人以极不愉快的印象。不过，你如有疑问，也还来得及收回诺言。

威廉^②编辑的《人民国家报》，由于只是为了充塞篇幅而毫无批判地刊载各种材料，现在变得越来越枯燥和糟糕了。只是偶尔有点可看的東西。

我正埋头研究关于本质的理论。从泽稷岛回来后，我在这里找到了丁铎尔和赫胥黎在拜尔法斯特的演说¹²⁴，其中再次暴露出这些人完全没有能力认识自在之物，因而渴求一种解救的哲学。这使我在排除了头一个星期的各种干扰之后，重新投入辩证法的研究。虽然大《逻辑》^③触及事物的辩证本质要深刻得多，自然科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编者注

学家有限的智力却只能利用它的个别地方。相反，《全书》^①中的论述似乎是为这些人写的，例证大都取自自然科学领域并极有说服力，此外由于论述比较通俗，因而唯心主义较少。我不能也不想使这些先生免遭研究黑格尔本身的惩罚，所以说这里是真正的宝藏，况且老头子给他们提出了现在也还很伤脑筋的难题。不过，丁铎尔的开幕词是迄今为止在英国的这类集会上所发表的最大胆的演说，它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恐惧。显然，海克尔的远为坚决的姿态使他不能入睡。我这里有一份一字不差地登在《自然界》上的演说全文，你可以读一读。他对伊壁鸠鲁的推崇会使你发笑。毫无疑问，就回到真正合理的自然观而论，在英国这里要比在德国认真得多，在这里不是到叔本华和哈特曼那里去，而至少是到伊壁鸠鲁、笛卡儿、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对他们说来，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自然依旧是禁果。

在纽约，阴谋家和吹牛家在总委员会中获得了多数，左尔格已辞职^②，并且完全退出了。这样更好。现在我们对已经逐渐衰落的事业不再负任何责任了。会议记录在我们手里，真是幸运！

至于重要的政治问题，幸而现在我们可以听其自然了，等你回来后还有够你笑的时候哩！

总的说来，现在这里一切都正常。燕妮前天的气色很好，情绪也很高。符卢勃列夫斯基好一些了，他作了电疗。没有说要截去手臂，只是谈到要割去一块肌肉，大概其中长了神经末梢，引起疼痛。但是，看来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恰好在紧要关头收到我们的钱。

①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43页。——编者注

代我向迈斯纳致良好的祝愿,关于其他事情最近将给他写信。
衷心问候杜西。再见。

你的 弗·恩·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70年7月—1874年12月

1870年

1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0年7月26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

阁下：

首先应当向您表示歉意，回信耽搁了。您的信是星期四^①晚上六点钟收到的，而当时我已离开伦敦去城外。

无论如何，我不能参与发表公开的宣言¹⁵，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我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委托我写一篇类似的宣言^②。宣言已经写好，已提付讨论，并于上星期二一致通过。宣言本应于今天登在《泰晤士报》上，不过，由于有一段抨击了俄国，大概被压下来了。但毕竟有希望登在《派尔-麦尔》上¹²⁵。巴黎现在正处于戒严状态。在西欧其他国家以及合众国，我们都有自己的机关报。

① 7月21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如果宣言在这里发表,那您会发现,尽管我们的社会见解多么不同,宣言所阐述的**政治**观点(这是首先要涉及到的)是同您的观点一致的。无论如何,我坚信,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纠纷的复活和现今整个外交的真正力量。

不过,我准备进一步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请来信告诉我,您是否愿意到我这里来和什么时候来,或者什么时候我可以在您家里见到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和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70年7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应当原谅我很久没有写回信。你们知道,我很怕热。炎热把我的精力完全消耗了。此外,我的事情太多:德国“朋友们”象发射多管炮似的纷纷给我来信,而在目前情况下,我又不能不立即给他们回信。

当然,你们很想听到一些有关战争的情况。毫无疑问,路·波拿巴已经错过了他初期的良好机会。你们明白,他原先的计划是出其不意地袭击普鲁士人,并靠这种突然性来保证对普鲁士人的优势。的确,法军进入战斗准备状态要比普军容易得多,因为法军目前全部是由基干兵组成的,而在普军中,后备军里的非军事人员

占着相当的分量。所以,假如波拿巴象他起初打算的那样,用即使是半集中起来的兵力迅速出击,那末他也可能出其不意地占领美因兹要塞,同时向维尔茨堡方向推进,从而切断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联系,使敌人营垒惊慌失措。然而,他错过了这一机会。他看到了德国这场战争的明显的**民族**特征,并对南德意志一致地、迅速地、毫不迟疑地归附普鲁士感到震惊。他的一贯的犹豫不决占了上风,这是很符合于他这个策划政变和全民投票的阴谋家的老行业的。但是这种方法用在战场上是不行的,战争要求迅速而果断地作出决定。他放弃了他原先的计划,决定集中自己的全部武装力量。这样一来,他就**丧失了他所拥有的主动性**即突然性这一**优势**,而普鲁士人则**赢得了**动员自己的部队所需要的时间。因此,可以说,波拿巴一开始作战就已打了败仗。

但是,目前不管起初的事态怎样,战争将是非常激烈的。即使法国初获大胜,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法军在自己的途程上很快就会遇到三个准备长期防守的大要塞——美因兹、科布伦茨和科伦。归根到底,普鲁士比波拿巴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甚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普鲁士在这个或那个地方越过法国边境,使“祖国的神圣领土”——立法团的沙文主义者认为,这种“神圣领土”就在莱茵河的法国一岸——成为作战区!

两个民族使我想起有关两个俄国贵族的笑话,这两个贵族由他们的两个农奴犹太人跟随着。贵族甲打了贵族乙的犹太人,贵族乙回答说:“既然你打了我的犹太人,我就要打你的犹太人。”看来,两个民族都顺从它们自己的专制君主,容许本民族去攻打另一个民族的专制君主。

在德国,战争被视为**民族**战争,因为这是防御性的战争。资产

阶级(更不用说土容克地主)在表示自己的忠顺方面大显身手。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回到了1812年和这以后的年代了,喊着那些年代的口号:“为上帝、国王和祖国而战”,念着老驴阿伦特的诗句:“德国人的祖国,它意味着什么!”^①

根据十二月的英雄^②的命令唱《马赛曲》,自然就象第二帝国的整个历史一样,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然而,这表明他感觉到,《向叙利亚进发》^③现在是不宜唱了。与此同时,可恶的老驴威廉·“亚涅山大”^④却和右边的“强盗”俾斯麦、左边的“密探”施梯伯一起唱着《耶稣保佑我》^⑤!

这两种情形都是令人厌恶的。

然而,令人宽慰的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工人们都在进行抗议。的确,两国国内的阶级战争非常发展,以致任何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不能长期地使历史的车轮倒退。相反,我认为,现时的战争将会产生双方的“官方人士”完全意料不到的结局。

附上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报》的剪报两份。你们可以看到,他和倍倍尔在国会的表现非常出色。¹²⁶

我个人则希望双方,即普鲁士人和法国人去厮打,同时也希望——依我的看法,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德国人占上风。我之所以希望这样,是因为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命,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

① 恩·摩·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③ 指威廉一世。原文《Annexander》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结合词,它由《Annexion》(“兼并”)和《Alexander》(“亚历山大”)两词组成。“亚历山大”暗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编者注

英国的上层阶级现在对波拿巴充满着道义上的愤慨，而十八年来他们一直对波拿巴卑躬屈膝。当时他们需要他作为他们的特权、地租和利润的救星。而同时，他们也知道，这个人是在火山上的，而这种令人不快的地位迫使他周期性地破坏和平，并使他——加之他还是一个钻营之徒——成为令人厌恶的伙伴。现在，他们则希望庄严的、新教的、俄国所支持的普鲁士来充当扼杀欧洲革命的刽子手的角色。普鲁士对他们来说是更可靠和更威风的宪兵。

至于英国的工人，他们憎恨波拿巴要比憎恨俾斯麦更甚，主要是因为波拿巴是一个侵略者。同时，他们也说：“你们这两家倒霉的人家！”^①如果英国的寡头们要参加反法战争（看来他们颇有这种倾向），那末，在伦敦有人会敲起警钟的。我本人正在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便通过**国际**来支持这种“中立”精神，并打乱英国工人阶级的“**被收买的**”（被“有威望的人士”所收买的）首领们的计划，因为这些首领们正竭力把英国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但愿对筑垒地区的住房所采取的措施不致危及你们。²⁷

多多地吻我可爱的小施纳普斯^②。

忠实于你们的 老尼克^③

①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一场。——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3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0年7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①：

给你寄去载有总委员会宣言^②的7月28日的《派尔-麦尔新闻》剪报一份。

请在《人民国家报》上刊载的**译文**中注明，你收到的是宣言的**英文本**。这样我们的其他通讯员就会明白，我们没有时间给他们寄译文了。

星期二^③，我把你和倍倍尔在国会的抗议书译成英文给了总委员会。抗议书在总委员会里大受赞扬。⁴⁶

还有一件事。卡尔·布林德先生在体育馆举行的德国人集会上发表了爱国主义的演说；这个小丑在演说中，把他这个德意志的布鲁土斯在战争期间将自己的共和主义献到祖国的祭坛上这件事，说成是极其重要的、震撼世界的事件。此为第一幕。

第二幕。卡尔·布林德亲自在伦敦的《德意志邮报》上把上述群众集会加以渲染，同时，照例地把出席人数、大会的意义等等胡

① 图书馆(英语: «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③ 7月26日。——编者注

吹一通。

第三幕。卡尔·布林德在《每日新闻》上刊登一封**匿名信**，信中令人神往地描述**卡尔·布林德**在体育馆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说对整个德国所产生的惊人影响。他写道，所有的德国报纸都转载了他的演说。其中一家，即柏林的《人民报》**居然(!)**全文刊载(这个家伙是《人民报》的记者)。维也纳各报也没有忽视这一重大事件(这个家伙就这件事亲自给《新自由报》写了一篇通讯)。

无数事例表明这个侏儒企图在英国人面前充当德国的马志尼的角色，这是其中之一例。

祝好。

你的 卡·马·

4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0年8月2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贝克尔：

好久没有写信，只是因为没有时间。希望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足以使我们相互确信我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①，我暂时只寄给《平等报》，因为我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知道，这对《先驱》来说已经晚了。今天我正等着校样，以便给你本人寄去。

荣克在翻译代表大会的议程（寄给《先驱》）中出了一系列错误。

第一项应为：“**关于取消国债的必要性问题**。讨论赔偿权问题。”

第二项应为：“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项应为：“把发行银行变为国家银行。”

第五项应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

其实，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人民国家报**》上看到¹²⁷。

其次，关于代表大会，在目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在**美因兹**举行。比利时人建议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确信，在情况尚未好转之前，代表大会应当**延期**召开。

第一，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的基础很薄弱，而重要的是代表大会应当在**国际**已经深深扎根的国家里召开。

第二，在现时战争造成的经费缺乏的情况下，德国人不可能派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派出一人。法国人没有护照，即未经当局许可，不能离开本国。我们的法国支部遭到破坏，一些久经考验的人不是逃亡，就是被关入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会重演在瑞士演出过的滑稽剧¹²⁸。某些阴谋家在阿姆斯特丹可能拼凑虚假的多数。为了玩弄这些诡计，**他们总是能找到必要的资金**。从哪儿来？这是他们的秘密。

另一方面，根据章程第三条规定，总委员会不能**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然而在目前的**非常**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得

到各支部的必要支持，它是能够对此承担责任的。¹²⁹ 因此我们希望，无论是瑞士德语区小组，还是日内瓦罗曼语区小组，都能在这方面**正式**提出附有理由的建议。

如你所知，巴枯宁在比利时总委员会中有其驯服的工具——空谈家**安斯**。我以自己的名义——因为当时比利时书记的职位空缺——把对巴枯宁的揭露和评论附在1月初总委员会关于《平等报》等等所发出的通告信^①里。安斯对此给总委员会写了一封针对我本人的极其粗暴的信（他谈到了我“攻击巴枯宁的**不正当的手段**”），对此我也给予了相应的回答。昨天，比利时总委员会给我们写来一封充满指责的正式信件，看来，这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例如，信里写道：比利时总委员会决定委托代表们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追究我们对我们关于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②的责任。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去干预这种瑞士的地方事务！说来也奇怪，这和巴黎“联合会”一样，是布鲁塞尔人自己**直接**要求我们干预的！真是健忘！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不得不在特别通告里更加详细地论证我们的决议。所以，如果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同盟的阴谋诡计和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以及瑞士内部争吵的准确情报，我将非常感激。

我已收到了日内瓦俄国朋友的来信¹⁴。请代我向他们表示谢意。

如果他们能写一本关于巴枯宁的小册子，那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必须在**最近**就写好。如果这样，他们就用不着给我寄有

①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关巴枯宁的阴谋活动的新材料了。

他们问我，巴枯宁在1848年干了些什么？他在1843—1848年住在巴黎期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革命一开始，他就到布勒斯劳^①去了，在那里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当中替当时已经成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死敌的**阿尔诺德·卢格**竞选（选入法兰克福议会）。后来——1848年——他在布拉格组织了泛斯拉夫主义者代表大会¹³⁰。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曾指责他，说他在那里耍两面派。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他在那里（从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朋友们的观点来看）犯了什么错误的话，在我看来，那也是“无意的”。1849年初，巴枯宁发表了一篇宣言（小册子）¹³¹——温情脉脉的泛斯拉夫主义！从他在革命期间的活动中可以举出的唯一值得称道的事，是他参加了1849年5月的德勒斯顿起义¹³²。

他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的言论^②对判断他的为人是十分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在《钟声》上和登在《未来报》上的波克罕的《俄国来信》¹³³中都有充分的材料，这些东西你大概都有。请告诉俄国朋友们，他们信中所揭发的人^③并没有在这里露面，他们委托的有关波克罕的事我已经办了¹³⁴，要是他们当中有谁能到这里来，我将非常高兴。最后，如果他们能寄一本刚刚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四卷**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书款我将给他们邮寄去。

你在最近一期《先驱》上发表的有关战争的文章^④写得很好，我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米·巴枯宁《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编者注

③ 谢列布廉尼科夫。——编者注

④ [约·贝克尔]《人民战争》。——编者注

们全家都很赞赏,并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再见。

你的 卡尔·马克思

附上的校样在个别印错的地方已作了修改。所以,根据这份校样翻译比根据寄给《平等报》的那份更好。

5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0年8月2日[于伦敦]

阁下:

我在8月1日《号召报》上的一篇7月27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通讯中读到下面一段话:

“满城都是被收买来支持好战精神和反法情绪的人……〈原文如此!〉^①同时,从伦敦寄给《法兰克福报》的一封信中有非常有趣的证明。旅居伦敦的法国人打算发表反对这场拿破仑式的战争的宣言,为此邀请了旅居伦敦的著名的德国共和主义者。德国人似乎拒绝参加他们的抗议,并声明这次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

这篇虚假报道是《法兰克福报》记者布林德搞的,它歪曲了您所发起的“集会”的真相。

我想,您如果在《号召报》(编辑部地址:巴黎瓦卢瓦街18号)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上给予驳斥，就能最好地达到您原先提出的目的。

您的 卡·马克思

6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0年8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先生：

寄上我的**最后通牒**——“附言”，希望它能使您满意^①。再多我也做不到了。

您的 卡·马·

«I agree with the above address so far as its general sentiments coincide with the manifesto on the war issu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我只在下述限度内同意以上发表的宣言，即该宣言的精神总的来说符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宣言。”

① 见本卷第27页。——编者注

7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¹³⁵

伦 敦

1870年8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请把您的宣言¹⁵寄给我的朋友路·西·波克罕看一看，他家的地址是：西区肯辛顿区不伦瑞克花园10号。

衷心问候女士们。

您的 卡尔·马克思

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0年8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附上总委员会关于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两项决议的“十分清晰”的副本^①。

请写信给培列，让他把这两项决议刊登出来。这是回答《团结报》的最好的办法。²⁴

他们不必说这是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发表的；他们有权这样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做，因为在总委员会决议的初稿里明确规定这些决议是要公布的¹³⁶。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9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0年8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Iterum Crispinus^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允许您将他的名字签在宣言上，但是**注意：必须附有和我在签名时提出的完全相同的保留条件。**^②

您的 卡·马·

赫·伊·路特希尔德，商人（德国人，即普鲁士人），答应在**同样条件下**签名。

顺便说一下，指出这次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那个地方，尽管用的是十分巧妙的、委婉的词句，仍然保留！

① Ecce iterum Crispinus——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篇的开头），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2页。——编者注

1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¹³⁷

伦 敦

1870年8月12日于兰兹格特市
哈兹街36号

亲爱的荣克：

寄去下列文件以便提交总委员会：

（1）日内瓦的德语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将给您寄去同样内容的文件）。

（2）还有我从不伦瑞克接到的决议的副本；原件我不寄给您了，因为那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琐事，我必须给予答复。

我感觉很不舒服，但海滨的空气也许会对我有益。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11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兰 兹 格 特

1870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今天我到银行去了，就是我曾叫斯密斯去查询的那家银行，在那里偶然听说他终于屈尊去进行了查询，而给他的答复（如果需

要, 银行准备以十倍的数目替我担保), 大概会使他满意的。¹⁶ 这样, 可能我很快就会听到他的消息。我非常高兴, 我现在不必写信给这个愚蠢的房产主贵人了, 他的产业在波尔顿附近, 在工厂的烟雾弥漫之中, 看来是很小的。这个家伙可能现在正在附近的沼泽地带打沙鸡, 也正是这个时候他乐意同租赁人进行事务通信。而在此以前, 这头蠢驴显然是在摆架子。

在法国目前的情况下, 不管哪一天都可能来个天翻地覆, 也许就发生在一两个星期之内, 因此租一所房子, 以三年半为期, 并加以修缮, 这自然是件冒险的事, 但又必须冒这个险。我以为, 奥尔良派现在正期望一个象 1848 年那样的受他们操纵的临时共和国, 而且使这个共和国因签订和约而出丑, 那时候王冠就会落在他们奥尔良王朝这个现在唯一可能的王朝头上。但是, 这套把戏可能不会得逞。

最糟糕的是, 巴黎一旦发生真正的革命运动, 由谁来领导呢? 最有声望和唯一合适的是罗什弗尔; 布朗基看来已被人遗忘了。

幸而巴尔贝斯已经死了。“党内的大胡子”又会把一切都搞糟的。好吧, 等着瞧吧!

我的那些文章^①很走运: 我在**适当**时机作出的某些小小的预言都及时地见报, 而**第二天**就为最新消息所证实。象这样的事是很侥幸的, 不过这使庸人们极为敬佩。

不久前出现的那篇署名“冯·通德尔-滕-特龙克”的文章不知作者是谁? 这篇文章非常直率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了英国的庸人。¹³⁸ 总的说来, 英国人现在突然发现了德国人的高尚素质, 他们现在都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至(八)》。——编者注

责骂波拿巴，而在一个月以前还对他卑躬屈膝，真是妙不可言。再没有比“正派人”更下流的了。

可惜我今天没有时间再给杜西写信了。请告诉她，我这几天就写信给库格曼并将答应东西随信附去。¹³⁹

我和我的妻子^①衷心问候你们大家，希望海滨的治疗对你们大有好处。

您的 弗·恩格斯

1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¹⁴⁰

霍布根

1870年9月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1号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我很久没有给您回信，有两方面的原因：先是太忙，后来又病得很厉害。8月初医生让我到海滨去²⁸。但在那里，坐骨神经痛剧烈发作，弄得我几个星期都直不了腰。昨天我才又回到伦敦，但是还远未痊愈。

首先十分感谢您寄来的东西，特别是那份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劳动问题统计资料¹⁴¹。

现在简短地答复一下您几次来信提出的问题。

休谟曾受委托在美国人中间进行宣传，但是他超越了自己的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权限。下星期二我将把这件事报告总委员会，把他的那些“会员卡”也拿出来展示。¹⁴²

至于美国的“书记职务”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是那里的**德国人**支部的书记，杜邦是**法国人**支部的书记，埃卡留斯是**美国人**的和讲英语那部分人的支部的书记。因此，在我们的正式文件中，埃卡留斯被列为“美国书记”。否则我们就得采取不必要的烦琐办法，例如，我还要作为日内瓦的“**俄国人**支部的书记”签署，等等。不过，埃卡留斯本人就克吕泽烈的事¹⁴³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已经把情况完全说清楚了。

下星期我再给您寄去一包会员卡。

巴黎在战争时期的行为是可悲的，它在多次惨败之后仍然忍受着路易·波拿巴和西班牙冒险家欧仁妮^①的马木留克兵的统治，这说明法国人多么需要有一次悲痛的教训，才能重新激起他们的勇敢精神。

普鲁士蠢驴们不会了解，目前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德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正象 1866 年的战争曾导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一样。这是我所期待的德国从战争中得到的**最好结局**。除了同俄国结成同盟并屈从于俄国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普鲁士主义”。此外，第二次这样的战争将是俄国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助产婆。

很遗憾，一个我所不能理解的误会使我的朋友福格特对席利产生了错误的看法¹⁴⁴。席利不仅是我的一个最老的、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他还是一个极能干、极勇敢和极可靠的党员。

①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编者注

我很高兴，迈耶尔作为代表到辛辛那提去。¹⁴⁵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很想看看凯洛格写的关于货币的那部荒谬作品的原文¹⁴⁶（这同英国的布雷、格雷、布朗特·奥勃莱恩等人和法国的蒲鲁东的著作简直是一路货色）。这里找不到这本东西。

13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霍布根

1870年9月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迈耶尔：

匆匆（因为邮班现在就要截止）只写这几行。下星期再比较详细地给您写信。昨天从海滨回来，医生曾让我到那里去增强体质；可是，坐骨神经痛剧烈发作折磨了我几个星期。

我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答家里见到的一大堆信件；在我的这些邮务债主中，左尔格的信就有半打。您的信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只是在我把给左尔格的回信发出以后才见到它，所以未能根据您信中提出的意见修改那封信¹⁴⁷。

不过，不管怎样我都要写信给左尔格的，因为他给我寄来了报纸和劳动问题统计资料¹⁴¹（马萨诸塞州）以及对总委员会有用的关于休谟的消息和休谟制作的两张“国际会员卡”的样品¹⁴²，等等。

最后，不管情况怎样我都不能不去纠正我的朋友福格特对我的一个最老的和最亲密的朋友**席利**的错误印象¹⁴⁴。

我非常高兴，从左尔格最近的来信中得知您将作为代表去辛那提。¹⁴⁵

如果德国工人联合会任命了另外一个通讯员，那就需要把这件事**正式**通知我，以便向总委员会报告。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卡·马·

您能否告诉我西部铁路业和代表大会对它采取的行动等比较详细的情况？

14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0年9月4日于伦敦

十分匆忙。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于星期六^①才回到伦敦，因为太忙，不能接受您友好的邀请。

在您准备第四版¹⁵的时候，请用在法国通用的**正式**名称：“国际工人协会”，而不要用“国际**劳动者**协会”。

^① 9月3日。——编者注

我的预见毕竟是对的,帝国的结局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①。

您的 卡·马·

15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1870年9月12日[于伦敦]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奥·赛拉叶已作为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于上星期三^②前往巴黎。他认为他留在那里的职责不仅是参加防御工作,而且是影响我们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此人确实是个才智出众的人物。他的妻子^③今天得知他的决定。不幸,她带着一个婴儿,不仅一文不名,而且赛拉叶的债主还要她偿还十二英镑左右的债款,威胁要拍卖她的家具,把她赶到街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的朋友们决定帮助她,并为此冒昧地在这封信中也向您和您的朋友们求助。

您会看到,我上星期五提交给总委员会的、现在正在印刷的那篇宣言^④,在很多点上几乎同您的文章^⑤完全一致。

① 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② 9月7日。——编者注

③ 燕妮·赛拉叶。——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⑤ 爱·斯·比斯利《为法国申辩。告伦敦工人书》。——编者注

我认为巴黎将不得不投降，从我接到的来自巴黎的一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临时政府中某些有影响的成员已对这种事变作好准备。

赛拉叶今天来信说，唯一能阻止新的**六月起义**的是普鲁士人急速进军巴黎！只要外省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是巴黎陷落，法国也决不会灭亡。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给我拍来大量电报，谈的都是关于**英国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问题。的确，对法国说来，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这是目前能为法国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普鲁士国王^①象接待法国执政的君主一样正式接待波拿巴。他想恢复波拿巴的王位。在取得不列颠政府的承认之前，法兰西共和国是不能正式存在的。但是不能浪费时间。难道你们能容许你们的女王^②和你们的寡头们按照俾斯麦的指示来滥用英国的巨大影响吗？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顺便说一下，当前，英国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关于“我国防卫”的无稽之谈。一旦同普鲁士或大陆其他军事强国交战，你们唯一的可靠的进攻手段，就是截断他们的海上贸易。但是只有在恢复了你们的“海上权利”（这是由于内阁玩弄阴谋，未经国会批准，根据1856年巴黎和约而让给俄国的权利）之后，你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俄国认为这一条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在这次战争一开始就迫使普鲁士承认“巴黎协定”中这些条款的极端重要性。¹⁴⁸ 普鲁士自然是**非常乐意**这样做的。第一、它**没有**海军。第二、从大陆各军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维多利亚。——编者注

事强国的共同利益来说,自然要迫使英国这个欧洲唯一的海上强国从人道出发放弃海战的最主要手段。非人道的行动方式的特权(而哪一种战争能用“人道”方式进行!)保留在大陆强国的手里。此外,这种外交上的“慈悲”是以所有权(自然是海上的,而不是陆地上的)比人的生命更神圣为前提的。这就是陷入糊涂境地的英国工厂主和商人被有关海战的巴黎条款所愚弄的原因所在,这些条款对他们是无益的,因为美国没有接受。只有在同美国交战时,这种条件才会对英国的金融寡头具有某种意义。目前,普鲁士和俄国(它正悄悄地向印度推进)对英国所以采取鄙视态度,就是因为它们认为英国在陆地的进攻战中不会得手,而在它能左右一切的海战方面却解除了武装,或者更确切些说,由于克拉伦登按照帕麦斯顿的密令采取的专横行为而被解除了武装。如果明天你们宣布,巴黎和约的这些条件(即使不是用条约条款的形式表述出来)是一纸空文,我敢向您担保,大陆上的挑衅者的调子立即就会改变。

16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鲁塞尔

1870年9月1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随信附上我们的宣言^①两份,一份给《国际报》,另一份给《自由报》。我没有时间把它翻译出来,杜邦在曼彻斯特,而赛拉叶作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为总委员会的代表正在巴黎。我的时间都花在同德国通信和对英国工人进行宣传鼓动上了。

我们设在不伦瑞克的中央委员会于9月5日发表了《告德国工人》的宣言，反对兼并法国领土，主张同共和国签订和约⁶⁶。根据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一个卑鄙的普鲁士人，1866年在法兰克福因野蛮行为而臭名远扬¹⁴⁹）的命令，不仅没收了这篇宣言，而且逮捕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甚至逮捕了印刷宣言的不幸的印刷厂主人^①，并且象对待刑事罪犯那样，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一个城市勒特岑^②。⁷¹您知道，在法国人可能登陆的借口下，德国北部沿岸一带都宣布了戒严，因此这些军人老爷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逮捕、审讯和枪决。而在德国其他未宣布戒严的地方，普鲁士人也同样实行了为中产阶级所支持的压制各种独立见解的恐怖制度。德国工人却不顾这种恐怖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号叫，表现得非常出色。

可惜，对于我们的法国同志我不能这样说。他们的宣言是荒谬的⁶⁰。“撤回到莱茵河那边！”他们忘记了，德国人要是回老家的话，也用不着撤回到莱茵河那边，只要撤退到普法尔茨和莱茵省（普鲁士的省）就够了。您可以想象，俾斯麦的官方报纸会如何利用这种沙文主义的空话！这个宣言的整个调子是荒谬的，同国际的精神完全不符。

我没有时间把赛拉叶寄给我的信全部抄给您，但是下面的一段摘录就足以说明巴黎的情况。我们的责任是不要用幻想来安慰自己。

① 西韦尔斯。——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吉日茨科。——编者注

“不能想象,六年来一贯标榜国际主义、声称要消灭国界和不再承认‘外国人’这个概念的人,为了保持虚假的声望竟堕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而他们迟早将为此付出代价。当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气愤时,他们回答说,如果他们不这样讲,那早就见鬼去了!因此,他们认为,向这些不幸的人隐瞒法国的真相比拿自己的声望冒险去开导他们要更好些,而我觉得这种做法本来对我们法国要有利得多。况且,他们那种极端沙文主义的讲话会把**国际**置于什么境地!他们那种由于不幸的想象力而竭力想加以复活的深刻的民族纠纷不知道需要几代才能消除!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愚蠢,完全不是。他们和我一样清楚,他们向人民谄媚,就是欺骗人民,他们感觉到他们正在自己脚下挖坑,他们尤其害怕公开承认自己是国际的成员,而既然这是愚蠢的,那末他们也就只能拙劣地模仿1793年的革命了!”

我相信,在巴黎即将投降而且**必然**投降的时候,这一切都将消失。**回忆昔日的伟大**是法国人的不幸,甚至是工人的不幸!必须让事变把这种对过去的反动迷信一劳永逸地粉碎!

作为《团结报》附刊发表的宣言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¹⁵⁰。我很了解,那些鼓吹绝对放弃政治的人(似乎工人就是一些在广大的世界之外给自己创造小天地的僧侣),当历史的警钟一敲响的时候,总是要陷入资产阶级政治中去的。

英国的报纸除极少数外都已卖身投靠:大部分投靠俾斯麦,小部分投靠路·波拿巴,后者准备了足够的钱来大批地收买它们。然而我有办法来同普鲁士老爷们作殊死的战斗。

我们的巴黎朋友纷纷给我拍来电报,告诉我应当怎样在德国进行宣传。我想,我会比巴黎人知道得更清楚,应当如何对待我的同胞们。

如果您能写几行谈谈比利时的情况,我将非常感谢。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1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9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温采尔:

附上宣言^①。

我的时间全部被“国际的事务”占去了，以致从来不能在夜里三点钟以前睡觉。因此请原谅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②。

你的 卡·马·

18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0年9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附上我们的新宣言^①五十份。其中有些误刊，但不是意思上的错误。准备在再版时订正。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我们德国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不伦瑞克)于9月5日向德国工人发表了一篇宣言,反对兼并洛林和亚尔萨斯,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等等。⁶⁶ 根据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的命令,不仅没收了这篇宣言,而且逮捕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连同印刷这一宣言的不幸的印刷厂主人^①)并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勒特岑^②。⁷¹我立即将关于此事的报道^③寄给了伦敦各报,看他们是否刊登这些东西。

在昨天的大会上,击败那些被和平协会³²收买或者理论上十分幼稚的人们,完全是偶然的。星期二,正当我们在召开国际总委员会的通常的例行会议时,我们的朋友们从滨河路打电报来,要我们去搭救他们,因为否则他们在投票时会遭到失败。于是就发生了这一切⁷⁴。

请您原谅我没有早些给您回信。我忙于国际的事务……以致自我回来以后,从来不能在夜里三点钟以前睡觉。

李卜克内西由于糊涂没有把秘密地址告诉我,直接寄给他的所有信件都被警察机关没收了。

我准备给您找几号《人民国家报》,不过同以前给您寄去的那些一样,以后要还给我,因为我要用来选材料。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西韦尔斯。——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吉日茨科。——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编者注

19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¹⁵¹

日内瓦

1870年9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附上给《平等报》的总委员会宣言^①。明天你将收到由我翻译的**德文本**（因为这篇东西我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德文本上有几句关于德国的话，是专门对工人说的；英文本没有来得及加进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20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几天以前，我已将译本^②寄给《人民国家报》，因为此事比较紧急。但是**这个译本**有些地方作了修改。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指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德译本。——编者注

21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1870年9月16日于伦敦

阁下：

请原谅我又写信打扰您，但是，打仗就得象个打仗的样子。

国际总委员会两篇宣言^①所作的最坏的预测已经应验了。

普鲁士曾声明，它是同路易·波拿巴作战，而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但是现在它正同法国人民作战，而同波拿巴媾和。它泄露了机密。它声称要使路易·波拿巴或他的家族重新在土伊勒里宫复位。无耻的《泰晤士报》今天装模作样，认为这不过是谣言^②。它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是在柏林《国家通报》(普鲁士的《通报》)上刊载的。我从《科伦日报》这类半官方的普鲁士报纸上看到，忠于霍亨索伦王朝传统的威廉皇帝这头老驴已经跪倒在沙皇^③脚下，乞求沙皇大开宏恩，收用他这个奴才去反对土耳其人！近来，反动势力在德国开始嚣张。我已写信告诉您，这是从我们不伦瑞克的同志们身上下手的，把他们当作一般刑事罪犯，戴上镣铐，解往东部边境。⁷¹但这只是成百上千件事实中的一件。

在德国反对拿破仑第一的第一次独立战争^④以后，政府对所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1870年9月16日《泰晤士报》社论。——编者注

③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④ 1813—1814年的战争。——编者注

谓蛊惑者的野蛮残暴的迫害(die demagogischen Untersuchungen)持续了整整二十年之久!⁷³但那时,迫害只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才开始的。现在则在签订和约以前就开始了。

当时,迫害的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官僚和贵族的崇尚空谈的理想家和轻举妄动的年青人(大学学生)。现在迫害的则是工人阶级。

至于说到我,那末我对普鲁士政府的所有这些罪行都感到**高兴**。这些罪行将使德国激愤起来。依我看来,您现在应当做以下的事情: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虽然只在《派尔-麦尔》上全文刊载¹²⁵,但在其他许多报纸上刊载了宣言的摘要,甚至关于宣言的社论。这一次,虽然宣言已经送给伦敦的各家报纸,但是,除《派尔-麦尔》发表了极为简短的摘要外,竟没有一家报纸对它稍加注意。

(附带说一下,昨天如此“友好地”对待您的这家报纸¹⁵²,对我负有某种私人义务,因为我向它推荐了我的朋友恩格斯的《战争短评》。我这样做是根据 A. B. ^① 的建议,他有时在《派尔-麦尔》上暗中夹带一些关于国际的短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第二篇宣言在这家报纸上没有完全无声无息。)

在大陆上,公众已经习惯于认真地对待国际的宣言,时而这家报纸,时而那家报纸——甚至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甚至在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报纸,甚至现在在柏林——都加以全文转载,因此人们曾不止一次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不重视利用“自由的”伦敦报刊的可能性。自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卑鄙的行业已经完全卖身投

^① 梯布林。——编者注

靠,也未必会相信这一点;而威廉·科贝特早就把它斥为“叛卖的、无耻的和无知的”了。

我想,假如您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一篇关于国际、关于总委员会有关战争的宣言和关于这些典型的“自由的”英国报纸如何对待我们的文章,——而我将设法使您的文章也在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匈牙利、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我们的**报纸上转载,——那末您将对**国际**作出可能作出的最大帮助!¹⁵³ 这些英国报纸实际上比柏林的报纸更效忠于普鲁士警察机关。

拉法格正在波尔多办报^①,他向您和您的夫人致最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2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0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随信寄去《人民国家报》(第72—76号)和《人民意志报》(第34号),两者我都必须在下**星期一**^②以前收回。

我只是偶尔才收到《未来报》。恩格斯随身带来的那几号,正如他刚从曼彻斯特运来的所有其他家庭用具一样,还没有打开。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暂且不能**接受您的友好邀请。我首先要给

① 《国防报》。——编者注

② 9月26日。——编者注

恩格斯和他的家庭安置一下。

我完全**反对**您的中立化计划¹⁵⁴，并且已经按照这个意思对它（我从别人那里也已听说这个计划）发表了详尽的意见。

如果问题真是关系到德国军事安全的话，那末，拆除麦茨和斯特拉斯堡周围的工事也就足够了。

俾斯麦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也知道，在这个地区建立中立地带不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今后又势必要同法国媾和，这样得到的将**更少**，实际上，**什么也得不到**。这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措施。

其次，请您认真考虑一下，德国的所有反对派之所以成为一股相当大的力量并由于政府的迫害而日益壮大，仅仅是**因为**而且**恰恰是由于**它**严格地按原则**行事。

不仅工人们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象雅科比、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以至雅科布·费奈迭这样的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一旦这些带有各种色彩的反对派搞起外交来，那就一切都完了。他们通过外交是根本得不到什么的，只会由于自己的行为而丧失[……]① 权利声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兼并吧；我们则宣布这种兼并无效！

不过，现在的主要角色不是梯也尔，而是茹尔·法夫尔。拆除要塞的建议**最初**是在官方的《圣彼得堡报》上提出来的¹⁵⁵，并立即为法国临时政府所接受。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消除战争恶棍对漂亮的威廉^②的影响，那末这就是彼得堡的眼色。

您的 卡·马·

① 手稿此处不清。——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23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1870年10月19日[于伦敦]

阁下：

德亚克是反对工人的。他实际上是英国辉格党人的匈牙利版本。

至于里昂¹⁵⁶，我已收到了几封不宜发表的信。最初，一切都顺利。在国际支部的压力下，里昂在巴黎之先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立即建立了革命政府——**公社**，它的成员一部分是参加国际的工人，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用品入市税被立即废除了，而这是完全正确的。波拿巴派和教权派阴谋家们都被吓倒了。已采取了武装全民的坚决措施。资产阶级即使不是真正同情新秩序，至少已经开始默默地服从这种新秩序了。里昂的行动立刻得到马赛和土鲁斯的响应，在这些地方国际支部是很强的。

但是，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他们两人都是国际的成员，所以，不幸得很，他们有足够的影响把我们的朋友们引入歧途。市政厅被占领了一个短时间——颁布了愚蠢透顶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您知道，一个俄国人（资产阶级报纸说他是俾斯麦的代理人）想冒充**拯救法兰西委员会**的首领，这一事实本身就完全足以使舆论发生变化。至于克吕泽烈，那末，他的行为既象傻瓜又象胆小鬼。这两个人在遭到了失败以后都离开了里昂。

在卢昂,象在法国的其他大多数工业城市一样,国际的各个支部都效法里昂,坚持让工人正式参加“保卫委员会”⁶²。

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根据我从法国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整个资产阶级都宁愿让普鲁士占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取得胜利。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寄上我昨天收到的《纽约论坛报》一份。如果您读完后把它退还给我,我将非常感谢。其中有一篇关于国际的文章,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从风格和文笔来判断,可能是德纳先生写的。

此外,转寄给您三份《国防报》,这是拉法格给您的,他还向您问好。

24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 第

1870年1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伊曼特:

你的侄子^①于昨天早晨到达。你的信是今天收到的。但是,我们在家庭会议上决定:小伊曼特将在这里呆到星期三,然后乘轮船回去。

第一,关于启程的事,我们不愿意让他这样快就离开大家,而

^① 罗伯尔·伊曼特。——编者注

且稍事休息，对他本人也有好处。

第二，关于旅行的方式：他从南安普顿来时冻坏了，而乘火车去丹第（条件更坏，坐三等车）会把他累坏的，如果坐轮船的一等舱，他只要花二十先令，就能享受应份的暖气。

他是一个十分庄重和有教养的青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相信你会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我们的威廉——不是国王，而是威·李卜克内西——在他的《人民国家报》上大大地激怒了普鲁士人，虽然他以固有的局限性认为，如果对方说“白”，他就得说“黑”，反之亦然。因此，他把某个甘必大之流的全部空话当作了真话，而实际上却在经常地欺骗自己的读者，如象法国的统治者向法国人灌输欺骗性的消息一样。

同时，弗莱里格拉特先生成了民族自由主义庸人们的思想的主宰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他把向市民募集来的那笔钱装进了腰包，他就应当拿出点东西来。¹⁵⁷

25

马克思致荷兰和佛来米的国际会员

布鲁塞尔

[1870年12月3—9日之间于伦敦]

请我们的荷兰朋友们按期把自己的《工人报》、《阎王》、《未来

报》和安特卫普《工人报》等报刊寄给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地址如下：

英国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卡尔·马克思。

2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1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必须这样来理解我很久不给你写信的原因：在这场战争中，总委员会的绝大部分管外国通信的人都被吸引到法国去了，我不得不处理几乎所有的国际通信，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此外，目前在德国，特别是在北德意志联邦，尤其“特别”是在汉诺威，在“通信自由”占统治地位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把我对战争的看法写信告诉我的德国通信者，这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而在目前，除此以外还能写些什么呢？

譬如，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我们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我已经把它寄给你了。显然它已被没收。今天我把两篇宣言^①的合订本、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②和今天的《每日新闻》寄给你。因为这家报纸带有普鲁士色彩，这类东西也许能通得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过。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很能干而勇敢的人。他是伦敦大学的历史教授。

看来，不但波拿巴、他的将军们和他的军队已经成了德国的俘虏，而且千疮百孔的整个帝国制度也同他们一起适应于橡树和菩提树之国的气候了。

至于德国的资产者，他们那种征服者的醉态一点也不使我感到惊奇。首先，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夺取外国领土始终是“夺取”。此外，德国的资产者长期以来驯服地承受着他们的国君们、特别是霍亨索伦王朝的脚踢，如果变换一下位子，把这种脚踢加之于外国人，那末，德国的资产者是必然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已经使我们摆脱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战争已经给这帮人带来了可怕的结局。而这是一个重大的结果。战争也给了我们的教授们一个最好的机会，使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自己原来是一伙卑躬屈节的学究。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

在英国这里，战争爆发时，舆论是非常同情普鲁士的，现在却完全相反。例如，在咖啡馆里，唱《守卫在莱茵河上》的德国歌手都要被嘘下台来，而唱《马赛曲》的法国歌手却博得别人齐声伴唱。除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坚决同情、上流社会对明如白昼的俄普同盟的恼怒，以及普鲁士外交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以来所发出的无耻腔调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集制度、焚毁村庄、枪杀自由射手¹⁵⁸、扣留人质，以及令人想起三十年战争的种种暴行，在这里已经激起了公愤。当然，英国人在印度、牙买加等地也这样干过，可是法国人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更不是黑人，而普鲁士人

也不是“天生的”英国人！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们的常备军一旦被彻底消灭，而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话，那简直就是犯罪，这是一种真正的霍亨索伦的观念。事实上，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在堂堂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看来，简直是一个真正的眼中钉，这一点，可以从彼尔茨教授写的关于格奈泽瑙的历史著作^①中清楚地看出来，格奈泽瑙在他的《民军条例》中把自由射手战争变成了一种有系统的东西。¹⁵⁹ 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图而不按照圣谕作战，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到很伤脑筋。

但是，且看将来如何。法国的战争还可能有极其“不愉快的”转变。卢瓦尔军团¹⁶⁰的抵抗还在计算之“外”，而德国的军事力量目前向左右分散，仅仅是为了进行恐吓，可是，实际上，除了在各地激起防御力量，并且削弱进攻力量，不会有别的结果。炮轰巴黎的威胁也不过是一种阴谋诡计。根据概率论的一切规则，炮轰是根本不可能对巴黎这个城市本身发生严重影响的。即使毁坏了几处外围防御工事，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在被围的人数超过了包围的人数的情况下，那又有什么用呢？而如果被围的人进行特别出色的出击，迫使敌人躲在工事后面保卫自己，那末，在扮演的角色调换了位置的时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使巴黎挨饿倒是唯一的真正的办法。但是，如果这一期限拖得很长，从而使外省有时间组织军队和开展人民战争，那末，除了转移重心之外，也将一无所得。此外，即使在巴黎投降以后，少数人也不可能把它占领并把它控制住，而将要使大部分入侵者无法行动。

^① 格·亨·彼尔茨《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编者注

可是，不管战争怎样结束，它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

俄国和普鲁士对英国所使用的无耻腔调，可能会给它们带来完全出乎意外的不愉快的结果。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依照1856年的巴黎和约，英国**自己解除了武装**。¹⁴⁸英国是一个海上强国，它只能用海战的手段来同大陆的军事强国相抗衡。在这里，可靠的手段就是暂时破坏或中断大陆国家的海外贸易。这主要靠运用这样一个原则：劫夺中立国船上的敌对国货物。英国人在作为巴黎和约附件的所谓宣言中已放弃了这个海上权利（以及其他类似的权利）。这是克拉伦登按照亲俄派帕麦斯顿的密令进行的。但是这个宣言并不是条约本身的有机部分，也从来没有经过英国正式批准。如果俄国先生们和普鲁士人异想天开，以为因家族利益而普鲁士化了的女王^①的影响和格莱斯顿之流的资产阶级的怯懦心理，将会在决定性的时刻阻止约翰牛抛弃这个由他自己制造的“神圣障碍物”^②，那他们就失算了。而到那时，约翰牛在几星期内就能扼杀俄德两个国家的海外贸易。到那时，我们就将有机会看到彼得堡和柏林的外交家们的拉长了的脸和“极端爱国者们”的拉得更长的脸了。等着瞧吧！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③。

你的 卡·马·

又及：你能把文特霍尔斯特在国会的演说稿寄几份给我吗？

① 维多利亚。——编者注

② 见海涅《新春集·序章》。——编者注

③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27

恩格斯致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

伦 敦

[草稿]

[1870年]12月17日下午一点[于伦敦]

我的朋友奥斯渥特先生给我寄来了附上的信，他说，和往常一样，把票寄到《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去了，并请我替奥斯渥特夫人说个情，请该报评论一下她今天的音乐会或者至少派一位音乐评论员去听听她的演唱。我告诉他，我从来不这么做，甚至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做。但是他仍然坚持，而既然他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我只能说以下一点：如果您在这方面便于做点什么的话，就算是您对我的私人帮忙。我对音乐完全外行，因此不敢冒昧地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听说，懂音乐的人对奥斯渥特夫人的演唱十分赞赏。

28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1870年12月1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我们刚刚得到关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赫普纳昨天被捕的消

息。这是普鲁士的报复行为，因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早在普鲁士帝国出世以前，就使它遭受了道义上的失败。¹⁶¹ 的确，公开而坚定地捍卫我们的观点并非一件小事，他们两人在国会的英勇行为使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认为，这首先是出于一种渺小的报复心和要想消灭报纸^①的企图，也是为了剥夺他们再度当选的可能性；至于叛国的指控，那纯粹是虚构的。但是，普鲁士老爷们可能会大大失算，因为德国工人的真正出色的行动甚至曾经迫使施韦泽这个坏蛋服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暴力行为大概根本不会发生预期的作用，而只会引起相反的效果。德国工人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卓有远见和坚韧不拔，使他们一跃而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先驱，而您知道，这使我们感到何等的自豪。

然而，我们有责任尽力地关怀我们被捕的朋友及其在德国的家属，使他们免遭贫困，特别是现在，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本来就够扫兴的了。因此，随信附上五英镑的英格兰银行券“B/10 04841，伦敦，1870年10月12日”，请您和倍倍尔夫人分用这笔钱。

此外，附上这里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¹⁶² 为被捕的不伦瑞克人⁷¹ 的家属募集的七塔勒。关于这笔钱，请您在附去的收条上签字并将收条退还给我，以便使马克思能够向协会报告账目。

我的妻子^② 是一位具有革命信念的爱尔兰人，因此，您可以想象，昨天当被判刑的芬尼亚社社员获得赦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全家是多么高兴，尽管这是可怜的普鲁士式的赦免。¹⁶³ 可是，紧接

① 指《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着便传来了我们的德国朋友被捕的消息！

祝您健康，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不要气馁。普鲁士人和他们的俄国上司已经陷入了他们无法应付的境地。

致真挚的同情。

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全家问候您并向孩子们衷心问好。

1871年

29

马克思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1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国际总委员会已在为受普鲁士政府迫害的德国爱国者（名副其实的爱国者）的家属募捐。我给您寄去的头一笔款五英镑是供您和倍倍尔夫人用的。

头号诚实人这个伦敦骗人记者^①，无疑是此地普鲁士大使馆的警方人员¹⁶⁴，这些人都是按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⁶⁵时期的办法行事的。我们将跟踪侦查这个家伙，以便今后在这里的报刊上揭露这帮人的阴谋诡计，并以此来说明基督教-普鲁士-德意志道德发展的最新阶段。

我在今天收到的一号《人民国家报》上看到一篇短评，它又一次给予涅恰也夫先生以不应有的重视。¹⁶⁶ 这个涅恰也夫在欧洲报刊上所宣扬的他在俄国的功绩和苦难，全都是恬不知耻的谎言。

^① 指《德意志总汇报》编辑比德曼。这里是俏皮话：原文 Biedermann（比德曼）既有诚实人的意思，又是该编辑的姓。——编者注

我手头有证据。甚至此人的名字也不值一提。

我的妻子和女儿们^①向您、您的孩子们和李卜克内西致最衷心的问候。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3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月18日^②[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在昨天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彻底揭露了茹尔·法夫尔的往事。现把有关他的反革命活动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寄给您。¹⁶⁷

总委员会昨天还通过一项决议,委托您给瑞士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机关报《邮袋报》的编辑写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1)这些协会及其机关报《邮袋报》对**国际工人协会**持什么态度?

(2)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给总委员会寄过一次会费。

(3)它们的机关报《邮袋报》为德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辩解,这是同总委员会的宣言^③根本抵触的,它们甚至连宣言的摘要

①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原稿为:“17日”。——编者注

③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也没有发表。

(4)如果它们坚持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见第2条),并坚持对符合**国际**章程的总委员会的政策持反对立场(见第3条),那末,总委员会就要行使巴塞尔代表大会赋予它的权力,将它们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下届代表大会裁决。¹⁶⁸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拉登多夫不再担任《邮袋报》的编辑。您应当把信寄到《邮袋报》编辑部,地址是:“苏黎世,加森,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茹尔·法夫尔

茹尔·法夫尔是1848年6月27日臭名昭著的法令的起草人,根据这个法令,六月起义时被俘的成千上万的巴黎工人未经任何审讯(即使是形式上的审讯也没有),就被**流放**到阿尔及尔等地去服苦役。以后,他始终拒不同意共和党有时向制宪议会提出的关于大赦的提案。

茹尔·法夫尔是卡芬雅克将军在六月起义以后对法国工人阶级实行**恐怖统治**的最为声名狼藉的工具之一。他支持当时所有旨在取消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最卑鄙的法令。¹⁶⁹

1849年4月16日,茹尔·法夫尔作为议会委员会中的反革命多数派代表发言时,建议向路易·波拿巴提供他所要求的一百二十万法郎,作为**讨伐罗马共和国**之用。¹⁷⁰

31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纽 约

1871年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

在纽约建立所谓的中央委员会，我看很不好。¹⁷¹我曾竭力阻止总委员会承认它，但是，舍尔尼埃先生的来信使我无法再说了，从他的信中得知，此事的发起人是我们的法国书记^①杜邦——他是一个非常出色、但过于热心的人，由于热情有余，往往干出一些轻率的事情。这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他受到了总委员会的申斥，但事已如此。恩格斯（他现在住在这里）和我提醒您和福格特，按照我们的章程，只有在公然违背国际的章程和原则的情况下，总委员会才能行使否决权，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给各支部以行动自由和自治权的政策。只有处于帝国时期的特殊情况的法国曾经例外。因此，我们的朋友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伦敦这里同英国人一起工作，其中有些人是我们极不喜欢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想把国际当作乳牛来达到自己渺小的个人虚荣的目的。但是，我们必须强作欢颜。如果我们由于这些人就愤怒地离开，那末这只会加强他们的影响，而现在正因为有我们才使这种影响受到遏制。所以你们也必须这样做。

至于福格特，我一开始就相信，这是喜欢摆架子的左尔格给人

^① 总委员会在美国的国际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编者注

造成的假象。但是，我必须回答左尔格直接提出的问题^①。否则，他本人会对我的朋友席利胡说八道，这是我想使后者摆脱的一件不愉快的事¹⁴⁴。

我们在这里的工人阶级中间发起了一次反对格莱斯顿（支持法兰西共和国⁶⁷）的强大运动，这也许会使他垮台。普鲁士现在完全屈从于俄国内阁。如果它获得最终胜利，英勇的德国庸人就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一切。不幸的是，目前的法国政府以为能够发动一次没有革命的革命战争。

高贵的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现在正在这里，住在他女儿那里。他不敢见我的面。德国的庸人送给他六万塔勒¹⁵⁷，对此他应当以“你呀，骄傲的姑娘日耳曼尼亚”^②之类的梯尔泰式赞美诗来加以报答。

最近几个月来，我的健康又处于令人厌恶的状况，但是，谁能面对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而去考虑诸如此类的小事呢！

半官方的《**法医学文库**》在彼得堡（用俄文）出版了。给这家杂志撰稿的一位医生在上季度的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西欧无产阶级的卫生状况**》；作者在文章中主要引用了我的书^③，并注明了出处。结果引起一场不幸：书报检查官受到内务大臣^④的严厉申斥，主编被撤职，那一期杂志，凡是他们能弄到手的，全部付之一炬。¹⁷²

我不知道是否已告诉过您，1870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

① 见本卷第148页。——编者注

② 引自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乌拉！日耳曼尼亚！》。——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④ 齐马晓夫。——编者注

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这是在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弗列罗夫斯基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状况》以后才开始的，同时我也想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七年前他因此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¹⁷³）。成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古典语、日耳曼语和罗曼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证明底层深处正在发生动荡。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

您和福格特还欠着一笔账——你们的照片。至少我记得，您曾答应给我。

向您和福格特问好。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关于公有土地的问题，我已写信给我的老朋友乔·朱·哈尼，他现在是马萨诸塞州的助理秘书。

3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1年1月21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所有报告都应寄给我。埃卡留斯只是美国人的通讯书记。他**作为**总委员会书记不管与外国的通讯联系。

我完全忘记了德国人支部的“会费”一事。¹⁷⁴因此,在收到您的信后,我给埃卡留斯写了一封信,随信附去的他的回信也可以作为收据。

关于成立中央联合会(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认为最好称它中央委员会)的事我已经写了信^①。

我没有收到凯洛格的书¹⁴⁶。很可能书是放在这里的邮局给我送来的那个黄信封里。信封被撕破了,上面盖了个戳子:“内空”。想必是信封太不结实。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给您寄去一大包总委员会在各个时期的文件,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回信。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个人的,我把它寄给您,因为总委员会已经没有储存了(大多数出版物都是这样)。

永远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3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从你最近的来信中得知你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使我感到很难过。至于我的身体,在秋冬两季还算不错,只是上次在汉诺威逗留期间¹⁷⁵所患的咳嗽至今还没有好。

^① 见本卷第176页。——编者注

我曾给你寄去一份载有我的信^①的《每日新闻》。这份报纸显然象我寄给你的其他邮件一样，又丢失了。今天我把这份剪报连同总委员会的第一篇宣言^②寄给你。其实，信中所说的无非是一些事实，但是正因为这样它才起了作用。

我对资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看法你是知道的。但是，茹尔·法夫尔先生(从临时政府和卡芬雅克时代起就已经臭名昭著^③)之流超出了我的预料。首先，他们使这个“正统的骑士”、“军界的蠢人”(这是布朗基对特罗胥作的正确评述)实现了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无非是把巴黎的**消极抵抗**尽量拖延下去，直到发生饥饿为止，而使进攻仅限于虚张声势的演习和“佯攻”。我这里说的不是什么“推测”。我知道茹尔·法夫尔亲笔写给甘必大的一封信的内容，他在信中抱怨说，他和巴黎的其他一部分政府成员曾敦促特罗胥采取认真的攻势，但没有结果。特罗胥总是回答说：那样会使**巴黎的蛊惑宣传**占上风。甘必大回信说：“您宣布了您自己的判决。”特罗胥认为，用他自己的布列塔尼别动队(它替他效劳如同科西嘉部队替路·波拿巴效劳一样)去征服巴黎的赤色分子，要比打击普鲁士人重要得多。这就是不仅在巴黎而且在法国各地遭受失败的真正秘密，法国各地的资产阶级串通多数地方当局正是按照这一原则行动的。

既然特罗胥的计划已经到了极点，已经到了使巴黎面临或者投降或者饿死的地步，茹尔·法夫尔之流就应干脆仿效土尔要塞司令¹⁷⁶的榜样。这位司令没有投降。他只是向普鲁士人宣布，

①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75页。——编者注

由于缺少粮食，他不得不停止防御并且打开要塞大门。他们现在可以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但是，茹尔·法夫尔并不满足于签署正式的投降书。¹⁷⁷他在宣布他本人、他的同僚和巴黎为普鲁士国王^①的**战俘**时，竟还厚颜无耻地**代表整个法国**。除巴黎之外，他知道法国的什么情况呢？除俾斯麦发慈悲告诉他的那一点以外，他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不仅如此。这些**普鲁士国王的俘虏先生们**走得更远，他们竟宣布，留在波尔多的仍然自由的那一部分法国政府¹⁷⁸已丧失了它的权力，只有征得他们这些**普鲁士国王的战俘的同意**才能进行活动。但是，既然他们自己已成为**战俘**，只能按照他们的胜利者的命令行动，那末他们这样做也就宣布了普鲁士国王享有法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

甚至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和被俘以后也没有这样无耻。他对俾斯麦的建议回答说：他不能进行谈判，因为他既然成了普鲁士的俘虏，在法国也就失去了任何权力。

茹·法夫尔至多只能**有条件地**，即有保留地接受对整个法国的停战，也就是说停战协定必须由波尔多政府来批准，而且只有这个政府才有权利和资格同普鲁士商谈停战协定的条款。波尔多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普鲁士把**东方**战场排除在停战协定之外。它不会允许普鲁士人这样有利地向外扩展自己的占领线！

俾斯麦由于他的战俘公然篡权和继续行使法国政府的职权而变得越来越蛮横，竟肆无忌惮地干涉法国的内政。这位贵人对甘必大关于国民议会大选的命令¹⁷⁹提出**抗议**，据说是因为这个命令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侵犯了选举自由! 那好啊! 甘必大也应对德国国内实行的特别戒严和其他制度毁灭了国会的选举自由提出抗议来作为回答。

但愿俾斯麦坚持他的媾和条件! 四亿英镑的战争赔款¹⁸⁰相当于英国国债的一半! 甚至法国的资产者也会明白这一点! 他们也许最终会明白,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 他们也只有继续作战, 才会得到好处。

无论是知名的人士还是普通的人们, 总是根据现象、根据外表、根据直接的结果来判断事情的。例如, 二十年来人们一直把路·波拿巴奉若神明。而我甚至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也总是把他作为一个平庸的流氓来加以揭露。我对容克俾斯麦的看法也是如此。但是, 假如他的外交是出于自愿的, 那我倒并不认为他是多么的愚蠢。此人现在已陷入俄国外交的罗网, 只有狮子才能破网而出, 但是他不是狮子。

例如, 俾斯麦要求法国给他二十艘头等军舰和东印度的庞迪契里。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出自一位真正的普鲁士外交家的。他一定会知道, 一个属于普鲁士的庞迪契里只不过是英国人手中的普鲁士抵押品, 只要英国愿意, 就可以把这二十艘军舰在未开进波罗的海之前劫走, 这样的要求只会在普鲁士人离开法国领土以前激起约翰牛的不信任, 单单由于这个原因, 从普鲁士方面看来它就是荒谬的。但是从俄国的利益来说恰恰需要这样, 以便更牢固地确保普鲁士的隶属关系。的确, 这些要求甚至使主张和平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的情绪也会完全转变。现在所有的人都主张战争。这种对英国的挑衅和对它的利益的危害甚至引起了资产阶级的狂怒。很可能, 由于普鲁士的这种“明智”, 格莱斯顿之流会被赶下台来, 而代之以对普鲁士宣战的内阁。

另一方面,俄国的情况看来也很靠不住。自从威廉当了皇帝¹⁸¹以后,以王位继承人^①为首的旧俄反德派重新占了上风。而人民的情绪也倾向于它。哥尔查科夫的微妙的政策对它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可能是这样:沙皇^②或者完全改变他的对外政策,或者象他的前辈亚历山大一世、保罗和彼得三世那样一命呜呼。

如果英国和俄国的政策同时发生变化,一旦普鲁士的东北部和东南部边界无法防御敌人的入侵,德国的军事力量又消耗殆尽的时候,普鲁士该当如何呢?不应忘记,从这次战争爆发到现在,普鲁士德国往法国派了一百五十万士兵,而其中还留在作战部队的大约只有七十万人!

因此,尽管表面上看来不错,普鲁士的情况终究是不妙的。如果法国坚持住,利用停战机会重整自己的军队,最后使战争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而聪明透顶的俾斯麦会竭力造成这种结局),那时,新德意志普鲁士帝国还会受到一次完全意料不到的棍棒的洗礼。

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又及:你来信曾提到的哈克斯特豪森关于威斯特伐里亚的土地关系(大致如此)一书^③,如能给我寄来,那太好了。

请把附信^④寄给雅科比医生(科尼斯堡^⑤),但要**贴上邮票**,以

①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③ 奥·哈克斯特豪森《论德意志原斯拉夫国家、特别是波美拉尼亚公国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基础》。——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88页。——编者注

⑤ 现在称作:加里宁格勒。——编者注

备万一。

请你的夫人在附信上写上约翰·雅科比医生的地址：科尼斯堡。

小燕妮刚才让我向“特鲁特亨、小弗兰契斯卡和温采尔”^①转致她的问候，我谨照办。

34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波尔多

1871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

需要为法国造就新的辩护人。看来，你和劳拉正在认真地和卓有成效地从事这项爱国活动。全家高兴地得知，我们亲爱的劳拉胜利地度过了危急关头，我们相信，今后事态的发展将会更加顺利。请代我吻小施纳普斯^②，并告诉他，老尼克^③见到自己继承人的两张照片高兴极了。在那张“一本正经的”照片上，突出地表现了小家伙的严峻的特征，活象个 franc-fileur^④，充满了极可爱的幽默和顽皮的表情。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和路德维希·库格曼。——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④ 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性绰号。franc-fileur的读音与 franc-tireur（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编者注

你们知道，我对资产阶级英雄人物是并不赞许的。但是，茹尔·法夫尔之流超出了我的最坏的预料。当特罗胥实现了自己的秘密“计划”，换句话说，当这个“正统的骑士”、“军界的蠢人”把巴黎的**消极抵抗**弄到只能在或者饿死或者投降两者之间选择的地步，茹尔·法夫尔之流是可以仿效土尔要塞司令¹⁷⁶的榜样的。当这位司令完全丧失抵抗能力时，他并没有**投降**。他只是把真实情况告诉普鲁士人并声明，由于缺少粮食，他不能继续防御，他们可以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没有对他们作任何让步。他只不过承认**既成事实**。相反，法夫尔之流不但签署了正式的投降书¹⁷⁷，他们还厚颜无耻地代表**整个法国**，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情况，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只知道俾斯麦发慈悲告诉他们的一点片面的情况。不仅如此，他们在投降并成为普鲁士国王的俘虏先生以后，走得更远，竟宣布说，波尔多代表团¹⁷⁸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只有征得“普鲁士国王的俘虏先生们”的同意，才能进行活动。要知道，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并被俘以后还曾向俾斯麦声明，他不能同俾斯麦**谈判**，因为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他变成**普鲁士俘虏**这一事实本身，使他失去了主宰法国的任何权力！

可见，甚至路·波拿巴也没有象法夫尔之流那样厚颜无耻！

法夫尔至多只能**有条件地**，即有保留地接受**停战**，也就是说他的行动必须得到波尔多代表团的批准。他必须让那些没有成为普鲁士国王的俘虏的人来制订**这一停战协定的条款**。当然，他们绝不会允许普鲁士人把**东方战场**排除在停战协定之外，也不会让普鲁士人在停战的借口下，如此有利地扩展自己的军事占领线。

巴黎代表们在变成投降派¹⁸²先生和普鲁士国王的俘虏以后，

还一心想行使法国政府的职权，这种怯懦的奴才相大大怂恿了俾斯麦，他竟认为自己享有法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并且已经在以这样的身分行事了。他**抗议**甘必大关于大选的命令¹⁷⁹，似乎这个命令侵犯了选举“自由”。他提出国民议会选举所必须依据的条件。那好啊！甘必大也可以对正在举行的**德国国会大选**提出**抗议**来作为回答。他可以要求这次大选成为一次**自由的**选举；为此，首先要俾斯麦解除在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实行的**特别戒严**，或者至少暂时停止这种行动。给你们举一个德国选举**自由**的例子。在**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提出一个工人候选人（不住在法兰克福），他开始在这个城市里进行竞选活动。普鲁士当局采取什么行动呢？它借警察的武力把这个候选人赶出了法兰克福！¹⁸³

但愿普鲁士人坚持让法国支付四亿英镑战争赔款的“微薄”要求！¹⁸⁰这可能甚至激怒法国的资产阶级，而正是他们的权术同地方当局（甘必大使大部分地方行政当局控制在波拿巴派和奥尔良派等手里）的阴谋勾结在一起造成了迄今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甚至资产阶级最终也会明白，让步要比战斗损失更大！

同时，如果法国再坚持一些时候，国际形势将会对它有利得多。在英国，格莱斯顿内阁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它很快就会垮台。现在，这里的公众舆论又呈现出**好战的气氛**。这种变化是普鲁士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它觊觎庞迪契里和贪图二十艘法国头等军舰造成的结果。约翰牛认为这是对英国的威胁，是俄国搞的阴谋（圣彼得堡内阁确实向普鲁士暗示过这些要求）。

看来，俄国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在普鲁士国王接受皇帝称号¹⁸¹以后，反德派，即以王位继承人^①为首的所谓旧俄派重

①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新占了上风。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现在的皇帝^①或者将被迫接受它的要求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或者同他的前辈的命运一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抛掉自己的“臭皮囊”。如果俄国发生这样的动荡，那末，普鲁士就将无法维持它在法国现有的力量，因为它同俄国和奥地利毗邻的边界会完全没有部队防护，会完全暴露而处于不设防状态。那时它就会马上降低调子，并变得好说话起来。

总之，如果法国能坚持住，如果它能利用停战机会重整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它能最终认识到，要进行革命战争就要有革命措施和革命毅力，那末它就还有可能得救。俾斯麦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处在困难的境地。他指望用“傲慢的腔调”来摆脱困境。他寄希望于同法国所有反动分子的合作。

你们的 老尼克

又及：杜邦现在为之服务的那个老板收到波尔多一家商号的来信，要在曼彻斯特找一个代理人。杜邦很想背着他的老板——一个极其卑鄙和粗鲁的暴发户——了解一下，他能否得到这个职位。他请你们打听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家商号是拉巴迪公司(酒业)，地址是：波尔多市博尔德土地街。

普律东现在在干什么？他的身体好些没有？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35

马克思致约翰·雅科比

科 尼 斯 堡^①

1871年2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

敬爱的朋友：

《双周评论》的发行人约翰·摩里教授昨天来信，要我问一问您能否为《评论》写一篇关于德国状况的短文（将在这里译成英文）。我也应摩里先生的请求，可能为4月份的那一期写点东西（那一期的文章要在3月10日前准备好）。《双周》2月号上刊载了退伍的共和派布林德¹⁸⁴和金克尔教授以俾斯麦精神写的两篇文章，其目的就象当年斯巴达人向自己的青年描述那些完全被弄得得意忘形的奴隶一样。

望速回信。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现在称作：加里宁格勒。——编者注

36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¹⁸⁵

巴 黎

1871年2月27日于伦敦

阁下：

洛帕廷到美国去了，而我还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37

马克思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¹⁸⁶

莱 比 锡

1871年3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很遗憾，我寄给您救济被捕者家属的很少的一点钱不是国际总委员会出的，总委员会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基金。无非是募捐的人推选总委员会作“保证人”，按规定的用途把钱转寄一下。**不过，不需要任何收据。**

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在英国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大概是指附去的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11月号(1870年)上发表的这篇关于国际的文章^①。施梯伯可能企图根据从第

① 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531页开始的几个地方（我已把这些地方的开头用线标出¹⁸⁷）来捏造罪证。第一、比斯利教授不属于国际，因此，他说的话不能被认为正式代表我们的观点。第二、**他自己也已经驳斥了施梯伯的结论。**

我给不伦瑞克人写的信^①，**既不代表总委员会，也没有受它的委托。**因此，信不是用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我在信中始终说明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这实际上是对那些来信要求我发表**我个人意见**的人的一封拖了很久的复信。他们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至少我不知道刑法典的哪一条禁止这样做。“我的意见”没有在《普鲁士国家通报》上刊登，无论如何不是俾斯麦先生的过错。可敬的**洛塔尔·布赫尔**在萨多瓦纪念日以后，建议我为该报写一些有关金融问题的评论。想必是他没有把我给他的答复公之于众。¹⁸⁸

德意志帝国在继续法兰西帝国对**国际**的攻击。再没有比以国际会员用战争反对一场预谋的战争为借口，来对他们进行法律上的迫害更能说明法兰西帝国的末日了。在这方面，共和国发表的**奥利维耶先生**的秘密通信，是很说明问题的。¹⁸⁹

我很高兴，恰好在今天接到您的来信。事情是这样，我本来有篇文章要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但被我暂时搁下了，因为**在这里**，无能为力的普鲁士政府可能想在德国朋友身上打主意，当然，德国的朋友绝不能对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负责。

如果您能把**1870年12月10日结束的最近一次国会会议的全部速记记录**寄给我，我将非常感激。寄费自然由我偿付。

小燕妮不幸患了胸膜炎。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向您和李卜克内西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马·

38

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
佐林根

1871年3月1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朋友克莱因和莫尔：

对你们去年2月的来信没有答复，一定会使你们很惊奇。但是这里有种种原因。第一、我每天都在盼望我将能告诉你们一点有关协会的好消息，然而没有办到，而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更无可指望了。第二、你们的信送来时使我毫不怀疑有人设法在邮局看了信的内容；因此，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特别是在宣布战争、实行特别戒严和大逮捕以后。最后一点，我不知道你们两人在战争期间是否已应征入伍。

现在有可能往巴门寄信了，从那里寄邮件也不太危险；因此，我借此机会向你们谈谈我的情况，并附上我的一张照片，这是过去答应给你们的。我没有弄到沙佩尔的照片，你们知道他在去年去世了，一旦弄到手，我就给你们寄去。

对于德国工人来说，现在正开始出现困难的时期；看来大局已定，他们必将成为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的牺牲品。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德国的工人运动已变得十分强大，以致普鲁士的阴谋诡计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消灭它。虽然我们应当对迫害有所

准备，但是，迫害相反地会给我们增添更大的力量，一旦为胜利而陶醉的资产阶级清醒过来和开始感到醉后的头痛时，我们党就又有说话的机会了。不管怎样，德国工人以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模范行为证明，他们知道问题的实质所在，在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他们对当代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资产阶级则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我在伦敦这里已经住了五个月。我不知道，你们今后能不能真正地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因为看来在德国，人们企图把加入这个协会当作一种犯罪。无论如何，请你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关心使七年前开始的整个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联合不致破裂。而这是最主要的。

致兄弟般的敬礼，握手。

你们的 弗·恩格斯

39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71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道夫：

由于我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一位对商务有专门研究和在这方面可以信赖的律师，所以经过考虑之后，我认为最好还是给曼彻斯特那个为你们同丰克订立合同的人去信。据我个人看，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对于英国的法律问题，最好不要寄希望于健全的人的理性。不过这一次，正象一位律师说的，法律同健全的理性是一致

的：德国公司的一个股东退出德国公司，绝不能涉及他在英国的公司，而英国公司也无权干预此事。另一方面，英国公司的任何一个股东，如果没有得到本企业其他股东的同意，在期满以前不得任意退出。

因此：（1）阿道夫^①在退出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后，他在“丰克公司”的地位仍然照旧；（2）要使阿道夫也退出“丰克公司”，那你们不仅应当得到他的同意，而且应当得到**丰克**的同意。关于最后这一点，你们大概没有想到。

由于这些问题也关系到阿道夫，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所以我今天也把此事写信告诉了他。

这件情报使我花了十先令六便士，相当于三点十五塔勒，请把这笔钱记在应付给我的账上。

阿道夫希望一有可能就退出企业，我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恩格耳斯基尔亨的冬天非常枯燥，阿道夫希望除了通常的天伦之乐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消遣，我想你一定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使我感到奇怪的倒是，他竟能在那里呆这么久，要是我的话早就大喊救命了，而且会经常地喊。你和海尔曼^②说得倒容易，可是你们两人总是不想迁到恩格耳斯基尔亨去。你们休想要我相信，事情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你们对生产一窍不通——不懂生产，你们可以学习，这会给你们带来不小的好处。阿道夫即使不搞商业也能找到很多使他愉快而又合适的工作。谁有这种可能，只要情况允许，他就可以退出企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对此早应有所准备，如果目前出现这种情况，那末你们最好是，让他尽快地退

① 阿道夫·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② 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

出来。因此，我完全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此老是抱怨不休。就让阿道夫随心所欲地干吧，你们要友好地分手，你们要适应新的情况，因为在新的情况下，你们每一个人将得到比以前更多的股息。

看来，哥特弗利德^①不会遭受很大的困难——西巷的旧工厂闲着，可以把它接收过来，机器也不难搞到，可以在曼彻斯特通过其他人弄到很多，等等——所以，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不过，不言而喻，我在道义上不应给以前的股东带来任何损失，因为我退出公司时他们付给我很大一笔钱。但是，你们的代理人和推销员是干什么的呢？如果他们能尽到自己的责任，那你们就用不着任何另外的情报。

我怀疑，这里（现在几乎遍及全世界）对法国的同情似乎是由于法国吃的苦头最多。无论如何，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如果以后有一天普鲁士人被打败（这不是不可能的），那末他们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会成为笑柄。你们看不到自己鼻子以外的地方；但是，在为胜利而陶醉之后，接着很快就会感到醉后的头痛，那时你们自己就未必会那样得意了。别看你们力量大，显赫一时，人们将象从前那样，照“奥里缪茨的方式”摆布你们。奥里缪茨已经在华沙准备好了¹⁹⁰，在那里，你们的最高统治者俄国皇帝^②已命令你们向奥地利和联邦议会屈服。如今，当你们长期把法国当作自己的敌人时（要知道，它的边界毕竟同你们的边界毗连着），俄国则成为你们唯一的保护者，它将很快迫使你们为它的庇护付出代价。现在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

①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请向妈妈^①转致衷心的问候，并告诉她，我近日就给她去信。
向你的妻子和孩子们、所有弟妹们和他们周围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40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¹⁵¹

波尔多

1871年3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

附上赛拉叶就1871年3月14日《巴黎报》的无耻捏造在**3月18日《欧洲信使报》**（这家法国报纸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声明，想必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¹⁹¹

1871年3月22日的《泰晤士报》以《国际协会》为题，发表了如下声明：

“卡尔·马克思先生请求我们驳斥本报于3月16日发表的驻巴黎记者来信中所述的一个论点，即：

‘卡尔·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在巴黎的主要信徒，说他不满意这个城市的协会会员所采取的立场，说他们玩弄政治手腕，因而破坏了协会的章程，说他们使工人涣散，而不是使工人组织起来’云云。

卡尔·马克思先生声明，这一报道看来是取自3月14日的《巴黎报》，该报在那篇报道中还答应全文发表这封硬说是他写的信。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然刊载了一封信，信上注明：1871年

① 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

2月28日于伦敦,好象还有他的签名。**马克思先生声明,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现在来谈谈这家卑鄙的、反动的巴黎报纸的第二个诡计。当我们听到**国际的巴黎会员**开除了**国际的德国会员**这一捏造后,我们就写信给巴黎的“兄弟和朋友”,他们回答说,整个这一事件无非是下流的巴黎报纸的捏造而已。此时,谣言就象森林的火灾一样遍及整个伦敦报界,各报都就这一非常可爱的事件发表长篇社论,并企图证明**国际**的分裂和巴黎工人无可挽救的堕落。

今天的《泰晤士报》(1871年3月23日)发表了**总委员会**的下述声明^①:

“巴黎的反德同盟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¹⁹²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

^①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¹⁹³的罪人，而象《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总书记

格·埃卡留斯

3月22日于伦敦”

今天，我还要写许多封信，因此，我必须就此搁笔。告诉劳拉，她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

您的 卡·马克思

您给燕妮的信，刚刚收到。正如您认为的那样，绝不是我的青年人的热情，而是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战争期间发表的那些已向**我们正式宣布的宣言**，曾使总委员会相信象国际法国会员开除国际德国会员这样的蠢事是可能的！我今天已把就《巴黎报》的捏造和所谓巴黎人开除国际德国会员一事（这引起了德国“正派报纸”的一片喧嚣）所作的声明^①，寄给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李卜克内西的报纸）和柏林的《未来报》（雅科比博士的机关报）。我是以如下的话结束这个声明的：

^① 卡·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编者注

“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自己共同的敌人。”

41

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 第

1871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伊曼特：

那封“信”是巴黎的一家下流报纸《巴黎报》捏造的，登在3月14日和19日两号上面。¹⁹¹我就此事所作的声明，载于3月22日的《泰晤士报》(社论后面用小号字排印的简讯)^①。这家可恶的报纸同普鲁士警察机关有直接联系。它的主编——臭名昭彰的昂·德·佩恩参加秩序党的“和平”游行队伍，挨了两颗子弹¹⁹⁴。

向小布尔巴基^②问好。

令人惊讶的是，法国的所有反动报刊都转载了这封假信。为了把这件事搞得耸人听闻，《巴黎报》发表假信时，加了一个夸张的标题：国际的“最高首脑”(施梯伯的“主脑”¹⁹⁵的译法)。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编辑》；见本卷第195—196页。——编者注

② 指罗伯特·伊曼特。——编者注

42

恩格斯致菲力浦·克楠¹⁵¹

安特卫普

1871年4月5日[于伦敦]

安特卫普, 公民菲·克楠

亲爱的公民:

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告诉您的,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 在昨晚的会议上把您关于雪茄烟工人罢工的来信的内容报告总委员会¹⁹⁶。同时, 我已请求总委员会对我们的安特卫普会员给以尽可能的援助和支持。

我的提议得到了坚决支持, 尤其是得到了伦敦雪茄烟工人联合会主席、公民柯恩的坚决支持, 他通知总委员会说, 他的联合会的雪茄烟工人已通过决议, 以互助形式向自己的安特卫普同志们提供一百五十英镑, 约合三千七百五十法郎; 还说在这里做工的比利时雪茄烟工人协会, 已捐出二十英镑; 他的联合会已同这里的其他联合会和利物浦雪茄烟工人联合会进行了联系, 并已请求他们捐款支援罢工, 等等。

此后, 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

(1) 立即草拟致伦敦及外省的英国工联的呼吁书, 并加以刊印, 分送给所有联合会, 以唤起它们支援安特卫普罢工工人。

(2) 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到集中在伦敦的、同我们保持联系的那些大联合会, 动员它们也这样做。

由于我从公民柯恩那里知道，您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安特卫普的工厂主雇用荷兰雪茄烟工人，而在英国这里，此类企图毫无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能为你们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给**在莱比锡出版的我们的德国报纸《人民国家报》**写一则简讯，**在简讯中我将叙述罢工是如何发生的，并号召德国雪茄烟工人阻止以任何方式招雇工人去安特卫普，并尽可能贷款给我们以支援罢工。**^① 这则简讯将在下星期发表，此外，我还请编辑^②注意你们的情况。

所有这些措施将会取得什么结果，事先还难以预料。如果英国的联合会同意给我们贷款，那末，要过几个星期才能办完必要的手续。德国的联合会未必能够给予贷款，因为战争大概已使它们破产了。

请随时告知我有关雪茄烟工人罢工的情况，以便使我在必要时能够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公民柯恩说，三百名布鲁塞尔雪茄烟工人也宣布了罢工，这一情况是否属实？总委员会没有得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消息，如果真是那样，那末，从布鲁塞尔人方面说，这是极大的错误。如果什么消息也不告诉我们，我们怎能采取行动呢？

我们已经有一些时候没有收到原定给总委员会的《工人报》了。我们的每种报纸总委员会都应该得到**两份**：一份给图书馆，那里我们收藏着全套的这些报纸，作为各国无产阶级运动未来历史的资料，另一份给负责出版该报的那个国家的书记。如果我们不再收到《工人报》，那将非常遗憾，我们一向是十分注意这份报纸的。

① 弗·恩格斯《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今天将寄给您一百五十英镑。如果在接到这封信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没有收到这笔钱，请立即给公民柯恩写信，您那里有他的地址。

为安特卫普工人尽力，我认为自己的职责，在这里，在总委员会里，我以能代表他们而感到荣幸；只是请你们把发生的一切事情详尽地告诉我。

请接受我的兄弟般的问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3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4月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能否把附上的文章^①挤进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正是这次罢工对国际在比利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¹⁹⁶

祝贺你获释。¹⁹⁷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如果德国雪茄烟工人能够贷款给安特卫普人，那就应当这样

① 弗·恩格斯《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编者注

做。交总委员会转发的爱北斐特呼吁书，昨天收到了，并已经送出。¹⁹⁸ 我已看过。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4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得到你和倍倍尔以及不伦瑞克人获释的消息¹⁹⁷，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①里大家都感到万分高兴。

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公社都给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敌人兵力的时间：（1）因为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象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的和战问题而召集起来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2）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当反动派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失败¹⁹⁴以后，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去进行公社的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

你千万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巴黎内部事件的种种胡说八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资产阶级报纸上那一套下流的胡言乱语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出色。

① 总委员会。——编者注

最显著的特点是，德国的统一皇帝^①、统一帝国和柏林的统一议会，对外部世界来说，似乎是**根本不存在的**。巴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更大的注意。

你们必须密切注视**多瑙河各公国**发生的事件。如果法国革命遭到暂时的失败（那里的运动只能被镇压一个很短的时期），那时，欧洲的一场新的战争将从东方开始，罗马尼亚在这方面将成为信奉正教的沙皇^②的第一个借口。这就是说，要注意这方面。

伦敦最滑稽的现象之一，无疑就是前大学生卡尔·布林德。这个自命不凡的大学生贪婪地抓住了最近这次战争，来鼓吹自己的泛日耳曼主义。他是掀起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叫嚣的一个人。他甚至厚颜无耻地否定法国人民过去的伟大革命活动。这个无赖竟敢警告这里的工人，要他们别因为自己对法国的同情和与普鲁士人的对立，而使**德国工人**起来反对自己。这个骑士每星期把自己炮制的关于卡尔·布林德的活动的报道分送给所有的伦敦报纸，有两三家报纸竟愚蠢到刊登卡尔·布林德关于卡尔·布林德和为了卡尔·布林德而写的一些报道。如果这套东西一直继续下去，那末，最后他就能把自己强加于公众。这个有影响的人物通过这样的方式已使这里的一部分公众相信，这个人物在德国所起的作用，如同马志尼当时在意大利所起的作用一样。他在自己的报道中叙述卡尔·布林德在维也纳《自由报》上讲的话，叙述全德国如何屏气凝神地倾听他的那些先知的预言，并且每星期如何诚惶诚恐地期待着卡尔·布林德的例行口号。的确，最好是你们在《人民国家报》上把这个家伙和他的卑鄙面目彻底揭露出来，因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为这个人，这个吹牛的癞蛤蟆，使我们德国人在这里陷于可笑的境地。我们将把你们的文章转给《东邮报》（伦敦的工人报纸）。¹⁹⁹事情非常简单。卡尔·布林德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而德国的共和派资产阶级（他把自己吹捧为它的代言人）根本就不存在，因而对于卡尔·布林德来说也是不存在的。他是无所依归的。当然，对这样的人不必认真对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让这样的人用伪装来愚弄公众。

劳拉已在巴黎被围前几天去波尔多了。

我们的女孩子——杜西和小燕妮（小燕妮曾患胸膜炎）很快也将去波尔多。

如果倍倍尔能定期给我寄来柏林联邦国会的速记记录，我将非常感谢他。

你到这里来将使我们非常高兴。

《人民国家报》现在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下去。我相信能为它弄到钱。

代我最衷心地问候你亲爱的夫人^①。

你的 卡·马·

你能否把在莱比锡的可靠地址寄给我？

顺便寄去4月5日《小报》（巴黎出版）上关于施梯伯的一篇逗趣的短评。²⁰⁰

^①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45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4月10日左右]①于伦敦

亲爱的威廉：

匆匆忙忙只写两条消息，也许你可以把它用于《人民国家报》：

（1）在现在正式公布的《**皇室文件和通信**》里于字母«V»下（收款者均依字母顺序排列）一字不差地记载着：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四万法郎。”²⁰¹

（2）虽然在德国，俾斯麦政府把同我通信当作几乎是应受刑事惩罚的行为（见不伦瑞克案件²⁰²，这和当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⁶⁵完全一样），但在法国，它则竭力让人们怀疑我（从而怀疑**在巴黎的国际**——这套手法的**目的**就在于此）是**俾斯麦先生的密探**。这是借助于仍然同施梯伯警察机关保持密切国际联系——特别是在梯也尔执政的条件下——的旧的波拿巴警察机关干的。

因此，我不得不在《泰晤士报》上反驳《巴黎报》、《高卢人报》以及其他报纸上的各种澜言，因为这种荒谬言论已**电告**英国各报。最新的澜言是在前几天被公社查封的《夜晚报》（鼎鼎大名的普隆-普隆分子阿布的报纸）上出现的，又从《夜晚报》传到法国外省的所有反动报纸上去了。例如，我今天从劳拉那里（顺便说一下，拉法格现在作为波尔多的代表住在巴黎）收到《外省人报》的如下一段

① 原稿为：“3月14日”。——编者注

剪报(昨天我收到比利时一家僧侣报纸上的同样内容的剪报):

“巴黎4月2日讯。来自德国的揭发在这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现在可以完全有把握地确定,卡尔·马克思这个国际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1857年曾是俾斯麦伯爵的私人秘书,而且从未同其过去的保护人断绝关系。”

施梯伯现在真正是“可怕的”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4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4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医嘱”奏效了,我已请我的麦迪逊医生看了一下,暂时由他治疗。可是,他说我的肺部完全正常,咳嗽是由支气管炎等引起的。咳嗽可能还会影响肝脏。

昨天,我们接到一个很不令人宽慰的消息,说拉法格(不是劳拉)目前正在巴黎。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

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顺便说一下，在**官方公布的**、直接由路·波拿巴的国库支付补助金的清单^①中，有这样一个附注：**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四万法郎！我已把这件事告诉李卜克内西了，以便日后利用。^②

你可以把哈克斯特豪森写的书^③寄给我，因为我**最近**不但从德国，甚至从彼得堡安全地收到了各种小册子以及其他东西。

谢谢你给我寄来了各种报纸（请你多寄些来，因为我想写一点

① 《皇室文件和通信》。——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205页。——编者注

③ 奥·哈克斯特豪森《论德意志原斯拉夫国家、特别是波美拉尼亚公国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基础》。——编者注

关于德国、国会等等的文章）。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猫头鹰^①。

你的 卡·马·

47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4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这八十塔勒你可以用于家庭，也可以用于《人民国家报》^②。前者也好，后者也好，都是最近这次战争中的“负伤者”。

我这里没有弗莱里格拉特的诗。这首诗是1852年发表的，也曾登在科塔的《晨报》上；这个报纸你也许能够在莱比锡弄到。²⁰³

重印《莱茵报评论》上的东西如果不加前言，不作增补等等，我认为没有好处，而要做到这一点，现在未必有时间。²⁰⁴

恩格斯要我转告你，他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③现在只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已经不适用于实际宣传。相反，你应从《资本论》中选登较长的片断，例如关于《原始积累》一章²⁰⁵的片断等等。

米凯尔加入过同盟^④，并以自己担任同盟在汉诺威王国的特别顾问而大加吹嘘。这件事你可以刊载，但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② 原稿为：《人民报》。——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④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为要是米凯尔本人不迫使我说的话，我是应该保守这个“秘密”的。

让我沉默吧，别叫我讲，
因为秘密已和义务临降！^①

《共产党宣言》如果不加新的序言，当然不能出版。我同恩格斯将竭力做些这方面的准备²⁰⁶。

衷心问候你亲爱的夫人^②。

你的 卡·马·

4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4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③。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歌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迷娘》）。——编者注

②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208页。——编者注

4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按时收到了。现在我的事情很多。因此只能写几句话。你怎么能把1849年6月13日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²⁰⁷同目前的巴黎斗争相提并论，我简直莫名其妙。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濒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

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再见。

卡·马·

50

恩格斯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²⁰⁸

伦 敦

1871年4月1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埃卡留斯:

下面是关于巴塞罗纳罢工的情况,为了节省你的劳动,直接写成英文:

巴特略兄弟公司(巴塞罗纳)是个规模巨大的棉纺织企业,其中就业工人约有九百名。

他们所付的工资不仅比这个工业部门的其他任何公司都低得多,而且还经常试图以女工代替男工、以童工代替成年工的办法,进一步压低工资。近来,他们毫无例外地解雇了所有被怀疑属于纺织工人联合工会的工人。2月26日,这个工会的会员举行盛大集会,讨论巴特略公司的状况。会上一致通过新的工资标准,这些标准虽然略微超过迄今存在的工资定额,但仍然大大低于其他企业主所付的最低标准;大会还派出代表团,要求实行这些标准;一旦遭到拒绝,工厂的就业工人就要罢工。

代表团甚至没有受到接待,因为巴特略公司拒绝接待除本厂工人以外的任何代表团。这个新代表团提出一项新的工资定额,

但是遭到了断然拒绝。所有工人,除了大约二十五人外(其中大部分随后也参加了罢工),都立即停工。这件事发生在2月27日,因此工人罢工已经将近九个星期了,而工会所拥有的基金即将告罄。国际在西班牙的其他支部正竭力在为他们募捐,但现在它们要支援的罢工很多。且不说别的不太重要的罢工,正在举行罢工的就有关坦德的木桶工和瓦伦西亚的制革工,因为他们的老板坚持让他们退出自己的工会和国际。这样,目前在西班牙举行罢工的总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国际各支部都必须给他们以支援。

巴塞罗那及其四郊是西班牙的南郎卡郡,那里有很多大型的棉纺织企业,而这个地区大部分居民都靠棉纺织业为生。近来,工人们由于英国棉纱的竞争受害不小,如果郎卡郡的棉纺织业工人能为西班牙用机器操作的纺织工人做点什么,那就会在西班牙留下特别良好的印象。世界各国之间频繁而密切的贸易关系,使得涉及一国居民的每件事不可避免地也对其他所有国家发生影响。因此毫不奇怪,如果西班牙棉纺织业中的工资普遍降低(如果这次罢工失败,看来这就不可避免),最后也必将导致南郎卡郡的工资的降低。

(关于现金援助的形式——捐助或者贷款——应该由人们自行考虑确定。委员会可以代为转寄款项,或者也可以由他们直接寄去,地址已如上述。)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51

恩格斯致弗朗西斯科·莫拉²⁰⁹

马德里

[书信内容记录]

[1871年4月20日左右于伦敦]

4月19日,我把《联盟》第80—82号上关于巴塞罗那纺织工人罢工的有关情况摘要寄给了埃卡留斯,以便告知工联曼彻斯特委员会。^①

同样,我也通知莫拉[信]已收到,并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告诉他由于比利时和散德兰的罢工,由于整个国际局势,不要指望得到很大的支援。

贷款是一种必要的形式,我们至今一直利用这种形式。因此,巴塞罗纳人应当写一封信,表示他们一定归还经总委员会取得的一切贷款。由于英国工联一向有这种手续,所以才需要这样做。

正打算就巴黎事件发表一篇宣言²¹⁰。

①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211—212页。——编者注

5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4月2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今天最紧急地告诉你所谓国际民主协会²¹¹的一些情况，对这个协会你大概一无所知，因此你可能把它同我们混淆起来。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滑稽可笑的模仿品，它在此地的阴暗角落里已经混了几年，但是有时又竭力在公众面前自吹自擂，也就是说，使自己成为笑柄；此外，它并非不想偷偷地冒充为国际工人协会。因为这些人上星期日^①又在海德公园为巴黎公社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这次集会在他们领导下自然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他们甚至散布谣言，说我们派了代表到那里，虽然我们向他们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代表团断然拒绝了这一点）。由于他们现在还想在大陆上建立一些分会，也许会给你寄去有关的建议，所以必须告诉你，他们是何许人。第一、是普法尔茨的爱闹事的老手维贝尔，此人你是知道的；第二、是勒·吕贝，此人你也熟悉。给你寄去一份剪报，在这上面他们用混乱的语言向世界宣布自己混乱的纲领。其中凡是看得懂的地方，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所说的援助工人也就是救济丧失劳动力的人，这一点已为英国济贫法²¹²所实现。关

① 4月16日。——编者注

于资本和劳动，他们则竭力回避，不置一词。由于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在这里已普遍得到承认，因此他们不能加以回避，但这种要求本身并不是那么反资产阶级的，前天就有一个托利党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百万塔勒拥有者对我说，他是拥护这个措施的。此外，正如你知道的，维贝尔是海因岑的信徒和纯粹的“民主主义者”。

当这些家伙在这里鬼混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睬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想开展活动，那冲突就不可避免了，那时我们将彻底地收拾他们。

根据这里收到的电报判断，《人民国家报》昨天又因侮辱陛下而被没收²¹³。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没有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你很大胆；正如弗里德里希二世常说的，“不过，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

福格特的事^①还要一再谈论。除了卡尔·福格特以外，不可能指任何别的福格特，这从文句的前后意思看是清楚的。第一、任何别的福格特不会这样出名，以致可以不必指出名字和地址就直接称“福格特”。第二、还有哪一个别的福格特正好在那时得到波拿巴家族这样的赏识，以致在8月意大利战役刚一结束，就认为需要给他四万法郎呢？而且，“1859年8月付给他”这句话本身就说明，曾不止一次付给他钱。越是反复提这一点，就越是会使对这一切保持缄默的资产阶级报刊注意这件事。还应当把《无产者报》和《人民意志报》吸引到这方面来。

经验告诉我，施梯伯的走狗们拆阅信件的技术，同他们制造阴谋一样很不高明，所以我一直要你注意，所有我给你的信的封口上都牢牢地盖有我的印章，即用哥德体刻的我的姓名第一个字母

^① 见本卷第205页。——编者注

«F. E.»。普鲁士人还不会好好地打开胶水上面的火漆，使之不留痕迹，而多半是粗笨地从旁边把信封撕开。因此，如果我的印章不是清清楚楚的，那你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怎样，如果寄给你的盖有姓名第一个字母«F. E.»印章的信经过这些家伙的手而不拆阅，那他们一定会感到恼火的。

邮班就要截止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但是只好暂时写到这里。

你的 弗·恩·

53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1年4月20日左右于伦敦]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凯洛格的著作¹⁴⁶这次已平安地寄到，十分感谢，也十分感谢您寄来的其他邮件。

今后，委员会^①会较快地得到答复，但是最近几个星期，欧洲大陆的事情和这里在英国人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²¹⁴占去了相当多的时间，因为大多数非英国人的书记都在巴黎。

忠实于您的 卡·马·

① 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54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²¹⁵

巴 黎

[草稿]

[1871年4月26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以它的名义最坚决地驳斥公民费·皮阿对^①赛拉叶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这个人产生怨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仇视国际。有警察机关的密探、前帝国近卫军分子和经纪人钻入的所谓的伦敦法国人支部²⁶已被总委员会开除，皮阿企图通过它在全世界面前冒充为我们协会（他并不是会员）的秘密领袖，并让我们对他在伦敦的荒诞无稽的演说和他在巴黎的败坏名誉的胡说负责，对此公民特里东在布鲁塞尔逗留期间已给予他应有的回击²¹⁶。因此，总委员会不得不公开声明不承认这个卑鄙的阴谋家。^②他对杜邦和赛拉叶的愤恨便由此而来。当所谓的法国人支部中皮阿的可耻应声虫们散布皮阿现在在巴黎所散布的诽谤，而赛拉叶威胁要对他们诉诸英国法院时，法国人支部自己就声明不承认他们，并痛斥他们是造谣中伤者。

因为赛拉叶的政治生活没有可供^③诽谤的任何借口，他们便

① 手稿中删去了：“委员会的代表”。——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编者注

③ 手稿中删去了：“甚至皮阿先生，这个人人称颂其勇敢的‘正直’人物”。——编者注

开始攻击他的私生活。假如皮阿的私生活象赛拉叶的私生活那样干净，他就不会在伦敦这里遭到那种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刷的凌辱……①

总委员会在最近几天就要发表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²¹⁰。它所以把这个宣言一直拖到现在，是因为天天都在等候巴黎支部的确切消息。可是空等一场！毫无音信！总委员会不能再拖了，因为英国工人迫不及待地等着总委员会的说明。

不过，时间并没有白白浪费。各个书记在给大陆和北美各支部的信中，都向工人们说明了这个伟大的巴黎革命的真实性质。

我从一个公民^②那里收到了来信，他为递送您所知道的东西来过我这里。他们在巴黎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③便于成交所必要的证券转让出去。现在您一定还持有自由流通和可按牌价出售的三厘证券。这个公民将向您作一切其他必要的说明。可以完全放心地把证券交给他。

① 手稿中删去了：“和在伦敦遭到几个人、一个法国工人的公开凌辱”，“总之，赛拉叶的罪过在于他坚定地挫败了种种阴谋……”手稿中以下为空白。——编者注

②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③ 手稿中删去了：“在洽谈中”。——编者注

55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 年 4 月 28 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库格曼：

您从上述地址可以看出，我终于在伦敦住下了。这还是去年秋天的事，因为那时我正好把曼彻斯特的各种事务最后办完了。对于迁居，从各方面说我都是满意的。从我的新居到马克思的住所，步行不到十分钟，从当地的概念说这是非常近的，加之，公园就在我们的门口，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

说到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您的想法过于悲观了。首先是您的诊断很大胆，认为他的咳嗽是由肺炎引起的。马克思和我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年青医生^①（苏格兰人），他的叩诊和听诊技术都不亚于大多数德国医生，他所说的同我早先的想法完全一致，就是说：咳嗽纯粹是喉症引起的，而肺部则完全健康。他说，当然，要根治这种疏于医治的痼疾并不那么容易，他还预言，即使咳嗽在夏天好了，而到秋天还会复发。但是，他认为，只要进行适当的治疗，这病并不要紧。咳嗽令人讨厌的首先是它妨碍马克思睡眠，从而影响马克思总的健康状况。现在，这一点已或多或少地有所消除。医生主要是在治疗他的肝脏，在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您

^① 麦迪逊。——编者注

可以理解，对于这种据我所知已经断断续续拖了二十六年的慢性病，疗效是不会很快的。不过，马克思的生活方式还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正常。战争使他的情绪开始激昂起来，从那时起他没有再研究那些复杂的理论问题，生活方式相当合理，甚至常常不等我去找他，他就出去散步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而一经发觉啤酒对他不利，他就连着几个星期一滴都不喝，但他的食欲反复无常，有时根本不想吃东西，有时又饿得发慌，这从他的状况来说，是毫不奇怪的。您不必担心，他的皮肤是不会失去知觉的，除非相当大一片表皮完全被痛破坏。经海格特散步到汉普斯泰特，再返回梅特兰公园，这段路程将近一点五德里，而且中途有许多上下陡坡，上面的臭氧比整个汉诺威都多。他一星期内要在这段路程上散步三四次，有时只走其中的一段路。当然，我不得不常常去催促他，但是他知道，这对他有好处。他的住所同我的住所一样，都在高出太晤士河大约一百五十英尺的空旷的地方，空气几乎象郊外一样，周围只有一些大花园和零星的房舍。我认为他的健康未见恶化，多亏这个良好的环境。

刚才已叫我吃饭，加上那个不讲道理的邮班过半小时就要截止，我不得不就此搁笔。不管怎样，上面所说的应该足以减轻您的略嫌过分的不安。我的生活总是离不开户外活动，因此，马克思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同我一起到外面走动，这对他倒是最好的药物。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56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5月4日 [于伦敦]

亲爱的图书馆^①：

非常匆忙，只写如下几点：

公布《皇室文件和通信》的（顺便说一下，**福格特**在这里是作为皇室津贴领取者出现的）**并不是公社**——它没有时间搞这种无聊的事情，而是**国防政府**，即福格特在其给科尔布的信²¹⁷中大为赞赏的那些忠贞不渝的共和派茹尔·法夫尔之流。

几乎所有的巴黎报纸都摘要刊登了这些正式公布的材料（尤其是**津贴领取者的姓名**）。我附上的剪报取自《小报》（1871年5月3日^②那一号）——这家报纸至今还在巴黎进行反公社的论战，如同福格特先生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样。由于同福格特气味相投，该报竟在他的姓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然而，福格特自己在结束他的臭文章时把他过去说的一切都推翻了。

他说：“也可能**甚至**在1859年，人们滥用了我的姓，诚然，看来没有指出我的名字卡尔。”^③

① 图书馆（英语：「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② 应为1871年3月25日（见本卷第223—224页）。——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致〈瑞士商业信使报〉编辑部》。——编者注

可见,是路易·波拿巴在把“福格特”写进自己的账簿时,滥用了这个姓啊! **在1859年8月**接受路·波拿巴津贴的那个“福格特”,而且仅仅写个“福格特”,没有“名字”的福格特,没有任何别的字样的福格特,不用说,这只能是日内瓦那位“大名鼎鼎的”卡尔·福格特!福格特先生对这一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以致他自己说:“**人们滥用了我的姓。**”这位清白的男子感到自己被深深触痛,以致并不企图用一些轻而易举的手法来为自己开脱,如可以推诿说世上有许多“福格特”,正象有许多“卡尔”一样。如果某个没有名字的“福格特”在1859年8月从皇室中央金库领取了四万法郎,这同我有什么相干呢?不,他没有这样做,福格特说,我就是那个福格特,那个不用指出“名字”的福格特,不过“**人们滥用了”“我的姓”!**

你应该根据这一切为你的报纸写一篇适当的短评。如果为了讨好魏斯先生和象他那样的人民党活动家而对此保持缄默²¹⁸,那将是十分荒唐的。

你的 卡·马·

5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5月4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给《人民国家报》写的文章^①。

^① 弗·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肯定地说，在德国雪茄烟工人大罢工期间，他们曾给德国雪茄烟工人寄去三千法郎。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罢工还在继续¹⁹⁶，如果真的寄过三千法郎，那末，现在归还这笔钱是德国人应尽的义务。请对此作一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在《人民国家报》上写一则短评。

我们这里对倍倍尔的演说和文章感到**非常**高兴。²¹⁹他在辩论基本权利时的演说很出色；一个工人那样毫无拘束地尽情嘲笑一切神父、容克和资产者，并使自己感到比所有这些都优越，这的确是柏林泥潭中出现的所有现象中最好的现象。

得知你很快就动身来这里，我们很高兴。不言而喻，你可以住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住在我这里。这方面我们会安排的。

燕妮和杜西在波尔多的拉法格家，是星期一^①到达那里的。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58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5月5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昨天晚上收到你的来信后，我立即写了回信^②，但在信中出了一个差错。刊登有关福格特情况的《小报》，日期应是**1871年3月**

① 5月1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25日。这个日期很重要。《小报》同其他巴黎报纸一样，开始公布津贴领取者的名单是在3月18日革命以前很久，革命以后又继续公布。3月25日最后公布了那些姓名以字母«V»开头的人。

你的 卡·马·

59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所说的问题，马克思和我事先曾多次谈论过，今天晚上又谈了一次。²²⁰ 我们的结论还是这样：只有两个人谈得上作为**这一**职务的候选人，这就是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关于黑尔斯，您所说的完全正确，如果提他为候选人，那可以提出一个条件，即要他作出比过去更令人满意的说明；至于他担任工长，那杜邦也是工长，只要黑尔斯在其他方面表现不错，这一情况即使有点令人不快，也不应该成为绝对的障碍。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应该说他比莫特斯赫德更合适些，莫特斯赫德的性格不大适合于在伦敦的群众中进行有效的宣传，而进行宣传正是书记的主要职责。至于不懂语言，那末在您本人能够承担这一职务之前，是没有办法的；而我担心，您不可能承担这一职务。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英国人。一方面，我认为，不懂语言并不是我们目前组织中的一个严重障碍；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情况有助于把过去一直非常不确定的书记的地位比较明确地肯定下来。书记要作会议记录，要同英国各支部进行通信联系，

同时还要在伦敦的群众中广泛扩大协会的影响，使他们摆脱工人贵族及其公认的首领而独立。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能够而且准备做这些工作的人，那末，我们的十五先令可能会在比以前更大的程度上得到报偿。我们不应该忘记，需要担负的这个职务，不象埃卡留斯喜欢自称的那样，是协会“总书记”的职务，而仅仅是总委员会的书记的职务，——他的正式职责只限于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履行书记的工作并同英国各支部进行通信联系（据我所知，他同美国的英国人支部通信仅仅是根据专门的决议）；换句话说，他既是英国的书记，同时又应以书记的身分在这里进行宣传，而埃卡留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这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我都认为，书记的这一部分职务是最重要的。

无论如何，你们应当就这件事谈一谈，并考虑一下可以做什么。

总之，既然您征求意见，我们就把意见告诉您（当然，是秘密的）；不必着急，也许得先找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但是，象任何其他事情一样，这要由你们委员会来决定。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没有受到攻击就从伊西炮台逃跑的人们，真该枪毙。由于这种怯懦的行为，战局大大恶化了。

60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和
路易·欧仁·瓦尔兰
巴 黎

[草稿]

1871年5月13日 [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弗兰克尔和瓦尔兰：

我已经同送信人^①见过面。

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案卷放到安全的地方去，是不是更好一些？这类预防措施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有人从波尔多写信告诉我，在最近的市镇选举中，有四个国际会员当选。²²¹ 外省已经开始闹风潮。可惜那里的行动只是地方性的和“和平”的。

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何况工人阶级从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公社的。

甚至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那种凶狠的态度。有时，我还能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对你们有利的文章。

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大家知道，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如果你们来得及弥补已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你们完全有必要在巴黎以外，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赶快做你们

^①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事情。普鲁士人虽然不会把炮台交到凡尔赛分子手里，但是在和约最终缔结（5月26日）²²²以后，他们是会允许政府用自己的宪兵去包围巴黎的。你们知道，因为梯也尔之流在由普野-克尔蒂约签订的合同中搞到了一大笔酒钱²²³，所以他们拒绝接受俾斯麦所提出的德国银行家的援助。他们要是接受了这种援助，就会失掉这笔酒钱。因为实现他们的合同的先决条件是攻占巴黎，所以他们要求俾斯麦把第一次付款的期限延至占领巴黎之后。俾斯麦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普鲁士本身非常迫切地需要这笔钱，所以，普鲁士就会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方便，以加速占领巴黎。因此，你们要当心呵！

61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1871年6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1号

阁下：

拉法格、他的全家和我的女儿们都住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区，但在法国这一边。²²⁴ 因为拉法格生在古巴，所以他能弄到一张西班牙的护照。但是，我还是希望他最后在西班牙那一边定居下来，因为他曾在波尔多起过杰出的作用。

尽管我很钦佩您在《蜂房》上发表的文章²²⁵，但是我几乎为在该报上看到您的大名而感到惋惜。——请允许我顺便指出，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²²⁶ 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

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但是我认为您是英国和法国的唯一的一个不是作为宗派主义者、而是作为历史学家(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讲)来对待历史上的转折点(危机)的孔德主义者。《蜂房》冒充工人报纸，但是，实际上它是叛徒的机关报，它已经出卖给赛米尔·摩里之流了。在最近的普法战争期间，国际总委员会不得不同这家报纸断绝一切关系，并且公开声明：它是一家冒牌的工人报纸。²²⁷但是，除了伦敦的地方报纸《东邮报》以外，伦敦的各家大报都拒绝刊登这项声明^①。在这种情况下，您在《蜂房》上撰稿又会给正义的事业造成损失。

我的一位女友在三四天内就要到巴黎去。我给了她几张合法的护照，让她带给现在还匿居在巴黎的一些公社委员。如果您或者您的某一个朋友有事要托她在那里办理的话，请写信告诉我。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小报”每天都在发表关于我的文章和我同公社之间的关系的无稽之谈，而且这类东西每天都从巴黎寄到我这里来。这证明凡尔赛的警察当局要弄到真正的文件是有很困难的。我和公社的联系是通过一位德国商人^②保持的；这位商人一年到头都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来回做买卖。一切都由口头转达，只有两次例外：

第一次是，我通过这位中间人送给公社委员们一封信^③，答复他们提出的如何在伦敦交易所拍卖一批有价证券的问题。

第二次是，5月11日，即惨剧发生前十天，我用同一办法告诉他们有关俾斯麦和法夫尔在法兰克福达成秘密协议²²⁸的详情

^①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编者注

^②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17—218页。——编者注

细节。

这个消息来自俾斯麦的一位得力助手^①,这个人过去(从1848年到1853年)参加过我所领导的秘密团体²²⁹。他知道我还保存着他从德国寄给我的有关德国情况的所有报告。他要依赖我保全他。因此,他老是想方设法向我证明他的善意。我对您说过,有一个人曾经警告我说,如果我今年还到汉诺威去访问库格曼医生,俾斯麦就决定逮捕我,那就是这个人。

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啊!我曾建议公社委员们加强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即对着普鲁士人的那一面,而当时他们是还有时间这样做的;我曾事先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将陷入罗网;我向他们揭露了皮阿、格鲁赛和韦济尼埃;我曾要求他们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末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的。

要是凡尔赛分子已经找到了这些文件,他们就不会公布伪造的文件了。

国际的宣言^②不会在星期三以前发表^③。到时候,我将马上寄给您一份。四五个印张的材料,现在印成了两个印张。这就要校对、订正好几遍,并且难免发生一些印错的字句。因此,发表的日期也就延迟了。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约翰·米凯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③ 宣言于星期二,即1871年6月13日印成。——编者注

62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1年6月13日于伦敦

阁下：

我很乐于整理“第一章”，但是最早也要过两个星期才能着手做这件事²³⁰。因为病了两个月，积下了许多工作，须先办理一下。以后，我还要把一些细小的修改开列一个单子寄给您^①。

说到续写我的著作，我们的朋友^②的消息是出于误会²³¹。我曾认为必须把稿子全部改写。而到目前为止，我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文献，不过这些文献最终会从合众国寄来的。

我们的朋友**应该**从他的商业旅行中**返回伦敦**了。他为之奔波的那家公司的代理人分别从瑞士和其他地方给我来信。如果他再不回来，这家公司**就会垮台**，他自己也就会永远失去继续为该公司服务的机会。公司的竞争者都在打听他，在到处寻找他，并且将用阴谋把他诱入陷阱。²³²

多蒙您盛意给我寄来各种俄文书籍，对此我非常感谢。所有这些书籍都顺利地寄到了。我也很乐于看这位作者的其他经济著作(他的关于约·斯·穆勒的著作^③我已经有了)²³³。

① 见本卷第318—320页。——编者注

② 洛帕廷。——编者注

③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的补充和注释》。——编者注

尽管我有病，我还是刚刚发表了一篇宣言^①，篇幅约两个印张。我怎样给您寄去呢？

由于我经常外出，所以很少在家，寄给我信件等等（里面用不着信封），请按我的一个朋友阿·威廉斯先生^②的地址。他就住在我的住所里，因此地址仍是：伦敦西北区粉笔场梅特兰公园路1号。

忠实于您的 马·

63

马克思致女儿燕妮、劳拉和爱琳娜

巴涅尔-德-吕雄

1871年6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孩子们：

我病了一个半月之后，健康又完全恢复到目前情况下所能恢复的程度。另外，在我们家里，真是一塌糊涂，粉刷、油饰、上色、裱糊，弄得乱七八糟。最近几天来，嘈杂声和经常的从一处往另一处搬动，完全毁坏了我的神经系统，因而我在将军^③家里住的时间，要比在自己家里住的时间还多。

我很想得到关于燕妮健康状况的更详细的消息。我担心——我从字里行间看出，——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总的说来，现在在征询了著名医学专家的意见和**获得全面的情况**之后，我认为你们都应当离开法国的比利牛斯地区，搬到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区。^①那里的气候要好得多，而你们在那里也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你们所需要的那种变迁。这对于图尔^②尤其如此，假如他今后还不接受那些精通医学、深知他的身体情况、并向他以前在波尔多等地的医生征询过的人们的忠告，那末他的健康状况将会恶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怕小小的麻烦，搬到更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然后立即给我寄来你们的新地址，以便我能够给你们寄去我的新“地址”^③。

在伦敦这里，目前生活十分枯燥。成群的乡亲^④在街头闲逛。从他们张皇失措的表情，从他们看待一切事物的惊异神态，从他们在川流不息的马匹、单马车、公共马车、大人、小孩和狗面前所感到的惊慌恐惧的神色，立刻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我听说，妈妈和洛尔米埃太太进行着有关政治的激烈斗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达到白刃战的地步，或者还只限于尖锐的言词，没有伤害肢体。

我从圣彼得堡收到了非常珍贵的书籍²³³和非常友好的来信，信中向我提出了各种建议。²³⁴

拉甫罗夫（不是阿诺罗夫）是个很好的青年，他不是没有才能，但是他白白浪费了时间并损坏了自己的脑子，因为他在最近二十年期间，主要是读了这个时期的德国书籍（哲学和其他方面的），这是全部现有书籍中最糟糕的。看来，他以为，既然这些书是德国的，那就必定是“科学的”。

① 马克思出于保密的考虑，以医嘱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意见。——编者注

② 保尔·拉法格的绰号。——编者注

③ 双关语：原文《address》的意思是“地址”和“宣言”。这里指《法兰西内战》宣言。——编者注

④ 指公社流亡者。——编者注

维凡蒂夫人好象已经荣幸地摆脱了困境。我没有见到她，但我发觉，现在她受到赞扬，可能赞扬得有些过分，不过你们知道，在卡茨家里，从来就是过甚其词的。

荣克的小姨子前天已埋葬了。可怜的姑娘！她死在医院里。

小“行家”^①从整个本质方面说是非常好的。所以，可以原谅他的一些小缺点，如他的空谈、自满和喋喋不休地重述在这里在那里发表的“成功演说”。

德国的“傻瓜”爱国者当然在博勒特那里庆贺了普法战争的“光荣”结束，开了“和平庆祝会”，按照条顿人的风俗，他们没有忘记“彼此痛打得流血”。

凯伦起先找了一个教师职位，现在，在将军的帮助下，在英国北部得到了一个工程师的好职位。

麦迪逊医生向燕妮和杜西致最良好的祝愿。

现在再见，我的亲爱的孩子们！

老尼克^②

64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71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妈妈：

正当我坐下来给你写信的时候，接到你从洛伊特斯多夫寄来

① 指海尔曼·荣克。——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的信。这促使我去看了一下地图，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地方。这大概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那里正好是山脉与莱茵河畔相接，展现出从安德纳赫延伸到科布伦茨的一片平原景色。我相信，那里的空气会对你有益的。

你带着一伙活泼的年青姑娘到恩格耳斯基尔亨去，是做得对的。在目前情况下，两家亲戚之间的关系^①必然会有些不和睦和不愉快，而有姑娘们在场，就不致过多地谈论这些。不过，既然事情现在已经解决，不管哪方面都应该让你安宁了，——如果要翻老账，反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至于我，当鲁道夫突然要求我给予他、海尔曼和艾米尔帮助的时候，我感到很不愉快，因为这样做必然要对阿道夫采取不友好的态度。你知道，鲁道夫是个非常老实的人，他不会装假，因此，他的信使我毫不怀疑，他们是想背着阿道夫去干这一切事情。但是，阿道夫象其余三个人一样也有同样的权利得到所需的情报。这件事使我很不痛快，所以我起初竭力拖延，但是，当他们一再来信催促的时候，我不得不下决心，从我这方面说，我不能不同时也告诉阿道夫这些他所非常关心的情况。但是，为了给予他们时间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我曾写信告诉他们^②，我也将给阿道夫写信，而不久前我也已经写了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自己不立刻告诉他此事已征求过我的意见，为什么他们不把我的答复告诉他。如果那样，一切都会顺利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样的事：背着阿道夫提供给他们可能被用来**反对**他的消息。稍后一些时候鲁道夫给我的信证明，他们正有此打算。鲁道夫总认

① 指恩格斯的弟弟鲁道夫、艾米尔和海尔曼为一方同他妹妹的丈夫阿道夫·格里斯海姆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2—193页。——编者注

为,阿道夫希望退出企业这一点是个罪过。我认为——我自己就是在不久前退出企业的,他做得太过分了。现在,幸而问题已经解决,我希望他们会迅速和解。阿道夫来信要求我提供有关在曼彻斯特进行分产的消息,我写信告诉他,如果他们大家在签订最后合同的时候,或者在此以前,就彼此退还有关此事的来往信件,把它们扔到火里烧掉,喝上一瓶香槟酒,那是最明智的做法。

至于说我到那里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在巴黎事件之后,对我们——国际——开始了普遍的迫害;指责我们从伦敦挑起了革命,这完全就象有人说是我弟弟和阿道夫之间争吵的祸首一样。但是,叫嚣仍然没有沉寂下来,而我们得到了确实的消息,说有人在汉诺威等着马克思,他去那里会遭到逮捕。诚然,我就是到那里去,对我也不能采取什么了不起的行动,但是毕竟可能发生小小的冲突,而我无论如何不想让此事发生在你的住所里。何况,这些比利时恶棍还要护照。所以我想,我最好等一些时候,等警察和市侩们稍微平静一点再说。

恩玛^①的情况令人不可理解。看来,在你们那里,在巴门,是有一些奇怪的产科医生。

我们这里也老是刮东风,但是在5月末,就不十分冷了,天气也常常是很好。然而,到6月初,我又不得不生了几次火。前天天气热了起来,下了一场大雨,这对作物很有好处,现在看来我们这里很快就会有好天气。总的说来,这里的春天很不坏,比曼彻斯特好得多。那里常有熟人到我这里来,前天龚佩尔特医生和夫人来过;她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我需要这么大的住所,但是却大大赞

① 恩玛·恩格斯。——编者注

扬我把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总的说来,我象往常那样健康,我的食欲正常;现在我逐渐习惯于午睡,我的胡须显著地白起来了,我同往常一样就是怕热。我希望,你也挺好,你可以在阿格尔河畔菩提树林荫道上散散步,希望不久我也能在那里吃完午饭后躺在长凳上睡一会儿。

你忠诚的儿子向大家致最衷心的问候。

弗里德里希

6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6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请原谅我的沉默。就是现在,我的时间也很少,只能给你简短地写几行字。

你知道,在最近这次巴黎革命的整个期间,凡尔赛报纸(在施梯伯参与下)不断辱骂我,说我是“**国际的最高首脑**”^①,而这里的报纸也随声附和。

现在再谈谈**宣言**^②,这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吧!它引起了一片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看他们

① 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敢！对这帮恶棍我一点也不在乎！附上《东邮报》剪报一份，上面载有我们对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答复。我们的答复最初发表在6月13日《泰晤士报》上。²³⁵这家可敬的报纸由于这种轻率行为遭到了鲍勃·娄先生（财政大臣和《泰晤士报》监事会委员）的严厉斥责。

非常感谢你寄来罗伊特的著作^①，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亲爱的小弗兰契斯卡^②。

你的 卡·马·

6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宣言^③第一节的译文。其余部分很快就寄去，这样你可以把第一节分两期刊登，也不致于中断，换句话说，过一个星期，你又会收到稿子。条件是：

（1）你应当迅速刊载，每期多登；

（2）正文不要加注释；我翻译时尽量做到，除了那些用几句话反正也解释不清的暗示和个别细节以外，不需要注解；

（3）排好的版要保存下来，以便另行出版小册子，这次出小册

① 弗·罗伊特《我的漫游》。——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子是必要的。如果你们没有为此所需的资金或贷款，就告诉我们。

你不能刊登的地方，就用删节号代替，并把稿子寄给日内瓦的贝克尔，以便刊登在《先驱》上（这样做时务必让他知道，删掉的地方应加在哪里）。²³⁶

你将收到我**作为信件**给你寄去的一份宣言原文，上面我附了几句话。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再寄。

宣言在伦敦这里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叫嚣。起初试图对它保持沉默，但是办不到。星期三，14日《旗帜晚报》登了有关它的消息，15日《每日新闻》登了摘录，占去报纸的大部分版面。接着是《回声报》、星期六《旁观者》、《写真》、《派尔-麦尔新闻》也都加以刊载，《电讯》发表了社论，这样，事情就捅开了。星期一，《泰晤士报》发表了非常可怜的社论，《旗帜报》又有反应，昨天，《泰晤士报》也有反应，总之，整个伦敦都只是谈论我们。当然是一片狂叫。这样更好。

我不理解你对驱逐出境的担心²³⁷。如果我处于你的地位，在没有保证得到另一个国籍之前，我不会放弃黑森国籍。在这方面，你太犹豫不决了。只要公开地大闹一场，就会向全世界表明，所有这一切帝国法律都是真正的欺骗，那也就会结束这全部卑劣勾当。但是，如果你们回避这种只会给民族主义奴才^①带来损害的吵闹，而不去挑起它，那末警察机关自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注意——这只是指你信中所说的有关地方，而不是指表现很勇敢并博得我们**充分**赞扬的报纸^②所执行的路线。不过，你不要以为警察走狗会象对待某些工人那样对待你；只有当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用驱逐工人的办法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先例之后，这种事才可能发生。

① 指民族自由主义派。——编者注

② 《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我完全不知道，你被逐出普鲁士的法令现在是否仍然有效。警察机关这样肯定，这是可能的。但是，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在当议员的时候不提出这个问题。

我不能当《人民国家报》的通讯员。但是，如你所看到的，我在尽量帮你们忙。

和《派尔-麦尔新闻》打交道不会有什么结果。²³⁸我自己由于纯军事文章曾不得不与该报打交道，而政治性短文，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能在那里刊登。我与它保持联系，仅仅是为了有时往那里塞点适当的东西，以便在那里保持阵地。即使它用你当通讯员（当然它不会这样做），那末也不会刊登你的任何一篇通讯。早在今年年初我就向编辑^①声明过：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在他们那里刊登的仅仅是军事文章，而决不是政治文章，我这样做只是指望在我们认为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刊登一些有关我党事业的实际说明材料。实际上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

关于《雷诺》，看来你对它的印象也不坏！这是这里所有报纸中最卑鄙的报纸，它只要一感到没有成功的把握，就会吓得往裤子里拉屎；它对宣言完全保持沉默，甚至连《每日新闻》上已经发表了摘录也不刊登。

德国工人在最近这次大危机的时期表现得很出色，比其他地方的工人都强。倍倍尔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的关于公社的演说所有英国报刊都登了，给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²³⁹你们应当有时把《人民国家报》寄给《派尔-麦尔》编辑部；后者有时会从那里面摘登一些东西，因为它的一个编辑有些怕马克思和我，那里还有一个

^① 格林伍德。——编者注

撰稿人^①懂得德文，并刊登这类东西。同时，该报还喜欢刊登其他报上所没有的各种奇闻。

如果你以后把我那份《人民国家报》不是寄到曼彻斯特，而是寄到**这里**，我将十分感谢。请寄给我三四份载有宣言的报纸，一份用于校对，其余的用来分发。

衷心问候你和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67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²⁴⁰

巴累塔

1871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您已收到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②，我是按您留下的地址寄到佛罗伦萨的。另一份，为了安全起见，过一两天将放在信里给您寄到巴累塔。

收到您从巴累塔寄来的信，我很高兴，本想早些回信，但是宣言给我们带来了工作，因为报刊猛烈地攻击它，我们就得回答各种报纸。我还要把宣言译成德文，供给我们莱比锡的报纸（《人民国家报》）。荷兰译文登在海牙的《未来报》上。如果您能组织一下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工作，那末这将大大有助于您进行宣传，使意大利工人有可能迅速知道总委员会的立场，知道我们协会的行动原

① 梯布林。——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则和做法。

经过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我认为,最好还是给佛罗伦萨的卡斯特拉佐寄两份我们的宣言,并请他在信中转寄给您一份。我将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和他经常通信²⁴¹。您应当原谅我没有及早给他写信,但是除了意大利之外,我还必需同西班牙和比利时通信。现在谈谈关于那不勒斯的情况和卡普卢索。此人出席过一次我们的代表大会^①,但是从来没有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的通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当谈一谈某些详细的历史情况。卡普卢索和他的朋友们属于俄国巴枯宁的宗派。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在被武力镇压的1870年9月里昂起义期间,巴枯宁在市政厅下令废除国家,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后者便非常从容地开进市政厅,赶走了巴枯宁,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恢复了国家¹⁵⁶。不管怎样,巴枯宁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派,参加这个宗派的有一小部分法国和瑞士的工人,有许多我们在西班牙的人,有在意大利的某些人,其中包括卡普卢索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卡普卢索证明自己的名字

① 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编者注

是起得正确的——他的上司是俄国的^①。

我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协会章程第一条）^②。由于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特殊理论不违反这一条，所以没有反对接受他们作为会员，没有禁止他们用一切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尽一切可能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在我们协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甚至在我们总委员会中也有观点极不相同的人。

假如协会成了宗派，那它就会灭亡。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用以说明章程第一条的那种广泛性，这就是说，一切被接受加入协会的人都竭力谋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可惜，象一切宗派主义者一样，思想狭隘的巴枯宁主义者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硬说，总委员会是由反动分子组成的，协会的纲领过于含糊不清。按照他们的意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是巴枯宁自己从我们德国人这里剽窃的）应当是必须遵守的义务，废除继承权和国家等等应当成为我们纲领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我本来差不多就象巴枯宁一样，是老早的和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会员也都是这样的。关于上述继承权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象巴枯宁一样，知道得很清楚，虽然我们与他不同，认为把废除继承权描绘成摆脱一切祸害的出路是不重要的和不适当的。至于“废除国家”，这是旧的德国哲学用语，这个用语，只是在

① 双关语：意大利语 «capo» 音“卡普”，意即上司，«russo» 音“卢索”，意即俄国的。——编者注

②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我们年青的时候曾多次使用过。但是把这一切列入我们的纲领，那就等于使自己脱离我们广大的会员，那就等于分裂欧洲无产阶级，而不是团结它。当这种硬要把巴枯宁主义的纲领当作协会的纲领的努力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就试图把协会推上歧途。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组织要成为与我们协会不同的国际性组织。我们一些支部的“最激进的人们”，即巴枯宁主义者，要在各地成立这个同盟的支部，而这些支部要服从在日内瓦的另外一个总委员会（即巴枯宁），并且要有单独的全国委员会，来与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相对抗。在我们全体代表大会上，同盟上午要同我们一起开会，下午则要召开它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这个绝妙的计划是在1868年11月向总委员会提出来的。但是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些违反我们协会章程的规章，并且声明，同盟的支部只能个别地接受，同盟应当或者是自行解散，或者是不再加入国际^①。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通知同盟说，“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② 这些条件从来也没有完全履行过，但是同盟本身除了法国和瑞士之外在各地都消失了，而在法国和瑞士，它终于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约一千名巴枯宁主义者——不到我们的拥护者的十分之一——退出了法国和瑞士的联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② 这段引文曾被警察翻译人员歪曲了，漏掉了字，因而句子丧失意义。这里已按照文件原文更正，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合会，并向总委员会要求承认它们作为单独的联合会，总委员会对此大概不会加以阻挠。由此您可以看出，巴枯宁主义者们活动的主要结果在于给我们队伍带来分裂。谁也没有为他们的特殊信条设置障碍，但是他们不满足于此，而想发号施令，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我们全体会员。我们按照我们的职责所要求我们的，给了他们以回击，但是如果他们同意平静地和我们其他的会员并肩存在，那末，我们既没有权力也不打算将他们开除出去。问题在于，把这样的分子提到首位是否适宜，而如果我们能够把没有沾染这种特殊宗教狂热病的意大利支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末，我们自然会更好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您可以根据您将在那不勒斯看到的情况，自己判断此事。在为了反对我们而发表的茹尔·法夫尔通告中当作国际纲领引用的那个纲领，实际上就是上述巴枯宁主义者的纲领。²⁴²我们对法夫尔的回答，您可以在6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上找到。^①

1864年，马志尼企图利用我们的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没有得逞。他的主要工具是一个加里波第的拥护者沃尔弗少校（他的真名是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公爵），提巴尔迪现在已经揭发他是为法国警察机关服务的间谍²⁴³。当马志尼看到，国际不能作为他的工具时，他便开始疯狂地攻击国际，并利用各种机会诽谤它，但是，正象您所说的，时代在变化，“上帝和人民”的口号已经不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口号了。

我们很清楚，租佃制或“分成制”，是从罗马时代起到现在为止意大利农业的基础。无疑，这个制度总的说来使得租佃者较之无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编者注

产者得到的政治独立性，比他们在英国所享有的更为广泛。但是，如果相信西斯蒙第和对这个问题有所著述的近代作者，那末，在意大利，土地所有者对租佃者的剥削，象各地一样，也是很重的，而下层农民的交租负担则特别沉重。在伦巴第，地产是很大的，当我在那里的时候²⁴⁴，租佃者都相当富裕，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存在着受租佃者雇用的农村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事实上担负了一切工作，而从这个制度中却得不到任何利益。在租佃者较少的意大利其他地方，根据从远处可以作出的判断，“分成制”不会使他们免遭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小租佃者常常遭受的那种贫困、愚昧和落后。我们对待农业居民的政策整个说来是：凡是有大地产的地方，租佃者按其和工人的关系来说是资本家，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工人利益的行动；凡是地块不大的地方，租佃者虽然名义上也是小资本家或小私有者（如象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那样），但是实际上，他们通常也落到象无产者一样贫困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他们利益的行动。无疑，这种情况也必然存在于意大利。如果您能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问题以及意大利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最新法律的情报，总委员会将非常感谢您。

经过多次的中断，于7月3日才写完这封信，劳驾请您快些回信。我今天就给卡斯特拉佐写信。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6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7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现寄上第三节的末尾^①。第四节将过两三天，无论如何要在周末前寄去。校样将于今天或明天退还。

关于驱逐出境问题²³⁷：普鲁士和美因兹的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那是戒严时期，当时是根据法律这样做的。对于从萨克森驱逐出境一事，你们应当或者通过被驱逐者拒绝离境的办法，或者经过向法院上诉和向国会请愿的方式，不管怎样，争取获得最终的解决。进步党人²⁴⁵在这种场合下不可能不支持你们，否则就会使自己名誉扫地。在国会直截了当地拒绝承认公民权和迁徙自由之前，问题是不会了结的。特别是关于你的事情，如果你在国会开会前一周左右去一趟柏林，在那里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就可能很快使事情弄到危机的地步。我相信，他们不会触犯你，事情就会结束。但是，假如他们对你采取什么行动，那就会演出一场骇人听闻的丑剧，而只要国会一召开，他们终究不得不放你出来；假如国会采取了不体面的行为，你就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揭露它。现在存在着一定的体面准则，在和平时期，就是最糟糕的议会也不可能公开破坏它。现在你已经不在国会里，当然事情就不这

① 指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德译本。——编者注

么简单了。但是，如果你们**不经斗争**而任其实际上剥夺你们所享有的一切纸上的权利，而不去**迫使**国会公开通过决议，来维护或者反对它自己的破烂货，这样对你们真是毫无办法了。

你要求我们在这里创办报纸的那种命令口气，很使我们感到可笑。看来，你把伦敦当成克里米乔，以为在这里不经几番周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创办《公民和农民之友报》。你应当知道，伦敦比克里米乔大多少倍，在这里创办报纸就要困难多少倍，为此所需的经费就要多多少倍。如果你能提供约一万英镑给我们使用，我们就能为你效劳。

关于奥哲尔，你忘记了，这个人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没有重大理由不可能把他开除出去²⁴⁶。从你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中，可以看出，你现在完全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报纸对于工人党内部发生的事情都保持绝对的沉默。

我们现在和《派尔-麦尔新闻》彻底断绝了关系。²⁴⁷

我的妻子^①和马克思一家衷心问候你和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69

马克思致莱昂·比果²⁴⁸

巴 黎

1871年7月11日于伦敦

阁下：

我声明，被硬说成是我写的并在里面似乎谈到阿西先生的那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封信,也象一切被法国报纸硬说成是我写的信一样,是伪造的。

除了仅有的一次以外,我从未私下地或是公开地与阿西先生有过交往。3月18日革命之后过了几天,伦敦的报纸公布了一封电报,按照这封电报,这次革命似乎是由我和好象到伦敦来与我串通的布朗基和阿西先生^①阴谋发动的。我当时就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②说,所有这一切是法国警察机关炮制的荒谬谣言。

谨致

敬礼

卡尔·马克思

70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71年7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您能不能在最近这个星期日下午五点钟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您将在我们这里见到一些我们的巴黎朋友。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克思

① 在信的草稿中删去了:“以及两个不存在的人,一个是意大利人,另一个是英国人”。——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编者注

71

马克思致阿·奥·拉特森²⁴⁹

伦 敦

[草稿]

1871年7月12日[于伦敦]

阁下：

随信寄去**国际总委员会**的下列出版物：

- (1) **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 (2) 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
- (3) 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
- (4) 《泰晤士报》(1868年9月9日)(总委员会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①)。
- (5) **比利时的屠杀。**
- (6) **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
- (7) **向在巴塞尔召开的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②。**
- (8) **关于爱尔兰大赦问题^③。**
- (9) **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编者注

(10)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议程^①。注意：普法战争阻碍了代表大会的召开。

(11)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12)《法兰西内战》宣言(第二版)。

这个单子虽然还不完全，但是包括了总委员会公布的最重要的文件。

宣言《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现在正在印刷，明天就寄给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西区半月街7号阿·奥·拉特森先生。

又及：附上致阿伯拉罕·林肯的公开信^②的手抄副本和他的复信²⁵⁰。

72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²⁴⁰

那不勒斯

1871年7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您已经收到了我于7月3日寄往巴累塔的信^③。我在寄出这封信以后，过了一天收到您6月28日的来信，高兴地得知，您已经收到宣言^④，宣言正在译成意大利文并将用意大利文出

① 卡·马克思《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40—245页。——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版。至于俄译本，那末，请通过一切办法催促您的熟人尽快完成；完成和印刷得越快越好。德译本和荷兰文译本即将脱稿，西班牙文译本正在马德里刊印，法译本将在日内瓦，或许还将在布鲁塞尔刊印²⁵¹。这样，尽管大陆各国政府进行种种迫害，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的协会在国际范围内发表自己文件的可能性，比任何欧洲政府的官方刊物还要大。

当接到您的信的时候，我准备寄往佛罗伦萨的信还没有发出，而考虑到局势，我想，最好不直接往这个城市寄信。装有印刷文件、从伦敦寄给佛罗伦萨鞋匠^①的信，由于他在声援公社的宣言上签了名²⁵²，自然会引起怀疑，而同样一封寄给那不勒斯法学博士^②的信就可以作为一种普通信件寄到。因此，我随这封信附上：

(1) 1864 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2) 代表大会批准的条例。

(3) 1866 年代表大会决议和 1868 年代表大会决议。

(4) 总委员会关于战争的两篇宣言。

(5) 《法兰西内战》宣言第二版。

(6) 总委员会关于华施贝恩先生的宣言^③——三份。

劳驾请尽可能把其中的某些文件寄往佛罗伦萨，其余的留下自用。我们的书记^④在您和他分别之前给了您哪些文件，我不清楚。如果某些文件或者所有这些文件，您需要更多的份数，请告诉我，只要我们一得到这些文件，我就给您寄去。无论如何，我们佛

① 皮契尼。——编者注

② 卡洛·卡菲埃罗。——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④ 卓瓦基尼。——编者注

罗伦萨的朋友们不管问到什么有关协会现状的情况，您现在已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说明了。在这些迫害还没有结束之前，我现在只通过您和他们通信也许是适宜的，因为我不希望超过必要的范围使任何一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当他们的协会没有恢复的时候，他们可以立即建立由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六至十二人组成的我们协会的支部，给我们写一封信证明他们联合的事实，并委任一位书记，那时我就和他们开始通信。这个支部可以在晚一些时候与恢复起来的协会合并。信收到后，开一个名单来，以便送去付印。^①

我们高兴地听到，您和其他的朋友们不怕迫害，而相反，欢迎迫害，把它作为一种极好的宣传方式。我的意见也是如此，我以为，我们是注定要遭受很多这类迫害的。在西班牙，许多人被关进监狱，而其他的人则躲藏起来。在比利时，政府竭力充分地利用法律甚至超出法律以外的某种手段来反对我们。在德国，俾斯麦的拥护者也开始玩弄这套把戏，但是他们在那里比在西班牙，在更大的程度上遭到我们的人的坚决抵抗，在这方面，我们的人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无疑，你们在意大利也会有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坚信，你们不会象卡普卢索和他的朋友们那样来对待这些迫害²⁵³。巴枯宁的这些追随者稍微遇到一点危险就表现得这么怯懦，真是令人惊讶。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这以前不久给我们来信说，他们放弃政治活动的行为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致社会主义者不再令人害怕，而被认为是完全无害的人(!!)，——这些巴枯宁主义者后来在不久以前的迫害面前表现得很不体面。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民族)，不管在什么时候，

^① 原稿如此。——编者注

无论是在街垒战中或者在其他场合，曾经自觉地甘冒风险。要是完全摆脱他们，那就好了，如果你们能够在那不勒斯或者其他城市找到同这种日内瓦派毫无联系的人，那就更好。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召开什么代表大会，这些人不是在形式上，就是在实际上总要在我们协会内部建立秘密宗派，而那不勒斯、西班牙等地的人们将会认为，从他们自己的大本营那里得到的通知要比协会所能做出的其他一切东西都更重要。由此可见，如果他们留在我们协会内，显然那也只是短时间的，以后一定会重新提出开除他们的问题。我们有证据说明，他们仍然在打算建立与我们的国际相并列的自己的国际，但是他们可以相信，无论是总委员会或者是代表大会都不会允许任何破坏我们章程的行为。

至于您谈到的关于意大利南部居民的状况，并不使我们奇怪。甚至在这里，在几乎从本世纪一开始就存在工人阶级运动的英国，也有很多消极和愚昧的现象。工联运动，首先是有势力和有经费的工联，成了与其说是推动整个运动的工具，不如说是阻挠整个运动的障碍，而在工联之外，还有广大的伦敦工人群众，他们多年来离开政治运动很远，因而非常愚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工联主义者和其他旧的宗派的许多传统偏见，因而是可以进行工作的很好材料。他们完全可以为我们的协会所发动，我们深信，他们是十分明理的。

我非常理解您在那不勒斯的处境，这就象二十五年前我们开始组织社会运动时，我们的一些人在德国所处的情况一样。当时跟我们走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瑞士、法国和英国的无产者；我们做群众工作的经费极少，也象您一样，我们不得不在学校教师、新闻工作者和大学生中征集拥护

者。幸而在运动的这个时期容易找到这种人，他们不属于真正的工人阶级；稍后一些时候，当工人成为运动中占优势的成分时，这种人当然就少了。

1848年争得的自由以及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自然大大缩短了运动的这个第一阶段，无疑地，经过一两年以后，您就可能向我们作出完全不同的关于那不勒斯状况的报告。

同时对于您决心向我们如实地叙述实际情况，表示感谢。我们的协会十分强大，不怕了解真实情况，哪怕这种情况看来是不利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毫无实际根据的虚浮报告更能削弱我们协会的了。请您这样做吧，您从我这里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到哪怕是稍微地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消息。

附上7月3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和有关沃尔弗少校的全部事实²⁴³。因为这个人在意大利非常有名，最好在那里予以公布。

我要补充一点，我们对于我们的组织所出版的一切期刊有个规定：要按期给总委员会送来两份，一份归入保存一切刊物的档案，一份给负责出版该刊物的国家的书记。您能否尽力争取在最近办一个意大利协会的机关刊物？还必须给这里寄来几份意大利文译本。

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些意大利流亡者，他们曾经在巴黎为公社而战斗，目前得到我们流亡者基金的救济。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

73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1 年] 7 月 2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不得不又麻烦您, 请您办一个由法国领事馆签证的护照。(最后一个护照已在巴黎。)您的帮助已经救了六个人, 如此崇高的事情是对您劳累的最好奖赏。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74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1871 年] 7 月 22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请原谅我这么久才回信。近来, 我**工作很忙**, 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因此我也没有考虑对《资本论》做些什么。不过, 下星期我一定开始工作并为您准备好一切^①。

^① 见本卷第 317—320 页。——编者注

我已准备好寄往柏林的邮件，但是不幸，由于疏忽没有寄出，仍留在这里。所以请给我寄来柏林的新地址，我好立即把邮件寄去²⁵⁴。

这里得到了十分令人不安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①的消息，但我希望这是谣传，或者无论如何是夸张的。

如果您能在柏林给我找到一个代理人，可以作为我与彼得堡进行某一部分商务活动的中间人，那是很有益的，对于某些商品来说，这条弯路可以比直路更短些。直线远不是在所有场合都象数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最短的。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75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1年7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尽可能地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朋友约瑟夫·罗兹瓦多夫斯基。他曾经是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的参谋长。这是个出色的年青人，但是一文不名。他想先教法语课。等到他掌握了英语，就可以为他找个工程师的职位。

他的住址是：伊斯林顿区艾塞克斯路帕金顿街9号。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① 洛帕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76

马克思致查理·卡隆²⁵⁵

新奥尔良

[书信内容记录]

1871年7月26日[于伦敦]

信寄给新奥尔良的查理·卡隆（国际共和主义俱乐部的主席兼临时秘书）。接受为国际的支部。已给他们去信，让他们和纽约的中央委员会联系。给他们寄去一份《内战》^①（第二版），一份章程和一份《华施贝恩》^②。

7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7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劳驾请立即把附上的便条送给李卜克内西。

你的沉默使我非常惊奇。我不能想象，装有印刷品的各种邮包你竟没有收到。

另一方面，如果你想按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老办法来惩罚我的沉默，那是很愚蠢的。亲爱的，请你注意，即使一天有四十八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小时,我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我每天的工作。

国际的工作很多,加之伦敦挤满了流亡者,我们应当给以关怀⁸⁰。此外,各种各样的人,如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都包围着我,要亲眼看看这个“怪物”。

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

我的女儿们已经在比利牛斯山区几个月了²²⁴。小燕妮患胸膜炎还没有完全好,但根据她的来信,在显著好转。

非常感谢你寄来德国的材料。我希望你、你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①十分健康,并请转达衷心的问候。

又及:你也许会感到惊讶,我在给《派尔-麦尔》的信中暗示要决斗^②。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使编辑^③有个借口说出一些廉价的俏皮话,他就会干脆拒绝刊载这一切。在这里他上了圈套,恰恰做了正是我所需要的事情:他逐字逐句地转载了宣言^④中对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的指责。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编者注

③ 格林伍德。——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7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不迟于1871年7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结尾部分^①。

虽然我把《农民战争》交给了你，你却一份也没有给我寄来²⁵⁶。为了哪怕得到几份，我都必须通过这里的工人协会¹⁶²去订购。这次我期望得到礼遇，请给我二十五份宣言的单行本。我不仅要为许多私人朋友尽礼节上的义务，而且要分发给伦敦和其他城市的德国工人；此外，还应当送给总委员会约二十五份。你可以寄来五十份波克罕的小册子，书款由我们付，另再寄来你们的所有其他出版物各约六份（倍倍尔和狄慈根的著作各十二份），书款也由我们付²⁵⁷。

你的 弗·恩·

全部清样一收到，我们还要在美国刊印德译本。

① 指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德译本。——编者注

79

马克思致尼古拉·伊萨柯维奇·吴亭

日内瓦

[草稿]

1871年7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星期二^①总委员会决定，今年（鉴于特殊情况）将不召开代表大会，但是将象1865年那样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²⁵⁸。将建议各支部选派自己的代表。关于召开这次代表会议的事，**不要在报纸上公布**。会议将是秘密的。代表会议所要讨论的不是理论问题，而仅仅是**组织**问题。会上还要研究某些国家各支部之间的分歧。代表会议将于**9月17日**（9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开幕**。荣克将把这些决定通知贝克尔和培列。

在星期二的会议上，总委员会研究了吉约姆提出的两个问题²⁵⁹。第一、他送来两封信的副本：一封是1869年7月28日埃卡留斯写的，信中**同盟**被承认为国际的支部；另一封是1869年8月25日荣克写的，这是同盟交纳会费（1868—1869年期间）的收据。吉约姆现在问，这些信是不是真的？

我们回答说，**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

第二个问题：“总委员会是否通过了把**同盟**开除出**国际**的决议？”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回答说，**没有通过任何这类决议**。

① 7月25日。——编者注

到目前为止,必须确认的只是这些事实,但是罗班为了派遣他的那些人的利益试图把这些事实解释成要预先来解决瑞士的纠纷问题⁶,对此,总委员会坚决进行了驳斥!

首先指出下述情况,即在埃卡留斯来信之前的一封信中,曾经明确规定接受同盟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已为同盟所接受,现在则要弄清同盟是否履行了这些条件,这是代表会议上应当审查的问题。

至于1868—1869年的会费,则指出,同盟为了买得参加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权利,曾付过这些钱,此后,同盟就停止交纳会费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指出,即使总委员会没有通过开除同盟的决议,那也决不能证明,同盟没有以自己的行动开除了自己。

总之,总委员会决定,它只回答吉约姆所提问题的**事实**,而把实质问题提交代表会议来解决。

《平等报》经常不按时寄来。

如果您收到这封信后告诉我一声,我将非常感激。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

又及:我没有以**俄国**书记的身分在总委员会宣言上签名,为的是不影响我们俄国朋友的声誉。

80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²⁴⁰

那不勒斯

1871年7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卡菲埃罗：

收到您12日的来信，相信您已收到我几天以前寄往那不勒斯的信^①，其中附有协会章程、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内战》宣言第三版、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1864年协会成立宣言，等等。这些文件完全足以向您说明：我们协会的条例和原则是怎样的，总委员会代表我们协会和为了维护协会利益进行活动时拥有什么手段。我收到了在洛迪发行的《人民报》、关于**卡普卢索**的消息和一份登有**马志尼**对我们的攻击的《人民罗马》²⁶⁰。

至于您信中援引的关于卡普卢索的已经公布的事实，那已经足以认为他没有能力今后再在什么时候给我们带来危害。假如他敢于公开以工人阶级代表的身分出现，那末大家就会知道他那三百里拉的行为²⁶¹，而这就会肃清他的最后一点影响。我们高兴地得知，你们那里没有**巴枯宁主义者**宗派。我们原先以为情况相反，因为**瑞士的巴枯宁主义者**一直硬说，**这种宗派是存在的**。他们经常重复这一点，而我们没有从那不勒斯方面得到任何复信，所以就相信了这一点。我们在那不勒斯除了**卡普卢索**的地址以外，没有别的地址，我们的法国书记**欧·杜邦**当着马克思的面给卡普卢索

① 见本卷第250—254页。——编者注

至少写过三封信，但卡普卢索大概是有意避而不提这些信件。如果您认为必要，请问一问卡普卢索关于这些信的事。另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不勒斯的回信；如果象您所说的这些信是直接寄给总委员会的，那就十分明显，由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警察机关的缘故，一封也没有寄到我们这里来。

您谈到**反思的要素**（从这里我愉快地听到老黑格尔的声音，我们在许多方面也得感激他），并说协会在自己的活动中不能满足于简单地重复章程的第一条，这个原则如果不加以发展，就会成为单纯的**否定**，即对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力的**否定**，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我们应当大大地前进。我们应当发挥这个问题的积极方面，即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讨论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我曾经说过，这种讨论不仅在协会内部经常进行，而且在总委员会中也经常进行，因为那里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等。最大的困难在于，把他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使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致破坏协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做得成功的，唯一的例外是瑞士的**巴枯宁主义者**，他们怀着真正宗派主义的狂热，一直企图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建立有自己的总委员会和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单独的国际协会来把自己的纲领强加给协会，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大国际内部干的。

当他们以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形式进行这种尝试的时候，总委员会以下述决定（1868年12月22日）^①对此作了回答：

“根据这两个文件〈同盟的纲领和条例〉，上述的同盟完全溶化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该协会之外。根据发起委员会〈同盟〉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的地方组织之外，还将存在**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协会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这样，同盟中央委员会就授予自己接纳加入国际的权利。此外，国际工人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也将有一个孪生兄弟——同盟的全同盟代表大会，因为根据发起委员会的条例，

‘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鉴于^①：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同盟〉的做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所有的民族和政党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见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规定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见组织条例第十二条）；

这个问题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

^① 在信件的副本中没有这两个字。——编者注

盟²⁶² 的决议中已预先得到解决〈该同盟向国际提出关于合并的建议，而上述决议是我们对这些资产者的回答〉；

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中声明，**和平同盟**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久以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则完全相同；同盟发起小组的某些成员作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赞成这项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2）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对于这个问题，即国际不能容许另外的具有自己单独组织的宗派主义国际存在，我认为不能有两种意见。毫无疑问，所有将来的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都将坚决反对在我们协会内部进行这种阴谋活动，最好让我们那不勒斯的朋友们，至少让那些在日内瓦得到支持的人们知道下面这一点：**巴枯宁主义者**在协会中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只有他们**一直在制造纠纷。我说的主要是**瑞士人**，因为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完全没有发生或者很少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始终允许他们所有的人具有自己的原则，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传播这些原则，只是希望他们放弃任何破坏协会或者把自己的纲领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样，他们就会相信，欧洲工人决不想成为小宗派集团的工具。其次，关于他们的理论观点，总委员会于1869年3月9日曾根据章程第一条给**同盟**写信^①说：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由于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的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纲领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阶级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

我给您摘录了这么详细的引文，为的是说明，任何指责总委员会超越章程第一条所规定的界限的说法，都是多么没有根据。总委员会在执行自己有关接受支部或者消除纠纷方面的正式职责时，当然不能这样做；但是，至于讨论理论问题，总委员会则最热切地希望超出所规定的界限。总委员会希望通过这种争论制定出一个可以为欧洲无产阶级所接受的共同理论纲领。在我们讨论理论问题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争论都占去大部分时间，但是应该指出，在这些理论争论中，**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参加得最少。总委员会在自己的正式文件中也远远超越了第一条。请读一读给您寄去的所有通告信，特别是其中的第三号——《法兰西内战》宣言，在这篇宣言中，我们发表了维护共产主义的主张，这无疑会使协会中的许多**蒲鲁东主义者**极不高兴。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对巴黎公社进行诬蔑的资本家们推动了我们。

总委员会发表的任何一个文件都无不超越第一条的界限。但是总委员会能够超越协会正式纲领的界限，仅仅是在**情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限度内**。这并不使任何一个支部有理由说：你们破

坏了我们的章程，你们正式宣布协会章程中所没有的东西。您说，我们的那不勒斯朋友们不满足于单纯的抽象概念，他们希望某种具体的东西，他们不满意除了平等和以社会秩序代替无秩序以外的任何东西。好，我们愿意做得更多。在总委员会中没有一个人不主张彻底消灭**社会阶级**，总委员会没有一个文件是不完全符合这一点的。我们必须摆脱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使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具、机器、原料和在生产所需的时间内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资料的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联合阶级来代替他们的地位，并且促进这个阶级的发展。其结果，不平等必将消灭。而为了彻底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我认为，这对于那不勒斯的朋友们是相当具体的。当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为耕种贫瘠土壤分担一份工作的时候，不应当要求总委员会隔不长的时间就发出振奋人心的宣言，这种宣言可能使相当一部分我们的会员满意，当然也会使另一部分人不满意。不过，如果现实局势要求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象发表《内战》宣言并为法兰西内战本身所证明的那样，来适应这个要求。至于宗教问题，那我们不能正式谈论它，除非神父们迫使我们这样做，但是您在我们的所有出版物中都会感到无神论的精神，此外，我们不接受任何在章程中稍有一点宗教倾向的团体。许多这样的团体曾希望被接受，但都遭到了拒绝。如果我们的那不勒斯朋友们联合成一个无神论的团体，并只接受无神论者，那末，正如您自己说的，在不仅上帝万能而且对圣詹纳罗也要表示恭敬的这样一个城市里，他们的宣传将会变成什么呢！

根据您的希望，附上给卡·帕拉迪诺的信，并向那不勒斯支部表示同志的感情；请转交给他。

现在谈谈马志尼。星期二^①，我已把他在《人民罗马》上发表文章一事告知总委员会。关于讨论的公开报道，过几天再寄给您。不过，对于意大利，最好能刊印下列一段：²⁶³

马志尼宣称：

“这个几年前在伦敦成立的协会，**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和它合作……一小撮人企图直接领导大批在祖国、志向、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以及行动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人，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交往，稍后意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绝和他们交往。”

我们来看一看事实。1864年9月28日我们协会的成立大会举行以后，在该公开会议选出的临时委员会举行会议时，鲁·沃尔弗少校就提出了马志尼亲自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不仅没有对直接领导大批人等等提出异议，不仅没有说这个力量“如果要完全活动，就必将独断地行动”，而是相反，章程是本着**中央集权的密谋**即赋予中央机关以独断权力的精神起草的。宣言是以马志尼惯用的风格起草的：**庸俗的民主**即给予工人政治权利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阶级的**社会特权**。这个宣言和章程草案后来遭到了否决。但是意大利人（您会在我们成立宣言的末尾看到他们的名字）仍然是协会的会员，直到某些想利用国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法国资产者提出上述问题时为止。在他们遭到失败以后，首先是沃尔弗，接着是其他一些人退出了委员会²⁶⁴，我们就和马志尼永远断绝了关系。不久以后，中央委员会为答复**韦济尼埃**的文章，在列日的报纸上声明^②，马志尼从来不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他的宣言和章程草案都被拒绝。您大概看到，在英国报刊上，马志尼曾疯

① 7月25日。——编者注

② 《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编者注

狂地攻击巴黎公社；每当无产者举行起义时，他总是这样做的；在无产者失败以后，他就向**资产阶级**告发无产者。1848年六月起义后，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起义的无产者的攻击是这样令人愤慨，甚至连路易·勃朗也写文章反对他。而后来路易·勃朗曾屡次宣称，1848年的六月起义是波拿巴派的暗探干的。²⁶⁵

如果马志尼称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异己的性格”等等的人，那末我只能对您说，马克思的破坏性的“权力”和“不容异己的性格”保证了我们协会七年来的统一，为了使国际获得今天的光荣地位，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至于传说的已经在英国这里开始出现的协会的分裂，实际是委员会有两个同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的英国委员^①，认为我们关于内战的宣言太尖锐了，因而退出了协会。代替他们的是另外四个英格兰人^②和一个爱尔兰人^③，我们认为，我们在英国这里比两个叛徒离开我们以前强大得多了。我们没有瓦解，现在我们第一次被所有英国报刊公认为**欧洲的一支强大力量**，从来没有一本小册子象正在发行第三版的内战宣言那样，在伦敦这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我再重复一遍，极为殷切地希望用意大利文公布对马志尼的这个答复，以便使意大利的工人们了解，伟大的鼓动家和密谋家**马志尼**对他们只有一个忠告——受教育：尽可能提高文化水平（似乎这只有靠他们），尽量多办消费合作社（甚至不是生产合作社），并且寄希望于未来！！

总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决定，9月的第三个星期日（9月

① 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编者注

② 泰勒、罗奇、米尔斯和罗赫纳。——编者注

③ 麦克唐奈。——编者注

17日）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各个支部的秘密代表会议。所以通过这样的决议，是因为在西班牙、法国、德国，可能也在意大利，正发生政府的迫害，目前不可能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在大部分这些国家，不可能公开选派我们的代表，此外，他们在回国之后大概还要遭到逮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秘密代表会议的方式，代表会议的召开、会议的时间、讨论情况均不公布。1865年曾经召开过这样的代表会议，以代替代表大会。²⁵⁸ 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显然只能在伦敦召开，因为这是外国人不受警察机关驱逐的欧洲唯一的首都。关于代表人数和选派代表的比例完全由**各国支部**考虑。代表会议的时间只有几天，因此讨论主要限于与协会内部事务和协会整个组织有关的实际问题。既然会议将是秘密的，而讨论情况以后也不公布，那末讨论理论问题就没有重大意义，但是代表们的会见将提供交换意见的良好机会。总委员会将向代表会议作关于两年来活动的报告，代表会议将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这样，在会议往下进行以前，将提出一些重要问题。

因此，请您尽可能加速进行我们意大利支部的改组工作，以便选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既然甘布齐大约准备在这个期间来伦敦，那末，他也许正可以安排在这个时候来这里，并得到作为你们的一名代表的委托书。同时我还要请您注意组织条例第八条，这一条说：“只有向总委员会交清会费的分部和支部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²⁶⁶。会费规定每个会员每年一个索尔多或者十个生地西母，最好会费在代表会议之前寄来，因为不然就可能在代表权的问题上发生麻烦。

《法兰西内战》意大利文译本一经印出，就请至少给我寄六份，

以满足总委员会的需要。

您给我的信最好不要写我的名字，而写白恩士小姐，格式如下：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白恩士小姐，别的什么都不要写，里面不要信封或写收信人。这是我的侄女，是个不懂意大利文的姑娘，因此，可以不必担心发生误会。

还附上（1）我们致美国委员会的揭露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的行为的宣言^①；

（2）和（3）已经公布的关于总委员会两次会议的报道（这些已经刊登的报道只包括我们愿意公布的材料，其中删去了一切有关内部组织问题的内容）。

弗·恩格斯

81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1871年7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如果您在下星期日下午五点钟到我这里来吃饭，将使我非常感激。您在这里将见到我的布鲁塞尔朋友^②，并可以与他商谈关于出版军事法庭记录的问题²⁶⁷。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②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编者注

82

恩格斯致汉普斯泰特
“天意修女”修道院院长
伦 敦

[草稿]

[1871年8月初于伦敦]

尊敬的女士：

经昨天贵院寄宿学校的一位修女和我交谈之后，我不揣冒昧给您写这封信。

事情是关于收容三个女孩：欧仁妮·杜邦（九岁）、玛丽·杜邦（七岁）和克拉丽丝·杜邦（三岁）作为贵院寄宿学校学生的问题。她们的父亲在曼彻斯特约瑟夫·海厄姆先生的乐器厂当工长，母亲大约在一年半以前去世。杜邦先生认为，他自己无力保证他的孩子受到应有的教育，委托我为她们找个适当的处所。

昨天接待我的那位修女告诉我，在您那里可以为幼儿们找到地方，寄宿费每个孩子第一年是十三英镑，以后每年是十二英镑；其次，她建议我以书面方式向您申述我的希望。

因此请您，尊敬的女士，通知我，您是否同意收容她们；如果同意，我将告诉她们的父亲，他立刻就来伦敦，把孩子带给您。您或许还需要我作某些其他的说明，那就请通知我，什么时候我可以去您那里并向您说明。

贵校的地址是住在梅特兰公园路的克拉克森先生告诉我的。

尊敬的女士，请接受我深切的敬意。

弗·恩·

83

恩格斯致菲力浦·克楠¹⁵¹

安特卫普

1871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克楠：

我按时收到了您5月1日和本月1日的两封来信，从信中得知，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未曾加入国际，甚至现在还没有加入。使我非常惊讶的是，从最初罢工¹⁹⁶时起就没有把这一情况通知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为他们进行一切工作时（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我们给了他们为数达一万五千法郎以上的捐款），曾深信这是为国际会员而做的。现在才知道，他们不仅不是我们的会员，而且目前在我们为他们做了这一切以后，还没有加入！这真是太岂有此理了，至于我，我决定再也不为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们做什么事。难道这些先生们所谓的团结一致，就是取得国际给他们提供的英国和其他国家工人捐助的钱，然后放进腰包，甚至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以此证明自己准备为别人做同样事情的决心吗？对此，我们这里持另外的看法，国际绝不应当为这种人工作。谁希望得到我们协会给予的捐助，谁就应当准备挑起自己的一份担子，而加入协会就是在这方面可以提供的最简单的证明。那些大喊大叫向国际要钱、同时又拒绝参加我们行列的人，该受资产者剥削，因为他们放弃唯一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剥削的手段，即整个欧洲工人联合和组织起来。自国际成立以来，还没有过这种情况，只有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才得到了向国际要钱的荣幸，而他们得到捐助之后，却对我们说：谢

谢先生们，你们可以走了，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请吧！

但愿我对他们的指责太严厉了，今天他们也许已经参加了我们的行列。但是，如果他们不立刻这样做，您就应当承认，他们的行为是极端卑鄙的，只要我没有得到他们参加国际的消息，我就反对再寄给他们哪怕一个生丁。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钱更有益得多地用在那些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身上。

您问我，伦敦雪茄烟工人是否加入了国际？当然是的，从国际成立之时起就加入了。他们的主席公民柯恩在总委员会中代表他们。我已经和他谈过您想让他就加入国际一事给安特卫普人写信的问题，但是在那里，一万五千法郎都没有发生作用，一封信又能产生什么效果呢！

《工人报》给我们送得仍然很不按时，而且只有一份。这里懂得佛来米文的工人很少，所以很难为您找到订户，然而我已请总委员会委员们宣传您的报纸。

今年不可能召开代表大会了，因为法国、西班牙、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政府迫害，根本不允许这样做。为了巩固我们的组织，将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以代替代表大会，但是总委员会只能和有关的中央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通信。此外，我们怀疑荷兰政府是否会那么宽容，以至能给予我们的代表大会以充分自由，特别是在巴黎事件以后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将提出十分微妙的问题。

在总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重新调整了书记的职务，我负责西班牙和意大利，而比利时则由最近比利时代表大会建议担任此职务的列日的公民阿尔弗勒德·埃尔曼负责。今后他将与您通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4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71年8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西多罗夫^①先生：

英文书籍的价格是：

勒基《唯理论史》……………16先令

勒基《欧洲道德史》……………1英镑 8先令

泰罗《原始文化》……………1英镑 4先令

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6先令

梅恩《古代法》……………12先令

梅恩《农村公社》……………9先令

这是书商的价格，还可能再打大约15%的折扣。但是，如果您委托我试一试通过第二道手为您购买这些书，那末也许只需付一半价钱，而我认识的一位书商乐于干这件事。这些情况我本来可以更早告诉您，但是我的这位书商外出了。

昨天您大概收到了威廉斯^②的信。最近我们没有从患病的旅行者^③那里得到消息，但是找到了通过可靠途径往彼得堡转寄信件的机会，希望很快就能得到我们很想知道的更详细的消息²⁶⁸。

① 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在和他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③ 洛帕廷。——编者注

至于**陶赫尼茨**出版的布克尔著作^①，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十分奇怪的，——无论如何，在巴黎的每个德国书商那里您都可以打听得到。

给您寄去最近的两号《东邮报》²⁶⁹。

这里来了几个新人，威廉斯大概已写信告诉您，其中有瓦扬、泰斯、龙格。

您能不能设法替我订阅从8月7日或者甚至8月1日起的《审判通报》？我们需要最精确的凡尔赛审判案材料全文，供我们作历史研究用，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报纸象这家报纸那样刊登如此完整的报道。同时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怎样弄到它，而时机不能丧失，因为往后可能得不到最有意思的几期。如果您能办到这件事，我们将很感激。您所花的钱，我们以后偿还。

现在谈谈另一件事。为了研究与巴黎两次被围^②有关的军事事件，我需要一张目前最好的巴黎市区和郊区地图，尽可能要标明讷伊区街道以及其他发生过战斗的小居民点名称的。我曾想在这里弄到这种地图，但没有结果。也许您能告诉我这类详细地图的名称和出版者的姓氏，这样，我将容易弄到它。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看到，在巴黎是不能过逍遥日子的；大概我托您办的事比您托我办的事要多。目前先请告诉我，关于英文书籍的事我应当采取什么步骤。请接受我衷心的问候。

弗·恩格斯

① 亨·托·布克尔《文明史》。——编者注

② 指巴黎1870年9月—1871年1月被普鲁士人和1871年4—5月被凡尔赛人的两次包围。——编者注

85

马克思致泰奥多尔·科尔²⁷⁰

伦 敦

[草稿]

[1871年]8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

科尔公民：

我从列斯纳那里收到给佩斯^①裁缝工人的四英镑一先令六便士以后，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佩斯裁缝工人的罢工已告结束。

因此，我立即写信给雅科布·霍兰德尔（按霍兰德尔本人给工人协会^②提供的约翰·特拉夫尼克^③的地址）。我在信中告诉他，已经收到德意志工人协会要转寄给他的四英镑一先令六便士，但是在德国报纸上看到罢工结束的消息以后，我曾问他，如果这个消息属实，佩斯裁缝工人是否同意将这些钱转入法国流亡者基金？我请他立即回信。

因为回信没有来，我于6月27日（您从附上的收据可以知道）以工人协会的名义将钱转入了流亡者基金。

我这样做是基于下述条件：如果佩斯工人通过自己的通讯员霍兰德尔要求我以另外方式处理这些钱，那末，我以工人教育协会名义转入流亡者基金的四英镑一先令六便士应当看作是我个人交

① 现今布达佩斯左岸地区。——编者注

②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纳的，而该项款子我将如数寄给佩斯的工人协会²⁷¹。

佩斯的回信没有来，所以我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收到您的信以后，我就写信给巴赫鲁赫（住在巴黎的匈牙利工人），请求通过可靠的途径征询佩斯的雅科布·霍兰德尔的意见，并要求他立即给我回信。

同时我请您通知协会，我从中退出。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86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草稿]

1871年8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想是发生了误会。

首先不是书商，而是我的朋友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表示愿意自己花钱在布鲁塞尔出版记录²⁶⁷。

前天我接到他的信，信中写道：

“星期日我接到附来的信〈比果先生的〉，我回信说，因为出版费用已经达到很大数目，我不能再担负每天一百法郎的开支。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获利的打算，我建议从可能得到的利润中支付速记员和记者的报酬。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可见，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对此我很高兴，因为《费加罗报》和《审判通报》准备全部发表关于昨天在凡尔赛开始的审判案的报道。另一方面，由于我长期住在伦敦，我没有时间作必要的准备。”

维耳布罗尔先生补充说,以后应当把一切信件都直接寄给他,地址是:“布鲁塞尔市苗圃路24号,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凡尔赛的检察官拟定了一份荒诞的对**国际**的起诉书。²⁷²为了有利于辩护,把下面的事实告诉比果先生,也许是有益的:

(1)附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编号一)。在1870年7月23日的第一篇宣言里,**总委员会**声明说,战争不是法国人民,而是帝国发动的,俾斯麦实质上是和波拿巴一样有罪的。同时总委员会号召德国工人不要让普鲁士政府把防御战争变为征服战争。

(2)1870年9月9日(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五天)的第二篇宣言是对普鲁士政府征服计划的极为有力的揭露。它号召德国和英国的工人站到**法兰西共和国**一边。

在德国,**国际协会**所属的工人确实激烈地反对了俾斯麦的政策,所以俾斯麦才按捏造的“阴谋”通敌的罪名下令把**国际**的德国主要代表非法逮捕并囚禁在普鲁士的要塞内。⁷¹

在伦敦,英国工人响应总委员会的号召,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以迫使本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和全力反对肢解法国。⁶⁷

(3)现在,难道法国政府不知道战争期间**国际**给予法国的支持吗?恰好相反。茹尔·法夫尔先生驻维也纳的领事勒费夫尔先生甚至贸然公布了一封——以法国政府名义——致德意志国会中的两个**国际**代表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倍倍尔先生的感谢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我是按勒费夫尔那封信的德译文译回来的):

“先生们,只有你们和**你们的党**(即**国际**)是维护德国古老传统即人道主义精神的”,如此等等。²⁷³

瞧！这封信在**叛国案**的审讯中出现了，这是萨克森政府在俾斯麦的逼迫下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进行的并且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的审讯²⁷⁴。这封信成了俾斯麦在德意志国会延期开会以后逮捕倍倍尔的借口。

正当无耻的报纸向梯也尔告密，说我是俾斯麦的奸细的时候，俾斯麦却以背叛德国的罪名把我的朋友监禁起来，并且下令，只要我一踏上德国的国土，就把我逮捕起来。

(4)在停战¹⁷⁷前不久，那位可敬的**茹尔·法夫尔**——正如**总委员会**在6月12日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①里所宣布的(这封信的副本现在一并附上，编号二)——通过他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博士请求我们在伦敦组织支持“国防政府”的群众性游行示威。正如总委员会在给《泰晤士报》的信里所说的，雷特兰热尔补充说，这样做的时候不要提“共和国”，而只提“法国”。总委员会拒绝协助**这样一种游行示威**。²⁷⁵但是，这一切证明，法国政府自己认为“**国际**”是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普鲁士征服者的同盟者——而事实上，它确是法国政府在战争期间的唯一的同盟者。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编者注

87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请告诉勒穆修（他应当自称**孔斯坦**），带着附去的名片去找红狮子广场2号罗森塔尔先生。他应说明，是**欧根·奥斯渥特**先生让他去的。

罗森塔尔是法籍犹太人，他也许会让勒穆修在他那里担任**雕版师**。当然，勒穆修最好根本不谈他是流亡者。

有两个罗森塔尔——父亲和儿子。勒穆修应当和他们两人都谈谈。他应当**立即去**，因为这个职位**本星期内**就会被占去。

还请您让**意大利画家**到我家来一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记得在我们的流亡者中见过他。我也许能为他找到工作。

给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²⁷⁶附上几句话。

向荣克夫人问好。

您的 卡·马克思

88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草稿]

[不早于1871年8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首先,我没有比果先生的地址,不能直接给他写信。此外,我想,通过您转交信件将更稳妥。

我不能迅速选出与勒费夫尔事件^①有关的德国报纸,但是比果先生会在《人民国家报》(莱比锡出版,由李卜克内西主编)上看到勒费夫尔的信以及编辑部对这封信的评论。不过,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迫害是众所周知的。

从《人民国家报》第63号(1871年8月5日,请注意我标出的地方)上,比果先生可以看到,对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正以**阴谋叛国**罪进行审讯,而勒费夫尔的信正是起诉文件之一。

附上一个英国人威·特雷特先生关于财政部火灾²⁷⁷的声明,以便替茹尔德辩护。

我将写信给维耳布罗尔,让他把从比果先生那里得到的一切东西都保存起来。²⁴⁸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

① 见本卷第279—280页。——编者注

89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8月中于伦敦]

[……]① 符卢勃列夫斯基、龙格、巴斯特利卡在这里。

为什么给恶棍伯·贝克尔恢复名誉？为什么让蠢驴戈克肆意散布蠢话？²⁷⁸

大名鼎鼎的凯腊特里省长和总检察官德尔佩克突然到了比利牛斯山区巴涅尔-德-吕雄马克思的女儿那里，这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离开法国。拉法格平安地[……]② 通过山区到了西班牙。两个宪兵被派到他们的花园里，并在那里一直呆到他们离开为止！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他们回来之前，不要公开（除非可能见之于法国报刊）。²²⁴ 梯也尔决意要使自己成为令人嘲笑的对象。

你的 弗·恩·

① 手稿开头部分残损。——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残损。——编者注

9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纽 约

1871年8月25日于布莱顿

尊敬的波尔特先生：

我遵照医嘱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了，因为过度的工作使我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不过，我可能在下星期返回伦敦。⁷⁷

下星期您将收到总委员会为公社流亡者求援的呼吁书⁸³。他们大部分都在**伦敦**（现有八十到九十人）。总委员会在此以前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但是近两个星期来，我们的经费快用光了，同时新来的人逐日增多，所以他们的处境极为悲惨。我希望，**纽约**方面将尽力援助。在**德国**，党的全部经费都给那些受当地警察迫害的人使用；在**奥地利**以及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情况也是这样。²⁷⁹在**瑞士**，不仅要救济流亡者，虽然只是一小部分，而且由于**圣加伦**的同盟歇业，还要援助国际的会员。²⁸⁰最后，在**比利时**也有流亡者，虽然为数不多，此外，**比利时**人还要帮助那些去**伦敦**的人。

由于这些情况，供给在**伦敦**的大批流亡者使用的全部经费，到现在为止，完全是在**英国**募集的。

现在参加**总委员会**的有下列公社委员：赛拉叶、瓦扬、泰斯、龙格、弗兰克尔，还有下列**公社代表**：德拉埃、罗沙、巴斯特利卡和沙兰。

我给《**纽约先驱报**》寄去一份声明，对于该报记者就我同他的谈话所写的荒唐的和完全歪曲事实的报道，我拒绝承担一切责

任。²⁸¹ 我不知道该报是否刊登了这篇声明。

请代我问候左尔格。下星期我给他回信^①。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91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71年8月25日[于布莱顿]

亲爱的燕妮：

昨天我忘记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我到这里⁷⁷后的第二天，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又遇上了显然是在等人的那个家伙，我已告诉过你，这个人已经不止一次地跟踪恩格斯和我，恩格斯认为他是密探，对此我们有一次曾给了他“暗示”。你知道，一般说来，我对于密探缺乏嗅觉。可是这个家伙竟公然地处处在这里监视我。昨天，我对此厌烦了，我就停住脚步，转过身去，以轻蔑的目光透过长柄眼镜打量了一下这个家伙。他怎么样呢？他恭顺地脱下了帽子，而今天就不再照顾我了。

今天我给德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②，信中详细地叙述了在吕雄和西班牙的遭遇。他必定会在他的《太阳报》上刊登这封信。这类东西正好合美国人的口味。当然我在叙述这一切时，竭力（如果孩子们^③还要留在那里）使它不致带来危害。

① 见本卷第289页和第294—295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编者注

③ 燕妮·马克思、爱琳娜·马克思和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谁不愿意听，谁就是最聋！老斯特普尼对于流亡者的态度就是如此。我和荣克坦率地向他说明了一切。黑尔斯给他寄去了捐款单^①。我告诉他达威多夫的信²⁸²，最后还告诉他，为了得到救济，这里正在采取某些措施。而老蠢驴至今仍不肯掏腰包，看来也不打算这样做。昨天，他以阉人的声调告诉我，已把捐款单寄往波士顿，并且让我看了他就捐款问题写给这里一位女士的信。可是他自己呢？就是没有他！正象荣克说的，这家伙真是“乖僻的人”。荣克上星期六^②来到这里，星期一又离开了。他带来自己的两个孩子，在离开之前告诉斯特普尼，他去找一个熟人，以便把孩子安置在那里。斯特普尼和他一起去了，而当荣克和女主人一切都已谈妥的时候，他则表示：“我倒想照管孩子一个星期！”——于是一切又陷于紊乱。

这里的气候几乎一直是刮风下雨，因此我不断地感冒和咳嗽。但是，极好的空气和我每天进行的浴疗，对于我整个健康状况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任何事情都没有比你不在这里更使我感到遗憾。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今年不是在夏季就是在秋季一定要来一趟。

至于说到施韦泽派的傻瓜施奈德尔和齐赫林斯基（“裁缝”^③已经在德国获得很坏的名声），那末这些人很快就会感到，他们在这里并不是在德国。

我认为，在总委员会里蒲鲁东主义者太多了，我回去后将坚持把马丁和勒穆修留下来作为消毒剂。

① 指为公社流亡者募捐。——编者注

② 8月19日。——编者注

③ 双关语：德语 Schneider（施奈德尔）既是姓，也有裁缝的意思。——编者注

布莱顿(我在这里完全过着隐士生活)全城自然都倾注于一起轰动的服毒事件——一个富裕而愚蠢的三十五岁的老处女因渴求爱情而歇斯底里大发作。

《每日新闻》和《每日电讯》驻巴黎记者关于凡尔赛审判案的报道,真是廉价文人的极恶劣而又卑鄙的胡言乱语。

再见。

你的 卡尔

92

马克思致蒙丘尔·丹尼尔·康韦²⁸³

伦 敦

[草稿]

[1871年8月29日于伦敦]

阁下:

我从布莱顿回来后⁷⁷,看到您8月24日的便函。总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将在今天召开,但是因为会上要继续讨论法国军事法庭的问题,根据上星期二^①通过的决议,任何外人不得入场。所以采取这个严格的措施,是因为法国警察机关的奸细曾钻进了会场。

荣幸地附上为法国流亡者募捐的捐款单。流亡者数目(目前约八、九十人)在逐日增加,而我们的基金却完全用光了。处境确实很惨。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给流亡者

① 8月22日。——编者注

寻找工作,他们当中多数人是熟练工人和自由职业者。

阁下,我有幸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93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71年9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西多罗夫^①先生:

我很感谢您在《审判通报》和地图方面给予的帮助^②;报纸现在按时送来。我和罗兹瓦多夫斯基商量后决定,我应该去找德国书商。顺便说一下,罗兹瓦多夫斯基在一所寄宿学校中找到了教师的职位,期限至12月,没有薪水,但是供给膳食,管洗衣服和住房;他在那里大概能学会英语,这样他将容易找到另外的职位。

至于书籍,看来还没有落到旧书商手里,因此书价不得不按出版价格平均降低16%至20%支付。请立即告诉我,您是否要我按这些条件代买书籍,如果要的话,过几天您就可以收到。这些书开列如下:

勒基《唯理论》。

泰罗《原始文化》。

拉伯克《文明的起源》。

梅恩《古代法》。

① 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在和他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6页。——编者注

梅恩《农村公社》，而花十先令就能买到的还有：
布克尔《文明史》。
现在有人打扰我，因此不得不结束这封信。

您的 弗·恩格斯

威廉斯^①的两个女儿^②回来了，另一个女儿和她丈夫^③在西班牙。

9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1年9月5日[于伦敦]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寄上为流亡者求援的呼吁书⁸³。您8月23日从美国寄来的邮件今天收到了²⁸⁴。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95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

1871年9月6日[于伦敦]

阁下:

从您的信中可以看出,您不仅表现“不安”,而且开始有些疑虑,因为您把您常用的«My dear Sir»改成了«Dear Sir»^①。

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不安”的心情对于保持科学的和客观的见解,并不特别适宜²⁸⁵。

可惜,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我遍访了大陆上的所有朋友,但是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找到哪怕一两篇用意大利文和法文发表的关于我那本书^②的为数众多的评论和摘录。普鲁士战争大大妨碍了该书法文本的出版。不论是英文的译本,还是英文的评论都没有见到过。两年以前,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寄给《双周评论》一篇对《资本论》的非常详细的分析^③,但是被退回了,退稿上注明:“这对于《评论》的英国读者来说学术性太强了。”²⁸⁶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宣言。如果不算我曾奉寄的《法兰西内战》和《华施贝恩先生》^④两篇宣言的话,总委员会从1870年9

① 亲昵程度略有不同的两种称呼,对于比较亲密的朋友用«My dear Sir»。——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

月以来，除了我这次寄去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外，再没有发表任何宣言。除了法国和普鲁士警察机关以国际名义发表的、如我在《真理报》（巴黎）上指出纯系捏造^①的宣言以外，在最近期间，没有发表过任何文件。《泰晤士报》上刊载的所谓瑞士宣言²⁸⁷，正如上星期六的那期《观察家》正确指出的，是

“法文本的被歪曲了的译文，而法文本本身就很不准确……它不是来自国际工人协会，而是来自它的某些瑞士成员”。

忠实于您的 卡·马·

96

恩格斯致“密勒和理查”公司²⁸⁸

伦 敦

[草稿]

[1871年9月9日以后于伦敦]

先生们：

在答复……的时候，我要说明，根据我的意见，麦克唐奈先生按其性格、能力和政治地位来说完全适合于他所说的那个企业。他作为有名望的爱尔兰人，据我判断，将能在许多方面得到同乡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在他们中间有非常广泛的联系，而我本人认为他是个十分诚实的人。

请你们在听取上述意见时严格保密，也不要认为这是担保。

我仍然……

^① 卡·马克思《致〈真理报〉编辑》。——编者注

9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委托书对**我**来说不需要，因为我作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书记，即使没有委托书也代表这两个国家²⁸⁹。如果你们派代表的话，还可以再派两个，法国人在这里也派了三个。总之，你们可以派三个代表，不过，他们必须在星期六^①以前到达这里。

马克思和我没有任何为别人所不知道的名字，我们都只有一个名字。²⁹⁰

为什么你不寄些德文版的宣言来²³⁶？每天都有人向我们询问此事。应当说，对我们采取这种态度绝不是鼓励我们今后继续工作。在你最终屈尊对我们表示哪怕是最起码的礼貌以前，我将不再给你寄任何稿件，马克思也如此。

把戈克先生和奥哲尔加以对比，这未免太过分了。第一、在政治上奥哲尔比愚蠢的巴登人聪明千倍；第二、奥哲尔作为工联伦敦理事会²⁹¹的书记曾经代表数十万工人，现在仍然代表着整整一个工种的工人，而我从来没有听说，戈克先生除了代表瑞士的某些反动的巴登的工场工人，即唯一还保存下来的极端落后的真正“工场工人”之外，在什么时候代表过什么人。但是，如果你们在《人民国

① 9月16日。——编者注

家报》上为这类人的连篇空话提供篇幅，而我们却抛弃奥哲尔，这样，对比也就太不相当了。至于说伯·贝克尔，此人早在伦敦就开始干出你所知道的卑鄙行为，而当我们读到，你们由于他的**才能**而原谅他这些卑鄙行为的时候，对我们几乎是个打击！我至今一直认为，对于他的卑鄙行为，对于他的极端下贱的行为可以采取宽容态度，也许只是由于他的愚蠢。好吧，你们的新花样会给你们带来莫大乐趣的！让这个下流东西“把绳子拴在脖子上”到你们那里去²⁹²，那他是决不会饶你们的。至于说报纸，与其有一个适合他的口味的报纸，还不如根本没有！即使伯·贝克尔先生没有出卖党（对此我根本不信），那也未必是由于他本身的缘故。一个写过诋毁自己的主子和老师拉萨尔的文章的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虽然我们颇有兴趣地读了这本书^①，但是作者是应该永远受到鄙视的。

马克思看了《人民国家报》上关于你将出版公社史等等（第73号第4版）²⁹³的广告之后，感到很惊奇。我也很惊奇。你这是怎么搞的，真是莫名其妙。我没有答应过这类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仿佛有人和总委员会已经商定，准备为《人民国家报》写一部真实的公社史。无论如何，既然提到总委员会，我们请求予以澄清，因为可能有人会提出询问。

最近，预料会对你们加强迫害。俾斯麦已同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商妥进行普遍的陷害，这是无疑的。²⁹⁴ 俾斯麦所希望的并不多：他需要发泄个人的愤恨，此外还想使工人运动纳入对他有利的施韦泽式的轨道。不过，作为一个容克，作为一个投机资产者及

① 伯·贝克尔《揭露斐迪南·拉萨尔的悲惨逝世的内幕》。——编者注

平庸的走运的国务活动家(他把这一切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俾斯麦丝毫不害怕红色的幽灵。奥地利现在猛烈攻击“国际”,完全象1823年在维罗那,其后又在卡尔斯巴德^①猛烈攻击“革命”和烧炭党人一样。²⁹⁵但是显然,其中有些也会落到你们头上。

我的妻子^②和马克思夫人在兰兹格特;本星期我也要到那里去呆几天,但星期六将返回这里²⁹⁶。如果你不来,我希望倍倍尔来。小孩子^③长得这么好,我们很高兴。

马克思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拉法格那里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9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²⁹⁷

霍布根

1871年9月12日[于伦敦]

尊敬的左尔格先生:

请把附上的我们爱尔兰书记麦克唐奈的信转交给约·德沃依。

我没有时间详细地答复您。目前我们这里太忙了,因而已经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③ 卡尔·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有三个月我不得不甚至中断十分迫切的理论工作（至今我仍然处于这种状况）。

关于章程，我只指出，**英文版是唯一标准的版本**²⁹⁸。代表会议将通过决定，发行英文、法文和德文的标准版本。所以需要采取这项措施，还因为与章程有关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应当收入这个版本。

纽约中央委员会¹⁷¹ 不应忘记：

（1）早在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前，总委员会就同美国建立了联系；

（2）至于宣言^①，它已在伦敦发售，因此每人都有权自己花钱把它寄给在美国的朋友。第一批寄往纽约的宣言为数甚少，因为第一版在两天之内就销售一空，所以我没有得到应有的份数以便寄送。

（3）章程第六条明确规定：“并不排斥每个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例如华盛顿支部声明，它不愿意同纽约建立联系²⁹⁹。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99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71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西多罗夫^①先生：

附上购买昨天给您寄去的英文书籍的付款单^②。我的书商没有告诉我，书籍是通过什么途径寄出的，但是我想，这是经过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办理的。如果您两天之内没有收到，请通知我。

布克尔(三卷)最便宜的版本定价二十四先令，由于我不怀疑您能在巴黎买到这部书，所以没有寄去。但是，您如果需要它，就请告诉我。

威廉斯^③收到了您的信。您或许已经看到，他被宣布逝世^④，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好笑。

符卢勃列夫斯基和库尔奈已来这里。您大概知道，威廉斯的女儿^⑤回来了。

请原谅，今天不多写了。您知道，我八点钟要去开会^⑥，而现在已经快到八点了。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在和他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298页。——编者注

⑤ 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⑥ 指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10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9月13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荣克：

请从三英镑十先令的存款中，以我的名义，凭收条付给纳泽上校二英镑十五先令，付给拉甫罗夫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俄国胖子十五先令。

您的 卡·马·

101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1871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请您明天到克拉彭路里士满坊35号找菲斯先生（但您必须在上午十点钟前到那里）。

菲斯先生是法国人、老侨民、商人。昨天我同他谈到您的事，我对他说，如果他能给您以帮助，我将非常感激。他回答我说，也许能够帮助出售您的某些画。为了见到菲斯先生，请转递附上的名片。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10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兰兹格特

1871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今天代表会议终于结束了。这是一件繁重的工作。上午和下午都开会，间歇时专门委员会开会，听取目睹者的谈话，准备报告，等等。但是工作却比以往所有代表大会加在一起做得还要多，因为没有列席群众，没有必要发表装腔作势的演说。德国没有代表，代表瑞士出席的只有培列和吴亭。

上星期，罗马的革命党设宴欢迎里乔蒂·加里波第；我接到了罗马《首都报》所载有关此事的报道。一个发言人（卢恰尼先生）提议为工人阶级和“成为它的孜孜不倦的工具的卡尔·马克思”（«a Carlo Marx che (qui) se ne (en) è fatto (a fait) l'instancabile instrumento (l'instrument infatigable)»^①）干杯，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这对马志尼来说是颇为苦恼的！

当关于我逝世的消息传到纽约的时候，“世界主义协会”召开了会议，会议的决议发表在《世界报》上，现在寄给你³⁰⁰。

杜西也接到了表示焦急不安的彼得堡朋友们的来信。³⁰¹

① 括号内的法文词是马克思从意大利文翻译的。——编者注

巴枯宁的朋友及其同谋者罗班和巴斯特利卡的处境很不妙。已经揭发的关于罗班在日内瓦和巴黎的活动，确实令人吃惊。³⁰²小燕妮的文章今天已寄往美国。³⁰³

你的 卡尔

103

马克思致古斯塔夫·克瓦斯内夫斯基

柏 林

1871年9月29日于兰兹格特
回信寄：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1号

上星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²⁵⁸决定，今后总委员会不再发会员卡。总委员会将发会费券（类似邮票）来代替它，每个协会会员都要把会费券贴在自己的那份章程上，或者贴在会员卡（即本国，比如说瑞士所发的会员卡）上。因此，会费券一旦印好，我就给您寄去。

至于章程^①，在这里（伦敦）准备出新版的英文本、法文本和德文本（后者要在德国出版）。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每个会员均须持有一份章程。这就势必要根据1866年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对章程进行补充和修改。

在代表会议上，德国既没有选派代表，也没有提出报告，这种报告也象会费一样，从1869年9月起就没有收到过。德国工人党对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国际迄今所保持的纯柏拉图式的关系,即一方指望另一方效劳,却不作任何交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有损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声誉。因此我建议柏林支部和我建立直接通信联系;如果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在德国组织国际的工作方面依然无所作为的话,我也将向其他一切支部提出同样的要求。法律可能阻碍建立正规的组织,但是不能阻止社会民主工党的现有组织实际上进行在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的同样工作,如吸收个别会员、交纳会费、寄送报告,等等。

您个人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监察委员会委员,也许能够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04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71年10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和约翰逊^①刚刚在兰兹格特度过几天³⁰⁴,回来以后,看到您的来信。

至于应付给我的钱,我首先请您帮忙在本月月底前再给我订三个月的《审判通报》。我的订阅期到10月31日截止。往后您也许还要在巴黎为我花钱,因此不要忙于还债。关于布克尔的著作

^① 指马克思。——编者注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永远愿为您效劳。如《东邮报》上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也一定给您寄去。

至于特利倍尔公司,它是完全诚实可靠的,所以您可以向它提供**商品**,丝毫不用担心。地址是约翰逊亲手写的,由赛拉叶亲自转交给了所说的那个人。该公司就地有各种各样的版画,可供挑选。现在我们感到这种商品缺乏,眼下不能供应。³⁰⁵

我已把您来信的内容通知了下查理街的朋友^①。他不再干这件事了,此事已转交给别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来说已失去意义。为了向您提供准确的情报,就必须作极详细的说明;现在只说下列情况:与此事利益所及的人当中,有些人采取了不体面的行为,尽管事先对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还是不愿和那些既不应享有威望、也不应受到信任的人断绝关系,甚至还让这些人来操纵自己进行投机。因此,优秀的熟人离开了他们,并认为,鼓励那些或者以失败告终,或者只会给地地道道的骗子带来好处的行为,就等于白白浪费钱。不过我以为,所说的那些人已经在别的地方得到了他们所需的东西。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些人缺少经营事业的资本,如果能够为他们弄到一些贷款,我们将很高兴。可以向约翰逊谈谈,您知道,他是经营这类事务的主要经纪人。

代我向所有的朋友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① 海尔曼·荣克。——编者注

105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从附上的培列的信中³⁰⁶, 您可以看到, 他还没有收到关于同盟以及其他的决议^①。如果您还没有寄出, 那就不要寄了, 因为我将给您寄去经过校订的副本。

我已给罗兹瓦多夫斯基寄去一英镑。

请从流亡者基金中拨给杜律一些钱, 使他能够离开现在住的、按他可怜的境遇来说是过分昂贵的住所。最好杜律能得到足够的钱, 以赎回他在当铺典当的东西; 但是, 依我的意见, 他不要把这些东西运回现在的住所, 而应该寄存在您家里, 不必付清所欠的房租就离开。他为这所破房付的钱, 已经超过了应付的数目。

还请给您昨天所说的那位新来的人一英镑。

当总委员会讨论这些钱的处理时, 我将坚持这些开支(从美国给我们寄来的钱一部分就是这样使用的³⁰⁷)。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106

恩格斯致恩利科·比尼亚米³⁰⁸

洛 迪

187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人民报》编辑公民：

总委员会委托我将下列决议^①寄上，请贵报予以发表。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07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给罗兹瓦多夫斯基的一英镑，请算作是我私人给的。

至于杜律，当接到您的信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因此，如果您已经给了他另外的钱，那末，我将通知总委员会，这项开支如不批准，就由我来偿还。

关于在《苏格兰人报》上胡说八道的人^②，我一开始可以说就有预见。不过，我希望我是错误的。

①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3—474页。——编者注

至于培列，可能信件和其中的一切都被没收了^①。因此，我正在准备新的校订本，这个本子等您签字以后，就用**挂号**信寄去。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08

马克思致约翰·黑尔斯³⁰⁹

伦 敦

1871年10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黑尔斯：

必须转抄如下的决议^②，并将它寄给伦敦各家日报（只寄给**英国**的报纸；赛拉叶将寄给法国的报纸）。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09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 敦

[1871年10月19日于伦敦]

阁下：

寄去给比斯利夫人的照片。大名鼎鼎的格林伍德的教名是弗

① 见本卷第302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编者注

雷德里克。这不是弗里德里希大帝^①。您知道,伏尔泰在瑞士隐居时身边有个名叫亚当的耶稣会教徒;他向来访者介绍此人时,总是说:这不是世上的第一个人!燕妮^②希望在下星期三^③中午一点钟左右荣幸地拜访比斯利夫人。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1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依我看,福雷斯蒂埃应当得到的不是三英镑,而是四英镑。既然一个人的名誉受到损害,那就应当采取措施使他在旅行期间不致由于一文不名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请给吴亭写几句话(应当把这些话转告福雷斯蒂埃),请他:

(1)寄给我(用挂号信)他答应给我的**护照**;

(2)请他立即告诉我,他是否知道有关苏黎世新斯拉夫人支部的情况³¹⁰。我在那里的签名中发现下列名字:阿·杜波夫、卡斯帕尔·图尔斯基、曼努伊洛·赫尔瓦查宁。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弗雷德里克(Frederic)这个英国人名在德语中为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译者注

②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③ 10月25日。——编者注

111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们可以付给他们两英镑,让他们去试印包括代表会议决议在内的通告³¹¹。我将在星期一^①结束。您知道,应印英文本五百份,法文本五百份。至于章程等,还需要讨论。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112

恩格斯致《玫瑰小报》编辑部

[《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的附函]

米 兰

1871年10月20日于伦敦

在一个月前圣彼得堡陪审法庭审理所谓涅恰也夫案件期间,曾公布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证人供词。这些供词应由在伦敦召开的协会代表会议进行研究。

① 10月23日。——编者注

结果，代表会议通过如下决议，并指示在国际的刊物上予以公布。

弗·恩格斯

113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巴 门

1871年10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妈妈：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用适当的形式来答复你最近对我的政治活动提出的意见，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伦日报》上极端无耻的谎言，特别是瓦亨胡森这个坏蛋的卑鄙行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上的东西全都看作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一样在德国各地传布，这时我的心情就不太适于写回信了。由于照普鲁士的样板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座宫殿——而其余一切全是谎言——，就大叫大嚷起来，而对于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四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无人谈论！然而，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你们只有从《科伦日报》和《爱北斐特日报》上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谎言。不过，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³¹²会员、1817年和1831年的蛊惑者⁷³、1848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

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这样你对1871年的人们也就会怀有好感。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你也不应该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并且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把他带坏了。

关于这一点不用多谈了。这里毫无办法，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消失，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了。

9月份我在兰兹格特度过了一段时间，这是多维尔稍北部东岸的一个不大的，或者确切些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海滨疗养区。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趣的疗养区之一，在这里可以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在陡峭的白垩岩石下面有个很漂亮的石头浴场，那里到处是沿街卖唱的假黑人、变戏法的、耍杂技的、演傀儡戏的等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地方不很讲究，所以花费不多，令人感到自由自在。海水浴非常好，而且由于天气凉爽，这就使我得到双倍的好处：我的胃口大开，一天能睡十个小时。尽管我住在伦敦的一个最有益于健康的地区，那里的空气，按医生的说法，象农村一样好，但是我仍然觉得，和这里的空气比较还有很大差别。你的确应该考虑在明年夏天来呼吸三四个星期的海滨空气，这种空气甚至能使最健

康的人变得更健康。

我那位有意思的邻居已有一些时候没有弹钢琴吵我了，也许她已经离开。但是，现在在对面盖新房子的地方，有个女音乐师；下面有一家裁缝铺，上面的房子已租出去。目前情况还不错，所以我也就无可抱怨了。

令人讨厌的雨还在下着，这在秋季的晴朗天气以后，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不得生起炉子，而在三天以前，天气还很闷热，以致不开窗户就受不了。但是整个说来，这里的气候要比曼彻斯特好得多；几乎从来没有整天下雨的，而在曼彻斯特，这个时候却常常是两三天连绵不断地下雨。

从海尔曼和艾米尔^①的话中我感到，大概还需要过一些时候，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与阿道夫^②和解。^③如果他们彼此先分开一些时候，和解可能会快些。不管怎样，好在分产至少基本上已告结束；既然钱财问题解决了，不管怎样，就没有任何新的借口进行争吵了。但愿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总的说来，我的自我感觉良好，精神饱满，我终于在这里买到了好烟叶，于是我又拾起了我最初心爱的长烟斗。今天晚上我要使自己特别愉快一番，要冒着大雨到滨河路的维也纳啤酒店去痛饮一场。小艾米尔·布兰克这几天常到我这里来呆一会儿，不然我根本见不到这个轻佻的人，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到西蒂区去。

好吧，祝你健康！向弟妹们衷心问好，不要因为我久未写信而

① 恩格斯的两个弟弟。——编者注

② 阿道夫·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93页。——编者注

责怪我。

衷心地爱你。

你的 弗里德里希

可以转告艾米尔·布兰克，马克思不需要我的钱。不过，我倒要看一看，如果我向他提出马克思要用他的钱，艾米尔·布兰克会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

114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25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肖塔尔先生曾拿着附上的这封信到这里来。四天的时间已经白白过去了。我告诉肖塔尔，如果他们不能马上把决议排印出来，我就要立即收回³¹¹。我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能排印章程之类的东西。

望您把信退还给我。

您应当给这批流亡者寄点钱去，譬如说十英镑。我们要摆脱开这帮人，越快越好。

您的 卡·马克思

115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0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校样一准备好，就让他们马上寄给我。³¹¹

总委员会的现任瑞士委员都叫什么名字？

萨德勒是何许人？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

11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1871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不能用你们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委托书³¹³。过去有个决定，凡没有选派代表的国家，可由其书记代理。这样，我就代表了意大利。如果我用你们的委托书，那只能剥夺马克思的席位和表决权；因此委托书一直原封未动地放在我的口袋里。

现在再来谈谈你那不幸的戈克^①，应当说，他和奥哲尔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是有区别的：（1）奥哲尔毕竟是个工人，而戈克从来就是个**小资产者**，而且永远都会如此；如果你同戈克结成一伙，那我们这里肯定不会这样做；（2）我们抛弃了奥哲尔²⁴⁶，你却死抓着你那个戈克，不想同他分手。你是否还会责怪我们没有象你抓住戈克那样抓住奥哲尔？

关于你们重新吸收伯·贝克尔一事，你毫不含糊地辩解说，是因为你们那里非常缺少“有才能的人”²⁹²。可见你是把他算作这样的人了。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粗鲁话”除了对你讲以外，还能对谁讲。总之，我开始慢慢感到习惯的是，你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却不想在哪怕是一些最起码的事情上迁就一下我们。不久我势必还会感到毫不奇怪的是，我把整个小册子的手稿寄给你，而我还得向书商去订购我所需要的份数，与此同时我在你的来信里读到，小册子销路极好。在其他国家里，只要总委员会把准备出版的文件寄去，不等提出要求，他们就会把应得的份数送给总委员会，而且还会分给它一部分赢利。而在德国，那就还要为这几本书**付款**。但是，你可以放心，不再会有这种事情了。因为我不愿意充当你们这些书的债务人，所以我把单据退还，要求重新开一份给我。至于我自己订的以及给马克思和德国工人协会订的其他书刊，只要账一结好，我们自然会付款的。

《东邮报》我是**每周按期**寄给你的。昨天刚寄去一份，同时还寄去一份10月27日的《泰晤士报》，上面登了一篇关于国际的文

^① 见本卷第292—293页。——编者注

章(材料来源很好)³¹⁴。如果你没有收到,你应当立即在《人民国家报》上对此事提出声明。这个施梯伯一定会明白,人们在监视着他。

在附去的一篇通讯^①里,也包含着对施维茨格贝耳的答复。这个家伙是巴枯宁集团在纽沙特尔州的主要阴谋家之一。这个集团在他们篡夺国际瑞士支部领导权的企图遭到惨败后,两年来一直妄图把瑞士支部搞掉。这是汝拉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继续。

他们不顾总委员会的禁止^②,盗用和僭取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现在,代表会议了结了这件事³¹⁵。如果艾尔皮金寄给你什么东西要你发表的话(我不大相信会这样),你最好不客气地退给他,把我的地址给他,并告诉他,要他直接找我作进一步的说明。我要使他不再去麻烦你。这段历史说来话长,不便在这里讲了。

过一两天你将得到代表会议决议^③的德文付排稿,现在正在翻译。

左尔格得到了照顾^④。

总的说来,情况很好。现在在意大利,我们有很多机关报,随信寄去一份供公布的单子³¹⁶;通信十分频繁,以致我的工作多得不得了。从昨天寄去的《东邮报》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成立了英国联合会委员会³¹⁷,从而使总委员会摆脱了那些纯属英国的琐事;这是非常必要的。爱尔兰委员会不久也将成立。

① 弗·恩格斯《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④ 俏皮话:这句话的德语是《Sorge ist besorgt》。德语《Sorge》(“左尔格”)既是姓,又有照顾的意思。——编者注

重新修订的章程^①的英文本正在印刷,法文本、德文本和意大利文本正在翻译。这些事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因为马克思和我担负了几乎全部的组织工作和校订。加上马克思身体又不好(他的腋下长了一个脓疮),由于感冒他仍须呆在家里。

公社委员若昂纳尔已来这里,又在总委员会担任了原来的职务。茹尔·瓦累斯也在这里。朗维耶在代表会议期间就来了。西卡尔最近几天刚到。同奥科洛维奇一起从监牢里逃出来的雅克拉尔——优秀人物之一——平安地到了伯尔尼,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总的说来,多数是优秀人物;自然,在这一大批流亡者当中也总有一些败类,其中包括《度申老头》的编辑韦梅希这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衷心问候你和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117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请您下星期给博弗尔(他已经没有房子住)十个先令。如果他在下星期内还找不到工作,我们得把他送到布鲁塞尔去,从那里他可以设法回法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11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1年1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将把一百份代表会议的决议^①(五十份法文的和五十份英文的)寄往纽约。不应发表的决议将另行通知。

章程和条例^②的新的英文版修订本明天就出版，您将收到一千份，以便在美国推销(每份一便士)。用不着在纽约译成法文和德文，因为我们也要发行这两种文字的**正式**版本。请来信告诉我们，这两种文字的版本需要多少份。

我把同德国人支部和纽约委员会^③的通讯职务让给了埃卡留斯(根据我的建议，已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³¹⁸，因为我没有时间很好地履行这一职务。

第十二支部(纽约)建议总委员会承认它为美国的领导支部。埃卡留斯大概已经把反对这种要求、维持现在的委员会的决议^④寄给第十二支部了。

在对待华盛顿支部(它已把自己的会员名单寄给总委员会)的问题上，纽约委员会做得太过分了²⁹⁹。除了会员人数和通讯书记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③ 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④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姓名等等外,它没有权利要求得到其他的情况。

其余的事下封信(本周内)再谈^①。

您的 卡·马·

119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

柏 林

1871年11月6日[于伦敦]

敬爱的朋友:

寄去代表会议的决议^②的法文本一份。决议的英文本也出版了,德译文将于明天寄给《人民国家报》。

国际章程和条例的英文版明天就出版。德文版可能在莱比锡出,法文版在日内瓦出。根据代表会议的最新决议,协会的每个会员均须持有一份章程。会费券一旦印好,马上就给您寄去。

至于柏林,依我看,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之前,“一般”不要举行群众性的集会。然而,应当利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和大家都关心的事由来举行集会和公布文件。

最近比较合适的事由是对不伦瑞克社会民主党前委员会委员进行的无耻审讯;起诉的主要罪状是加入国际³¹⁹。但是,最好稍等一下,等到公开审讯,那时将把德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不伦瑞克问题上。

政府打算向帝国国会提交一项关于国际的法案,这也会提供

① 见本卷第320—322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一个良好的机会。应当相信，德国工人也会象当年的西班牙工人那样，坚决地起来反对政府的干涉。

我在最近的一封信里^①出了一个差错。1870年正当我们决定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战争爆发前不久）³²⁰，倍倍尔给我寄来过一份详细的报告。

我将非常高兴——这不只是因为担负着德国通讯书记的职务——通过您和克瓦斯内夫斯基同柏林的其他朋友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120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1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随信附上勘误表一份，改动不多，有些只是误刊的更正。几处较为重要的改动是在第192、201、288（脚注205a）和376页上，因为这里部分地涉及到内容。

用不着再等待重新修订第一章，因为我最近几个月来忙得很（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也很少有好转的希望），根本不能从事理论工作。

^① 见本卷第299—300页。——编者注

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项工作全部搞完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责任感往往促使你去做那些比起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来较少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衷心感谢您对我的好意。我读过一些爱尔利布^①的著作。他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把他跟莱辛和狄德罗同样看待的。

我已经收到那几号很有趣的《莫斯科新闻》。

忠实于您的 阿·威·^②

[附件]³²¹

第 68 页脚注 52, 倒数第 2 行: 不是«ne pouvant pas», 应是«ne pouvant»。

第 83 页脚注 62, 倒数第 6 行: 不是«species», 应是«specie»。

第 192 页第 3 行, 不是“全年总收入”, 应是“全年销售额”。

同上第 7 行, 不是“ $\frac{23}{23}$ 工作日之中”, 应是“ $\frac{23}{23}$ 之中”。此句应为:“在构成总额 115 000 镑的 $\frac{23}{23}$ 之中……”

同上, 在第 192 页脚注 32 之后应增加: 作者对注 32 的补充: “且不谈西尼耳说的内容如何荒唐, 他的叙述方法也是混乱的。其实, 他想说的是:

工厂主使工人每天劳动 $11\frac{1}{2}$ 小时或 $\frac{23}{2}$ 小时。正象一个工作日的情形一样, 全年的劳动也是由 $11\frac{1}{2}$ 小时或 $\frac{23}{2}$ 小时 (乘以一年的工作日数) 构成。按照这个假定, $\frac{23}{2}$ 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 115 000 镑; $\frac{1}{2}$ 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 $\frac{1}{23} \times 115 000$

① 指俄国作家杜勃罗留波夫 (俄语 Добролюбов 既是姓, 又有善良的爱的意思), 马克思把他的姓按意思译成德语 Ehrlieb (爱尔利布)。——编者注

②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镑; $\frac{23}{2}$ 个劳动小时生产 $\frac{23}{23} \times 115\,000$ 镑 = 115 000 镑; $\frac{20}{2}$ 个劳动小时生产 $\frac{20}{23} \times 115\,000$ 镑 = 100 000 镑, 也就是说, 它们只补偿预付资本 100 000 镑。余下的 $\frac{3}{2}$ 个劳动小时生产 $\frac{3}{23} \times 115\,000$ 镑 = 15 000 镑, 即总利润。

在这 $\frac{3}{2}$ 个劳动小时中, $\frac{1}{2}$ 个劳动小时生产 $\frac{1}{23} \times 115\,000$ 镑 = 5 000 镑, 即只补偿工厂和机器的损耗。最后的 $\frac{2}{2}$ 个劳动小时, 即最后一个劳动小时, 生产最后的 $\frac{2}{23}$ 的产品, 即生产 $\frac{2}{23} \times 115\,000$ 镑 = 10 000 镑, 它生产的是纯利润。这正是需要证明的。

但在正文中, 西尼耳却说:

‘其余 $\frac{2}{23}$ 即每天最后两个 $\frac{1}{2}$ 小时才生产 10% 的纯利润。’

可见, 他突然把按产品划分的 $\frac{2}{23}$ 部分同按工作日划分的 $\frac{1}{2}$ 小时混为一谈了。”

· 第 201 页倒数第 7 行及以下一行应为: “但是如果你要在 10 年内就消费尽我的劳动力, 可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力总价值的 $\frac{1}{10\,950}$, 而不是 $\frac{1}{3\,650}$, 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的 $\frac{1}{3}$, 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价值的 $\frac{2}{3}$ 。”

第 288 页脚注 205a 应为: “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 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 因此, 应删去以下字样: “由巴黎教授维尔茨……所制定的”。

第 307 页第 8 行, 不是 «animal spirit», 应是 «animal spirits»。

第 309 页脚注 15, 第 4 行, 不是 «le poison», 应是 «le poisson»。

第 319 页脚注 26, 倒数第 9 行, 不是 «divider», 应是 «dévider»。倒数第 6 行, 不是 «dividenses», 应是 «dévidenses»; 不是 «teinturiers», 应是 «teinturiers»。

第 376 页第 20 行, 不是“它构成的价值越小”, 应是“它转移的

价值越小”。

第 593 页脚注 60, 倒数第 16 行, 不是«ses services», 应是«ces services»。

第 658 页倒数第 17 行, 不是“1 银格罗申 8 分尼”, 应是“2 银格罗申 6 分尼”。

12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1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前天我给您寄去一百份代表会议的决议^① (五十份英文的和五十份法文的)。

本星期内将寄给您一千份章程和条例的标准的英文版修订本^②, 请尽力推销。

总委员会为了完成代表会议委托它的各项工作, 必须负担大量的开支。

章程的修订本的标准法文版将在日内瓦印刷, 标准德文版在莱比锡印刷。请来信告知, 这两种文字的版本在美国大约需要多少份。

在这里的法国流亡者当中成立了一个国际的支部——“1871年法国人支部”³²² (约有二十四人), 由于我们要求修改它的章程,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它很快就同总委员会发生了争执，可能事情会闹到分裂的地步。这些人跟瑞士的一部分法国流亡者共同行动，而那些流亡者又同被我们解散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巴枯宁)派³²³勾结在一起。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那些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而是伦敦的总委员会，特别是鄙人。我花了将近五个月时间为流亡者奔波，并用关于内战的宣言^①挽救了他们的声誉，而他们对我的报答就是这样。

早在代表会议上，当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和荷兰的代表对总委员会可能因为掺杂太多的法国流亡者而失去国际性表示担心时，我还出来为他们辩护³²⁴。但是，在这些“国际主义者”眼里，单是“德国”的影响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因为科学是德国的)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罪过了。

现就纽约中央委员会¹⁷¹的问题作如下通知：

(1)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见第二项决议第一条)，它今后必须改称为**美国联合会或联合会委员会**。

(2)一旦在各州建立**较多的**支部时，最切实可行的是按照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②的办法，召开一次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以选出纽约的联合会或联合会委员会。

(3)一旦在各州建立相当数量的支部时，也可以相应地成立本州的联合会委员会，而纽约委员会将是它的中央机构。

(4)纽约联合会委员会和行将成立的各州委员会的地方性章程，其最后文本须在公布前报总委员会批准。³²⁵

我们在意大利的工作进展很快，对马志尼派取得了巨大的胜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② 手稿中删去了：“而现在还有英国”。——编者注

利。在西班牙的进展也很显著。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个拥有一千五百名会员的新支部,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社会主义者报》。

关于不伦瑞克法院对当地前委员会、白拉克和同志们的起诉书,有人已经告诉我了,这是一个无耻的文件。³¹⁹

您想退出委员会,我们都感到很遗憾。我还是希望,这不是您最后的决定。我自己常常也有类似的想法,因为国际的事务占去我的时间太多,影响我的理论工作。

顺便说一下,我想要十二份10月21日的《伍德赫尔周刊》,上面登有我女儿的一篇通讯^①。这一期我们只是偶尔见到过一份。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12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11月9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手头的工作还很多,所以只能给你写这几行字。

文件收到了。这完全是按照后来被维也纳上诉法院撤销的那个维也纳样板³²⁶炮制出来的。

随信附上法文版和英文版的决议^②各一份。

① 《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①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马·

123

马克思致卡尔·施佩耶尔

纽 约

1871年11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施佩耶尔：

列斯纳把您的信转给我了。由于工作繁忙，以后又得了病，使我不能早些给您回信。您的信中有一系列错误：

(1) 根据章程，总委员会在美国首先应当注意的是美国人。

(2) 至于和威斯特及其他人的私人通信，**总委员会与此根本毫无关系**。总委员会的某些英国委员，即乔·哈里斯和其他奥勃莱恩派的宗派主义者³²⁷——**货币**流通方面的巫医——同威斯特之流保持着联系。他们给合众国写信，并不具有正式性质。如果您能提出一些证据来说明，哈里斯和其他人以**总委员会的名义**自行与美国通信，那末，这种岂有此理的事就会很快制止。

(3) 至于总委员会委员的其他通信，我们不能加以禁止。

首先，关于埃卡留斯和杰塞普的通信，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反对的。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最老的合众国通讯员之一杰塞普采取了反对纽约委员会的行动。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其次，我和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通信。迈耶尔和福格特是受总委员会委托的。³²⁸ 我本人不了解他们两人，但是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迈耶尔和福格特是工人党的积极的老党员。我早就建议他们两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在纽约建立的组织。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收到福格特的任何一封信了。如果他耍阴谋，那自然不会得到我的支持。我只采取有利于你们运动的行动，而不采取有利于私人的行动。

至于左尔格，我对他本人也象对迈耶尔和福格特一样，不很了解。但是我深信，总委员会一定会对他的活动表示十分感谢，——我在总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个意见。

（4）你们无论如何应当尽力争取工联。

这封信只给您本人。除了左尔格以外，不要告诉任何人。

望速来信。

致兄弟般的敬礼。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24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³²⁹

米 兰

1871年11月1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敬爱的朋友：

对于您1日的亲切来信，我只得遗憾地回答说，目前我们在米兰，除了同《玫瑰小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联系，我们给该报寄文

件,以供发表³³⁰,但是该报还没有向我们提出过任何关于成立支部等等的建议。贯彻国际精神的运动在意大利开始得如此突然和意外,以致那里的一切还处在非常没有组织的状态,而且如您所知,警察还采取一切办法来阻挠组织工作。在米兰一定会有适当的人,这从《玫瑰小报》拥有读者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您要尽力去寻找这些人,而一旦有人从那里来信,我一定把这个人的地址寄给您。也许很快就会发生这种事,因为,现在正好要公布总委员会的大批文件,所以我这个意大利书记的名字,大概很快就会到处知道了。迄今一直是马志尼主义的主要中心和大工业城市的米兰,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特别重要,还由于伦巴第的丝织工业区将会和米兰一起自行转到我们这边来。因此,您和您的朋友能够在米兰为共同事业而工作,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都灵,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支部(地址是《意大利无产者报》),洛迪(《人民报》)的来信丢失了,很可能是信中谈到了关于成立支部的问题。

今天上午我在马克思那里见到了里乔蒂·加里波第,这是个很有知识的青年,很沉着,但与其说是个思想家,不如说是个士兵。不过,他可以成为很有用的人。本来在老头子^①的理论观点中,好心肠多于明确性,不过他最近给佩特罗尼的信对于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³³¹。如果他的儿子们在所有重大关键时刻也象老头子一样表现出这种正确的本能,那末,他们就能做出许多事情来。您能不能给我们在热那亚找一个可靠的地址?问题是想通过可靠的途径把我们的出版物转寄给在卡普雷腊的老头子,里乔蒂说,许多东西

① 朱泽培·加里波第。——编者注

都被扣压了。

我的名字大概警察已经相当熟悉，给我的信请寄：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象此信开头所写的）白恩士小姐，而不要寄到海-霍耳博恩街，我每星期只到那里去一次，许多东西都会在那里积压起来。

里面不用信封。

现邮寄去手头的一张英文报纸，其中夹有：

（1）1871年9月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2）《法兰西内战》。总委员会的宣言。

（3）新版章程^①，目前只有英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即出。

望速来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恩格斯

125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从附上的信³³²（此信请退还给我）中，您可以看到，我们得到一个方便的机会，不必经过鲁耳埃的同意就可以同巴黎工人建立联系。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有没有首饰工人联合会或者某种类似的团体？如果有，您最好直接找它联系。缩短巴黎首饰工人的劳动时间，对于伦敦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巴黎是他们的**主要竞争者**。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126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11月17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1）关于出版章程^①等等，下一封信再谈。

（2）你对我的关于柏林的**意见的评论**，完全出于误解。我反对的只是那些没有事由的示威游行，相反，我指出了最近出现的一些“事由”^②，可以作为示威游行的根据并使之获得成功。

（3）首先你和倍倍尔没有出席代表会议，也没有设法让其他代表出席，然后，你就发表了波鲁特陶的通讯；他在那篇通讯中指责总委员会没有邀请德国代表，从而也许是**无意识地**充当了日内瓦反总委员会的阴谋分子的工具。这就被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和同他们合谋的流亡者走卒解释为：马克思即使在德国也失去了自己的影响！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

(4)你可以相信,我比你更了解国际内部的阴谋。因此,既然我写信告诉你,《人民国家报》不能刊登波鲁特陶的那些与国际多少有点关系的信件(包括这个波鲁特陶寄给你的已经登过预告的稿子),那你就应该干脆决定,你是打算反对我们还是同我们站在一起。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你就应该坚决听从我根据确切了解的情况而提出的意见。

(5)因为我们这里对至今在你们那里开展国际事务的情况非常不满,所以我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同德国的主要地区建立直接联系,我已开始这样做了^①。

(6)我们这里的国际事务非常繁忙,以致恩格斯和我至今都找不出时间来写《共产党宣言》的序言²⁰⁶。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为了在《人民国家报》上同波鲁特陶先生展开论战而去写它。

你的 卡·马·

127

马克思致茹尔·若昂纳尔¹⁵¹

伦 敦

1871年1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茹尔·若昂纳尔:

明天(星期日)晚上七八点钟之间,我在家里等您。先讨论一下国际的一些事务。然后就完全自由!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见本卷第299—300页。——编者注

128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1年1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认为这样做更好:

(1)您不妨用您的名义给迪耳克写一封信,不要提我。³³³ 我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同他打交道,是有原因的。

(2)星期二暂不提库尔奈。³³⁴ 对他本人,最好不要过于匆忙。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29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1871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的病一直把我困在家里,因此不能象我所想的那样尽一切努力来支持《谁来了!》的正直人士³³⁵。不过,我同我的一些法国朋友们谈过,不知他们是否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至于加入国际的条件,只要承认我们的原则就行。现寄给您

三十份会员证，在您物色到新的对象时就可以使用。他们每年只须交纳一便士的会费，但是也可以根据自愿多交。您只要在会员证上填写一下新会员的名字就行了。

还寄给您三十份章程^①。每个协会会员均须持有一份，每份一便士。

根据最近这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②，现在正在印制可以粘贴的价值一便士的会费券，这种会费券应贴在国际会员均须持有的章程上。

凡是已经交过会员证费的人，就不必再交会费券费。

《法兰西内战》这本小册子在海-霍尔博恩街256号特鲁拉夫处销售。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13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纽 约

1871年11月23日[于伦敦]

波尔特朋友：

昨天同时收到了您的来信和左尔格的报告。³³⁶

（1）首先谈一谈总委员会对纽约联合会委员会的态度。我相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四 关于向总委员会交纳会费》。——编者注

信,我当时寄给左尔格的那些信(以及给施佩耶尔的信,此信我允许他**私下**给左尔格看)^①,已经消除了您所代表的德国人支部³³⁷的极端错误的意见。

在合众国,象在即将成立**国际**的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总委员会最初不得不授予个别人以全权,并委派他们担任国际的正式通讯员。³²⁸然而,自从纽约委员会有所巩固以来,尽管还不能立即取消这些通讯员,但他们相继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同以前委派的全权代表的**正式**通信,早就只限于在埃卡留斯和杰塞普之间进行了,而我从您本人的信中知道,您丝毫没有抱怨后者。

但是,除了埃卡留斯以外,就再没有人和合众国正式通信了,只有我和杜邦例外,杜邦当时是**法国人支部**的通讯员,就他进行的通信来说,也仅限于这些**法国人支部**。

除了您和左尔格以外,我根本没有和其他人进行过正式的通信。我和齐·迈耶尔的通信是私人通信;他**从未公布过**通信中的**任何东西**,这种通信按其内容说也**决不可能妨碍**或者损害纽约委员会。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乔·哈里斯,也许还有布恩——总委员会的两个英国委员——在同纽约等地的国际会员进行私人通信。他们两人属于已故的布朗特尔·奥勃莱恩派³²⁷,满脑子是诸如货币流通的愚蠢思想和虚假的妇女解放之类的胡思乱想。因此,他们是纽约第十二支部³³⁸以及一切与之气味相投的支部的天然同盟者。

① 见本卷第315—316、320—322、323—324页。——编者注

总委员会无权禁止委员们进行私人通信。但是，如果我们得到证明，这种私人通信被冒充为正式的通信或者妨碍总委员会的活动——不管是拿去在报刊上发表，还是被利用来同纽约委员会争吵，——那末，就要采取必要措施来制止这种胡作非为。

这些奥勃莱恩派尽管很愚蠢，但是在总委员会中形成一种常常是十分必要的、与工联主义者相对抗的力量。他们比较革命，在土地问题上比较坚定，较少民族主义，不易为资产阶级用各种方式所收买。否则他们早就被驱逐出去了。

（2）当我知道德国人第一支部怀疑总委员会有些偏爱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或浅薄之徒的团体以后，我感到异常惊讶。事情恰恰相反。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①和成立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

^① 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

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

在巴黎,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派³³⁹)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最初几年他们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领导权。后来,在那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们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派、实证论派等等的团体。

在德国有拉萨尔集团。我个人和声名狼藉的施韦泽通过两年信,并且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了,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他不理解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组织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于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几年来总委员会都不得不对这种阴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国南部**）进行斗争。最后，总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给予了早已准备好的打击。³⁴⁰

不言而喻，总委员会不会在美国支持它在欧洲所反对的东西。决议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项现在给了纽约委员会一种合法的武器来消除一切宗派主义和浅薄之徒的团体，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把它们清除出去。

（3）纽约委员会如果能在**给总委员会的正式信件中表示完全同意代表会议的决议**，那就好了。

巴枯宁（此外，第十四项决议——关于在《平等报》上发表**涅恰也夫**审判案——使他个人受到威胁，因为这会揭穿他在俄国的卑鄙行径）正在尽一切可能，利用他的残存党羽对代表会议提出抗议。

为此目的，他与日内瓦和伦敦的一部分堕落的法国流亡者（不过人数不多）建立了联系。他所提出的口号说，总委员会受着**泛日耳曼主义**（或俾斯麦主义）的统治。这是指下述**不可饶恕的事实**而言，即**我是德国人**，实际上在总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精神影响。（请注意：在总委员会中，**德国人在数量上比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少三分之二**。可见，罪孽在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理论方面受着德国人的统治**（！），而他们把这种统治即德国的科学认为是十分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在日内瓦，在一个资产阶级太太安得列·莱奥女士（她在洛桑代表大会上竟无耻到向凡尔赛刽子手告发费雷³⁴¹）的庇护下，他们出版了《社会革命报》，该报在同我们论战时几乎完全使用了《日

内瓦报》这个欧洲最反动的报纸所使用的语言。

在伦敦，他们设法建立了法国人支部，这个支部的典型活动，您可以在我附上的《谁来了！》第42号上看到（同时参看载有我们法国书记赛拉叶的信件的那一号）³⁴²。这个支部由二十人组成（其中许多人是密探），它没有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³²²，而另外一个人数要多得多的支部得到了承认³⁴³。

实际上，尽管这一帮坏蛋耍阴谋，但是我们在法国和俄国仍进行着广泛的宣传，在俄国，巴枯宁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的著作《资本论》恰好目前正在印成俄文本³⁴⁴。

上述法国人支部（没有得到我们的承认，现在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的书记，就是那个被我们作为密探开除出协会的**杜朗**³⁴⁵。

主张放弃政治的巴枯宁的信徒，里昂的勃朗和阿尔伯·里沙尔，现在是**领取报酬的波拿巴奸细**，我们手中有这方面的证据。**贝济埃**（法国南部）的通讯员布斯凯（也是这个日内瓦集团的），据地方支部报告，是个警察！³⁴⁶

（4）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应当指出，所有的版本已在我手头，我**首先**把它们寄给了最远的据点纽约（左尔格）。

如果在报刊上过早地出现关于代表会议的报告（一半是假的），那末，这是一个会议代表^①的过错，总委员会已对这个人开始进行调查^②。

（5）至于华盛顿支部²⁹⁹，它起初请求总委员会把它当作独立支部与它建立联系。如果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那末再谈这个问题就是多余的了。

① 指埃卡留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4页。——编者注

至于支部，一般地需要指出如下几点：

（a）根据章程第七条^①，希望保持独立的支部可以直接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接受的问题。（“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条例的第二节第四条和第五条是：“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指“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第二节第四条），“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第二节第五条）。

（b）但是，根据条例第五条^②，总委员会在关于接受的问题上应当先听取联合会或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等等。

（c）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见条例第五节第三条），采取宗派名称等等或者（第五节第二条）没有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支部，将根本不予接受。

本信的内容请通知您所代表的德国人支部，并请遵照办理，但不要公布。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的英文本或法文本，都还没有出版。法文版的准备工作曾进行过，但是由于最近的事件而中断了。³⁴⁷

埃卡留斯根据我的建议被委派为北美各支部（法国人支部除外，其书记是勒穆修）的书记。但是，我仍将愉快地答复您或左尔格向我提出的私人质询。《爱尔兰共和国》上关于国际的文章，恩格斯已寄到意大利去发表了。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② 第二节第五条。——编者注

载有关于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的《东邮报》，今后将按期寄给纽约的左尔格。

请注意：关于政治运动：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末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到现在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131

恩格斯致卡尔梅洛·帕拉迪诺

那不勒斯

[草稿]

1871年11月23日于伦敦

帕拉迪诺公民：

刚刚收到您13日的来信，感谢您的关于那不勒斯支部的报告³⁴⁸，我将把它提交给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不管总委员会对于是否应该公布这一文件的内容会作出什么决定，保持必要的谨慎是应该的。

遗憾的是，您认为您有义务向我声明，您完全不同意最近这次代表会议^①的决议。从您的来信可以看出，在那不勒斯建立的国际支部已不再存在，因此，我认为这一声明只代表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已经解散的那不勒斯支部的意见。然而，为了避免误解，我来详细地答复您。

(1)您不满意的是“代表会议召开的方式，这种方式完全不符合我们共同章程的规定”。

对这种指责可以用两条理由来回答：

(a)完全正确，我们的共同章程没有规定有代表会议，只规定有代表大会；章程是在多少有些幼稚的信念的影响下草拟的，以为各国政府会给我们以行动自由^②。各国政府剥夺了我们在1870年

①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② 手稿中删去了：“而您，就我所知，是一位法学家，应当知道，在任何社会中，除了成文的法律以外，还有一些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法规。”——编者注

召开代表大会的可能,我们便立即向各支部征求意见,它们都确认和延长总委员会的权力,并授权总委员会解决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¹²⁹ 1871年,各国政府使代表大会更不可能召开了。^①

如果您对此有怀疑,我可以提出证据。但是您并不需要这些证据;既然从1871年8月20日起,“就已经不可能召集国际那不勒斯支部”³⁴⁹,那末它也就不可能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法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也是这样。西班牙的联合会委员会还不得不到葡萄牙去寻找避难所!那有什么办法呢?这里有1865年的先例,当时出于某些考虑,对公众部分公开的代表大会,改为在伦敦举行的秘密代表会议,它的召开和决议得到下一届代表大会的批准³⁵⁰。您可能会对我说,任何先例都是资产阶级的和权威的破烂货,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不取,而我要回答您: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都属于同一范畴,而遗憾的是,任何一个团体,即使是最革命的团体,都非有它不可。所以,总委员会根据本身应负的责任,向各支部建议,把目前不可能召开的代表大会改为可能召开的代表会议,因为各国政府不会知道代表会议的代表。各支部都同意了,没有一个反对,总委员会对于自己的行动准备向未来的代表大会承担责任。

(b)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召开本身,那是完全按规定进行的。

^① 手稿中删去了:“在法国,协会被解散,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协会遭到迫害,使它完全解体。国际会员起码还能公开集会的唯一几个国家只有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士。而在比利时,也宣布了反对国际的法律。选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章程规定,代表大会除了讨论组织问题的会议外,还应有公开会议。”——编者注

所有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的联合会、单个支部，都及时得到了通知。

（c）况且，如果对召开代表会议的合法性和方式必须提出某些意见，那就应该或者是在代表会议以前、或者是在代表会议期间。但没有提出过**任何一条**反对意见。

（2）您抱怨“代表人数少”。这不是总委员会的过错。但是，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瑞士和俄国都直接派了代表。至于法国，当时在伦敦的几乎所有巴黎公社委员都是它的代表，我不认为，您会对他们的代表资格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如果说意大利没有选派代表，那您应该把这一点归咎于您的政府。^①

（3）您说，这些代表“攫取了全协会代表大会的权力”。这完全违背事实。这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绝没有涉及章程的内容。^②其中有一些不过是重申了以前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这些决议是不久前加入的支部和会员所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的。另一些是具有纯粹组织性质的决议。这些或那些决议都绝对没有越出代表会议的权限，甚至也都没有越出总委员会的权限。

（4）接着，您抗议“决议的内容”，在您看来，“这些决议是同记载在我们章程中的我们协会的原则相抵触的”。

我坚决反对这一点，并等着您来加以证明。国际的创始人，那些拟订我们协会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都作为代表参加了，请原谅，我首先相信他们对这个章程的解

① 手稿中删去了：“而对这个政府，您早就应该组织有效的反对了。”——编者注

② 手稿中删去了：“这些决议具有纯粹组织的性质。总委员会有权自行作出这些决议。”——编者注

释,以及后来的历次代表大会对它的解释。不要忘记,国际有其自己的历史,而我们有充分理由为之骄傲的这段历史,就是对章程的最好说明。国际绝不打算抛弃这段光荣的历史,目前有利于我们协会的无产者群众的自发运动,不仅是对章程的文字,而且也是对国际的整个历史的最出色的证明,而这一运动在意大利比在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鲜明和更激烈。不管您对总委员会所承担的巨大责任如何担心,总委员会始终忠实于整个文明世界的工人们委托给它的业已保持了七年之久的旗帜。总委员会尊重个人的意见,它准备把自己的权力交回给那些授予它的人,然而,当它还承担着协会的最高领导时,它就要注意使造成国际目前这种局面的运动的性质不致改变,只要代表大会没有作出其他决议,它就要遵守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

根据代表会议的第十项决议,或者用“那不勒斯工人联合会”,或者用任何其他名称重新恢复已经解散的那不勒斯支部,那是毫无障碍的。

132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鲁塞尔

1871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我早就给您写信了。最近四个星期来,由于脓疮、手术等等,我完全循规蹈矩地没有出门。加之,一方面要处理**国际**的事,另一方面又要处理流亡者的事,我甚至不能

为《资本论》俄译本改写第一章。由于彼得堡的朋友们催得越来越紧,我不得不让第一章仍保持原样,只作一些微小的修改^①。我在伦敦已经告诉过您,我常常问我自己:我退出总委员会的时候是否已经来到?协会发展得越快,我的时间就花得越多,可是最后,总还得把《资本论》写完。再说,我退出就会使国际得救,用鲁耳埃、马隆、巴枯宁、罗班一伙人的话来说,它就不会受到我的**泛日耳曼主义**的威胁了。

我同我的医生谈了您的事情。他对我说了如下情况:

(1)您要作为一个**英国医生**在伦敦住下来,在这里只进行考试还不行。您必须在一所伦敦的医院(或大学)里起码工作两年。在比利时上完的课程,可以算学科的一部分,但不能算全部。

(2)另一方面,您可以作为持有比利时毕业证书的医生在这里住下来,而不参加新的考试,也不必去上英国的课程。这里有一些法国医生和德国医生,他们就是这样开业的。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您不能开业(例如在法医学方面),然而这没有关系。

(3)最后,您可以象在您以前的许多外国人那样,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立即开业,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以后成为一个**英国医生**,并最终成为皇恩浩荡的女王陛下的医生。

所以,亲爱的朋友,您看,条条道路通向罗马。关于这件事,请您来信写几句。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采取的行为使我感到怀疑。我们之间说说,安斯先生和他的老婆都是巴枯宁分子,而斯廷斯先生大概发现他的雄辩之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吴亭写信告诉我

^① 见本卷第317—320页。——编者注

(当然,他自己也不相信),在日内瓦甚至有人说,您已经站到同盟分子方面去了,同安得列·莱奥、马隆、腊祖阿等人结成了联盟。

这件本身无足轻重的事情会引起很坏的后果。英国、合众国、德国、丹麦、荷兰、奥地利、大多数法国支部、意大利北部以及西西里和罗马的意大利人、绝大部分瑞士罗曼语区、整个瑞士德语区和俄国国内的俄国人(必须把他们同在国外和巴枯宁有联系的某些俄国人区别开来)都和总委员会站在一起。

另一方面,瑞士的汝拉联合会(即那些用这一名称作掩护的同盟分子)、那不勒斯、或者还有西班牙、比利时的一部分和一些法国流亡者团体(根据我们从法国收到的来信判断,这些法国流亡者团体在那里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组成了对立的阵营。这种分裂本身并不十分有害,但是正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极不适时的。我们的对手对自己的弱点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指望通过联合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得到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这里,每天都有人向我要《反蒲鲁东》^①。如果我能得到您曾经盛情许诺我的若干本我的反蒲鲁东的作品,我就能够在法国流亡者的优秀代表中间进行一些宣传。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很遗憾,必须告诉您:您的朋友、画家列奥纳多在这里不会很受欢迎。我家里的人昨天去看了他的画。我还什么也没有看,因为浓雾弥漫,使我不能出门。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133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圣塞瓦斯田

1871年11月24[—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和图尔^①：

不是国际的事务，就是公社社员来访，使我一直没有时间写信。你们可以根据一个事实来判断我的时间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在彼得堡，正在把《资本论》译成俄文，但是根据我的要求，第一章的翻译暂时推迟了，因为我打算把它改写得更通俗一些。自从巴黎事件以来，我一直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最后，我不得不只作极少的修改，以便不耽误全书的出版。

至于对图尔的诬蔑，那全是一派胡言，是法国人第二支部散布的谣言。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立即写信寄往波尔多。那里现有的六个支部的回答是对著名的图尔投绝对信任票。

关于在伦敦和日内瓦发生的那些丑剧，我必须从头说起。

在一些法国流亡者当中，我们把泰斯、沙兰和巴斯特利卡吸收进了总委员会。后者刚被接受，就建议要吸收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但是，“凡事总有个限度”^②，我们认为，我们队伍中的蒲鲁东分子已经够多了。根据种种理由，把对这两个极受尊敬的人的选举，推迟到这次代表会议，而在代表会议以后，此事也就告吹了，因为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我们不要吸收过多的流亡者

① 保尔·拉法格的绰号。——编者注

②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1册第1首。——编者注

担任我们的委员^①。因此,公民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大为恼火。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一决议,曾遭到巴枯宁分子——罗班、西班牙人罗伦佐和科西嘉人巴斯特利卡的激烈反对。巴斯特利卡这个头脑空虚而又极其自负的家伙遭到比谁都厉害的斥责,大家对他相当不客气。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自尊心使他很不愉快。

另外还有一件事。

代表会议就“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和瑞士罗曼语区的分歧问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也参加了),该委员会在我家里开了会³⁵¹。曾把吴亭作为一方的见证人,巴斯特利卡和罗班作为另一方的见证人请来参加会议。罗班表现得极不体面而且很怯懦。在会议开始时他发了言,但他说完以后就宣布要退席,并起身往外走。吴亭对他说,他应该留下,因为问题是严肃的,他不愿意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来谈论它。罗班用一连串出色的战术动作走近了门口。吴亭严厉地阻止他,并对他说,他正要谴责他是同盟阴谋的主谋者。这时,魁梧的罗班为了保证自己安全撤退,便把门半开着,象一个真正的安息人那样³⁵²,一边往外走,一边向吴亭骂道:“哼,我鄙视你!”

9月19日,他通过德拉埃交给代表会议如下一封信:

“我是抱着调停争端的希望,作为瑞士分歧的见证人被邀请参加审查这一事件的委员会的。

既然认为我直接参与这一事件,那我就要正式声明,在讨论瑞士问题时,我绝不充当被告的角色,并且不参加代表会议的任何会议。

保·罗班 1871年9月19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一 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编者注

许多参加代表会议的人,例如德·巴普,都要求立即把此人开除出总委员会,但是根据我的建议决定让他收回自己的信件,如果他拒绝收回,就由总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由于罗班固执己见,拒不收回信件,他终于被开除出了总委员会。

与此同时,他在9月28日给我寄来了如下一封委婉的信:

“马克思公民:

我个人对您十分感激,当我认为什么也不能动摇我对您的深情厚谊时,这也并不使我感到苦恼。而现在,当我不能让我的感激之情屈服于我的良心并遗憾地同您绝交时,我认为我有责任作这一声明。

我确信,您受个人憎恨的感情所支配,对一些国际委员提出了不公正的谴责或对这种谴责加以支持,而这些国际委员或者是您所憎恨的,或者是他们的唯一罪过就在于不愿受您的憎恨。

保·罗班”

我认为不必回答罗-罗-罗-罗班这头羊(拉伯雷已经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并特意从巴汝奇的羊群中选中了它³⁵³)。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其他的羊吧^①。

代表会议以后,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着手组织法国人支部(“**伦敦 1871 年法国人支部**”)。泰斯、巴斯特利卡(他已决定返回瑞士,他在临走前想为巴枯宁在伦敦建立一个据点)和沙兰(不值一提的小丑)也参加了。他们在《谁来了!》(关于这家报纸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上发表了自己独特的与共同章程相抵触的章程³⁵⁴。顺便说一下,这些先生们(他们一共二十人,其中有些是警探;被总委员会公开痛斥为密探并被开除出国际的著名的杜朗就是他们的

^① revenons à nos moutons (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羊吧)——法国中世纪的一出关于律师巴德兰的闹剧中的话,意思是:我们回到起点吧,回到我们谈话的主题吧。——编者注

书记³⁴⁵)攫取了指派持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同时规定,支部的任何成员不应该接受担任总委员会委员的任何委任,除非是作为本支部的代表派去参加总委员会。

甚至在总委员会没有批准他们的章程以前,他们就厚颜无耻地派了肖塔尔(这个蠢货在公社期间成了巴黎的笑柄)和卡梅利纳作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总委员会。人们客气地请他们回去并等候总委员会批准章程。我受委托对该章程进行评论。总委员会给这个新支部的第一封信^①还是根据和解的精神写的。仅仅要求他们删去那些与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条文。³⁵⁵

他们勃然大怒。阿夫里阿耳(在泰斯和卡梅利纳的协助下)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草拟了一份答复,为这个答复做最后文字润色的是**韦梅希**(《度申老头》)。

这个家伙与他们混在一起是由于他们同一些印刷工人(流亡者)共同创办了一家报纸《谁来了!》,它的临时编辑是勒·韦德(叔本华观点的哲学家)。韦梅希为了占据该报,就奉承他们,唆使他们反对总委员会。果然,他达到了目的。

他们派巴斯特利卡到瑞士,并从那里得到一项**指示**:总委员会受到**泛日耳曼主义**(这是指我!)、权威主义等等的压制。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就是行动起来推翻这个被篡夺了的总委员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来自巴枯宁(他通过日内瓦的同盟^②书记俄国人尼·茹柯夫斯基、吉约姆等人进行活动),他的集团(其实,在瑞士人数极少)同安得列·莱奥女士、马隆、腊祖阿以及其他一些不满于自己只起次要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法国流亡者的小团

①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编者注

体结成了联盟。³²³

顺便说一下，所有这些曾经担任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或者冒充该委员会委员的蠢货，如鲁耳埃这个吹牛大王、狂号者和酒鬼，都怀着成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希望(似乎是根据权利)而感到自慰。

泰斯(他被委任为总委员会的**财务委员**，而不是法国通讯书记)和巴斯特利卡声明退出总委员会，理由是他们的章程中有一条规定不许他们接受总委员会的委任。

我终于答复了这封由韦梅希老头最后加工的、佛来米精神大大超过法兰西精神的信。回信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挖苦的，以致他们决定不再同总委员会通信了。因此，他们没有被承认为国际的支部。韦梅希老头当了《谁来了!》的主编。他在第42号上发表了一封信³⁵⁶，作者是肖塔尔、舒托(里果已经在《祖国垂危报》上揭露他是一个密探³⁵⁷)和向比埃特里宣誓退出**国际**和放弃政治的朗德克(见对巴黎国际会员的最后一次审判)³⁵⁸以及其他一些废物。他们在这封信中透露了代表会议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说，德国工人(他们曾举行反对兼并法国两省的示威游行，随后又举行**保卫公社**的示威游行，而且其中许多人至今还遭受俾斯麦的迫害)尽到了自己的职责^①。据说，这就是“泛日耳曼主义”的明证。

对于善良的泰斯、卡梅利纳和阿夫里阿耳，这样说未免太过分了。他们拒绝签名。作为《谁来了!》理事会的理事，他们就韦梅希在该报上连载的那部不道德的长篇小说³⁵⁹与他有过争执。不再需要这些先生的韦梅希，便在《谁来了!》上对他们进行了不指名的攻击。他为了自己的那些令人作呕的文章还同其他流亡者经常争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十三 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编者注

吵,我认为,他昨天是吃了西卡尔的一记耳光³⁶⁰。现在人们非要把他赶出编辑部不可。等着瞧吧!人们认为凡尔赛收买他是为了败坏公社社员的声誉。总而言之,在伦敦,这些阴谋都破产了。法国人第二支部已处于彻底瓦解的状态(无疑,勒·吕贝、布莱德洛、贝森和其他人加速了这种瓦解)。另一个人数众多的、与总委员会一致行动的新的法国人支部已经成立³⁴³。

我们已吸收了安·阿尔诺、弗·库尔奈和加·朗维耶来代替已退出的总委员会委员。

同盟和安得列·莱奥、马隆等人在日内瓦出版了一个小报《社会革命报》(编辑是一个名叫克拉里斯的人),他们在报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和这次代表会议,说什么泛日耳曼主义(首领是德国人和俾斯麦主义者)、权威主义等等,等等。汝拉联合会(还是那个集团,不过换了名称)在桑维耳耶(伯尔尼汝拉山区)召开了一次范围极小的代表大会,决定呼吁所有**国际**支部支持汝拉联合会,以便立即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来审查总委员会的活动,并取消代表会议的那些违反自治原则的决议,据说这些决议“公开破坏”了自治原则。³⁶¹引起特别反对的是决议第二项的第2、3两条、第九项(**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十六项和第十七项³⁴⁰。他们不敢提到特别使巴枯宁感到不愉快的第十四项决议,因为这项决议向全欧洲揭发了他在俄国所干的卑鄙勾当。

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受巴枯宁和巴斯特利卡操纵)的行为非常可疑。恩格斯从罗伦佐走后写过许多信,但从未收到回信。这些人信奉的是放弃政治的说教。恩格斯今天写信^①告诉他们,如

① 弗·恩格斯《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果他们继续保持沉默，就要采取措施。图尔无论如何应该行动起来。我将把重新修改和增补的章程和条例的新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寄给他。

我们的对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已经说过，古·杜朗是伦敦的分裂派支部的第一书记，此人是凡尔赛的密探，已被我们揭露。巴枯宁分子勃朗和阿尔伯·里沙尔（里昂的）已经卖身投靠波拿巴。他们打着波拿巴比梯也尔好的旗帜到这里来搜罗盟员。

最后，敌视日内瓦的流亡者在贝济埃的通讯员^①——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法国通讯员——被贝济埃支部揭发是一个警察局的密探（他是首席警官的秘书）³⁴⁶。

希望很快收到有关我亲爱的施纳普斯^②和全家健康的好消息。

老尼克^③

关于泰斯。由于凡尔赛报纸对他和贝累大爷大肆吹捧，他在巴黎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巴斯特利卡是巴枯宁党羽的头目。

我还要补充一句，日内瓦《社会革命报》对我们的指责，在用词上同我寄给你们的《日内瓦报》（欧洲最反动的报纸）和《泰晤士报》大致相同。《泰晤士报》上所提到的那个报纸就是《日内瓦报》。

① 布斯凯。——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134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³⁶²

圣塞瓦斯田

[1871年1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尔^①：

谢谢您的来信，我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好用上了。我给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的最后通牒^②今天就用挂号信寄去，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保持沉默，我们将不得不按照国际的利益所要求我们的那样采取行动。如果他们不回答或者支吾搪塞地回答，我们将立即授予您全权处理整个西班牙的问题。按照我们的章程，您同每一个协会成员一样，有权建立新的支部。十分重要的是，一旦发生分裂，即使现有的整个组织（连同全部财产）都去投靠巴枯宁的阵营，那我们也要在西班牙保留一个立足点。那时，我们只能依靠您一个人了。因此，您要尽一切可能在各地同那些在这种形势下对我们有用的人建立联系。这些巴枯宁分子肯定想要把国际变成一个**弃权论者协会**，但他们决不会得逞。我们不能按时收到巴塞罗纳的《联盟》和马德里的《解放报》，所以我不知道这些报纸上是否已经露出阴谋的苗头。但是他们经常鼓吹放弃政治，在他们看来这或许要比经济问题更重要。他们放弃政治，结果正是**他们自己**把政治变为最重要的东西。

① 保尔·拉法格的绰号。——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代我向劳拉问候,并代我吻小施纳普斯^①。

永远是您的 弗·恩·

135

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波托茨基³⁶³

伦 敦

1871 年 11 月 25 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1 号

阁下:

随即便条一起,给您寄去四份章程和条例,以及几份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章程的法文本,过几天就出版。请来信告诉我你们需要这种版本多少份。

凡与**国际**有关的其他各种报告,请寄给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伊斯林顿区文森特坊 22 号),他是总委员会的波兰书记。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136

马克思致尤利安·巴拉舍维奇-波托茨基³⁶³

伦 敦

1871 年 11 月 29 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 1 号

阁下: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法文本要过几天才能出版, 届时我将给您寄去几份。

我将非常高兴在晚上六点钟以后在我家里见到您。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3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¹⁵¹

霍 布 根

1871 年 11 月 29 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想必您在纽约已经收到我寄给您的代表会议的决议^①和各种信件。随信附上三份最近《东邮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当然, 这里只有供公开发表的东西。

关于财务问题, 我必须说明如下: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1) 纽约委员会^①收到的《内战》小册子,每册只需付两便士。章程和条例根据销售情况,每份付一便士。但是您应该来信告诉我们,您需要多少份章程的法文本和德文本。除了您目前立即需要的数目以外,您最好还留一些作为储备。

(2) 关于给我们寄来的救济流亡者的钱,总委员会需要一个明确的书面声明,说明由总委员会独自负责把钱分给法国流亡者,而所谓的“伦敦法国流亡者协会”³⁶⁴没有监督总委员会的权利。

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虽然上述协会的会员多数都是诚实的人,但领导他们的委员会却是由一些恶棍组成,所以流亡者中的一部分人,而且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就不愿意同这个“协会”有任何交往,而愿意直接得到总委员会的帮助。因此,我们每星期交一笔钱给协会去分配,另一部分则由我们自己直接分配。

正是以上提到的那些恶棍,对总委员会散布了极其恶毒的诬蔑,其实如果没有总委员会(它的许多成员不仅牺牲自己的时间,而且还自己掏腰包)的帮助,法国流亡者早就“饿死了”。

现在来谈谈麦克唐奈的问题。³⁶⁵

在接受他之前,总委员会对他的品行作过仔细的调查,因为他和所有其他的爱尔兰政治家一样,也受到他本国同胞的不少攻击。

在得到关于他个人品行的确切材料之后,总委员会便选了他,因为住在英国的爱尔兰工人群众对他比对任何其他人都更信任。麦克唐奈没有宗教偏见,至于他的一般观点,要是说他有什么“资产阶级”倾向,那是荒谬的。从他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来看,他是一个无产者。

①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如果人们对他们有什么责难，那就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要转弯抹角地暗示。依我看来，那些长期被监禁而脱离运动的爱尔兰人并不是权威的裁判。最好的证明就是他们同《爱尔兰人报》的关系，该报的出版者皮哥特是个投机分子，而经理墨菲是个恶棍。这家报纸一直阴谋反对我们，尽管总委员会为爱尔兰的运动出了不少力。在这家报纸上，麦克唐奈经常遭到一个跟坎伯尔（伦敦**警察机关**的官员）有联系的爱尔兰人（奥当奈尔）的攻击；这是个酒鬼，只要警察给他一杯杜松子酒，他就会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秘密都说出来的。

麦克唐奈被任命以后，墨菲就在《爱尔兰人报》上对**国际**（不仅是对麦克唐奈）进行攻击和诽谤，**与此同时**，私下却要求我们任命他为爱尔兰书记。

至于奥顿诺凡-罗萨，我很奇怪为什么在您写信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以后，您至今还把他当做权威。如果说有人从个人来说应当感激**国际**和法国的公社社员，那正是他，可是您看到，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感激。

请纽约委员会的爱尔兰会员们不要忘记，为了对他们有好处，我们首先要对**住在英国的爱尔兰人施加影响**，为此目的，我们所能确定的人没有比麦克唐奈更好的了。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特雷恩从来没有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138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71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西多罗夫^①：

我已收到您最近的两封信。³⁶⁶如果说我没有早些给您回信，那应归罪于好样的巴枯宁，他采取的阴谋手段给我们带来了无数麻烦。形势正在激化，不久报刊上将爆发一场公开的论战。公开分裂，这就是他们的打算。不管怎样，一切很快就会见分晓。我不想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您，因为实在太多，而且也太枯燥。自然，由于我们不得不应付这些胡闹的事情，无论是约翰逊^②还是我都没有时间干工作了。

谢谢您又花钱替我订了《审判通报》。

关于符卢勃列夫斯基的情况，我们已经从罗兹瓦多夫斯基那里得到一些消息，罗兹瓦多夫斯基放弃了原来的职位，但过了几天又找到了另一个职位。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但是由于这个人的倔强和过分高傲的性格，我们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行事；然而我们希望哪怕能使他至少不缺生活必需品。您知道，他拒绝任何医疗，而要纠正这种偏见将更困难。

约翰逊曾患轻微的支气管炎，长了一两个不怎么危险但很令人恼火的**疖子**；昨天他参加了总委员会的会议，一个月以来这还是

① 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在和他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编者注

第一次。别的方面,他感到还不错。我们这里现在天气很不好,大家都感冒了。

关于这里的阴谋,影响正在日益消失。几个被卷进去的老实人退了出来,把活动场所让给了那些再也没人理睬的真正的恶棍^①。瑞士的情况更糟,因为马隆等人坠入了圈套,有的人是因为软弱,有的人则是因为虚荣。对他们尤其糟糕的是,世界并不因为他们的愚蠢而停滞不前。

您的 弗·恩·

赫伯特·斯宾塞《心理学》·····	16 先令
赫伯特·斯宾塞《基本原理》·····	16 先令
贝恩《心理学和道德学》·····	10 先令 6 便士
贝恩《逻辑学》,共两册·····	10 先令 6 便士
贝恩《感觉和理智》·····	15 先令
贝恩《情感和意志》·····	15 先令
贝恩《性格的研究(附《颅相学的评价》)》·····	9 先令

根据以上价格减 20%。

以上贝恩的书都是单行本。

^① 见本卷第 301 页。——编者注

13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圣塞瓦斯田

1871年12月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法格：

就西班牙的事给您写几句话。看来在西班牙的国际内部有过斗争，最终是我们取得了胜利。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长期沉默而最后又决定打破沉默的原因。25日我给莫拉写了一封信；28日梅萨给你写了信³⁶⁷，29日莫拉给我来信，信中说，关于我同他谈的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和诽谤，他们一无所知，等等。但是，在我们随后收到的两号《联盟》上，有一号发表了代表会议的决议^①，另一号转载了《解放报》上的一篇关于第九项决议的文章³⁶⁸，对这篇文章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梅萨的信更加清楚。因此，在西班牙的事情上是赢得了胜利。我立即给莫拉写了回信并希望今后一切顺利。

不过，另一方着实忙了一阵，并象往常一样采用了相当卑鄙的手段。11月23日的《社会革命报》转载了11月19日巴塞罗纳《联盟》上的一篇文章，说瑞士分裂派的密使到了那里……说巴塞罗纳各支部相信分裂派的原则是革命的……并同意他们提出的联盟。我们在那一号《联盟》上找那篇文章，但是没有找到。在12月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3日的那一号上对此作了说明,说那篇文章不代表各支部的意见,甚至不代表任何一个支部的意见,而仅仅代表报纸的一个编辑的意见,他背着编辑部刊登了那篇文章!

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使战场大大缩小了。现在明显的反对者只有:没有被这里承认的法国人支部³²²(十五人),日内瓦支部,汝拉人,以及可能的反对派意大利人。但是,我对意大利进行了彻底的整顿,现在我们开始改变斗争方式,从个别活动和私人通信变为公开活动。马志尼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在自己报纸的一篇文章中)要国际对巴枯宁的言行负责。这样就有了既可打击马志尼又可谴责巴枯宁的机会。我立即这样做了,把文章寄给了我们所有的意大利报刊³⁶⁹。至少会有几家刊登,另外几家由于与巴枯宁关系较深,恐怕不会刊登。我在寄这篇文章的同时,还把西班牙人赞同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梅萨告知的关于国际在西班牙取得胜利的消息都告诉了他们。这样做是会有效果的,他们将会看到,关于西班牙的事情,另一方对他们讲的全是谎言。的确,这些人的政策就是:为了争取西班牙就说意大利完全站在他们一边,反之亦然。我们在意大利还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西班牙人决定站在我们这一边,将是举足轻重的,会影响到各个方面。至于那些**爱吵闹**的汝拉人,我们最近就要对他们进行声讨。

当这件事完满地结束时,我将非常高兴。您想象不到,我们为此做了多少工作,写了多少封信。几个星期来,摩尔、赛拉叶和我都不能做别的事。我这个可怜的人还要用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一封又一封的长信,而这两种语言我又只懂一点儿。

我们在法国的情况很好,有二十六家报纸愿意刊登我们的文件。

我们这里的天气冷得要命，您在气候温暖的地方过冬是很幸运的。另外，我们身体都好，马克思一家也好。摩尔和燕妮^①都觉得比去年冬天好得多。摩尔咳嗽不那么厉害了，他的腋下曾长一个疖子，但是痈已经消了，没有再长。在他这样的年龄，肝不会再恢复正常，但是肝功能比以前好多了，而重要的是，摩尔的生活已比较有规律。燕妮胸膜炎复发以后，可能会有肺气肿，但她开始懂得自己应当很好注意，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勉强去适应严寒和恶劣的天气。她又开始唱歌了，她的嗓子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洪亮、有力。

听说小施纳普斯^②已经恢复健康，我非常高兴。代我热烈地吻他和您的夫人^③。

你的 弗·恩·
将军^④

14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1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星期一这里的德国工人协会将对施奈德尔采取必要的措施。

①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③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④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遗憾的是，那里施韦泽的拥护者实在太多了，我们要是没有弗兰克尔，整个协会在最近时期就会落到他们手里（《社会民主党人报》我刚刚收到）³⁷⁰。弗兰克尔是否会象你要求的那样**抗议**重新发表他的那封旧信，我还不清楚。³⁷¹他对这封信的前半部分，一定觉得懊悔；至于针对你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后半部分，其内容无非也就是我们当时写给你的那些意见。《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另一个作者肯定是维贝尔。

对施奈德尔：（1）不言而喻，代表会议^①的代表是选举的。回答他的其他愚蠢问题是可笑的。（2）十五个法国人中，有一个是**公社委员沙兰**；有几个酒鬼；还有贝·朗德克，他在巴黎的一次对国际的审讯中曾声明，他确实加入过国际，但是**永远不再加入了**；还有三个人根本没有加入过国际（只是加入了那个不久前成立的但从未被承认的伦敦法国人支部³²²），可悲的是，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些人（连同他们的与共同章程相抵触的章程）是这里的法国人支部。泰斯和阿夫里阿耳是支部里唯一正派的人，**没有**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现在又重新同我们接近！而现在在总委员会里有八名公社委员（赛拉叶、弗兰克尔、瓦扬、库尔奈、朗维耶、阿尔诺、若昂纳尔、龙格），并且我们这里有一个拥有五十人之多的强大的法国人支部³⁴³，参加的都是流亡者中最正派的人。鲁耳埃不是公社委员，是一个爱吹牛、爱喝酒的鞋匠。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竟把这十五个人称为“著名的法国领袖”！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关于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和迪耳克的消息，都是取自**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等等）**故意歪曲**的报道，是

①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不真实的。³⁷²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丹麦通讯证明我们的人**在那里没有任何联系**。³⁷³ 最好你写信给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哈·布里克斯或他的助手路·皮奥，并向他们推荐德国通讯，如果他们同意寄给你德文或英文的丹麦通讯作为交换，那就好了。他们懂英文。而且，你用两个星期就可以把丹麦语学得能够看懂《社会主义者报》。有一本陶赫尼茨的词典就够用了，这种语言没有什么语法。地址：**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

顺便说一下，《谁来了！》在一个星期以前已经奄奄一息。编辑韦梅希即使不是密探，他所写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是法国警察机关求之不得的。最近，有人建议把这家报纸给我们³³⁵，但是，我们不想这份遗产，于是它就泄了气。

关于**波鲁特陶**。随信奉还的信比上一封信更能证明这头驴真是**从头到脚**陷进了巴枯宁的罗网。既然他谴责对同盟的揭发，要求国际的全体会员务必奉行无神论，这难道不就是巴枯宁主义吗？既然他在他也弄不清的问题上部分地支持一些人的抱怨，而他所说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每一句话又都是谎言，这难道不就是巴枯宁主义吗？而你竟想利用**他**来对付这些人？可能，他还算“诚实”，但是他属于那种十分自命不凡的诚实的混蛋一类，对于这类人，我宁愿受他们的敌视，也不愿与他们友好；这个愚蠢的糊涂虫决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一行字。大概日内瓦事件³⁷⁴使他看清了一切或者终于使他归入到最适合于他的巴枯宁行列里。你为什么不让他给你寄《社会革命报》，特别是第5、6、7号呢？我建议你读《平等报》，这对了解情况是绝对必要的。

你不要以为，日内瓦的**所有**公社委员都是反对我们的。这个

对我毫无兴趣的问题，你自己就能够很容易地作出解答，你只要回忆一下1849年和1850年各种流亡者小组的行动，那时候人们经常是完全偶然地聚集在一起的。在日内瓦的公社委员**总共**也就三个人：马隆、勒弗朗塞和奥斯丁，其余的都是一些完全不知名的人。

代表会议上没有德国的代表，照你说来这应归咎于马克思和他的保密想法，我们应当声明，绝不是这样。马克思只是写信说，**警察机关**不应当知道有关的任何情况。难道你就不能不让警察机关知道而把代表会议的事通知你们的委员会或**地方**小组吗？这样才算得上一个好“组织”！我们想召开秘密的代表会议，自然是为了对付大陆的警察，但这并不等于说，既然你和倍倍尔不能来，你们就不必想方设法让其他人来！马克思**坚决批驳**这种论调。

在目前情况下，秘密活动无非就是工作不要喧嚷，宣传不要追求人人共知，不要象皮阿这类法国空谈家那样，要求每天散发充满血腥味的传单；我们同他们进行过斗争。³⁷⁵

在**西班牙**，一切很顺利，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代表会议的相应决议得到了**承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在《平等报》上找到一篇从《解放报》上转载的文章³⁶⁸），甚至他们暂时还坚持的放弃选举的主张也临近破产。其实，玩弄放弃政治这种把戏的只是几个巴枯宁分子和蒲鲁东分子余孽（我们已摆脱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这一次这种把戏彻底垮台了。西班牙的问题已经解决。

关于**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我已经给你写了文章^①。关于**德国**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材料吗？没有材料是

① 弗·恩格斯《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编者注

什么也干不成的。

你认为国际的德国会员不必交纳会费，而国际在德国有多少会员也是无关紧要的，你的这种看法和我们完全相反。如果你们不要求每人每年交纳一个银格罗申的会费，或者把会费都用完，那你们只好自己去摆脱这种困境。你们怎么能设想让其他国家替你们负担开支，你们却象耶稣基督似的“精神上”存在于他们之中，而拯救的是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钱财，这我是不能理解的。无论如何，这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应当结束；德国工人应当是或者在国际之中，或者在国际之外。法国人正遭受着完全不同的压迫，而我们在那里组织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如果你个人对这件事漠不关心，那我们就必须另找别人了，但请你相信：不管怎样，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妥善解决的。

章程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快满一个印张，因此看来不必加附录了，如果要加的话请你告诉我们，排版需要多少钱，加附录需要多少钱，我们再决定怎么办。

马克思正在进行《资本论》第二版的工作，我则忙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通信以及其他事务；什么时候才能找出时间写《宣言》的序言，再说吧。²⁰⁶

我们全家向你和你们全家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

14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圣塞瓦斯田

1871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首先，热情感谢图尔的建议³⁷⁶。我接受这项建议，但有以下两个必要条件：

（1）如果事情失败，我应支付预付款及其通常利息；

（2）图尔的预付款不应超过两千法郎。出版商声称，这笔款子只是开始时需要，我以为这是**不祥之兆**。无论如何，图尔应当**提出一项条件**，即他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这个“开始”。

从各方面说，我认为**价格便宜**的普及版比较好。

由于各种情况的巧合，正是现在需要出**德文第二版**。我正全力以赴地忙于准备工作（因此只能简单地写几句），而法文版的译者自然应该根据校订过的德文版翻译（我将把经过修改的旧版本寄给他）。妈妈正在打听凯累尔的下落。为此，她已给他的姊姊写了信。如果不能（及时地）找到他，那我们要将此事委托给翻译费尔巴哈著作的译者^①。

俄文版（根据德文第一版译的）将于明年1月在圣彼得堡出版。

① 鲁瓦。——编者注

多次地吻你和施纳普斯^①，祝图尔和大家新年快乐。

白鸚鵡^②的老主人

142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马德里

1871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昨天晚上，我刚刚动笔给西班牙委员会就翻译和发表巴枯宁派的通告³⁷⁷写一封措辞相当激烈的信时，接到了您的来信，这使我十分高兴。虽然我对您被迫去马德里一事感到遗憾，但是您目前在那里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西班牙委员会采取暧昧态度和保持沉默确实会引起令人不快的解释。我给莫拉写信^③已经有二十四天了。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或许发表那篇怀有敌意的通告就是答复。要是您不来信，对此我们会怎样想呢？

随信寄上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决议³⁷⁸，因为我怕您找不到。此外还寄上罗曼语区委员会对巴枯宁派的答复；**我很希望《解放报》也向自己的读者介绍这个出色文件的译文。**在同一号《平等报》上，您可以看到有关这一争论和三十个支部的会议的其他一些文章。日内瓦人的答复目前是足够的了。不言而喻，总委员会应立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②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即进行这项工作,用通告的形式给予答复,内容包括争论产生以来的各个阶段;您知道,这件事很费时,会占去我们一些时间。目前重要的是提请西班牙人注意以下几点:

(1)从桑维耳耶通告³⁶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先生想干什么。攻击代表会议^①无非是一种借口。现在他们在攻击对协会具有**法律效力**并为总委员会所**必须遵守的巴塞尔决议**。³⁷⁹这是公然的叛变行为,这些人撕下了假面具,这是好事。然而

(2)这些**巴塞尔决议**是谁的作品呢?是伦敦的总委员会吗?完全不是。这些决议是**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其中就有巴枯宁分子**罗班!**),而得到了哪些人的热烈支持呢?是巴枯宁、吉约姆、施维茨格贝耳等人,即正是那些现在攻击这些决议,说什么这些决议由于其权威的性质而败坏了总委员会声誉的人。不过这并不妨碍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在上述通告上签名。我们这里有证人,而如果散蒂尼昂和法尔加·佩利塞尔没有被宗派主义迷了心窍,他们是应该想起这一点的(只要他们参加了那次会议,这一点我不大清楚)。然而,当时是另一种情况。巴枯宁派以为,他们肯定能取得多数,而总委员会将迁往日内瓦。结果不是这样,于是,这些决议一下子就成为权威的和资产阶级的了,而如果由按巴枯宁派的口味组成的总委员会来执行的话,这些决议就会是极端革命的。

(3)召开代表会议是绝对合法的。在总委员会中代表汝拉人的罗班本人曾要求将分歧的问题提到**这次代表会议**上来,而既然他是汝拉人的常任通讯员,那末汝拉人一定会从他那里知道这一点。瑞士书记荣克已经不能再同一个向总委员会的决议公开挑衅

①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并继续以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来装饰自己的委员会⁶保持正式通信联系。总委员会的这项决议^①是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八项决议(新版章程,组织条例第二节第7条)授予它的权力而通过的。其他各支部都以通常的途径接到了正式通知。

现在,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们一定能看清楚,这些先生是怎样滥用“权威的”这个字眼的。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他们就说,这是权威的,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如果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哪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那末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总是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请试试看,在没有领导,也就是没有权威的情况下让巴塞罗纳的某个大工厂去进行生产!或者在不能肯定每一个工程师、司炉等等在正是需要的时候坚守自己岗位的情况下去管理铁路!我想知道一下,好样的巴枯宁是否会把自己肥胖的身躯托付给铁路列车,如果铁路是按照谁不愿意服从规章制度的权威,谁就可以不坚守自己岗位的原则去管理,而这种规章制度在任何社会中都比巴塞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条例更加权威得多!所有这些娓娓动听的极端激进和极端革命的词句只是掩盖着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知。请试试看,在船上废

①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

除船员“所承认的一切权威”!

您说得对,应当找出一个办法更加广泛地在大陆上传播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办法。一些时候以来,我一直在给罗伦佐转寄《东邮报》,因为他曾对我说过,他们那里有人懂英语。今天我给您寄去该报的最近一号,另外还有前几号的剪报(寄给罗伦佐)。您可以从这里为《解放报》搞点东西。我现在确实没有时间亲自翻译所有这些东西,因为我同意大利有大量书信来往。不过我考虑一下能够做些什么,如果巴塞罗纳有人懂英语,我是否可以把报纸寄到那里去?

今天我没有见到摩尔,他正在加紧进行德文第二版的工作^①。今晚我将把您的信转交给他。我们大家都很好,燕妮^②感觉良好,摩尔也还可以。我要他尽可能经常散散步,因为他很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我的妻子^③向您问好并恭贺新年。给劳拉写信的时候,代我向她问好。邮班就要截止了。

您的 将军^④

如果拉法格在马德里,就给拉法格,如果不在,就给莫拉和罗伦佐。^⑤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③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④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⑤ 这段附言是恩格斯用西班牙文写在信的背面的。——编者注

1872年

143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①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首先恭贺新年，并附上校样^②。

关于《德意志总汇报》上的施梯伯之歌，也许你已经收到马克思或杜西的信^③。事情相当清楚，用不着写信向你证明这是伪造的，花钱打电报更是毫无意义。你完全正确，马上就判断出这是伪造的东西。大部分名字都搞错了，你去同代表会议决议上的真正签名对照一下，就会得到伪造的直接证据。³⁸⁰

你的信还留在马克思那里，所以我不能逐项答复你。

无论如何，你们必须找到一种形式，使你们有可能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如果谁也来不了，你们可以委托这里的老头子代表你们。因为巴枯宁分子和蒲鲁东分子一定会全力以赴，

① 原稿为：“1871年”。——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德文版校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73页。——编者注

所以，委托书将经过严格审查，譬如由你和倍倍尔亲自组成的代表团，同寄给我的委托书一样²⁸⁹，未必会顺利通过。西班牙人那里的情况，同你们那里一样，相当糟糕，但是他们不让自己搞得晕头转向。其实，不伦瑞克的判决并不是法规。这一类卑鄙的勾当，况且又是以联邦议会³⁸¹的法律为依据，只有在堕落的小邦中才可能干出来。倍倍尔应该在国会里对此提出抗议，那时进步党人²⁴⁵只能或者同意倍倍尔，或者在整个德国面前名誉扫地。只要我有时间，我就给《人民国家报》寄去对这一卑劣勾当的批判（法律上的）。

据拉法格（他曾经在马德里或者现在还在那里）来信说，在西班牙一切都很顺利；巴枯宁分子的疯狂行动在那里搞得太过分了；而那些西班牙人都是工人，他们首先希望的是统一和组织起来。你大概已收到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最近的通告，这个通告充满了对巴塞尔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攻击，说它是一切灾祸的根源³⁶¹。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同时，比利时的安斯、斯廷斯之流同我们开了个绝妙的玩笑（见刊载在《国际报》上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³⁸²）。德·巴普被可耻地愚弄了，他来信说，一切都很顺利。然而，这个反对派暂时还限于合法范围内，而到适当的时候也就会被收拾掉的。除了德·巴普之外，比利时人从来就是不中用的。

马切腊塔（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团体选举了加里波第、马克思和马志尼三人为名誉主席。这种混乱状态可以使你对意大利工人的舆论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再加上一个巴枯宁就齐全了。

明天我将寄去《东邮报》的剪报（两次会议的）^①；最近的一号

① 指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编者注

我这里没有，要在今天的会议上才能拿到。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和倍倍尔。

你的 弗·恩·

注意：你是否改了地址？酿造街11号。

144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寄去《东邮报》的剪报。

附上的文章① **极需马上**发表。章程②可以等一等。我正采取措施，以便在《平等报》上刊登该文的译文，并**通过这种途径**，使它到达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个角落。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德文版。——编者注

145

马克思致马耳特曼·巴里³⁸³

伦 敦

[草稿]

1872年1月7日[于伦敦]

阁下：

很抱歉，您既没有在家里碰到我，也没有碰到恩格斯先生。显然，您的一些来信所持的出发点是，断定我们在总委员会里组织了一个特殊的派别。如果我们认为黑尔斯先生有错而反对他，那我们只是履行自己^①的职责；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也会同样地对待其他任何一个总委员会委员的。然而，这同派别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不知道总委员会里有任何派别。在黑尔斯先生的朋友当中，有一些很可敬的人，他们长期以来为我们的事业进行了斗争。

如果莫特斯赫德先生“同意推举自己为书记候选人”，那末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请求他这样做。由于他担任着有报酬的“工人代表同盟”³⁸⁴的书记，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上星期二的会议^②之后，恩格斯先生已明确告诉您，他还没有决定应当投谁的票，并说目前我们对所提的候选人有不同意见。因此，我们决定让我们大陆上的朋友们自己酌情行事。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确定联合会委员会³¹⁷的地位和机构。至于书记的职务，这主要是个别人选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不应

① 手稿中删去了：“总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② 1月2日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当也不可能匆忙决定。不管怎样,这要看情况而定。

忠实于您的 卡·马·

146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³⁸⁵

都 灵

[第一稿]

[草稿]

[1872年1月6日左右]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特尔察吉:

您12月4日的来信收到了,我没有早一些回信,是因为我想对您最感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无产者报》的资金问题,给以确切的答复。现在我可以这样做了。

我们的经费很少,而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警察局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它们不能理解,象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以百万计的经费,怎么能取得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它们看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好吧,就让它们继续这么猜想吧,这对我们不会造成危害。收到您的来信后,已决定由我出面以总委员会的名义购进《无产者报》的几份股票,但是随即传来了关于您造成的分裂的消息³⁸⁶,所以我们怀疑以后报纸是否有可能继续出版。接着节日到了,因而26日就没有召开会议,等等,等等。最后,我可以告诉您,如果您想继续出版报纸,并有可靠的理由确信能做到这一点,那末,我将接受委托,给您

寄去五英镑,即约一百六十里拉;您按这个数目用我的名字把股票寄给我。总之,请马上写信给我,以便在报纸复刊——我希望这样——时,我可以及时地把钱给您寄去。

同时,请告诉我,是否可以不写明街道和门牌,只写上您最近一封信中所说的收信人(米朗多拉,切·切雷蒂;博洛尼亚,埃·佩斯卡托里),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信是为警探写的。

汝拉联合会(瑞士)代表大会的通告或许已经寄给您了,其内容是攻击总委员会和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³⁶¹。总委员会将对这些攻击作出答复;日内瓦的《平等报》暂时对此作了答复³⁶⁷,三天前我已将该报连同两号载有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的英文报纸^①给您寄去了。这些先生原先企图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在这以后,现在又因为我们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攻击我们,而这些决议对我们具有法律效力,我们有义务执行。他们不承认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和杜朗,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的华丽辞藻阻止由警探和叛徒建立支部呢?最后,这些人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和巴枯宁一道是这些决议的最热烈的维护者,提出这些决议的不是总委员会,而是比利时的代表!

然而,如果您想了解他们为国际做了些什么,能做些什么,那就请读一下1871年11月23日日内瓦《社会革命报》第5号上刊载的联合会委员会向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所作的正式报告,您将看到,他们把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弄得瓦解和软弱到什么

① 《东邮报》。——编者注

地步³⁸⁸。我认为，“权威”这个词用得也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打败自己的敌人，那末，我认为这就是权威行动。如果巴黎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那末，它就会战胜资产者。胜利以后，我们可以随意组织起来，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认为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指向同一个攻击点。如果有人向我说，没有权威和集中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是两种应当坚决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总之，此事请马上写信告诉我。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第二稿]

[草稿]

1872年1月14[—15]日于伦敦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1872年1月14日，特尔察吉，都灵

亲爱的特尔察吉：

我没有早一些答复您12月4日的来信，是因为我想对您最感兴趣的问题，即关于《无产者报》的经费问题，给以确切的答复。

您知道，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一些政府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它们不能理解，象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百万的财富怎么能占据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它们看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

尽管很穷,我们本来还是决定给你们寄去一百五十法郎,但这时那份登载着消息等等的《玫瑰小报》来了³⁸⁹。这就改变了一切。如果你们单是决定派代表参加未来的代表大会,那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充满了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的通告所要求召开的代表大会啊! 如果你们能够稍微等一等总委员会对这个通告的答复,那就好了! 总委员会认为你们的决议只能证明,你们不等总委员会起来辩护,就站到指责者那一方面去了,因此,我给你们寄上述款项的委托就被撤销了。在此期间您收到了载有罗曼语区委员会的答复^①的《平等报》,这个委员会所代表的瑞士工人等于汝拉人所代表的十倍。但是,从汝拉通告中已经暴露出起草者本身的恶毒意图。起初,他们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现在又攻击我们,原因是我们在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有**义务执行的决议**。他们不承认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 **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杜朗或涅恰也夫,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象在通告中所说的那样——的华丽辞藻阻止警探和叛徒的渗入。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权力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末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谁是这些**权威性的**决议的起草人和维护者吗? 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吗? 根本不是。这些权威性的措施是由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而施维茨格贝耳们、吉约姆们和巴枯宁们是**最热烈的维护者**。事情就是这样。

^①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

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多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象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末，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如果您想知道通告的起草人在实践中为国际做了些什么，那就请读一下他们自己向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汝拉联合会状况的正式报告（1871年11月23日的日内瓦《社会革命报》），您将会看到，他们把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弄到什么样的瓦解和软弱的地步。而这些人还想改革国际！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14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①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比利时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德·巴普是唯一精明能干的人，但

^① 原稿为：“1871年”。——编者注

做的事情不多；斯廷斯是一头蠢驴，也许更是一个阴谋家，而安斯是一个蒲鲁东主义者，由于这一点，尤其是由于他的俄国老婆，他倒向了巴枯宁。其余的人都是傀儡。但是另一方面，比利时工人决不会在国际里捣乱。不伦不类的决议就是由此而产生的。³⁸² 幸而安斯先生自己捉弄了自己，不了解内情的工人报纸**逐字逐句地**对决议加以阐述，并把决议看作是**对我们有利的**声明。《哨兵报》³⁹⁰、马德里的《解放报》等都是这样做的。

代表会议的决议^①没有约束力，因为召开代表会议本身是违背章程的，这只能说是出于必要。因此，对这些决议表示赞同是完全必要的。

如果你象《哨兵报》那样，在上述意义上去解释比利时的决议，并且说，重新审查章程的决定（修改章程首先应当在**他们的**六月代表大会上讨论，然后提交国际的例行代表大会，而国际的例行代表大会不可能早于规定的9月以前召开）就是拒绝巴枯宁分子关于**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那就好了。然后你还可以指出，如果比利时人认为，总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通讯局，那末他们显然是忘记了巴塞尔决议³⁷⁹，这些决议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无论如何在国际应届代表大会未予废除以前是有效的。

目前我们打算按原定时间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地点为时尚早，不过自然不在瑞士，也不在德国。

我只收到一份载有我的文章^②的那号《人民国家报》，以后的一号**就没有收到**。马克思收到了以后的一号，但是没有收到我的文章！这可能是发行上的差错。请**立即**给我寄**六份**第3号和一份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编者注

第4号。我需要几份，以便给懂德语的意大利通讯员等人。

马克思非常感激你在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方面所表现的谨慎，如果没有采取对策就突然收到该报，会使他的夫人白白地焦急一番。工人协会^①将对此作出答复，并把答复寄给《人民国家报》；对施奈德尔也是如此。³⁹¹ 现寄去一篇短评，这篇短评是不会使这些先生们感到高兴的。³⁹² 至于工人协会——那里也发生了有趣的事。³⁷⁰ 施奈德尔和老驴兼坏蛋谢尔策尔，以为自己拥有多数，便同维贝尔一起，并在他的帮助下，同法国的分裂主义者串通一气，建议协会**脱离国际**。我们的人一贯行动迟缓，对许多事情马马虎虎，容忍了过多的坏蛋，但是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于是他们就集合起来，以二十七票对二十票否决了建议，紧接着又建议开除这二十人，一时大闹了起来，无法进行表决。随后，我们的人立即采取措施挽救协会的财产，并集合在另一所房子里，把这二十人开除了。现在，这些人陷入了窘境，毫无办法，但仍然厚颜无耻地于星期二^②派谢尔策尔为**自己的代表**到总委员会来！当然，没有接待他。

极端联邦主义的法国人同极端集中主义的德国人结成联盟也不坏。³⁹³ 而这些法国人也同样是彻底完蛋了。当韦济尼埃当选书记时，泰斯、阿夫里阿耳之流就提出辞职（**第二次**）。其余的人分成两派；一派将受韦济尼埃愚弄，另一派将受韦梅希（属《度申老头》，曾任此地《谁来了！》的编辑，而现在在编辑《韦梅希报》）愚弄。这两人无论在人品上或政治上都同样是可疑的；而起码还有另外三个人更应被怀疑是密探。法国警察当局是如此狡猾，甚至它的密探也都是**相互监视**的。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② 1月16日。——编者注

有关萨克森人的决议的消息使我们很高兴。一定以适当的形式公布这个决议。³⁹⁴ 关于个人入会的信件还没有收到。³⁹⁵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1）根据有关会费券的决定，会员卡作废。³⁹⁶

（2）会费券本来应该由荣克在昨天就准备好；无论如何，在得到你的答复以前会准备好的，我们现在就等你们通知**需要多少**。我们将把它寄去。

（3）你应当立即告知意大利“自由思想者”的名字或地址。在意大利与我们有联系的**所有的人**都是自由思想者。我想，你指的是佛罗伦萨的斯蒂凡诺尼。这是一个工厂主，巴枯宁分子，同我们对立的国际社会主义自由思想者协会的创始人³⁹⁷。

出版马克思的《反蒲鲁东》^①第二版，还可以等一等。更重要的是出版法文版的《资本论》。现在，这也许很快就能实现，目前正在商洽。最好先**不提**《资本论》第二版，因为还需要把第一版剩下的卖完，而且最好是让这颗炸弹在罗雪尔、孚赫之流的头顶上突然爆炸。

关于刊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论蒲鲁东的文章，马克思没有对我说什么。如果在一两天内我没有写信告诉你另外的情况，那就放心刊印吧！

左尔格真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忘记了，伦敦和纽约之间的信件来往需要三个星期，而除了美国人的纠纷外³⁹⁸，总委员会还有其他事情。要是他们再等一天发动政变，那他们从这里收到的答复，就会使政变成为多余的了。最初他们轻率得令人不可思议地收罗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了一大批素不相识的恶棍，随后，争吵既已发生，就要我们去解决他们的麻烦。

戈克近日曾来这里。他确实变得好多了，现在，他大致上相当于1848年德国工厂工人的水平，而从小资产者到一个工厂工人，这已经是前进了一步。现在至少可以同他交谈了，而四年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有事到纽约去了，他想知道圣诞节前寄给你的一箱酒是否已收到。他说，我的文章^①彻底打垮了福格特，看来，他总的认为我们对待福格特一直是正确的。他还会向前迈进，或者更确切地说，运动进程本身迫使他向前迈进，这是完全可能的。

西班牙的情况很好，这是就联合会委员会而言的。在巴塞罗那，还有人在大搞阴谋，联合会处于巴枯宁分子的强大影响之下。不过，由于在西班牙问题要提到代表大会（4月）上去讨论，而那里多数是工人，不是律师、医生等等，所以我认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幸而拉法格还在马德里；发表的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东西，是出自他的手笔³⁹²。《解放报》编辑梅萨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

在意大利，在米兰，我们有库诺，他是瑞士工程师，认识你和倍倍尔，他至今一直在那里阻止通过巴枯宁主义的决议。其余的人，不是巴枯宁分子，就是一些谨小慎微的人。这是一个困难的地区，使我的工作非常棘手。

附上两次会议的报道以及同布莱德洛论战的材料³⁹⁹，还有桑维耳耶通告³⁶¹，或许你那里没有。

我们大家向你和你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148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72年1月1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朋友：

您大概已经收到按所附清单寄去的书⁴⁰⁰，据此，我在您的借方账上记上一**英镑十六先令五便士**。^①

但是，我将从您寄来的钱（尚未收到）当中把**二英镑八先令**转入您的贷方账。

我根本不知道霍奇森的著作，我哪儿也没有见到它的广告。不过，我将设法打听一下。

我们的账目现在大致平衡。关于《审判通报》，我会写信告诉您的。我想，这个报纸我们不再需要了，订期到一月底为止。

您或许已经收到我寄给您的几号《东邮报》，以及我有时夹在报纸里的印刷品。

国际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巴枯宁的阴谋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此人忘记了一点：工人群众决不可能象一小撮宗派主义空谈家那样跟着他跑。此外，我们获得了关于他在俄国搞阴谋的宝贵情报，而且是第一手材料。真是卑鄙已极。

愿意永远为您效劳。

您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357页。——编者注

14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⁴⁰¹

马德里

1872年1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尔：

您1月7日的来信使我们很高兴。至于莫拉哥，您可以确信，背后不会没有巴枯宁。这些人难以置信地热衷于私人通信，既然他是同盟的成员，那末他们自然会纷纷去信并向他谄媚。但决定把所有这些问题推迟到西班牙代表大会去解决，这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胜利，因为

(1)这虽然是间接地，但却是**否定地**回答了**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

(2)我们看到，当广大工人自己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们独具的健全理智和固有的团结感总是会而且很快会使他们识破这种个人阴谋。对于工人们来说，国际是他们决不愿意失去的伟大成果；而对于这些空谈家和阴谋家来说，国际只是个人和宗派进行无谓争吵的场所。

我们将尽可能在我们的答复中考虑您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西班牙人最需要的东西。瑞士人遭到了激烈的攻击，他们的要求恰恰相反。不过我想，我们能够在主要点上写得使我们的所有朋友都满意。

各方面都要求再版《哲学的贫困》。为此自然要写一篇新的导言，我希望摩尔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工作结束之后，立即就来进行

这项工作。如果梅萨现在着手搞西班牙文译本,那末他大概可以及时得到这篇导言。但是我不能保证,您知道,有多少意料不到的工作经常会落到摩尔的肩上。他正在跟拉沙特尔商洽³⁷⁶;合同草案上有一些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燕妮或杜西一定会就这件事更详细地写信给您或劳拉。

现在谈几则新闻:

(1)这里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即拒绝从自己的章程中勾掉一些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因而从来没有得到承认的那个支部,正当它发表了由三十五个公民签名^①的冗长而空洞的反对总委员会的声明时彻底垮台了。**韦济尼埃**当选为书记使泰斯、阿夫里阿耳及其同伙退出了(已经是第二次!)。随后,韦济尼埃一伙要求把韦梅希清除出去,这个人无论在私人生活方面或者在政治生活方面都是韦济尼埃的旗鼓相当的对手。这样一来,产生了新的分裂,结果出现了三派。这就是支部自治的最高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这里有一个拥有六十个成员的法国人支部³⁴³,一个意大利人支部和波兰人支部,老的德国人支部⁴⁰²不算在内。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诽谤是钻进这个支部的**施韦泽**的一些爪牙干的;不久前已将他们开除^②。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³¹⁷还在活动,宣传工作进行得很好,我们主要是想在那些除了行会利益什么也看不到的旧的半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和旧的工联之外建立立足点。杜邦在曼彻斯特对我们非常有利。在各大城市里,迪耳克等人的共和主义俱乐部都同情国际,几乎所有这些俱乐部中的优秀分子都受我们的影响,因此总有一天这个资产阶级共和运动会摆

① 原稿为:“由十五个人签名”。——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0页。——编者注

脱资产阶级首领而落到我们手里。

我很喜欢《解放报》上评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我立即将它译了出来，并寄往莱比锡，给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报》。³⁹²

赛拉叶在法国开展了惊人的活动。已经取得的成绩虽然不应宣扬，但是确实非常好。各支部正在按新的名称进行改组，到处都是这样。根据赛拉叶的通信可以断定，几乎各地的巴枯宁分子的通讯员都是间谍。在南部一个城市里，首席警官^①竟是同盟盟员。³⁴⁶目前，几乎可以充分证明，波尔多的马尔尚是间谍。您大概知道，他丢失了两次会议的记录；这样一来，在这些记录中提到的所有人都遭到迫害，因此也曾企图加害于您。马尔尚怎么也说不清这些记录的下落，虽然他曾被驱逐到日内瓦，但是回到波尔多后谁也没有打扰他。

在瑞士，同意总委员会的不仅有罗曼语区委员会（它所代表的国际会员至少比汝拉人多十倍），而且还有国际在瑞士德语区的机关报苏黎世《哨兵报》（见1月6日第1号）。⁴⁰³该报向那些谈论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统治的人们问道：

“专制总是以专制者拥有能使自己的专制命令得以执行的物质力量为前提的。如蒙所有这些记者赐告，总委员会的刺刀和多管炮仓库在哪里，我们将万分感激。比方说，苏黎世支部不同意总委员会的某项决议（这种事至今未发生过），总委员会究竟拥有何种手段，能够迫使苏黎世支部承认这项决议呢？总委员会甚至没有权力将某个支部从协会中最终开除出去——它顶多只能停止它的活动，直到召开唯一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大国际协会中，不仅对于未来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于目前需要采取的措施，都

^① 布斯凯。——编者注

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个协会在其全协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讨论这类问题,但是在其章程的任何一条中都没有规定为各支部所必须遵守的某种制度或准则。必须遵守的只是基本的原则: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因此,我们在国际中可以看到各种截然相反的政治观点,从奥地利工人的严格的集权主义到西班牙同志们的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西班牙同志们宣扬放弃参加选举;德国同志们则每次选举都行使投票权。在一些国家里,国际的会员支持其他多少具有进步性质的政党,在另一些国家里,他们则在任何场合下都保持独立,以区别于其他政党。唯有君主派在任何地方的国际会员当中,都是找不到的。在政治经济学问题方面,情况也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并肩工作,可以说,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国际内部都有其代表……然而国际始终善于在外部敌人面前使自己的队伍紧密无间……它能够面对普法战争而保持自己的统一,并经过这次战争成长壮大,而别的一些组织却被战争所摧毁。国际象一个人一样起来捍卫巴黎公社……难道某些团体在个别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资产阶级报刊就可以说国际分裂了吗?请读一读持某种反对意见的汝拉人支部的通告吧,通告最后高呼:国际工人协会万岁!难道能说这是分裂吗?不,先生们,和你们的愿望相反,国际不会分裂,它一定能协调自己内部的事务,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更加团结……你们越是对我们进行诽谤,你们越是谈论我们队伍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万岁的呼声将越是响亮。”

如果您能设法在《解放报》上刊登这篇东西,那就更好。

在德国,《人民国家报》十分有力地反对汝拉人,支持总委员会。不但如此,有代表六十个组织的一百二十名代表参加的1月7日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在秘密会议上(法律禁止他们公开讨论这类问题)一致反对汝拉通告,并对总委员会投了信任票。³⁹⁴

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也一致支持总委员会,但是迫害不允许他们公开表示这一点。他们现在几乎不能集会,以国际名义召集的任何会议都会立即遭到警察的禁止或驱散。

意大利至今还没有一个组织。各团体都完全自治,甚至都不

愿意或者不能联合起来。这是对发展到极端的马志尼资产阶级集权主义的反动,马志尼曾企图单独地而且非常愚蠢地领导一切。那里的人们总会渐渐醒悟过来,但是应当给他们时间来取得本身的经验。

您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您的夫人^①,希望您会得到关于她和孩子的好消息。马克思夫人现在正在我这里,她和马克思全家都衷心问候您。我的妻子^②和我向您衷心问好。给劳拉写信的时候代我问候她,望及早来信。

您的 将军^③

150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2年1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十分需要在明晚见到您。因此希望您来;如果您不能来,那我将于星期日上午去您那里。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① 劳拉·拉法格,当时她正在圣塞瓦斯田。——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151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米 兰

1872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刚刚接到您通过贝克尔转来的信，从信中得知，该死的警探没收了我12月16日给您的那封详细的信。尤其令人恼火的是，信里有关于巴枯宁阴谋的一切必要材料，而您本来可以整整早一个月了解到全部情况。此外，我在信中请求您，作为一个会遭到驱逐的外国人，最好少参加一些公开的宣传活动，以便您能够继续留在那里，并保持您的职位，可惜在这个期间您的职位已经丢掉了。

会员卡已被代表会议的决议废除，并代之以**会费券**。³⁹⁶早就有许多滥用会员卡的现象，因为到处都有大量空白卡片落到警察手里，被他们利用。过几天我将寄一百张**会费券**去，作为那十法郎的收据，现在我家里没有。——关于那个装有一只木脚的老上尉的情况，这里一点也不知道，他同总委员会没有联系。⁴⁰⁴

假如我手头有**章程**的话，我很乐意给您寄去。它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已经印好，德文本日内就出版，意大利文本已经脱稿，稿子放在我的写字台里准备付印，但是，（1）我们没有钱付印刷费；（2）由于巴枯宁挑拨意大利人普遍反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因此，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由总委员会出版的修订本，在那里是否能得到一致承认，还很成问题；在这一点没有弄清以前，我认为，付印是没有好处的。何况在那里已经用意大利文出版了章程的几种版

本，例如，在吉尔真提^①（《平等》发行部）和腊万纳（已经关闭的《罗马尼亚人报》发行部——腊万纳的路多维科·纳布鲁齐可以提供消息），还有洛迪市帕勒斯特罗大街的《人民报》，它出售过每本十生丁的单行本。所有这些本子固然都很糟糕，有些地方还译错了，而且只包括最初的组织决议，但是暂时还必须利用它们。

贝克尔来信说，他要把巴枯宁的阴谋告诉您，但是我对此不抱希望，现在我把最必要的东西扼要地告诉您。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⁴⁰⁵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

^① 现在称作：阿格里琴托。——编者注

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就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让人叫自己相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按本性来说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³⁷⁹真该死，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当这些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把总委员会迁移到日内瓦去，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这时，他们便采取了另一套办法。他们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即大国际**内部**的一个国际协会，他们这样做的借口，目前您在巴枯宁派的意大利报刊，如《无产者报》、《玫瑰小报》上面又可以看到：热情的拉丁种族比起冷淡的、迟缓的北方人来，需要一个更为鲜明的纲领。这个可怜的计划因总委员会的反对而遭到了失败，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此后，由于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力图用巴枯宁的纲领来代替国际的纲领，这个计划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另一方面，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起到马志尼止的反动派，每当要攻击国际的时候，他们所抨击的始终正是巴枯宁的空洞而浮夸的词句。因此我12月5日发表的反对马志尼和巴枯宁的声明^①是很必要的，这个声明也在《玫瑰小报》上刊载过。

巴枯宁派的核心是由几打汝拉人组成的，拥护他们的工人总共不到二百人。其先锋队是现在到处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身分出现的意大利的青年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是巴塞罗纳和马德里的一些同样的人物，是里昂和布鲁塞尔有时出现的个别人物，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工人；在这里^②，有一个唯一的标本，那就是罗班。因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有十分必要召开的代表会议让他们找到了借

^①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在伦敦。——编者注

口，而且由于瑞士境内的大多数的法国流亡者转到他们那方面去——因为这些人（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引起共鸣的东西，而且还由于个人的动机——，于是他们就发动了战役。自然，在国际里到处都有少数不满的人和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这些人正是他们不无理由地可以指望的。目前他们的战斗力量如下：

（1）巴枯宁本人——这一战役中的拿破仑。

（2）二百个汝拉人和法国人支部的四十至五十人（在日内瓦的流亡者）。

（3）在布鲁塞尔，有《自由报》的编辑安斯，但是他并不公开拥护他们。

（4）在这里，有从来没有被我们承认过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³²² 的残余分子，这个支部已经分裂为三个彼此敌对的部分；其次是大约二十个从德国人支部中清除出去的（由于提议大批退出国际的缘故）^① 冯·施韦泽先生式的拉萨尔分子，他们这些捍卫极端的集中和强有力的组织的人，却十分适合同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结成联盟。

（5）在西班牙，有巴枯宁的几个私人朋友和信徒，他们至少在理论方面对工人，特别是对巴塞罗纳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很重视组织，而别人没有组织的情况是会使他们感到诧异的。巴枯宁在这里能指望获得多大的成功，只有在 4 月间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上才能看出来，由于工人将在大会上占优势，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心。

（6）最后，在意大利，据我所知，都灵、博洛尼亚和吉尔真提的

① 见本卷第 380 页。——编者注

支部都主张**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派的报刊说已经有二十个意大利支部站在他们方面，我不知道这些支部。无论如何，领导权几乎到处都操在巴枯宁的乱叫乱嚷的朋友和信徒的手中；但是，只要对情况作一次较周密的调查，大概就会发现，拥护他们的人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群众到现在终究还是马志尼主义者，而且只要国际在那里被认为是放弃政治的，他们将仍然是马志尼主义者。

但是，无论如何，从意大利现在的情况来看，巴枯宁的党羽目前在那里还是可以在国际里左右形势。总委员会并不想抱怨这种情况；意大利人有权随心所欲地干蠢事，而总委员会将只用和平辩论的办法来反对他们。这些人也有权声明拥护汝拉人那样的代表大会，虽然无论如何总使人感到极为奇怪，那些刚刚加入而且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的支部怎么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立即站到某一方面，尤其是在它们还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前！我已经直率地对都灵人说明我对此事的看法^①，对于其他象这样发表过声明的支部，我也将这样做，因为任何这种附和通告³⁶¹要求的声明，都是间接赞同通告中所包含的对总委员会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诽谤，而总委员会也即将就这个问题发出自己的通告^②。如果您在**通告发出之前**能够阻止米兰人发表类似的声明，那末您就实现了我们的一切希望。

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声明拥护汝拉人并从而谴责我们搞权威主义的都灵人，现在突然要求总委员会用一种它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权威的方式对付敌对的都灵工人联合会³⁸⁶，即开除那个根本

① 见本卷第375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不属于国际的《多事人报》的贝盖利，等等^①。而这一切都是要我们在听取工人联合会对这件事的意见以前就做！

星期一^②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载有汝拉通告的《社会革命报》、一份日内瓦出版的《平等报》（可惜，载有代表着比汝拉人多二十倍的工人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所做的答复^③的那一号，我再也没有了）以及一份《人民国家报》，您从这份《人民国家报》中可以看出，在德国人们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来自六十个地方的一百二十个代表——已一致声明拥护总委员会³⁹⁴。比利时代表大会（12月25—26日）要求修改章程，但是要求在例行的代表大会上（9月）进行修改。³⁸²我们每天都从法国收到表示拥护的声明。在英国这里，所有这一切阴谋自然都得不到任何支持。总委员会决不会为了讨好几个阴谋家和妄自尊大的人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只要这些先生还不越出合法的范围，总委员会是乐意给他们以行动的自由，这个由各式各样的人物结成的联合很快就会自行瓦解；但是，只要他们做出一点违反章程或代表大会决议的事情，总委员会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如果想一想，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正好是在国际到处都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开始他们的阴谋的话，那就不能不想到，国际密探先生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插了一手的。事实正好也是这样。在贝济埃，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有首席警官^④给他们

① 见本卷第399页。——编者注

② 1月22日。——编者注

③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
——编者注

④ 布斯凯。——编者注

做通讯员！³⁴⁶ 两个显要的巴枯宁分子即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勃朗曾经到过这里，并且向他们所要争取的一个工人即里昂的肖耳说，推翻梯也尔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重新把波拿巴拥上王座，所以他们拿着**波拿巴的钱**去周游各地，向流亡者进行**拥护波拿巴复辟的宣传**！这些先生们所谓的放弃政治就是如此！在柏林，俾斯麦资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唱着同一的调子。俄国警察是怎样插手这件事情的，我暂且不做结论，但是巴枯宁是和涅恰也夫事件有很大的牵连的（他固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这里有俄文的原本报告书，而马克思和我都懂俄文，所以他是无法骗过我们的）⁷⁹。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人的活动；而且在巴枯宁的那些俄国朋友中还有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

您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感到很遗憾，我曾经特意写信给您，要您避免能导致这种后果的一切。您住在米兰，这对国际来说要比公开活动所能取得的一点点效果重要得多；秘密活动，也能做出许多事情来，等等。如果我在翻译等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去做这些事情。不过您得告诉我，您能从哪种文字**译成**哪种文字，我**怎样**才能对您有所帮助。

既然警察狗仔把我的照片也弄走了，我现在另给您寄上一张，并请给我寄来两张您的照片：一张给马克思小姐，以便让她给您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只有她还有几张好的）。

再一次请您当心**和巴枯宁有联系的一切人物**。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确信这一点）都会立刻跑到巴枯宁那里去的。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忠于诺言**一类的事情只是真正革命者为了事业所必须始终轻视的资产阶级偏见。在俄国，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在西欧，这是

秘密的学说。

请您**立刻**写信给我。如果我们能够使米兰支部不参加意大利其他各支部的大合唱，那就好了。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如果您将信写给白恩士小姐，那末里面既**不必**用信封，也**完全不用**提及我的名字。我会亲自拆阅的。

152

恩格斯致商业职工支部⁴⁰⁶

巴塞罗纳

[草稿]

[1872年1月26日左右于伦敦]

致巴塞罗纳商业职工支部

公民们：

很遗憾，在答复你们1月23日来信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一行业的支部的地址，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这类支部。你们说，在你们国家里，商业职工很少献身于无产阶级进步事业，这话对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因为这个阶层总的说来是由资产阶级的仆役构成的，他们本身希望早晚有一天成为资产者。尽管有许多值得推崇的例外情况，但是我认为，你们是最先在本行业中建立了支部的。

如果你们愿意把你们的通告寄给我大约二十份，我将在欧美大商业城市中加以散发，这对于宣传将是有利的。

敬礼和社会革命。

153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

都 灵

[草稿]

[1872年1月29日于伦敦]

致“无产者解放社” 国际都灵支部

亲爱的特尔察吉：

本月15日曾给您写一封信^①，随后接到您同月15日的来信。我已将来信内容告知总委员会，它对都灵工人的高度积极性很满意。

都灵工人联合会至今尚未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假如它提出申请，总委员会在听取双方意见之后，就会作出是否可以暂时接受该联合会的决定。我不能事先向你们说它一定不会被接受。首先，因为我不是总委员会；此外，总委员会的立场如下：

的确，巴塞尔代表大会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前不接受任何一个新支部的权力；然而这项权力还从未行使过，除非是出于迫切的必要性和仅仅是在听取该支部的说明之后才这样

① 见本卷第376—378页。——编者注

做。我们怎么能够不听取另一方的意见，就用义务来约束总委员会呢！您可以相信，总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维护国际的利益。

至于贝盖利先生，我们不能发表象您所请求的那种正式声明。⁴⁰⁷ 贝盖利不是国际会员，不受总委员会的管辖，即使事情不是这样，我也认为他不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以致要用这种方式把他从其他敌视国际的记者中突出出来。

不过，应当告诉您：我们没有预料到您这方面会提出这类要求。您同意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而这个代表大会的唯一目的就是谴责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并取消巴塞尔代表大会授予总委员会的权力³⁶¹。一旦你们通过这样的决议，那你们本身就要求总委员会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权威主义十倍的行动！难道你们要求总委员会行使不久前你们刚刚谴责过的那些权力，并拒绝接受一个新的支部，甚至事先不听取它可能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吗？假如我们犯了这类**权威主义**的过错，你们的汝拉朋友们将会说什么呢？当然，你们不等总委员会的答复，就通过了有关汝拉通告的决议，尽管是间接地，但也就支持了该通告所包含的虚伪的和诽谤性的谰言。你们是一个十分年青的支部，因而对整个这一问题^①完全无知，你们有权作为一个自治的支部这样做，只要这种自治不超出国际章程所允许的范围。但是，总委员会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它不能允许自己有这种自由。

谢谢您寄来二十法郎会费，我已将它交给财务委员，为此给您寄去二百张十生丁的会费券³⁹⁶。这种会费券要贴在每个国际会员均须持有的共同章程的一页上，以表示该章程的持有者是国际

^① 手稿中删去了：“对国际以往的历史”。——编者注

会员。

您本人或许现在会相信，赋予总委员会这种**权威主义**的权力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种权力可能是有益的；而你们作为国际会员在开始自己活动的时候，与其去间接地谴责你们还完全不了解的总委员会，并在各地的政府迫害必然促使真正的国际会员最紧密地团结起来的时刻去通过一些只会使纠纷加剧的决议——与其采取你们所采取的这一切，倒不如将自己的决议搁置一旁，等到你们知道了更多的情况再说。

154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⁴⁰⁸

柏 林

1872年2月1日[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我给您的回信耽搁了，有三个原因：

第一、太忙，因为几个受政府代理人指使的徒骛虚名的庸碌之徒在**国际**内部挑起了一场纠纷，此外，我的时间都用于我的那本关于资本的书^①的德文第二版和我根据德文第二版准备的法文版以及我不得不作种种修改的俄文版^②。

第二、总委员会在本星期初才收到会费券³⁹⁶。现附上五百张。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德文本正在印刷，很快就可以在《人民国家报》发行部按一个银格罗申一份出售。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7—320页。——编者注

第三、我们正忙于起草一个内部通告^①，揭露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等等的阴谋。通告一经拟好和印刷后，您就会收到一份。只能暂告下述情况：法国人中所有值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的人都拥护我们。这里成立的那个小小的分立主义支部已经分裂成三个互相谩骂的支部。³²²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155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¹⁵¹

伦 敦

1872年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为了起草通告^①，我们需要下列信件：

（1）在代表会议^②期间，您收到一个巴枯宁分子，可能是茹柯夫斯基的信，信中通知**成立了一个新的宣传支部⁴⁰⁹**，并请总委员会批准。我听吴亭说，您已作了初步答复，并说这个新支部无非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再版。

这是我们需要的第一封信。

（2）**马隆的信**，他在信中请求总委员会承认在他领导下在日内瓦成立的“法国人支部”。⁴¹⁰

（3）代表会议后收到的由瑞士寄来的有关“纠纷”的信件；您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曾对总委员会说过，这些信件将交给小委员会⁴¹¹。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为了节省时间，请把所有这些信件交给雷吉斯，他明天早晨将到您那里去。

156

马克思致拉沙特尔出版社

巴 黎

1872年2月9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1号

先生们：

请将附去的合同用印花纸印好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由莫里斯·拉沙特尔先生签署，然后两份一并给我寄来；另一份由我签署后再寄回。⁴¹²

我的译者2月2日来信说：

“从今天起我就开始工作，我的进度将**取决于**出版者给我规定的**期限**。总之，我将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

如果你们使我有可能是把“期限”告诉鲁瓦先生，我将非常感谢。我仍然忠实于你们。

卡尔·马克思

157

马克思致阿道夫·于贝尔
伦 敦

1872年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告诉您一个消息：

克莱米约老头曾到伦敦，同一位先生住在“金十字”旅馆，他在旅馆的登记簿上把这位先生写成自己的儿子。实际上这是特律希先生，即前参谋部的军官，是个追逐高官厚禄的波拿巴主义者和《自由》（日拉丹）的编辑。他是巴登格³¹安排在这个报社的，并以木斯勒雷的笔名写过一些军事论文。

这两位先生到伦敦来是为了同契泽耳赫斯特的那个人^①进行事务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任命这位克莱米约老头（在巴登格死后）为帝国摄政政府成员之一。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指拿破仑第三，在第二帝国垮台后，他曾住在伦敦的契泽耳赫斯特。——编者注

158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德国的申请信**还没有收到**。³⁹⁵ 如果可爱的德国人仍旧停留在诺言和一般的空话上，那末我们同他们大概什么事也办不成。

现在我无法给你弄到有关济贫税⁴¹³的材料。为了刻不容缓地对汝拉通告³⁶¹给以答复^①，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而这里的统计材料非得亲自动手从原始资料中去找才行。关于对汝拉人的答复**不要公开声张**。

你大概已经知道，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见最近一次会议的报道⁴¹⁴）是巴枯宁一伙的主要支柱。

关于《哲学的贫困》一书，很快就会采取措施。马克思已经签署了《**资本论**》法文版的合同，很快就要**分册**出版（暂不外传）。⁴¹² 等出几册之后，就该轮到《哲学的贫困》了。

然后出《宣言》的德文版，可能还要出法文版和英文版（《宣言》曾在纽约的一家英文报纸和一家法文报纸上发表过⁴¹⁵）。

你看，我们的事情都在作安排，但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正如你知道的，这里把拉萨尔分子赶走了^②。如果他们继续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谩骂，就请你把看过不用的那几号寄给我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0页。——编者注

们。现在工人教育协会再也收不到《新报》了。这里的拉萨尔派先生们依然厚颜无耻地以“协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并派谢尔策尔为代表到总委员会来，但是被断然拒绝了。

你大概已收到马克思寄去的八百多张会费券。请把会费券³⁹⁶贴在章程扉页背面的上方，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三千份章程，还有单据。请你看一下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①，那里说得很清楚。

寄去普鲁士贷款银行的十塔勒支票一张，以便支付附去的单据上的那笔钱，单据签好后请退给我。剩下的钱请酌情处理。

此外，还寄去《东邮报》上发表的四篇会议^②报道和给赫普纳写的几行字。

库诺表现得很好，但他丢掉了职位，现在生活非常困难。

我总认为，你说的那个意大利人不是别人，正是斯蒂凡诺尼。你可查一下：

（1）1871年11月2日《自由思想》第18期。为对抗国际而成立的“唯理论者总协会”的纲领，规定要成立唯理论者的寺院，这首先要募集大量资金来购买地产，并在会议厅里给每一个为协会捐献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个大大理石胸像**。³⁹⁷

（2）接着，在第20、21期上越来越疯狂地攻击国际否定同盟对无神论的理解，攻击总委员会施行暴政等等。

（3）隔了一段时期之后，又在1872年1月4日第1期上刊登了一篇辱骂总委员会的长文章，其中**照搬了《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全部施奈德尔和维贝尔式的诬蔑**³⁷⁰，并加了一些同样卑鄙的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四 关于向总委员会交纳会费》。——编者注

② 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说明（例如，关于共产党人案件¹⁶⁵）。

（4）接着又在1月18日第3期上刊登了**威廉·李卜克内西**12月28日的信，信中答应支持**斯蒂凡诺尼**和发表他寄来的材料，还答应要在萨克森代表大会上维护李卜克内西所不了解的那个可敬的协会的纲领。

（5）接着又在1月25日第4期上刊登了一篇辱骂总委员会的文章，还是从《新报》上照搬了**申克**和**维南德**先生对马克思的诬蔑。³⁹¹

你可以看到，你对通信的热情竟把你拖进了多么可敬的协会。站在**斯蒂凡诺尼**背后的不是别人，正是**巴枯宁**（他给**斯蒂凡诺尼**提供了所有这些材料），而**斯蒂凡诺尼**简直是你当作工具使用，正象对待**费尔巴哈**一样，他的信也被引用了。毕希纳自然也和**斯蒂凡诺尼**勾结起来反对我们。这都是你和你所不了解的人交往的结果，当时你只要问一下，甚至只说出个名字，就完全可以我们从这里得到全部说明，而不致使自己陷入这种窘境。现在你只好给**斯蒂凡诺尼**写一封措辞强硬的短信，并把有关的一号《人民国家报》寄给他。但是，由于**斯蒂凡诺尼**一定会设法不发表你的信，所以你应该把副本寄给我，我把它翻译出来，送给意大利的报纸发表^①，那里甚至**巴枯宁**派的报纸也常同这个人争吵。不过，如果你想让我们在国外和你统一行动并维护你，那末首要的条件就是：你不再给你所不认识的人写诸如此类的信来干扰我们。

在西班牙，人们忙于同政府进行斗争，没有谁再来考虑和我们争吵。

^① 见本卷第680页。——编者注

马克思一家和我向你们大家，特别是向倍倍尔问好。

你的 弗·恩·

拉法格和劳拉在马德里，打算暂时留在那里。

159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2年2月16日于伦敦

致约·菲·贝克尔公民

亲爱的老战友：

过了这么多年又接到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

关于列斯纳那十个法郎的事，没有问题。⁴¹⁶

你能否给我出个主意，设法帮助库诺留在米兰？我毫无办法，而我们当然很希望尽一切努力使这个可爱的年青人留在这样重要的地方。可恶的意大利人给我带来的麻烦比整个国际给总委员会带来的麻烦还要多，尤其令人烦恼的是，只要意大利工人还听任一小撮空谈家——报界的下流作家和律师们——作为他们的主要代言人，那就显然不会有什么成效。

马克思已把一百张一银格罗申的会费券按指定地点用挂号信寄到科伦，但我们还没有收到回信。

你的那位年青朋友韦格曼看来正是那个人，为了他的事，我的表妹博伊斯特夫人几年前曾往曼彻斯特写过信。那时我千方百计

替他找职位，虽然我曾断定这是不可能的；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我便把这一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安娜·博伊斯特。我想现在再替他往曼彻斯特写封信，不过最好让韦格曼告诉我，他能担负哪个专业方面的工作。遗憾的是，恐怕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在这里，德国和瑞士的年青技术人员多得很，一旦有个职位，马上就会被人占去。我曾为一个亚尔萨斯的流亡者想尽一切办法，但是毫无结果，**虽然这个人就在当地**，而且持有评价很好的介绍信；只是过了很久才终于非常偶然地给他找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位。

西班牙的情况很好。政府对国际采取的暴力行动使人们摆脱了放弃政治的倾向。马克思的女婿，即马德里的拉法格，正在尽一切可能扫除他们头脑中的另外一些巴枯宁主义的愚蠢思想。我不再为西班牙担心了。在这里，同我们打交道的是工人，而巴塞罗那的那几个巴枯宁派医生和记者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行事。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是**完全**拥护我们的。某些支部的讲话非常通情达理，联合会委员会已经发出（或不久前准备发出）一份通告，其中附有它同总委员会的所有来往信件⁴¹⁷，然后提出一个问题：总委员会是企图对他们，对西班牙人实行专政吗？在这期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西班牙可能很快就会打起来，而这使汝拉人及其信徒们的全部把戏彻底破产。事实上，他们在西班牙现在是有事可做的，无需为这些琐事去争吵。

吴亭的信和《激进瑞士报》已经收到，我们会立即对这件事进行必要的宣扬。

关于你所询问的信件的事，老实说我真忘记了。我马上写信给弗兰克尔，问他是否收到了两封信，如果没有，我继续找一找，假如丢失了，我也立即告诉你。

马克思和我问候你们大家。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老弗·恩格斯

160

恩格斯致朱泽培·贝内代蒂

皮 萨

[草稿]

[1872年2月18日于伦敦]

朱·贝内代蒂公民：

几天前我收到了您1月7日的信，我不能完全肯定这封信是给我的，因为信上写的两个收信人——无论是“国际民主协会”，还是“国际工人之间协会”——都同我们协会无关。但是，由于您提到巴塞尔代表大会和汝拉通告³⁶¹，可能您的信还是寄对了。

至于信的内容，我必须告诉您，这里根本不知道皮萨支部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四条规定，凡愿意加入国际的支部或团体，应立即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决议第五条）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团体或小组参加国际，但它们保留有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⁴¹⁸，总委员会只接受那些被认为是真正工人的和国际主义的团体或支部，其章程不得与共同章程有任何抵触（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第十四条）⁴¹⁹。

我很遗憾，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竟会给所谓皮萨支部的自治观念造成如此沉重的负担，这个支部现在还处在形成阶段，而且还没有被国际所接受，但是它对“协会的性质本身”的了解居然比那

些从成立之日起就加入协会并参加起草协会章程的人们更清楚。虽然您认为这个性质是“排斥任何权威原则”的,但是很遗憾,总委员会至少要承认**国际章程的权威**,该章程要求总委员会履行历届代表大会(包括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拒绝接受那些因为主张自治而不承认协会共同章程的权威的支部。

至于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那末在你们的支部没有按正式手续被接受之前,我不能将此要求转告总委员会。我只能通知你们,你们有幸成为汝拉通告公布后要求我们召开这种会议的**第一个(真正的或虚假的)支部**。

161

马克思致斐迪南·约策维茨⁴²⁰

柏 林

1872年2月24日[于伦敦]

书记公民:

今天我只能对您作一个简短的答复。由于“国际警察”同国际内部的一些叛徒勾结起来搞阴谋,总委员会给我增添了很多工作,使我不得不把理论工作停下来。现在言归正题:

1. 由于印制会费券³⁹⁶ 拖延了四个月(因为在伦敦出现了一些事前没有料到的障碍),总委员会决定把剩余会费券的退还日期由3月1日推迟到7月1日。(请将此事通知李卜克内西,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他写信。)

2. 关于会费券的双份付款问题,您应在7月1日的报告里简单地说明;寄来的钱里有多少是属于这类情况。

3. 关于“通讯书记”，总委员会让柏林支部自行决定。⁴²¹

4. 柏林支部属于这样一些国家的范畴，那里由于“法律障碍”而不能建立经常性组织，因此，这些国家的支部有充分自由按适合于该国法律的形式来建立，而并不因此丧失其他支部所享有的**任何权利**。⁴²²

5. 下届代表大会将于1872年9月召开。总委员会尚未决定开会的地点。社会民主党最好能立即把它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通知我们。

6. 总委员会的定期报告由《东邮报》发表每周报道来代替，这份报纸您将在今天第一次收到。

6. ①《人民国家报》是属于您所询问的那一类“机关报”。

7. 总委员会对柏林支部已经任命统计委员会⁴²³一事表示感谢。

8. 总委员会要我问一下**汉堡人**（即社会民主党委员会）⁴²⁴对总委员会持什么态度？我们至今没有从那里收到过一封信。

9. 总委员会请柏林支部发表声明，表示它同意最近一次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马·

① 原稿如此。——编者注

162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2年2月26日^①〔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您能否在星期四晚上到我这里来，同我和恩格斯一起给报纸写一篇关于总委员会用于流亡者的开支等等的报道？

请把你的收支簿带来，还有尽可能多的关于我们已经安排了工作的人员的材料。

我们和许多法国人明天晚上不去霍耳博恩了，因为街上很乱，会议无法举行。⁴²⁵

哈里逊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无耻地吹嘘他那一伙给予流亡者的莫大援助，似乎这种援助使所有真正应受援助的人摆脱了苦难。⁴²⁶

附上燕妮^②的便条和汇款单。

您的 卡·马·

① 原稿为：“27日”。——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163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马 德 里

1872年2月28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

你可以从我没有给你和保尔回信来判断我的工作是多么繁忙（我从去年12月起就没有得到过安宁）。但是，我的心一直同你们在一起。老实说，我最惦念的是可怜的小施纳普斯^①的健康。我对保尔最近的一封信甚至有些生气，信中尽是一些有关“运动”的有趣的细节，而对亲爱的小病人却只字未提。

由于我不停地阅读和写作，几天前我的右眼开始发炎，现在看东西很费劲，所以这封信也只能写一些最要紧的事情。

首先，凯累尔不再翻译我的书^②了。在终于弄清他的地址后，我立即给他写了信。他回信告诉我，他只译了二百页左右，并且在5月以前不能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因为他签订了一项翻译医学著作的合同。这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我已找了翻译费尔巴哈的鲁瓦，他倒完全符合我的要求。从12月底起，他已从我这里拿走德文第二版修改稿近二百八十页。今天我已写信给他，要他把已译好的那部分稿子立刻寄往巴黎。

至于传记，我还没有考虑好，为了这本书而发表一篇传记，一般说来是否合适。⁴²⁷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关于写蒲鲁东的序言问题,我再考虑一下。⁴²⁸

保尔要的出版物,明天就寄去。⁴²⁹因为我担心《雾月十八日》里的某些统计资料不完全准确,总想找个时间核对一下,要不我早就寄了。

我会给李卜克内西写信的。⁴³⁰

拉腊对于我党完全是个异己分子,用他的资金来出版我党的文件是绝对不行的。⁴³¹不过,你们不应同他的家属断绝联系。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联系可能是有用的。

我为你们给伍德赫尔之流写东西而感到遗憾。这是些败坏我们声誉的骗子。让保尔写封信给《太阳报》(纽约)的出版者查理·安·德纳,并向他推荐西班牙的通讯,同时问一下稿酬条件(同美国人打交道这种事情必须事先谈妥)。现附上几句话给德纳。如果他不同意,我会在纽约找到其他报纸(《先驱报》或另外的报纸)。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施韦泽的报纸的继续,只不过换了编辑部。原来的报纸总还保持一点体面,而现在的则成了通常的警察报纸,成了拉萨尔派的俾斯麦报纸,就象俾斯麦的那些封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报纸一样。

附带说一下,由于你们的一封信把我弄糊涂了,我在同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中列入了这样一条:“在接到要求十五天之后……将在巴黎交付为数……的款项”。⁴¹²我明天就写信告诉他,我宁愿在7月1日付款。必要时我可以筹款,但必须及早告诉我。

现在,我亲爱的孩子,再见吧,千万次地吻小施纳普斯和你,向保尔问好。

你们最忠实的 老尼克^①

^①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反对分裂分子的《通告》^①印好后，就给你们寄去。

164

恩格斯致西吉兹蒙特·波克罕⁴³²

伦 敦

[1872年3月初于伦敦]

……左尔格很天真，竟想要一本用**我们的**观点写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书！两年来我一直想写一本这样的书³³，但是战争、公社和国际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不过，我可以向他推荐：

1. 普兰德加斯特《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伦敦朗曼公司1870—1871年第二版。

2. 奥康奈尔《爱尔兰的回忆》伦敦达菲出版社1869年版。

3. 伊萨克·巴特《爱尔兰人民和爱尔兰》伦敦里奇韦出版社版。

这些都是论述现状的。

爱尔兰问题，不管它多么简单，但毕竟是长期历史斗争的产物，同样需要加以研究，花两个小时就能掌握的指南是没有的……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165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¹⁵¹

哥本哈根

1872年3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皮奥先生：

我非常高兴接到您2月24日的来信，如果我早知道您在哥本哈根的确切地址，而且不是从吴亭那里听说您外出旅行的话，我早就在接到来信之前给您写信了。当然，我们不可能不知道，莫特斯赫德作为丹麦书记，远未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正如附上的给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所证明的，委托给他的各种事情都没有完成。但是，要解除莫特斯赫德的书记职务，最好由丹麦联合会委员会向总委员会（地址：伦敦西中央区拉脱本广场33号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提出质询，为什么通信工作搞得这样马虎。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意不想任命德国人当丹麦书记，我们的法国人大部分不会用英文写信，而我们又不知道法文通信对你们是否合适，所以我们只好挑选了一个英国人，因为你们给我们写信是用英文，而还没有担任什么职务的英国人当中，最合适的是莫特斯赫德。但是，我们看到，一事无成，必须设法使通信工作活跃起来，使整个事业不致消沉下去。前书记柯恩只关心自己的同行雪茄烟工人，此外，在1871年9月的代表会议上，比利时人就他在受总委员会委托去比利时期间的行为，要求对他追究责任。⁴³³从此以后，他就不露面了。

在正式关系重新调整以前，如果您不反对，我将暂时以私人方

式同您通信。我还将每周寄给您一份登有总委员会会议正式报道的《东邮报》。2月24日的一号,我已经寄出了。当然,您用**丹麦文**给我写信,我完全懂您的语言,因为我读过许多斯堪的那维亚的文献,遗憾的是,我不能用丹麦文给您回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实践的机会。也许以后会有机会!除我之外,还有马克思懂丹麦文,在总委员会里恐怕再没有别人了。

我将尽一切努力随时把为《社会主义者报》写的通讯寄给您。如果可能的话,今天或明天您就会收到一篇^①。可惜在目前,意大利和西班牙书记的职务和其他事情,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在没有为您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物色到通讯员以前,我将亲自过问,使您收到这些国家的消息和报纸。最好是您用《社会主义者报》交换那里的报纸——当然,那些报纸是周报,而你们的是日报,这就应当考虑钱的问题。

您大概在日内瓦和莱比锡已经听说,受巴枯宁领导的某些分裂分子企图在非常代表大会上指控总委员会³⁶¹。问题的实质在于国际对政治问题的立场。这些先生要求**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行动**,其中包括**放弃一切选举**,而国际从一开始,就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解放的手段这一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②,总委员会捍卫了这一点。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③引起了这场斗争的爆发;而由于代表会议有关原则问题的那些决议,在未被各联合会承认以前,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承认这一项决议的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

① 见本卷第429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编者注

是很重要的。关于问题的实质，我就不说什么了，因为对象丹麦人这样一个政治上开展的民族来说，这会是一种侮辱。

其实，声明承认代表会议决议的，已经有大多数（支部^①），这就是苏黎世支部，瑞士罗曼语区、德国、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支部。在西班牙，4月份召开的代表大会将作出决议；在意大利，依然是一片混乱；比利时人至今沉默；在法国，所有支部都赞同决议，在那里不可能建立联合会。

汝拉人要提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企图已彻底破产，他们在自己的石印通告（3月3日）里自行**放弃了**这一企图。⁴³⁴站在他们一边的曾有：西班牙的一个支部（马利奥尔卡的帕耳马）；意大利的一个支部（都灵支部——该支部现已脱离他们），以及各种既不想加入国际，也没有交纳会费的伪支部（皮萨支部、博洛尼亚支部等等）；还有伦敦的所谓1871年法国人支部³²²，然而这个支部由于它自己的特殊章程同共同章程相抵触而从未被国际所接受，此后便分裂成四派——情况就是这些。此外，总委员会针对这些阴谋拟了一份答复^②，现在正在印刷，一旦印好，我就给您寄去。

我今天给您寄去的有：马德里《解放报》一份，法文和英文的代表会议决议各一份，英文和德文的新版章程各一份。我暂时每周把《解放报》同《东邮报》一起寄给您，并将写信给马德里和意大利，要他们给您寄报纸。如果您在《社会主义者报》复刊后随时把有意思的那几号寄给我四至六份，那末在你们最后达成协议以前，我将以适当的方式把它们散发出去。

据我所知，莫特斯赫德没有向丹麦联合会委员会建议承认代

① 这个词看来是《新时代》杂志在1921年发表这封信时加的。——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表会议的决议,也没有执行关于贴会费券的决定,所以我只好自己承担起这一责任,并通过您把这些事通知丹麦联合会委员会。至于会费券(代表会议决议第四项第一条至第五条)³⁹⁶,因为印出来的时间比预计晚得多,总委员会决定把结算日期从3月1日(第四项第四条)推迟到7月1日。暂寄去五百张会费券,合两英镑一先令十便士,并请告诉我们,是否还需要和需要多少。这些事最好是告诉莫特斯赫德(地址:西中央区拉脱本广场33号^①)或黑尔斯。我们在这里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你们丹麦国会选举的结果⁴³⁵。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使加入国际的工人在各国国会中占有席位,使至今独享这种荣誉的倍倍尔得到各国的支持。我们认为,在你们丹麦,很有可能把我们自己的人选进去,希望取得成功。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来信最好写下列地址: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白恩士小姐;里面不必加信封——这是我的住宅。拉脱本广场我每周只去一次,我们已经从霍耳博恩搬出来了。

^① 总委员会的地址。——编者注

16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2年3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我找不到韦梅希的支部⁴³⁶的章程。请看一下是否在您那里。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马克思

16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¹⁵¹

霍 布 根

1872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刚从李卜克内西那里收到德文版的章程，星期一^①才能发出。你们那里显然以为总委员会只要一挥手就什么都有了，而实际上，如果没有委员和私人朋友的个人捐助，它肯定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从您的来信、施佩耶尔和波尔特的来信中，我看到和其他国家的通信中同样的情况。在每个国家里，人们都认为，我们的全部时间只能用于他们那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小事都要

① 3月11日。——编者注

抱怨的话,那末我们就可以抱怨说,例如你们的总结报告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同时送到我们这里的。

总委员会委托我全面报告美国发生分裂的情况³⁹⁸ (由于欧洲国际内部的复杂局面,我们不得不把这件事从一次会议推到另一次会议),所以我仔细地阅读了来自纽约的全部通讯和报纸上发表的全部材料,我发现我们远远没有及时地、准确地得到有关挑起分裂的那些因素的情报。我起草的决议^①一部分已被通过,另一部分将在下星期二^②进行审查,最后的决定将寄往纽约。

您将收到一千份德文本章程。黑尔斯将寄去五百份英文本。我将寄去二百份法文本,法文本已全部发完。

埃卡留斯说,他已把文件寄给了格雷哥里⁴³⁷ (与他私人通信的人),因为您曾写信告诉他,您已辞去自己的职务,但没有指定任何新的通信人。

对专职的“法国”通讯书记一事的控诉完全是不公正的⁴³⁸,因为德国人也有自己的专职通讯书记,而合众国书记埃卡留斯尽管会用德文、英文通信,但不会用法文通信。此外,这种控诉极不策略,因为它似乎证实了总委员会法国委员们的那些怀疑,即第一支部³³⁷企图对其他支部实行独裁。你们的控诉是同另一个委员会的控诉同时到达的,那个委员会说,第一支部违反章程,在老委员会里的代表过多。

另一个委员会购买章程付的钱要多些,因为他们要交纳入会费(起码他们是这样说的)。

但愿您的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决议感到满意。

① 卡·马克思《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编者注

② 3月12日。——编者注

我们将在日内瓦出版一本篇幅同《内战》差不多的反对分裂主义者的小册子^①。在此期间，他们却竭力使尖锐的论战缓和下来，在他们最近发表的通告里已有所收敛⁴³⁴。

匆匆草此。

您的 卡·马克思

168

马克思致艾米尔·埃德

伦 敦

1872年3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埃德：

在您还没有把自己的家具从住宅里搬出时，什么也别对您的房东讲。否则他会把家具扣押下来，给您造成种种麻烦。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6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马 德 里

1872年3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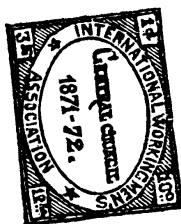
如果您愿意把您的事情委托给我，我是乐于接受的。您只须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STATUTS GÉNÉRAUX
ET
RÈGLEMENTS ADMINISTRATIF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ÉDITION OFFICIELLE,
RÉVISÉE PAR LE CONSEIL GÉNÉRAL.

LONDRES,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COOPÉRATIVE
TYPOGRAPHIQUE,
59, GREEKSTREET, SOHO, 59.



1871.
*Le citoyen Charles Proudhon a été
reçu membre de l'Internationale
ce 9 Mars 1872.
Londres, 9 Mars 1872. Karl Marx*

一份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扉页
上面有马克思的题字：公民马提奥·皮罗
于 1872 年 3 月 9 日被接受为国际会员。
卡尔·马克思 1872 年 3 月 9 日于伦敦

写信给您的代理人，要他把您将交给我一并保存的股票和债券按我的地址——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用保价信寄给我就行了。至于息票、股息和利息，在我没有查看票据之前，无法向您说什么，不过，处理这些事情是毫无困难的。至于现金，我想您最好用汇票寄到马德里，存到当地的银行家那里，在当地不会找不到可以接受这一委托的人。不过，如果您愿意把这笔款子也交给我，那就请您明确指出，把这笔款子换成由我在伦敦提取的期票（或支票），也用保价信寄来。无论是哪种情况，期票一定要短期的。或者您把这笔款子分开，吩咐您的代理人把一部分寄往马德里，另一部分寄给我。您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无论如何，寄期票比寄银行券要方便得多。用这两种办法都会丢失，不过用期票丢失的可能性要小些；再说，万一被盗窃，银行券是丢定了的，但窃贼要把期票兑现就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知停付。

即使是保价信，从一个国家寄到另一个国家，总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把您的股票等等弄到我这里来。最近我们多次使用保价信，因为我们的信件不寄保价就往往收不到，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保价信却一封不差地都收到了。

我曾从这里寄给您不少报纸，如 2 月 14 日寄去《东邮报》、《人民国家报》、苏黎世《哨兵报》和纽约《社会主义者报》的四份剪报。

2 月 21 日寄去《东邮报》、《社会主义者报》和章程的法文本（是给《解放报》的）。

明天我将寄给您两号《东邮报》。遗憾的是，两个老太太的通信地址是我们仅有的两个地址，能再有一个寄信和寄报纸的地址十分重要，因为原来的地址肯定会引起怀疑。

我很明白，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们处理问题确实比他们在报上

所表现出来的要实际得多,我也完全清楚这是什么原因。例如,我完全相信,当他们要求在发生重大事件之后立即把土地和劳动工具交给应该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时,他们十分清楚,这是办不到的,但是为了表示其一贯的主张,他们不得不提出这种要求。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处境。巴枯宁主义这堆垃圾不可能在一天内清除掉,但清除工作终于认真地开始了,这就很不错。

您大概已从最近的汝拉通告里看出,那个荒唐可笑的运动是怎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⁴³⁴。不过,总委员会的答复通告^①正在印刷,您还可以让我们在当地的朋友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们对这伙人是很不客气的,我们要把我们知道的有关他们的全部事实——这些事太卑鄙了——向协会宣布。我们现在必须彻底粉碎这个宗派。最近几个月来,我和摩尔把时间完全花在这些事情上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昨天,我才把这本驳斥他们的谬论的写了满满十二页的小册子寄到那不勒斯去。在那不勒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巴枯宁分子,其中只有卡菲埃罗一人至少是善意的,我和他在通信。

关于其他事情,我将给您夫人^②写信。

我的妻子向你们俩问好。

忠实于您的 将军^③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170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马 德 里

1872年3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我为保尔在《解放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向你祝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些文章，这在西班牙人盛行空谈的荒漠中，给人以清新之感。最近一年半来，你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不用说，对此我是十分关切，有时甚至十分担心的，而现在，保尔正是在关键时刻来到马德里，对我们和整个协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对你来说应当是一种慰藉。假如巴枯宁之流在西班牙占了上风，——没有保尔那是完全可能的——那末，事情就会闹到分裂和公开争吵的地步。现在一切捣乱的尝试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我们可以宣告全线胜利了。《解放报》上的那些文章，第一次把真正的科学奉献给西班牙人，你对这些文章也作出了很大一份贡献，而这正是在科学方面的很大一份贡献，因此我作为西班牙书记应该特别向你表示感谢。

我从那不勒斯出版的《钟声报》上看到，保尔已把他的活动扩展到了这个城市，这就更好了。整个意大利最坏的巴枯宁分子都盘踞在那不勒斯。卡菲埃罗是个好人，但他是天生的和事佬，这样的人当然是很软弱的；如果他不赶快改正，我对他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在意大利，记者、律师和医生争相钻营，以致我们直到现在还不能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现在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看到，

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工人和代表他们的那些人是完全不同的。可笑的是，这些人叫嚷说：我们要完全的自治，我们不要领袖，同时却让一小撮资产阶级空谈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在这方面，西班牙人要好得多；他们一般说来要比这些意大利人开展得多。

你们家里现在因龙格的事充满了一片欢乐，如果说在你订婚时，曾对你那情意绵绵的目光开过一些颇不俏皮的玩笑，那你现在完全可以进行报复了，因为燕妮在这方面是表现得很充分的。总之，这件事很合她的心意，她很幸福、快乐，而且身体也感到好多了。龙格是个很好的同志。杜西对这件事也很满意，看来，她似乎不反对步她的后尘。后天龙格将在你们家里露一手：他要烧一盘诺曼底式比目鱼，这是他的家乡菜；我们也接到邀请，有趣的是我的妻子^①对此将会多么喜欢。他上次表演的焖牛肉，并不很成功。

丰德维之流在这里已经道德败坏。这是些彻头彻尾的骗子。

多谢那首欢乐的西班牙诗，它使我们大家捧腹大笑。

施纳普斯^②好些了，很高兴，希望很快会听到他完全恢复健康的消息。可怜的小家伙是够受罪的了。

再见吧，我有什么不对之处，请你原谅，请相信，不管你们走到那里，我都最诚挚地关怀着你们。我的妻子，虽然没有同你见过面，但她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你的 老将军^③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171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

哥本哈根

[1872年3月中于伦敦]

亲爱的皮奥先生：

我认为，除了我从《社会思想报》上翻译的两篇出色的文章之外，我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作为我的第一次通讯寄给您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但文章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的深刻理解使我感到惊奇，想不到在一份来自地球上如此偏僻角落的报纸上竟有这样的文章。

附带说一下，由我登在总委员会会议报道中的《社会主义者报》的那篇关于通过合作社组织农业生产的文章，已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报刊上发表，现在我又看到它转载在《社会思想报》上。⁴³⁹ 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因此不会不产生效果。一般说来，在吸收小农和小租佃者参加无产阶级运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丹麦人由于当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高度发展，现在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面。我对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讲过这一点，但可惜他们在学丹麦文方面实在太懒了。

莫特斯赫德没有参加最近三次总委员会的会议。他告诉我们，他打算辞掉丹麦书记的职务。他说他太忙了，无法履行书记的职责。

因此，请您暂时和我通信；可能由此而引起的您对总委员会应负的全部责任，由我来承担。我们打算让一个法国人——巴黎公

社委员^①来担任丹麦书记。

致社会主义敬礼，握手。

您的 弗·恩格斯

我把葡萄牙文的文章译成了法文，因为这种语言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翻译，所以我尽可能译得确切些，而不去注意文字的优美，甚至没有顾及法文文体的规范。

17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¹⁵¹

霍布根

1872年3月15日于伦敦
西中央区拉脱本广场33号
(总委员会的新地址)^②

亲爱的公民：

随信附去总委员会的决议^③（英文本和法文本），另一个委员会将从勒穆修那里收到这些决议。

埃卡留斯在3月12日的会议结束时私下告诉我，他将不给纽约寄去决议，并将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不再担任合众国书记的职务。由于总委员会在下星期二^④以前不能决定这件事，所以我和

① 库尔奈。——编者注

② 马克思补写的。——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编者注

④ 3月19日。——编者注

勒穆修寄去的决议都没有书记签字，不过从决议的形式来看，并不一定要书记签字。决议将在下周的《东邮报》上发表。

在讨论时，埃卡留斯对你们的委员会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他在发言和表决时，都反对决议第三项的第二条⁴⁴⁰。此外，使他恼火的是，为了节省时间，我没有把决议草案提交给有他参加的小委员会⁴⁴¹，而直接提交给了总委员会。由于总委员会听取了我对这样做的原因的解釋之后完全赞同这个做法，埃卡留斯才不得不压住自己的怒火。

告诉你们的委员会一个**秘密**消息，哈勒克夫妇（男的是个蠢货，女的是个“卑鄙的阴谋家”）在我们多数人缺席的情况下，曾一度钻进了总委员会，但这对可敬的夫妇由于同所谓法国人支部勾勾搭搭而很快被撵了出去。这个法国人支部是被**国际**开除的，在全民投票前夕，我们曾在《马赛曲报》和《觉醒报》上揭露它是“警察支部”。²⁶此外，这两人回到纽约后就成立了一个与国际敌对的协会，并同伦敦法国人支部的余孽保持经常的联系。勒穆修把这些事也通知了另一个委员会。

第十支部（法国人支部）就美国的分裂问题给总委员会写了一封很好的信。⁴⁴²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7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3月1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朋友左尔格：

我对您有个请求，但愿它不会使您太为难。

能否请您买五十份载有《共产党宣言》英译文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和五十至一百份载有法译文的《社会主义者报》并给我寄来⁴¹⁵。只要告诉我需要多少钱，我立即把钱寄给您。如果买不到这么多份，那就能买多少份就买多少份。虽然这两种译文都有待改进，但我们暂时还得利用它来进行宣传；我特别需要法译文，以便在罗曼语国家用来反击巴枯宁们和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广为散布的澜言。

一旦马克思和我有时间，我们就准备出《宣言》的新版本，并附上序言等等²⁰⁶，但现在我们的事情太多。我除了担任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书记职务之外，现在还要担任葡萄牙和丹麦的书记职务。马克思现在正忙于他的《资本论》第二版和当前急需的各种译文的校订工作。

我们原定在明天召开群众大会来纪念3月18日的革命，但是昨天晚上突然接到通知，不让我们使用已租好的礼堂了！借口是**不允许法国共产主义者在伦敦的任何一个礼堂举行集会**。由于礼堂的主人不愿意白白放弃十英镑十先令的租金，加上我们也要求

赔偿损失并争取得到点什么东西,所以很明显,政府得赔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冒一次险,并将从容地到那里去⁴⁴³,如果大门上着锁(很可能是这样,但也不一定),那我们就要强迫那个告诉我们上述通知的人做证人,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无论如何我们要让格莱斯顿先生出丑。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里斯本出版了《社会思想报》(里斯本市圣波阿万图拉大街57号),第一号上有几篇非常出色的文章。

随信寄去布鲁塞尔《自由报》上的一篇关于阿瑟·奥康瑙尔的文章,看来很值得把它翻译出来,登在《爱尔兰共和国》上。这是迄今在全欧洲的报刊上**唯一**的一篇为这个不幸者辩护的文章。

174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⁴⁴⁴

圣塞瓦斯田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

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阅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175

恩格斯致切扎雷·贝尔特⁴⁴⁵

都 灵

[草稿]

1872年3月21日于伦敦

切扎雷·贝尔特公民：

公民埃·佩沙尔于2月底路经都灵，我从他那里得到您的地址，并得知您现在接替了因盗用公款而被开除的卡·特尔察吉，担任我们“**无产者解放社**”支部的书记。因此，现在和您通信将是我非常乐于担任的职务。

我刚刚接到特尔察吉的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他辞去了书记的职务，退出了“**无产者解放社**”，因为该协会是由政府的走狗和马志尼分子组成的，并说由于他宣扬**反对资本的战争**而协会蓄意对他表示不信任。

当然，我们宁愿相信您和你们委员会其他成员对佩沙尔说的

话,而不相信特尔察吉来信中说的话,这个人一贯对我们玩弄种种花招。但是,为了能够确有把握地和坚决地采取行动,并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请您以你们委员会的名义寄给我们一封正式公函,说明对特尔察吉的谴责,并将你们协会通过的有关他的决议通知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存在两个互相竞争和敌对的支部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幸亏组织条例(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赋予总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任何新支部的权力⁴⁴⁶。您会看到这个权力对于我们的组织是多么必要,而特尔察吉的汝拉朋友们却把这个权力描绘成权威主义的和不正当的。

请您尽快地给我回信。兄弟般的握手。

您的

176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马 德 里

1872年3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图尔:

随信寄去我们反对分裂主义者的通告^①中有关总委员会职能的摘录。

总委员会为了在每个具体情况下运用共同章程和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作出决议这一最高的判决。但是,在每一个国家里,执行这些决议则完全取决于国际本身。因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此，一旦总委员会停止行使作为**维护国际共同利益的工具**的职能，它就会完全无所作为和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总委员会本身是协会中为保持协会的统一和防止敌对分子篡夺所必要的有效力量之一。尽管现今的总委员会有种种缺点，但它面对共同的敌人而赢得了道义上的影响，这就触犯了一些人的自尊心，这些人一向把国际仅仅看成是满足个人虚荣心的工具。

首先，不应当忘记，我们的协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而绝不是为推选一些清谈家而建立的团体。目前，毁坏我们的组织就等于放下武器。资产者和各国政府所盼望的莫过于此。请读一读“地主义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杜弗尔法案的报告⁴⁴⁷。协会最使他惊叹和害怕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它的组织”。

伦敦代表会议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出色的。在丹麦、新西兰、葡萄牙都建立了新的联合会；在**合众国**、**法国**（马隆之流自己承认，他们在那里连一个支部也没有）、**德国**、匈牙利、英国（继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建立之后）都有巨大的发展。不久以前又建立了一些**爱尔兰**支部。在意大利，仅有的两个真正的支部——米兰支部和都灵支部——都属于我们，在其余的支部里，为首的都是些律师、新闻记者和其他资产阶级空谈家。（顺便说一下，巴枯宁对我个人不怀好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俄国丧失了任何影响，那里的革命青年是跟我走的。）

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在法国、美国、英国、爱尔兰、丹麦、荷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除汝拉人外）得到承认，也已经为意大利的真正工人支部，以及俄国人和波兰人所承认。不承认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人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将不得不同国际的绝大多数人分裂。

我的工作很多，以致没有时间给我亲爱的白鸚鵡^①和亲爱的施纳普斯^②写信（我很想知道有关他的更多的消息）。说老实话，国际占去我太多的时间，要不是我坚信在这个斗争时期我仍然必须参加总委员会的话，我早就退出了。

英国政府阻挠我们纪念3月18日这个日子；现在给您寄去英国工人和法国流亡者的群众大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⁴⁴³拉沙特尔是个可恶的骗子。他使我把时间消耗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例如，他关于我手迹的回信；我只好建议他进行修改）。

鲁瓦（波尔多市孔狄亚克街6号）是一个出色的翻译⁴⁴⁸。他已经把第一章的稿子寄来（我已把德文第二版的稿子给他寄到巴黎去了）。

您的 老尼克^③

[附件]⁴⁴⁹

摘 录

总委员会的加聘权

“总委员会的成员是经常变动的，尽管有些创始人继续留任，就象在比利时、罗曼语区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内一样。

总委员会要有三个根本条件才能执行自己的权力。首先，它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委员，以便完成它所担负的多种工作；其次，总委员会应当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最后，工人成分应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由于工人受就业机会的束缚而使总

①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委员会的人员经常变更,如果总委员会没有加聘权,它怎么能够把所有这些必要的条件结合起来呢?”(注:伦敦总委员会四分之三以上的委员是雇佣工人。)

总委员会的职能

“和一切资产阶级团体的章程相反,国际的共同章程对自己的组织结构问题只是轻轻地提了一笔。它让组织结构在实践中发展,而由未来的代表大会加以固定。但是,鉴于只有**行动的统一和一致**才能赋予各个国家的支部以真正国际的性质,所以章程对总委员会比对组织的其他环节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最初的章程第五条(修改过的章程^①第六条)规定:

‘总委员会是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的**国际机关**。’

(然后举出这种活动的例子——通报、该作的统计、等等,以及汝拉人所伪造的重要地方:

“在需要立即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所有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

“这一条继续说道:‘在一切适当的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共同章程委托总委员会拟订应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具体问题等等(见修改过的版本第四条和第六条)。在最初的章程中,各组织的独立活动同整个协会的统一行动是没有抵触的,因此第六条(修改过的章程第七条)规定:(见该条)。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一个决议(1866年)(第一条)声称: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一决议使总委员会从一开始所处的那种地位，即协会的**执行机关**的地位合法化了。同时日内瓦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公布‘章程的正式的和必须遵行的文本’（见修改过的章程。附录一、第16、17页）。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谁应当确定**这种一致**呢？显然，如果没有这一职能所依据的‘权威’，决议就会无效。那时不仅可能产生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部，而且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而歪曲它的性质，这些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就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工人。

全国性联合会和地方性联合会一开始在本国就掌握权力，根据新支部的章程是否符合共同章程这一点，决定是否接受新支部。总委员会履行这类职能是由共同章程第六条（修改过的章程第七条、结语）加以规定的，这一条给**地方性独立团体**（即在该国联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团体）保留了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的权利。”国际建立以来，这些地方性独立团体都是在被总委员会接受后才得到了承认。

“同是章程第六条（修改过的章程第七条）还估计到成立全国性联合会在某些国家中会遇到立法方面的障碍，因此，总委员会有责任在那里**代行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见《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第13页）。

自从公社覆灭以来，这些立法方面的障碍在各国日益增多了，

使得总委员会在那些国家中为防止可疑分子钻进协会队伍而进行的工作更加必要了。例如,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些委员会曾请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以便摆脱警探的纠缠,而另一个大国(请勿外传——奥地利)的国际会员则要求总委员会只承认那些由它直接指派的全权代表或他们自己建立的支部。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时所持的理由是,必须用这种办法来摆脱挑衅分子,后者大肆叫嚷要赶紧建立按其激进主义来说是前所未见的支部。”

(注:当然,在波兰和俄国这些国家中,国际会员只能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总委员会在那里的行动应当十分谨慎。)

“总委员会和国际的所有组织一样,有义务进行宣传。它依靠自己的宣言同尚未建立协会的国家中的个别人士通信并通过它在北美、德国和法国(以及奥地利、新西兰)的许多城市中为国际的第一批组织奠定了基础的代表来履行这个义务。”

“总委员会的另一个义务是帮助罢工工人,保证整个国际对他们的支援(见总委员会向历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下述事实同时也可以表明,总委员会对罢工斗争的干预具有怎样的意义。英国翻砂工人抵抗团体本身是一个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合众国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工联’。然而美国翻砂工人在罢工期间认为必须请总委员会来说情,以防止把英国翻砂工人运往他们国家去。”

(注:欧洲唯一真正的国际工联是雪茄烟工人(制造雪茄烟的工人)的工联。但是他们完全处于无产阶级的运动之外,只是为了本行业的利益才利用总委员会。)

“国际的发展赋予了总委员会以及联合会委员会以**仲裁者的职能**。”

尽管总委员会没有提出要求,“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

决定：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见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三项决议**）。

最后，**巴塞尔代表大会**只是使那些在协会发展进程中在组织工作方面形成的关系固定下来。如果它过分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力范围，那末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难道不是竭力要求这样做的巴枯宁、施维茨格贝耳、弗·罗伯尔、吉约姆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其他代表们的过失吗？”（注：这些先生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设想总委员会将迁往日内瓦。）

“下面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项决议：

‘四、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和‘五、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团体或组织，但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正是这两项决议的确给了总委员会干预联合会内部生活的权利。然而，除了对在联合会组织之外建立的支部或在还没有国际的国家中成立的支部以外，这些条文从未被运用过。在那些情况下，总委员会的干预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总委员会从来都没有干预过那些准备参加已存在的组织或联合会的新支部的事务。”

“我们在上面所援引的决议仅仅是和新成立的支部有关；而下方的决议则和已被承认的支部有关：

‘六、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除（见下面的注释）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七、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在应届代表大会上对总委员会

的决定提出申诉的权利, 应届代表大会应该做出最终决定。’

这两条在万不得已时是必需的, 但迄今为止总委员会从未使用过它们。它一次都没有采取过暂时开除支部的手段, 遇到冲突时它只是以双方都承认的仲裁者的身分进行活动。”

(注: 从附上的关于美国的分裂的决议^①中, 您可以看到, 总委员会暂时开除的那个支部几乎完全是由资产者组成的。在合众国, 资产者钻进来了, 力图把国际变成自己的工具, 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一情况本身证明巴塞尔代表大会第六项决议的必要性。)

除了随着国际的历史发展而增加的各种职能之外, 总委员会还有我们协会的敌人所赋予它的另一个职能。敌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所有政党和支部都把总委员会当作他们攻击的目标, 把它列于国际工人协会之首。

177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

都 灵

[草稿]

1872年[3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于本月13日给您写了一封信, 后来收到了您同月10日的来信。佩沙尔在都灵听说⁴⁵⁰, 您被开除出“无产者解放社”的一系列原因是: 您拒绝交出属于协会的一笔款子和我寄给您的二百张会费券, 等等, 等等。

^① 卡·马克思《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编者注

当提出这类指责的时候，总委员会在作出有利于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决定之前，完全有必要了解这些指责是否公正。所以请您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无疑不能对这类事情置之不顾。

至于一百五十里拉的补助金^①，这笔钱不是总委员会的，而是一个为了给友好报刊募集资金和其他国际目的而建立的私人委员会的，不过，由于您仓促地发表了有利于汝拉人的热烈的宣言，使委员会确认，您干预了您无疑不知道其实质的事情，所以这笔钱就立即改作别用，而目前再也没有闲置的资金。

我已经六个星期没有收到您答应定期给我寄来的《无产者报》了。

我们更改了总委员会开会的地点。目前，我不能给您另外的私人通信地址，不过，我想您已有的那个地址：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总比总委员会的地址好些。

我想萨维奥已不住在伦敦，而是到外地工作去了。⁴⁵¹

敬礼并祝解放。

178

恩格斯致詹纳罗·博维奥⁴⁵²

特拉纳

致特拉纳的公民詹纳罗·博维奥

1872 年 4 月 16 日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您通过尊敬的公民恩利科·比尼亚米盛情给我寄来的各种文

^① 见本卷第 374—378 页。——编者注

件,我已收到,现在怀着感激的心情奉还给您。

国际的总委员会作为具有一定职能的行政机关,不可能研究并**正式**讨论这些文件,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些文件转交给总委员会中懂意大利文的委员,他们都很满意地阅读了这些文件。

我们高兴地看到,当伦敦这里第一次成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时,您在遥远的阿普利亚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并在那不勒斯代表大会⁴⁵³上勇敢地捍卫了这个主张。谢谢您把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早在1864年,即使在我们当时还不可能与之建立联系的那些国家里(因为我们不知道在那里应当同谁联系),整个文明世界的工人结成联盟就已经被认为是历史的必然了。^①我们真诚地感到遗憾的是,意大利各工人团体在1864年没有响应您的主张,这大大地阻碍了意大利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我们十分满意地读了您在《自由报》上发表的那些捍卫巴黎公社、反对维·雨果和其他人的文章⁴⁵⁴。我们很乐于相信,这是为此目的而用意大利文写的第一批文章。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发表了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3月23日,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英文的和一份德文的宣言,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法文本,而意大利

^① 在信的草稿中删去了：“毫无疑问,如果意大利各工人团体在1864年支持了您的主张,从而奠定了符合本国社会条件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基础,那末现在在意大利,持宗派主义空谈(何况这些空谈根本不是意大利的,而是法国的和俄国的)的工人团体就会少些。我认为,在工人运动中,真正民族的思想,即符合在该国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经济因素的思想,同时也总是真正**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大利农民的解放不会经过英国工厂工人将要实现的那种解放形式,但是,两者对本身的、符合本国条件的形式理解得越深刻,他们对这种解放的实质的理解的分歧就会越小。”——编者注

文本(发表在吉尔真提^①的《平等》上)尚未准备好。您可以从这篇宣言中看到,我们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职责。

敬礼和兄弟情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79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杜塞尔多夫

1872年4月22[—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今天早上收到您的信,这是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的。冈多尔菲不久前写信给我,怀疑意大利政府是否已把您引渡给普鲁士人了。关于您被捕等情况,我是从报上知道的,报上也曾暗示,您已由于“没有任何生活资料”而被驱逐,在米兰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持这种说法的警方简讯。这件事并非无关紧要。这是普鲁士、奥地利和意大利警察之间国际勾结的第一个功绩,如果说他们还没有把您从巴伐利亚边境押解到杜塞尔多夫去,那末您只能感谢**巴伐利亚人的愚蠢**。明天晚上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总委员会,然后,将整个事件列入正式报道,登在《东邮报》上,并分发到世界各国去^②。同时,您可以用您自己的名义,就这件事写一篇报道,寄到

① 现在称作:阿格里琴托。——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编者注

《人民国家报》、日内瓦的《平等报》和《玫瑰小报》去。至于英国、美国、西班牙，以及法国，我们在这里会想办法的。⁴⁵⁵ 恶棍们最后必定会感到，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就了结的，国际的胳膊毕竟要比意大利国王的胳膊还长一些。所有这些东西一经刊登，我就寄一份给您，同时也把能为您收集到的报纸一并寄去，不过不会很多。

李卜克内西给您出的主意——写信给俾斯麦——很好，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首先，俾斯麦不会使您如愿以偿，相反他会感到高兴，会对巴伐利亚人把您放走而感到恼火，因为巴伐利亚人不了解他们得到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可以押解一个国际会员通过德国的全境。然而您应当给俾斯麦写信，这不过是为了以后把他的回信——当然是些空洞的托辞——寄给倍倍尔，倍倍尔可以就此在国会里闹一场。当然，由于意大利如此出色地执行了俾斯麦的命令，而要俾斯麦哪怕是动一动指头去指责意大利，那是根本谈不上的。

您从党内同志那里只得到这样微不足道的援助，这不应使您感到奇怪。从您以前的一封来信中，我已经明白，您对在患难中得到援助抱着某些幼稚的幻想，可惜我对这封信的回信被警探没收了，因此您没有收到。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尽管我们的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大大超过其他各国的工人，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们还远未摆脱原来的“行会习气”，同时，由于德国所固有的恶劣的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使他们表现得极其冷酷无情，尤其是在钱的问题上。所以，您在这方面的遭遇丝毫不使我感到奇怪。假如我有钱，我会寄些给您，可是，我们这里经费十分拮据。我们这里有上百个无依无靠的巴黎公社流亡者（真正是无依无靠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国外象法国人那样无依无靠），而没有被他们花掉的钱，又

给了在爱尔兰的科克的一个很好的小伙子^①，他在那里建立了国际，因此被神父和资产者革出教门，完全破了产。所以，现在我们正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要是我们能从什么地方弄到一些钱的话，我一定注意不把您忘掉。

请来信告诉我，您在您那种专业的哪些部门工作过，一般说来您能做什么工作，我马上就去打听一下，可否在这里为您找点工作。尽管在英国的外国工程师过多，但是也许还能想想办法。我有一些很有用的关系。

在您被监禁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在都灵，特尔察吉由于诈骗行为，以及同警察局长的可疑关系而被撵出了“无产者解放社”^②。他还出版了两三号《无产者报》，在这几号报纸上，同以前一样，攻击工人联合会，称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为坏蛋、资产者和下贱货等等，不过这家报纸，同意大利几乎所有新的小报——《铁锤报》、《钟声报》等等一样，看来现在完蛋了。我已给特尔察吉写了信^③，问他这些指责有什么根据，他给我寄来一号充满谩骂的《无产者报》作为回答，并声称，从这份报纸里我就会明白，这些人全是恶棍！我对此人早有怀疑。雷吉斯（在您那里时名叫佩沙尔，现在在日内瓦）获悉，他经常到洛迦诺去找巴枯宁。很好，他现在已经自我暴露，表明他是一个最平庸的无赖。

在博洛尼亚，罗曼尼亚工人联合会召开了代表大会，暴露了它是一个纯粹的巴枯宁主义组织。⁴⁵⁶ 罗曼尼亚人加入了国际，但是根本不愿意听关于承认章程等等的话。虽然代表大会在3月18

① 德·摩尔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4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42—443页。——编者注

日就召开了，但他们至今什么也没有写给我们，我们要狠狠地斥责他们。腊万纳支部写信给我们要求加入，但同时声称要“保持本身的自治”，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承认不承认我们的章程。⁴⁵⁷

我刚刚从收到的一卷报纸中得知，佩察和泰斯蒂尼也在米兰被捕（3月30日左右）。

总委员会关于巴枯宁一伙的通告^①正在排印，大概将于下星期末印好。我会马上把它寄给您的。通告里一切都说得十分直截了当，它将引起一片喧嚣。我打算明天寄给您一些报纸，有《玫瑰小报》和一些别的意大利报纸，以及我能弄到的一切。

4月8—11日在萨拉哥沙召开了国际的西班牙会员代表大会，会上我们的人战胜了巴枯宁分子。⁴⁵⁸现在查明，在西班牙，在国际内部依然存在着巴枯宁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秘密团体**，即这个不反对政府，而反对工人群众的秘密团体！我有充分理由怀疑，意大利的情况也是这样。对于这一点，您感觉如何？

要是贝克尔在西班牙给您找的工作有了什么结果，请马上告诉我，以便我可以把您推荐给我们的人。这个工作，大概是在西班牙唯一的工业省份卡塔卢尼亚，您在那里能起很好的作用，因为尽管那里的工人群众是好的，然而他们把自己的报纸（巴塞罗纳的《联盟》）和最重要的岗位都交给了巴枯宁分子掌握。

现在在都灵出版的唯一的一家报纸是《反基督者报》，同每周出版的《玫瑰小报》相类似。此外，还有洛迪的《人民报》、博洛尼亚的《工人联合会报》、吉尔真提^②的《平等》，所有其他的意大利报纸都垮台了。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早就料到一定会是这样的。很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现在称作：阿格里琴托。——编者注

少几个为首的人是干不了什么的，而意大利的群众仍然很落后，办不了这么多报纸。要使群众摆脱马志尼分子的各种愚蠢思想的影响，还应当长期地、顽强地进行工作，并且理论水平要大大超过巴枯宁分子才行。

非常感谢您告知米兰的通信地址。如果您先给这个人^①写封信，并请他把关于国际在米兰的现状的报告寄给您，您再转寄给我，由我给他答复，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现在的通讯书记是莫·冈多尔菲，不用说也是一个巴枯宁分子。

请尽快来信告诉我，特别是按您的专业现在您能够担负什么工作，我好采取一些措施。

由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来信最好用您现在给我写信的地址（您从杜塞尔多夫来信用的地址）。

1872年4月23日

18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对于你们在法庭上的演说⁴⁵⁹，我们向你们所有的人表示祝贺。在不伦瑞克案件³¹⁹之后，应当给这个坏蛋以回击，而你们很出色

^① 达尼埃利。——编者注

地做到了这一点。你们本来可以不说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关于国际的一千名会员。⁴⁶⁰

在英国这里，陪审员夜间被锁在房间里，或者在监护下被拘禁在旅馆里，为的是不让他们同任何人接触；他们被押着出去散步，连星期天去教堂——如果他们想去的话——也是如此。只有在审理象蒂奇伯恩这类案件时才例外⁴⁶¹，这是因为时间拖得太长（一百五十天），不可能这样做。但是就连那次，对陪审员也是非常挑剔的。

马克思一旦核对了1864年的《泰晤士报》，马上就会答复《协和》的。⁴⁶²

你的信刊登在《东邮报》上⁴⁶³，《晨邮报》是否刊登了，搞不清楚，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这种报纸，——这里已经没有任何这类东西的阅览室了。我们定期把《东邮报》寄到各国去，因此这封信的传播会比通过其他报纸广泛得多，而且是在需要知道的人中间。

判决**必定**会撤销，这是无需怀疑的。这种非法行为是从反蛊惑者⁷³案件以来闻所未闻的。造成这样的先例未必对民族自由资产阶级有利，而且我非常怀疑俾斯麦是否敢于在普鲁士做出此类事情，他现在正在把一些小邦推到前面并想败坏这些小邦的声誉。

英国报刊上关于案件的报道，我看到的很少，——我所阅读的外国报纸只是《每日新闻》而已，你当然知道，自从出现一便士报纸⁴⁶⁴以来，如果自己不买报纸，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看到报纸了。附上《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它可能对你很有用处。

印刷章程^①的账单，我已经交给马克思了，一有可能，我们马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上就把钱寄去。

布朗基的照片我至今没有找到；有照片的法国人不肯拿出来，而在这里又无法找到。

附上捐给流亡者的六塔勒的收据。

我不可能立即寄一篇《宣言》的序言给你们。⁴⁶⁵ 为此必须研究近二十四年来的社会主义文献，以便补充第三部分，把它提高到现代水平。因此，只好到以后再版时再说了，不过，我们将寄给你们一篇为这个单行本写的不长的序言^①，这也就行了。

肖伊说的比利时人的情况，一部分是正确的；这些人从来就不值多少钱，现在则更不值钱了。我们已派了一个人到那里去，他很快就会把确切的情况告诉我们。然而肖伊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群众任何时候都不会跟着安斯先生（他通过自己的俄国老婆同巴枯宁有某种联系）和斯廷斯先生（此人的虚荣心可能使他做出蠢事）走得这么远。何况在其他国家里，我们的事业进展顺利。在西班牙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我们的拥护者击败了巴枯宁分子。⁴⁶⁶

至于库诺，他在米兰活动得很出色；他写信告诉我的种种苦楚，完全是可信的，并为意大利报刊所证实^②。我一点也不怀疑，他到巴伐利亚的时候，曾流落街头，自己没有钱，又得不到援助，许多地方对待他都**非常粗暴**，这不是由于他个人的过错，而完全是因为他加入了国际。可能他对指望得到的援助抱着某些幼稚的想法；但是你们最好把钱留给**这种人**，而不要白白地浪费在鲁特之流的懒汉和恶棍身上，关于这些人，在审判时宣读的那些信件中，你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45页。——编者注

们自己就谈到过(遗憾的是,这些信件没有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好象这会有所帮助似的!)。这样,钱就会用得更恰当了。当然库诺没有参加“党派行会”,因而不该遭受贫困!要是我有钱,说老实话,我更乐意把钱寄给他,而不寄给另外的人。

总委员会反对巴枯宁分子的通告^①大概在下星期出版,它是用法文刊印的。现在,马克思的书第二版的第一分册^②很快就要出版了,不过,在马克思没有写信告诉你或书没有出来之前,请不要说出去。俄译本很好,已经出版,法译本正在排印。

附上:

(1)六塔勒的收据;

(2)《东邮报》的剪报三份——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等等;

(3)有关纪念3月18日⁴⁴³的剪报一份;

(4)爱尔兰的文件两份^③;

(5)我们对议会辩论的回答^④;

(6)《每日新闻》上有关你们案件的文章⁴⁶⁷——共**九个文件**。

邮班就要截止了。多多问候倍倍尔,你们不要泄气,他们还不会把你们送进监狱的。请关照一下,使会费券很好地销售出去,而且不仅是在莱比锡;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将会通过更严格的规定**。

多多问候你家里的人。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爱尔兰的警察恐怖》,另一个文件未查明。——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编者注

181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⁴⁶⁸

伦 敦

1872年5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埃卡留斯：

看来你发疯了，不过目前我还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所以，我暂且不以 Sir 或者 Herr 或者 Domine^① 称呼你，并用德文，而不用英文给你写信。

如果你的记忆力还没有连同德语一起丧失的话（而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的记录会对你有所帮助），那末，你会记得，自国际成立时起至上届代表会议^② 止，我和英国人之间发生的一切争论，无一不是由于我始终站在你一边而引起的⁴⁶⁹，例如：第一、在《共和国》反对奥哲尔、克里默、豪威耳等人的问题上；第二、在反对福克斯（我曾同他很要好）以及在反对黑尔斯（当时你是总书记）的问题上。

因此，如果说后来发生了冲突，那就要弄清楚是谁挑起的。我只反对过你两次：

第一次是由于过早地公布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你自己知道，从那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失职行为。⁴⁷⁰

第二次是由于你最近在美国的问题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且不说你招惹卡尔·海因岑之流所支持的美国报纸对我的谩骂。对

① Sir(英语)、Herr(德语)、Domine(拉丁语)，均为“先生”之意。——译者注

②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这种谩骂，如同对来自这方面的正式的或私下的赞扬一样，我都毫不在意。）

但是，看来你以为，当你犯了错误，别人就得对你说恭维话，而不是象对其他任何人一样向你指出真理。明天晚上我将把格雷哥里的信⁴⁷¹还给你。今天，我必须同时看法文和德文的校样^①，所以没有时间看美国的材料。

至于我的“起诉书”，我只简单地指出如下两点：（1）即使你的申诉是有根据的，但是你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以你所采取的这种方式给纽约写信，那也是完全错误的；（2）你指责总委员会隐瞒文件，是毫无根据的。如此而已。

最后，我向你提出忠告。你不要以为，你私人的和党内的老朋友由于认为自己有责任反对你的任性，而在现在或将来对你的态度会因此而变坏。另一方面，你也不要以为，为了一定的目的而需要你的那一小撮英国人会是你的朋友。假如需要的话，我可以证明事实恰恰相反。

现在向你问候。后天是我的生日，因此我绝不希望以失去一位老朋友和老同志这种不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日子。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①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校样。——编者注

182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5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现在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是不信任库诺：你们把他看作是贝克尔的代理人，似乎他负有使德国的国际重新回到日内瓦总支部^①怀抱的使命。这完全是多余的。当库诺在开姆尼斯^②的时候，如果你们不是那样柏拉图式地对待国际的话，那他早已就在那里加入国际了；由于他在米兰没有我们的通信地址，所以，他就根据他所知道的唯一的地址找了贝克尔，而贝克尔接待了他，并让他来找我们。贝克尔曾一度打算把持德国，而且在某些方面或许仍在进行一些阴谋活动，于是你们就根据这一点对一个迫不得已（因为你们不想做任何工作）去找贝克尔的诚实的年青人表示怀疑！你们所说的那些谣言，在我没有得到证实以前，我是不相信的；我对你们在纽伦堡等地的通讯员的信任，远不及我对库诺的信任，库诺对我还从未讲过假话，很少有人象他那样经常提供如此准确的情报。库诺的父亲是杜塞尔多夫的一个普鲁士官员；库诺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把库诺赶出门外；现在库诺只好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老头子的财产状况和库诺本人的财产状况是毫不相干的。

附去《解放报》上拉法格的一篇文章，想必你们那里总会有懂

① 见本卷第462—464页。——编者注

② 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编者注

西班牙语的人，可以把它翻译出来。⁴⁷² 拉法格在西班牙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自由报》上的那篇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通讯就是他写的；**请不要忘记转载上一号《自由报》上的第二篇通讯**，他在这篇通讯中，揭露了巴枯宁分子的密谋，同时描述了代表大会上拥护我们对巴枯宁分子所取得的辉煌胜利。⁴⁷³ 这是对巴枯宁这个蠢货的决定性打击。现在《解放报》是我们**最好的**报纸。这些巴枯宁分子都是蠢驴。西班牙人有一个很好的组织，这个组织最近六个月来表现得很出色。现在来了这些蠢货，他们以为用自治的空话就能够唆使人们在实际上解散这个组织。

你应当多利用《东邮报》，因为我们在这个报纸上所报道的东西，确实要比阿科拉先生关于各种体制中最好的体制的那种学究式的法学澜言更有意义。⁴⁷⁴

我仍然认为，判决是会撤销的。首先，手续上有许多错误，其次，审讯引起了极大的哄动⁴⁵⁹。俾斯麦应该看到，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对他来说，撤销要比批准更为有利。

据我所知，斯蒂凡诺尼没有发表你的信^①。我收到的《自由思想》不全；遗憾的是，在你的信寄到意大利时，正赶上我们**所有的**报纸（我曾把信寄给了这些报纸）都很快停刊了。至于毕希纳，你只要看看他最近的一篇冒牌社会主义的拙劣作品，就足以确信这个可怜的侏儒对马克思怀着多么强烈的嫉恨和仇视，此人剽窃和歪曲马克思的著作，而根本不提马克思的名字。我仍然认为，正是**他**把所有这些胡言乱语灌输给斯蒂凡诺尼的。但是，正如对我们恨得要死的马隆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和**你**的关系倒很好。

^① 见本卷第680页。——编者注

给你寄去一份今天的《每日新闻》，上面有一篇文章生动地描绘了德国的教授和大学生们在亚尔萨斯的所作所为和亚尔萨斯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还有一篇是评述德国大学生的。两篇通讯都是同一个福尔布斯少校写的，他曾和萨克森人一起在巴黎城下，当时对德意志官兵赞不绝口，因而，他对德国人颇有好感。对“德国文化”代表人物的这些描述，你应当加以利用；它生动地证明，这种资产阶级“文化”已衰败到何等地步，而它的正式代表者又是多么滑稽可笑。⁴⁷⁵

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你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来反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荒谬的臆想。⁴⁷⁶

我们对汝拉人的回答^①还在印刷。这些合作印刷厂真见鬼！

关于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什么好写的。在什么地方召开，可能最近就会决定。打算解决什么问题，你是知道的。

我们在丹麦的拥护者被捕一事对我们很有帮助，对被捕者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⁴⁷⁷ 丹麦不是萨克森。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谁被捕，因此不得不中断通信。

《解放报》现在定期刊登《人民国家报》的摘要，劳拉在做这一工作。请注意按时把报纸寄到那里去。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把事情全搞糟了；我们在那里的两个正派人魄力不够，应付不了；外省的工人要好得多，但是，根基最差的是布鲁塞尔，只要中心还在那里，就未必会有什么好结果。安斯已到佛尔维耶去了，从此《自由报》变得通俗多了。这是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一个胜利。

问候你的夫人^①和倍倍尔。你大概已经知道，燕妮·马克思和龙格订婚了。《资本论》第二版^②和法文版的前几分册近日即将出版，校样已在这里。

你的 弗·恩·

拉法格谈的关于毕希纳的情况显然是无稽之谈；这些详细情况他并不十分清楚。

183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塞 兰

1872年5月7[—8]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您就您的案件写信给俾斯麦，这是完全正确的，哪怕让他出一次丑，并使倍倍尔有机会在帝国国会就此发表讲话，也应该这样做。载有总委员会会议报道的《东邮报》，您大概已经收到了，在那篇报道^③中我谈了您的案件；这份报纸我是本月2日从这里寄出的。大概您也已经收到了4月24日和27日给您寄去的报纸。我还谈了关于纵火的阴谋，但是，这一点在报道中反映得很不好，每当我没有亲自来写此类东西的时候，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这篇报道

①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编者注

明天寄给您⁴⁷⁸。

关于您的情况，我曾写信告诉曼彻斯特的一位从事棉纺业的朋友，毫无疑问，他会尽力帮您的忙。遗憾的是，现在他每星期只有两天时间在曼彻斯特，在最近大约四个星期内，他要在郊外他父亲的工厂里度过其余的时间，所以，在他完全回来以前，他能为您办的事情就很少了。我的另一个朋友是一位顾问工程师，他的交谊很广，可惜他现在恰好已经离开，要到德国去两个月。如果最近我不能告诉您什么好消息，那便是由于上述原因。

西班牙有巴枯宁分子的秘密团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详细情况可见布鲁塞尔的《自由报》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报道（第二篇），这篇报道您大概在近日的《人民国家报》上也可以读到。⁴⁷³好在一些优秀人物在代表大会上很快就看穿，这个秘密团体的利益同国际的利益是根本不相容的，由于对他们来说国际是最宝贵的，所以他们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留在秘密团体里只是为了监视它，使它的活动瘫痪。其中有一个人^①曾在这里出席代表会议^②，他确信，那里人们对他说的诽谤总委员会搞阴谋、搞独裁等的话纯属胡说八道。此后不久，我们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半法国人、半西班牙人^③就到马德里去了，这样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西班牙人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他们有充分权利以此自豪。这个组织最近六个月来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巴枯宁同盟的这些蠢驴出现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他们仅仅为了“支部的自治”竟要求把整个组织变成一个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组织！这些先生对西班牙

① 罗伦佐。——编者注

②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③ 拉法格。——编者注

联合会委员会所采取的也就是汝拉的蠢人搞的那一套，即对总委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指责和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取消授予总委员会的一切权力，把总委员会降为一个普通的通讯局。但是，西班牙的工人们嘲笑了这些空谈家，并一致要他们放规矩些。这是迄今为止对巴枯宁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巴枯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西班牙），这次打击也一定会对意大利发生影响。

我毫不怀疑意大利也存在着同样的秘密组织，尽管它可能不象在迂腐的西班牙那样有严格的纪律。在我看来，能最好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在那里全国各个角落都同时**自上而下地**提出同一个口号，几乎象军事行动一样准确（注意：这正是那些所谓为了对抗国际而经常向人民宣扬“自下而上”原则的人）。您不了解这个组织的内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是巴枯宁分子，也只有他们的**首领**才了解这个专为亲信者建立的团体。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也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征兆。费拉拉人已有所觉悟，承认了章程和组织条例，并把他们自己的章程寄来请求批准^①，这也是同巴枯宁分子提出的口号完全抵触的。在意大利，最大的困难就是同工人建立直接的接触。这些该死的巴枯宁主义空谈家——律师、医生等等——真是无孔不入，他们俨然以天生的工人代表自居。只要我们能够冲破这种障碍，并和群众进行接触，那里的一切就会顺利进行，事情很快就会走上正轨，然而，如果没有落脚点，那末在任何地方，要做到这一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您能够留在米兰，随后在必要时走访这个或那个城市，在一些主要的据点上，有一两个能干的青年，这样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就能对付这

^① 见本卷第465页。——编者注

帮坏蛋了。

关于西班牙的警察机关，我只能告诉您这样一点，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它是极其愚蠢的，内部也很不一致。例如，我们在马德里有一位优秀人物^①，按照内务大臣^②的命令他应被驱逐出境，但是马德里的总督声称不必如此，因而他就安然地留在那里了。

5月8日。我刚写好这封信，就收到您从塞兰寄来的信。普鲁士警察机关的事⁴⁷⁹，我不明白。警察机关对您是**绝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只要您不给它以法律追究的借口，而这一点看来您是避免了的。也许是您的爸爸为了摆脱在那里碍事的儿子而故意编造了这样一出滑稽戏？

不管怎样，我在这封信里给您寄去五十法郎的银行券，情况详述于后。在塞兰我没有通信地址，但是我现在马上就写信给布鲁塞尔市圣约翰医院的塞扎尔·德·巴普（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让他写信告诉您几处地址，同时我也就此写信给阿尔弗勒德·埃尔曼，他住在列日市圣马丁山街57号（不知他是否还在列日）。要是最近您没有接到德·巴普的信，那您就给他写封信，并告诉他是我让您找他的。要是您到列日去，那就去找一下埃尔曼，我在这里给他附上几句话，他可能会给您一切方便；这样做比我通过邮局写信给他要好些；他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不过反正您离那里相当近。只要有一封信寄不到或被邮局拆开，那您就很可能暴露。

关于贝克尔，我将在下封信里告诉您一些相当滑稽可笑的秘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① 拉法格。——编者注

② 萨加斯塔。——编者注

给埃尔曼的信**只能**交给他本人。他也是生活在反动家庭里。

5月8日晚。由于我要进城去取随信附上的那五十法郎的法国银行券（日期：1871年10月11日，号码：2648626，左上角：626，右上角：Z 106），没有来得及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而汇款又非寄挂号不可，所以我还有时间跟您谈谈贝克尔的事。这些事又一次说明，世界历史是由一些多么渺小的阴谋构成的。老贝克尔很久以来一直对组织问题抱着自己的1848年**以前**时代的老看法：建立一些小的联盟，为了使这些小联盟有一个总的共同的方针，它们的领导者相互间应保持一定程度的组织联系，有时还要搞点秘密活动，等等。这里还要加上一个也属于那个时代的想法，即德国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德国**境外**。当国际成立和贝克尔掌管了瑞士等地的德国人组织时，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又在瑞士、德国等地建立了一些新的支部，因而逐渐变成了“若干德语支部的总支部^①”，并企图不仅充当居住在瑞士、美国和法国等地的德国人的最高领导，而且充当德国和奥地利的最高领导。这完全是1848年以前的革命鼓动的老办法，而只要它是建立在各支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那也就是无可非议的了；但是，这位非常可爱的贝克尔只是忘记了一点：这些微不足道的手段和目的，对于整个庞大的国际组织来说，未免太不相称了。然而，贝克尔及其朋友们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始终是坦率而公开地作为国际的支部。

与此同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摆脱了拉萨尔主义的桎梏，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表示**原则上**拥护国际。这

① 总支部原文为«Muttersektion»，直译为“母支部”。——编者注

个运动变得非常强大，并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以致不承认日内瓦总支部的领导；德国工人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了自己的领导机构。然而，德国工人党同国际的关系始终是不明确的。这种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甚至个人（极少数例外）也没有正式会籍，而建立支部又为法律所禁止。结果，在德国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只要求享受国际会员的**权利**，但不肯履行**义务**，只是在伦敦代表会议之后，我们这里才坚持要他们也履行义务。

现在您可以了解，德国的领袖们和日内瓦总支部双方之间不仅必然会出现某种竞争，而且必然会发生一些冲突，特别是在交纳会费的问题上。至于总委员会在这里象通常一样究竟表现了多少**权威主义**，您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总委员会从来没有过问这些事，完全听任双方自行处理。每一方都各有是非曲直。贝克尔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国际，但是他想采取早已过时了的形式；德国的工人们希望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愿受日内瓦的地下会议所控制，在这方面李卜克内西等人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人竭力企图使国际服从于德国的特殊目的，并利用国际来为自己谋利。总委员会只有应双方的要求或者在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

显然，李卜克内西把您当成了贝克尔的代理人，当成了为日内瓦总支部奔波的人，看来，他对您的不信任都是**由此**而来的。他也是一位1848年时代的人物，过于注重这类微不足道的琐事。值得庆幸的是，您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我指的不是从二月战斗到六月战斗之间的第一次革命高潮，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指的是从1848年6月开始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密谋活动和随之而来的1849—1851年的流亡活动。而现在，运动的规模大大地扩展了。

我想这一点能够说明您在莱比锡所受到的待遇。对于这类琐

事不必特别注重，所有这些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消失的。当您碰到国际的比利时会员时，您可能也会失望的。首先，您对这些人不要抱过大的希望。这是一些很好的人，可是就整个说来，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在走老路，在他们看来，空谈要比行动更重要。在比利时，高喊自治和权威主义的空话也可以招徕很多人。好吧，这些您会亲自看到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

184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2年5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许多事情说明你们关于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是对的，这个建议在这里也很受欢迎，不过现在自然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情况每天都会发生变化。目前，在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以前，我们需要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是否能够**确有把握**在瑞士代表中取得一个巩固的、可靠的多数。同盟的先生们会竭尽全力用那套老的手腕(象在巴塞尔那样)来保证自己的多数。汝拉人将代表一些虚设的支部；意大利人(除都灵外)会派出**清一色**的巴枯宁的朋友，甚至米兰也会如此，自从库诺被驱逐之后，这些先生又在那里重新占了上风；西班牙人将会分裂，力量对比如何，现在还不好说。德国将同往常一样，代表人数很少，英国也如此；法国只能选派几个在瑞士的流亡者，或许还有这里的几个

人；比利时人很靠不住；这样看来，要保证一个强大的多数，还必须作巨大的努力，因为一个微弱的多数并不比没有任何多数更好些，而那样一开始就又会发生争吵。所以，请你们把你们那里以及瑞士德语区的情况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免得我们失算。

库诺为躲避警察，不得不逃离杜塞尔多夫。现在他正在列日附近的塞兰。

韦格曼在曼彻斯特，但是他始终犹豫不决，以致在这段时间内，情况发生了变化：营业更不景气，工作也就很少。然而我还是努力在为他尽快地找点事情做。马克思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致友好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185

恩格斯致费拉拉工人协会⁴⁸⁰

[书信内容记录]

[1872年5月]10日[于伦敦]

因为这封信足以说明“保持自治”的含义，特此通知已经批准。同意寄我们所有的出版物。

请把人数、情况等等报来。

现通知，总委员会将立即着手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代表大会将于9月召开。

18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5月15〔—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谢谢转来佛尔维耶的来信⁴⁸¹。它证实了我们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消息，至于安斯，令人高兴地得知，他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偏爱不仅在《自由报》上已有所流露，而且表现得很露骨。安斯通过自己的老婆成为巴枯宁分子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好啊，一切卑鄙的家伙都凑到一起去了。

我向埃卡留斯谈了与他有关的事。对此他回答说：请告诉李卜克内西，等他答复了我去年7月的信，那时我们再来商谈通信的问题。左尔格写信告诉你的事⁴⁸²，现在成了指责埃卡留斯的理由，由于埃卡留斯总是信口开河，所以他在这里的威望大为下降。

关于代表大会的地点，显然目前还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人民国家报》如此畅销，使我很高兴。只要时间许可，我将更经常地写些文章，不过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疲劳到了何等程度，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得由马克思、我、还有一两个人来办。

《宣言》的序言^①，我们将在最短时期内写好。马克思在法译本^②上的工作很多。一开头就得作大量修改。加上还要看德文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编者注

二版的校样。

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①今天或明天可以脱稿。

汝拉联合会出版了一种恶劣透顶的报纸《汝拉联合会简报》，订购处设在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那里（伯尔尼汝拉山区桑维耳耶），全年四法郎，半年两法郎。你们应当订阅这份报纸，时常对它敲打敲打，这是巴枯宁的半官方刊物。在最近一期上，他们公开向西班牙警察机关告发了化名住在马德里的拉法格。⁴⁸³

附去《东邮报》的剪报一份⁴⁸⁴，大概他们寄给你的是上午版，由于黑尔斯懒惰，那里往往缺少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给出版者写封短信寄到我这里来，要求他们给你寄下午版。不然，你会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虽然我那篇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报道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②，但是拉法格忘记告诉我们，在那同时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承认和赞同比利时代表大会（1871年12月25日）的决议³⁸²。因此，胜利远远不象他向我们描绘的那样完满。我正等待着关于这项决议的详细消息。

同盟作为一个秘密团体至少在西班牙还继续存在，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和承认。拥护我们的人也参加到里面去了，他们认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对于巴枯宁先生说来，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不要忘记转载拉法格在《自由报》上发表的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第二篇通讯**⁴⁷³。这篇通讯使汝拉人暴跳如雷；他们在自己最近的一号报纸上对拉法格、我、马克思、赛拉叶公开进行了攻击。但是，对通讯里所揭露的**秘密团体**却只字未提。**这是他们的弱**

①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5—456页。——编者注

点。所以，对此应尽量广泛地加以宣传。我确信，在瑞士和意大利也有同盟的秘密组织，但还难于提出证据。下一号《平等报》将刊登拉法格反对汝拉人的一篇声明。

5月22日。这几天我已写完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现附上。你的那位蒲鲁东主义者^①将会感到满意。

关于我的《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将写信给维干德。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前，无论如何谈不上了，现在我的工作很忙。

《德法年鉴》只有在旧书商那里才能买到，这一点你应该清楚，《哲学的贫困》也是如此（在巴黎的弗兰克的继承人菲韦希那里或许能找到几本）。出版文集是我们老早的计划，但是这也需要时间。克纳普先生会从《资本论》中得到相当有教益的东西；假如他对这本书有所领悟的话，那他也许会明白，是否要归附我们，而如果那时他连这一点还认识不到，那末，无论是摩西还是先知也都帮不了他的忙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论》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而在着手研究其他问题之前，他就应当把这两章弄清楚。

你希望对蒲鲁东作些解释，随信寄去的那篇文章暂时足以使你满意了。

寄去的《东邮报》上关于西班牙的那篇报道^②，你也许还没有收到，请**不要**发表。这篇报道是根据拉法格的来信写的，但是由于汝拉人把代表大会的另一项决议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⁴⁸⁵，而拉法格关于胜利的最初几次报道无论如何是有些夸大的，所以，最好**不要**用总委员会的名义向外宣传；我也不把这些报道寄往意大利和西班牙。

^① 米尔柏格。——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目前我正在考虑在《宣言》的序言里写些什么。⁴⁶⁵ 马克思到西蒂区核对《协和》的引文去了；这些先生将会弄得手足无措。⁴⁶²

致衷心的问候，但愿判决很快就会撤销。

你的 弗·恩·

汉堡委员会⁴²⁴对国际的态度如何？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而且要尽快地弄清楚，以便使德国能够妥善地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我还必须请你明确地说，你们同国际的关系到底怎样。

（1）会费券大概发行了多少，发行点有多少，**哪些地方**在发行。芬克所统计的那二百零八张，还不是全部吧？

（2）社会民主工党是否打算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如果打算派，那末它准备怎样事先调整同总委员会的关系，以便使它的委托书不致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争议？为此就应当：（a）不仅在**口头上**，而且以实际行动毫不含糊地声明自己是国际的德国联合会；（b）作为**这样一个组织**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交清会费。事关重大，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该怎么办，否则，你们会迫使我们自行采取行动，并把社会民主工党当作一个异己的、同国际毫无关系的组织。我们不能允许，由于我们所不知道的、无论如何是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使德国工人出席代表大会的事落空或受挫。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尽快的和明确的答复。

收据过几天就退还给芬克。

注意。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将文章校样寄给我，但这一点由你决定。不过我撰稿的重要条件是：（1）不加任何注释；（2）用**大篇幅**刊载。

18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匆匆只写几行字。

我忙得不可开交。

除了处理到处告急的国际事务以外，我每天还要校对《**资本论**》第二版的**德文校样**(它将分册出版)和巴黎译的法文本**校样**，为了使法国人懂得实质，我往往必须把法译文重新改写；此外，我还要校对我们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的关于内战的宣言的校样。德文本和法文本的分册出书后，我就给您寄去。

彼得堡出版的俄译本^①很好。**俄国**的社会主义报纸《Die Neue Zeit》^②(译成德文是这样，该报是用俄文出版的)，不久前用五栏篇幅发表了一篇社论，对我的书大加赞扬；然而这篇文章只能作为其他一系列文章的引言⁴⁸⁶。该报因此受到了警察局的警告——威胁要查封它。

今天我把对《协和》的蠢驴们的答复^③寄给李卜克内西。⁴⁶²早些时候我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不过，让那个下流的工厂主有点时间去享受一番虚幻的胜利的乐趣，也没有什么坏处。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新时报》。——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编者注

至于海因岑,我认为这个“民主派蠢货”的德行是一文不值的。他是名副其实的“不学无术之徒”的真正代表。

不妨把《共产党宣言》的法译本给我寄来。

至于总委员会目前为什么只限于作出决议^①,而不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我将在下次向您说明。我不再继续同那些人通信了。已委托勒穆修去向他们索取埃卡留斯(不过埃卡留斯想必已指示在那里刊载他的信)和黑尔斯的信⁴⁸⁷。

请勿外传:埃卡留斯早已蜕化变质,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坏蛋,甚至可以说是恶棍。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8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5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左尔格:

我正埋头于校样——法文本的校样(由于译得过死,我不得不作大量的修改)和德文本的校样^②,这些校样都要送走。因此,我只能给您写几行字。

寄上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无耻把戏的声明^③(德文本和法文本)和我们关于汝拉人的内部通告^④各一份。

① 卡·马克思《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校样。——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等我们收到更多的份数后，**再寄去。**）埃卡留斯在他的案件⁴⁶⁸被审查之前已提出辞职。全美的书记（现在我们同南美也有联系）暂时由勒穆修担任。所有东西都可以寄给我，因为我每天都能见到勒穆修，不要寄给黑尔斯，这个人由于一味追求虚荣而经常做蠢事。他同埃卡留斯一样，也将在美国的问题上受到审查。

埃卡留斯既是个傻瓜，又是个无赖。这个星期，还要更详细地就这件事写信给您。

明天，我将在总委员会里坚持给您寄去一千份^①。

您的 卡·马克思

189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1872年5月27[—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马克思夫人给我看了埃卡留斯给你的信⁴⁸⁸，从信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你已经得出的、我们根据其他迹象也早就得出的结论：埃卡留斯发疯了。至于说我们大搞阴谋反对他，这只要从我给你写信时从来没有提到过他那一伙，就可以清楚地作出判断。但是，现在必须把事情的真实告诉你。

埃卡留斯所谓的从1869年起(!)就在阴谋反对他，这究竟指什么，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我只知道，直到1870年9月我迁居到

^①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这里以前，马克思出于过去的友谊总是在帮助他，使他在同英国人打交道时摆脱经常遇到的各种难堪的事情⁴⁶⁹；而马克思同英国人的冲突，也正是埃卡留斯引起的，因为埃卡留斯向来把国际当成自己舞文弄墨的领地，他在给《泰晤士报》写的那些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和一些美国通讯中，就已经明显地讲了许多无谓的空话，一句话，他经常利用我们的事业来为自己的写作活动服务。所有这一切本来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可以容忍的，只要私下对他提出警告就行了，然而这类事却一再发生。

埃卡留斯突然宣布，他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重新当选**。因此，我们不得不另选别人，而在目前情况下，只能选英国人。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被提为候选人，黑尔斯当选了。埃卡留斯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打的是什么主意，我们直到后来才知道；他曾对莫特斯赫德说，他无非是罢工，为的是要每个星期领取三十先令，而不是十五先令。他自以为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而当计划一破产，他就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似乎马克思同黑尔斯阴谋要撵走他；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本人现在正是这样认为的，尽管他的辞职使我们比任何人都感到吃惊。

代表会议^①召开了。总委员会和代表会议都决定，会议应该是秘密的；通过了你所知道的一项决定，授权总委员会确定，哪些决议应该发表，哪些决议不应该发表。好吧！代表会议开完后过了几天，在《苏格兰人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接着所有的英国报纸和欧洲报纸也都登了这篇文章），详细地报道了代表会议的一些会议情况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你可以想象得到，大

①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家都很气愤。所有的人都说是叛卖，要求惩罚叛徒，以儆效尤。凡是有国际的报纸的地方，都骂总委员会，说它竟让这样的东西登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而我们自己的报纸倒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谁是叛徒，我们马上就明白了。事情是这样的：报道出去的情况仅仅是埃卡留斯参加的那些会议的情况，至于其他的一些会议，除对一些决议作了不确切的转述之外，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当我们有机会单独同埃卡留斯在一起时，马克思就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了这一点，并且友好地规劝他诚恳悔过，接受应得的责备，今后表现得谦虚一些。埃卡留斯跑到为此事而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主席荣克那里，承认他确实把一篇关于代表会议的文章交给了纽约《世界报》在这里的代表机构，但是，附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条件：不能把文章透露给英国报纸。然而，他对这些人的诈骗性和他们同英国外省报纸的联系都是清楚的，他也应该知道，他无权把有关代表会议情况的消息出卖给美国报纸。对此他还找了一些无谓的托辞，例如说什么在英国发表的文章里包含有其他一些在美国发表的文章里所没有的事实，因此，想必还有什么人，可能是黑尔斯（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诚实）也透露过，而他才是真正的叛徒。出于对埃卡留斯的怜悯，荣克把事件拖下来了，当然埃卡留斯最终还是受到了斥责，而从那时起，这个为了一碗红豆汤随时准备出卖整个国际^①的人认为自己最美好的感情受到了侮辱。

不过我们也做了蠢事，我们曾提议并任命他为美国书记³¹⁸。你看，这就是我们大搞阴谋反对他！

随着黑尔斯的任命，埃卡留斯和莫特斯赫德同黑尔斯之间发

^①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圣经的一个故事：饥饿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长子权利卖给了弟弟雅各。——译者注

生了殊死的角逐。英国人分成了三派：一派反对黑尔斯，另一派支持黑尔斯，还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采取中立。黑尔斯也干了一大堆蠢事——他的虚荣心很强，他想在最近的选举中，把自己列为哈克尼区^①的候选人，但是，其他人对他的攻击也是够荒唐的，以致使他反而倒几乎总是有理。为了结束这件几乎耗去总委员会全部时间的无谓争吵，我们不得不成立了一个类似公安委员会的机构⁴⁸⁹，把所有私人性质的事情都移交到那里去。无需多说，我们对黑尔斯象对埃卡留斯或其他任何人一样，遇有必要时（而这是相当经常的），都同样给以应有的严厉教训。

无论如何，黑尔斯在东头的工人——这是我们这里的最优秀的分子——中毕竟是有威信的，而埃卡留斯却总是和那些同伟大的自由党一鼻孔出气的最腐败最可疑的分子混在一起。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³¹⁷成立时，莫特斯赫德、埃卡留斯等这些不代表任何工人团体的人没有被吸收。这样做虽然是违反章程的，并在总委员会里遭到反对，但这种做法本身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又会在那里重演这类事件。

在这件事情上，埃卡留斯认为我们站到敌对者方面去了。

至于美国，代表会议一结束，那里就开始分裂了³⁹⁸；小委员会（书记们）⁴¹¹本应通报这件事，而由于迄今为止主要是马克思在同美国通信，所以他就负责处理整个这件事，所有的信件也都送给他。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即在总委员会就整个事件作出决议以前，埃卡留斯的书记职务实际上停止了，因而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但看来这使他感到极不愉快。决议一通过，埃卡留斯就站到

^① 伦敦东头工人选区。——编者注

了左尔格的敌对者方面。这些人包括：（1）一些法国人，他们同日内瓦的马隆一伙一样，仅仅由于他们是法国人和一部分是公社流亡者，就企图发号施令；（2）施韦泽分子（格罗塞一伙）；（3）美国人——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两位女士的资产阶级朋友们，这些人由于实践自由恋爱而声名狼藉；他们把什么都端出来了：世界政府、降神术（类似霍姆之流的招魂术）等等，唯独没有我们的文件，而现在，作为对总委员会决议的回答，他们宣称：只有尽量抛开“雇佣奴隶”，国际才能在美国有所作为，因为这些人无疑首先会把自己出卖给假改革派和职业政客！⁴⁹⁰

左尔格一伙从形式上看也犯了错误，但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他们，否则国际在美国就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骗人团体。正派的德国人（即几乎所有的德国人）、优秀的法国人和所有的爱尔兰人都支持他们。

但是，埃卡留斯这位朋友在第十二支部的机关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舞文弄墨的场所，因此，我们也就被放到敌对者方面去了。

总之，由于埃卡留斯同英国的鼓动员、职业政客和领取报酬的工联书记（所有这些人现在或者是已为资产阶级所收买，或者是企求人家公司来收买）来往，以及由于他所遭受的贫困（部分地是因为自己的过错），他在写作活动中已经堕落不堪，我认为他已无可救药了。我对这个老朋友、老战友，这个有头脑的人非常惋惜，然而我不能抹煞存在的事实。而他竟恬不知耻地自己公开这样说。但是，如果他认为，我们曾阴谋反对他，想把他撵出总委员会，那他是把自己看得过于了不起了。相反，我们对于他的离职抱着非常平静的态度，尽管我们有无数次机会来斥责他，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只是在实在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才向他讲了真情。然而，如果看到他肆无忌惮地想把国际变成自己的乳牛而无动于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其实，罗赫纳、列斯纳、普芬德和弗兰克尔对于埃卡留斯的底细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给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写信，那你未必能得到象从我这里得到的这样心平气和的和公道的回答。

5月28日。今天收到了美国的消息。分立主义的联合会委员会正在彻底崩溃。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的美国人伍德赫尔女士及其朋友举行了集会，提出了自己的合众国总统候选人，并且还提出了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中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谈资本和劳动；总之，他们把自己弄得非常可笑。这未免太过分了。拉萨尔派的第六支部召回了自己的代表格罗塞，服从了总委员会的决议，并派了一名代表参加以左尔格为首的联合会委员会。第二支部——最坏的法国人支部，也脱离了分立主义委员会。其余的六个支部正打算仿效它们的榜样。详细情况见最近的《东邮报》。你可以看到，埃卡留斯在那里搜罗了一些什么人；所有与他通信的人——马多克、威斯特、埃利奥特等都出席了伍德赫尔的集会并发表了演说。

所有这些**请勿外传**，总委员会的会议不归我管，我把这些人的情况告诉你，只是为了让你和倍倍尔有所了解。

比利时人讨论了修改章程的问题，但是没有结束。安斯提出了一个取消总委员会的草案。⁴⁹¹这对我个人倒是合适的，因为我也好，马克思也好，反正都不再参加总委员会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工作，这种状况应该结束了。

今天把马克思的信寄给你，随信附上总委员会为反对这里的

一些卑微的无赖而发表的声明^①，这些人由于大陆资产阶级报刊的渲染具有一定的影响。

向你的夫人^②和孩子们问好，也向倍倍尔问好。

你的 弗·恩·

190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2年5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我的回信耽搁得太久了，因为我总想在回信的同时，把《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和**法译本**（巴黎）的前几分册也寄给您。但是，德文本和法文本的出版者^③一直拖延，以致我的回信不能再推迟了。

首先，非常感谢，这本书装订得很美观。翻译得**很出色**³⁴⁴。我还想要一本平装本，以便送给英国博物馆。

很遗憾，我**实在（确实是这样）**不能在1871年12月底以前着手准备第二版。这本来对俄文本是很有好处的。

虽然法文本（翻译费尔巴哈著作的鲁瓦先生的译本）是由精通两种语言的大行家翻译的，但是他往往译得过死。因此，我不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这样，今后再把它从法文译成英文和各种罗曼语，就更容易了。

①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②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③ 迈斯纳和拉沙特尔。——编者注

我实在疲惫不堪,加上我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遇到干扰太多,所以我打算9月以后**退出商业事务**^①,这项事务目前主要落在我的肩上,而您知道,它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分部。但是,“凡事总有个限度”^②,而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同时干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情了。

您谈到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③的消息⁴⁹²,使我和我全家人非常高兴。象他这样使我爱戴和尊敬的人是不多的。

谢谢您,请把附上的信转寄给符·巴兰诺夫博士⁴⁹³,地址是:剧院广场居斯特尔男爵公馆巴哥武特-格罗斯夫人。

希望很快听到您的消息。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阿·威·^④

住在瑞士的那个招摇撞骗的家伙米·巴枯宁正在搞一些名堂,所以,如能帮我弄到有关此人的各种确切消息,我将十分感谢。我想知道的是:(1)关于他在俄国的影响;(2)这个家伙在臭名远扬的案件⁴⁹⁴中所扮演的角色。

① 马克思打算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总委员会。——编者注

②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1册第1首。——编者注

③ 洛帕廷。——编者注

④ 阿·威廉斯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191

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鲁塞尔

1872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附上总委员会反对韦济尼埃一伙的声明^①，供布鲁塞尔《国际报》刊载。这份声明也寄给了《自由报》：

(1) 因为有必要公之于众；(2) 因为斯廷斯先生对寄给他的总委员会给英国议院的答复^② **保持缄默**。

我读了《国际报》上关于比利时代表大会⁴⁹¹的报道。代表中怎么没有佛来米人呢？总的说来，根据这里法国人从他们的同胞那里得到的消息来看，自公社以来，国际在比利时似乎没有取得很大成就。

从我这方面说，我乐意接受安斯的计划（作一些细节上的修改），这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计划很好，而是因为相信经验总比用幻想来安慰自己好些。

这是同盟的策略非常突出的特点：在西班牙，虽然它不再得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支持，但它在那里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因此，在巴塞罗纳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它对任何一个组织，不管是联合会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还是总委员会，都进行了攻击。而在

①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编者注

比利时，由于考虑到“各种偏见”，则建议取消总委员会，将总委员会的职能（在巴塞罗纳是反对这种职能的）交给联合会委员会，甚至还要加以扩大。

我急切地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那将是我的奴隶地位的结束。此后我将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无论是在总委员会，还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我将不再担任组织职务了。

你的 卡尔·马克思

19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5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十分匆忙。

在昨天几乎所有公社委员都出席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黑尔斯宣读了普雷钦的来信⁴⁹⁵。

此后，我部分根据您的来信，部分根据您寄来的《世界报》，报告了另一个委员会的越轨行动，并强调指出，这些事实证明，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决议是必要的。⁴⁹⁶埃卡留斯大为惊讶。

于是出现了有利的局面，我立即利用了这一局面。

埃卡留斯收到一封从圣路易斯寄来的信，那里成立的德国人支部在信中征求意见，它应该参加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哪一个。我说，当然应该参加同我们站在一起的那个老委员会。黑尔斯和埃卡留斯（附带说一下，这是两个死敌）对此表示反对。我对他们

进行了反驳，并在这次人数众多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的只有三票（黑尔斯、埃卡留斯和那个为其他公社委员所看不起的德拉埃）。

明天，勒穆修将把这件事正式通知您，而您最好把这一情况予以公布（当然，是作为您自己的某种报道，而不是根据伦敦的委托），说明总委员会已就德国人支部的征询作出决定，认为你们的委员会是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因而为总委员会所承认的唯一的委员会。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93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6月5〔—6〕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对于批准，我深表同情。⁴⁹⁷毫无疑问，我们党的同志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是在奥地利，也没有受到象在光荣的俾斯麦—施梯伯帝国所受到的这样的折磨。但是可以肯定说，**这一判决绝对不会完全执行**。在法国和西班牙，对国际的迫害（由于这种迫害不涉及到公社社员），至今还只是停留在书面上。在意大利，监禁很少超过三个月；在其他情况下，一般都是罚款，不过往往允许以坐牢代替罚款，每天以三法郎计算。

符特克的书^①，马克思拿去了，虽然我多次提醒他，但一直留

^① 亨·符特克《文字和书法史》。——编者注

在他那里；最后，连我自己也忘了再向他提起这本书。现在，我已从他那里把书取来，一天之内读完了，然后寄给了波克罕，请他物色出版者。你说，你早就写信给我要我做这件事，那是你记错了。我只记得你征求过我的意见；而我写信告诉你，这里很难找到肯花钱的出版者，因为符特克在这里毫无名气。我还要补充说一句，马克思也好，我也好，都没有这种关系，否则，我们无疑早就给《资本论》找到出版者了。

现在我只能补充以下两点：

（1）这本书专门术语很多，除非让整天都同英国人交往的人来翻译，否则让谁来翻译都会感到非常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2）为了适应这里的市场，应对这本书作较大的修改，删去引言中所有多余的话，去掉完全不适当的关于中国书籍的冗长论述，并把晦涩难懂的文字改成通俗易懂的英语。

我认为，如果大体上可能的话，波克罕是最适合于物色出版者的人。让一个同书籍毫无关系的商人去干这类事，往往能进行得很顺利。施特龙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为我们同汉堡的迈斯纳建立了联系。但是，不要过分指望波克罕能把这件事办成，在他物色到出版者之前，你先不要在翻译上白花功夫。

6月6日。昨天符卢勃列夫斯基打扰了我，他在我这里坐了整整一晚上，所以我现在可以一并答复今天早上收到的你4日的来信。很遗憾，你很快就要去坐牢了，但我相信你不会坐很久。

一有可能，我就把《宣言》的校样连同简短的序言^①寄去，希望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

能在明天寄出。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人员的情况⁴⁹⁸，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答复，即你们党打算怎样来明确你们同总委员会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不明确，你们党就绝对不可能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①

你的 弗·恩·

遗产的事毫无办法，除非拿钱冒险。这事只有律师才能弄清楚，而一般人是不会去瞎碰运气的。此外，继承人至多可以得到这样一种满足，知道他们受骗了，而很难指望能在若干年后收回本钱，这里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

194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列 日

1872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匆匆只写几句话。今天我把两份总委员会关于巴枯宁分子阴谋的通告^②裹在《科伦日报》里，随第一次邮班寄给了埃尔曼（其中一份是给您的）。您从通告里可以找到自始至终的全部必要材料。

现在，我们掌握有关于西班牙秘密团体“同盟”的材料，且看这些先生在代表大会上如何得意吧。意大利的情况无疑也是这样。雷吉斯能够到那里去多好啊！但是这个不幸的人如今在日内瓦靠

① 见本卷第469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卖报度日。那不勒斯的卡菲埃罗和都灵的一个不知是什么人把我的信转交给了汝拉人⁴⁹⁹。这对我倒无所谓，但是这种叛卖行为的事实本身是令人不快的。意大利人还应该接受点教训，那时他们才会明白，象他们那样落后的农业民族还想给大工业民族的工人指出他们应该通过什么道路获得解放，那只能使自己成为笑柄。

顺便说一下，我不再接到意大利报纸了，所以我也可能再给您寄去。通常给我寄这些报纸的卡菲埃罗显然于心有愧。

您可能已经收到从杜塞尔多夫转去的信，那是我给您寄到那里去的。

比利时的情况很糟，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这个中立（如果可以这样说）民族的冷漠态度是造成阴谋家和蠢驴在那里起主导作用的原因。由于一部分有学问的和有声望的领导人采取消极态度，国际在比利时越来越衰落了。不过，在那里起主导作用的那些阴谋家却以他们的新章程草案给我们帮了大忙。关于取消总委员会的建议⁴⁹¹，使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影响也都消失了（这一影响本来是不小的，因为这是最老的联合会之一）。西班牙人直捷了当地把这叫作背叛。⁵⁰⁰可惜您没有去西班牙，那里的人会使您喜欢的，他们在所有罗曼语民族中毕竟是最有才能的。您在那里会很有用；他们需要一点儿德国理论，并会很好地加以领会，加上他们的特点是热情和对资产者怀有阶级仇恨，这种阶级仇恨无论对我们北方的人或者犹豫不决的意大利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比利时章程草案的真正作者，自然还是巴枯宁。草案是安斯拟的，此人由于气味相投和自己俄国老婆的关系，充当了巴枯宁的工具。

本月15日，李卜克内西要进监狱了。⁵⁰¹

我的朋友一返回曼彻斯特，我就设法给您找点工作，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尽管您遭受一些挫折，您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您有专长，在大陆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专长，无论如何总能相当容易地找到工作，起码能好歹维持生活。在这里，由于就业的条件不同，找工作就困难多了。

您最近就杜塞尔多夫给您的印象所作的描述，使我不禁捧腹大笑。对于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乌培河谷人来说，杜塞尔多夫从来就是个小巴黎，在那里，来自巴门和爱北斐特的一些笃信宗教的先生，养姘妇，逛戏院，过着豪华的享乐生活！但是，如果有自己的反动家庭住在那里，那末对他来说天空总是阴沉沉的。此外，工业发展的成就从整个德国来说具有极其阴郁的、异常沉闷的性质，而这些成就也席卷了杜塞尔多夫，因此，我能够想象得到，乌培河谷的空虚和烦闷现在也笼罩了杜塞尔多夫。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将驱散空虚和烦闷，重新唱起三十年前人们在米兰唱过的一首古老歌曲：

如今，如今，永远是如今，
如果我们如今开怀畅饮，
那我们当即就把钱付清！

但是，为畅饮付钱的应当是资产者。

您的 弗·恩格斯

195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2年6月14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们这里不完全同意你关于代表大会的一些考虑，因为，举例来说，光是善施诡计的汝拉人加上意大利人，就肯定会派出三十名代表，甚至五十名代表。而可惜，这在目前还是最少的。今年不可能在瑞士召开代表大会了，因为讲德语和讲法语的两部份瑞士工人之间由于修改宪法而发生了不幸的、完全不必要的分裂，这一分裂使汝拉人有理由如此欢欣鼓舞和洋洋得意地来阐述自己弃权论的优越性⁵⁰²。我们在这里不能不认为双方都同样有过错。经过修改的瑞士宪法，至多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温和的进步，这种进步，一方面使那些旧州的野蛮人稍稍活跃起来，而另一方面却把一些最进步的州置于全瑞士占大多数的农民的控制之下，从而阻碍这些州的发展，尤其是阻碍条件特别有利的工业城市日内瓦这个独立共和国的发展。这样，根据地区的不同，本来可以赞成修改或者反对修改；我个人更多地倾向于**赞成**，而不是反对；然而，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无谓小事，不值得当成国际**内部**争论的课题，不能让汝拉人说：瞧，还是我们这些老粗最好，我们弃权了，而其他人却在为一些无谓小事争吵，并以此来证明任何政治都是祸害。我们很清楚，所有这一切在日内瓦这个实际上很偏僻的小城市，以至在整个瑞士是怎样发生的，那里的人互相都认识，因此任何政治运动都采

取了造谣中伤和尔虞我诈的形式,所以,我们对待这件事并不十分在意,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辨别力终将很快占上风,并使一切都平伏下来。但是很遗憾,我再说一遍,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因此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荷兰。

吴亭毕竟是个优秀的年青人(当然,俄国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法国人),他没有参加日内瓦地方的纠纷,这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情。我正是出于这个考虑给他写了信,告诉他我们绝不会同意他在《平等报》上鼓吹的那种对联邦主义的看法⁵⁰³。不过,这毕竟是次要问题,我们真正的战场完全不在那里。我希望很快能听到消息,说你们这两个非瑞士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瑞士的地方性争吵,一起把它淹没在斟满伊沃尔讷酒或科尔泰伊奥酒的杯子里。如果你们向这一帮瑞士人讲工人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他们就会大喊救命的!

瓦扬目前觉得身体很好,弗兰克尔也很好,甚至可以说非常好,因为他生性多情。昨天我见到了荣克,一年半以前折磨他的风湿病似乎好了。马克思也觉得身体比去冬大有好转,但是他的工作很多,正忙于《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和很快就要出版的法译本。俄译本已经问世;这个译本很好。³⁴⁴一般来说俄国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早先到欧洲来的是一些象赫尔岑和巴枯宁一类的俄国贵族,是些招摇撞骗的家伙,而现在来的则是一些来自民间的人。在这后一批人当中,有些人就其才干和性格来说无疑是我党的优秀人物;这些年青人的刚毅和顽强的性格以及理论素养,简直是惊人的。

你开始在写的新作品叫什么名称?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弗·恩格斯

196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那不勒斯

[书信内容记录]

1872年6月14日于伦敦

尽管我都按时把《东邮报》等寄去，但是从5月16日起，我没有从他那里接到一份报纸。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同时（5月10日），《汝拉简报》夸口说，它掌握了我写给意大利朋友们的、“充满极其恶劣的诽谤”的私人信件⁴⁹⁹，等等，等等，想必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吧？无论如何，除您以外，我没有给意大利的任何人写过信，可以肯定，施维茨格贝耳的报纸上指的正是我给您的那些信件。您应该就这一问题向我作出解释，而我相信您会这样做的。使我奇怪的是，您没有在这件事刚一公布时，就马上这样做。

我并不害怕公布我的信件，但是，**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名誉问题；您应该告诉我，这些信件是否经您的同意而交给我的敌人的。如果是经您的同意这样做的，那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您已经使自己陷入了**巴枯宁的秘密团体——同盟**，这个团体一方面在自治、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幌子下，向非亲信者鼓吹解散国际，另一方面对亲信者则实行绝对的权威主义，以使用这种办法把协会的领导力抓到自己手里；这个团体把工人群众看作是一群盲目追随几个亲信的领导人的绵羊，并力图在国际中起耶稣会教徒在天主教教会里所起的作用。

如果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那末我应该向您祝贺，祝贺您永远

摆脱了您那宝贵的“自治”，而完全把它交到了教皇巴枯宁手中。但是，我不能相信，您这个最纯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权威主义者，竟对您的如此珍视的原则背叛到了如此地步，我更不能相信的是，我一直对您非常诚恳和非常信赖，而您却会对我这样卑鄙。您必须立即毫不迟延地就这一问题作出解释。

敬礼和解放。

您的 弗·恩·

197

恩格斯致“无产者解放社”

都 灵

[书信内容记录]

[1872年6月14日于伦敦]

在米兰、费拉拉、那不勒斯——到处都有巴枯宁的朋友。至于博洛尼亚的“工人联合会”，我们从来没有从那里收到哪怕一行字。到处都被自己的追随者抛弃的汝拉派，看来是打算把意大利作为他们的主要据点。这一派在国际内部建立了秘密团体，并想通过它来控制国际。在西班牙，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意大利的情况显然也是这样。这些口头上总是挂着自治和自由联邦的人，实际上把工人看作是一群绵羊，只能在这个秘密团体的首领们的驱使下走向根本不知道的目的。这种人的极好标本，在你们那里就是特尔察吉（正在调查他交出信件的情况）。汝拉委员会由于反对国际的整个组织，并且知道在今年9月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难于为自己辩护，所以现在正到处搜寻总委员会发出的信件，以便捏造罪名反

对我们。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正是这样来看待我们关于代表大会的所有信件，但是我并不相信，我们写给某一个支部的信真的会落到这些先生的手里。

通告^①已经发出了。我们暂时请你们不要作出某种决议；按照国际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希望你们认清，播下纷争的种子的不是总委员会，而是汝拉的这些“正人君子”，这些只是为满足秘密团体的首领巴枯宁的个人虚荣心而行事的走卒。

请立即对这封信作出答复。

198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6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您6月7日寄来的信(连同所附的报告)昨天收到了。⁵⁰⁴

您大概也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②和勒穆修对合众国委员会的状况作了明确说明的那封信。

应届代表大会(有关此事的正式通知将在下星期发往纽约)将于187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海牙(荷兰)召开。你们仅仅用一份书面报告来敷衍我们，这是绝不允许的。**这次代表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您应该来，而且至少再来一人，甚至两人。至于那些不直接派代表的支部，它们可以把委托书(代表资格证)寄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81—482页。——编者注

德国人可委托我、弗·恩格斯、罗赫纳、卡尔·普芬德、列斯纳。

法国人可委托加·朗维耶、奥古斯特·赛拉叶、勒穆修、爱·瓦扬、弗·库尔奈、安·阿尔诺。

爱尔兰人可委托**麦克唐奈**，他表现很好，或者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在上述的德国人或法国人中委托一人。

自然，每个支部，如果它的成员不超过五百人，就只能派一名代表。

您大概已经看到比利时人的绝妙的章程修改草案。这个草案出自一个徒骛虚名的小人安斯之手，此人同他的俄国老婆都是听命于巴枯宁的。他的最杰出的思想之一就是**取消总委员会**。⁴⁹¹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报》(马德里)对整个草案进行了应有的斥责。⁵⁰⁰ 这家报纸赞同我们的美国决议。⁵⁰⁵

您从附去的《平等报》上可以看出，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也给了安斯当头一棒。⁵⁰⁶

给您寄去四份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恩格斯通过包裹快递公司已给您寄了二百份。

至于我的《资本论》，德文版^①第一分册将在下星期出版，法文版第一分册也将同时在巴黎出版。等出版后，我将给您寄去这两种译本若干册，给您本人以及您的一些朋友。法文本(扉页上印有**全部经作者校订**的字样，这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因为我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印了一万册，其中八千册在第一分册出版前就预售出去了。

① 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在俄国,已经完全印好的书籍在销售前要受检查,如果不准出售,就会引起一场诉讼。

关于我的这本书的俄译本(翻译得很好),俄国有人来信告诉我:

“在书报检查机关,有两名检查官审查了该书,并把他们的审查结论呈报了检查委员会。审查前就原则上确定,不要仅仅由于作者的名字就禁止该书,而要仔细研究该书的内容是否与书名真正相符。下面是检查委员会一致作出的、并呈报管理总局的结论摘要:

‘尽管作者就其观点来说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全书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鉴于该书的论述绝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和理解,作者的论证方法又处处具有严谨的数学科学形式,委员会认为不能对该著作提出司法上的追究。’”⁵⁰⁷

根据这一理由,该书准予出版。它印了三千册。3月27日,在俄国开始发售,到5月15日,已售出一千册。

不成器的傻瓜和不学无术的蠢货海因岑,在报道我这本书出版的消息时,对扉页上“翻译权归出版者所有”这句话大加嘲弄。他说,谁会想到去翻译这种毫无意思的东西!本来这部书显然就是要写得让卡尔·海因岑不能理解它。

关于内战的宣言的法译本²⁵¹,我们是按两个半便士一册发行的。如果合众国还需要,请来信。

关于尼科尔森的事,在总委员会里最好暂时什么也不提。⁵⁰⁸
祝好。

您的 卡·马·

199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莱比锡

1872年7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

如果发代表资格证^①，无论如何也要寄一份给库诺，他现在在比利时。为了对付意大利的巴枯宁分子，他出席是很重要的。那伙人只会派来一些律师和资产阶级空谈家，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工人代表，却竭力阻挠工人同我们直接通信。正是由于库诺，才突破了一个缺口，如果他留在那里，整个这件事就会解决。此外，库诺是我们的人中间最优秀的人物之一。李卜克内西对库诺不信任是没有根据的，这仅仅是由于他认为库诺是约·菲·贝克尔的代理人，是为日内瓦总支部效劳的，但库诺根本不了解这个支部。后来，我不得不亲自将他完全不了解的总支部的这些可笑的事向他作了解释^②。当我了解一个人真正干过什么，我就不会被这些事情所迷惑。

不言而喻，代表大会将用德、英、法三种语言进行工作，因此不懂后两种语言也不应成为参加会议的障碍。

波鲁特陶的信奉还。⁵⁰⁹这无疑是个诚实而又极其糊涂的人；他功名心切，而这种欲望同他的能力又极不相称。这些特点使他成了巴枯宁分子施展阴谋的最合适的对象，他们正在包围他和利

① 给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证。——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62—463页。——编者注

用他。如果您读一下《汝拉联合会简报》，那就可以看出，这些先生恰恰在目前，在代表大会前夕，竭力想搞到我们的私人信件等等，以便了解我们掌握了什么材料来反对他们。而波鲁特陶的信也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绝不应该为这些先生再去多做一件危害我们自身的工作。如果波鲁特陶完全不知道那些连巴枯宁本人也从不否认的**众所周知**的事情，那我们也不必给他指出刊载所有这一切的那一号《钟声》；当然，这是假设他懂得俄语，否则就是向他指出那一号，也不会对他有所帮助。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掌握着**材料。其实，波克罕三年前就已经在《俄国来信》¹³³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比六个波鲁特陶所希望的更清楚的阐释。我认为，您应对他稍加提防。巴枯宁分子大言不惭的空话完全使这个聪明人晕头转向了，而那种矫饰的诚实实际上又往往变成为两面三刀。

《分裂》^①。通告是**内部的**，自然不是为公之于众的。它是怎样落入巴黎（正统派）的《法兰西信使报》之手（这家报纸把它发表了出来），我们不知道。《激进党人报》的情况也是这样，它可能是转载《法兰西信使报》的。只有在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对此掀起喧嚣的情况下，《人民国家报》发表德译文（这必须由你们自己来干）才合适，**而且那时最合适**。不过，《汝拉联合会简报》已对通告公开进行攻击⁵¹⁰，所以《人民国家报》就此发表一篇文章绝无害处。我想，李卜克内西已经把寄给他的一份通告转交给您了。如果没有，我在信中寄给您一份，——寄印刷品不行，因为警察把我用这种方式寄往德国的所有东西都拆阅了。

已委托昂利·培列（住日内瓦市于尼凯堂）**转寄五十份给《人民国家报》**，以便在**德国散发**；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那就请您给他写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封短信。

我要给**维干德**写信。

《**舒尔采-巴师夏**》。马克思正埋头于《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第一版的工作。即使撇开这一点，马克思无疑也绝不会同意作补充，去部分地修改拉萨尔这本完全非科学的书^①中的错误，因为此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应该修改。只在我们之间说说：**如果**马克思一旦着手修改拉萨尔的作品，那末拉萨尔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考虑到很多拉萨尔分子已转到党内，所以一直没有这样做，但是总有一天要这样做的。

《**住宅问题**》。李卜克内西说，打算用单行本出版我的文章^②。如果是这样，请寄给我校样，因为那里有一些令人讨厌的误刊。此外，还应考虑以下一点：

您来信谈到了**扎克斯的书**。是否值得就1869年出版的这本书^③写一篇专题文章？如果值得，我要把此人痛斥一顿，并把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解决同小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解决对照起来加以批判。这样，这两篇文章^④就可以合在一起出单行本，而问题本身也会多少论述得更透彻一些。请尽快就此给我来信，我好作出安排。

关于美国最近的争吵，我也要寄给您一篇短文^⑤。

您的 弗·恩·

① 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编者注

③ 艾·扎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和第二篇。——编者注

⑤ 弗·恩格斯《国际在美国》。——编者注

200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列 日

1872年7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昨天，我已把给您的一些英国报纸和西班牙报纸寄给了埃尔曼。

比利时人给每一个去那里的人都留下同样的印象。在那里，整个国际除了无谓的空谈以外再没有别的了。这主要是领导者的过错，在这些领导者当中，只有德·巴普是个能干的人，但他消极怠惰，安斯头脑空虚而又狡猾阴险，并且虚荣心重，爱逞能。安斯通过自己的俄国老婆直接同巴枯宁联系，受巴枯宁之托拟了一个取消总委员会的绝妙草案⁴⁹¹。安斯目前在佛尔维耶，您最好对他多加注意。

佛尔维耶还有一个同《人民国家报》有通信联系的德国人支部。我给庞特街2号的该支部通讯员比·施累巴赫写了信（6月14日），并寄去了《分裂》^①，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最好您能到那里去一趟，同那些人建立联系。我已写信给赫普纳，要他们从德国给您寄去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②，但不管怎样，您最好也从佛尔维耶德国人支部那里弄一份代表资格证，如果该支部自己不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话。巴枯宁一伙正竭尽全力企图在代表大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94页。——编者注

会上击败我们，既然这些先生是不择手段的，那末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他们会从几百个根本不属于国际的不同团体派出代表，并且企图使这些人象国际的代表一样得到席位和表决权，以便借助这个由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联盟，使总委员会处于少数地位。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已经同此地的恶棍——韦济尼埃、朗德克、斯密斯、施奈德尔等结成了公开的联盟，而后面这些人又同汝拉人和美国的坏蛋们有通信联系（参看我昨天寄给您的《解放报》上有关他们的文章⁵¹¹）。

你们那里对《分裂》的态度如何？我寄给埃尔曼一共五份，但应该把它散发出去。不知埃尔曼是否这样做了？他一般表现怎样？我听说，他在最近的比利时代表大会上非常坚决地支持总委员会。

您是否能取得比利时国籍还很难说。美国国籍，只有经过预先申请并在该国居住五年之后才能取得。

代表大会是无论如何要召开的。在大陆上，不能保证不受警察的干涉，那时就不得不坐船到英国去开会。而一开始就在英国召开也不合适；尽管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免受警察的威胁，但毕竟会遭到反对派的攻击。他们会说，总委员会在英国召开代表大会，是因为总委员会只有在那里才拥有人为的多数。

巴枯宁为回答《分裂》发表了一封疯狂的但又极其虚弱的谩骂信。⁵¹² 这头大象暴跳如雷，因为他终于从自己洛迦诺的狐穴^①中被拖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阴谋诡计再也无济于事了。现在他宣称，他是所有欧洲犹太人玩弄阴谋的牺牲品！

由于“同盟”至少在西班牙还作为**秘密团体**继续存在，老骗子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不仅手头有证据，而且这件事恰恰目

^① 巴枯宁当时住在洛迦诺。——编者注

前在马德里等地被公开揭发了，所以他根本无法否认。这位道貌岸然的君子到处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最忠诚的先进战士，暗地里却密谋篡夺整个领导，并通过自己亲信的耶稣会兄弟，把广大工人群众当作一群盲从的牲口牵着鼻子走！如果人们容忍这种情况，那我是连一天也不会留在国际里的。当巴枯宁的绵羊，这可办不到！我们揭露了这件事，而且声言要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揭发，这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现在，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在马德里已经八个月了）又谴责他，说他，即巴枯宁，亲手草拟了一些秘密指示发到西班牙，根据这些秘密指示，要在西班牙实行对国际的领导！

附上的信是今天收到的。

请代我向埃尔曼衷心问好。他是否痊愈了？

您的 弗·恩·

201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莱比锡

1872年7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

（1）校样^①昨天已经寄出。扉页也已寄出。

（2）附上注释，我认为加注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⁵¹³

（3）再就是关于美国人争吵的文章^②。

①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校样。——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国际在美国》。——编者注

(4)至于扎克斯,只好稍微等一等。^①马克思和我明天将到海滨去几天,以便稍事休息。⁵¹⁴本月16日,星期二,我即返回,那时信件一定积压成堆了,我把它们处理完以后,就立即开始工作。马克思本来打算今天答复《协和》,但是他不舒服,不知他是否能在返回以前料理完这件事。⁴⁶²《人民报》他收到了。林达乌不会从他那里得到文章;让他们在那里随便怎样咒骂吧。⁵¹⁵马克思自己肯定会在这方面采取措施的。

20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2年7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非常感谢你给小燕妮的十五英镑。我因十分疲劳,今天(再过两小时)将同恩格斯一起离开伦敦到海滨(兰兹格特)去四五天。⁵¹⁴回来以后,直到9月2日以前(即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我都很忙,在这以后就会有空了,但是也只能从9月中旬开始才能有空,因为我要到海牙去。

也许过些时候我们能够见面(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去德国不大安全)。

再见。

你的 卡尔·马克思

① 见本卷第496页。——编者注

第一分册(德文本和法文本)^①一出版,你自然就会收到的。我对**迈斯纳非常不满**。他愚弄了我,起初迫不及待地赶着要出第二版(1871年11月底),逼我拚命工作,后来又耽误了好几个月,浪费了大好时光。他是一个懒惰的小市侩。

为了惩罚迈斯纳,最好你给他写封信,就说你想知道“第一”分册究竟什么时候出版。这样你可以借机顺便说,从我最近的几封信看来,我显然**对迈斯纳很生气**,并且**非常不满**;为什么这样呢?就说马克思平常不是这样的!此人“今日推明日”的作风实在使我生气。

203

恩格斯致乌果·巴托雷利⁵¹⁶

佛罗伦萨

[草稿]

[1872年7月18日于伦敦]

公民:

您6月27日的盖有“佛罗伦萨,7月6日”邮戳的来信,由于地址不对,我于本月16日才收到,现在答复如下:除了红旗这一世界无产阶级的旗帜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旗帜。

从您的这封信看来,我觉得你们的团体已经成立,并自认为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我有责任提醒您注意,现行的条例规定在接受新支部时有某些手续⁵¹⁷。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第一版。——编者注

第二节第四条写道：

“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有权……”(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

而第五节第一条写道：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⁵¹⁸

既然第二节第二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以，总委员会根据这些决议，只能承认那样一些团体为国际的支部，即它们符合这些条文的规定并同意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而且它们的章程应与共同章程和条例相符。我们并不怀疑，您只是由于不了解这些规定才没有这样做，鉴于这些规定尚无准确的意大利文本，我现在附去法文本一份；所提及的条文以红笔标出。

鉴于代表大会日益临近(9月2日在荷兰海牙举行)，我还要提请您注意第一节第七条，此条规定：

“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交清会费(每个会员十个生地西母)的团体、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

敬礼和兄弟情谊。

20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2 年 7 月 23 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假如没有什么干扰,我将于 9 月 2 日到达海牙,并且很高兴在那里见到你。我已给你寄去《分裂》^①,但显然被扣压了。因此在这封信里再附上一份。请原谅我今天就写这么几句。我要给巴黎寄去校样^②,总之我有很多事要办。

你的 卡·马·

20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2 年 7 月 29 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这次国际代表大会(9 月 2 日在海牙开幕)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⁵¹⁹,在我退出^③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因此,德国必须尽可能多派代表。既然你反正要来,那就请你写信给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校样。——编者注

③ 退出总委员会;见本卷第 477 页和第 481 页。——编者注

赫普纳，说我请他替你弄一张代表资格证。

你的 卡·马克思

206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⁵²⁰

伦 敦

[1872年7月底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下面是法文和英文的第八条条文：

«Dans sa lutte contre le pouvoir collectif des classes possédantes, le prolétariat ne peut agir comme classe qu'en se constituant *lui-même en parti politique distinct, opposé à tous les anciens partis formés par les classes possédantes*. Cette constitution du prolétariat en parti politique est indispensable pour assurer le triomphe de la révolution sociale et son but suprême, *l'abolition des classes*.

La coalition des forces ouvrières déjà obtenue par ses luttes économiques doit aussi servir de levier aux mains de cette classe dans sa lutte contre le pouvoir politique de ses exploiters.

Les seigneurs de la terre et du capital se serviront toujours de leurs privilèges politiques pour défendre et perpétuer leurs monopoles économiques et asservir le travail.

La conquête du pouvoir politique devient donc le grand

devoir du prolétariat.»^①

«Against the collective power of the propertied classes the working class cannot act, as a class, except by *constituting itself into a political party, distinct from, and opposed to, all old parties formed by the propertied classes.*

This constitu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to a political party is indispensable in order to insure the triumph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its ultimate end — *the abolition of classes.*

The combination of forces which the working class has already effected by its economical struggles ought at the same time to serve as a lever for its struggles against the political power of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The lords of land and the lords of capital will always use their political privileges for the defence and perpetuation of their economical monopolies and for enslaving labour. To conquer political power has therefore become the great duty of the working classes.»^①

①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译者注

祝好。

卡尔·马克思

207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莱比锡

1872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

我刚想就最近巴枯宁分子的事给您写篇短文，正好总委员会按其地位也有必要表态。于是短文就成了告会员书⁵²¹，它的德译本您将在星期三收到。

不久前收到的西班牙的文件⁵²²，或许可以作为告会员书的补充材料。您从《分裂》^①中可以清楚看到，巴枯宁保留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秘密团体，为的是用这种手段把国际置于他的领导之下。但是，我们识破了这一点，并且掌握了证据。因此，现在要公开进行谴责，否则西班牙选派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将在同盟的领导下进行，结果会有利于同盟。巴枯宁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碰得头破血流。

对《协和》的答复^②您可能已经收到。⁴⁶²由此可见，讲坛社会主义者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倒并不认为这些人会愚蠢到如此地步，我想，这个报纸是由一个叫贝塔-贝特齐希的人出版的。

韦尔迪的事我是从《科伦日报》上知道的，但我并不知道这个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编者注

人也是骗子。妙极了。不过，这个可怜的宗内曼把每个巨大的历史事件都看作是可以重新把自己的令人讨厌的法兰克福变为帝国自由城市的良机。因此，普鲁士人也总要挨打。根据我们的消息，准备工作的规模很大，只有在法国和俄国同奥地利一起共同来对付普鲁士的情况下，普鲁士人才可能遭受失败。但是，只要不发生突然的变化，奥地利同普鲁士是**站在一起的**，而在目前情况下不能指望有这种变化。同时，只要威廉^①对波兰人发出呼吁，并以某种形式复兴波兰，那就会出现可笑的情景。无论是他还是整个普鲁士制度，都会因此碰得头破血流。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还远未达到自己的顶点；如果这场战争，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得以顺利地进行，那就会迅速使它上升到顶点，然后再从令人头晕目眩的拿破仑式光荣的高峰上倒栽下来。**这一次**运动很可能将从柏林开始；那里的矛盾十分尖锐，只要政局一发生变化，就会引起矛盾的爆发。这样的柏林革命当然是很可怜的，但是，它既是从内部发生的，总比在某种色当以后出现的要好些，因为那种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靠的。

希尔施应该从瑞士订购巴枯宁的下列著作：

《给一个法国人的信》(匿名)，1871年日内瓦版；米·巴枯宁《德意志皮鞭帝国》，1871年日内瓦版。这些书在书店里买不到，我已试过，但是波鲁特陶大概会替他弄到，因为波鲁特陶对这些书很感兴趣。

如果您再到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那里去，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208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列 日

1872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给予我们的最大帮助，莫过于反对佛尔维耶德国人支部的行动。⁵²³ 它以此证明，为了使支部的独立**免受联合会委员会的侵犯**，总委员会的存在是多么必要。但是，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不能把德国人支部开除出国际，而只能把它开除出比利时联合会，因为组织条例第四节联合会委员会第四条规定：“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部。但它**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名称。**”因此，佛尔维耶德国人支部作为独立的支部，根据共同章程第七条（该条末尾），有权同总委员会直接通信。请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并让他们给这里写信；至今还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音信。

佛尔维耶的施累巴赫收到我的信没有？为什么他不回信？

寄上一号《解放报》和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用西班牙文写的通告信^①，请您把此信仔细研究一下。您从中可以看出，巴枯宁想干什么——他想在国际内部建立秘密团体，以使用这种办法把国际抓到自己手里。幸而这个计划被揭露了，而且很及时。巴枯宁一定会在这件事上碰得头破血流。总委员会将于星期二^②就此发

① 保·拉法格《致西班牙的国际会员们》。——编者注

② 8月6日。——编者注

表告会员书，其中还要谴责有五名同盟盟员参加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⁵²¹

匆匆草此——我要校订这个文件，此外，我还有很多有关国际召开代表大会的其他工作。

您的 弗·恩·

请告诉埃尔曼，我已为他找过工作，但至今尚未找到。根据我2月份的最新经验，到杰克逊父子公司去，没有什么意思。请告诉埃尔曼，让他给他在这里的朋友普里纽写信，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人。

209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2年8月5日于伦敦

老朋友：

代表大会将在海牙召开，这首先要归咎于你们关于修改宪法的不幸争执^①。我们无法预见事态会如何发展，但我们不能耽误时间。将来还应该注意下述情况：

(1)我们没有过高估计汝拉人的力量。根据他们自己的材料和所交会费的数目，他们有二百九十四人，其中包括六十二人的龙日马尔支部和不久前加入的七十四名雕刻工和雕版师。但是，他

^① 见本卷第487—488页。——编者注

们的手法我们是了解的。龙日马尔支部的六十二人，**每个人**都会得到以某种方式伪造的代表资格证，其次汝拉人本身十二名，再有二十名意大利人、六名西班牙人，加在一起就够多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比利时人也会归附他们。

(2)至于伪造的代表资格证，他们可能从美国(从伍德赫尔的拥护者那里)得到三四十份，从这里(从那些从来没有加入过国际而成立了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³⁹³的支部)得到十二份左右，从直接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德国施韦泽的拥护者那里得到五六十份；还能以某种巧妙手腕从西班牙得到相当多的数目。关于意大利的情况，下面再谈。因此，现有的一切材料表明，由于这一次对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是决定一切的，那些企图把自己**强加于**国际、但从未加入国际的团体可能会以多数票通过而被接纳，特别是估计到，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正象历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一样，工人总是好心肠的。同时还不应忘记，我们也有相当多的支部交纳会费的情况不很好，因此它们在表决时不得不持宽容态度，以便使自己得到宽容。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告别，退出国际。

(3)你对同盟在意大利的力量估计不足。在整个意大利，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好的支部——都灵支部，可能还有费拉拉支部。在库诺离开以后，米兰完全被巴枯宁分子所操纵，在那不勒斯一直就是这样，而爱米利亚、罗曼尼亚和托斯卡纳的“工人联合会”也完全掌握在巴枯宁手中。这些人正在建立自己的国际；他们从未申请加入国际，从未交纳会费，但所作所为，好象是参加了国际似的。领导他们的是秘密同盟的盟员；这些支部人数很多：以五十人选一名代表计算，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选出四十名代表，其中十五至二

十名由那里派遣,其余的则从龙日马尔支部的成员中派遣,只要把代表资格证寄给他们就行了。

(4)去海牙的比利时人不会太多,他们怕花钱。同时,最近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⁵²⁴证明,他们在关键时刻,并不是那样坏。他们的决议说,只有正式得到承认的支部才能派代表到海牙去,而这一点是主要的。

(5)最后,你应该读一读施维茨格贝耳的伪善的诉怨信,他在信中抱怨代表大会不在瑞士召开,并已有所暗示,他要提出抗议⁵²⁵。我认为,这最好地证明我们是做得对的。

无论如何,你要准备到那里去;你会看到,事情将顺利地进行。但是,只有在我们这方面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另一方^①是些狂热分子,他们得到各种富裕的资产者的资助,而他们本身整整一年根本没有任何花费。

假如我们的朋友哪怕有他们一半那样的积极,那末,事情就决不会弄到如此地步。美国会派来左尔格和德雷尔,其余的人(伍德赫尔的拥护者)会派来三名代表,其中有一名女士。当然,我们是全体都去。请注意,让瑞士人这次别怕花钱,认真派出代表来,特别是瑞士德语区的人。

明天晚上我们将要投出一枚炸弹,它在巴枯宁主义者中定会引起相当大的惊慌,这就是针对作为**秘密团体**而继续存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发表一个公开声明。⁵²¹我们终于从西班牙获得了所需要的材料和揭发性的文件,并立即向有五个同盟盟员参加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发动进攻^②。马德里的《解放报》一个星期以前,

① 巴枯宁主义者。——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编者注

于星期六,已经开火,很快会出现一片混乱。自然,你们会马上收到给《平等报》的那一份。这些坏蛋以为,靠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就可以从洛迦诺^①操纵整个国际。但是,这些揭露会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如果瑞士和德国哪怕是部分地尽到自己的职责,使同盟盟员不致由于我们朋友的疏忽大意而获得多数,那末,这些败类就会统统见鬼去,而我们终将得到安宁。

明天我把你委托的事转告弗兰克尔和列斯纳。

瓦扬仍然在这里过着安宁的生活,研究化学和修改章程⁵²⁶,对此他很感兴趣。

马克思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210

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⁵²⁷

伦 敦

[草稿]

1872年8月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致仲裁委员会主席符卢勃列夫斯基公民

公民:

鉴于公民黑尔斯向全体总委员会指控我说谎,我要求仲裁委

^① 巴枯宁当时住在洛迦诺。——编者注

员会建议上述公民黑尔斯明确地提出自己指控的理由并通知我，以便我能进行申辩。

同时，我向仲裁委员会指控公民黑尔斯，他在总委员会里向我提出这种指控，是对我的卑鄙诽谤。

现委托公民马克思将此事通知仲裁委员会。

211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2年8月15日[于伦敦]

阁下：

但愿您已经收到我前几天寄给您的德文第二版^①的第一部分。我还要寄给您不久即将出版的法文版的前六分册。两种版本必须加以对照，因为我在法文版中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改。

您的很有意思的来信我已收到，最近几天就答复您。我也收到了稿子⁵²⁸和《通报》上的文章^②。

今天我只就一件**最紧急**的特殊事情匆匆写几句。巴枯宁几年来一直在密谋搞垮国际，现在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撕下假面具，同他手下的那伙蠢人一起**公开分裂出去**，而他也就是那个涅恰也夫案件⁴⁹⁴的主要头目。正是这个巴枯宁，原来让他把我的书^①译成俄文，而且把翻译稿费预支给了他，可是他不但拿出译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伊·考夫曼《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编者注

文，反而自己或叫别人给受出版者^①委托同他交涉的一个叫柳巴文（大概叫这个名字）的人写了一封极其令人愤慨的和败坏别人声誉的信⁵²⁹。如果立即把**这封信寄给我**，可能对我很有用。由于这纯粹是**商业**事务，并且在用这封信时可以不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所以我希望您能弄到它。但是**丝毫**不要耽误时间。如能寄给我，那就请马上寄来，因为本月月底我要离开伦敦去参加海牙代表大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212

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

伦 敦

[1872年]8月15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1号

阁下：

我在今天的贵报上读到一篇题为《国际》的短评，它从“巴黎几家报纸”上转述了该协会“最高委员会”的一份由我作为“总书记”签署的所谓通告。⁵³⁰

请允许我声明，这个文件是彻头彻尾伪造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通告，我也不可能作为总书记签署任何这类通告，因为我从来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请您在最近一号报纸上公布这个答复。

仍然尊敬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波利亚科夫。——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213

恩格斯致埃·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⁵³¹

布鲁塞尔

[书信片断]

1872年8月19日[于伦敦]

您已经知道，今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意大利人，即那些所谓的国际会员，在里米尼举行了代表会议⁵³²，会上二十一个支部的代表通过了下列决议：《代表会议……》。

最好立即在《国际报》和《自由报》上发表这一决议。这个文件可以断定是巴枯宁的笔调，他一见形势对他不利，便下令全线撤退，并与其同伙一起退出国际。祝他们一路顺风去纽沙特尔吧！

而更为可笑的是：在这些自称有权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二十一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即那不勒斯支部是属于国际的。其余二十个支部，为了保持自己的自治，一直拒不采取我们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为被接纳所必需的任何步骤。它们的原则是“意大利可以自行其是”；它们在国际之外建立了国际。其他三个同总委员会保持关系的支部——米兰、都灵、费拉拉——没有派代表去里米尼。

这样一来，除了由不属于国际而要想领导国际的那些团体所建立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³⁹³以外，又出现了由未加入国际而要想给国际制订法规的那些团体所召开的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可是，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及时地使西班牙人擦亮了眼睛，我们在那里把狐狸赶出了洞穴。我们迫使他们公布“绝密”的同盟的章

程。目前这个联合会委员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八个成员中有五个是同盟分子,他们已被揭露,并由于背叛国际而遭到公开谴责。各地同盟分子和国际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已经激化。世界上最老的工会——拥有四万会员的卡塔卢尼亚纺织工人工会⁵³³表示拥护我们,并派了我们的人莫拉^①参加代表大会,在他的委托书上说,因为他比任何人更了解同盟是什么东西。里米尼通过的决议将使西班牙的同盟完蛋。

丹麦人派两名代表;德国人至少派五六名。左尔格和德雷尔正在从美国来的途中;那里的分裂分子想派三名代表来。

拉法格带着葡萄牙人的委托书正在途中。

还有一个好处。今后,代表大会将避免任何公开争吵。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一切将保持外表的体面。

至于纽沙特尔代表大会,在那里聚集的只有汝拉联合会和几个意大利支部,那将是一个惨败的局面。

一切终于都很顺利,但这不是使自己麻痹的理由。如果国际会员履行自己的义务,海牙代表大会将取得很大成就;它将在组织上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协会又能稳步发展,并将重新有力地抗击一切外部敌人。

^① 莫拉没有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编者注

214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胡贝尔茨堡

1872年8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很遗憾，我不得不谢绝你提出要我当候选人的建议，原因之一是我未经许可多年旅居国外，已失去了普鲁士国籍，从而失去了德国的公民权。⁵³⁴

今天我们获悉，汝拉人仍将去海牙，但只要一通过反对同盟的决议，他们就会退出，然后去召开自己的纽沙特尔代表大会。看来，巴枯宁太急于向意大利发号施令了；显然，西班牙人向他指出，那样做毕竟没有好处，即便为了提出抗议，他们也应该到海牙去。问题在于，同盟分子占多数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所采取的选举办法，大概会使他们派出四名同盟的代表。⁵³⁵ 不过，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有四万人）⁵³³ 将派一个我们的人——莫拉。意大利人在里米尼通过决议⁵³² 以后，将不会到那里去。

左尔格在我这里，他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不要以为巴枯宁分子会出来吵架。虽然他们口头上蛮不讲理，但他们是无比怯懦的。他们只有在不少于八比一时才会出击。

21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2年8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代表们到了海牙要佩带天蓝色的花结，以便前往迎接的人能够认出他们。

如果无人迎接——私人地址是：雅各-卡斯街 148 号布鲁诺·李贝尔斯。代表大会的正式会址是：伦巴特街协和剧院。

匆匆。

你的 卡·马·

216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

伦敦

[1872年9月初于海牙]

亲爱的荣克：

我发现在整个财政年度有两笔租用会场的支出⁵³⁶：

1871年10月31日付给特鲁拉夫………	7 英镑 7 先令
和两次付给马丁………	5 英镑

12 英镑 7 先令

但是没有发现在离开旧会场时付给特鲁拉夫的那一笔。其实已经

付给他了——您是否忘了记账？请按背面所开地址写信到海牙来，说明是否在账簿上漏记了这笔支出。我知道，在去年代表会议期间我们应付六个月租金，而现在在我们的账上什么也没有记。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荷兰海牙市雅各-卡斯街148号布鲁诺·李贝尔斯。
请在里面的信封上注明，这是给我的。

21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9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但愿你已顺利到达纽约，而库诺也消除了统舱的旅客必定受到的惊恐。

你拿走的代表大会材料有：

（1）条例中新改的第二条和第六条；**关于总委员会的第二章**^①；

（2）委员会关于同盟的报告^②；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编者注

② 《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编者注

(3)少数派声明⁵³⁷;

(4)关于总委员会迁址和选举十二名总委员会委员并授权再加聘三人的决议,以及当选人名单。

这样,你还缺少:

(1)关于对无产阶级的受难者表示同情的决议⁵³⁸;

(2)关于会费的决议;

(3)关于取消权力的决议;

(4)可能还有章程中关于政治的条文。现将这四份一并附上。

你留在这里的其他文件有:1.未作出任何决议的建议;2.未被通过的建议;3.代表大会过程中已被采纳并付诸实行的一两项有关议事日程的建议。这一切都载入记录,也不会引起你们的兴趣。

我想你可能也没有:

(5)拉法格关于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建议,因此把它从西班牙文译出附上。

我们一收到你答应提供的关于讨论代表资格证的报告(如你所知,由于主席的愚蠢,讨论时未作记录,因为没有指定秘书)⁵³⁹,就对决议加以审订并正式公布。

吕肯把委员会的文件带到了布鲁塞尔,现在正在整理证人的供词,一旦他把这些文件寄给我们——他保证不迟于本月底寄来,揭露巴枯宁和同盟的材料就可立即整理付印⁵⁴⁰。我们还收到了一些极有意义的材料,这些材料未能提供给委员会,因为来得太晚了。

其次是整理代表大会的记录以便公布。

为便于同德国、意大利等国通信,现附上我所知道的所有地址。

黑尔在这里，在联合会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大风波，竟然责备马克思不该说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了，但是这里的一个英国支部和一个爱尔兰支部已经表示反对，认为马克思是说得对的。这些家伙——黑尔、莫特斯赫德、埃卡留斯等人，由于从他们手里夺走总委员会而暴跳如雷。⁵⁴¹

吉约姆在布鲁塞尔对维耳马尔说（这是维耳马尔亲自给这里写信说的），西班牙人又在组织同盟，因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

威斯特还在这里，因为没有回去的路费。

向库诺多多问候，并告诉他，不管他到哪里都要同我保持通信联系。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据荷兰人说，他们同少数派一起投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想要同比利时重新合并，因此必须讨好比利时人！

赫普纳已被捕。警察局可能会关押他一个月，因为你知道，在莱比锡，警察局长擅自禁止国际！

第一次公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名义，向为劳动解放事业而忠贞不渝地献身的英勇战士表示钦佩，向所有目前在法国、德国、丹麦和世界各地遭到资产阶级反动派迫害的人致以兄弟般的、同情的敬礼。”

（阿·施维茨格贝耳和其他七人建议）。

关于会费：

“我们建议保持共同章程上规定的会费数额不变。”

(欧·杜邦和其他三人建议,星期六^①上午通过)。

关于取消旧的权力：

“建议总委员会、各委员会和各支部给予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的权力一律取消,并且授予总委员会以在这些国家任命全权代表的唯一权利。”

(奥·赛拉叶和其他七名法国代表建议,星期六通过)。

星期六上午一致通过的拉法格的建议,我这里只有**西班牙文**的,因此条文不是完全正式的:

“我代表葡萄牙联合会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建议:

特责成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工联)。

为此目的,在代表大会以后一个月以内总委员会应当写出一个呼吁书,加以刊印,并分别寄给所有加入国际或虽未加入国际而知道其地址的工人团体。

在这个呼吁书中,总委员会应当号召一切工人团体按行业成立国际联合会。

由每个工人团体自己决定它加入该行业国际联合会的条件。

责成总委员会收集赞成建立国际联合会的团体提出的一切条件,并且起草一个共同的草案,建议愿意加入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团体暂时采纳。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将最后确定这个草案。”

(得到其他十人支持,未经讨论一致通过)。

德国。一切都寄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赫普纳,目前寄给鲁道夫·宰弗特。委员会的地址,见《人民国家报》。

意大利。都灵支部(“无产者解放社”):(1)外面写都灵市托

① 9月7日。——编者注

马索公爵街1号,福音堂看门人让·雅克·戈斯先生;里面写书记切扎雷·贝尔特先生;(2)寄给都灵市国王大街26号,鲁伊治·佩里尼先生。在那里要谨防坏蛋卡洛·特尔察吉。

米兰支部(工人小组):米兰市索尔费里诺街11号,书记莫罗·冈多尔菲(他是同盟盟员,这个支部也不可靠;库诺可以更详细地告诉你)。

罗马支部:(1)外面写罗马市蒙塞腊托街25号,雷基埃代伊印刷所经理列奥纳多·琴特纳里先生。里面写奥斯瓦多·尼约基-维亚尼先生。所有邮件外面都写寄斯特拉代拉里街38—40号大学图书馆。里面写奥·尼约基-维亚尼。这是代表大会前两个星期才通知的。

费拉拉支部:一切都寄给伦巴第区洛迪市卡富尔街19号,《人民报》恩利科·比尼亚米。这个支部和都灵支部是最好的两个支部;关于罗马支部,我一无所知。

西西里岛吉尔真提^①支部:安东尼奥·里焦律师(巴枯宁分子),我已不知多久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西班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瓦伦西亚市索罗拉街35号,唐·胡利安·巴莱罗先生。里面写弗朗西斯科·托马斯。

新马德里联合会:马德里市圣彼得街16号四楼,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用法文写)。

葡萄牙:葡萄牙里斯本市佩尼切贫民巷4号三楼,若瑟·克·诺布雷-弗朗萨(用法文写)。

奥古斯特·赛拉叶,伦敦西北区肯提希镇盖斯福德街35号。

^① 现在称作:阿格里琴托。——编者注

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市圣约翰医院, 塞扎尔·德·巴普。

日内瓦: 日内瓦市于尼凯堂, 昂·培列或约·菲·贝克尔。

荷兰: 阿姆斯特丹市鲁恩街 472 号, 亨·格尔哈特。

共同章程第七条 (a) 已于星期六上午以二十八票对十三票 (包括弃权票), 即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 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 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 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 来奴役劳动, 所以, 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218

恩格斯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2年10月1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

亲爱的荣克:

您能否把下列各书记的通信地址给我寄来:

1. 翻砂工书记;
2. 船舶木工书记;

3. 船舶赋缝工书记(假如他们有联合会的话)。

我急需通信地址,是为了就葡萄牙发生的罢工同他们联系⁵⁴²。我已向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出呼吁,但我不能肯定它是否会采取措施,因此只好自己采取行动。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我和我的妻子^①向荣克夫人和您问好。

21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10月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左尔格:

你们受累了。寄去《联盟》(阿勒里尼的报纸)上的两篇文章的法译文(因为用这种语言最能逐字逐句地加以转述)。比利时人并不是那么吓人的。从迄今为止收到的信件判断,他们已被自身的勇敢所吓倒,而不知道如何脱身;同时,比利时国际的解体正在日渐加剧,鉴于有必要建立新的组织,这样只会有好处。

然而,你们绝不能忽视汝拉人在他们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和公开宣布反叛的决议⁵⁴³。总委员会有责任贯彻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日内瓦决议⁵⁴⁴)。我们当即从日内瓦订购了最近一期《汝拉简报》,收到后立即寄给你们。此外,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直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接写信向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地址:瑞士伯尔尼汝拉山区桑维耳耶,雕刻工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索取材料。

这些先生公开宣战,自己给我们提供了赶走他们的充分理由,这太好了。在这样公开宣战之后,大多数联合会就不可能要求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①审查了;赞成这一建议的**最多**是四种人(他们本身、西班牙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其余的人都会反对。我们这里认为,只要你们一掌握确凿证据,就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来对付这些坏透了的捣乱分子,是十分恰当的,或许这就足以消除宗得崩德⁵⁴⁵的威胁。

昨天,我给你寄去了《解放报》第65、66和67号。

吉约姆在布鲁塞尔告诉维耳马尔说,西班牙人打算重新组织同盟,因为据他们说,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维耳马尔亲自写信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拉法格,我读过这封信。

我本来想再附上关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情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可是我来不及在今天邮班之前写完。现附上我写给第六支部的报告⁵⁴⁶,请你转交给倍尔特兰。

黑尔斯在这里发动了一个反对马克思和我的大规模的诽谤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已经反过来朝着他自己了,尽管我们对此连一个指头都没有动一下⁵⁴¹。马克思关于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的声明^②是导火线。伦敦几个支部和整个曼彻斯特提出了很强烈的抗议,而黑尔斯在联合会委员会里也失去了拥护他的多数,所以,他大概很快就要完全离开那里。

^① 原稿为:“代表会议”。——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该死的吕肯还没有把他带走的关于同盟的文件给我们寄来，因此，我们什么都不能着手干^①。从瑞士得到的涉及整个涅恰也夫案件⁴⁹⁴的补充文件，以及巴枯宁的俄文出版物很有意思，将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么一帮卑鄙的恶棍。

我的妻子^②在你走后才知道，恩玛收了你的洗衣费；她要我转告，这件事她不知道，否则，她是绝不容许这样作的。

请不要忘记讨论代表资格证的记录⁵³⁹，没有它，我们根本不能把这一部分加到记录^③中去，这里谁也没有这个材料。

每次邮班我们都等着你的消息和新总委员会的活动情况。

衷心问候库诺，希望他很快来信。

不幸的赫普纳确实将被关押一个月，因为在莱比锡，国际是被禁止的！

你的 弗·恩格斯

220

马克思致某人⁵⁴⁷

圣塞瓦斯田

1872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好久没有写信了，如果您考虑到我工作很忙，相信您会原谅我的。我终于摆脱了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组织工作。这项工作使

① 见本卷第520页。——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③ 指曾打算出版的海牙代表大会记录。——编者注

我负担过重,在从事我的理论工作的同时,兼任这项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现在我还要完成海牙代表大会交给我的一些工作,以后我才能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

《资本论》第一辑总的来说是搞得好的,——我说的是由出版者负责的那些事。但是,有些**错误**使我感到不快,这些错误原来在我校改过的最后的校样上是没有的。我把第二分册第16页的一段话作为例子寄给您,这段话是:“以后我们看到,在劳动表现为价值的时候,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⁵⁴⁸

而在已出版的第二分册(第16页),这句话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以后我们看到,当生产劳动表现为价值的时候,它和使用价值不同的一切属性都消失了。”

类似的其他错误还有,我已列出单子寄给了韦努伊埃先生,并且告诉他,在我得到正在付印的全辑五分册以前,我再也不容许出版了。

承蒙韦努伊埃先生把莫里斯·布洛克先生的一本小册子(辑自《经济学家杂志》的单行本)寄给了我。这是什么样的行家,——连什么是“**平均数**”都不懂,还硬说自己毕生从事统计工作!我不否认,从他那方面来说,这是不怀好意的表现。但与其说这是恶意,还不如说这是愚蠢。

鲁瓦先生的译文必须加以修改,我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从第三辑开始,情况就好些了。

在俄国,我的这本书极受欢迎。只要我稍有空闲,我就将俄国评论界的一些反应寄给您。俄译本(一大卷)已于4月底(1872年)出版,我已从彼得堡得知,打算在1873年出第二版。

在海牙,我看到劳拉身体很不好,我离开以后,她的身体更坏了。昨天接到的来信,带来了令人宽慰的消息。下个月,我将在这里高兴地看到她和她的丈夫。

上星期五,我的大女儿燕妮和龙格结婚了(龙格向您问好)。

西班牙的政治局势如何?我认为,您和其他法国流亡者^①(或许名声受到最大损害的人除外)不久就能回国。

亲爱的公民,请相信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221

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 敦

1872年10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关于罢工问题,最好直接写信给:

- (1) 莱比锡。高地街4号《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 (2) 维也纳。阿尔塞街32号《人民意志报》编辑部。
- (3) 柏林。射手街第四大院65号排字工人弗·米耳克。

祝好。

卡·马·

^① 指巴黎公社流亡者。——编者注

22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 敦

[1872年10月16日]星期三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请你把附上的信^①于明天晚上转交联合会委员会书记。如果黑尔斯要求不通过我而直接写信到里斯本⁵⁴²，那最好这样告诉他：事情需要**尽快作出安排**，因此，最好毫不迟延地给我回信。如果黑尔斯又提出种种形式方面的和个人方面的问题，那这只能证明，他所希望的**不是真正的工作**，而是不仅牺牲联合会委员会的时间，而且牺牲葡萄牙工人的利益，来实现他个人的阴谋。如果他们要求我把里斯本的通信地址告诉他们，最好暂时什么也别讲，以后再说。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223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纽 约

1872年10月2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库诺：

你8日的来信和记录^①收到了，对这两样东西都非常感谢。

你大概已经收到《汝拉简报》，它和今天寄出的布鲁塞尔《国际报》都会向你们证明，应该认真地行动起来，并且绝对必要的是，起码使左尔格打消任何疑虑而同意当选^②，从而不仅保证行动统一，而首先保证能行动起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不立即阐述相应的理由宣布汝拉人由于其代表大会的决议践踏了章程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⁵⁴³而被暂时开除，并且也不宣布开除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的那些一般说来是加入了国际的会员，那末，这些先生就会十分趾高气扬。现在还有时间，——比利时人被他们自身最初表现出来的勇敢所吓倒，并开始动摇。在西班牙，反对同盟盟员的人在与日俱增，那里已经要求召开西班牙非常代表大会来讨论联合会委员会和去海牙的代表们的行为，不过，如果对汝拉人的蛮横行动采取姑息态度，那末，这一切又会冷却下来；这些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这一点你们从《国际报》上发表的黑尔斯的信⁵⁴⁹中可以了解到。黑尔斯负责同汝拉人通信；他正在这里把他们的载有下流

① 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编者注

② 当选总委员会书记。——编者注

文章的《简报》免费送给每一个愿意要的人，并且寄给所有的支部。

应该搁笔了。邮班就要出发。由于召开代表大会、出版文件和通信，马克思和我比任何时候都忙。左尔格大概已经收到《解放报》了，你可以替他翻译出来。还有几号随下一班邮船寄去。它和《人民国家报》一样都是我们的优秀报纸。

威斯特的事使我们很高兴。

我们大家都向左尔格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拉法格同他的妻子^①来这里已经有两天了。

22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11月2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左尔格：

寄上我的关于西班牙的报告^②。

根据刚刚接受的委托，现将下列两个支部成立一事正式通知总委员会：

(1) 下伦巴第工农协会(洛迪支部)，书记恩利科·比尼亚米，

①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编者注

卡富尔街19号。

(2)阿布鲁威自由劳动者协会(阿魁拉支部,省名也是阿魁拉。通信暂时由洛迪转)。

比尼亚米已送来通知书,他还说,这两个支部都通过了与共同章程相符的章程。我将索取几份寄给你们。⁵⁵⁰

比尼亚米是意大利唯一的一个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尽管暂时还不很得力。他在自己的《人民报》上,不仅刊载了我的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报道^①,而且刊载了我给他的一封措辞要尖锐得多的私人信件^②。由于我要给他寄通讯,所以我们把报纸留在自己手里。随后他又重新刊载了经海牙修改过的共同章程,以及我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⁵⁵¹。比尼亚米周围都是自治论者,因此,他必须谨慎一些。

我再也没有听到都灵的任何消息。库诺起码应该帮助我们在米兰找到联系,以便哪怕从那里得到一些消息。同费拉拉的联系是通过洛迪在进行;该支部是比尼亚米建立的。

马克思要我告诉你,记录^③目前在这里十分需要。由于黑尔斯、莫特斯赫德和埃卡留斯在这里以及汝拉人等等在大陆上散布谣言,我们随时都可能要摘引这些记录来回击他们。另一方面,如果你们非要这些记录不可,那末可以把附有说明的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摘抄出来,给你们送去。

为了可靠起见,我再次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通信地址告诉你。我认为,设立一个只有**各语种**助手的通讯总书记职务,而

① 弗·恩格斯《海牙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伦敦来信。二》。——编者注

③ 前总委员会记录。——编者注

且由你来担任,这是极其合理的⁵⁵²。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格斯

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马德里市圣彼得街16号四楼。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信封上写瓦伦西亚市索罗拉街35号,
唐·胡利安·巴莱罗(里面写弗朗西斯科·托马斯)。

里斯本:里斯本市佩尼切贫民巷4号三楼,唐·若·克·诺布雷-弗朗萨先生。

都灵:里面的信封上写地方支部书记切扎雷·贝尔特;外面的信封上写都灵市托马索公爵街1号,福音堂看门人让·雅·戈斯先生。

都灵的另一通讯地址:国王大街21号,鲁伊治·佩里尼(里面不用信封,这是国际的老会员)。

关于意大利的报告随即寄上;从葡萄牙寄给代表大会的关于葡萄牙的报告,拉法格正在翻译。

现在我正在校订《宣言》^①的法译文。你带来的稿子,大部分都很好,就是和《伍德赫尔》上那个不坏的译文相比也是很好的。⁵⁵³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2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1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25日的来信同我11月2日的信^①走岔了。后来大概马克思已经给你写了信。

我已把通告⁵⁵⁴的法文本交给了赛拉叶，英文本起初交给了麦克唐奈供爱尔兰人使用，后来我自己为《国际先驱报》抄了一份，以后又寄给了联合会委员会。我很担心，联合会委员会是否会把它隐瞒起来，或者**逐字逐句**地带着各种英语语法错误和明显的德文文风刊登出来加以嘲弄。不言而喻，我对所有这些都作了修改，因为无论是通告的英文本还是法文本，**这个样子**是不能出版的。我们这里总是把这一类东西交给一个操该国语言的有学问的人去修改，你也应当这样做，因为往往不便对正式文件作一些语法上的修改，这常常会带来一些不愉快。任何这类的差错自然会使黑尔斯、汝拉人和其他人幸灾乐祸。

比利时人至今还什么也没有刊载。

你们应该亲自把通告寄往澳大利亚，在这期间，哈尔科特想必在你那里；我没有澳大利亚的任何一个通信地址。⁵⁵⁵

琼斯和勒穆修预先得到了通知。明天我将见到赛拉叶，并告

① 见本卷第532—534页。——编者注

诉他,要他为你们起草一个报告,由于德雷尔的关系,报告中不应提任何姓名和通信地址,他可以用私人方式把通信地址给你寄去。关于德雷尔的情况下面再谈。

会费券³⁹⁶大约花了一英镑,勒穆修设计图案不要报酬。刊印章程的英文本大约花了十二英镑。

我已经告诉过你,又成立了两个意大利支部^①。现附上正式信件。

今天给你寄去的东西有:

《解放报》一份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宣言⁵⁵⁶;

《平等报》一份;

《国际先驱报》一份,载有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

海牙代表大会的七项决议。

其次,还应通知你如下事项:

(1) **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发表了小册子《国际和革命》,我将随下一班邮船给你寄去几份。他们声明退出国际,似乎国际将因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自取灭亡。他们打算建立自己的团体,并已经在法国大搞阴谋活动。因此,务必使德雷尔:1. 不掌握任何一个法国的通信地址;2. 但要他表明自己的态度。当然,只有在你们认为必要时,才应敦促他表态。赛拉叶将在《自由报》和《平等报》上对这个破烂货进行回击。朗维耶告诉拉法格,初稿充满了人身攻击,因此他声明他绝不在上面签名。已经发表的二稿,他根本没有见到,他的签名是未经他同意的。他同他们发生了一场争吵;他们对他起诉,说他未经许可就继续充当流亡者俱乐部,即社会问题研

① 见本卷第532—533页。——编者注

究小组⁵⁵⁷的成员,但他不想接受一场由“纯洁派”(布朗基主义者这样称呼自己)指定的法官进行的考试。你可以看出,他们依然在玩弄革命公社的把戏。这本小册子会使你发笑,因为瓦扬在书中一本正经地把我们的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论点都宣布为布朗基主义者的发明。除巴黎外(在那里充当他们代理人的是细高个儿瓦尔特),在法国其他城市,他们已经挑起争吵。尽管他们并不危险,但毕竟不能让他们挑起更大的争吵,因此,不应让德雷尔掌握任何通信地址,对他必须密切注视。

(2) **西班牙**。这里的情况很好。联合会委员会刊印了并且秘密散发了一个长篇的东西⁵⁵⁸,内容有:

(a) 四名西班牙人关于代表大会的虚假报告;

(b) 反权威主义者在圣伊米耶所作的决议⁵⁵⁹;

(c) 巴塞罗纳联合会关于12月25日在西班牙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该代表大会应作出决定,或者承认海牙决议,或者承认圣伊米耶决议。

(d) 关于各地方联合会在**11月10日以前**对此表态的建议。

新马德里联合会⁵⁶⁰已发表一篇宣言对此作了回答,宣言今天寄给你。它反对在国际的任何会议上提出有关海牙决议的问题,除非是为了传达和贯彻(我们已经把驳斥四名西班牙人的谎言的所有必要材料寄到马德里去了)。

但是,为了使西班牙人了解,到底是**谁**在领导他们,汝拉委员会已经直接向西班牙一切地方联合会寄发了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要求对这些决议表态;他们完全无视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同时,西班牙已乱成一团。拥有五百名会员的格腊西阿联合

会(巴塞罗纳近郊的工业区)、托勒多联合会(二百名会员)、巴达洛纳联合会和德尼亚(巴塞罗纳附近)联合会都表示支持我们,反对召开西班牙代表大会。在瓦伦西亚,有相当一部分地方联合会,以及已脱离当地旧联合会的加迪斯联合会的一部分支部是跟我们走的。奄奄一息的、靠我们从这里寄钱去才能维持的《解放报》的销售量重新猛增(仅在加迪斯、瓦伦西亚和格腊西阿就销售一百五十份)。11月4日在格腊西阿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⁵⁶¹;以阿勒里尼为首的巴塞罗纳人提出了建议,但是,正如莫拉(他在那里)所说:

“尽管阿勒里尼大喊大叫和挥手舞杖,还是无法使这些无神论者相信,耶稣会^①的行为是正确的。因此,海牙的各项决议得到了赞同,西班牙代表的行为受到了谴责。”⁵⁶²

情况很好;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在西班牙保留一个摆脱了其他人的很有分量的少数;这个少数要比迄今存在的整个游离不定的废物具有更大的价值。也很可能,我们将挫败整个这一事件,并把同盟逐出门外。我们应当把所有这一切归功于不得不**完全孤军奋战**的梅萨的努力。莫拉很软弱,曾一度发生动摇。你可以读一读《解放报》第71号上的《同盟的手段》一文,那里谈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是如何试图用恐吓来拉拢莫拉的。⁵⁶³

(3)**伦敦联合会委员会**。由于一部分优秀的英国人劲头不足,黑尔斯和莫特斯赫德完全控制了联合会委员会。来自伪支部的大量代表保证了黑尔斯的多数;他一身兼任书记、财务委员,并且正如今天《国际先驱报》上的报道所表明的⁵⁶⁴,他在为所欲为。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些混蛋们很快就会发生厮打以

①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前，把优秀分子团结起来。就让他们自取灭亡吧！为了使你们相信这个掌握着总委员会权力的黑尔斯是何等放肆，现在将按期给你们寄《国际先驱报》。一有适当机会——如出现破坏章程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而黑尔斯作为汝拉人的朋友和通讯员很快会挑起这种事件的，——我们的人就可以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联合会，如果可能的话，同爱尔兰人联合起来。遗憾的是，麦克唐奈要到美国去，不过我们有德·摩尔根这样的优秀继任者，而且他要作为讲演人去周游英国。他对情况完全熟悉。

为了使你们的通告能在这里更广泛地传播，最好由总委员会正式委托我在英国来办这件事。联合会委员会在竭力扼杀这里的一切，而《国际先驱报》的赖利，尽管是个正直的年青人并且出于反感退出了联合会委员会，但他很软弱，在销售自己的报纸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联合会委员会。因此，如果我能向他宣布这样的决定，那末他就能以此为依据来做一切事情。

你们是否把负责意大利事务的全权委托书寄给我，由你们自己决定。⁵⁶⁵ 鉴于那里正在进行斗争，而我们的人处于绝对少数，所以最好立即进行干预。虽然我保持着私人通信，而且还给《人民报》写东西，但是我没有全权委托书，不能对诸如都灵支部之类的支部施加影响，这类支部看来已经完全瓦解，并且完全无声无息了，而这是意大利常有的现象。

马克思已去牛津，到龙格和他的妻子那里去呆几天⁵⁶⁶，以便同龙格一起对《资本论》的部分法译文进行加工。星期一以前他大概不会回来。

我认为，你们无论如何应当把负责法国事务的全权委托书寄给赛拉叶⁵⁶⁷。从美国进行这类通信是不可能的；只是你们要让他

每月给你们寄报告。你们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杜邦这人太懒，要每天催促他才行，而我们这里往往两个星期也见不到他。

关于汝拉人，我们认为最好是直截了当地声明，由于**他们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通过了与章程和组织条例某些条款相抵触的决议，他们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了国际，并将此事直截了当地通知其他联合会。其实，他们的情况很不妙。在俾尔，他们（见《分裂》^①）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支部，然而这个新支部投靠了日内瓦，而他们在穆蒂埃的模范支部（见《分裂》）又否决了圣伊米耶决议。可见，海牙决议在各地已见成效。

至于德国，最好授予马克思全权委托书，来对付施韦泽分子。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你们应该加以周密考虑的。

我的工作很忙。梅萨已开始翻译《宣言》，所以要把《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法译文修改好并给他寄去⁵⁶⁸，而你带来的稿子⁵⁵³对我很有用，尽管太拘泥于《伍德赫尔》上的英译文，但毕竟好多了。趁此机会，我把法译文大体上整理一下。此外，还要给《人民国家报》、《解放报》和《人民报》写文章；拉法格现在在这里，等他一有住所，我们就着手写同盟史⁵⁶⁹。布鲁塞尔的吕肯那里还有许多文件；现在他来信说，**下星期六**将把这些文件寄来，因为他想复制。^②

库诺这个浪子现在在干什么？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20页和第527页。——编者注

226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牛 津

1872年11月19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燕妮：

摩尔说，你和龙格将于星期四^①到这里来。拉法格告诉我，他“可能”在星期四搬进自己的新寓所。因此，为了避免拥挤，莉希^②和我将再把我们的住房腾出一两间来给你们，希望你们就在这里住吧。这是极好的住所：卧室在楼上，客厅朝大街，你们想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拉法格刚刚来了。我把我现在写信的内容告诉了他。他说，他打算星期四前就搬家，但总的说来，他同意我的意见。我请他把这一切告诉摩尔，我认为这件事已算决定，房间也一定准备好。

多多问候你的丈夫。

你的 老将军

① 11月21日。——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227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2年1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转来的信已按时收到，它已**起到应起的作用**。⁵²⁹

我没有早些给您写信，而且现在也只写这么几行，这完全是因为我想收到您可能开来的另外的**严格用于商务的地址**，以便我能给您写信。

涅恰也夫的引渡⁵⁷⁰及其老师巴枯宁的阴谋活动使我很为您和其他一些朋友担心。这些人是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您和其他俄国朋友对我的著作^①和我的工作如此关心，真使我无法充分表达我的谢意。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请尽快地回复我这封信。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22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12月^①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给你寄去《解放报》第76号、《国际先驱报》第36号和布朗基主义者的小册子^②，这本小册子在这里的任何地方都弄不到，我是今天上午通过间接途径才弄到的。赛拉叶把答复寄给了布鲁塞尔的《自由报》和日内瓦的《平等报》，但是《平等报》的这些蠢驴却说，答复的私人气味太浓，所以不予刊载！

12月3日，我已给你寄去《解放报》第74、75号，《人民报》第117号和《国际先驱报》第33—35号。

麦克唐奈已于星期三乘船赴纽约，我托他捎去一封短信给你。如果当地的芬尼亚社社员⁵⁷¹对他还有某些不信任的话，那你就做件好事，把疑虑加以消除，他在这里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而且是完全无私的。

1. 荷兰。万·德尔·豪特前天来到这里；荷兰的资产者不愿再给他工作了，所以他想在此地找工作。他说，汝拉人曾邀请荷兰联合会出席新的宗得崩德⁵⁴⁵代表大会。此后就召开了荷兰代表大会⁵⁷²，代表大会决定：（1）支持总委员会；（2）派代表出席宗得崩德的代表大会，只是为了获取情报，而不是为了参加表决；（3）

① 原稿为：“9月”。——编者注

② 《国际和革命》。——编者注

除 1873 年 9 月召开的合法代表大会外，不承认其他任何代表大会，并且声明只向上述合法代表大会提出自己可能产生的申诉等等。因此，这就等于把荷兰人同宗得崩德分开了。

2. **西班牙**。你想必已从《解放报》上得知，那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除你知道的以外，列里达、新加迪斯联合会、相当一部分瓦伦西亚人和庞特-德-维鲁马拉也都表示反对联合会委员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将于 12 月^① 25 日在哥多瓦召开代表大会⁵⁷³，其议程是在海牙决议和圣伊米耶决议之间进行抉择，这就直接违反了共同章程，也违反了西班牙地方章程，此后，新马德里联合会⁵⁶⁰ 宣布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力无效，并号召选举新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这一果断的措施很快就会使局势明朗化。然而，我们在西班牙的一部分拥护者，尤其是卡塔卢尼亚的工厂工人认为必须在哥多瓦代表大会上加以解决，因而他们暂时不响应号召。同盟分子非常急于在哥多瓦取得多数，看来他们很可能得逞；那时候，卡塔卢尼亚人将会公开转向我们。

3. **法国**。尽管汝拉人和布朗基主义者在搞阴谋活动，南方的情况很好；最近将召开代表大会，来支持海牙的决议，也许还要发表致总委员会的呼吁书。⁵⁷⁴ 但法国人要求我们这里有一人持有全权委托书，并能签发负责法国事务的临时全权委托书。当前需要收集一大笔钱，而这只有通过当地的全权代表才能进行。我们在波尔多的优秀的拥护者拉罗克，为了在当地收集款项，要求赛拉叶和我现在给他这种全权委托书，由于我曾接受委托进行收集，我认为，**在未经总委员会批准或宣告无效以前**，我有权把全权委托书给他。既然使持有总委员会的**某种**全权委托书的人出席上述代表

^① 原稿为：“9月”。——编者注

大会极其重要,那末我不揣冒昧决定给他这种全权委托书。^①如果你们不赞成这样做,就立即通知我,我可以马上把它收回。汝拉人仅仅在里昂得到一些支持,而且这还是由于日内瓦人的愚蠢所致,他们在其他地方只得到个别一些人的支持。你或许已经知道,《汝拉简报》为警察布斯凯辩护,声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⁵⁷⁵。

4. **英国**。黑尔斯的反对派正在扩大。默里、米尔纳、杜邦参加了联合会委员会,其他人接着也参加了。赖利声称,他不再打算把《国际先驱报》作为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你可以看到,报头的相应部分已经取消了。不过,还要过一些时候整个骗局才会彻底破产。在最近的一号《国际先驱报》上将刊登海牙决议^②和**我们**关于国际内部状况的报道。⁵⁷⁶

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全部记录^③。有些记录还在黑尔斯那里。因此,最好是你们授权马克思保管**全部**属于国际和前总委员会的文件,尤其是记录。⁵⁷⁷

如果你们不希望一切重新垮台,那就**必须**把负责法国事务的全权委托书交给赛拉叶⁵⁶⁷;赛拉叶继续在热心地通信,而我们也在此替他筹集经费,但是在他得到全权委托书之前,还只是作为个人在进行活动;而法国人,尽管处于完全的自治状态,却都希望有个总委员会的代表来领导他们。除赛拉叶外,我们这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人了。由杜邦来进行这种广泛的通信是很靠不住的,而且他正忙于自己的执照。

① 见下一封信,本卷第546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编者注

③ 总委员会记录。——编者注

马克思全家和我的妻子^①都向你问好。拉法格和龙格现在都在这里；这样，马克思老爹阖家大小都在一起了。

你的 弗·恩·

向库诺问好，这个浪子为什么不写信？

22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赛拉叶⁵⁷⁸

伦 敦

1872年12月9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草稿]

给拉罗克先生的全权委托书

本书签署人根据1872年10月27日的全权委托书，受协会总委员会委托代为接受应交付总委员会的款项并将此款项转交给总委员会。

兹全权委托波尔多公民拉罗克先生在法国南部收集应向前总委员会或现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以及用于会费券、出版物等的一切款项，并将此款项转寄给我。

此全权委托书须经总委员会批准，总委员会已接到发给此委托书的有关通知^②。

弗·恩·（签字）

总委员会代表 奥·赛拉叶（签字）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本卷第544—545页。——编者注

230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2年1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从附上的文件中，您可以看到海牙代表大会的成果。⁵⁷⁹ 在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⁵⁴⁰的会议上，我严格保密地宣读了给柳巴文的信，没有提收信人的名字⁵²⁹。然而，秘密没有保住，第一、因为比利时律师斯普林加尔参加了该委员会，他实际上完全是同盟分子的代理人，第二、因为茹柯夫斯基、吉约姆之流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们事先就到处谈论整个这件事情，当然是按他们自己的调子进行辩解。结果，委员会在给代表大会的报告^①中，不得不宣布在给柳巴文的信中所包含的有关巴枯宁的种种事实（我自然没有提他的名字，但是巴枯宁的朋友们早在日内瓦时就知道了这件事）。现在请问一下：代表大会推选的记录出版委员会（我也参加该委员会）是否有权利用这封信，并将它公之于众？这取决于柳巴文。不过应当指出，自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未经我们任何促进，这些事实早就在欧洲的报刊上传开了。这件事情的流传使我极不愉快，因为我曾打算严守秘密并郑重地要求这样做。

由于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控制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协会

① 《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编者注

支部的同盟到处掀起了反对我们的诽谤运动，而且和一切可疑分子勾结起来，企图把我们分裂为两个阵营。然而，它归根到底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只会帮助我们某些地方钻进协会队伍的卑鄙分子和糊涂虫从协会中清洗出去。

巴枯宁的朋友们在苏黎世谋害不幸的吴亭，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目前，他的健康状况还令人极为担忧。⁵⁸⁰ 关于这一卑鄙行径，已在协会的一些报纸上作过报道（其中有马德里的《解放报》），在我们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公开报道中也将详细加以叙述。这帮混蛋还对自己在西班牙的对手进行过两次类似的尝试。他们很快就会在全世界面前被钉在耻辱柱上。

我们亲爱的“共同的朋友”^①的遭遇使我全家焦急不安。⁵⁸¹ 我打算从君士坦丁堡通过外交途径来帮助他。这或许能成功。

您寄来的稿子还在我这里，因为吴亭无法把它付印，而艾尔皮金属于那一帮混蛋之列。稿子很有意思。⁵²⁸

我正焦急地等待着答应给我的评论（手稿）⁵⁸² 以及您那里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报刊材料。我的一位朋友正想写俄国对我这本书的反应。

由于一个令人懊恼的意外情况，法译本的印刷工作暂时中断了，不过，过两三天就会恢复。

意大利文译本也正在准备。⁵⁸³

最后还有一个请求。我的女婿、医学博士拉法格（流亡者），如有可能，愿意为任何一家**俄国杂志**寄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法国）自然科学或社会政治事件方面的报道。⁵⁸⁴ 但是，他的经济状况

① 洛帕廷。——编者注

不容许他无代价地这样做,此外,他寄去的文章也只能用法文写。

我很希望看到基辅教授季别尔评论李嘉图等人的价值和资本学说的著作^①,那里也谈到了我的书。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土地所有制那一篇中,我打算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⁵⁸⁵

还有一件事。我想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个性等写些东西发表,以期在西方引起对他的同情。⁵⁸⁶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些资料。

23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1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本月7日的来信收到无误,今天,寄去载有关于巴枯宁的文章⁵⁸⁷(这篇文章对你们来说也有些新材料)的《解放报》和载有代表大会决议^③的《国际先驱报》各一份。赖利这头蠢驴没有刊登表决结果。

① 尼·伊·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编者注

载有你们的通告的《人民报》第118号在洛迪被没收了；该报编辑比尼亚米已被捕。⁵⁸⁸看来那里又要重演莱比锡叛国案。⁴⁵⁹我们当然会立即尽量利用这一事件，将它登在《人民国家报》和《解放报》上⁵⁸⁹，以证明各国政府究竟认为谁是危险的——是总委员会及其拥护者还是同盟分子？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

你们应该在《东部邮报》和美国报刊上刊载有关总委员会会议的简要报道，并把这几号报纸寄给《人民国家报》、《平等报》和《国际先驱报》，也寄一两份到这里来，以便我们能够把它用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及各法国支部；丹麦人和荷兰人也会刊登这些消息。

给赛拉叶发全权委托书越来越迫切需要了。⁵⁶⁷汝拉人和布朗基主义者，正在法国各地搞阴谋活动，并且**不无成效**，而赛拉叶从许多地方都不再收到回信了，因为他只能以个人身分写信。如果由于德雷尔（此人在布朗基主义者退出以后⁵⁹⁰越来越令人可疑了）或者出于别的某种考虑，你们还要把这件事拖延下去，那末我们就会丧失大半个法国，而在下届代表大会上，锋芒就会倒转过来。

匆匆。

你的 弗·恩格斯

232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2年1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匆匆只写几句话。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所谓多数派同少数派分裂了(多数派大部分是由坏蛋黑尔斯为了能够派出代表而由一些虚设的支部组成,每个支部只有几个人,而少数派才代表伦敦以及曼彻斯特、柏肯海德等地的巨大的英国支部)。⁵⁹¹ 这些家伙私下炮制了致联合会的通告^①(本月10日就会寄给你们),建议各支部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同汝拉人一致行动。黑尔斯从海牙代表大会以来就同汝拉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现在我们的拥护者组成了唯一合法的联合会委员会,并立即向各支部分发了印刷的明信片,建议它们在收到反通告以前不要作任何决定;他们昨天在我这里讨论了反通告^②(拟定了要点)。您很快就会收到。它将在下星期初印好。他们还要作出一项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的正式决议。

同时,恩格斯应曼彻斯特一个支部的请求,对这些恶棍(其中也有徒骛虚名的傻瓜荣克,此人怎么也不同意总委员会迁离伦敦,

①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各分部、支部和会员》。——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编者注

他早已成了黑尔斯的工具)的通告起草了一个答复^①。这个支部在今天的会议上将收到这个答复,并立即把它付印。

依我看来,你们暂时应当尽可能持旁观态度,让当地的支部去进行斗争。当然,如能把象我在《解放报》上看到的写给西班牙的那样的通告⁵⁹²随时寄来,那就很好。

顺便说一下,《国际先驱报》的所有者赖利(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根据我的建议,已使该报成为独立的报纸。我们可能会就**我们**每周出版一期国际事务的专门附刊签订一个合同。今天寄给你一份,在这份报纸上,恩格斯和我同黑尔斯一伙展开了论战^②。

至于波兰,你们无法寄信到**那里**去。前总委员会能够打通同波兰的联系**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该国目前形势下不能不如此),即总委员会**只同符卢勃列夫斯基**打交道,由他报道他认为需要或合适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们必须象我们那样,给予符卢勃列夫斯基以不受限制的全权,否则就放弃波兰。⁵⁹³

由于我在法译本^③上要去做的工作比没有译者由我自己来译还要多,所以我忙得不可开交,本来我早就打算给你写信,但一直拖到今天。

库诺答应告诉我们海牙调查委员会会议的详细情况。⁵⁴⁰你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再等了,而这件事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

① 弗·恩格斯《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
——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我的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233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⁵⁹⁴

莱比锡

1872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

[……]^① 并直接驳斥济贝耳^②，但这种驳斥方法首先要求对问题有独立的和完全正确的思考。马克思和我看到这篇文章^③ 都很高兴，尽管有些地方不够精确。施拉姆在其他方面如何，我当然不可能了解，但不管怎样，他对经济问题是有相当研究的。

(4) 两篇关于改革运动的新高潮的文章中，第一篇不错，第二篇则根本违背事实⁵⁹⁵。文中郑重其事地对待那许多小小的可怜集会，仅仅是由于卖身给资产阶级的《蜂房》郑重其事地对待它们，而这些集会除了为最近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做准备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文中列举的所有那些致力于改革的团体，也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多半是由同一些人所组成。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很少的例外，恰恰都是一些被马克思在海牙痛斥为卖身投靠者的工人首领。^④ 绝对不能根据《蜂房》和《雷诺》来判断这里的运动。尽

① 手稿此处残损。——编者注

② 亨·济贝耳《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编者注

③ 卡·奥·施拉姆《交换价值》。——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管有些工联成员也参加了这一类集会,但是,工联还远未成为政治组织,一般说来,它们(起码是大部分和那些最大的)如果不彻底修改自己的章程,就根本**不可能**这样做[……]①实际上,这里运动的情况比任何时候都坏,由于工业的繁荣,也只能指望这样。

[……]① 我们给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其他地方寄去文章或小册子时,往往是**无需**我们提出**要求**,他们就寄来一定的份数并另外再给一些供我们使用。实际上,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唯一例外的出版社是《人民国家报》。我不得不**自己购买**我的《农民战争》②。《人民国家报》每天登我的《住宅问题》“第一册”的广告,而为了回答米尔柏格,我这里**却连一份完整的也没有**,因为弗兰克尔把载有结尾部分的那一号《人民国家报》丢失了,而寄给我的单行本,又缺最后一页!要不是马克思终于找出了他的那份报纸,那我就根本无法进行回答。我愿意把许多情况解释为疏忽,例如,曾寄给我几本《宣言》③的账单,然而这太过分了,如果对我们的这种真正蛮横的态度不立即停止,那末,我和马克思总有一天会提出不干,那时《人民国家报》就不要觉得奇怪。我们不能容忍,每次我们白白供给的东西出版时,都不得不去乞求免费的赠书或者到书店里购买自己的作品。而从其他国家,我们甚至立即就会收到**全部**小册子等等,因为那里人们知道,为了传播和广泛介绍这些小册子,我们将做更多的工作[……]①

① 手稿此处残损。——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编者注

1873年

23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①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1)你12月3日和6日的信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你没有收到报纸等东西。12月7日和14日我就洛迪的逮捕一事给你写了信^②，12月14日寄去《解放报》和《国际先驱报》，12月22日寄去《解放报》和《国际先驱报》，23日寄去《解放报》和《平等报》(克吕泽烈反对布朗基主义者，这很好。糟糕的只是文章下面署了他的名字⁵⁹⁶)，24日寄去三份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通告^③。今天，将给你寄去《解放报》和一份同样的通告，还有一份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少数派的通告^④。

① 原稿为：“1872年”。——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43—546、549—550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编者注

(2)看来,在黑尔斯、莫特斯赫德、罗奇和……荣克领导下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挑起了分裂。它发表了一个通告^①,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等等。我们这里现在只有一份,等再弄到一份,就给你们寄去。随后,不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而是那个多数派的非法会议于1月5日召开英国代表大会⁵⁹⁷。然而在这里,在英国工人当中,搞政变并不那么容易。少数派继续留在红狮子大院7号原来的地方,成立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通知所有支部,要它们听候它的决定。紧接着就在12月23日分发了由我起草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通告,12月31日又分发了联合会委员会少数派的通告。在这期间,这里的西头支部表示反对多数派,诺定昂在接到少数派的通告以前,就紧跟西头支部这样做了,而密德尔斯布罗支部**立即取消了荣克的委托书**,并请求少数派向它们推荐新的代表;曼彻斯特区部委员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它们都表示支持海牙的各项决议,根据赖利的私人消息,除利物浦外,我们可望得到**所有**地方支部的支持。这样一来,政变似乎是被粉碎了。使我特别高兴的是,荣克先生很快就得到了应得的报应。这是他听命于黑尔斯而使自己变成自己的死敌吉约姆的工具的结果。现在,他是彻底完蛋了。

(2)^②**比利时**。比利时代表大会根本不把总委员会放在眼里。⁵⁹⁸它宣布,不愿意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海牙的各项决议无效。我将设法在星期二^③告诉你更详细的消息,我这里现在没有报纸。

①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各分部、支部和会员》。——编者注

② 原稿如此。——编者注

③ 1月7日。——编者注

(3) 西班牙代表大会将作出同样的决议⁵⁷³, 因为我们的人没有派代表到那里去。遗憾的是, 梅萨来信告诉我说, 我们的许多人参加了起义, 有的进了监狱, 有的同队伍在山里, 这在目前正是非常糟糕的。

(4) 这样, 你们现在有: 1、汝拉人; 2、比利时人; 3、原西班牙联合会和 4、在这里进行反叛的**现在**居于少数的支部。现在我们这里一致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采取暂时开除是不适宜的。总委员会应该干脆确定, 某某联合会和某某支部既然宣布协会的现有规定无效, 那它们也就**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而**不再成为国际的成员了**。这样也就谈不上代表大会的问题, 而在暂时开除的情况下总还会有这个问题的。

自然, 只有在你们掌握正式文件的情况下, 才可以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将给你们弄到这些文件。

(5) 在**葡萄牙**, 一切都很好; 拉法格昨天收到一封信, 从这封信看来, 他们会更加详细地写信给我。

(6) 丹麦仍然一行字也没有来⁵⁹⁹。我怀疑, 瑞士人通过他们的什列斯维希的信徒在那里制造了纠纷。但是, 同盟在那里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

(7) **法国**。你可能已经收到赛拉叶的报告。在南部发生了大逮捕, 三十七人被捕, 其中二十七人已获释, 而我们的一些人还在坐牢。此外, 我们的人恰恰在逮捕期间在土鲁斯召开代表会议⁵⁷⁴。

(8) **意大利**。在洛迪, 三个被捕者和六个潜逃者⁵⁸⁸的家属的生活非常困难, 比尼亚米一再写信来要求援助, 因为这个支部无疑已被其他的意大利支部(同盟)宣布为非法的。我们寄去了少量的钱, 并向西班牙和德国的某些人发出呼吁。但是, 在那里弄不到多

少钱，他们自己这类开支相当多。在美国应该有所行动。**极其重要的是使洛迪得到外来的支援**，这是我们在意大利最强大的阵地，在目前都灵全无音讯的情况下，它就是唯一可靠的阵地了。只要这些人看到国际并不只是一句空话，这对于同盟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把所有的钱花在出版等等上面，而从不进行援助。洛迪重要得多，在那里，可以用较少的钱去做比在日内瓦首饰工人罢工中更多的事。象通常一样，吴亭又使那里的国际的生存从属于那种罢工。日内瓦人在这方面很象比利时人，他们从来什么也不做，而总是什么都要求。你们在那里和我们在这里**能够**为首饰工人做的事情只是沧海一粟⁶⁰⁰，实际上给不了他们什么东西，日内瓦大罢工⁶⁰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国际的内部事务没有整顿好以前，我们是没有办法举行**任何**罢工的。可是在意大利，用一半或者更少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突然在《人民报》上公布：为谁谁的家属捐款，收到纽约国际总委员会多少多少里拉，如果总委员会突然以这种形式向意大利人证实自己的存在，你瞧同盟分子会怎样狂怒吧！因此，要尽力去做。这些人是由于**你们的通告**^①而坐牢的，因此你们欠了他们的债。在那里总可以搞到三十至五十美元。但是，不论多少，**尽快寄一点去**，同时最好说，如有可能就再寄。如果我们失去洛迪和《人民报》，那我们在意大利就再也没有任何据点了。这一点你们可以不必怀疑。

（9）国际和同盟的大多数报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这里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收到一份，并且还很费劲。不过，我们将尽力经常把这些报纸寄给你们。

① 《总委员会致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所属团体、支部和全体会员》。——编者注

(10)你们的呼吁书非常及时⁶⁰²；但是，用法文同汝拉人和比利时人这样一些人通信，以及用英文同黑尔斯通信，你们就要冒风险，他们会把你们那些带有语法错误和德文文风的文件公布出来，这自然是不愉快的。你们那里大概总有一些以英语或法语为国语并能够校订这些文件的人。如果我们在马克思或者我的法文稿子下面署上我们的法国人的名字，他们大概会在这里大闹一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掌握外语达到了用外语写作不经当地人校订就能出版的程度。顺便说一下，据梅萨说，你们在致西班牙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中，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它有权充当海牙各项决议的审判官的角色，从而放弃了自己的阵地，但是，由于我没有看到那个文件(它在下一号《解放报》上才发表)，所以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这样。

(11)赛拉叶也不了解你们已寄给全权委托书的阿尔甘⁶⁰³。如果他 是瓦尔特介绍的，那就糟了。瓦尔特是布朗基分子的代理人，他正在土鲁斯、波尔多等地进行阴谋活动。不过，布朗基分子连同自己的宣言可悲地垮台了。他们一个一个地力图从中脱身，但朗维耶否认与整个这件事情有关⁶⁰⁴。

(12)在葡萄牙，有权成立联盟，但不能成立协会。因此，国际不能在那里公开存在；然而，既然一切都已就绪，目前就不需要全权代表，他只会引起嫉妒和争端。对丹麦人，在我们未弄清那里的情况以前，最好别去管它。

(13)库诺真是活该。美国的实际生活将教会他应该如何处世⁶⁰⁵。

马克思和我衷心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根据本周从你那里得到的《世界报》上关于青春街最近一次会议^①的消息,毫无疑问,那里有奸细。

23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3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在收到您的来信的同时,还收到了季别尔、戈洛瓦乔夫的著作,以及五卷斯克列比茨基的著作。说实在的,我很过意不去,您为我花了这么多钱。衷心地向您致谢!

歌剧剧本也及时收到了,它使我的女儿非常高兴。⁶⁰⁶但是,她原来以为这是一位相识的俄国女士寄给她的,她现在要我向她的不相识的寄赠者转致诚挚的谢意。

《知识》编辑部还在这以前就约我撰稿⁶⁰⁷,然而,我没有时间来写这类文章。至于拉法格,他将通过您寄去一篇试稿⁵⁸⁴。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我是只谈他学术上的贡献,还是也可以涉及他其他方面的活动,这完全取决于您。⁵⁸⁶在我的著作^②的第二卷中,自然他将只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而被提到。他的很多著作我是知道的。

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③,您可以相信,如果我要采取某些措

① 指拒绝总委员会领导的纽约联合会“反委员会”的会议。——编者注

② 《资本论》。——编者注

③ 洛帕廷。——编者注

施——目前，我仍然在等君士坦丁堡有关这一问题的消息——那末，这种措施将既不会损害他的声誉，也不会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声誉。

至于柳巴文，我宁愿从准备付印的调查材料中把整个那一部分取消，也不愿让他遭到丝毫危险。⁶⁰⁸另一方面，勇敢也许是最好的政策。巴枯宁在瑞士不用他个人的名义而用他的一些斯拉夫朋友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东西⁶⁰⁹，根据这篇东西来判断，一旦形势许可，他们就打算对这件事提出**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们的同谋者在海牙的放肆行为是有意的，据我推测，这是一种恫吓。

另一方面，我无法断定，公布这些材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因此，希望我们的朋友对这一问题再次冷静地加以**考虑**，然后通过您把他的最后决定告诉我。

法译本^①第二分册要过几天才出版。推迟是由各种偶然因素造成的，在目前巴黎戒严的情况下，这会给任何事情带来困难。修改译文本身需要我进行非常艰巨的工作。如果我一开始就自己翻译，大概还会少花些力气。而且，这种用打补丁的方式作的修改，总是使一部著作显得很糟。

去年，巴黎《经济学家杂志》的最后几期上，发表了布洛克对我的书^①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又一次证明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已经彻底退化。⁶¹⁰

致新年的最良好的祝愿。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②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236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3年1月29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的妻子^①和我十分感谢您的友好邀请，但是很遗憾，我们暂时还不能说是否能接受邀请。我的妻子从圣诞节以来一直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现在胸膜炎造成的后果仍未消除，所以很难说她能够在两周以来第一次在夜间出门。另一方面，我已答应德意志工人协会^②，如果情况许可，星期六晚上去参加会议并作报告，而在星期五^③以前，我未必能知道，会议是在这个星期六还是下个星期六举行。

昨天下午，当您的孩子们来时，我同马克思正在完成一篇必须在第一次邮班就寄走的东西，所以连一分钟也不能停下来。我的妻子推测，彭普斯作了“粗鲁的回答”，而没有转达我下面的话：“请他们向奥斯渥特先生和夫人转致我们的祝贺，并且说，我们非常感谢，但是，我暂时还不能说，我们是否能去。”

如果是这样，那末现在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②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③ 1月31日。——编者注

向奥斯渥特夫人和您的妹妹热情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37

马克思致阿里斯提德·方通

1873年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方通：

不久前我给您写过一封信，谈到我们的朋友杜邦的企业。从您离开以来，他工作得很认真、很努力。他找到了一位干练而且诚实的德国工人，他有价值约五百英镑的必要设备，因此杜邦同他一起开设了一个小作坊，在作坊里他们不仅制造杜邦发明的乐器，而且也生产经过改进的老式乐器。我认为，他们的企业十分兴旺。

不幸，他们的资金用完了。昨天我借给杜邦八英镑，但是不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了，因为帮助巴黎流亡者^①的经费开支（一百五十多英镑）已使我囊空如洗。目前他们的企业面临着危急关头。

希望您不要抛开我们的朋友。如果您能帮助他的话，我向您担保，由我负责完全按生产需要付给他钱，而生产将在我的监督下进行。

我全家向您衷心问好。

永远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指巴黎公社流亡者。——编者注

238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3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法译本^①第二分册刚刚出版。如果不丢失的话，你会在这封信到达以前就收到它。

寄给你的几册德文版，也象寄给其他人的一样，显然是丢失了。再过几周以后，第一卷将全部出齐⁶¹¹，我将通过出版者把它寄给你，收到后请告知。

我决不能为科斯特茨基做什么事情。

(1)我自己处于极其拮据的境地，由于那些法国流亡者先生而债台高筑，正如早就预料到的那样，那些先生却因此而骂我。(2)科斯特茨基先生根本不是**因为我**而被驱逐的。相反，他不能再留在伦敦，他曾对我说，他要去加里西亚，并请求国际帮助；我告诉他，国际没有钱，但又说，如果他抵达日内瓦，也许可以为他做点什么。(3)所有这一切都是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很久的事。科斯特茨基向我告别了，但是在这以后很长时期内我还在伦敦的大街上碰见过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在此期间，有许多波兰人从这里迁居到加里西亚，现在我们同那里就象同波兰的其他地区一样，有密切的经常的联系。因此，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不必派新的特使。加之，符卢勃列夫斯基对科斯特茨基持批判态度，而我们的波兰人也对他根本瞧不起。

最近几天内，我将写信告诉你一些国际的内部事务。^①

你的 卡·马·

239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⁶¹²

纽 约

1873年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资本论》德文版至今出了八个分册。因为过两三个星期就要出完，我打算把所有各册（从第五分册开始）一并寄给您和纽约的其他朋友。至于英文版，因为有了法文版，也就完全不成问题了。不过，我对它还有些担心。修改法译文需要我做的工作比我全部自己翻译还要多。因此，如果我找不到十分内行的英译者，那我就得自己担负这一工作，而法文版已经妨碍我完成第二卷的工作，而且还会妨碍下去，直到搞完为止。

只要时间允许，恩格斯和我都将为德文报纸以及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撰稿。⁶¹³

英国的分裂主义者莫特斯赫德、休伯、罗奇、阿朗索、荣克、埃卡留斯等一伙⁶¹⁴，不久前在一次所谓的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重演了伦敦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³⁹³的丑剧。这些先生完全是自行其是；其中的两人——荣克和佩普，已被自己的密德尔斯布罗支

^① 见本卷第579—580页。——编者注

部和诺定昂支部取消了委托书，因此连名义上也不代表任何人了。由这些人炮制的虚假的支部，肯定总共不到五十人。除了埃卡留斯这个《泰晤士报》的走卒硬塞进该报的那篇短评外^①，这次代表大会开得无声无息，但是它会被大陆上的分裂主义者所利用。荣克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荒诞和下流到了极点。满篇都是谎言、歪曲和胡说，只有播弄是非的老太婆才说得出来。这个徒骛虚名的年青人显然是患了脑软化症。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由他去；人们在运动中精疲力竭了，而他们一旦感到自己站在运动之外，他们就会堕落到卑鄙的地步，并且竭力使自己相信，似乎是别人的过错才使他们成为混蛋的。

我认为，纽约总委员会暂时开除汝拉联合会是一个大错误⁶¹⁵。当这些人宣布国际的代表大会和章程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时，那他们就已经**退出了国际**；他们建立了策划**反国际**的阴谋中心；他们在圣伊米耶举行了代表大会⁵⁵⁹以后，接着又举行了类似的哥多瓦代表大会⁵⁷³、布鲁塞尔代表大会⁵⁹⁸、伦敦代表大会⁵⁹⁷，最后还准备举行意大利同盟分子的代表大会。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团体都有权**退出国际**，如果出现这种情形，总委员会就应正式**确认**这种**退出**，而绝对不要宣布**暂时开除**。**暂时开除**的规定是指这样的情况，即某些团体（支部或联合会）只是对总委员会的权力提出异议，或者只是违反章程或条例的某一条款。但是，在章程中没有一条谈到那些否认整个组织的团体，根据一个简单的理由，即从章程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团体不再属于国际。

这绝不是**一个方式问题**。

^① 格·埃卡留斯《英国的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

分裂主义者在自己的各种代表大会上已作出决定，要召开全体分裂主义者代表大会，以建立自己**新的**独立于国际的组织。这个代表大会要在春天或夏天召开。⁹⁵

然而，这些先生想在一旦失败时给自己留一个后路。从西班牙同盟分子的冗长的通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⁵⁵⁸ 如果他们的代表大会垮台，他们就保留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权利，——意大利的同盟分子甘步齐在他逗留伦敦期间，就天真地把这个打算告诉了我。

如果纽约的总委员会不改变自己的行动，后果会怎样呢？

在它暂时开除汝拉联合会之后，接着又得暂时开除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的那些分裂主义联合会。结果就是：所有这些恶棍又出现于日内瓦，使那里的任何一项重大的工作陷于瘫痪，就象在海牙的情况一样，并又一次损害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声誉而有利于资产阶级。海牙代表大会的重大成果就是：促使腐败分子**自我开除**，即退出。总委员会现在的行动有使这一成果化为乌有的危险。

这些人**公开处于国际之外**，没有什么危险，而只有好处，但是，如果作为敌对分子留在国际**内部**，他们就会在有了立足点的所有国家里破坏运动。

这些人及其特使会在欧洲给我们带来多少工作，在纽约是难以想象得到的。

为了加强国际在那些开展斗争的主要国家的力量，总委员会首先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

既然在对汝拉的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那末，也许最好是暂时完全不理睬其余的联合会（除非我们自己的联合会提出相反的要

求)，等到全体分裂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然后向所有参与这个代表大会的组织宣布，它们已退出**国际**，自己将自己开除出国际，并且从此以后，应该把这些组织看作是同国际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团体。埃卡留斯在伦敦非法代表大会上天真地宣称，**应该同资产阶级一起搞政治**。他在灵魂深处早就渴望卖身投靠了。

左尔格遭到巨大不幸的消息^①，使我们大家深感悲痛。向他致最衷心的问候。

致兄弟般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24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⁶¹⁶

胡贝尔茨堡

1873年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在明确回答你来信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前，我必须确切了解：“《人民国家报》暂时不能卷入国际内部的论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⁶¹⁷。如果《人民国家报》面对国际反对分裂主义者的战争而宣布**中立**，如果它拒绝向德国工人说明这些事件，一句话，如果拉萨尔分子的叛乱以你们背着国际互相握手而告终，即你牺牲国际，而约克牺牲哈赛尔曼，那末，这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人民国家报》的态度。所以，请你立即向我说明这一切。

^① 左尔格的女儿死了。——编者注

关于我的书^①，至今还在同维干德商洽，我应该先摆脱他，然后才能作出决定。至于说正是在我们有可能靠过去的著作得到钱的时候，要我们把它几乎全部**无偿地**提供给你们，那末请你不要忘记，我们也需要钱：第一、要生活；第二、要补偿日益增加的鼓动和宣传作品的开支等等。马克思的著作和我的著作自然都将加以收集和出版，但是，现在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我更不可能向你提供欧文著作的精华。第一、我没有时间，第二、没有资料；我所收集的欧文的著作在1848—1849年都丢失了，现在不可能再弄到。《哲学的贫困》无论如何要再版，而且正是在巴黎再版；至于德译文，马克思正在同迈斯纳就出版全部早期著作文集进行商洽，因此，未必能从中随便地抽出一部最大的作品来。而且你们从《乌托邦》^②开始一直出到我们的著作，相隔还有不少时间；最好先注意那些中间环节。

其次，我不能不对你说，“党”对我们采取这种做法，绝不能鼓励我们再把新的作品交给它去支配；我的《农民战争》连一份也没有寄给我；我不得不去**购买**我所需要的份数。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论文^③，是合在一起出还是分篇出，连问都不问我一声。当我提出为了我们和这里的工人协会^④（请注意，这个协会曾三次用自己的资金刊印《宣言》^⑤）要若干份免费的《宣言》时，总共只寄来了一百份，**还附来一份账单**。为此我给赫普纳写了信^⑥，坚决要求结束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托·莫尔《乌托邦》。——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编者注

④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⑥ 见本卷第554页。——编者注

这种不成体统的行为。

我尽量找一下《乌托邦》的（英文）版本，但是由于旧的普及本早就脱销了，所以看来不那么容易找到。

我应该搁笔了，很遗憾，由于邮班就要截止，我不能再给你的夫人^①写几行。请代我向她表示歉意。你家是否还住在酿造街11号？除了这个地址和《人民国家报》的地址，我们没有别的地址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41

恩格斯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3年3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请您在最近去要塞时把附上的这封信交给李卜克内西。

我给他的信大部分一直都是寄到《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否还住在酿造街11号。您被迫独居的处境，一定使您很难过；您的确不得不忍受许多痛苦！但是，您至少还能够经常去探视李卜克内西；所以，我不揣冒昧地想请您告诉我：他身体怎样，待遇如何，在饮食方面是只靠监狱里给的，还是也可以从外

①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面得到一些补充食品，总之，一切有关他和倍倍尔的情况。他自己写信很少谈到这方面的情况，而近来实际上根本不写信。然而您知道，我们在这里都非常关心这一切。这不仅是出于对监禁者**本身**的关怀，——这里也有一点利己主义的成分：因为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有同样的遭遇，自然就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那里能不能弄到书？能不能得到所需的一切书籍，至少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或者说检查得很严？当然我知道，可以很好地使用鸽子通信，或者象美国人说的，利用“地下铁道”。

希望您和孩子们身体健康，保持勇气。英国有句俗语说：“路总有弯”，而这个弯也许不会很远了。请您相信：不管情况怎样，在伦敦这里，您总会有最热诚地关心李卜克内西和您的命运的朋友。

如果孩子们中有谁还记得我（不过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因为我那时不住在伦敦⁶¹⁸），那就代我向他们衷心问好。

致最诚挚的同情。

忠实于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42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3年3月18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奥斯渥特：

对您盛情寄来的音乐会的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

替您推销了两张,请把它交给彭普斯,现送上票款十先令。

衷心问候奥斯渥特夫人和奥斯渥特小姐。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4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3月20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左尔格: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的家庭所遭受的极大不幸^①表示由衷的同情。我们大家都经受过这类悲痛,我们知道,这种悲痛给整个生活带来多么深刻的影响。要克服这些悲痛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进行严峻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你有足够的毅力来战胜它。

你最近的一封信或者确切地说前一封信在马克思那里,他打算给你写封短信,但不知他是否这样做了,今天我已无法问他,因为他跟杜西已去布莱顿,准备在那里呆几天。至于前总委员会的记录,它对你们毫无用处,因为所有引起共同关心的决议早就告诉你们了,其余的决议则已毫无意义。而这些决议对我们在这里同分裂主义者进行斗争,则是**绝对必要的**,有了这些决议就有可能对谣言和诽谤进行反击。^②我以为,国际的利益总比履行某种手续更为重要。其他的书记没有寄来报告,这自然是不正常的现象。赛

^① 左尔格的女儿死了。——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33页。——编者注

拉叶的报告连同信一起丢失了。符卢勃列夫斯基**不可能**寄报告来,因为在波兰一切都处于绝密状态,过去我们也从未要求他提供详细的情况。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怎样,你们知道的同我们知道的完全一样,因为你们直接在同他们通信,而关于各个支部的详细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不能要求已经退职的书记——瑞士书记荣克和丹麦书记库尔奈——写报告。谁还会写报告给你们呢?我们从丹麦得不到一个字,我担心拉萨尔分子的阴谋活动在那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在法国,看来所有人都被捕了。从卡昂的审判案中可以看出,赫德盖姆是个叛徒,检察官直截了当地称他为告密者。在土鲁斯,丹特雷格(斯瓦尔姆)以他惯常的学究气填写了许多不必要的表格,警察局从中得到了一切必要的情报;现在,对他的审判正在进行⁶¹⁹,我们每天都等待着审判的消息。拉洛克顺利地经伦敦逃到了圣塞瓦斯田,他试图从那里同波尔多重新建立联系。他的地址(务须保密)是:

西班牙圣塞瓦斯田市海关街21号拉特腊克先生,里面不用信封。

库诺的第二十九支部的决议很不走运。他把决议寄给了同盟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同时声明,卡佩斯特罗就是库诺!为什么要拿姓名开玩笑呢?巴塞罗那联合会把这份东西发表了,而且从中得出结论——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说,库诺现在也悔悟了,并认识到前总委员会是错误的。这就是调解的结果。

至于洛迪。当你2月12日的信到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已获释,比尼亚米又重新当了编辑。因为已经不再需要钱,我决定不寄那二十美元,何况总委员会本身需要钱用。请立即告诉我:还要不

要把钱寄去,还是你们打算另作他用。

至于给总委员会的现金会费,我还没有收到分文。从组织条例第三项第四条你可以看到,会费交付期限是3月1日,而实际上几乎都是在代表大会前不久或在代表大会期间才交付。在这以前,我们多半是靠个人会费和借债度日。至于个人会费,我可以尽量去收集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不打算提前花掉用于下次代表大会的全部经费并使代表大会的召开取决于偶然性,那末靠个人会费是难以维持的。

请立即寄来八十至一百份英文的工会章程草案⁶²⁰。已经寄出的四十份以及大部分信件至今没有收到(正在查找),不过这么几份在这里是根本不够的;单是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分发三四十份,因为这里的工联大部分是地方性的,而不是集中的。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东西,你可以暂时全部寄给我,或者寄给书记赛·维克里——伦敦北区芬奇利街弗赖恩公园橡树别墅3号,也可以寄给弗·列斯纳——伦敦西区菲茨罗伊广场菲茨罗伊街12号。联合会委员会现在的地址只是临时的。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法文版的,以便给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我还要给正在举行罢工的那些地方的罢工委员会寄去一份或两三份。

我现在弄不到荷兰和比利时的地址;李贝尔斯已经不在海牙,而在德国,万·德尔·豪特——此人其实是个懒汉——现在在埃森附近当煤矿工人。

1月26日的决议^①很好。现在只要你们在3月份召开的汝拉、意大利和其他的代表大会后作出一项决定,说明1月26日的

^① 《告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委员会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编者注

决议适用于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的分裂主义者，特别是汝拉的分裂主义者，那末事情就结束了。至于意大利，只能适用于一些**已被承认**的支部：那不勒斯、米兰、费拉拉、都灵、洛迪、阿魁拉——但这也是勉强适用，而其他的支部则从来不属于国际。

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⁶²¹，也会起很好的作用。一方面，它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呼吁书里，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同盟分子有借口来吹嘘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以反对这个呼吁书，第三，它很简短。总之，你们所有的呼吁书都在工人中间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我已将1月26日的决议寄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今天晚上就会宣读。

总委员会(12月15日)提出的关于用**这种方式**接受支部的要求肯定不会实现。总委员会**应该**接受符合章程和组织条例要求的**每一个**支部；它不应提出任何新的条件，因此第一条要求(总委员会有权要求提供有关会员人数和会员职业的统计数字，但不必提供姓名)有一部分不能成立，而第四条则完全不能成立，因为组织条例第三项里规定了另一种交纳会费的办法。最好悄悄地放弃这一要求，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做到超出第二条和第三条要求所规定的东西，就是做到规定的那样也很困难，如果同一些相当诚挚的人们打交道，那从来不用坚持要求严格地遵守手续。当然在发生问题的情况下，手头有这样一个规定还是好的。

符卢勃列夫斯基同样不可能遵循给他的指示。对待波兰的代表应当象对待完全可以信赖的人那样，否则我们在那里就会一无所得，而每月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至于我，我对意大利的情况只能说，洛迪的支部尚未恢复，而都灵的支

部可能已经垮台,除此以外就无可奉告了。

让我负责会费券实在是个倒霉的主意。⁶²² 去年一直拖到3月还是4月才收到会费券,今年将会拖得更晚了。勒穆修和所有法国人一样,只要同他的利害无关,办事就十分迟缓,而且怎么催促也无济于事。过去印刷工作是荣克管的,现在这事交给了不懂英语的勒穆修。

我给你寄去了《国际先驱报》和《解放报》,前者到第50号(今天寄出),后者到第88号,谅已收到。

差一点忘了谢谢你寄来的葡萄酒,它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这里。这些酒被装上德国的轮船运到不来梅,从那里又运到伦敦交货,几经周折才到达这里。我和马克思分了这些酒,我先尝了几瓶。甜克托巴酒很受妇女们欢迎。红的也不错,而白的据我品尝,味道介于莱茵酒和淡赫雷斯酒之间。还有几瓶放在我的地窖里,等有什么大事时再用。这种酒喝起来很适口,但它缺乏欧洲葡萄酒所固有的特色。我非常感谢你使我如此愉快地丰富了我对整个半球的酒的知识;最使我惊讶的是,我第一次得知俄亥俄的葡萄园座落在北部,我本来以为它还在更南一些的地方。

伍德赫尔在青春街引起的纠纷真使我觉得好笑。我将把这件事在西班牙等地广为传播。同样好笑的是,埃卡留斯竟在《世界报》上把他们这次伪代表大会描绘成一次纯粹的友好会晤。《工人报》到第4号已收到了。很好,虽然有的地方文笔有些粗糙,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正说明无产阶级的特性。对辛格尔及其同伙的攻击很好,——应当继续并扩大到其他的人。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了。荣克—黑尔斯的谩骂已经遍登于汝拉、比利时和其他分裂主义者的报刊,龙格想在《自由报》上对此进

行反击,不过他那样懒,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结果。

邮班就要截止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244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3年3月22日于伦敦

阁下:

如果您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契切林对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发展的看法以及他在这个问题上和别利亚耶夫的论战的情况⁶²³,我将非常感谢。关于这种占有制形式在俄国(历史地)形成的途径问题,当然是次要的,它和关于这个制度的意义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象柏林教授阿·瓦格纳等等一类的德国反动分子,都在利用契切林提供给他们的那个武器。⁶²⁴同时,历史上一切类似的现象都说明与契切林的看法相反。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24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3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本月20日给你写过一封信^①,今天寄去《解放报》第89号和《国际先驱报》第51号。

关于没有寄往洛迪的二十美元问题,我忘记补充说明,当这些人处于困难的时候,他们:

从这里得到…………… 50 法郎

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那里得到…… 20 塔勒 = 75 法郎

从维也纳的奥伯温德那里得到…………… 50 弗罗伦 = 125 法郎

总计: 250 法郎

我认为,对于这件结束得相当顺利的事件(三个人过了十四天就释放了,只有比尼亚米被押了将近六个星期)来说,这就足够了。

1月26日的决议^②和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已寄往洛迪。

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从《解放报》上可以看出,是很受欢迎的。⁶²⁵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见本卷第572—577页。——编者注

②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编者注

246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3年4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克尔:

我不能详细地给你写信,这只能怪我工作太忙。只要法译本^①没有完成,它的最后一页没有印出来,我就不会有空。前天我顺利地寄走了德文第二版^①的最后一批校样,并委托迈斯纳在大约一个星期后该书出版时赠寄给你一整卷。如果你收到后告诉我一声,我将非常感谢。

恩格斯请你尽快地把附去的信转交给戈克。信中谈的是一些有关同盟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忙于用文件来揍它⁵⁶⁹)。我还请你在可能的情况下,把也有你名字的日内瓦公开同盟的第一个纲领^②寄给我。

我们这里以为日内瓦的《平等报》停刊了,因为从吴亭离开日内瓦时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份报纸。根据吴亭的希望,我曾经说服我的几个法国朋友给《平等报》寄通讯稿,但是由于深信它已关闭,所以这件事没有进行。总之,如果培列想从这里得到通讯稿,他就应当让恩格斯(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和我都能有一份报纸。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付钱。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1868年]日内瓦版。——编者注

总委员会大概将确定日内瓦为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地点。你们现在就应当开始考虑派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由于同盟分子这帮坏蛋打算倾巢出动,这样做就更有必要了。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与海牙代表大会相比,我们至少要取得**这样**一个成果,即把这帮家伙从我们当中清除出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你们有一个坚强的地方代表团。

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24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5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9日的来信和总委员会11日的来信都收到了。

(1)关于赛拉叶。德雷尔说的话纯粹是一派胡言。教士事件的经过如下:第二区(赛拉叶曾被派往那里工作)的公社代表鲍狄埃把教堂租给了教士(公文上说:“上述代表把称作教堂的场所等等租给某某人……供他从事教士的职业之用”)。鲍狄埃得到了全部款项,把它用作公社或区的开支,然后把这些开支列入公社的账目。赛拉叶从来没有拿过这笔款项中的一文钱。一听“教士”一词就暴跳如雷的勒穆修,打算拘留鲍狄埃和赛拉叶,因为照他的说法,“这是一宗不道德的交易”。如果这里说的是平庸的俏皮话,那我不知道,他们之中谁说的俏皮话更拙劣,是勒穆修还是鲍狄埃和

赛拉叶。但是,根据这类幼稚行为提出严肃的指控,这就更幼稚了。不过,现时的法国人一般地说都很幼稚。二十二人示威⁶²⁶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猜测,这是少数派企图退出的尝试;公社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争吵还在继续,在具有布朗基主义思想的人看来,属于少数派就是在目前也是一种罪行(而且应该枪毙)。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已屡见不鲜,老是对我们反复讲这一套,已使我们感到厌烦了,我们对所有这些诽谤都不屑理会。

(2)《工人报》的文笔确实是再粗糙不过的了。不过,这是美国式的;美国的所有德文书籍都是这样的。目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都根本没有时间写通讯稿;我正忙于搞代表大会的法文文件⁵⁶⁹,马克思正忙于自己的法译本^①。

(3)维也纳人。我们对于这件事的了解,只是从公布的材料中得来的,因为无论是奥伯温德还是肖伊,都根本没有来信谈过这件事⁶²⁷。但是,肖伊使我们产生如下的怀疑:(1)他和瓦扬有联系;(2)有材料证明,他也象他的朋友和前辈,即发了疯的诺马耶一样,和巴枯宁有联系。后者的善于夸张的辞令在肖伊的文章和演说中都有所流露,你会记得,当解决巴枯宁问题的时候,他的弟弟^②是如何从海牙溜走了。在公开的论战中,目前还没有对奥伯温德提出什么严重的指责。他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是得到党的同意和赞成,并且直接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如果明天把《泰晤士报》交给我支配,让我在上面写我所要写的一切,并且得到报酬,那末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就是埃卡留斯,在他没有把事情颠倒过来(他是利用国际来赚钱,不是为了国际的利益,而是为了他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亨利希·肖伊。——编者注

自己的利益和《泰晤士报》的利益而写东西)时,并没有人谴责过他。在封建主义只是部分地被消灭、群众还极不开展、形势大约象1848年以前德国一样的奥地利,奥伯温德不是立刻要求采取极端措施,并同时发出激进的叫嚷,而是执行我们在《共产党宣言》结语中建议当时德国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无疑不会因此而斥责他。他可能在某种场合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谨小慎微,但是第一,这也没有得到证明,第二,没有理由这样大肆喧嚷。而且奥伯温德不是奥地利人,所以随时都可能被驱逐。不过,我已经说过,我们不了解详细情况,因此我们暂且不发表意见。

(4)接受的条件^①。——假定你们形式上有权向各个支部提出这一切要求,诚然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也没有提出过这种官僚学理主义的苛刻要求,即使提出过,那也从未履行过。即使在法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极大的错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上的一篇文章可作为证明^②,我今天就把这份报纸寄给你。我已立即给赫普纳发出了指示^③,昨天我根据查询到的有关丹特雷格和赫德盖姆的确切情况,把需要的东西写了一篇文章^③寄给《人民国家报》。

(5)在对法国采取某些步骤之前,我们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我不知道,你们能否采取一些措施。我们的所有支部都被警察破获了。赫德盖姆在海牙就已是暗探。丹特雷格虽然不是暗探,但是出于个人考虑和没有气节而出卖了几个在这以前揍过他的人。有一个会员为了给党弄些钱,曾委托丹特雷格把自己的表当掉。丹

① 见本卷第575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特雷格的妻子把表当了,但事后她拒绝把表赎回来,甚至连当票也不还给人家。于是掀起了一场风波。有几个人(多数是资产者)串通一气,狠狠地揍了丹特雷格一顿,后来又告到检察官那里;在检察官的追问下,他们承认,这些钱是给国际用的!!! 这件事的真正起因就是这样,但是由于赫德盖姆把这一切都已报告了巴黎的警察局,所以也许只有土鲁斯警察局才会感到新鲜。丹特雷格只出卖了这些人,没有出卖别人。至于警察局是怎样知道其他情况的,你从《人民国家报》上可以看到。不管怎样,在法国的组织目前已遭破坏,只能逐步地得到恢复,因为一切联系都断绝了。拉罗克目前在西班牙的圣塞瓦斯田,他的地址是:海关街 21 号拉特腊克先生,他在那里用的是这个名字。绝对不要给法国寄新的委托书。拉罗克被缺席判处三年徒刑。

(6) 会费券⁶²²。——我几乎完全见不到勒穆修,我通过马克思来催促他,但是没有任何回答。如果不花整个整个星期跟在这些法国人后面督促,那他们就什么也干不成,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7) 代表大会的地点。希望你们征求一下瑞士人的意见,就象去年我们向荷兰人征求意见一样。在瑞士只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这就是日内瓦。那里的工人群众拥护我们,另外,我们在那里有一所属于国际的房子——于尼凯堂,如果同盟的先生们要去,我们就把他们赶走。除了日内瓦以外就只有苏黎世了;但是那里只有寥寥几个德国工人站在我们一边,而且他们也不见得全都站在我们一边(见《邮袋报》);在回答你们的征询时,有人可能会建议在中心地区的俄尔顿——瑞士的主要铁路枢纽,但在那里我们非碰壁不可。同盟分子正在采取一切办法派大量人员出席代表大会,而我

们这方面的人却都在睡觉。法国的代表由于遭到破坏而不能来。德国人，虽然他们自己有同拉萨尔派的纠纷，但是对海牙代表大会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因为他们本来希望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看到与国内争吵相反的局面，取得完全的友谊与和谐；何况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目前是由清一色的顽固的拉萨尔派（约克之流）所组成，这些人要求把党和党的出版机关降低到极卑鄙的拉萨尔派的立场。斗争在继续；这些先生想利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目前坐牢的时机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小赫普纳在坚决抵抗，但是他实际上被赶出了《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况且他已被驱逐出莱比锡。这些家伙要是胜利了，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丧失了党，至少目前是这样。我将此事十分明确地写信告诉了李卜克内西，我一直在等着回信。丹麦方面杳无音信。我很久以来就怀疑，《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拉萨尔派在他们北什列斯维希的拥护者的帮助之下，在那里制造了一片混乱，并唆使这些人退出国际^①，这种怀疑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越来越得到证实，这家报纸对于哥本哈根的事态了解得要比《人民国家报》清楚得多。从英国只可能来很少的代表；西班牙人能否派出代表，还很成问题，因此可以预料，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将会很少，巴枯宁派将比我们的人多。日内瓦人自己什么也不干，《平等报》看来已停刊，因此也不能指望那里会来许多人参加。幸而在那里我们将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且在对巴枯宁及其一伙有所认识的人们中间，一旦需要，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总之，日内瓦是唯一合适的地方；为了确保我们的胜利，只是需要而且绝对需要总委员会根据1月26日的决议^②宣布下述组织退出国际：

① 见本卷第557页。——编者注

②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编者注

(1) **比利时**联合会，它已宣布它不愿同总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并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2) **西班牙**联合会的一部分，他们派代表参加了哥多瓦代表大会⁵⁷³，并不顾章程规定，宣布不必向总委员会交纳会费，他们也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3) **英国**的一些支部和某些会员，他们曾派代表出席1月26日的伪伦敦代表大会⁵⁹⁷，他们也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4) **汝拉**联合会，他们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一定会提供更充分的理由使我们做出比暂时开除更进一步的决定⁶²⁹。

最后可以宣布，派代表出席所谓的博洛尼亚(不是米朗多拉)代表大会⁶³⁰的伪意大利联合会，根本没有参加国际，因为它没有履行章程规定的任何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决定被通过，如果总委员会在日内瓦指定一个比方说由贝克尔、培列、杜瓦尔和吴亭(如果他在那里的话)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代表资格的**预审**工作，那就可以阻止巴枯宁派的涌入。如果总委员会给该委员会作出如下指示：这些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真正的和得到承认的国际代表的同意，他们就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代表，那末，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即使他们能占多数，那也不会造成危害，因为他们只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单独开会，这样，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就不致于危及我们。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4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6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的通信活动因写《同盟》^①而中断了。此外，我们订阅的报纸现在才开始按期送来，因此，只有现在我才能重新按时寄去报告。

首先答复你的来信。

对总委员会的信的答复^②附后。

5月14日。关于缺钱的问题，这是自有国际以来就存在的老问题。只有美国人交了钱，而假如不是你，我们连这些钱也未必能得到。推迟代表大会是绝对不行的，这样就等于把战场让给别人，而且你会看到，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

5月23日。日内瓦人也没有给我们回信，他们非要我催促才行。甚至老贝克尔也没有给马克思回信。吴亭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汝拉简报》我们自己也没有收到，我们只是在《自由报》和《国际报》上读到该报的一些摘录。

5月27日。关于法国的声明⁶³¹很好！英文本已寄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法文本今天就寄给《人民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和葡萄牙。顺便说一下，葡萄牙人埋怨说，从你们那里根本收不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编者注

到任何东西，而葡萄牙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赛拉叶完全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他在法国一个通信地址也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被抓起来了。但是，关于审判案，他应当为你们向代表大会的报告写一份简短的材料。凡是过去有支部的地方，如贝济埃、利济厄等等，到处都发生了审判案。给《工人报》写通讯稿？谁来写呢？马克思和我都过度疲劳，马克思因患脑充血，医生限他每天工作四个小时，因此一切都得由我和拉法格来做。弗兰克尔在自己的作坊里一直要工作到晚上九点钟。其他人都不会写。汉堡人⁴²⁴沾染了行会习气，我将写信把这一点告诉李卜克内西。对于荷兰，有德文本声明就够了。《工人报》应该更广泛地利用《人民国家报》。

现在谈一点消息，而这次不是令人不快的消息：

（1）6月1日和2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不列颠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⁶³²。有二十六名代表。现将托利党报纸关于大会的报道和一份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一并作为印刷品寄去。联合会委员会仍设在伦敦，尽管这里的人希望把它迁到诺定昂去。《东邮报》迄今一直是荣克和黑尔斯的机关报，但在一篇充满嘲笑的文章中，仍然承认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了国际的英国组织，此后，我在那上面再没有看到关于黑尔斯家里举行的那次假会议的消息；看来，这家小铺子已关门了。在此之前，他们总是轮流发表这些消息和他们那两个支部的消息：斯特腊特弗德和莱姆豪斯或者莱姆豪斯和斯特腊特弗德，但是，现在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莫特斯赫德于星期一圣灵降临节去海德公园参加了工联的群众大会，他象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我已两个星期没有收到《国际先驱报》，看来，它也寿终正寝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可以利用其他的英国报刊。这

里新成立的法国人支部(杜邦和赛拉叶)有可能在这里出版法文报纸,但是对法国人的保证是不能完全听信的。

(2)汝拉人实行了坚决的退却。⁶³³从《国际报》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决定建议他们同盟的伙伴**不派代表参加“伪总委员会企图召开的”代表大会**,而派代表参加单独举行的代表大会,**该大会在瑞士召开的地点由他们的联合会决定**。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到日内瓦去,不然我们就会挨揍。因此,他们将在汝拉的一个偏僻地方开会,因为在俄尔顿代表大会(见下面)以后,他们在瑞士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去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1)巴枯宁从不喜欢参加个人的争论;(2)他和吉约姆被开除,这使基本问题从一开始就具有**纯私人的形式**;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些关于巴枯宁的诈骗行为的材料,以便立即把他置于死地;(3)意识到他们的情况实际上不比我们好,他们的内部争吵也使人感到厌倦和烦恼。在这个伟大的汝拉代表大会上,竟然只有**九个支部的代表**出席!在意大利,尽管嚷得那么厉害,可是他们连一份报纸都出不了,而在西班牙现时的运动中,他们等于零。这样,他们就只有立即放弃他们的弃权论,派了八个人或者按他们所说的派了十个人去参加会议。

(3)在罗马,被称为“**沉默协会**”的那个“国际”委员会已经关闭了,——这是个秘密团体,有绝对服从的誓言和巴枯宁在一年前提出的一句书信结尾用的祝颂语:“敬礼和社会清算,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总之,完全是秘密同盟搞的那一套玩意儿。关的正是时候。

(4)赛拉叶同布朗基派在《自由报》上就法国的审判案进行了论战⁶³⁴;布朗基派表现得非常厚颜无耻,但是得到了应有的回击;

对他们的打击尤其沉重的是这样一条消息：在海牙取消总委员会代表的权力并且只授予总委员会以任命新的代表的权力^①之后，库尔奈和朗维耶在海牙时就以**自己的**名义把新的权力授予了赫德盖姆！

（5）俄尔顿瑞士工人代表大会⁹⁶——七十名代表，有五个汝拉人提出了关于分权制的建议，由于全都投票反对这五个人，所以建议破产了，汝拉人立即离开会场。这一点你大概早就从《哨兵报》上知道了。

但愿你的胳膊和你的喉咙在这期间已经痊愈，而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前景在你们那里也日渐好转。即使代表大会不会十分美满，那也有必要召开，并经过某些努力使它起到自己的作用。请不要忘记，按照章程，你们应该在两个月以前，即**7月1日**以前发出邀请和公布议程。

《同盟》即将写好——是法文的；使用这种伤脑筋的语言真是棘手的工作，然而却能击中要害，甚至你们也会感到震惊。

邮班快要截止了。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六 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与的权力》。——编者注

24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胡贝尔茨堡

1873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先答复您的信，因为李卜克内西的信还在马克思那里，而他一时又找不到那封信。

不是赫普纳，而是约克代表委员会写给赫普纳的信，使我们这里担心：党的领导——不幸，它完全是拉萨尔派的——会利用您被监禁的机会把《人民国家报》变成某种“诚实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约克的行动已明显地暴露出这种意图，而由于委员会攫取了任免编辑的权利，所以危险性无疑是相当大的。赫普纳将被驱逐⁶³⁵，这就为实现这些计划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情况究竟怎样；因此便写这封信。

您不应当忘记，对于约克来说，赫普纳，尤其是宰弗特、布洛斯等人所处的地位远不象党的创始人您和李卜克内西所处的地位，您可以干脆不理睬这种无理要求，但未必能够要求他们这样做。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这种权力对您虽然没有行使过，但是这一次，他们无疑会利用它，而且用来危害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做我们所应做的一切，并且竭力加以阻止。

赫普纳可能在个别地方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这主要是在接到委员会的信以后，但是，在实质上我们应当坚决承认他是对

的。我也不能责备他软弱无能，因为如果委员会明确示意要他退出编辑部，并告诉他，不然他就得在布洛斯的领导下工作，那末，我看不出，他还能怎样进行抗拒。他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在他的上级领导发出这样坚决的信以后，我认为，甚至赫普纳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您所引用的、早先给我留下不好印象的短评，也是可以原谅的。

不管怎样，从赫普纳被捕和不在莱比锡时起，《人民国家报》远不如以前了，如果委员会不是同赫普纳争吵，而是给他以全力的支持，那末委员会的做法会正确得多。委员会断然要求《人民国家报》采取另外的编辑方针，不刊登科学论文，而刊登《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式的社论，并且**以采取直接的强制措施相威胁**。我根本不了解布洛斯，但是如果这个委员会正是在这个时候委任他，那末可以推测，委员会一定是找到了一个合乎它的心意的人。

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那末您自然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判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特别是在个别场合下。但是，也应当考虑到下述情况。当人们象您一样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全德工人联合会⁶³⁶竞争时，就会容易过于重视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想到对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附带总还得接受一大批这样

的首领，这些人为了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为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总是想首先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无疑是危害了党，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没有那些人参加，党在今天是否就不会如此强大。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这将是一个不幸。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就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这些团结的狂信者，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

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的。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東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使国际纯洁无瑕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⁵¹⁹，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希望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而感到失望的人，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剧烈得多的争吵！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转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而仍然一定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光荣地摆脱开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象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这一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十个月中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国际大多数所谓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的那篇文章^①）。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做；当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

^① 弗·恩格斯《在国际中》。——编者注

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象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不过,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①。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象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您也不应当忘记,如果《**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多,那末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有一种狂信心理,而由于这种狂信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信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我必须就此搁笔,因为邮班就要截止了。再匆匆说一点:马克思在法译本^②的工作结束(约在7月底)以前,不能着手对付拉萨尔⁶³⁷,而且他迫切需要休息,因为他过于疲劳了。

您坚忍不拔地忍受监禁,而且还在进行研究,这太好了。我们大家都为明年将在这里看到您而感到高兴。

衷心问候李卜克内西。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节《教育的真理》。——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250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3年7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关于马克思病情的所有消息都是从糊涂虫巴里那里来的，他把有关此事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了，等他来的时候，将给他以应有的斥责。

事情是这样的：马克思若干年来就时常失眠，而且越来越严重，他为这种病作了各种各样的荒唐的解释，譬如他说这是久治未愈的喉炎造成的；但是，在咳嗽痊愈以后，失眠还是照旧。《资本论》法译本给他带来的繁重工作（可以说，他必须重新翻译），出版者^①的坚持要求以及各种与此有关的其他不愉快的事情，使病情恶化了，但是他一直不愿停止过度的工作，最后他开始感到头顶受到剧烈的压迫，失眠严重到了甚至服用很大剂量的三氯乙醛也不起作用。这种情况我是熟悉的，因为鲁普斯^②有过这种经历，他一开始也是工作累病的；医生对他没有在意，后来又误诊为脑膜炎；我当时就对马克思说，他的情况和鲁普斯一样，应当停止工作。起初他想用一些玩笑话支吾过去，但是他很快发觉，他越是勉强工作，工作能力就越弱；因此我劝他到曼彻斯特去请教龚佩尔特。⁸⁶那时龚佩尔特正好在策勒他表兄弟瓦克斯上尉那里，这样，在他到

① 拉沙特尔。——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来之前，马克思有可能在曼彻斯特大约休息十二天。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了龚佩尔特，而且对他说，马克思的健康通常很快就恢复。龚佩尔特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给马克思作了严格的规定：工作日上午不能超过两小时，下午也不能超过两小时，必须早餐，早餐后必须散步，饮用苏打水冲淡的葡萄酒，多活动，服些通便的药（我没有见到处方），在失眠严重时服用很大剂量的三氯乙醛，等等。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时情况大为好转，虽然不能指望他总是经常都感觉良好，但是，甚至在他难过的日子里，现在也比从前好得多了。我想让他马上把旧的工作习惯改变一段时候，其实这也是龚佩尔特给他规定的根本治疗措施；只要他能安静两三个星期，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很快就能重新担负少量的工作。不管怎样，他现在不服三氯乙醛每晚可睡四五个小时，午饭后睡一至一个半小时，这已经比他几乎整整一年来通常的睡眠时间多了。例如，在海牙他几乎根本不能入睡。此外，这一次他知道，情况是严重的，他几乎是过分严格地在执行规定；由于病情的任何恶化都能立即发现，所以我总是能够及时地提醒他关于必须安静和休息的规定。⁶³⁸

至于其他方面，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可以。燕妮^①很快就要分娩了（但是绝对**不要**让她知道这件事是我写信告诉你的）。拉法格和我已经写好了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着手写的关于巴枯宁和同盟的文章，一经委员会同意，就可刊印⁵⁶⁹，这将引起一场风波。拉法格和杜邦开办了一个吹奏乐器厂，以便利用杜邦得到的营业执照；赛拉叶是他们的销售员；若昂纳尔在利物浦，维沙尔打算经商，莫特斯赫德仍象以前那样喝酒。黑尔斯和荣克想在这里制造分裂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的企图完全破产了，埃卡留斯自从议会没有解散以来就完全销声匿迹了。其他的消息我寄给了《人民国家报》，你在最近的一号上将会看到^①。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251

马克思致茹斯特·韦努伊埃

巴 黎

1873年7月1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经过长时间的中断之后，我刚刚把稿子（第六篇）和校样^②寄给了拉羽尔先生。

您知道，疾病当中最危险的就是旧病复发，但是现在我已经能够重新认真地着手修改鲁瓦先生的稿子，他的稿子在我这里已积存得相当多了。

然而，因我生病而中断了工作，这不能成为拖延印刷第四分册和停止印刷第五分册的原因。

当我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我曾指示印刷第二十七印张，但是，因为它只能和第六分册以后的续册一起印刷⁶³⁹，所以我希望收到新的校样。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弗·恩格斯《在国际中》。——编者注

② 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编者注

25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7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昨天我发了电报（付了一英镑十六先令）：“恩格斯致左尔格，
纽约市霍布根镇 101 信箱。赛拉叶，可。”⁶⁴⁰

因此，你要立即给赛拉叶寄去指示和材料，好让他有时间了解情况，免得文件还没有看就到那里去。钱的问题也是这样。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都不便承担这件事，否则又会引起过去的那种号叫：瞧，很明显，马克思总是站在后面，只是让纽约人出面罢了！为了说服赛拉叶，我费了很大力气，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待遇相当不错的职位，他首先必须在这方面使自己得到保障。这件事费了三天的时间。

我把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寄给了已经获释的比尼亚米。通知也交给了赛拉叶，但是，正象我已经告诉你的^①，他在法国再没有通信的人了。

随今天的邮班给你寄去两个邮包，每包有十六份代表大会的决议^②。本来你早就可以在一提出要求后就收到这些决议的。但是，因为你们那里没有法国人支部，所以我以为，为满足总委员会

① 见本卷第 587 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编者注

的需要，寄去的那些已经足够了。已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寄去八份或十份⁶⁴¹。

我还没有收到钱。

载有代表大会决议英译文的《国际先驱报》再也弄不到了。此外，赖利变节了，转到了共和派营垒，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现在又重新刊登在《东邮报》上，这使荣克和黑尔斯大为恼火，因为该报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⁶³²以前是他们的机关报；但是代表大会把他们置于死地了。因此我没有为迈耶尔订《国际先驱报》。

关于法国委托书的声明⁶³¹，已寄往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

马克思和我将很高兴收到那里的委托书。出于一系列的考虑，看来我们不得不去一趟，尽管我们自然更愿意留在这里。

如果马克思没有把分册出版的《资本论》^①寄给你，那末他会补寄的。法译本已经出了四个分册，出版者^②担心——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在目前的僧侣政府统治下，《资本论》是否会被没收，所以出版工作进行得这样慢。

接受工联的条件不一样。有的按每个会员交纳一个便士，有的交纳一个总的数目，有时只是中央委员会直接加入，交纳总的会费。根据章程的有关条款，通过简单的决定便可批准加入，并发给已被接受的证明。交一先令就能得到一张可以挂在墙上的美观的印刷证件。

《民主袖珍手册》和《欧洲的秘密》只要有比较详细的材料说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也许可以弄到；在书刊目录中没有这些书，而把欣里希斯编的二十卷半年书目全看一遍，也未必值得，而到头来

① 指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编者注

② 拉沙特尔。——编者注

还是什么也找不到（这类书很可能就是这样）。

由于受到你们那种不切实际的指示的约束，日内瓦的那笔钱仍旧放在我这里。试问，给牺牲的公社社员的寡妻孤儿汇款，到哪里去找地址呢？这笔钱我只能代你们保存着，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完成这一委托。我倒建议把这些钱拨给赛拉叶，委托他将这笔钱**尽可能**用于规定的目的，或者用于公社流亡者；或者把这笔钱拨给国际，它对国际当然会有用处，——还没有在这里安顿下来的流亡者，用不着花许多钱。我将给日内瓦寄去十英镑。其余的由你们支配。⁶⁴²

奥伯温德^①。根据已公布的文件判断，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⁶⁴³。奥伯温德一向是个随风转舵的人，他过分地强调奥地利的落后条件，想这样来为调解找到借口。另一方面，安得列阿斯·肖伊至少是个糊涂虫，他想用“走得越远越好”的口号，使自己崭露头角，不管怎样，他的野心大于他的能力。我们早就怀疑他同巴枯宁派有联系，而现在他在自己的纲领（《人民国家报》第59号）中竟使用直接从巴枯宁那里借用来的词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一切其他政党**都是反动的一帮**⁶⁴⁴。在我们尚未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前，我们暂不发表意见。同样使人非常怀疑的是，曾去过海牙的亨利希·肖伊，在这里已经呆了四个多星期，但是，只是在街上遇到马克思夫人之后，他才到马克思那里去。我们至今避免同他谈论这件事；不过，他表现得很正派，责骂巴枯宁和布朗基派，但这毕竟是令人奇怪的。

皮尔对我说**维尔茨**是个好虚荣的钻营之徒，他自以为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这种突出个人的不谦逊作风对他们十分有害。简单

^① 见本卷第581—582页。——编者注

说来,丹麦人在弗伦兹堡和其他北什列斯维希的拉萨尔派的影响下,越来越倾向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并陷入了它的圈套。因此他们沉默起来。所有这些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真见鬼,他们往往被一些漂亮的词句所收买。

请看我们在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他们在那里的亚尔科根据巴枯宁的指示废除了国家(所谓暴行自然是反动分子的捏造),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其委员有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他是巴枯宁在瓦伦西亚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在哥多瓦选出的现在的通讯委员会委员)。情况怎样呢?根据某些充当调停人的代表的建议,签订了和约:一方实行大赦,一方停止反抗,于是在资产阶级的欢呼声中军队开到了那里⁶⁴⁵!在巴塞罗纳,巴枯宁派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胆略进行这种尝试,但是,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到处都在扩大“无政府状态”和全面混乱,并……为卡洛斯派扫清道路。

关于同盟的报告^①正在印刷——今天我读了前几个印张的校样,过一个星期就能印好,不过,我对此深为怀疑。书大约有一百六十页之多,我预付了印刷费约四十镑。印数一千册,价格两法郎,等于英国的一先令九便士。我将把印出来的第一批寄给你们。但是,因为这本东西一定要**全部销售出去**,以抵偿花费,所以请立即告诉我,你们那里需要**订购**多少册,而我们另外再多寄一些给你们。还请你找一位**殷实**的书商来推销这本书。至于说因额外费用而价格应该定为六十至七十五分——这由你们决定,不管怎样,我们这里每册应该得到一先令九便士,按适当折扣卖给书商的那些不算在内;不然,我们就要入不敷出了。这本东西将象炸弹一样在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自治论者中间爆炸，如果说它注定要炸死某个人，那就是巴枯宁。这本东西是拉法格和我编写的，只有**结语**是马克思和我写的。我们将把它分送给所有的报刊。你会对那上面揭露的卑鄙行为感到惊奇；甚至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都会感到惊讶。

这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仍然处在睡眠状态。除了刊印的报告之外，我很少知道和听到它的情况。不管怎样，荣克、黑尔斯、莫特斯赫德之流完蛋了，这是就他们的伪国际而言的。

请通过维尔茨为我找几处哥本哈根的地址，而且要**快**，以便我能把关于同盟的报告寄几份去。皮尔那里再也没有音信，因此不知道他的地址是否还适用。

这里其他方面的情况还不错。我的妻子^①在兰兹格特，马克思夫人今天也想到那里去。燕妮·龙格大概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要分娩了（在你没有得到正式消息以前，无论对马克思夫人或是对马克思，都绝对不要谈及这件事，他们在家务事方面是非常谨慎的）。拉法格和勒穆修利用营业执照开办了一家雕版厂⁹⁷。杜邦也在竭力利用自己的营业执照办吹奏乐器厂，但是经常遇到障碍，其原因主要在他本身，因为他对商业事务一窍不通，如同我的看家狗一样。这些话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你想象不到，这里的人对有关私人事情的消息是多么敏感，而且他们自己越是喜欢搬弄是非，就越是敏感。

最后，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难道我们在这里能够象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那样代表总委员会吗？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253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3年8月12日于伦敦

致尼·丹尼尔逊阁下

阁下：

近几个月来我病得很厉害，有一个时期由于疲劳过度甚至处于危险状态。我的头疼得如此厉害，以至有中风的风险，即使现在我每天工作也仍然不能超过几小时。正是这**唯一的原因**使我没有能尽早告诉您已经收到您盛情寄给我的珍贵书籍⁶⁴⁶并为此向您表示感谢。

您一定已经收到了三份《资本论》的合订本——至少我是这样来理解您上次的来信的。今天给您寄去该书最近单独出版的一个**分册**。

目前我们正在印刷揭露**同盟**的文章^①（您知道，在英国，人们把这个宗派称为戒酒协会会员⁶⁴⁷），我很想知道，给您大批地寄这些材料时，用什么方式**花钱最少**。与这伙伪君子的首领^②有关的信件，我们仍然留作后备。⁵²⁹

非常感谢您最近寄来的长信；我将很好地使用它。它对我有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② 巴枯宁。——编者注

很大的商业价值。⁶⁴⁸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254

恩格斯致约翰·德·摩尔根

伦 敦

[草稿]

[1873年9月18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星期一^② 我看到了卡罗尔小姐留在我家里的您的来信。当天和星期二，我一直忙于法国流亡者和国际的事务，以致既不能办我自己最急需办的事情，也不能腾出时间来答复我回城后见到的许许多多信件。不然我会立刻写信告诉您，下星期日我不能担任她的报告会的主席。

星期二，我正准备外出办理一件紧急的和**必须**在午后一点钟以前办妥的事情，卡罗尔小姐再次光临了。当时已经是十二点半，而我要走一英里多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即使我有一打老朋友从地球的另一端来到这里，在这个时刻我也不能同他们交谈，因为我连五分钟的多余时间也没有了。我对待他们也会象对待卡罗尔小姐一样。

在我很有礼貌地向她说明了我眼下的处境之后，她断然地问我：是否能担任主席。我回答说，很抱歉，我不能担任，因为那天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② 9月15日。——编者注

晚上有事，并且再一次就我不得不如此匆忙地同她分手表示歉意，这时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甚至没有等我问她，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再次同她会面，她就宣称，对于伦敦国际会员的这种态度她已经领教了，说完就从屋里走出去了。

我在她面前感到很为难，我认为她的行为是由于激动所致，而这常常是因为受挫折引起的。遗憾的是，她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蓄意进行侮辱，这使人毫不怀疑在这种道貌岸然的愤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

至于在星期日担任主席的事，我不得不拒绝这一荣誉：

（1）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我事先已另有约许；

（2）因为同您的推测相反，我没有想起过去我在什么时候听到过卡罗尔小姐的姓名，同样我也没有能够从我问过的为数不多的人那里得到有关她的补充材料。^①不能要求我去主持我根本不了解或几乎不了解的人所举办的活动。

（3）我从来没有在英国人的公众集会上担任过主席，而且也不打算这样做。如果说我过去有一次曾经担任过您的报告会的主席，那也是在德国私人团体的会议上，而我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不管怎样，这次小冲突会带来某些好处，它将向您说明，不预先取得本人同意，不应该推某个人当主席和利用他的名字。

致兄弟般的敬礼。

^① 手稿中删去了：“即使就是象您介绍她时所说的那样，她是一个热情的革命家，您总应该知道，革命家是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决不能当众表示支持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由于我完全不了解卡罗尔小姐的观点，所以很可能在她讲完话以后，我不得不站起来，并声明不同意她所说的话，而这将是有害无益的。”——编者注

255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3年9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我已给符卢勃列夫斯基写了信，他出生于立陶宛，他的俄语和波兰语一样好。

如果他不同意，我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个俄国人（不是波兰人）。

256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渥特

伦 敦

[1873年9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斯渥特：

以后请不要找我，可以直接找您想推荐的人。我正在根据刚刚从您那里收到的来信给符卢勃列夫斯基写信，可是您又推荐罗兹瓦多夫斯基，这个人我也认识，但我认为他不如别人合适，因为他已经有事干了。

不过不要紧——我们不会为此而争吵。只是您应该了解，处在这种使人茫然的境地是很不愉快的。我立刻通知了符卢勃列夫斯基，告诉他事情没有成，而我并不认为，这件事使他很感兴趣。

您的 卡·马·

257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9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的妻子几次给你写信谈到我的健康状况；中风的严重危险威胁着我，直到现在我还头疼得很厉害，因此必须大大地限制工作时间。这是我很久没有写信的唯一原因。据我记得，我往纽约只写过一次信——给波尔特^①，当时从你的来信中我感到，我的干预可能有助于和解和澄清问题。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惨败是不可避免的。从这里得知美国代表不准备参加大会时起，事情就已经不妙了。在欧洲，人们竭力把你们说成是受人操纵的角色。因此，如果你们不出席，而由我们出席的话，那就会使我们的敌人怯懦地散布的谣言得到证实。此外，人们会认为这证明你们美国的联合会不过是有名无实的。

再有：不列颠联合会竟没有给唯一的一名代表筹款；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通知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能直接派出自己的代表；来自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消息也不妙；至于法国人就根本谈不上参加了。

因此，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人将是瑞士人，而且是当地的日内瓦人。从日内瓦我们没有得到任

^① 见本卷第565—568页。——编者注

何消息；吴亭已不在那里，老贝克尔一直没有来信，而培列先生来过一两封信——为的是把我们引入迷宫。

最后，最近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寄来一封信，首先表示日内瓦人拒绝接受英国的委托书，这封信充满调和主义的精神，并且附来了一张公然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和前伦敦总委员会的传单（由培列、杜瓦尔等人署名）¹⁰¹。就传单来看，这些家伙在某一方面甚至比汝拉人走得更远：例如，他们要求开除所谓**脑力劳动者**。（这里最妙的是，这个破烂不堪的货色是卑鄙的军事冒险主义者**克吕泽烈**写的——他在日内瓦自称是美国的“国际”创始人——这位先生想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以便从那里实行暗中的独裁。）

这封信连同附件寄来得正是时候，这就可以阻止赛拉叶去日内瓦⁹³，并且（象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所做的那样）对当地那些家伙的行为提出抗议，事先警告他们，他们的代表大会将被看作是日内瓦纯地方性的行动。谁也没有到那里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有人去了，那代表大会也就不成其为地方性的了。

虽然日内瓦人未能占据总委员会，但是你也许已经知道，他们把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甚至还搞了许多同那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背道而驰的名堂。

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因此就放弃纽约的中心点而让培列之流的白痴或克吕泽烈之流的冒险家篡夺领导权并败坏整个事业。事变和不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在目前，只要同各个国家中最能干的人物不完全失去联系就够了，而根本

不要去考虑地方性的日内瓦决议，干脆不要去理会它。那里作出的唯一的好决议——推迟两年召开代表大会，对这种活动方式是有利的。此外，这也会使大陆各国政府利用国际的幽灵来**进行反动的十字军讨伐**的打算落空，因为资产者到处认为这个幽灵已经被顺利地埋葬了。

顺便说一下，务必把有关公社流亡者用款的**收支账簿**退还给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驳斥诬蔑，它对我们是绝对必要的。这个账簿同总委员会的总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我看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把这本账簿从我们的手中交出去。

但愿美国的恐慌不会具有过大的规模，也不会对英国从而对欧洲产生过分强烈的影响。这种局部性危机往往是周期性总危机的先兆。如果这种危机过于尖锐，那末只会削弱总危机并缓和它的尖锐性。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希望给我弄一些有关危机的美国报纸的剪报。

我们共同的朋友^①、魏德迈的遗嘱执行人的地址在哪里？

下星期恩格斯将把你们应得的二十五份《同盟》^②给你们寄去。

① 海尔曼·迈耶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25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3年1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前几天我刚从德国回来⁶⁴⁹，我是因为母亲生病和逝世而到那里去的，回来后见到你10月22日的来信。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指责我这么长时间不让你知道这里的事态和通过的决定，这是不公正的。事实是这样的：马克思和我从一些地方接到模棱两可的报告，而从另一些地方根本得不到消息，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我们断定，代表大会实质上将是瑞士地方性的代表大会，既然没有任何人直接从美国去参加，因此我们最好也不出席。（应当补充一下，马克思和我都没有收到任何委托书，只从美国收到一份轮流使用的委托书。）对这件事刚作出最后决定，我就到兰兹格特去进行海水浴了⁹²，我家里的人已在那里，由于经常失眠和神经失调，海水浴对我是极其需要的。马克思往那里写信告诉我，由于突然发现日内瓦人背信弃义^①，这样，就有必要作出决定，让赛拉叶也不要去参加代表大会。⁹³从马克思的来信中我已了解到这样做是必要的，并表示同意，但一定要赛拉叶立即给你们写信^②。过了几天，我去伦敦住了一天，以便支付《同盟》^③的印刷费和安排发送的工作；

① 见本卷第9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2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我翻阅了有关文件,并且深信,如果赛拉叶作为你们的代表到那里去,那将是极其愚蠢的;由于他和我们都没有出席,而且除一人^①外所有德国人没有出席,就使代表大会变成了纯地方性的会议;和同盟分子的会议比起来,这个会议看起来还很象样子,但它对国际没有产生任何道义上的影响。况且当时总的国际形势是:任何代表大会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两个代表大会——同盟分子的⁹⁵也好,国际的⁹⁹也好——现在就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因此我催促马克思赶快通知你们,而我自己则再次离开了那里,并且在收到你来信之前一直以为,这件事已经办妥了。马克思也以为,赛拉叶在退钱时已首先通知了你们,所以他可以晚一点写信,以便能够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等告诉你们。

但是,上星期我们才知道,赛拉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钱交给拉法格保存起来了,这几天我就要到拉法格那里去取这笔钱,用它买点必需的东西。我正忙于校订工作,给我寄来的关于同盟的小册子的德译文很糟糕(它将由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⁶⁵⁰)。在修改这篇译文时,放在我手头的你那部分译稿对我很有用处。当然,事情很紧迫,我必须加紧工作,因为在本星期内就要把稿子退回。

马克思昨天带着他的小女儿^②到约克郡的哈罗格特去了,他们两人将在那里休养一个时期。¹⁰²这对他是必要的;今年春天显现出来的那种厉害的症状已经消失了,但是,出现了大脑的慢性的抑制状态,使他没有能力工作,甚至没有心思写作;这种状态如果长期拖延下去,会引起不良后果。最近这几天他要到曼彻斯特去

① 布尔哈特。——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拜访我们的朋友龚佩尔特，这是他完全信赖的唯一的医生，而且春天时也是由他治疗的。这也是使你较长时期以来得不到消息的原因。

巴枯宁给《日内瓦报》编辑部和汝拉人寄去了关于退出政界的声明，作为对小册子的答复，声明说：我要退出了。今后我不再打扰任何人，只是请别人也不要打扰我⁶⁵¹。他是大错特错了。不过，他丝毫也不企图作出任何回答。

吴亭到这里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他向我们讲了一些更令人吃惊的关于巴枯宁的事。这个家伙在实践中真是认真地运用了自己的教义问答；他和他的同盟完全靠**招摇撞骗**过日子已经有好多年了，他们认为，这方面的情况丝毫不能透露出去，不然会使某些必须加以重视的人名誉扫地。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骗子集团。不过，他们的伪国际现在死气沉沉，小册子戳穿了骗局，而吉约姆之流的先生们只好等待人们把这一切全部忘掉。

在西班牙，他们自己毁灭了自己——请看我在《人民国家报》上的文章^①。

真正的国际现在也死气沉沉。9月我曾写信给梅萨，至今仍然没有回信。在葡萄牙，我们的人正遭受迫害，他们必须保持谨慎。在意大利，成立了梅累尼亚诺支部⁶⁵²，对此我在这里顺便通知总委员会，地址附后。《人民报》还在出版，不过经常脱期，而且竭力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我所能报告的就是这些。这里的联合会在最终收拾荣克、黑尔斯之流以后，已经完全瘫痪。几乎连人都召集不起来。

① 弗·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编者注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同梅累尼亚诺联系的地址：
意大利米兰省梅累尼亚诺
鲁伊治·宗卡达

1874年

25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4年1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温采尔：

恩格斯已将你给他的信告诉了我⁶⁵³。因此我才给你写这封信。我回来以后，右边脸颊上长了一个痈，已动了手术；后来又生了许多小的，但愿目前使我痛苦的是**最后一个**。

不过，你以后再也不要听信报纸上的谣言，**更不要去理睬它**。英国报纸有时报道说我死了，我就随它说去，也不作任何活着的表示。如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在通过自己的朋友（**你在这方面是个大罪人**）向公众报告我的健康状况，这对于我是很不愉快的。我对于公众毫不介意，如果我偶尔患病的情况被夸大了，那至少有一个好处，即可以使我摆脱世界各地的不相识的人们对我的各种纠缠（用理论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非常感谢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①的亲切的短信。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谢谢你给我寄来《法兰克福报》，我在上面看到许多有趣的东西。

教皇至上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相对胜利⁶⁵⁴，是俾斯麦先生及其资产阶级走狗应得的报应。下次再详谈。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根据我的朋友龚佩尔特医生（在曼彻斯特）的嘱咐，我在刚一发痒、预示要生痈的时候，就马上在患处涂上汞软膏，我发现这种办法特别有效。

你在布勒斯劳^①的朋友弗罗恩德^②医生，即你说很有希望的那个人怎么样了？看来，到头来只不过是个没有出息的人。

26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胡贝尔茨堡

1874年1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给你写信，否则我们的通信就会由于我最近要做的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完全中断。现在言归正题吧。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不久——约一个星期，我们从日内瓦收到一本共十六页的小册子¹⁰¹，署名的有培列、杜瓦尔，另外大约还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原稿中是双关语：弗罗恩德的德语是«Freund»，既是医生的姓，又有朋友的意思。——编者注

有六至八人，其中大部分象这两个人一样，是国际日内瓦组织的领导人和高喊反对汝拉派的主要人物。小册子宣称：海牙代表大会不正确，总委员会应当削弱，应当取消其暂时开除的权力，并在最近两年内把它重新迁到除伦敦外的欧洲其他地方（蠢货，好象我们很想念总委员会似的！）等等，等等。后来培列写来一封信，这位同巴枯宁派争吵的罪魁祸首竟宣称，必须作这些让步，这样才能使“**这些汝拉支部**”——其中有一个穆蒂埃的模范支部——**投靠他们**。不论是培列，还是所有其他日内瓦人**直到最近**都使我们对这个新的转变一无所知，他们对我们一切有关日内瓦情况的询问，都不予答复，这样就使我们一直以为，似乎我们在日内瓦可望得到绝对的支持，要知道，伦敦总委员会正是由于这些人才卷入和巴枯宁派的争吵的，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而越来越深地陷在这件事情里。此外，在此以前的两个星期，培列还曾欺骗我们说，罗曼语区委员会的成员换了，他自己从中退出了！既然我们得到的一切消息使我们预计到，代表大会将是纯地方性的、日内瓦的，至多也不过是瑞士的，其他国家只有少数人参加，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根本不出席^①。事态发展后来表明我们是正确的，贝克尔就可以对突然变为“反权威主义者”的日内瓦人说，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想要通过的一切决议，此事和谁都不相干，而下一届代表大会还可以重新改变一切。

不过，当时我们就识破了这个集团。整个事件的幕后人不是别人，正是冒险家克吕泽烈，是他搞出了这套名堂。此人认为，现在时机已到，他可以当国际的领袖，并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去；

^① 见本卷第90—91、92—93页。——编者注

这后一点很适合渺小的日内瓦当地知名人士的口味，他们希望把国际变为瑞士地方性的播弄是非的俱乐部，他们好在那里担任第一提琴手。同时，培列先生一直与这里的荣克保持通信联系，后者使用自海牙时期以来惯用的手法，大谈什么如果他们能使国际**完全成为援助罢工的机关**，那末他就会给予国际以巨大支持，等等。

日内瓦的阴谋家们言听计从，于是就产生了只有克吕泽烈、培列之流支持的《劳动者同盟》报及其“总同盟”⁶⁵⁵计划。这是想使国际为日内瓦人服务的又一次变相的尝试。

但是这个计划流产了。该报来自德国、比利时、法国的通讯，都是在日内瓦炮制的，只有伦敦的通讯出自荣克之手，那里面尽是谎言，就象荣克在最近十五个月来学会散布的一样。这些人参加日内瓦支部之后，连同他们的全部可怜计划到处都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失败。比利时人根本不想理睬他们，正如任何熟悉英国工联的人所能预料的那样，现在就连设菲尔德代表大会也把它拒之于门外⁶⁵⁶。因此，那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被彻底埋葬，而培列先生现在可以真正**退出舞台**了。

因此你可以看到，那些蓄意破坏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渺小的蠢驴们，接着又是怎样摇身一变，企图重新招摇撞骗；但幸运的是这一点未能得逞。

关于同盟的小册子^①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人为地建立起来并仅仅靠国际的威望维持的分裂主义者的全部报刊现在都垮台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也许还有《米拉波报》，更不要说《自由报》，象许多西班牙和意大利报刊一样，都已停刊。我虽不能确切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地说《联盟》和《汝拉简报》是否还在出版，但我想是不再出版了。现在将逐渐出现比较好的报刊来代替这些宗派主义者的报刊，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不要紧。先把坏的分子彻底扫除，然后才能出现优秀的分子。

这里所有被资产阶级、特别是被赛米尔·摩里收买的工人领袖，都竭力在争取作为工人阶级的候选人而被资产阶级选入议会。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成功，不过我倒很愿意让这一帮人能选进去，其原因就象哈森克莱维尔及哈赛尔曼的当选使我高兴一样，只是没有我那位特耳克使我不痛快。国会搞垮了施韦泽，也会把他们搞垮的。这里欺骗将告结束，这里将只有摊牌。

德国的选举⁶⁵⁴使德国无产阶级站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前列。工人第一次万众一心地选举自己的人，并作为独立的政党行动，而且是在全德国范围内出现。毋庸置疑，接着而来的将是对选举权的限制，虽然还要过一两年以后。封建社会主义者鲁·迈耶尔断言，全德工人联合会将与自己的领袖们的愿望相反，越来越按照国际的精神进行活动，他说得很对，法兰克福的第二轮选举就是一个证明，在那里，这些蠢驴终于不得不投票选宗内曼，而且做得非常得体：起初选我们的候选人，当我们的候选人未能通过而进行重新投票时，他们又投了政府反对者的票，不管这个反对者是谁。对于首领们来说，能这样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即使神通广大的哈森克莱维尔也无力违抗这一规律。

你们已经得到了关于马克思的消息。他好些了，但是首先必须**避免过度的工作**。今天我和他一起去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他应当每天这样做；因此你可以明白，根本谈不上老是呆在家里，等等。

我想，帝国国会将会平静地让你们坐到刑满为止；因此，最好

是雅科比能当选。⁶⁵⁷

我想给《人民国家报》写一点关于德国的东西，但是我却因此埋头钻研了很多经济和统计资料，结果也许能写成一本小书，甚至是一大本⁶⁵⁸。

衷心问候倍倍尔。

你的 弗·恩·

26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4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通过邮局给你寄去的东西的清单匆匆开列如下：

约两星期前寄去一个装有十二份《同盟》^①的邮件，前天又寄去两个邮件，各装五十份英文版章程^②，共一百份。

现在我在这里弄到了大约三百份德文版章程，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还答应给我四百至五百份英文版的。我一旦收到，就连同几份《同盟》一起通过包裹快递公司全部寄给你。通过邮局寄太贵了，寄英文版章程花了四先令！为了减少你的开支，我将在寄去时把你写为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

一旦公众集会和其他的游行示威开始代替真正的工作和组织，就可以明白，纽约的运动从你们手中滑掉了。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德国的先生们现在大概已经明白，和美国骗子们交往意味着什么。

你的 弗·恩格斯

下次再详谈!

262

恩格斯致威廉·布洛斯

莱比锡

1874年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布洛斯:

寄来的东西已收到，谢谢。现附上关于英国选举的文章^①。关于军事法的一组文章的第一篇^②，过几天再寄去；第二篇^③，只要一收到毛奇的讲话就寄去。

雅科比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愿接受⁶⁵⁷，那他应该事先请求党中央委员会把他放在毫无当选希望的地区挂个“名”。工人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来进行这种无谓的游行示威。为了让白拉克通过，需要作非凡的努力，而胜利之所以有双倍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这是**农业区**。雅科比使自己的威望因此一扫而光；这个人**太自作聪明了**。而且还拿出这样一些肤浅的、庸俗的民主主义的理由来！他激烈攻击**暴力**，把它说成是某种根本不能接受的东

① 弗·恩格斯《英国的选举》。——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帝国军事法。一》。——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帝国军事法。二》。——编者注

西，可是我们都知道，归根到底，没有暴力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如果这类东西是勒布·宗内曼或者士瓦本《观察家报》的卡尔·迈尔写的，那还说得过去，但是，这是我们党的候选人写的！不管怎样，好在他自己把自己弄得只剩了一个“名”。

总之，这是件很称心和合乎逻辑的事情：一方面他否定暴力，另一方面又拒绝议会合法活动；这不是纯巴枯宁式的弃权行为，又是什么呢？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李卜克内西的信已于昨天收到。

26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4年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今天用邮包给你寄去上次开列的出版物，邮包上写的是：**纽约市转新泽西州霍布根镇哈得逊街25号，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弗·阿·左尔格**，是通过惠特利公司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它在纽约的代理机构是百老汇大街57号巴克南公司）寄的，注明的价值是十英镑。

从懒散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那里，我甚至了解不到英文版章程的正式定价；我只是收到了巴里的一张明信片，上面说：“我

想，有一个半便士就够了。”

《同盟》^①按我计算每本为两先令，但是通过邮局寄的那些，邮资是我付的。

过一小时后，我要外出几天，因此祝你健康，要坚强些。你们的警察局看来想要超过凡尔赛人。

你的 弗·恩格斯

264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⁶⁵⁹

伦 敦

[草稿]

1874年3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1号

阁下：

自然，我很愿意为您提供时间来解决如何更好地结清您和我之间的私人账目问题。

但是在我的信中还有另外一点，您没有予以注意。为了减少法律公文来往所需的花费，请您把莱斯特·柯立尔先生欠公司的两英镑十五先令寄给我，按照裁决这笔钱也象所有其余的未付清的欠款一样，是应该付给我的。

但是，今天我开始了解到一些情况，说明追还欠款的事做得极不体面。

我在最近的一封信中已经通知您，梅里曼、鲍埃尔等先生曾写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信给各公司(除了莱·柯立尔先生以外),要求付清欠款。今天,他们在自己的事务所里给我看了迄今他们收到的三封回信。

第一封信是迪克斯先生来的(日期是3月25日)。他通知说,“已于1874年**1月31日**付清欠款”,在他持有的收据上注明:“代穆尔和勒穆修收讫。耳·罗歇”。

第二封信是《园艺纪事》来的(日期是3月25日),按照它的说法,“他们已于**2月26日**全部付清”。

最后一封信(日期是3月25日)是特纳先生(多维尔)来的。他通知说,他“持有勒穆修先生和穆尔先生开的**收据**”。

我估计,还会寄来的别的信件也将是这样的。

无论如何,这三个已经证实的情况不仅可以作为**向郡的法庭起诉**的理由,而且恐怕也可以作为判处**侵吞钱财罪**的理由。至少梅里曼、鲍埃尔先生的意见是这样的,因为:(1)收到这些钱不仅是在公司解散以后,而且是在讼争期间和在梅里曼、鲍埃尔等先生1月22日向舍恩先生发出**通知**以后;(2)收到钱的事实不仅向我隐瞒了,而且当仲裁人哈里逊先生当着三个股东审核您最初编制的欠款清单中的每一项目时,也向他隐瞒了,哈里逊先生将来被传呼作证的时候,他会证明这个事实;(3)在裁决已通知有关方面以后,向我隐瞒了侵吞钱财的事实。

我现在不得不请您立即写信告诉我,每次您是怎样与勒穆修先生共同行动的。一旦我的律师得到我的最后指示(您知道,我根本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拖延下去,除非有绝对的必要),再要来制止由于这些“极不体面的事实”可能引起的不愉快的诉讼,我就无能为力了。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65

马克思致乔治·穆尔⁶⁵⁹

伦 敦

[草稿]

1874年3月28日[于伦敦]

致乔·穆尔先生

您在昨天的信中所谈的看法，一部分是基于对事实的不正确叙述，一部分是基于对事实的错误解释。

第一、您对事实的不正确叙述。

在哈里逊先生仲裁期间，在我的律师交给哈里逊先生的第一个通知中，我不仅声明收到了从《工程师》和《农民报》那里（而不是从您信中提到的任何“其他人”那里）收来的钱，而且声明我用了这些钱（甚至略有超过），付给了^①龙格先生和格里泽先生。在审理我们诉讼的第一天，我就把有关收据交给了哈里逊先生，以证明我的声明。

当舍恩先生在反驳中声明说，谁也没有指定我作企业清理人的时候，我回答说，作为唯一的企业债权人，我完全有权充当自己的清理人。在审理我们诉讼的第二天，我就把我的这个声明交给了哈里逊先生，他现在已退还给我的律师；在我对舍恩的反驳的书面答复中，也包含有这个声明。哈里逊先生在裁决中明确地肯定

^① 手稿中删去了：“企业债权人”。——编者注

顺便说一下，转告看了坦尼森的《亚历山大罗夫娜》⁶⁶¹ 感到很有趣的小杜西：日光之下并无新事^①，其实她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这就是说在1782年6月，北方伯爵（后来的沙皇、狂人保罗曾经用此化名外出旅行）和他的年青夫人到了巴黎。他出席了法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会上德·拉·阿尔普先生朗诵了一首诗作为对殿下下的欢迎词；每一节都以“彼得罗维奇”（彼得的儿子）结尾。格林对此评述道：

“迭次重复的称呼语，我们听起来觉得奇怪，在俄国人看来尤其荒唐。这个词，如果不在它前面加上一个表示区别的修饰语，在俄语里听起来竟是那样亲昵，就象法语里的吞涅特或者比埃尔一样。”⁶⁶²

如果杜西把这段评述寄给《奇谈怪事杂志》，那将是对坦尼森的极大效劳。

代我感谢恩格斯的来信。在我们这个伤风败俗的时代，要找到这样认真的通信人是不容易的。

再见，向大家问好。

你的 卡尔

① 语出圣经《传道书》第一章。传道者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译者注

26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伦 敦

[1874年4月20—24日之间
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小燕妮：

今天把校样^①寄去，龙格阅后，请立即退还给我。然后我把最后的校改誊到寄往巴黎的那一份上。

今天是我能够做点事情的第一天。在此以前，尽管进行浴疗、散步、呼吸极好的空气、注意饮食等等，我的健康状况还是比在伦敦更坏，这证明，情况已急剧恶化，我早就该离开那里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暂不返回，因为我十分需要恢复**工作能力**。恩格斯来信说，他今天来这里，他在信中解释了我预料你不会来的原因之一。你的身体怎样？我深信，在海滨有一两个星期就能使你完全恢复健康。这里现在甚至比疗养季节更愉快、更有益。

但愿我亲爱的普提^②还认识我。

告诉小杜西，«sacred music»^③——照她的译法是 sacrée musique^④——轻佻的巴黎人有另一种叫法：在狄德罗时代，他们把从意大利传来的、在意大利向来与《神曲》一起演奏的那种音乐，

①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校样。——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的第一个儿子沙尔的谑称。——编者注

③ “圣乐”（英语）。——编者注

④ 灵乐（法语）。——编者注

叫作«concerts spirituels»^①。

最后,用格林著作中德·布弗累骑士的俏皮话来作为结尾:

“亲王们更为需要的是开心,而不是尊敬。只有上帝才有足够的幽默,不致由于对他所表示的尊敬而苦恼。”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

你的 老尼克^②

268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布鲁塞尔

1874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今天我才把寄给我的校样^③发往巴黎。我的病复发了;我的医生让我到兰兹格特进行海水浴⁶⁶⁰,禁止我做任何工作。真好象魔鬼亲自插了手一样。现在我感觉好一些,希望能最后了结此事。一共还有(包括已开始的一册)大约三册。

我很感激您作的修改等等。您给我指出的那句话,我已经改了。

您大概记得,我曾在寄往圣塞瓦斯田的给您的信中说过的,俾斯麦支持梯也尔,但是普鲁士大使阿尔宁在国王^④支持下同保皇派

① “圣乐”(法语)。——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③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校样。——编者注

④ 威廉一世。——编者注

勾结起来。俾斯麦最后战胜了阿尔宁,使他被召离开了巴黎。

您的 卡尔·马克思

鲁瓦的稿子早已完成,但是由于从头到尾需要改写,所以巴黎的印刷厂主^①还没有收到我的原稿,对于我的原稿来说,他的稿子只不过是个草稿。

26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4年5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包括你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②的亲切短信)、迈耶尔(警察社会主义者、阴谋家、蹩脚文人)的书⁶⁶³、《法兰克福》的剪报等等,最后还有田格夫人的信,我都收到了。

我非常感谢你、你的全家和田格夫人对我健康状况的友好关怀。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不经常写信不是由于健康状况不稳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那末你对我是不公正的。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使我的工作时断时续,并靠减少所有其他的义务(也包括通信)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最后使人变得容易激动和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我从哈罗格特回来以后¹⁰²,起初忽然长了一个疖,后来又头疼、失眠等等,因此我只得从4月中旬至5月5日住在兰兹格特

① 拉羽尔。——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海滨)。从那时起,我好得多了,但是还远没有完全复原。我的医生(曼彻斯特的龚佩尔特医生)坚持让我到卡尔斯巴德^①去¹²²,并且希望我尽快出发,但是我必须最后完成已经完全搁下的法译本^②,此外,如能在那里遇到你,我将感到格外高兴。

在我不能写作的期间,我为第二卷搜集了大量新材料。但是,在法文本完全结束和我的健康完全恢复以前,我无法对这些材料进行最后的加工。

这样,夏天作何安排,尚未最后决定。

德国工人运动(以及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发展令人十分满意。在法国,理论基础和实际的健全思想深感缺乏。在英国,现在只有农业工人的运动⁶⁶⁴有所进展;产业工人应当首先摆脱他们现时的领袖。当我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揭露这些先生的时候^③,我知道,会因此而招致不满、诽谤等等,但是对于这一类的后果,我从来是毫不在意的。现在有的地方人们开始认识到,我只不过通过这种揭露来尽我的责任而已。

在合众国,我们党必须克服部分是经济的、部分是政治的巨大障碍,但是它将为自己铺平道路。那里最大的障碍是职业政客,这些人对每一个新的运动都要立即加以歪曲,使之变为一种新的“滥设企业者的生意”。

尽管采取了一切外交步骤,新的战争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战争结束以前,未必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剧烈的人民运动,或者说,运动至多只会是地方性的和无足轻重的。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俄国皇帝^①的驾临给伦敦的警察局带来许多麻烦，这里的政府将使他尽快离开。⁶⁶⁵为了慎重起见，它向法国政府借用了四十名警察（密探），以著名的警官布洛歇为头目（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以监视这里的波兰人和俄国人（在沙皇访问期间）。所谓这里的波兰人要求大赦的请愿，是俄国大使馆一手搞起来的；这里的波兰人发表了由符卢勃列夫斯基起草和签署的告英国人书，以示抗议；这个材料曾在海德公园星期日集会上广泛散发。英国报刊（极少数例外）献媚地说：沙皇是“我们的客人”；但是，尽管如此，对待俄国的真实情绪，比克里木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而俄国公主^②加入王族与其说是减少了，不如说是增加了这种疑虑。任意废除巴黎和约关于黑海的决议⁶⁶⁶，在中亚细亚进行的侵略行为和欺骗勾当等等这样的事实，使约翰牛感到厌烦，而迪斯累里如果继续执行甜蜜蜜的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长久执政。

向你们全家和田格夫人致友好的问候。

你的 卡·马·

270

恩格斯致哥特弗利德·欧门

曼 彻 斯 特

1874年6月1日于伦敦

阁下：

我曾离开伦敦两周，后来手部受伤，虽然不重，却使我有段时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②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编者注

间不能动笔，因此，对您4月16日来信的答复耽搁了一些时候。

1869年，当我们商谈我最后退出公司的条件时，我无疑曾使您有理由相信：甚至过了约定的五年期限以后，也可能同意在公司的名称上保留我的名字。但是，这始终取决于一定的条件。

如果这些条件得到履行，我乐意根据您的请求让您的公司继续使用我的名字。

但是，我过去说过的任何一句话，显然都不能使您认为自己有权在本月30日以后不经我的特别同意而理所当然地继续使用我的名字。

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在曼彻斯特的公司和巴门的我弟弟们^①的公司之间不发生任何冲突。我满意地指出，任何类似的情况都没有发生过；根据我去年秋天⁶⁴⁹从我弟弟们那里听到的情况来看，由于两家公司未必会成为竞争对手，这种冲突大概以后也不致于发生。

（2）证实阿斯通先生关于我不承担任何义务的看法是正确的。

现在我就此问题请教了许多法学家，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一致认为：在我允许公司使用我的名字期间，我对公司的一切债务要承担责任。

如果您能费心把阿斯通先生就这个问题亲笔写的意见寄给我，我想我就可以迅速消除这个误会。

这个问题是人所共知的，在所有关于合股法的手册中都阐述得十分明确。我现在引用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律师所写的那一本中的一段话：

^① 海尔曼·恩格斯和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如果一个退股的股东同意与公司有公开联系，例如允许把他的名字作为商店的牌号或在公司的广告或账单上使用他的名字，那**他就得继续承担义务。**”

因此，如果一般地说英国的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对此我诚然不敢肯定），那末它一定是持这种观点的。

但是，即使假定阿斯通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而所有其他的法学家都是错误的，那末，他们的不同意见只会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可能发生这里所说的那种几乎难以想象的情况，而那时我的钱就不会交给债权人，而一定会落入大法官法庭⁶⁶⁷的法律家们的腰包。

不过，如果您向我正式保证，在1875年9月30日以后，我的名字不再作为股东的名字出现在公司发送的任何商品上，那我将会表示完全同意让旧公司继续存在到1875年6月30日。

你可以看到，我是完全愿意尽力使公司便于改变名称的，使您有可能在您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在商标和包装上——使用我的名字，而且期限比您要求的多三个月。

希望这封信使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7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4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终于决定于8月中旬和我最小的女儿爱琳娜（我们叫她杜

西)去卡尔斯巴德^①。122 因此请你为我张罗一下住处并写信告诉我,这一切一个星期大约要花多少钱。其余的事看情况再说。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②。

你的 卡·马·

奥地利政府可能表现得很愚蠢,以致会对我进行刁难;因此希望不要把这次预定的旅行告诉任何人。

272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伦 敦

1874年8月2日于兰兹格特市
神父坡11号

亲爱的燕妮:

我在返回之前又未能见到你,感到非常懊恼¹¹⁹,现在写这封信,为的是提醒你,你曾经答应来此地作短期逗留。我们将在这里呆两个星期,呆到星期二,我们随时准备接待你。最近几个星期,你经历了种种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折磨之后,十分有必要换一换地方和环境,我深信,你需要到海滨休息,就象摩尔和杜西需要到卡尔斯巴德^①一样¹²²。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我当作自己的医生,并让我给你开一个呼吸小量海滨空气的处方。你越快到这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里来,对你越好。恩格斯夫人^①因为我没有立即把你带来而非常生气。她和彭普斯向你问好。

请代我问候龙格,并请相信我永远忠实于你和爱你。

弗·恩格斯

273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4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长期的沉默是完全不能原谅的,不过也还有一些可以宽恕的情况。可恶的肝病发作得很厉害,以致使我完全不能继续校订法译本^②(实际上几乎等于全部改写),我非常不愿意遵照医嘱到卡尔斯巴德去。¹²²他们向我担保说,我回来以后会完全恢复工作能力的,而**丧失工作能力**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旅途要花很多钱,住在那里花费也不少;同时还不知道,愚蠢的奥地利政府是不是会驱逐我?普鲁士人也许没有那么愚蠢,但是他们喜欢唆使奥地利人采取这类败坏声誉的措施,我确实认为,报纸上关于罗什弗尔要到卡尔斯巴德去等等的谣传,是从施梯伯先生那里来的,而归根到底是针对我的。我没有多余的时间,也没有多余的钱,因此我决定加入英国国籍¹²⁰。但是象

①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苏丹那样处理国籍问题的英国内务大臣^①，很可能把我的所有计划打乱。问题大概会在本星期内决定。不管怎样，就是为了我的小女儿^②，我也要到卡尔斯巴德去，她病得很厉害，很危险，只有现在才能外出；她的医生也让她到卡尔斯巴德去。

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我们遭到了巨大的不幸：燕妮(龙格夫人)的十一个月的孩子死了，这是个很可爱的男孩子^③。他死于无情的霍乱。

我给拜富斯开了一张交给我的那笔钱的收据(本来把这笔钱留在纽约要好得多，因为我时常需要美国的东西——我是指出版物)。还请代我最衷心地感谢第一支部寄来的一盒贵重的雪茄烟。

那几个法国人(我是指在海牙还同我们一起的那几个)，后来发现大部分是坏蛋，特别是勒穆修先生，他骗了我和其他人一大笔钱，然后又散布卑鄙的诽谤，企图把自己装扮成蒙受不白之冤的好人。

在英国，国际目前几乎毫无生气，伦敦联合会委员会本身只是名义上还存在，尽管它的某些会员本身是积极的。这里农业工人运动⁶⁶⁴的复兴是件大事。他们的初步尝试遭到了失败，这并不是坏事，而恰好相反。至于说到城市工人，遗憾的只是那帮领袖都没有进入议会。不然这倒是摆脱这帮混蛋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在法国，工会在各大城市都组织起来了，并且相互取得了联系。它们只限于完成纯职业上的任务，不过，也不可能采取其他行动。否则就会遭到毫不客气的查封。但是，工人们却从而得到一

① 罗伯特·娄。——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沙尔·龙格。——编者注

种组织,这是重新有可能自由地开展运动的时期的起点。

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以自己实际上的软弱无能说明了他们的超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在奥地利,人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他们不得不极端小心谨慎;但是,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促使布拉格和其他地方的斯拉夫工人同德国工人采取一致行动⁶⁶⁸。在总委员会设在伦敦的最后几年,我曾想争取达到这种相互谅解,但没有成功。

在德国,俾斯麦在为我们工作。

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再版伯·贝克尔关于拉萨尔运动的小册子^①,尽管书中存在各种固有的缺点,但对清除这个宗派是很有好处的。

你也许已经看到,《人民国家报》上有时刊登一些不学无术之徒的市侩幻想。这种破烂货是从教师、医生和大学生那里来的。恩格斯已经把李卜克内西痛斥了一番,看来,有时这样做对他**是必要的**。

在估计法国、特别是巴黎的条件时,不应当忘记,除了正式的军政当局之外,还有一帮戴着肩章的波拿巴派坏蛋在秘密工作,大名鼎鼎的共和主义者梯也尔就是靠这些人组成了**军事法庭**,以残

^① 伯·贝克尔《斐迪南·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宣传的历史》。——编者注

杀公社社员。这些法庭设立了一种秘密恐怖法庭，到处都有它的密探，这使巴黎的工人区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威胁。

27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4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我给你亲爱的夫人^①写过一封短信，告诉她，我唯一的外孙^②死了和我最小的女儿^③患了重病。这场病不是偶然的，而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现在爱琳娜已经可以起床了，这比她的医生（安德森-加勒特夫人）预料的要快得多。她能够乘车外出了，尽管身体显然还虚弱。安德森夫人认为，卡尔斯巴德的矿泉水对于她彻底恢复健康非常有益，至于我，龚佩尔特医生不仅是指定，而且简直是命令我到那里去治疗。¹²²自然，现在（我想，大约两个星期以后）就离开燕妮^④，对我是很痛苦的。在这方面，我不象在其他事情上那么坚强，家庭的不幸常常使我十分难过。^⑤一个人象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无论如何，你要把你在卡尔斯巴德的确切住址告诉我，并请你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② 沙尔·龙格。——编者注

③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④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642页。——编者注

代我向你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①表示歉意，因为我没有回复她们热情友好的来信。

你的 卡·马·

27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4年8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不能早于8月15日（星期六）离开这里¹²²，路上大约需要花四天时间，因为不能让杜西过分劳累。

祝好。

你的 卡·马·

276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兰兹格特

1874年8月14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

我想你们已经收到了我于本星期二^②寄给恩格斯的信。如果没有收到，就要向邮局声明，因为不能对这种混乱现象置之不顾。

①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② 8月11日。——编者注

龙格根本不应该让你为我长了一个疔而感到不安。昨天早晨所谓脓塞终于出来了,因而不再化脓,于是我立即敷上了促使愈合的硬膏,它马上就开始见效。我亲爱的女儿,现在你看,这方面一切都很好。

至于国籍的问题¹²⁰,我的律师到昨天晚上为止还没有从内务部得到任何消息。我今天再去找他一次。无论情况如何,明天下午我就动身。¹²²大不了让我从卡尔斯巴德^①返回汉堡,当然,因此花费的钱是很可惜的。非常有趣的是,关于“国际”和我,已经很久完全没有人说起了,可是恰好现在,我的名字又出现在彼得堡和维也纳进行的诉讼案中,而意大利的滑稽可笑的暴动⁶⁶⁹被认为不仅与“国际”、而且与我有直接的关系(见今天《每日新闻》上驻罗马记者的报道)。罗马记者暗示说,国际的暴动者的行动有利于教皇,这种说法强烈地散发着俾斯麦的气味。

在昨天的《旗帜晚报》上刊登了一篇不长的社论,一开头就说:“国际已经负伤,但是没有被击毙。”这是指马赛八十人被捕一事而说的,仿佛这件事与意大利的这场滑稽剧有着潜在的联系,尽管事物的逻辑在这里十分清楚:巴赞溜掉了¹¹¹;因此,作为对麦克马洪的补偿,在马赛逮捕了八十名公社社员。《旗帜报》和《每日新闻》是一路货,也象警察一样厚颜无耻,它接着写道,这些革命者一旦能弄到哪怕极少的财产,就会变得非常保守,他们全是些穷光蛋,云云。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载了来自马赛的电讯,说被捕者当中有一个人是百万富翁。这些“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界”的英国先生竟是这样一些家伙!同样令人奇怪的是,我看到的各种法国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巴黎的)报纸——其中也有很保守的——却丝毫没有把意大利的滑稽剧与“国际”联系起来。

现在来谈谈另外一件事。昨天晚上,弗兰克尔和吴亭到我这里来了。吴亭告诉我,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结婚了**。(他不清楚,她将要生的孩子是什么时候怀的,——此事绝对只在我们之间说说,——是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此外,他也根本不了解那位新郎的情况。)弗兰克尔由于受这次意外的打击,感到非常痛苦。

赛西利亚将军先生前天打扰了我三四个小时。他告诉我(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即他和孔·马丁的信徒)为法国流亡者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他说,那里也要上**卫生课**和**政治经济学课**,问我是否能够按英国的范例,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初级教程!他还非常愤怒地向我谈到,《费加罗报》在最近一号上提出了一个荒谬见解,似乎共和国以它自己造就的四位将军把法国毁灭了,这四位将军的名字是克莱米约、格累-比祖安、赛西利亚和利沙加勒!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赞语悄悄地告诉了利沙加勒。

我唠叨地谈了这么多事情,因为我不大敢谈那件唯一使你关心的事情。从小天使^①不再使我们家活跃的时候起,这个家就变得死气沉沉了。没有他我处处感到寂寞。想起他来,我心如刀割,这样可爱、这样迷人的小家伙难道能使人忘记吗!不过,我的孩子,为了你的父亲,我希望你坚强起来。

再见,我亲爱的黑丫头。

你的忠实的 老尼克^②

① 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27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4年9月12〔—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附上你要的账单。至于德文版章程，请查一查账簿，看看前总委员会是不是已经付了印刷费。我想，是没有付，《人民国家报》把这项开支写在我私人的账上，据我记得，这笔钱一直没有还给我。如果账簿上有伦敦总委员会的相应的一项开支，那末，这些书显然要移交给新的总委员会，这样它就应当收我六英镑三先令六便士。如果你没有任何显然应当首先得到满足的要求，如果你同意，现总委员会就可以处理这些钱。我为印刷《同盟》^①预付了三十二英镑，这笔钱我可能要损失一半，因此到年底可能出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支对照账。说实在的，把钱交给这些废物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只会把整个事情完全弄糟。

在你退出以后⁶⁷⁰，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这很好。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论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嫉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使它重新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象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象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芝加哥的施塔尔曾到过这里。他也象多数在美国的德国人

一样，是个很精干的人。他在其他方面也很使我喜欢，但是，他是否会在德国做出许多蠢事，还很难说。他也有某种调和主义的幻想。

目前在布鲁塞尔正召开比利时人和巴枯宁派的代表大会¹²³。请看伦敦《泰晤士报》9月10日和以后几天的报道。总共有十四名代表——一名德国人(拉萨尔派)，一名法国人，一名西班牙人(果梅斯，不认识)，一名叫施维茨格贝耳，其余的都是比利时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普遍分歧，由于没有进行任何讨论而被掩饰起来，无非是听取情况报道而已。诚然，我只看过一篇报道。意大利人声称他们实际上已退出，公开的国际对于他们只会有害无益，他们打算今后只进行秘密活动。西班牙人也倾向于这样做。总之，他们彼此都向对方撒谎说，他们掀起了多么巨大的运动。而且他们还都以为，会有人受骗的。

巴斯特利卡先生也成了波拿巴的走狗。在斯特拉斯堡，他向前公社委员阿夫里阿耳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自然被拒之门外。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都一个个落得这样的下场。

梅萨从马德里写信告诉我，他不得不到巴黎去，政府对他的迫害十分厉害。这样，与西班牙的联系又重新恢复了。⁶⁷¹

在德国，尽管有各种迫害，而部分地正是由于这种迫害，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拉萨尔派被自己在帝国国会的议员弄得威信扫地，以致政府不得不开始对他们进行迫害，以便重新制造一种假象，似乎它在认真地对付这个运动。不过，拉萨尔派从选举时起，迫于需要不得不追随我们。⁶⁵⁴真正值得庆幸的是，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被选进了帝国国会。他们在那里使自己当众出丑；他们将被迫或者同我们的人站在一起，或者自担风险地去干蠢事。

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结果都会使他们完蛋。

荣克先生认为可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以便与他建立联系！李卜克内西给我来过信，我把这封信给一个人看过，他会把这一点告诉荣克先生的。

马克思目前在卡尔斯巴德^①，在那里服用矿泉水，以便恢复肝的功能。他很倒霉。他于7月份在威特岛身体刚有好转¹¹²，便因最小的女儿^②突患重病而回来了。还未等他到达，燕妮的约一周岁的男孩子^③死了。这又对他起了很坏的作用。我想，如果首先治好他的肝病，再治疗过度疲劳的神经系统就会容易些。医生们都异口同声地预言，卡尔斯巴德会起非常良好的作用。奥地利政府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触动他。他大概于本星期末离开那里。¹²²

纽约发生的纠纷使你不可能再留在总委员会了，这些纠纷既是事物已经过时的证明，也是它的结果。当条件已经不容许某一个团体积极活动的时候，当问题首先是只能保持联合的关系，以便在适当时机可以重新利用这种关系的时候，总是有人不能顺应这种情况，而一定要充当闲不住的人，要求“做出点事情”，尽管这件事完全可能是件明显的蠢事。而这些先生要是能够获得多数，他们就会迫使任何不愿意对他们的愚蠢行为负责的人离开。我们没有把记录寄给你们，真是万幸！

法国流亡者彻底垮台了，他们彼此争吵不休，而且是**由于纯粹的私事**，大部分是由于钱的问题，我们几乎完全不同他们来往了。所有这些人都不愿谋求正当的生活出路，他们满脑袋的所谓创造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编者注

发明,以为只需花几个英镑搞出这些发明,就会带来成百万英镑。谁要抱着这种十足天真的想法去这样做,那他不仅会让人把钱骗走,而且还会落得个资产者的名声。勒穆修的行为特别卑鄙,他表明自己是个骗子。在战争、公社和流亡期间过的那种浪荡生活,使这些人极端地腐化了,只有贫困才能使懒散惯了的法国人重新变得聪明起来。相反,大部分没有一定政治身份的法国工人,暂时离开了政治,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1874年9月17日

[附件]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同弗·恩格斯的结算单^①

账单 I

1873年11月	通过赛拉叶收入	16 英镑
9月	发往纽约的电报	1 英镑 16 先令
9月	邮寄 25 份《同盟》 ^②	
	每份 2 先令	2 英镑 10 先令
1874年2月	邮寄 12 份《同盟》	
	每份 2 先令	1 英镑 4 先令

① 这份账单写在另外一张纸上,附在本信内。——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同上.....	1 英镑 4 先令
2 月	邮寄 100 份英文版章程 ^①	
	每份 $1\frac{1}{2}$ 便士	12 先令 6 便士
	邮寄 400 份英文版章程	
	每份 $1\frac{1}{2}$ 便士.....	2 英镑 10 先令
	邮寄 300 份德文版	
	每份 1 便士.....	1 英镑 5 先令
		<hr/>
		11 英镑 1 先令 6 便士
应付总委员会	4 英镑 18 先令 6 便士

账单 II

1874 年 8 月	弗·恩格斯预付《同盟》印刷费.....	32 英镑
	寄往美国的上述文件 49 份, 到现	
	在为止共收入(其中不包括邮费).....	4 英镑 18 先令
	应付我	27 英镑 2 先令
	(我保留以后和达尔森及迈斯纳进行结算的权利。)	

弗·恩格斯

1874 年 9 月 17 日于伦敦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

278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 拉 格

1874年9月20日于卡尔斯巴德^①

亲爱的朋友：

我的女儿^②和我由于即将在布拉格与您一起度过几天而感到非常高兴，昨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打算明天(星期一)启程到古老的胡斯城去。但是，今天我们在收到您的友好来信的同时，也收到了汉堡的来信，因此，我不得不取道莱比锡直接到那里，以便彻底解决一些事务问题。¹²²

然而，延期并不等于取消。我几乎可以肯定，明年我还会到卡尔斯巴德来，那时我将把访问布拉格预先列入我的旅程。令姐^③大概已经写信告诉您，尽管布拉格本身使人感到多方面的兴趣，但是我很希望我个人与您的交往不仅限于在这里疗养地的短暂插曲。

再见，请相信我对您的友好感情。我的旅伴也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③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279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1874年10月1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劳拉：

我只寄给你三篇文章中的一篇^①，因为第一，我想你已经从你妈妈那里收到了前两篇，第二，我的几份多余的第一篇文章已给了波兰人作宣传之用，而第二篇文章我根本没有多余的。现在把我的这份第一篇文章寄给你，如果有可能你再还给我，我将很感谢；至于第二篇文章，我把它寄给了一位朋友，照例还没有收回，因此我要等收回以后才能寄给你。

希望过几个星期能把新版的《农民战争》给你寄去，在这一版的序言中补充了一些话^②，但是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改动；象往常一样，通知我的时间太短了。

热情问候拉法格。

你的真诚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夫人^③向你们俩热情问好。

① 弗·恩格斯《流亡者文献》。——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编者注

③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280

马克思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布拉格

1874年10月17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奥本海姆先生：

几天以前我给您寄去一本《资本论》和一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给您本人的，另外一套给小甘斯医生。请费心转交给他；他住在布拉格市玫瑰巷17号二楼。

当我离开卡尔斯巴德^①时，曾打算直接去汉堡，把我和出版商之间的事务处理一下，然后尽快返回伦敦，以便重新着手我的工作。但是，我很快看到，在受过卡尔斯巴德这套治疗之后，**补充治疗**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又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逗留了约两个星期。如果我能预见到这种情况，——不论是我，还是我女儿^②，都同样对自己的迷误感到后悔，——我就会首先到布拉格去看望您了。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却在铁路。

但愿您的健康状况已好转，并为处理您的事务而很快到这里来。

我的女儿向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①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281

恩格斯致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⁶⁷²

巴 黎

[书信片断]

[1874年10月20日左右于伦敦]

……但是，这根本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我是在尽可能地使之缓和，因为我在仔细阅读了《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的小册子^①以后，确实不再由于我们的朋友^②对我们使用异常尖锐和毫无道理的言词而对他怀有任何怨恨。至于我，**我们谁也不欠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能象我一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所有这一切，那我随时都愿意和他握手。

① 指拉甫罗夫的论战性作品，出版时没有署名，标题是：《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编者注

② 拉甫罗夫。——编者注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和燕妮昨天上午到兰兹格特去了²⁸，以便看看我们能不能在那里安营扎寨。我很担心租金太贵。我到租房代理人斯密斯先生那里去过几次，催他尽快解决此事。¹⁶他说，他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并且给曼彻斯特的房产主写了信。看来这位贵人并不着急，所以得不到他的答复。但是斯密斯认为，没有什么要紧，完全有时间来为您安排好一切。他答应我再写封信去，但是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因此想明天再去一趟，和他彻底地谈一谈。

拉法格刚寄来几份法文报纸，现将其中的一份《夜晚报》寄上。或许其中有些东西对您写军事论文^①有用。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这些文章在这里多么轰动一时啊！这些文章写得如此惊人地清晰明了，使我不能不把您称作小毛奇。

关于《费加罗报》上面的那些可恶的谩骂等等，您是无论如何

①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编者注

想象不到的。他们竟想把汪达尔人全部吞掉，因为汪达尔人无耻地集中了自己的力量，胆敢踏上祖国的神圣土地。他们都该受普鲁士人的鞭打；因为所有的法国人，甚至其中极少数的优秀人物，灵魂深处都隐藏着沙文主义的感情。他们的这种感情现在正在被洗刷掉。而在这里，即在这所房子里，也有一些沙文主义情绪，大家都对这些先生热心地想在德国这块非神圣的土地上传播他们的文-文-文明和思想而感到愤慨。

根据劳拉寄来的报纸上面的邮戳，我知道他们还住在勒瓦卢瓦-佩勒，即靠近筑垒地区²⁷，真是令人焦急。我们早就劝他们离开巴黎，带着小施纳普斯^①一起搬到波尔多。但是他们根本不听。但愿他们不会碰上什么意外。不多写了，我要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去，并马上取来《派尔-麦尔》，看看上面有没有署名 Z. 的《战争短评》。前天该报把您的文章作为社论^②刊登了，为的是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和平协会昨天给国际送来二十英镑，作为在德国和法国散发宣言的经费。³² 我不知道，摩尔是否喜欢威廉^③翻译的译本。可敬的比利时人翻译的法文本根本不行；刚刚收到的出自可敬的瑞士人之手的译本则更糟糕。

请代我向您亲爱的夫人^④致衷心的问候。

怀着昔日的友情向您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普军的胜利》。——编者注

③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④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2

爱琳娜·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12日于[兰兹格特市]
哈兹街36号

亲爱的恩格斯：

您从地址可以看出，我们又在兰兹格特了；您大概已经知道，星期二^①摩尔和燕妮已去找了房子。我和妈妈昨天离开伦敦，经过非常愉快的旅行，健康而平安地到达这里。我说旅行是愉快的，可是妈妈的想法也许不同。海上风浪很大，水浪冲上了轮船，所有的人都被打湿了。除了一位女士、我和几个先生以外，所有的乘客都晕船。这位女士和我爬到上面靠近船长台的地方，在那里找了个安身之处。这是很好玩的。今天早晨还不到六点我就从家里出来了，一直蹒跚到九点。现在我要到浴场去，好好洗个澡。爸爸昨天收到了库格曼的信。他在信中谈到应该刊印罗萨照片的那本书¹³⁹。他很感谢您写的东西^②，但是他说，没有收到照片。不过燕妮在寄出您的序言之后，很快就把照片寄去了，所以我想，是他们没有收到。您可否把您的那份，即《爱尔兰人报》上刊登的那份寄给他们。我们会很感激您。就此搁笔，因为我还要去玩。向大家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杜西

① 8月9日。——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编者注

3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18日左右]

于兰兹格特市哈兹街36号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随信附上拉法格的来信，这封信大概会使您很感兴趣。这是在音信长期中断以来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我们终于知道，他们不打算在围城期间留在巴黎。这至少是一种安慰。来自巴黎的一切消息，是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如果伟-伟-伟大的民族及时地完成了革命，它现在也就不会有欧仁妮^①和八里桥的制度了。它心安理得地让罗什弗尔这个在年青的法国唯一有才能的政治家关在狱中，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耻辱。它实在应该受普鲁士的鞭打，而且应该打得比可以预料的还重。

房子的事使我很伤脑筋¹⁶，我实在不知道您该怎么推动一下这位侯爵。也许您给斯密斯先生写封信比我出面商洽更有用。他一直说，拖拉的责任不在于他，而在于下面的代理人。这件事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昨天晚上这里下了一场大雨，因此，摩尔晚上没有能出门。今天一清早，太阳又重新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我相信，如果没有倒霉的风湿病，摩尔在这种极好的海滨空气中是完全能够恢复健康的，

①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编者注

现在风湿病闹得他行动不便，睡不着觉。不过，昨夜他觉得大有好转，刚才吃完午饭之后，他又躺下睡一会儿（我们称之为«bye byen»^①）。女孩子们成天呆在海边，或者在海里，或者在岸上，她们双颊绯红，鼻子通红，总之身体都很好，情绪也挺高。她们俩只是由于她们心爱的民族遭殃而深为伤心。燕妮完全是个“法国人”，而杜西是个“爱尔兰人”。皮哥特举止多么狂妄。「E. M.」不是杜西。但是，她今天将把《自由报》的摘录寄给这头蠢驴，摘录中谈到，法国人肯定既不要爱尔兰的援助，也不要爱尔兰的热情，因为他们情愿和“可敬的英国人”打交道。这就是他们从波拿巴主义的法国所获得的一切。这就是对他们的火炬游行示威所表示的感谢。

我们大家，特别是我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②。

您的 燕妮·马克思

4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9月13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衷心感谢您亲切的、详细的和很有意思的来信。

我再来谈谈关于我们房子的问题¹⁶，我很抱歉，不得不又让您

① 英语«bye byen»是儿语，意为“睡吧”。——译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为这件事写信。关于糊墙纸的事是这样：斯密斯和另一个代理人表示，如果您愿意的话，他们准备把房间裱糊一下，但是他俩认为，红色的裱糊纸现在经过擦净、修补和应有的整理之后，比那种较便宜的纸张要好，这种红色裱糊纸比窗户临街的那个房间用的裱糊纸要贵两倍，而对于饭厅来说是最适宜的。在这以后，我又和琳蕻^①一起到那里去了一次，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的鉴赏力，琳蕻则**坚决**同意“斯密斯的”看法，到现在她仍认为，红色裱糊纸比所有其他的纸都好。我拿不定主意，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等着您的来信。也许最好是您亲自到这里来看一看，然后再定下来。如果您想用新的裱糊纸，那只要一天工夫就能办好。请来信告诉我，您打算怎么办。在别的方面，我们认为这所房子从上到下都很好，我们俩没有发现什么需要修理的地方。两个破窗户，不久以前安上了新玻璃，洗衣室的污水池旁也安装了新的 robinet^②（我不知道相应的德语名称）。其余的一切，我觉得都已安排妥当，还遗留下什么问题，我相信代理人会马上解决的。他似乎是有求必应。

您无论如何要在我们家里住几夜，白天去收拾您的住所。我们会给你们二位找好地方的。我们现在真是住在宫殿里，我觉得，房子太大、太贵了。

赛拉叶从巴黎写来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一字不差地证实了我们早已知道的关于那些可爱的空谈家的一切^③。

赛拉叶说，敢于说真话的人几乎会受尽折磨，优秀的和最优秀的人都怀念着 1792 年。他很喜欢有过两次交往的罗什弗尔，并志

① 德穆特。——编者注

② 水龙头。——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154—155 页。——编者注

愿参加了亲爱的古斯达夫^①的防卫队。也许最好暂不告诉杜邦：赛拉叶在帮助保卫神圣的国土。不过，他最后还是会忍不住要投奔到那里去的。可是，有什么用处呢？杜邦的性格容易激动，他到那里去，会很糟糕。从拉法格那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平安无事，使我很高兴。

燕妮感觉自己比以前好些了，但是她为两个姑娘所热爱的伟大民族而深感痛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改变的。我们也都有过这种激情。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②。

您的 燕妮·马克思

5

燕妮·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 第

[1871年6月13日左右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伊曼特先生：

刚刚接到您的便函，我现在赶紧通知您，摩尔一切都很好。

这全是施梯伯伙同法国坏蛋目前所散布的警察局的谣言^③。您今天将收到几份国际的宣言^④。也许其中有的东西您可以在报

① 古斯达夫·弗路朗斯。——编者注

②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③ 指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关于马克思被捕的谣言。——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纸上刊载。女孩子们^①在劳拉那里已经住了六个星期。²²⁴起初她们在波尔多,但是拉法格感觉那里太热。她们从那里悄悄溜走了,目前住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地方,还算平安无事。

您的兄弟昨天也寄来一封短信,谈到摩尔被捕的事。请把您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我今天很忙。

亲爱的伊曼特先生,您想象不到,这几个星期来我们感到多么痛苦和气愤。需要二十多年才能培养出这么刚强、精干、英勇的人,而现在他们几乎都在那里。有一些人还有希望,但是优秀的都被枪杀了,如瓦尔兰、雅克拉尔、里果、特里东,等等,等等。但是,真正的英雄首先是男女工人,他们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在维累特、伯利维尔和圣安东^②竟战斗了一个星期!! 费里克斯·皮阿之类的下流空谈家,很可能安然无恙。其他的人还躲藏着,但是我担心,密探会发现他们的踪迹。

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指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巴黎的三个工人区。——编者注

6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10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非常感谢您盛情寄来的照片⁶⁷³。这些照片很好。我完全同意您关于画报的意见;但是,很可惜,我和您只有**两票**,而反对我们的却有许多票,所以请您相信,我经过了不止一次的顽强战斗,最后才达成妥协:把两张照片都寄给打算刊登照片的美术家,由他从中选一张,或者两张都用。

我高兴地告诉您,终于说服摩尔把工作暂时放下五天到海滨去。³⁰⁴他应当今天回来,因为国际要开会^①。妈妈和摩尔一起去了,她来信说,这几天的休息对摩尔很有好处。他多么需要休息啊!我很奇怪,他怎么能经受得住最近几个月的操劳和忧虑。

工作非常之多,目前也还不少。例如,拿今天来说。清早收到一个意大利国际支部的来信。信中谈到,协会在意大利正在做出显著成绩(我想,您已看到了加里波第关于国际的信),并请求提供意见和帮助。后来又接到法国各地的来信,最后是一个瑞典人的狂妄的来信,看来他是发疯了。“他号召”伟大的导师“在瑞典山区点燃火炬”等等。邮差刚走,门铃又响了。有人从法国,从俄国,或者从香港来了!流亡者数目在这里与日俱增。这些可怜的人穷

① 指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得简直使人心碎：他们没有学会巴登格³¹、奥尔良王朝、甘必大之流备荒的艺术，他们到这里来时，衣不遮体，口袋里一文不名。这里的冬季将是很可怕的。

您担心会从法国输入密探，这确实是非常有根据的。幸而总委员会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收到了效果，只要举出下述一点就足以证明：国际从9月17日至23日举行了代表会议，任何一家报纸都不知道这件事。24日，代表会议结束时举行了一个宴会。摩尔被迫在这个庆祝会上担任主席（您可以想象，这是完全违背他的意愿的），他荣幸地和英雄的波兰将军符卢勃列夫斯基坐在一起，后者坐在他右边。坐在摩尔左边的是东布罗夫斯基的兄弟。有许多公社委员出席了。从瑞士来的代表有吴亭和培列，从比利时来的有德·巴普和其他五个人，从西班牙来的有非常严肃、忠诚的罗伦佐。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由于缺乏经费没有能来。代表会议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其他问题，自然还有无止无休的瑞士纠纷问题。为了讨论分歧，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³⁵¹。但愿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能够粉碎巴枯宁—吉约姆—罗班集团的阴谋。下面是关于瑞士问题的一些决议：

“鉴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宣布解散；

代表会议在9月18日的会议上决定，国际**现有的一切组织**，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联合会等等，并冠以该地地名；

因此，现有的支部和团体，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

今后任何已被接受的分部或团体，都不得继续用‘宣传支部’、

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旨在执行与参加国际的战斗无产阶级群众所遵循的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今后应以此精神解释巴塞尔代表大会下列决议：‘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但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等等。”

杜西在叫我，就是说，应该搁笔了。本来也想给特鲁特亨^①写封信，但是看来，今天不可能了。因此，请代我向她转致歉意，并请告诉她，关于我们被捕情况的消息²²⁴（一家德国报纸上的）都是谎言。在吕雄，我们根本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相反，所有给我们的信件都写的是威廉斯或拉法格。我们深居简出，除了一个医生之外，不与任何人交往，这个医生——唉！——在我们住在那里的整个期间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忧郁，因为劳拉的小孩一直生病，经过非常痛苦的折磨，于7月底，26日还是死去了。

小孩死后过了几天，正当拉法格一家已经可以稍稍外出的时候，德·凯腊特里先生发动了反对我们的无情战争。劳拉到博索斯特（西班牙）她丈夫那里去⁸¹，经受了許多折磨；她的大孩子^②患了重病，她想他是活不成了——他得的是西班牙这个地区非常流行的痢疾，而她又不能离开，因为西班牙和法国的警察局在对她进行监视，企图逮捕她。孩子现在稍有好转。在这期间，保尔悄悄地跑到了西班牙中部。我和杜西从博索斯特回来以后被扣留了，被逮捕了，在家里被拘留了好几天，受到严格的监视，以后又被带到宪兵队。在我这里发现的一封信，是我写给奥顿诺凡-罗萨的。此信是对他在《爱尔兰人报》上指责公社运动的**无耻行径**的答复。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正是他相信了卑鄙的警察报刊《费加罗报》、《巴黎报》等所制造的对公社社员的无耻诽谤,我对此表示很惊讶。我要他(他现在在纽约是个有势力的人物)和他的同胞都来同情争取美好社会的英勇战士,我在信中写道,因为爱尔兰人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不乐意继续维持现状,等等。

最热情地问候特鲁特亨和小弗兰契斯卡^①。

亲爱的医生,我仍然忠实于您。

燕妮·马克思

7

燕妮·马克思(女儿)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12月21—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医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您的亲切来信,并请您原谅我没有及早回信。如果您知道我最近多么忙,您是会原谅我的。最近三个星期来,我经常从伦敦的一个郊区跑到另一个郊区(在这个大城市里,这不是件小事),而且写信往往写到夜里一点钟。奔波和写信的目的,就是为救济流亡者募捐。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努力可惜还没有收到效果。一些下流报刊作家的卑鄙诽谤使英国人反对公社社员,以致大家都以毫不掩饰的恐惧的眼光看着他们。

^①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雇主们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用化名找到了工作的人，一旦被发现他们是什么人，就被解雇。例如，可怜的赛拉叶夫妇找到了法语教员的工作。但是，几天以前他们接到通知：再也不需要前公社委员及其夫人为之效劳了。根据我亲身的经验，我也能举出这样的例子。譬如，门罗一家人断绝了同我的一切来往，因为他们可怕地发现，我是煽动捍卫非法的公社运动的首领的女儿。

既然流亡者找不到工作，那您可以想象，他们落到了多么贫困的境地。他们的痛苦是难以描绘的：他们几乎饿死在这个使“人人為自己”的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大城市的街头。有些英国人认为饿死的现象是自己美好国家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饿死的自由视为应当引以自豪的特权，所以根本得不到他们同情的这些外国人的难以形容的贫困，并不会使他们产生多大的反应，这是毫不足怪的。由国际来供养，更确切地说，由国际来援助多数流亡者度过生死关头，已经有五个多月了⁸⁰。但是，现在国际的经费已经用完。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印了附上的**秘密**通告。这是我起草的，您可以看出，那里是多么刻意地避免使用一切能使庸人们为之激怒的词句。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困难和牵挂使可怜的摩尔多么不安。他不仅要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租就对摩尔发起攻击。他刚要专心地进行抽象思考，斯密斯太太或者布朗太太就会闯进来。要是一旦让《费加罗报》知道了这种情况，那它该会写出什么样的小品文来献给它的读者呵！

由于各种干扰，摩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抽出时间来为他的著

作^①的第一章准备出第二版。他现在打算无论如何要在下星期末以前把它寄给出版商^②。他大大地删节了该书的某些部分。但是，我高兴地告诉您，尽管爸爸操心的事如此之多，但是他的身体还相当好，比往年这个时候都好。几个星期以前，他腋下长了个疖子，但不严重，很快就治好了。他的咳嗽也几乎好了——只是早晨还咳嗽(您会记得，他以前有时整夜地咳嗽)。

已经完蛋的同盟的继承者们一分钟也不让总委员会安宁。几个月来，他们在各国都进行了阴谋活动。他们使出了如此疯狂的劲头，以致有一个时候国际的未来看来很令人担心。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好象都站在巴枯宁派弃权论者方面，反对关于国际必须参加政治斗争的决议^③。在英国这里，一帮弃权论者同布莱德洛、奥哲尔及其拥护者一起搞阴谋。他们甚至无耻地利用梯也尔和巴登格³¹的密探和奸细。他们的机关报，伦敦的《谁来了!》和日内瓦的《社会革命报》，都竞相诽谤总委员会中的“这些权威主义者”、“这些独裁者”、“这些俾斯麦分子”。布莱德洛先生采取了最明显的歪曲事实的手法，来诽谤“这个委员会的最高首脑”³⁹⁹。许多星期以来，他在非正式场合暗地里进行诽谤，而到最后，又在群众集会上公开宣扬说，卡尔·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波拿巴分子。他的论断所依据的是《内战》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谈到，帝国“**是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在这里，布莱德洛却忽略了中间的一段话：“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迈斯纳。——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编者注

不过,这些阴谋家的成功只是**表面的**,实际上他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成功。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得逞。

在日内瓦这个阴谋策源地,有国际的三十个支部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表示拥护总委员会,并且通过了如下内容的决议³⁷⁸:分裂主义集团今后决不能被认为是国际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的行动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的是破坏协会;这些支部只不过是旧同盟集团的残余,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它们仍在继续制造纠纷,损害联合会的利益。这项决议在有五百人出席的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若不是被他们誉为“俾斯麦分子”、“权威主义者”的那些人——吴亭、培列等在场,那末从纽沙特尔来出席代表大会的巴枯宁派就会受到很坏的待遇。正是这些人救了他们,请求会议让他们发言。(当然,吴亭很清楚地知道,让他们发言是彻底消灭他们的最好方法。)

据德·巴普说,比利时的情况好得很。星期日,在布鲁塞尔将要召开代表大会³⁸²。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承认了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并揭露了分裂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行为。

在美国,以第十二支部³³⁸为代表的这批人是软弱无力的。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破坏其他支部的会议。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³²²已经不再存在;韦梅希(“度申老头”)是它的掘墓人。

恐怕我已经占去了您过多的时间,但是,亲爱的医生,我还要补充几句,以便回答您的来信。爸爸认为,俄国和普鲁士一旦发生战争,奥地利会成为替罪羊,而豺狼们将会以拿羊羔肉来互相款待的方式而言归于好。

当我知道您没有收到画报⁶⁷³之后,我是很不愉快的,第一是因为难以弄到,第二是因为您也许一直认为,我忘记把它寄给您了。亲爱的“特鲁特亨”^①和“温采尔”^②,请相信我,这份报纸给你们是寄得最早的。甚至在劳拉收到这份报纸之前,我就给你们寄去了。照片在一家意大利报纸和《伦敦新闻画报》上都刊登了,很快在西班牙《画报》上也会刊登的。您看,它正在作环球旅行。谢谢您寄来的德国《画报》。照片我不大喜欢。美术家为了修饰一下脸容等等,却把一切特征都破坏了。我们的一个朋友说,如果他在橱窗里看到这张照片,他会说:“瞧,这个美男子很象马克思先生。”等我接到巴黎的《画报》,就再给您寄一份,在伦敦这里弄不到这种画报。

至于贝热瑞的书^③,我没有寄去。它不值得一读。到目前为止,一切有关公社的书籍,除了一本之外,全是胡说八道。唯一例外的就是利沙加勒的著作^④,这本书您将连同本信一起收到。

再回过头来谈谈那封错投到俄国而后才到达您手里的信,关于这个令人恼火的问题,我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您以为,当我对德国“文化”开些玩笑的时候,仿佛我真的感到恼怒了,那您就错了。其实,我这个法国野蛮人怎敢批评文明的德意志这个伟-伟-伟大的民族!但是,既然看来您已决定举起想象中的手套表示要决斗(请您相信,这是想象中的手套,因为我的两只手套都在我口袋里),因此我要请求您不要用不诚实的武器来对付我。您看一看附上的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② 路德维希·库格曼的绰号。——编者注

③ 茹·贝热瑞《三月十八日》。——编者注

④ 普·奥·利沙加勒《五月街垒战的八天》。——编者注

地址, 就可以看出, 我从来没写过«o»上带重音的«Hanover»。在信封上我写的是«Hannover», 而当我用英文写的时候, 就只带一个«n», ——英文就是应当这样写的。但是, 让我们互相握手吧(我多么希望我们能真的这么做呵!), 因为新年将至, 不宜争吵。在新年前夕我热烈祝愿你们大家身体健康和幸福, 最主要的是希望在这一年里我们能见到你们。由于我们一家不能冒险到大陆去, 所以不能指望我们到德国去看望你们, 无论如何你们应当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我要预先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准备在来年春天或夏天到伦敦来, 那你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见到我们了, 原因是英国政府正在采取秘密措施, 实施一项关于驱逐公社社员和国际会员的法案。迁往《北方人之歌》的国家^①, 这个前景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吸引力。算了, 还是得过且过吧!

再一次代全家人祝你们幸福, 并请代我热情地吻亲爱的小弗兰契斯卡^②, 等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希望在来年夏天), 她大概已经是完全成年的年青女士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永远忠实于你们。

燕妮·马克思

12月22日……我们刚刚收到你们的信。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的一片好心。你们对我们太好了……箱子还没有寄到, 开启箱子的时候, 我们将完全按照你们的吩咐来办。亲爱的特鲁特亨, 承蒙您的亲切邀请, 请接受我最真挚的谢意。但是, 恐怕我今冬

① 《北方人之歌》是美国内战时期北部流行的一支民歌。《北方人之歌》的国家指美国。——译者注

②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不能出门。目前,我在这里能够有些用处,此外,我今年已经有四个月不在家里了²²⁴,好象离开很久很久似的。我仿佛有一种刚刚从长期流放中回来的感觉。亲爱的特鲁特亨,请答应明年到这里来和我们见面吧!

顺便说一下,我忘记了向你们谈谈我对奥顿诺凡-罗萨的看法^①:遗憾的是,我相信,关于他的消息许多是真实的。他没有答复我寄给他的信,但是不再攻击公社社员了,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伦敦的爱尔兰人正在加入国际的行列。东头各地在成立爱尔兰人支部。你们也许认为,这封长信会没完没了,——的确,如果我的笔不拒绝写下去,也许真是没有完了。好吧,向大家问好。

我仍然是你们的忠实朋友。

燕妮·马克思

箱子刚刚寄到。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更值得高兴的礼物了。项饰我将保存起来,等遇到**隆重的场合**就拿出来佩戴,我马上就去给莎士比亚的画像配镜框。这是我所见到过的他的最好的画像之一。摩尔很满意那些书架。杜西和妈妈不在家!

^① 见本卷第665—666页。——编者注

8

爱琳娜·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12月29日于[伦敦]

梅特兰公园路1号

我亲爱的老图书馆^①：

您接到我的信大概会感到奇怪，可是爸爸很忙，不得不吩咐他的秘书代他回信。因此，在谈别的事情之前，我应当先完成他的委托。摩尔说，他非常忙，不能早些回答您的问题；至于比德曼，只要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的您译的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拿来和他说的话加以比较，那您就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译文无非是警察局版的决议³⁸⁰。何况根本没有召开过另外的代表会议。

正事说完了，现在就来谈谈我们自己的情况。

您无疑会想，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把您给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您和阿利萨^②，无论如何我还记得阿利萨**以前的**样子，现在当然她会有很大变化。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认出您来，但是我相信，您不再会认出**我**来。仅在两三年以前见过我的人，现在就很难认识我了。我多么希望见到阿利萨和您。我们一心指望能在代表会议^③上见到您，但结

① 图书馆(英语：«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② 李卜克内西的女儿。——编者注

③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果您没有来,使我感到非常失望。

您大概听到了我和燕妮在法国的遭遇²²⁴,听到了关于我们曾经被捕以及省长凯腊特里先生和上诉法院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对我们进行审问的情况。我们曾陪同劳拉和她的孩子^①去西班牙的一个小镇博索斯特(他们到那里去是为了同在那里避难的拉法格一起住几天⁸¹),我和燕妮从那里回来时,在法国边界被捕了,在二十四名宪兵押送下从福斯通过比利牛斯山区到了我们当时居住的吕雄。我们到那里以后,被带到德·凯腊特里先生的公馆,在敞蓬马车上和对面坐着的两个宪兵一起在门口等候了四十五分钟。后来,把我们送回家了。这是个星期日的傍晚,大街上的人很多。我们在家里见到了警察,他们早晨把房子上上下下都搜查了一遍,房子里仅留下我们可怜的房东太太和我们的女仆,她们受到了很坏的待遇。凯腊特里已经审问了她们,我们得到通知说,他很快就会来,对我们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最后他终于来了,——他不愿在乐队结束演奏之前就离开公园。当省长凯腊特里同上诉法院总检察官德尔佩克、治安法官、侦查员、初级法院检察官等等一起来到时,我们的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各色各样的宪兵、特务和密探。我被土鲁斯的警官和宪兵带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开始审问燕妮,虽然已将近十点钟了。他们审问了她两个多小时,但是从她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以后轮到我了。凯腊特里以极端无耻的手法来欺骗我。他引用燕妮的话,说她已经说出了什么什么,想从我口中骗出一两句答话。我担心和她说的不一致,所以我就说:“是啊,是这样。”这真是一种卑鄙的诡计!但是,尽管如此,他了解到的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东西很少。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我们拒绝宣誓。过了两天，凯腊特里来对我们说，他晚上将下令释放我们（警察继续看守着我们）。可是，我们被带到了宪兵队，在那里过了一夜。不过第二天就把我们释放了，虽然事实上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人继续监视，此外，我们的英国护照也没有还给我们。最后我们才得到了护照，到了伦敦。劳拉在博索斯特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不过对待她不象对待我们这么坏，因为她是住在西班牙的。看来，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凯腊特里是尽量想释放我们的，但是梯也尔则想把我们关进监狱。凯腊特里和警察的行为是极为荒唐可笑的，例如，他们在床垫中寻找炸弹，怀疑我们为可怜的孩子热牛奶用的小夜灯里尽是“易燃品”！这一切都是由于拉法格是摩尔的女婿，其实拉法格根本没有做什么。

这里有许多公社委员，这些可怜的流亡者万分痛苦——他们谁都一文不名，而您知道，他们找工作多么困难。人家都说他们盗窃了成百万金钱，我倒希望其中一部分真的被他们拿去了。

我亲爱的老朋友，现在再见吧。代我吻您全家人，特别是阿利萨，并请接受我们新年的最美好的祝愿。请原谅，我的字写得很糟，但是我的笔很不好使，墨水也几乎用完了。

再一次祝新年幸福。

仍然爱您的 杜西

9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72年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我担心您的关于流亡者的计划实现不了。只要稍微找一点借口,就可以把这些流亡者送交凡尔赛刽子手。甚至在英国这里,政府也在秘密地准备实施关于引渡他们的法案。如果说事情还没有弄到这个地步,那也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这个意图刚一露头,就马上被英国人民察觉到了,英国人民现在已有所戒备,他们不会使自己措手不及,对于这种损坏他们国家声誉的行为,不会袖手旁观。不知道我是否写信告诉过您,爸爸最先得到了有关政府这个计划的消息——是通过一个与内务部有联系的熟人了解到的,他立即把这些消息通知了总委员会,此后这个消息就在《东邮报》上发表了⁶⁷⁴。

一小撮自称国际会员的阴谋家,即便看到了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和外交活动是绝对必要的,也仍然在继续不遗余力地暗算总委员会。根据比利时代表大会,您可以看出,他们的阴谋活动已经收到了初步成果。³⁸²他们通过了一项旨在把总委员会变成通讯局的决议。德·巴普在比利时代表大会以前的一个时期曾给总委员会写过信,信的内容我向您介绍过;这个人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在伦敦,整个这种肮脏勾当都是布莱德洛和他的走狗勒·吕

贝一起干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手段。布莱德洛先生最近又耍了一个花招,造谣说似乎卡尔·马克思是警察局的密探。这件事的详细情况不必说了,我最好还是把刊载与此有关的信件的那几号《东邮报》寄给您。³⁹⁹

爸爸已经把自己著作^①的大半部寄给了迈斯纳。他对第一章作了重大的修改,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对这些修改感到满意(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他在最近几个星期所做的工作是大量的,而他的健康却没有受到损害(和先前一样好),这简直是个奇迹。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之间说说,依我看,迈斯纳对待爸爸的态度很恶劣:迈斯纳本应至少在四个月之前就把关于即将出版第二版的事通知爸爸,以便使他有相应的时间,可是迈斯纳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逼着爸爸要在最近的时期内把这全部工作做完。

遗憾的是,爸爸现在还要为法文本的译者把第一章准备出来,法文本的译者马上就要开始这一工作,因为拉法格找到了一个第一流的法国出版者^②,很愿意出版《资本论》。译者不是凯累尔,他有其他的工作,所以不能完成翻译了。沙尔·龙格,即以前的一个公社委员,找到了另外一个翻译——好象是叫勒鲁瓦^③。此人译过费尔巴哈的几部著作,译得很好。据说,他以极其严谨的形式相当成功地用法语传达了德国的思维活动,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著作要分册出版——大概分三十册。

我还要告诉您,警察局又来找拉法格的麻烦了。他不得不离开圣塞瓦斯田,现在住在马德里。这样一来,只有劳拉一个人带着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拉沙特尔。——编者注

③ 鲁瓦。——编者注

孩子^①留在异国。我们不能想象，用什么借口再把拉法格驱逐走，因为在西班牙，由他组织了支部的国际现在并没有遭到迫害。

我想今天就把这封信寄出，因此现在应当向您告别。希望能很快收到特鲁特亨早就答应要写的信，向她和小猫头鹰^②致热情问候。

亲爱的医生，我仍然忠实于您。

燕妮·马克思

不仅仅在德国经常丢失书籍、报纸和信件。发生这种事情不知是不是因为所谓街道邮箱的缘故。下次我再给您寄东西时，就到邮局去寄。

莫罗无疑是个警探，他千方百计地在搜集共产主义者的相片。

10

爱琳娜·马克思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2年1月23日于伦敦

阁下：

爸爸现在非常忙，所以请您原谅他没有亲自给您写信，而由我来代写。他的时间很少，我相信，您这次丝毫不会责怪他不亲自写信。他要我转告您，他有各种各样的事需要处理，但是他总想和您

①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②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直接通信，所以信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不然他早就给您去信了。爸爸的著作^①很快要在德国出第二版，这本书花费了他许多劳动，因为作了很多的修改。法文版也很快就要出版。您可以理解，为了准备好这一切，他得进行多么艰巨的工作。他一直要写到深夜，白天也整天不离开自己的房间。我很担心，这会严重影响他的健康。唯一希望的是他很快结束这些繁重的出版工作。至于罗别尔提，爸爸要我告诉您，他已看到他登在《实证评论》上的文章，但是书一直没有收到。所以他不能写什么东西来反驳这本书，而光靠文章不能提供足够的批驳的材料。根据爸爸的意见，您不要以任何方式拖延俄文版的工作，而要尽快地继续下去³⁴⁴。我很希望《资本论》法文版一问世，紧跟着就出英文版。英国人正在仿效法国人所做的一切，凡是从巴黎来的东西，在这里都很受欢迎。例如，《画报》上刊登的爸爸的传记和照片⁶⁷³，不仅在这里的报纸上转载了，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报刊上也都转载了。您在俄国也一定见到了。

我们很为我们“共同的朋友”^②担心。我们大家对他的关心使我们不能不替他十分担忧。嗨，他当初何必离开英国。我们已经几个月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而最近的消息是令人不安的。阁下，我想您是会原谅爸爸的；他请您接受他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爱琳娜·马克思

①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② 洛帕廷。——编者注

11

威廉·李卜克内西
致鲁伊治·斯蒂凡诺尼⁶⁷⁵
佛罗伦萨

1872年2月29日于莱比锡

阁下：

我刚才得知，您的杂志不仅一再攻击了国际工人协会，而且还在本年第1期和第4期上翻译和采用了柏林《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旨在攻击伦敦总委员会、特别是攻击马克思的警察局的谣言。

《自由思想》第3期上发表了您给我的信，看来是蓄意要以此表明，似乎我同意这种做法，有鉴于此，我要通过本信正式向您的读者声明，我不希望同那些为欧洲警察局陷害国际效劳和干着俾斯麦与波拿巴的勾当(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人有任何关系。

此外，我还通知您，在我那封被您发表的信中提到的开姆尼斯区域代表大会，已经声明一致赞同伦敦总委员会³⁹⁴。最后我通知您，本信的副本我将寄给我的导师和朋友卡尔·马克思，以便使他有可能根据需要加以使用。

威·李卜克内西

12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2年5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知道您对有关爸爸的一切都十分关心，因此我赶紧写信告诉您，他刚刚收到了法文版分册的第一批校样^①。可惜，由于出版者拉沙特尔先生坚持在第一分册中刊印《资本论》作者的照片而浪费了许多时间。如果考虑到如下的情况，即俄国政府准许出版《资本论》，但是禁止刊印作者的照片，那末拉沙特尔如此重视刊登照片，也许是应该原谅的。不管怎样，由于照片先要拍摄而再制版，所以耽搁了很长时间。

就译者鲁瓦先生的声望来说，著作第一部分的译文不那么理想，而他译的费尔巴哈著作是很成功的。爸爸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修改，不仅个别的句子，而且整页整页的译文都得重新改写。这件工作，再加上校订德国寄来的校样^②和担负国际的大量工作，对他来说未免太繁重了，尽管如您所知道的，爸爸的精力是异常充沛的。因此，我想您会原谅他没有经常给您写信。对他说来，经常写信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很担心他很快又会生病，随着热天来临，工作这么多是吃不消的。目前他的健康状况还好。

国际受到了下院的猛烈攻击，您大概在德国报刊上已经看到

①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校样。——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校样。——编者注

了吧? 现附上总委员会公布的答复^①, 任何一家伦敦的报纸(《东邮报》除外)都不愿意哪怕出于起码的正义感而予以刊登。

尽管英国政府不得不声明, 它不可能满足梯也尔先生的愿望和公开阻止国际的活动, 但是在暗地里却干着要求它干的各种肮脏勾当。格莱斯顿先生给梯也尔先生提供了总委员会和大陆的来往信件。例如, 上星期吴亭从日内瓦来信告诉我们, 我父亲寄给他的有关国际事务的信件显然被拆阅过, 奇怪的是在伦敦邮政总局里, “经奥斯坦德转”几个字竟被改为“经加来转”, 当然这就使凡尔赛人有可能知道信件的内容。而这还是挂号信呢!

我们从西班牙得到了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可怜的小施纳普斯^②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他在8月份感染的痢疾急性发作, 一直没有好。他越来越虚弱。

请代我问候特鲁特亨, 告诉她我很快就给她写信。我代全家人向您、特鲁特亨和小猫头鹰^③致最衷心的问候。亲爱的朋友, 我仍然忠实于您。

燕妮·马克思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③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13

燕妮·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2年5月26日星期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图书馆^①：

恩格斯打算把埃卡留斯的事告诉您^②，并把所有庸俗卑鄙的行为向您作介绍，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不能不愤怒，而谈起这些事来想必也不会心平气和。我本人很高兴能有机会对您如此诚挚地给予我这个经过多次考验的老朋友的信任表示感谢，并且谈一谈，在这艰难的时期我是以多么同情和忧虑的心情怀念着您和您亲爱的夫人^③。另外，我还经常想对您在这种困难条件下所表现的勇气、持重和才干，表示钦佩。说实在的，我对于您的夫人要比对于您更为担心。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我们妇女的负担尽管是次要的，然而更为沉重的。男人在同外界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敌人面前变得坚强起来——他们的人不可胜数——而我们却坐在家里织补袜子。这也不能排除一些牵挂，而日常琐事却在慢慢地、但是的确地消磨着勇敢精神。我是根据三十多年的经验这样说的，但我可以说，勇敢精神并不是那么容易地丧失的。现在我太老了，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④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

① 图书馆(英语:«library»)是马克思的女儿们给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2—478页。——编者注

③ 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④ 指巴黎公社的失败。——编者注

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您想象不到，自从公社覆灭以来，我们在伦敦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难以形容的贫困，无穷无尽的痛苦！此外还有国际的非常繁重的工作。摩尔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辛辛苦苦地通过巧妙灵活的办法，在全世界面前，在一大帮敌人面前维护矛盾分子的统一，制止协会去干各种蠢事，使颤抖的一帮胆战心惊，他在任何场合也不出头露面，不参加任何代表大会，他担负着一切困难工作而不要任何荣誉，——只有这样，坏蛋们才一声不响。但是，一旦朋友们把他的名字公之于众，使他出头露面，那末一帮警察式的人物和“民主派”就发出同样的吼叫：“专制、贪权、虚荣！”他要是能够继续安安静静地工作，为战斗着的人们发展斗争的理论，那对他该是多好，多有益。现在，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连一分钟也不得安宁！而这对我们的私事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当我们那些女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刻，真是要钱没有钱，困难万分。

总之，您已听说燕妮订婚的事了。龙格是个很有才华的、很好的、可爱而又正派的人，这一对年青人观点和信仰都一致，我认为这是他们未来幸福的保证。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结合，我毕竟不能不有所担心，老实说，我本来希望燕妮（为了变换一下）选择一个英国人或者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他目前在牛津教课，希望这样能有助于他建立一些较好的关系。您自己很清楚，私人教课是很不可靠的，而且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这一切只在我们之间说说。我知道，您会严格保密的。能够向可靠的老朋友倾诉自己的忧虑，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写了这些以后，就感到痛快一

些；我没有给您和您亲爱的夫人写出令人鼓舞的信，而却“流露自己的忧郁心情”，请不要为此而生我的气。昨天我们得到了劳拉^①的音信。她三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男孩^②——他现在三岁半，得痢疾已经九个月了，非常瘦弱，以致可怜的双亲对他恢复健康已经不抱希望了。劳拉住在语言不通的异国^③，围着病床度过了九个月！别的我无需对您多说了。现在孩子稍有好转，如果他结实起来，能够经得住外出旅行，拉法格一家将在8月份到这里来。杜西很快活，她成了地地道道的政治活动家。琳蕻^④仍是老样。现在从厨房里传来星期日煎牛里脊的香味，吃饭了，我该腾桌子了，衷心向您告别。您的老朋友一千次地吻您可爱的孩子们，特别是亲爱的阿利萨。紧紧拥抱她们和您亲爱的夫人。我始终是您的老朋友。

燕妮·马克思

14

燕妮·马克思(女儿)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

汉诺威

1872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我经常坐下来给你们写信，而经常写不了几行字就又被打断，

①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② 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③ 拉法格一家当时住在马德里。——编者注

④ 德穆特。——编者注

如果你们了解这个情况,那我相信,你们会原谅我至今才来回复你们最近的来信。

亲爱的医生,当您知道摩尔完全同意您关于他在国际的活动的意见,您一定会感到高兴。他深信,只要他留在总委员会里,他就写不完去年未能写的《资本论》第二卷。因此,他决定在最近的代表大会开过之后,立即辞去书记的职务。但是,在这之前,他还要在总委员会内外进行很多工作,以便迎接将在荷兰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彻底进行的一场伟大战斗。

只要我把情况告诉您,您就会多少对这些工作有所了解。摩尔除了起草宣言,阅读堆积如山的信件和写回信以外,不仅要出席拉脱本广场平常每周举行的会议,而且还要参加在我们家里和恩格斯家里举行的补充会议⁶⁷⁶。最近一次补充会议,从下午四点一直继续到半夜一点钟。这完全是国际的事务。其余的时间(这样的时间很少)用来校对迈斯纳寄来的校样^①和修改法文译稿,遗憾的是,译稿很不完善,以致摩尔不得不重新改写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一分册只包括作者的照片(见附上的迈奥尔摄制的照片)、按真迹复制的信^②和出版者拉沙特尔的复信,大约过一个星期,很快就可出版。至于俄译本,译得非常出色,已销售了一千册。

《内战》的法译本对流亡者起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所有各派——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共产主义派——都同样感到满意。很可惜,它没有早些问世,不然,它肯定会在许多方面缓和对总委员会的敌对态度。

①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校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33—434页。——编者注

亲爱的特鲁特亨^①，现在让我也告诉您一点新闻。巴黎警察报纸经常报道的那个婚礼，大概在7月中(18日或19日)举行。到上星期为止，《高卢人报》已经把我嫁出去二十次了。它给我选的男人是不无名气的朗德克。当我真结了婚的时候，想必这些白痴文人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无法给你们寄龙格先生的照片，因为我只有一张在商店橱窗陈列过的极难看的照片，这是一张向资产阶级讨好的漫画，是为了向资产阶级说明公社委员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正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怪物而制作的。一旦我有好的照片，就给你们寄去。你们看附上的爸爸的照片怎么样？我们大家对它都很赞赏，我们认为，这张照片比在汉诺威拍的那张好。

我代全家向你们和小猫头鹰^②热情问好。

象以往一样，我仍然是爱你们的朋友。

燕妮·马克思

①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

② 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路·库格曼在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前夕(1870年7月18日)写信给马克思,就当时极端紧张的法普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库格曼分析了1866年以来的法普关系,认为进一步的紧张无疑将导致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库格曼在信中批评了1870年7月16日在不伦瑞克召开的工人大会通过的呼吁书,认为其中坚决要求法国工人起来推翻帝国的话是错误的。这次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为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策划战争并声援国际巴黎会员们发表的宣言而召开的。尽管呼吁书有某些缺点,但整个说来坚持了国际主义精神。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引用了该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页)。——第5页。
- 2 文中提到的载有德勒克吕兹的文章的《觉醒报》没有找到。

1870年7—8月,在布卢瓦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案件。被指控谋害拿破仑第三和策划政变而提交法院审判的有七十二人,其中有布朗基主义组织的著名活动家:雅克拉尔、特里东、弗路朗斯、费雷等人,还有费·皮阿。最高法院判决被告以五年至二十年期限不等的劳役、监禁和流放。

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

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第 5 页。

- 3 马克思指的是海·律斯勒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该评论载于布·希尔德布兰德 1863 年创刊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69 年第 12 卷。——第 6 页。
- 4 指十九世纪中叶所创立的韦伯—费希纳定律，这是一种表示感觉强度和引起感觉的刺激力两者之间关系的心理物理学定律。——第 6 页。
- 5 马克思指的是列·弗兰克尔的文章，该文载于 1870 年 4 月 2 日《人民意志报》第 10 号，标题是《偷听到的对话》（«Einbelaushtes Zwiegespräch»）。弗兰克尔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据他认为可以用来解释价值实质的“公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马克思 1870 年 4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第 7 页。
- 6 在 1870 年 4 月 4—6 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和拥护总委员会的人之间发生了分裂。巴枯宁派的代表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拥护总委员会的人则继续在日内瓦在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1870 年 4 月 12 日总委员会接到有关分裂的消息后，委托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收集补充材料；荣克在 1870 年 4 月和 5 月间的一系列会议上向总委员会作了报告。为了答复罗曼语区委员会的坚决请求，总委员会于 6 月 28 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90 页）。决议由荣克寄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并发表在 1870 年 7 月 23 日《团结报》第 16 号上。——第 7、261、368 页。
- 7 在 1866 年，《曼彻斯特卫报》刊载了恩格斯关于普奥战争的五篇文章，标题是《德国战争短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87—212 页）。——第 10 页。
- 8 指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德国侨民大会的报道，这次大会是由于普法战争爆发，特别是为了筹集救济伤员和死难者家属的基金而召开的。报道发表在 1870 年 7 月 22 日《曼彻斯特卫报》上，标题是《曼彻斯特的德

国人大会》。——第 10 页。

- 9 《向叙利亚进发》(*Partant pour la Syrie*)是十九世纪初创作的法国歌曲;在第二帝国时期成为一种波拿巴主义的赞歌。——第 12、134 页。
- 10 《耶稣保佑我》是德国诗人和出版者龙葛为侯爵夫人路易莎·罕丽达·勃兰登堡所作的歌曲;第一次刊登在他的《教会歌曲集》上,该歌曲集第一版于 1653 年在柏林出版。——第 12、134 页。
- 11 1870 年 7 月 20 日以后的几天里,德国报纸上刊登了法国和普鲁士于 1866 年拟定的秘密条约草案。7 月 25 日《泰晤士报》转载了这一草案。条约草案中规定法国兼并比利时和卢森堡,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应在 1866 年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恪守中立。俾斯麦企图通过这一草案的公布激起英国和比利时的舆论来反对法国,并指望或者是拉拢英、比两国站在普鲁士一方参战,或者是至少使这两个国家保持善意的中立。——第 13 页。
- 12 罗伯尔·马凯尔是个典型的狡猾投机的骗子手,这个典型人物是法国著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所塑造的,由于奥诺莱·多米耶给他作了一组题为《罗伯尔·马凯尔》的漫画(共一百零一幅)而长久流传下来。——第 13 页。
- 13 1860 年 1 月 23 日英法签订了一项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过高的保护关税,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第二条专门责成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一百公斤十五生丁,法国则有权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商品。——第 13、17 页。
- 14 指 1870 年 7 月 24 日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信,信是由尼·吴亭、维·巴尔田涅夫和安·特鲁索夫签署的,信中谈到该支部同米·巴枯宁进行斗争以及巴枯宁攻击俄国支部成员和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情况。信中还谈到俄国支部打算出版反击巴枯宁的小册子(这一打算没有实现);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们报告总委员会说,谢·涅恰也夫及其走狗弗·谢列布廉尼科夫已去伦敦,后者还弄到一张给杜邦的介绍信。马克思在 1870 年 8 月 2 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对他们的信作了答复(见本卷第 137—141 页)。——第 13、18、139 页。

- 15 德国侨民欧·奥斯渥特在1870年7月18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在由德国和法国一些民主主义者侨民起草的反对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该宣言以传单形式发表于1870年7月31日；在以后刊印的几版宣言上，马克思、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以及国际的其他成员都签了名。马克思及其战友们同意签名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1870年8月3日给奥斯渥特的信中阐述了这些条件（见本卷第142页）。
 奥斯渥特在信中附寄了马克思所提到的路易·勃朗的信的片断，路易·勃朗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第14、26、32、131、143、150页。
- 16 指恩格斯在伦敦租房的事，恩格斯由于退出商行，打算在1870年9月从曼彻斯特迁往伦敦长住。燕妮·马克思曾积极为恩格斯寻找合适的房子。——第14、15、18、47、146、655、658、659页。
- 17 恩格斯的预言得到了证实。1870年8月6日在福尔巴赫（在洛林，离萨尔布吕肯不远）附近发生了战争最初阶段的一次大会战，会战期间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二军。在历史文献中，福尔巴赫会战也称为施皮歇恩会战。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中使用的是后一个名称。——第17、32页。
- 18 恩格斯曾把这篇札记附在《战争短评（三）》一文之后，并和信一并寄给马克思。1870年7月31日以后，恩格斯就把文章直接寄往《派尔-麦尔新闻》。——第19页。
- 19 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的声明没有找到。——第25页。
- 20 没落帝国 (*Bas empire*)——历史文献中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这个名词以后成了指某一个处于没落和解体时期的国家的普通名词。这里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第25、34、36页。
- 21 1870年8月1日迪斯累里在下院发表演说时，发挥了英俄互相接近的思想，借口只有英俄两国忠于使普鲁士拥有萨克森省的保证（根据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萨克森省划归普鲁士）而产生的各项义务。迪斯累里断言，其他保证国都违背了自己的义务：奥地利发动了1866年的战争，法国发动了1870年的战争。

因此,马克思谈到了波兰问题,他指的是破坏维也纳条约关于波兰部分地区的结构的条款。例如,沙皇政府在西方国家在国际保证问题上的实际纵容下,于1832年在镇压波兰起义之后,废除了1815年作为自治区并入俄国的波兰部分地区的结构。对克拉科夫共和国自治权的保证也同样如此,在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后,该共和国的领土为奥地利所侵占。——第29页。

- 22 马克思致总委员会的信没有找到。——第29页。
- 23 这个建议曾提交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8月2日的会议讨论,经讨论后一致通过。——第30页。
- 24 1870年7月23日的《团结报》刊登了由总委员会的瑞士通讯书记荣克签署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团结报》编辑部对决议加了按语,否认总委员会有权做出这方面的决议。——第30、143页。
- 25 在1869年9月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科学社会主义者和巴枯宁派之间在废除继承权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代表大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因为任何一项建议都没有获得必要的绝对多数票。然而,巴枯宁想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国际的企图遭到了破产。——第30页。
- 26 指1865年秋天建立的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参加者除了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勒·吕贝,后来还有费·皮阿)。1868年,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决议(1868年7月7日),谴责皮阿的挑拨性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2页),此后支部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离开了该支部,该支部实际上与国际失去了联系。然而在皮阿领导下进行活动的这一伙人继续把自己称作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并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发布文件,同时不断支持总委员会里反对马克思路线的反无产阶级的派别。——第30、57、217、431页。
- 27 拉法格一家住在巴黎郊区勒瓦卢瓦-佩勒,在奥当斯王后广场,距筑垒地区非常近。——第31、135、656页。

- 28 马克思同家眷于 1870 年 8 月 9 日至 31 日在兰兹格特休养。——第 32、147、655 页。
- 29 布斯特拉巴 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企图在斯特拉斯堡（1836 年 10 月 30 日）和布伦（1840 年 8 月 6 日）举行波拿巴式的叛乱，以及 1851 年 12 月 2 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式的独裁政权。——第 33、46 页。
- 30 北德意志联邦 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于 1867 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对拿破仑第三的帝国在欧洲的霸权是一个打击。
1871 年 1 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第 33 页。
- 31 巴登格 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 1846 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 34、36、41、59、403、664、668 页。
- 32 和平协会 是教友会教派于 1816 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它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协会为传播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捐款二十英镑。约·菲·贝克尔用这笔款子在日内瓦印刷了德文版和法文版的宣言三万份。
在 1870 年 8 月 2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韦斯顿宣布，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意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第 34、46、68、157、656 页。
- 33 1869 年的最后几个月和 1870 年上半年，恩格斯曾写作《爱尔兰史》一书，目的是在这本书里从历史上论证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认为恩格斯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并想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但是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只写了第一章（《自然条件》）和第二章的一部分（《古代的爱尔兰》）。已写成的章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523—571 页；该书的准备材料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 年俄文版第 10 卷。——第 35、415 页。
- 34 由于法军在福尔巴赫（施皮歇恩）和维尔特的失败，1870 年 8 月 7—9 日

在巴黎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工人占多数的大批示威群众包围了立法团的大厦，要求成立共和国并武装人民；示威者被军队驱散。这次革命发动几乎同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的日子完全吻合，由于那次起义，在法国推翻了帝制并建立了第一共和国。

1870年8月10日《派尔-麦尔新闻》以《革命的前景》（«Prospects of Revolution»）为题报道了巴黎发生的这一事件。——第36页。

35 恩格斯指的是左派共和党报纸《马赛曲报》的编辑昂·罗什弗尔，他在1870年1月12日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杀害记者维克多·努瓦尔的文章，从1870年2月起在圣珀拉惹监狱被关押了六个月。由于反对第二帝国统治集团的行动，《马赛曲报》从1870年5月18日至7月20日被查封，9月9日起完全停刊。——第36页。

36 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持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1868年9月，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拒绝在协会中担任正式职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66—367页）。1870年4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38页。

37 指马克思从德国收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的书信及其他材料，当时委员会和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之间在估计普法战争的性质和确定工人阶级的策略上产生了分歧。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总的说来虽然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并正确地把波拿巴主义看作欧洲最反动的势力，把拿破仑第三的胜利看作工人阶级和民主势力的失败，但是忽视了德意志国家统一的任务。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在批评编辑部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时，本身也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把战争看作纯粹防御性的，不懂得德国工人阶级

必须采取独立的立场，也不去批判俾斯麦政府的政策。由于分歧非常尖锐，委员会委员们请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路线，在他们共同给党的委员会的信中说明了这条路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2—284页）。——第39、41页。

- 38**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0年8月底写的文章的草稿保存下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79—28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公开揭露陷入民族自由主义立场并在普法战争期间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宣传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第40、48页。
- 39** 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属于撒丁王国的北萨瓦的一部分（沙布累、佛西尼、热涅维）被宣布为中立地带。在法国兼并了萨瓦和尼斯之后，瑞士要求把这些中立地区并入自己的领土。由于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的结果，萨瓦和尼斯于1859年归并法国。——第40页。
- 40** 指从事巴黎改建工程的工人，该工程是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在塞纳省省长欧斯曼领导下大规模进行的。改建工程除了使贵族区设备完善和扩建原有的街道，以便在人民起义时便于军队和炮兵行动以外，另一个目的是暂时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人提供工作，从而加强波拿巴在他们中间的影响。——第42页。
- 41** 在庫格曼1870年8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有关于战争在德国引起民族运动高涨的消息。——第42页。
- 42**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这样的联邦。最初有十六个邦参加联邦，后来又有五个邦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1813年，拿破仑军队在德国战败后，联邦便瓦解了。——第43页。
- 43** 李卜克内西在1870年8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根据《爱北斐特日报》的话推测说，恩格斯有“爱国狂”。——第43页。
- 44**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

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 44 页。

- 45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请求对战争性质和党应采取的立场发表看法(见注 37),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70 年 8 月 22 日和 28 日之间在曼彻斯特见面时,共同拟定了复信;此信由马克思签署寄往德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82—284 页)。——第 45 页。
- 46 1870 年 7 月 21 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对军事拨款进行表决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弃权,并发表声明说,投票赞成拨款意味着对进行王朝战争的普鲁士政府表示信任,而投票反对拨款又可能被认为是赞同波拿巴的罪恶政策。马克思于 1870 年 7 月 26 日在国际总委员会里宣读了这个声明,总委员会完全同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采取的立场。声明全文由马克思翻译成英文,发表在 1870 年 8 月 6 日《蜂房》上的总委员会会议报道内。——第 45、136 页。
- 47 恩格斯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叫作讲德语的威尼斯,把它们比作意大利的威尼斯区,威尼斯于 1799—1805 年和 1814—1866 年归并于奥地利帝国并成为意大利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源地。——第 48 页。
- 48 恩格斯指的是巴赞率领的法军在麦茨要塞地区被围。由于围困的结果,巴赞的军队于 1870 年 10 月底投降。——第 48 页。
- 49 指法国军队于 1870 年 8 月 14 日在科龙贝-努伊会战(又称博尔尼会战)、8 月 16 日在马尔斯-拉-土尔会战和 8 月 18 日在格腊韦洛特会战中遭受的失败。——第 48 页。
- 50 指 1870 年 8 月 18 日的格腊韦洛特会战(或称圣普里瓦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德国军队击败了法国莱茵军团。——第 49 页。

- 51 指路易·勃朗 1870 年 8 月 14 日的《伦敦来信》，该信载于 1870 年 8 月 19 日的《时报》。——第 50 页。
- 52 1870 年 8 月 22 日的《泰晤士报》上刊载了议员埃耳科的信，他在信中发表了自己对德国、法国、英国武装力量组织的看法。——第 50 页。
- 53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这首诗写于 1870 年 7 月 25 日，载于 1870 年 8 月 20 日《派尔-麦尔新闻》。——第 50 页。
- 54 指 提尔西特和约。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 1807 年 7 月 7 日和 9 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但是被迫承认法国在欧洲地位的加强，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强迫签订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 1813 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 52 页。
- 55 看来是指下述事实：亚历山大二世在 1870 年 8 月 30 日接见法国大使弗略里将军时，答应给自己的舅舅威廉一世写一封非正式的信，请他“不要损害”法兰西的民族尊严。——第 52 页。
- 56 指弗莱里格拉特于 1870 年 8 月 12 日写的献给他儿子的一首诗《致战场上的沃尔弗干格》，他把自己的儿子作为志愿兵送往前线。——第 53、55 页。
- 57 德国哲学家施特劳斯在 1870 年 8 月 12 日的公开信（载于《总汇报》）中，呼吁法国学者厄·勒南承认德国在战争中所捍卫的那些权利的正义性，并赞赏它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第 53 页。
- 58 阿尔卡迪亚人 是对立法议会中波拿巴多数派的讽刺性称呼。这个称呼大概一方面来源于巴黎阿尔卡迪亚街的俱乐部，其成员为拿破仑第三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来源于古代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的名称——阿尔卡迪亚，据希腊神话说，该地居民异常天真淳朴。——第 54 页。
- 59 在恩格斯的文章《战争短评（十三）》的后面，《派尔-麦尔新闻》的编辑弗·格林伍德增加了以下一段话：“很可能，对斯特拉斯堡的围攻不久

将以这个要塞的投降而告终。看来，德军已十分认真地行动起来。到昨天早晨为止，来自克尔方面的炮击已经昼夜不停地继续了三天三夜。同时，普军已经把自己的前哨推进到距要塞 500—800 码的地方。军火库已被烧毁，有几门刚刚进入阵地的重炮也将立即向这个地段射击。”

恩格斯打算提出相反的意见，正确阐明普鲁士人围攻斯特拉斯堡的过程，这一意图在《战争短评(十七)》一文中实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99—102 页)。——第 55 页。

- 60 1870 年 9 月 5 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寄给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一封由巴赫鲁赫署名的信，请求尽快发表一份给德国人民的呼吁书；随信附有呼吁书《告德国人民，告德国社会民主派》(«Au peuple allemand, à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de la nation allemande»), 它是以一些法国团体和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名义写的。该呼吁书在 1870 年 9 月 4—5 日以传单的形式发表。——第 57、59、62、154 页。
- 61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没有找到。——第 57 页。
- 62 保卫委员会 是普法战争初期在法国许多大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军粮的供应工作。——第 57、164 页。
- 63 指拿破仑第三政府于 1870 年 5 月举行的全民投票，其目的在于巩固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的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的政权。提付表决的问题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即要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全民投票仍然表明了反政府力量的增长，而首先是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增长：投票反对政府的有一百五十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有一百九十万人。——第 59 页。
- 64 恩格斯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虽然稍晚一些。巴赞指挥的法军于 1870 年 10 月 27 日在麦茨要塞投降。——第 60 页。
- 65 普法战争初期，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侨民——卡·肖莱马、伯尔、韦纳等人组织了一个战争受难者救济委员会，为死难者家属募集了捐款，还为伤员购置了必需品。恩格斯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但他在 1870 年 9 月，

当战争对德国来说失去防御性质之后，退出了委员会。——第 60 页。

- 66 指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于 1870 年 9 月 5 日发表的宣言：《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Manifest des Ausschuss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spartei. An alle deutschen Arbeiter!»）。宣言宣告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并建议德国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抗议集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兼并计划。宣言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82—284 页）的部分内容。宣言指出，它所引用的文字是由“伦敦一位最老的最有威望的同志”写的。——第 62、64、154、157 页。
- 67 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个人积极参与组织英国工人为争取英国政府承认 1870 年 9 月 4 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使英国在外交上给予它支持的运动。在英国的各大城市——伦敦、新堡等地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不仅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并且在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然而英国的统治集团担心会加剧法国的革命危机，采取了拖延的手法。只是到 1871 年 2 月成立了梯也尔的反革命政府之后，英国才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第 62、177、279 页。
- 68 1870 年 9 月 11 日《人民国家报》第 73 号发表了国际法国支部告德国人民书（见注 60）。——第 64 页。
- 69 恩格斯指的是从 1868 年 9 月推翻伊萨伯拉王朝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过程中西班牙曾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直到 1873 年 2 月才宣告成立共和国，共和国存在不到一年。——第 64 页。
- 70 关税议会 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 1866 年战争和普鲁士于 1867 年 7 月 8 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见注 30）国会议员和德国南部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力图逐步扩大它的权限，把它扩展到其他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德国南部

各邦代表的坚决反对。——第 66 页。

- 71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屈恩、格腊勒以及印刷厂主西韦尔斯于 1870 年 9 月 5 日为发表关于战争的宣言（见注 66），于 1870 年 9 月 9 日在德国被捕。经过数月的监禁，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于 1871 年 11 月以警察捏造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提交法庭审判（见注 319）。——第 66、68、154、157、159、171、279 页。
- 72 恩格斯指的是维·雨果 1870 年 9 月 10 日发表在《号召报》和《总汇通报》上的呼吁书《告德国人》（«Aux allemands»），以及威廉一世 1870 年 9 月 7 日发表在《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上的给他妻子奥古斯塔王后的信。——第 67 页。
- 73 “蛊惑者”是 1819 年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参加的卡尔斯巴德会议的决议对德国知识界中那些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运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在 1830 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加强了，这引起反动当局对“蛊惑者”的新的迫害。——第 68、160、307、450 页。
- 74 马克思指的是工人代表同盟（见注 384）和工联领袖们于 1870 年 9 月 13 日为庆祝法兰西共和国而举行的大会。乔·豪威耳在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仅限于对法国人民表示同情和祝贺“共和国的和平建立”；提案建议请求英国政府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友好地说服德国和法国停止战争行动。
- 与此相反，总委员会委员阿普耳加思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要求英国政府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法国和德国的战争停止，并抗议肢解法国的任何做法，因为这必然会使今后欧洲的政局复杂化。提案还要求在保证欧洲持久和平的条件下草拟和约。经过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后，阿普耳加思的提案以七票的多数通过。
- 马克思写的指示没有找到。——第 69、157 页。
- 75 这封信是在伦敦的马克思和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之间长期经常通信中的最后一封。恩格斯结束商行的工作之后，于 1870 年 9 月 20 日从曼

彻斯特迁居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就很少了；只有在他们中的一人离开伦敦时，才进行通信。——第 69 页。

76 指国际工人协会马赛支部的宣言《告德国劳动者》（《Aux travailleurs allemands!》），该宣言写于 1870 年 9 月上半月，最初印成传单，后来发表在 9 月 25 日《国际报》第 89 号和《卢昂工人联合会简报》第 3 期上。马克思对宣言中的沙文主义倾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第 69 页。

77 马克思因过度疲劳于 1871 年 8 月下半月在布莱顿治疗。——第 71、72、284、285、287 页。

78 1871 年 8 月 19 日的《舆论》周报以《德国对国际的看法》为题，转述了 1871 年 7 月 30 日《国民报》第 351 号上的社论《国际》。马克思在向周报编辑部提出抗议时，考虑了恩格斯的意见，在致编辑的信中，不仅要求发表自己的声明，而且要求编辑部对诽谤进行驳斥。编辑部在 8 月 26 日刊登了马克思的抗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26—427 页），与此同时还不得不满足马克思的要求，刊登了一条道歉声明。

显然，8 月 19 日的这一号《舆论》在 8 月 18 日就已出版，因而恩格斯在写这封信时已经有了。——第 71、76、77 页。

79 1869 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之后，在俄国许多城市展开了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谋组织的活动。在涅恰也夫组织的小组里，鼓吹“彻底破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居民的代表人物加入了涅恰也夫的组织，因为对沙皇制度的尖锐批评以及对它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吸引了他们。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联盟”的代表资格证，企图冒充为国际的代表，从而蒙骗参加他成立的组织的那些人。由于涅恰也夫的组织被破获，以及该组织的参加者于 1871 年夏在彼得堡受审，涅恰也夫为达到自己目的而使用的冒险手法遂被揭发出来。涅恰也夫逃到国外，口头和通过报刊散布谣言说：他被捕了，但在流放的途中他逃了出来，还说有要杀害他的秘密命令。

根据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马克思写了国际工人协会与所

谓的涅恰也夫密谋无关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0页)。——第73、396页。

- 80 总委员会鉴于受凡尔赛政府的迫害而流亡英国的公社社员抵达伦敦,从1871年6月起,进行募捐和给以物质救济,并为公社流亡者安排工作。马克思是总委员会整个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他的家庭成员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7月,总委员会成立了有马克思、恩格斯、荣克和其他总委员会委员参加的救济公社流亡者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把很多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共和派(比斯利、哈里逊、奥耳索普等人)吸引到这一活动中来;同时,马克思不得不经常抵制他们首先要救济法国流亡者中的那些小资产者的企图。1871年9月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筹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紧张活动,退出了这个委员会,由总委员会其他委员代替。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继续积极参加救济公社流亡者的组织工作。——第73、76、258、667页。
- 81 拉法格于1871年8月初为躲避凡尔赛政府的迫害,准备去西班牙。但是,由于梯也尔政府的要求,于8月11日在韦斯卡被捕,十天后又被释放。——第74、76、665、674页。
- 82 加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62)的拉萨尔分子,展开了诬蔑马克思的运动,例如他们散布谣言,说马克思把协会为佩斯罢工的印刷工人募集的捐款据为己有。尽管马克思出示的收据表明,由于罢工停止,这些捐款纳入了巴黎公社流亡者基金,拉萨尔分子仍继续散布这种诬蔑,而协会的领导人又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这使马克思于1871年8月初暂时退出该协会。——第74页。
- 83 号召为巴黎公社流亡者捐款的致国际美国各支部成员的呼吁书,是由马克思起草并寄给左尔格的,从马克思9月5日给左尔格的信可以看出这一点(见本卷第289页)。——第74、284、289页。
- 84 指伦敦报纸关于1871年3月法国发生的法夫尔指控前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吕利埃一案的消息。

在凡尔赛法庭受审的吕利埃公布了法夫尔1871年3月18日给他的信为自己辩护,从该信可以看出,吕利埃当时是在法夫尔那里服务。

法夫尔谴责吕利埃捏造。发表该案材料的报纸,包括《泰晤士报》在内,每天改变自己的观点,忽而谴责吕利埃捏造,忽而又为他辩护。——第76页。

- 85 1871年9月2日《旗帜晚报》转载了一篇诬蔑马克思的文章,该文取自一家伦敦报纸《舆论》,而《舆论》又转自德国的《国民报》(见注78)。为此,马克思给《旗帜晚报》编辑部寄去一信,并附去给《舆论》的声明副本,要求发表声明。编辑部以信内无该声明为借口,没有发表附去的声明。——第77页。
- 86 马克思于1873年5月22日到曼彻斯特,大约在6月3日离开。——第78、595页。
- 87 指1872年12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所发生的分裂(见注591)。——第80页。
- 88 1873年5月24日,法国国民议会的保皇党多数派迫使政府首脑梯也尔辞职。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傀儡麦克马洪元帅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按照反动集团的设想,麦克马洪执政应该是复辟君主制的一个步骤,因为梯也尔尽管是坚定的保皇党人,却认为必须暂时保存共和政体,以防止群众的革命发动。——第81、87页。
- 89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了他从1873年开始写的一部卓越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构思。这封信寄到曼彻斯特,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在那里。恩格斯还请马克思把这封信转给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看。在信稿上保留有肖莱马作的边注。——第82页。
- 90 “乡绅会议”、“地主议会”是对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成立于1871年2月,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多数议员(630名议员中占430名)是保皇党人。——第87、112页。
- 91 法国教权主义保皇派集团为了复辟君主制,竭力利用国际局势,要求法国同罗马教皇一起反对德国的所谓文化斗争(见注118),并支持西班牙的卡洛斯派运动(1873年7月,代表最反动的贵族和天主教集团的

卡洛斯派在西班牙发动了内战)。——第 88 页。

92 从 1873 年 8 月初到 9 月初恩格斯在兰兹格特疗养。——第 90、610 页。

93 奥·赛拉叶原来打算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于 1873 年 9 月初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1873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批准了给赛拉叶的委托书,8 月 8 日,总委员会又专门指示,力求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所有问题作出的决议都符合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赛拉叶作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还应得到英国支部的委托书。由于情况变化,赛拉叶就没有必要再去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41—742 页)。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 99。——第 90、608、610 页。

94 指总委员会书记左尔格寄给恩格斯的一批用英文写的总委员会文件,恩格斯把这些文件译成了法文。在这些文件中,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信和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概括地描述了协会一年来进行的阶级搏斗和取得的成就;文件中还有《总委员会向 1873 年 9 月 8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全协会代表大会所作的秘密年度报告》,其中谈到国际内部的情况。——第 91、92 页。

95 在汝拉联合会的倡议下,国际的一些被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控制的支部和联合会,于 1873 年 9 月 1—6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些支部和联合会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从而被开除出国际。总委员会在 1873 年 5 月 30 日的决议中写道:由于拒绝海牙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它们“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38 页)。

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反映出大会参加者彻底抛弃国际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的机会主义观点。代表大会宣称完全放弃政治斗争,并就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无政府主义的决议——地方支部和联合会完全自治。无政府主义者宣称,不能容忍少数服从多数,因而也就废除了每年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表决,使代表大会的召开仅仅是为了交换意见。总罢工问题占了重要位置,似乎总罢工是争取社会解放的唯一的、最可

靠的手段。日内瓦代表大会使国际彻底分裂。但是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它的参加者之间也暴露出了分歧,这就导致了后来无政府主义者所建立的联合的崩溃。——第 91、93、567、611 页。

- 96** 1873 年 6 月 1—3 日在俄尔顿举行的瑞士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大会,是根据国际各支部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八十名代表,代表了一万名工人,会上成立了瑞士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一直存在到 1880 年,它根据国际的原则把各种工人组织联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第 93、589 页。
- 97** 1873 年,拉法格同勒穆修和乔治·穆尔一起在伦敦开办了一所石印雕版厂。1873 年底拉法格退出后,由马克思代替他。1874 年初该企业解散。——第 94、103、602 页。
- 98** 国际葡萄牙各支部的领导和组织者之一若·诺布雷-弗朗萨通过恩格斯给马克思寄来一封信,对给他寄去《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分册表示感谢,并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对于在葡萄牙工人中间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使他们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具有很大意义。信中还报告了国际葡萄牙组织的情况。——第 94 页。
- 99** 1873 年 9 月,几乎同时在日内瓦举行了国际第六次例行代表大会和被国际工人协会开除的一些组织的代表大会(关于后一个代表大会,见注 95)。

1873 年 9 月 8—13 日举行的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未具有国际性质;由于反动势力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以及财政困难,几乎所有联合会都没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主要是协会的瑞士会员(四十一名当中有三十九名)。代表大会的工作在约·菲·贝克尔的领导下进行,会上听取了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来自地方的一些报告。大会审查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尽管有一些瑞士代表(培列等人)提出异议,但还是确认了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那些职能,强调指出了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通过了采取进一步措施成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规定在 1875 年举行)召开

之前，总委员会的所在地仍为纽约。1873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第95、611页。

- 100 恩格斯在给赫普纳的信(赫普纳于1873年9月4日收到此信)中,说明了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并建议他不要到那里去。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但从赫普纳1873年9月5日的复信中可以看出该信的内容,他在信中对恩格斯提出的理由表示同意。——第96、97页。
- 101 指1873年8月在日内瓦发表的由培列、贝尔纳、杜瓦尔等人署名的呼吁书《朋友们,我们的协会经受着……》(«Compagnons, notre Association traverse…»)。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夕发表的这份呼吁书,目的是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某些决议。——第97、608、615页。
- 102 1873年11月24日至12月15日,马克思带着女儿爱琳娜在哈罗格特治病。——第98、611、630页。
- 103 1872年8月底,吴亭寄给马克思一份秘密材料,向马克思报告了米·巴枯宁和谢·格·涅恰也夫无耻地盗用国际工人协会名义进行阴谋活动的行为(参看注79)。——第98页。
- 104 1873年6月10日,格·亚·洛帕廷在两次尝试失败之后,终于逃出了伊尔库茨克的监狱,他是为了营救流放中受严密监视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被关在那里的。同年8月洛帕廷到了巴黎。——第98、102页。
- 10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俄译者是洛帕廷,他于1870年逗留伦敦期间开始这项工作。由于洛帕廷去俄国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项翻译工作就中断了。

洛帕廷从第二章(后来一些版本中的第二篇)开始,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文的将近三分之二,其余的翻译工作是由丹尼尔逊完成的。

这里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几章。在第二版和后来的版本中,这些章相当于该卷的第二篇至第六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7—618页)。——第99页。

- 106 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其中描写了中世纪天主教卡普勤教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辩论过程中引了一部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卡普勤教士对此的回答却是:让《泰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盛怒的拉比愤慨地叫道:“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第104页。
- 107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对约·斯·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68年伦敦版)中所包含的一些诡辩理论的批判。马克思对约·斯·穆勒这部著作的批判,最早是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64—566页)。——第105页。
- 108 1873年底《国际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塞·德·巴普的巨著《十九世纪社会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将于1874年问世。11—12月,该报刊载了这部著作的内容提要。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1873年11月23日和30日《国际报》第254号和第255号上发表的第二卷的内容提要。德·巴普的著作后来没有出版。——第106页。
- 109 指1868—1878年古巴人民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发生的“弗吉尼乌斯号”轮船事件。在战争进程中,西班牙的大批武装力量,以及西班牙庄园主-奴隶主的“志愿”部队,集结于该岛的西部;它们利用海上优势,封锁了革命军占领的古巴部分地区。1873年10月31日,西班牙军舰“飓风号”在公海上袭击了为古巴起义者运送军事装备和增援部队的美国“弗吉尼乌斯号”轮船,开枪射击并侵占了这艘轮船。部分船员和乘客被打死。美国政府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西班牙当局的海盗行为,要求惩办肇事者、归还船只并释放活着的船员和乘客。当时担任西班牙政府首脑的卡斯特拉尔同意满足这一系列要求,但是哈瓦那当局拒绝执行他的命令。直到12月下半月,冲突才得到解决。——第107页。
- 110 指1873年11月21日教皇庇护九世的通谕,该通谕是因俾斯麦政府反对德国天主教会的措施(即所谓“文化斗争”,见注118)而写的。——第107页。

- 111 法国元帅巴赞在普法战争期间于1870年10月把麦茨要塞放弃给德国人,因此被控叛国而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从1873年10月6日至12月10日在巴黎进行。军事法庭庭长是奥马尔公爵。巴赞被判处死刑,两天以后又改为无期徒刑。巴赞在极其舒适的条件下度过八个月监禁生活以后,于1874年8月轻而易举地逃到了西班牙。——第109、641页。
- 112 马克思从1874年7月中旬到7月底在赖德(在威特岛上)休养,恩格斯从这时到1874年8月中旬在兰兹格特疗养。——第110、646页。
- 113 1874年7月底,根据俄国的倡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欧洲国家会议,研究进行战争的某些新规定。英国不愿参加俄国企图重新提出的关于海上法问题的讨论,拒绝派遣代表参加会议。——第111页。
- 114 1874年7月13日,俾斯麦在基辛根遇刺,这次谋刺是天主教僧侣因政府实行文化斗争(见注118)政策而策划的。俾斯麦被手工业者库尔曼开枪打伤。——第112页。
- 115 1873年11月20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七年期满法,即麦克马洪担任共和国总统职务的期限为七年(到1880年11月20日),这意味着巩固了总统的个人权力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
- 保皇派企图在1874年夏天解散议会并恢复君主制,这引起了共和派的愤懑。麦克马洪害怕具有共和情绪的人民群众采取行动,在1874年7月9日致议会的信中声称,他将以“他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保卫他所享有的七年权力。同时,麦克马洪要求尽快地实行新法,从实际上来保证他的专制;其中特别谈到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确定新的选举和组成议会多数的权力。——第112、113页。
- 116 1870年,英国格莱斯顿内阁对国民教育实行了一项改革:除教会学校外,开办由学校委员会领导的世俗学校,在这类学校中不一定要讲授宗教和圣经课。这项改革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1874年7月中旬,保守派桑登提出一项建议,要求通过对1869年法令的修正案,该法令规定成立学校基金分配专门委员会(Endowed Schools Commission)。他建议把基金分配权转交给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这必然会使教会收复在学校中失去的阵地。桑登法案引起了自由派的强烈反对。——第113页。

- 117 麦克马洪政府的财政部长比埃尔·曼涅企图通过大量增加一切生活必需品的间接税等办法，来消灭 1873 年预算中出现的巨大赤字（一亿四千九百万法郎）。1874 年 7 月，法国国民议会讨论了这些建议。左派议员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害怕广大群众不满和可能采取行动。经过激烈讨论之后，部分建议被否决，曼涅随之辞职。——第 114 页。
- 118 文化斗争 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在于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立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派。俾斯麦的这个政策遭到了天主教神父和罗马教廷以及其他国家天主教人士的反对。——第 114 页。
- 119 1874 年 7 月底，燕妮·龙格在她的第一个儿子沙尔死去以后，健康状况严重恶化。8 月 6 日，马克思把她送到当时恩格斯休养的地方兰兹格特。马克思同他们一起呆到 1874 年 8 月 9 日。8 月下半月，恩格斯及其全家和燕妮·龙格到泽稷岛旅行，9 月 5 日返回伦敦。——第 114、119、635 页。
- 120 1874 年 8 月初，马克思试图取得英国国籍，并向内务部提出相应的申请。但申请遭到拒绝，借口是“马克思对普鲁士君主不忠”。——第 115、636、641 页。
- 121 1873 年 11 月至 1874 年 3 月，在俄国的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和其他城市中，对具有民粹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进行了大逮捕。这次逮捕摧毁了所谓“柴可夫斯基派”（根据它的一个参加者的姓而命名）的革命组织。柴可夫斯基派组织的成员有：马·安·纳坦松、索·李·彼洛夫斯卡娅、符·姆·亚历山大罗夫、彼·阿·克鲁泡特金、谢·米·克拉夫钦斯基等人，他们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选读《资本论》第一卷，并从事革命书籍的出版工作；他们最先用俄文出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大多数被捕者后来在 1877—1878 年“一百九十三人案件”中受审。——第 116 页。
- 122 马克思按照医生的指示，于 1874 年 8 月 15 日同爱琳娜一起赴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在那里从 8 月 19 日呆到 9 月 21 日。在返回途中，

马克思曾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在莱比锡，他会见了李卜克内西和布洛斯，以及莱比锡党组织成员，并就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以及同拉萨尔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同他们进行了谈话。——第 122、124、631、635、636、639、640、641、646、649 页。

- 123** 指被开除出国际的一些组织于 1874 年 9 月 7—1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瑞士、西班牙和比利时无政府主义集团的代表，两名拉萨尔分子——在比利时的德国工人组织的两名成员以及一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改良派代表(埃卡留斯)。尽管大会参加者人数很少，与会者却毫无根据地自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过程中暴露了大会参加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本身之间的意见分歧，如德·巴普的报告《未来社会中的社会服务机构》证明他已脱离无政府主义。

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发表于 1874 年 9 月 10、11、14、15 和 16 日的《泰晤士报》。——第 125、645 页。

- 124** 指约·丁铎尔在 187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拜尔法斯特第四十四次年会上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 1874 年 8 月 20 日《自然界》杂志第 251 期)，以及赫胥黎在 8 月 24 日协会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动物是自动机的假说及其历史》(报告载于 1874 年 9 月 3 日《自然界》杂志第 253 期)。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利用了丁铎尔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541 页)。——第 126 页。

- 125** 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发表于 1870 年 7 月 28 日的《派尔-麦尔新闻》。——第 131、160 页。

- 126** 马克思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寄去 1870 年 7 月 23 日《人民国家报》第 59 号的剪报，上面登有来自柏林的消息，其中引用了 1870 年 7 月 21 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的演说摘录，看来还有该号报纸“政治评论”栏中阐明德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的立场的一段文字。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国会的演说，见注 46。——第 134 页。

127 1870年7月12日总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起草的应届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于1870年9月5日在美因兹召开）的议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5页）。总委员会批准的议程用英文印成传单，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并登在一系列报纸上，其中包括1870年7月《先驱》第7期。

1870年7月14日，马克思把经过修订的议程寄给荣克，让他译成德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议程后来发表于1870年8月13日《人民国家报》第65号。——第138页。

128 马克思指的是：巴枯宁派企图通过由各小支部，而且往往是虚构的支部派遣代表的办法，在拉绍德封代表大会（1870年4月4—6日）上形成虚假的多数，从而攫取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领导权。在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以致在瑞士罗曼语区建立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见注6）。——第138页。

129 1870年8月2日，总委员会鉴于普法战争业已爆发，决定延期召开例行代表大会，并函请国际各支部批准这一决定。马克思以总委员会德国通讯书记资格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78页）。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国际瑞士德国人支部、比利时联合会和罗曼语区联合会都完全赞同总委员会的建议。在这个基础上，总委员会于1870年8月23日通过了一项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第139、339页。

130 这里指的是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包括代表大会领导人在内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巴枯宁也曾附和左派。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布拉格起义的那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于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第140页。

131 《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

哈伊尔·巴枯宁著》1848年克顿版(«Au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skongresses in Prag». Koethen, 1848.)。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对巴枯宁的这篇演说进行了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2—342页)。——第140页。

132 1849年5月3—8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巴枯宁参加了这次起义。——第140页。

133 指1869年6—11月间匿名刊载于《未来报》上的西·波克罕的文章《俄国来信。八一十、米哈伊尔·巴枯宁。十一、俄国的廉价文人》。在这些文章里，波克罕利用巴枯宁用俄文发表的文章，主要批判了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和巴枯宁对俄国公社的美化。——第140、495页。

134 俄国支部委员会在1870年7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波克罕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对涅恰也夫一事请求转达对他的谢意，并声称准备必要时在论战中给予支持。

论战是由于波克罕在1870年3月16日《人民国家报》第22号上发表的短评《涅恰也夫的信》(«Der Brief Njetschajeffs»)而引起的，在短评中他欢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反对涅恰也夫所散布的有关他本人的各种谎言(关于被捕、流放西伯利亚、逃跑等等)。涅恰也夫本人在1870年3月30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致〈涅恰也夫的信〉的作者》来回答波克罕的短评。——第140页。

135 这封信是用印有波克罕办公地址“东中央区比利特广场9号”的事务所信笺写的。——第143页。

136 在马克思1868年12月22日起草的总委员会的决议《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初稿中，曾包括这样一条：本决议在有国际支部存在的所有国家里公布。在决议的最后文本中，没有这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第144页。

137 马克思给荣克的这封信，是由于收到瑞士德语区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

决议《德语区支部中央委员会致伦敦总委员会。1870年8月7日于日内瓦》(«Das Zentralkomitee der Sectiongruppe deutscher Sprache an den Generalrat in London». Genf, den 7. August 1870)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决议《致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于不伦瑞克》(«An den Generalrat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in London». Braunschweig, 1870)而写的,这些决议完全拥护总委员会关于延期召开原定于1870年9月5日举行的国际例行代表大会。

信中附有马克思亲手抄写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决议副本。
——第145页。

- 138** 指的是《英国状况》(«England's Position»)一文,文章是用书信形式写的,署名是:“冯·通德尔-滕-特龙克”(«Von Thunder-ten-Tronckh») (通德尔-滕-特龙克是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城堡),发表于1870年8月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46页。
- 139** 库格曼曾要求把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爱尔兰芬尼亚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奥顿诺凡-罗萨的照片寄给他,作为约·里谢所编的爱尔兰民间歌曲集《爱尔兰竖琴》(«Erins Harfe»)的插页。恩格斯应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的请求,为歌曲集写了短文作为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74—575页)。但是,根据1870年在汉诺威出版的《爱尔兰竖琴》看来,罗萨的照片没有刊登,恩格斯的短文也未被采用。——第147、657页。
- 140**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左尔格于1870年5月4日至8月4日期间写给他的几封信的答复;这封信成为他们之间长期通信的开端,而长期通信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尔格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好关系。——第147页。
- 141** 指的是《劳动统计局报告,包括该局1869年8月2日至1870年3月1日的活动和调查报告》1870年波士顿版(«Report of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ur, embracing the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and inquiries from August 2 1869, to March 1 1870, inclusive». Bos-

ton, 1870)。左尔格寄的这本书保存在马克思的藏书中，书上还有马克思作的边注。——第 147、149 页。

- 142** 左尔格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报告了总委员会在美国的通讯书记罗·威·休谟利用职权标榜自己。休谟在未经总委员会同意而散发的国际“会员卡”上歪曲地提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任务。他称鲁克拉夫特为国际的“总统”，称自己为鲁克拉夫特在美国的“全权大使”。

马克思在 1870 年 9 月 6 日向总委员会报告了左尔格的信；总委员会的美国书记埃卡留斯受委托要求休谟严格按照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进行活动。——第 148、149 页。

- 143** 克吕泽烈于 1870 年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建立联系。但是，他冒充国际的组织者之一，无视在美国现有的支部，并超越了这些权限。克吕泽烈的行动引起了许多支部的抗议，特别是纽约德国人第一支部（见注 337），他们向总委员会、约·菲·贝克尔和欧·瓦耳兰提出关于克吕泽烈所受权限性质的询问。马克思在 1870 年 4 月 9 日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对此做了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48 页。

- 144** 指的是德国第一支部委员奥·福格特毫无根据地硬说维克多·席利（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和国际的会员）是间谍。——第 148、150、177 页。

- 145** 联合着美国的一些工会组织和工人协会的全国劳工同盟于 1870 年 8 月在辛辛那提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全国劳工同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在最近期间加入上述协会”，但是由于同盟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占了上风，这一决议没有实现。

迈耶尔被选为德国工人联合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该联合会在 1870 年秋季之前是加入全国劳工同盟的（称为纽约第五劳工同盟），同时从 1869 年 12 月起也是国际的支部（第一支部）。迈耶尔没有能够出席代表大会，而是由左尔格代表德国工人联合会出席的。——第 149、150 页。

- 146** 指爱·凯洛格的《新的货币制度》（《A New Monetary System》）一书，

- 显然马克思最初看到的是翻译本。1871年2月左尔格给他寄了纽约出的第一版。这本书连同马克思作的边注和记号保存下来了。——第149、179、216页。
- 147** 齐·迈耶尔在1870年7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左尔格同他所担任的在美国的德国工人联合会通讯书记的职位不相称。——第149页。
- 148** 指的是1856年巴黎和约（这一和约结束了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附件《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该宣言于1856年4月16日由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的代表签署。宣言规定了海上战争的守则，守则是以1780年叶卡特林娜二世政府宣布的武装中立原则为基础，守则规定：禁止私掠，交战国船上的中立国货物和中立国船上的交战国货物除战时禁运品外不受侵犯，只承认有效封锁。代表英国在宣言上签字的是它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克拉伦登。——第152、169页。
- 149** 马克思所说的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在1866年的野蛮行为，指的是如下事实：在普奥战争期间，1866年7月16日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指挥的部队占领了法兰克福。根据他的命令逮捕了一些参议员，封闭了报馆，并向该城索取繁重的军税，如不交付军税，就要烧毁城市；普鲁士指挥部的威胁使法兰克福市长自杀。——第154页。
- 150** 指的是巴枯宁分子詹·吉约姆和加·勃朗起草的宣言《致国际各支部》（《Manifeste aux Sections de l'Internationale》），该宣言作为1870年9月5日纽沙特尔《团结报》第22号的附刊发表。——第155页。
- 151** 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第158、195、199、273、328、353、401、416、420、430页。
- 152** 指1870年9月15日《派尔-麦尔新闻》上刊载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以不怀好意的语调评述比斯利的《为法国申辩》（《A Word for France》）一文。——第160页。
- 153** 比斯利用马克思寄给他的材料，写了《国际工人协会》（《The Inter-

- 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一文,该文载于1870年11月《双周评论》杂志第47期。——第161页。
- 154 奥斯渥特在1870年9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里附去了他给梯也尔的信的副本,他在信中建议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建立“中立地带”;奥斯渥特请马克思对此发表意见。——第162页。
- 155 1870年9月19日《泰晤士报》(在“俄国”栏内)刊登了摘自9月17日《圣彼得堡报》上的一段话,其中谈到,如果法国在缔结和约时同意拆除自己的要塞,它的威信将不会受到损害。——第162页。
- 156 里昂起义 是由于色当战败的消息传来而于1870年9月4日爆发的。巴枯宁于9月15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实现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9月28日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实行政变。这一企图遭到了破产。——第163、241页。
- 157 指1867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回国募捐一事。根据德国和纽约专门委员会的捐款单总共募集了六万塔勒。马克思把弗莱里格拉特同意募捐看作是象行乞一样不体面的行为。——第165、177页。
- 158 自由射手(法文 franc-tireurs)即志愿游击队员,在普法战争时期,他们组成小股队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第167页。
- 159 按照格奈泽瑙于1813年4月21日制定的民军条例,凡不在常备军或后备军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编入各民军营,以便同拿破仑军队作战。条例发挥了游击战争的思想,认为居民的一切自卫手段都是“合法的”。恩格斯在《普鲁士的自由射手》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14—218页)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一条例。——第168页。
- 160 卢瓦尔军团 于1870年11月15日成立,由奥雷耳·德·帕拉丹指挥,在奥尔良地区进行军事行动。尽管该军团由各式各样的大多数未经很好训练的部队仓卒组成。但它在居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对普军的一系列胜利。关于这个军团的活动和它的编制的详细情况,见恩格斯的《战争短评(三十一)》和《战争短评(三十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19—228页)。——第168页。

- 161 1870年11月26日，在德意志国会讨论增加反法战争的拨款问题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要求拒绝增加战争拨款，并且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不割地的和约。国会闭幕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于1870年12月17日以叛国罪被捕。——第171页。
- 162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由于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就成为国际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从1871年末起，该协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不列颠联合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71、259页。
- 163 1870年12月19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格莱斯顿12月15日的信，宣布对判刑的芬尼亚社社员（见注2）实行大赦。但是，这次大赦规定了许多附带条件，恩格斯把它比作1861年1月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的对普鲁士政治犯的可怜的大赦。——第171页。
- 164 《北德总汇报》的编辑卡尔·比德曼于1871年1月1日和4日发表了两篇伦敦通讯，诽谤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按照一个秘密的革命计划行事，并不惜以政治谋杀来达到这一目的。鉴于这一诽谤可能影响对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即将进行的判决，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受丈夫之托于1871年1月8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帮助了解一下《北德总汇报》驻伦敦的这个记者。威·李卜克内西估计此人可能是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第173页。
- 165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对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

名被告三年至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第173、205、406页。

- 166 指1871年1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4号“政治评论”栏内的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短评。——第173页。
- 167 马克思在1871年1月1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为了反对工联主义者奥哲尔于1月10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对国防政府及其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的赞扬。——第174页。
- 168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六项决议，即《关于将支部开除出协会的程序》，决议授权总委员会可以暂时开除国际的个别支部，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第175页。
- 169 指法兰西共和国制宪议会在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以后通过的一系列反动法令。8月9日和11日颁布的出版法对反对政府、反对现行制度和私有制的言行规定了严厉的惩治办法。1849年3月21日的法令禁止成立俱乐部，等等。——第175页。
- 170 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175页。
- 171 1870年12月1日，几个支部的代表组成了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任期为一年。第一支部——国际最老的支部（见注337）在组织该委员会时起了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最好是在支部代表大会上选举国际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否则就会使一些敌视工人运动的人可能作为支部的代表混进中央委员会。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由于无产阶级这一翼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央委员会于1871年12月发生了分裂，并成立了以左尔格为首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在1872年5月承认了该联合会委员会。——第176、295、321页。

- 172 指巴·伊·雅科比和瓦·亚·扎依采夫发表在1870年《法医学和公共卫生文库》杂志第3册第160—216页上的文章《从公共卫生观点看西欧工人的状况》(署名“巴·雅·”)。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材料写成的。载有这篇文章的《法医学文库》头几份顺利地出版并销售出去了。但是,后来立即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干涉,禁止发表这篇文章。在没有出售的几份杂志中,根据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这篇文章被取消了,甚至连剩下几页的页码都没有改。杂志主编“由于坚决推行极端社会主义的思想”而被解职。
- 马克思是从洛帕廷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第177页。
- 173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被捕。1864年前,他一直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以后被判在西伯利亚服七年苦役并终身流放在那里。——第178页。
- 174 指德国工人联合会寄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入会费,1869年12月该联合会改组为德国人第一支部(见注337)。——第179页。
- 175 马克思和女儿燕妮大约于1869年9月18日至10月7日在汉诺威的库格曼家里休养,10月11日马克思回到英国。——第179页。
- 176 1870年8月19日土尔被围,要塞司令于克在9月23日停止抵抗。——第180、185页。
- 177 指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和法夫尔签订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这是法国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国内革命运动而出卖法国民族利益的文件。协定规定在最短期间内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定于1871年2月8日举行),因为媾和问题应由国民议会决定。——第181、185、280页。
- 178 1870年9月4日在巴黎建立的国防政府的部分人员于9月中前往图尔去组织对德国入侵的抵抗并保持法国的对外关系;1870年12月6日这部分人转移到波尔多。这部分人被称为图尔代表团或波尔多代表团;从1870年10月9日起,由甘必大率领。特罗胥是留在巴黎的部分政府成员(巴黎代表团)和整个政府的首脑。——第181、185页。
- 179 指1871年1月31日甘必大发布的命令,命令也有波尔多代表团其他成员(克莱米约、格累-比祖安、富里雄)签名。该命令剥夺了帝国中的

- 要人(部长、参议员、国家顾问和省长)以及在选举时作为官方政府候选人的被选举权。2月3日,俾斯麦借口“选举自由”的条文,向甘必大提出抗议。在巴黎的那部分政府成员也颁布了关于选举程序的命令,取消了甘必大限制波拿巴帝国人士的权力的决定,此后,甘必大提出辞职。——第181、186页。
- 180 1871年2月2日,《泰晤士报》报道了德意志帝国政府提出的媾和条件的消息。俾斯麦要求法国赔款五十亿法郎。——第182、186页。
- 181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宣布为德国的皇帝。——第183、186页。
- 182 投降派 (*Capitulards*) 是对1870—1871年巴黎被围时主张巴黎投降的人的卑称,后来在法语中这个词泛指投降主义者。——第185页。
- 183 看来是指逮捕和驱逐在大选时在斯图加特被提名为国会候选人的法兰克福工人约瑟夫·施奈德尔。1871年2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报道了这件事。——第186页。
- 184 布林德的《法国图谋反对德国的结果》一文发表于1871年1月的《双周评论》。——第188页。
- 185 看来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拉甫罗夫询问洛帕廷的情况的答复。虽然马克思从洛帕廷1870年12月27日(俄历15日)给他的信中已经知道洛帕廷在俄国,知道他去那里是为了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但是,可能为保密起见,马克思既没有谈洛帕廷到了什么地方,也没有谈去干什么。——第189页。
- 186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威·李卜克内西夫人——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871年1月18日、2月22日和27日的信的答复。娜·李卜克内西写道,她不能为她收到的救济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活动家家属的钱开收条,因为这样的收条又会成为指控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叛国的罪证。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因为按照普鲁士的法律,禁止德国党派或团体参加任何国际组织。——第189页。

- 187 比斯利在《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见注 153)中写道:“国际全体会员都是共和派,都是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因此,他们遭到法国和普鲁士独裁者的迫害。”(第 531 页)接着(第 532—535 页),比斯利详细地阐述了总委员会和德国、法国的国际会员在普法战争中所持的立场,特别是在普鲁士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第 190 页。
- 188 洛·布赫尔于 1865 年 10 月 8 日建议马克思担任《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驻伦敦的金融问题通讯员,布赫尔在信中还建议马克思投靠俾斯麦政府。马克思愤怒驳斥了想收买他的这些企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59—162 页;第 31 卷第 491 和 579 页)。——第 190 页。
- 189 马克思指的是 1870 年底至 1871 年初在巴黎发表的《皇室文件和通信》(«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两卷集,在第一卷上载有奥利维耶部长的紧急报告,下令逮捕国际会员。波拿巴政府的这些措施是同准备在 1870 年 5 月 8 日为了巩固帝国摇摇欲坠的地位而进行的全民投票相联系的。
- 在全民投票前夕,巴黎联合会会员遭到逮捕,罪名是阴谋杀害拿破仑第三。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和全国其他城市也开始了对国际会员的迫害。1870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8 日,对国际巴黎组织进行了第三次审判。被传讯的有三十八人,其中包括瓦尔兰(他躲藏起来了)、弗兰克尔、若昂纳尔、阿夫里阿耳、沙兰以及工人运动的其他著名活动家。被告分别被判处两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罚款。——第 190 页。
- 190 1850 年 11 月 29 日,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和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在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普鲁士在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不得不俯首听命地按照奥地利的利益放弃了自己干预镇压库尔黑森起义的野心。
- 1850 年 10 月,根据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倡议,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和普鲁士首相勃兰登堡伯爵在华沙就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问题进行了会晤。在这次会晤时,尼古拉一世公开表示最坚决地支持奥地利。——第 194 页。
- 191 1871 年 3 月 14 日法国反动报纸《巴黎报》在《国际的最高首脑》(«Le

Grand Chef de l'Internationale»)一文中声称,似乎它掌握了一封马克思给赛拉叶的信,这封信证明国际的法国会员和德国会员之间存在矛盾;3月19日该报刊登了这封假信。法国报纸的这种诬蔑性谣言,也被伦敦报刊所采用,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在内。马克思在1871年3月2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以及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在专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1页)中,对《巴黎报》的这种旨在使国际的法国会员和德国会员分裂的行为进行了揭露。此外,奥·赛拉叶受马克思的委托,也写信揭露《巴黎报》的挑拨性谣言(马克思附寄了《欧洲信使报》所发表的1871年3月16日一信的剪报)。

1871年3月21日总委员会会议还揭露了法国反动报刊的其他一些挑拨性谰言,这些报刊说,似乎国际的巴黎支部开除了一些德国人(总委员会的驳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2—313页)。马克思把这些文件寄给拉法格,希望这些文件将成为国际巴黎会员的财产。——第195、198页。

192 指1871年3月上半月在巴黎建立的反德同盟。

赛马俱乐部是巴黎的贵族俱乐部,创立于1833年。——第196页。

193 1871年3月,住在苏黎世的德国有产者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召开庆祝大会,一群被拘留在瑞士的法国军官在会上和德国人发生了冲突。反动报刊为了破坏各国工人的国际联系掀起了挑衅运动,企图将此事归咎于国际的活动。国际瑞士支部为此发表声明,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诽谤。该城的许多工人联合会也发表声明,证明国际会员与冲突事件完全无关。——第197页。

194 指保皇分子企图在和平游行的幌子下于1871年3月22日在巴黎策动反革命暴乱,以复辟被1871年3月18日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的资产阶级政体。《巴黎报》的编辑昂利·德·佩恩、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埃克朗男爵等人是这一暴乱的主要策划者。这些反革命阴谋分子在旺多姆广场向国民自卫军开火,但是,在国民自卫军还击后,他们立即溃退。——第198、202页。

- 195 “主脑”(《*Haupt-Chef*》)是普鲁士警官施梯伯在1852年审判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见注165)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第198页。
- 196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的比利时和荷兰支部的一位组织者菲·克楠1871年3月29日的信中得知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对罢工者的国际支援。1871年4月4日总委员会会议根据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职务的恩格斯的提议,决定写信给英国工联并派遣代表团去交涉此事。1871年4月5日总委员会向英国工联发出了支援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由约·格·埃卡留斯署名,以传单形式发表。恩格斯还为此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请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支援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呼吁书,李卜克内西照办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0页)。
- 英国许多工联以及布鲁塞尔的工人都响应总委员会的号召,对安特卫普的雪茄烟工人提供了经济援助,布鲁塞尔的雪茄烟工人还宣布了罢工。总委员会的援助,使捍卫自己工会组织的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能够把罢工坚持到1871年9月并使厂方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第199、201、223、273页。
- 197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被控犯叛国罪,于1870年12月17日被捕,1871年3月28日从审前羁押中释放出来。对他们的审判是在1872年3月进行的(见注459)。——第201、202页。
- 198 指1871年3月26日爱北斐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大会上通过的给公社社员的致敬宣言。爱北斐特工人的这份呼吁书是直接寄往巴黎的,另一份寄给总委员会审阅,然后由埃卡留斯转寄给公社委员弗兰克尔。——第202页。
- 199 李卜克内西曾答应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关于布林德的文章,但没有这样做。只是在1871年10月4日的《人民国家报》第80号上刊登了一篇短评,揭露布林德是企图通过自我吹嘘给自己制造杰出活动家声望的沙文主义者和爱说漂亮话的人。——第204页。

200 1871年4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31号刊登了马克思寄给李卜克内西的4月5日《小报》上的如下一篇短评：《质问德国警察局长施梯伯先生：他把御花园的住宅里的钟表、花瓶和雕像装在什么车内运往了普鲁士？》。——第204页。

201 李卜克内西把马克思寄来的消息在1871年4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31号上作了如下报道，报道基本上复述了马克思的原信：“在正式公布于法国政府报告中的《皇室文件和通信》里有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接受波拿巴赠款的人的名单，在字母«V»下一字不差地写着：

«Vogt; il lui est remis en août 1859 frs. 40 000»

翻译出来是：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四万法郎’。”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在刊登这个报道的同时，加了一段按语，其中写道：

“有些党员指责我们忽视福格特的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文章，不满足于援引马克思的有名小册子作为论据，现在看来他们会满意了。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巴黎朋友给我们寄一份完整的名单来：我们确信，在那上面我们将会找到我们的某些老朋友，他们曾经充当福格特的‘同谋’从波拿巴主义那里得到好处，现在又出于同样的动机，以同样的热情来充当俾斯麦的爱国主义的推销人了。”

1871年5月5日，恩格斯把《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寄给了《人民国家报》，文中彻底揭露了福格特这个领取津贴的波拿巴暗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2—330页）。——第205页。

202 指准备对1870年9月9日被捕的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的审判（见注71）。被捕者破坏“社会秩序法”的“证据”之一就是他们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审判于1871年11月进行（见注319）。——第205页。

203 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笺《致约瑟夫·魏德迈》，这首驳斥金克尔的讽刺诗是1852年1月16日给魏德迈在美国出版的《革命》（«Revolution»）杂志写的。由于这首诗在美国不能及时发表，弗莱里格拉特把它用德文发表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的文学报《知识界晨报》1852年3月7日第10号上；在美国，这首诗发表于1852年5月。——第208页。

- 204 李卜克内西在 1871 年 4 月 10 日左右给马克思的信中,问他是否同意重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的文章,并请他寄来全套杂志。杂志曾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评论,他们写的三篇国际述评,以及马克思的著作《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和《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08 页。
- 205 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最后一章即第六章的第二节(《所谓原始积累》)。在准备于 1872—1873 年出该卷德文第二版时,马克思把这一节抽了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781—832 页)。——第 208 页。
- 206 由于准备出新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特别是李卜克内西,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版写一篇新的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72 年 6 月底写完了这篇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04—105 页)。——第 209、328、364、432 页。
- 207 1849 年 6 月 13 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第 210 页。
- 208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致曼彻斯特纺织工人联合会呼吁书的草稿。
1871 年 4 月 18 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布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请求支援巴塞罗纳正在罢工的纺织工人。
为此曾委托总委员会书记埃卡留斯向曼彻斯特纺织工人联合会提出为罢工者募捐的建议。——第 211 页。
- 209 这是恩格斯给莫拉的信的内容记录(原信没有找到),恩格斯在信中阐述了他在支援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罢工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见注 208)。记录写在 1871 年 4 月 11 日西班牙联合会就巴塞罗纳发生的罢工给总委员会的正式信件上。上面还有恩格斯写的边注:“4 月 18 日收到。”

——第 213 页。

- 210 指《法兰西内战》，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1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4 月 18 日以后，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继续进行到 5 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随即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 年 5 月 30 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 1871 年 6 月 13 日在伦敦用英文以小册子形式发表，印数一千份。——第 213、218 页。

- 211 加入国际民主协会的有在伦敦的法国和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以及英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在 1870 年 9 月 4 日法兰西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影响下，英国的共和运动日益发展，建立了许多共和派俱乐部，这些俱乐部联合了小资产阶级分子，有时也联合了一些无产阶级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国际民主协会的代表于 1871 年 4 月建立了共和大同盟，在这个组织中从事活动的有奥哲尔、布莱德洛、韦济尼埃、勒·吕贝等人。同盟的纲领，除了要求土地国有化和普选权而外，还要求废除封号，取消僧侣和贵族的特权，在未来的世界共和国中实现联邦原则。国际民主协会的领导人还企图把国际总委员会拉入同盟组织，但是，这个建议在 1871 年 4 月 25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否决了。

随信附寄了载有同盟纲领的剪报。——第 214 页。

- 212 根据 1834 年通过的英国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从事一种单调和强制劳动的习艺所中，人民把这种习艺所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 214 页。

- 213 《人民国家报》由于自己的革命行动常常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仅仅在1871年4月,就有好几号报纸“因侮辱国家当局和德皇陛下”而被没收。李卜克内西在1871年5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柏林方面有命令,尽可能更经常地没收几号报纸,以便最后为完全封闭该报制造借口。——第215页。
- 214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总委员会在英国工人中间开展了巨大的工作,阐述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总委员会在伦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城市组织了一系列群众大会,以声援巴黎公社。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于1871年3月21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派出代表团参加工人集会,以便促使英国工人对巴黎无产阶级表示声援。1871年3月到5月,许多工人大会通过了总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声援公社社员的决议。——第216页。
- 215 这个信稿是马克思在1871年4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委托就皮阿和韦济尼埃对国际总委员会法国委员奥·赛拉叶和欧·杜邦选入巴黎公社一事的诽谤进行答复而写的。皮阿竭力企图诽谤总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赛拉叶,因为赛拉叶在1871年4月16日的补充选举中被选为公社委员,并加入了弗兰克尔领导的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皮阿力图破坏赛拉叶在公社中的影响,散布了败坏赛拉叶政治声誉和道德声誉的谣言。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在了解了有关材料以后,彻底驳斥了这一诽谤。
- 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给弗兰克尔的这个信稿,以及马克思给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的另一信稿(见本卷第226—227页),说明马克思同巴黎公社活动家有直接的联系。——第217页。
- 216 指特里东给《蟋蟀报》编辑部的信,题为《巴黎的革命公社》,载于该报1868年7月19日第29号。在这封信中,作为布朗基最亲密战友之一的特里东,谴责了皮阿的挑衅行为,这种行为在法国境内加紧镇压一切革命分子和一般反对派分子时显得特别不当。特里东的信是由于皮阿在1868年6月29日伦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引起的;在那次会议上,皮阿宣读了一篇好象是他从秘密团体“巴黎的革命公社”得到的宣言,并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把暗杀拿破仑第三宣布为每个法国人的神圣职责。

特里东在信中否认在法国存在任何同皮阿有联系的秘密组织。

在同一号《蟋蟀报》上还发表了总委员会关于对皮阿的演说不负任何责任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2页）。——第217页。

- 217** 指1870年秋出版的福格特的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Politische Briefe an Friedrich Kolb》），他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掩饰他过去和波拿巴派的关系。恩格斯在《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2—330页）中对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第221页。
- 218** 李卜克内西在1871年5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由于《人民国家报》发表了关于福格特从波拿巴皇室基金中领取津贴的简讯（见注201），人们开始指责他，何必再来谈论福格特的事。关于人民党，见注44。——第222页。
- 219** 倍倍尔1871年3月28日从审前羁押中释放出来后，4月3日在德国国会就讨论某些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关于把有关“基本权利”（出版、结社、言论自由等等）的条文列入德国宪法的提案，发表了演说。倍倍尔在演说中，专门对民族自由党的代表特赖奇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特赖奇克硬说这样的权利在德国早就存在了。倍倍尔坚定地指出，在德意志帝国的条件下，所有这些权利纯粹是抽象的，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使用革命暴力，来争取这些权利的真正实现。——第223页。
- 220** 指1871年5月9日埃卡留斯辞去总委员会书记职务后的补选问题。由荣克担任主席的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提议黑尔斯特和莫特斯赫德为候选人。总委员会在对候选人进行讨论时，提出了关于黑尔斯特于1867年被纺织工人工联开除的问题。经说明，开除的决定后来已取消，黑尔斯特于1871年5月16日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第224页。
- 221** 1871年4月，在波尔多的市镇选举中，民主势力取得了胜利。其中，有国际支部的四个代表当选，他们在选举中提出了与巴黎公社的纲领类似的纲领。——第226页。
- 222** 结束普法战争的正式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签

订正式和约之前,法国和德意志帝国还签订了一项初步和约,初步和约于1871年2月26日由梯也尔、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凡尔赛签订。根据初步和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交付五十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根据5月10日的和约,法国支付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也延长了,这是德国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约掠夺了法国,使德法之间未来的军事冲突必不可免。——第227页。

223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其中包括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应当得到三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在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于1871年6月20日被通过。——第227页。

224 关于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爱琳娜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拉法格那里一事,见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的信和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0—433页和第704—715页)。——第227、258、283、662、665、672、674页。

225 指比斯利专门论述巴黎公社的文章,这些文章载于1871年3月25日《蜂房》第493号、4月1日第494号、4月15日第495号、4月22日第497号、5月20日和27日第501号和第502号、6月3日和10日第504号和第505号。——第227页。

226 孔德主义 或实证论,是以其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的名字而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实证论者反对任何革命行动,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他们的理想是阶级合作。实证论者力图“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第227页。

227 《蜂房》从1864年11月起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但是,该报与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有密切联系(1869年,自由资产阶级活动家赛米尔·摩里收买了该报,成为该报的出版者),事实上仍然站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立场上。《蜂房》编辑部拖延国际的

文件的发表并加以伪造,随意处置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例如,该报编辑部竟拒绝刊载总委员会为芬尼亚社社员申辩的决议。在总委员会一再予以警告和国际在各国的会员纷纷提出控诉之后,同《蜂房》编辑部决裂的问题于1870年4月26日提交总委员会讨论;马克思参加了讨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701页),并被委托就这个问题草拟声明。1870年5月3日,马克思把声明的文稿提交总委员会会议。

发表总委员会决议的那号《东邮报》没有找到。——第228页。

- 228 俾斯麦和法夫尔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德意志帝国和法兰西的正式和约的同时,还达成了采取共同行动以反对公社的口头秘密协议(1871年5月6日开始谈判这一协议)。这一补充的秘密协议规定,为了“恢复巴黎的秩序”,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停止向巴黎运送粮食,由德军指挥部断然要求公社拆除构成巴黎要塞壁障的工事。

1871年5月21日,凡尔赛军队攻入了巴黎。——第228页。

- 229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积极参加了1848—1849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第229页。

- 230 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章。丹尼尔逊听洛帕廷说马克思打算为俄文版重新校订这一章,因而请求马克思把新的校订本寄去。马克思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时,对这一章作了重大修改,并

把这一章分开来作为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166页)。因为马克思当时很忙,不可能专门为俄文第一版重新修订这一章。——第230页。

- 231** 指马克思在以前几年写的《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丹尼尔逊在1871年5月23日(俄历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们共同的朋友’(洛帕廷)告诉那些关心您的著作的续篇的朋友们说,您的书的出版者,由于某些营业上的考虑,在没有把第一卷售完以前,不打算付印您已经准备好的第二卷[《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但是,这个消息错了。马克思本人没有来得及准备《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的付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准备了付印并出版他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即《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第230页。

- 232** 指洛帕廷赴西伯利亚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事。1871年2月初,洛帕廷被捕,被监禁在伊尔库茨克的监狱里。6月3日,他试图从那里逃跑,但当即被截住。

马克思显然还不知道洛帕廷被捕,不了解丹尼尔逊1871年5月23日(俄历11日)信中对此所作的有关暗示。当马克思得知洛帕廷会发生危险时,打算通过丹尼尔逊事先告诉他此事。——第230页。

- 233** 丹尼尔逊和洛帕廷经常把俄文的学术著作和资料——主要是经济问题方面的——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作了极高的评价。丹尼尔逊1871年5月寄给马克思的书籍和文章当中,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9期和第11期上的著作《论土地私有制》。

在马克思的藏书中,保存了许多版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其中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三卷和第四卷的合订本。该书收集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包括《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的补充和注释》(1869年日内瓦版)和《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1870年日内瓦版)。在马克思的藏书中,还保存有一本文集,内载车尔尼雪夫斯基1859年在《同时代人》杂志“地主农民的生活方式”栏内发表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赎买土地困难吗?》(《同时代人》第73卷,1859年)一文。这些书籍的一部分,是由国际俄国支部的

- 委员们通过约·菲·贝克尔寄给马克思的。——第 230、232 页。
- 234** 马克思指的是丹尼尔逊 1871 年 5 月 23 日(俄历 11 日)的信,信中建议在俄国出版《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见注 231)。——第 232 页。
- 235**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向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发出通告,呼吁欧洲各国政府组织起来共同迫害国际。1871 年 6 月 11 日在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这个通告的问题,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92—394 页)。声明发表于 1871 年 6 月 13 日《泰晤士报》。——第 237 页。
- 236** 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的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于 1871 年 6—7 月先后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 月 28 日,7 月 1、5、8、12、16、19、22、26 和 29 日的第 52—61 号),1871 年 8—10 月部分地发表于《先驱》杂志,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译文中做了几个不大的改动。——第 238、292 页。
- 237** 李卜克内西在按行政当局命令被驱逐出普鲁士之后,取得了黑森国籍,但是居住在萨克森。李卜克内西在 1871 年 5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由于这次他也可能被当局驱逐出萨克森,他打算放弃黑森国籍,设法取得萨克森国籍。——第 238、246 页。
- 238** 李卜克内西在 1871 年 5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帮助他成为《派尔-麦尔新闻》的通讯员,并建议利用《雷诺新闻》来发表国际的文件。——第 239 页。
- 239** 指倍倍尔 1871 年 5 月 25 日在国会中讨论亚尔萨斯和洛林归并于德意志帝国的问题时发表的演说。倍倍尔在演说中热情地为巴黎公社社员辩护,驳斥了资产阶级容克议员对他们的诬蔑和攻击,他在演说结束时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让贫困和游荡灭亡——将成为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第 239 页。
- 240** 恩格斯 1871 年 7 月 1—3 日、16 日和 28 日给卡菲埃罗的信都是在 1871 年 8 月卡菲埃罗被捕时被警察机关没收的。警察机关的译员曾将

英文原件译成意大利文，这些信件归入国际工人协会那不勒斯支部案卷中。在三个文件上都写有下列字样：“从卡洛·卡菲埃罗先生那里没收的恩格斯的信件。译自英文。副本。”

这些副本是19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罗曼诺在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的省的案卷中发现的。恩格斯的原信没有找到。——第240、250、262页。

- 241** 恩格斯想同鲁·卡斯特拉佐通信（恩格斯从卡菲埃罗那里得到他的地址）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1871年6月28日卡菲埃罗告诉恩格斯，卡斯特拉佐和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卡菲埃罗曾打算吸收该协会加入国际）遭到了警察机关的迫害。——第241页。
- 242** 指法国外交部长1871年6月6日向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发出的通告（见注235）。通告中利用了警察机关伪造的材料和同盟的文件。——第244页。
- 243** 在1871年7月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鲍洛·提巴尔迪揭发沃尔弗是法国警察机关的间谍，他说，他在财政部秘密基金簿上看到关于每月发给沃尔弗一千法郎的记载；沃尔弗的收据证明领了这些钱。这个揭发曾发表于1871年7月8日《东邮报》第145号。——第244、254页。
- 244** 恩格斯于1841年底至1842年初在伦巴第旅行。——第245页。
- 245** 进步党人 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246、371页。
- 246** 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事实上是支持了资产阶级报刊因宣言的问世而针对国际所掀起的

诽谤运动。1871年6月20日和27日，总委员会讨论了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行为。总委员会为了回答他们关于退出总委员会的声明，于1871年6月27日一致谴责他们的背叛行为并通过了实际上将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开除出国际的决议。——第247、312页。

- 247** 《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对巴黎公社社员采取了敌视的立场，并参加了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诽谤运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停止为该报撰稿并于7月4日将此事通知国际总委员会。早在此以前，1871年6月30日，马克思曾写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指责他是诬蔑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7页）。——第247页。

- 248** 莱昂·比果在1871年7月6日曾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写过一封信。比果在巴黎军事法庭审讯一批公社社员时曾出庭作为被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阿西的辩护人。

比果在阿西同意下写的信中，曾询问国际的领导人有关资产阶级报刊诬控马克思“散布”关于阿西的“谣言”这件事，并且说，国际会员阿西（监禁在单人囚房里）接到了似乎从伦敦寄给他的密语便函。

信的原件没有找到，只有书信草稿和马克思在摘记本上亲笔写的副本，在摘记本上，在“阿西事件”一栏下搜集了有关上述情况的材料。——第247、282页。

- 249** 这封信是对英国内务大臣普鲁斯的私人秘书阿·奥·拉特森的信的答复。阿·奥·拉特森请马克思寄给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所有正式出版的文件。——第249页。

- 250** 指总委员会祝贺林肯再度当选总统的《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公开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22页）。由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于1864年11月29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

1865年1月28日，总委员会收到亚当斯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复信。该信刊登在1865年2月6日《泰晤士报》上。——第250页。

- 251** 《法兰西内战》的法译本经马克思校订后，于1872年6月在布鲁塞尔用

- 单行本出版。在西班牙,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发表在1871年7—9月的《解放报》上,同时在安特卫普的《工人报》上发表了荷兰文译文。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德译本,见注236。——第251、493页。
- 252** 卡菲埃罗在1871年6月28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为了和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取得联系,他应当写信给鞋匠弗兰契斯科·皮契尼;卡菲埃罗在介绍后者时说,皮契尼和协会的其他会员一样,也在声援公社的宣言《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致巴黎公社的公民们》上签了名。——第251页。
- 253** 据卡菲埃罗报告,斯·卡普卢索因1870年初那不勒斯支部发起的罢工而遭到短期监禁后,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信念。——第252页。
- 254** 丹尼尔逊曾要求马克思将总委员会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文件转寄给他,为了保密起见,经柏林转递,信封上写:“留邮局待领,基尔施包姆先生收。”——第256页。
- 255** 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信是以马克思在自己的摘记本上所写的书信内容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的。
马克思的信是对卡隆1871年7月15日给荣克的信的答复,卡隆在信中谈到,新奥尔良国际共和主义俱乐部打算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该俱乐部曾作为第十五支部加入国际。——第257页。
- 256** 指1870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德文第二版。——第259页。
- 257** 指1871年7月《人民国家报》刊载的、后来印成小册子的波克罕的著作《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和6月、7月该报刊登了发行广告的奥·倍倍尔的小册子《我们的目的》(«Unsere Ziele»),以及约·狄慈根的著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Sozialdemokratie»)。——第259页。
- 258** 1865年9月25—29日在伦敦召开了预备性的代表会议,以代替原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和

召集代表会议的决定是总委员会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下通过的。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不够巩固。

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的应届代表大会应该在巴黎举行。但是在法国,波拿巴政府对国际各支部进行的警察迫害,使总委员会不得不把应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改为德国的美因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6页)。普法战争的爆发使得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召开;在法国内战时期国际会员受到残酷迫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这种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也是做不到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的联合会都主张把代表大会推迟,并授权总委员会考虑确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同时,由于必须采取便于促进国际思想上的团结和组织上的巩固的共同决定,由于同巴枯宁派和其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势在必行,另外还有些其他的紧迫任务,因此就需要所有国家的国际代表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还在战争时期,从1870年8月2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总委员会里提出了代表会议的问题。但是直到1871年夏天才有了召开这种代表会议的现实可能性。大多数联合会都同意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应该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会议的主张。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于9月的第三个星期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这次会议是在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代表会议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是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该决议宣布,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260、270、299页。

259 巴枯宁主义者罗班在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关于巴枯宁主义的同盟和国际的关系问题,因为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代表吴亭在日内瓦的一次发言中宣布,同盟从来没有被接受加入国际。

在总委员会1868年12月22日和1869年3月9日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393—394页)中,同盟作为国际组织确实被拒绝接受;但是,在其自行解散的条件下,允许个别

支部加入国际,享受协会支部的权利。在宣布国际同盟自行解散以后,总委员会接受了它的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在7月25日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时确认,同盟的日内瓦支部曾被接受加入国际。但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在代表会议上审查关于同盟领导人是否履行在接受其支部加入国际时所提出的条件问题,破坏这些条件就使同盟的组织置身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第260页。

260 指1871年7月13日《人民罗马》第20号上发表的马志尼的文章《告意大利工人书》;这篇文章是卡菲埃罗寄给恩格斯的。——第262页。

261 卡普卢索攫取了那不勒斯支部成员为支援包括卡普卢索本人在内的四个被捕同志而募集的三百里拉,他本来只应得到捐款的四分之一。——第262页。

262 **和平和自由同盟** 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由于邀请国际支部及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领导人参加同盟成立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于1867年8月13日通过决议,不正式参加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在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反对任何主张正式参加的建议。但建议国际会员以个人的资格参加同盟的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1、612—613页)。——第265页。

263 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卡菲埃罗在1871年8月31日《自由思想》和其他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该信的部分内容(到“总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以前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18—420页)。——第268页。

264 马志尼的意大利信徒因总委员会讨论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问题而于

1865年4月退出总委员会。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利用记者昂·勒弗尔同蒲鲁东分子弗里布尔、托伦等人之间的冲突，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进行讨论后，通过了马克思所写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1—92页）。——第268页。

265 在路·勃朗的著作《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第二卷中有一种说法，即波拿巴派积极参加了1848年六月事件，似乎该事件是由波拿巴派发起的。——第269页。

266 恩格斯这里引用的是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八项。这项决议根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列为新版组织条例第七条。——第270页。

267 指计划出版审讯一批巴黎公社社员的第三军事法庭的记录一事。这次审讯是梯也尔政府开始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最初几次审讯之一。被告中有公社社会保安委员会领导人和公社副检察长费雷、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阿西、公社财政委员会代表茹尔德等人。审讯于1871年8月7日开始，9月2日结束。两个被告，其中有费雷，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被判处终身劳役、监禁和流放。

由于经费困难，出版计划没有实现。——第271、278页。

268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在1871年7月22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询问洛帕廷的情况一事。丹尼尔逊在8月12日（俄历7月31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写道：

“关于洛帕廷的消息不是谣传。他的处境极为危险，可能是无可挽救的。”

关于洛帕廷为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而来俄国期间遭到逮捕的情况，见注232。——第275页。

269 恩格斯寄给拉甫罗夫两份《东邮报》：一份是1871年7月29日第148号，上面刊载了关于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其中有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87—689页）；另一份是8月5日第149号，上面刊载了关于8月1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其中引用了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691—692 页)。——第 276 页。

- 270**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由于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拉萨尔分子进行诽谤而写给该协会的财务委员泰·科尔的。后来，拉萨尔分子被开除出协会(见注 82 和注 370)。——第 277 页。
- 271** 指工人总联合会，它是匈牙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该联合会的活动遍及匈牙利的首都——佩斯和匈牙利各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联合会进行了社会主义宣传，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联合会的领导人(卡罗耳·法尔卡什、安塔耳·伊尔林格尔、维克多·居耳菲尔迪)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匈牙利支部，同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直接同马克思有联系。1871 年 6 月 11 日，联合会组织了声援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因此，政府解散了该联合会，而联合会的领导人和来自维也纳的奥地利工人运动的代表一起，都被指控叛国而遭到逮捕。但是由于指控没有任何证据，并且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被告都被宣告无罪。——第 278 页。
- 272** 指对一批巴黎公社社员的起诉书，他们由第二军事法庭审讯。起诉书是国家公诉人加沃上尉起草的，他在此以前不久才从疯人院出来(过了三个月他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并在病院死去)。起诉书集中了反动报刊散布的关于公社的荒谬绝伦的诽谤性的捏造。在起诉书中，3 月 18 日的革命和巴黎公社被描绘成国际和“革命党”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阴谋”。起诉书歪曲公社的革命行动，竭力把对公社社员的审讯变为“纵火”、“偷窃”和“凶杀”的普通刑事案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22—423 页)。——第 279 页。
- 273** 勒费夫尔于 1870 年 12 月 14 日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写信，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对他们 1870 年 11 月 26 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的演说表示感谢(见注 161)，这封信发表于《交易所报》(«Börsenzeitung»)和《北德总汇报》。在 1870 年 12 月 17 日《人民国家报》第 101 号上曾刊载此信。——第 279 页。
- 274** 俾斯麦政府在 1870 年 12 月逮捕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之后，着手准备对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的审判，指控他们“图谋叛国”。对被捕

者的审判于 1872 年 3 月在莱比锡进行(见注 459)。——第 280 页。

275 由于国防政府外交部长准备到伦敦去参加即将召开的修订 1856 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黑海中立条文的国际会议, 雷特兰热尔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发出了呼吁。马克思在 1871 年 1 月 17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 揭露法夫尔和整个国防政府的反革命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665—666 页)。——第 280 页。

276 俄国女革命家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托马诺夫斯卡娅)曾积极参加巴黎公社, 她在公社期间以及公社被镇压以后, 在为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同法国的国际会员进行联系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第 281 页。

277 在 1871 年 8 月审判一批公社社员时, 对公社财政委员会的代表茹尔德, 除了提出其他罪状之外, 还根据警察机关伪造的文件提出放火烧财政部大厦的控告。——第 282 页。

278 指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伯·贝克尔和阿·戈克的演说。伯·贝克尔于 1865 年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组织, 他于 1871 年 8 月 12 日发表了 1865 年期间的信件, 标题是《关于普鲁士政府社会主义的历史》。

1871 年 8 月 9 日发表了戈克致《士瓦本信使报》(«Schwäbische Mercur»)编辑部的冗长声明, 声明赞扬小土地所有制。——第 283 页。

279 指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共同反对国际的行动, 这种行动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特别加强了。关于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进行的逮捕, 见注 71、注 326 和注 349。

1871 年春天和夏天, 西班牙政府对工人组织和国际支部采取了镇压措施; 因此,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莫拉、莫拉哥和罗伦佐被迫流亡里斯本。——第 284 页。

280 1871 年 6 月, 由于圣加伦纺织工人劳动条件极端恶劣, 在上浆工和企业主之间发生了冲突。工人们要求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企业主不仅拒绝接见工人代表团, 而且解雇了国际的会员。罢工得到了国际瑞士组织的支持, 因而工人们一直坚持到 1871 年 9 月。在政府当局干预冲突之后, 罢工以妥协告终。尽管工人们的要求没有全部得到满足, 但

- 是罢工对于巩固圣加伦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壮大那里的国际组织具有重大意义。——第 284 页。
- 281 1871 年 8 月 3 日,《纽约先驱报》刊登了伦敦记者关于 1871 年 7 月 20 日同马克思谈话的报道;这篇报道以恶劣的捏造手法转述了谈话内容。由于《高卢人报》摘要转载了这篇报道,马克思把寄给《纽约先驱报》的声明的副本寄给了《高卢人报》编辑;马克思的声明载于 1871 年 8 月 27 日《高卢人报》第 1145 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28—429 页)。——第 285 页。
- 282 安·达威多夫 1871 年 8 月 21 日的信是对 8 月 15 日恩格斯为请求支援公社流亡者而给他的信的答复;信中附有一张四英镑的支票。恩格斯的信没有找到。——第 286 页。
- 283 马克思的这封信稿是写在当时住在英国的美国激进派作家康韦的信的背面。康韦在信中问到,能否列席国际总委员会的最近几次会议。——第 287 页。
- 284 指提交给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内情况和国际组织活动的报告。——第 289 页。
- 285 查理·科勒特是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和伦敦《自由报》的编辑,曾在支援巴黎公社流亡者方面与总委员会合作。他在 1871 年 8 月 30 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寄给他《资本论》第一卷的摘录或关于该书的评论,以便与国际的宣言相比较,照他的话说,这些宣言的内容“引起他的不安”。——第 290 页。
- 28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是恩格斯于 1868 年 5—6 月间写的,准备在《双周评论》杂志上发表,但是被编辑部拒绝。原文手稿被保存下来,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 1926 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 1 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26—350 页)。——第 290 页。
- 287 指登在 1871 年 8 月 30 日《泰晤士报》上的转载自《日内瓦报》的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报告,标题是《新的社会主义纲领》。——第 291 页。
- 288 恩格斯的这封信稿是对伦敦一家公司的答复,该公司曾因麦克唐奈

为创办印刷所打算取得贷款而征询恩格斯对他的意见。——第 291 页。

289 李卜克内西建议恩格斯接受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萨克森组织出席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书。见本卷第 311 页。——第 292、371 页。

290 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夫人决定给他们 1871 年 8 月 13 日出生的儿子取名为卡尔·弗里德里希·保尔，以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保尔·施土姆普弗。为此，李卜克内西曾询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名字。——第 292 页。

291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 1860 年 5 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等等。

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跟工联领袖们的改良主义和行会局限性作斗争，他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引导到协会的队伍里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协会，并使工联伦敦理事会作为不列颠支部加入协会。关于加入国际的问题，曾经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在工联伦敦理事会的许多次会议上加以讨论；1867 年 1 月 14 日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协会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委员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第 292 页。

292 1871 年 9 月 8 日李卜克内西在答复恩格斯对吸收伯·贝克尔参加《人民国家报》的工作一事所提出的意见（见本卷第 283 页）时写道：编辑部“需要有才能的人”；不过它准备“把绳子拴在脖子上”勒住伯·贝克尔。

恩格斯在《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补充）》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72—373 页）中对于伯·贝克尔的著作作了详细的评论。——第 293、312 页。

293 1871 年 9 月 9 日《人民国家报》第 73 号上刊登了一则简讯，提醒社会民主党党员不要购买已在发售的关于巴黎公社的骗人的资产阶级小册

子，并且通知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达成协议并在幸存的公社委员的参加下，一旦必要的材料搜集齐全，即出版巴黎公社史”。

李卜克内西在1871年9月12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公社史，当然最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准备译成各种文字的全史的出版工作。9月13日李卜克内西接到恩格斯的这封信以后向恩格斯解释说，发表关于公社史的简讯，是为了答复许多人提出的询问。——第293页。

- 294 1871年夏，俾斯麦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采取了共同对付工人运动的步骤。1871年6月7日，俾斯麦向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施魏尼茨发出一个紧急指示，建议他就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工人组织一事同奥地利政府进行磋商；1871年6月17日，俾斯麦向博伊斯特送交了一件备忘录，通知他在德国和法国所采取的反对国际的活动的种种措施。1871年8月，德奥两国皇帝在加施坦会晤，1871年9月又在萨尔茨堡会晤，在这两次会晤中专门讨论了关于共同对付国际的办法的问题。

意大利政府加入了反对国际的共同进军，这表现在1871年8月摧毁那不勒斯支部和迫害协会会员，尤其是对泰·库诺的迫害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84—85页）。——第293页。

- 295 1822年10—12月在维罗那召开了神圣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因此1823年在西班牙恢复了专制制度）的决议并且延长了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占领。

1819年8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召开的德意志联邦代表会议上制定了反动的决议，规定在德意志各邦都实行书报预检制度，对大学实行最严格的监督，禁止大学生结社，成立迫害有反政府嫌疑的人（所谓“蛊惑者”——见注73）的中央侦查委员会。这些警察措施的倡导者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在二十年代，奥地利政府在意大利开始加紧迫害烧炭党人（资产阶级阴谋革命家），这是由于他们参加了教皇国、皮蒙特等地区的革命发动。三十年代初，由于反动派和奥地利军队的联合力量，烧炭党人作为独立的团体已不再存在。——第294页。

- 296 恩格斯大约于1871年9月13—15日在兰兹格特休养。——第294页。
- 297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1871年8月8日左尔格的信的答复,左尔格在信中谈到,在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和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巩固自己地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发生了日益扩大的冲突。马克思提醒左尔格注意中央委员会不要超越自己的权限。——第294页。
- 298 马克思指的是总委员会1867年在伦敦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295页。
- 299 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建议所有支部向中央委员会提供自己成员及其职业和地址的名单。华盛顿第二十三支部在回答中声明,它打算同中央委员会保持直接的关系,而同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保持直接的关系。
章程第六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01页。——第295、315、335页。
- 300 由于得到关于马克思逝世的谣传,“世界主义协会”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指出,马克思是“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的最忠实、最无畏和最忘我的保卫者之一”。代表会议号召“加倍努力地保卫马克思所英勇顽强地捍卫的那些权利”。
“世界主义协会”是七十年代初产生于美国、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组成的一个人数众多但存在时间不长的民主主义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成员也参加了该协会。1872年初,该协会解散。——第298页。
- 301 指丹尼尔逊1871年9月12日(俄历8月31日)给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信。——第298页。
- 302 指吴亭、培列和赛拉叶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上审查瑞士的冲突时对巴枯宁分子罗班和巴斯特利卡的分裂活动所进行的揭发。9月18日在马克思住所举行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在代表会议9月22日的会议上,吴亭谈到罗班(1870年1月前曾参加《平等报》编辑部)1869—1870年在日内瓦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以及后来罗班在巴黎时通过书信支持瑞士分裂主义者的情况。——第299页。
- 303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写的关于1871年夏马克思的女儿们在法国遭受警

- 察机关迫害的信，曾由马克思寄给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部。这封信与马克思的附函于1871年10月21日同时在该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6、704—715页）。——第299页。
- 304** 马克思、燕妮·马克思和恩格斯自1871年9月28日至10月3日在兰兹格特休养。——第300、663页。
- 305** 看来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是以秘密的方式告诉拉甫罗夫关于组织救济巴黎公社流亡者的情况。下面谈到的关于在伦敦的部分法国流亡者的不体面行为，大概是指公社流亡者协会（见注364）妄图掌握总委员会募集的捐款的分配权和篡夺对总委员会法国委员的领导。——第301页。
- 306** 培列在1871年10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急速寄去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462—465页）。——第302页。
- 307** 指在美国的德国人第一支部为公社流亡者募集而寄给总委员会处理的四十二英镑。由于出席1871年8月29日总委员会会议的伦敦公社流亡者协会（见注364）代表团要求总委员会做关于流亡者基金分配情况的报告，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曾通过一项决议：不承认捐助者以外的任何人有权监督国际总委员会。马克思在1871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坚持，这些钱只能由总委员会在最需要救济的那些公社流亡者中间来进行分配。——第302页。
- 308** 这封附函是恩格斯连同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9页）一起寄出的。这是恩格斯给《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第一封信，该信曾和决议一并发表于1871年10月19日《人民报》第122号。——第303页。
- 309** 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在这张信纸上还抄写了关于涅恰也夫的决议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0页）。在英国报纸上，关于涅恰也夫的决议没有发表。——第304页。
- 310** 指巴枯宁派打算在苏黎世的俄罗斯和斯拉夫大学生中建立同盟小组的

企图,看来马克思是从约·菲·贝克尔那里得到关于此事的消息的。最后成立俄罗斯人小组以及斯拉夫人小组(“斯拉夫人之幕”)是在巴枯宁到苏黎世之后,即1872年春天至夏天。

荣克1871年10月28日在回答马克思的询问时指出,巴枯宁派企图组织斯拉夫人支部,以对抗国际的俄国支部。——第305页。

- 311** 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必须遵守的效力,因此总委员会在1871年10月的一系列会议上批准了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且委托马克思准备以总委员会致国际的各联合会和支部的通告信形式予以发表。

为了救济贫困的公社流亡者,总委员会让这些流亡者中的排字工人印刷国际的许多文件,其中包括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出版工作于1871年11月和12月完成。

代表会议决议的德文本是在德国出版的。——第306、310、311页。

- 312** “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团体之一,于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败之后创立。它联合了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宣传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思想,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年,普鲁士国王应拿破仑的要求取缔了道德协会。然而协会继续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第307页。

- 313** 李卜克内西在1871年9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里附有一张委托书,上面写着:

“鉴于正在准备对我们提出诉讼,指控我们犯了叛国罪,我们不能出席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现将萨克森会员发给我们的委托书转给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公民。

奥·倍倍尔 威·李卜克内西

1871年9月12日于莱比锡”。

——第311页。

- 314** 1871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章(没有署名),文章概括了国际自1848年以来的前期历史。文章在结尾中写道:协会的宗旨自成立时起就是“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

第 313 页。

315 指巴枯宁派在汝拉建立的一些支部。在总委员会拒绝接受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公开组织加入国际以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93—394 页），巴枯宁派除了建立秘密的同盟之外，还建立了几个作为国际支部公开存在的小组，其中包括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和瑞士汝拉的几个支部。在拉绍德封召开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1870 年 4 月 4—6 日），巴枯宁派依靠这些支部取得了表面上的多数，并企图攫取整个联合会的领导权，因而引起了分裂（见注 6）。关于这次分裂的问题曾在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利于真正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解决；巴枯宁的委员会被建议定名为汝拉联合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62—465 页）。1871 年 8 月 6 日“同盟”日内瓦支部自行解散后，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1871 年 11 月 12 日）上组成为汝拉联合会的汝拉各支部，实际上成为巴枯宁派在国际里公开存在的中心。——第 313 页。

316 恩格斯寄来的材料，以下述简讯的形式发表在 1871 年 11 月 15 日《人民国家报》第 92 号上：“社会主义在意大利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下面列举的国际在意大利的机关报就是证明：

- 《意大利无产者报》，都灵，每周出版两期；
- 《玫瑰小报》，米兰，日报；
- 《人民报》，洛迪，周报；
- 《自由思想》，佛罗伦萨，周报；
- 《罗马尼亚人报》，帕尔马，周报；
- 《政论家报（契切罗瓦基奥报）》，罗马，日报；
- 《平等》，西西里岛吉尔真提，周报；
- 《意大利工人报》，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周报。

下面是我们尚不知是否已开始出版的报纸：

- 《人民呼声报》，佛罗伦萨；
- 《斯巴达克报》，罗马，日报。”——第 313 页。

317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托总委员会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从国际成立以来直至 1871 年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

都是由总委员会代行的。1871年10月,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加入国际的一些工联的代表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开始在委员会的领导中就产生了一个以总委员会书记黑尔斯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这一集团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力图在英国使不列颠委员会和总委员会分庭抗礼,同时还反对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奉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革命派(维克里、杜邦、赖利、默里、米尔纳、列斯纳等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12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人组织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帮助。改良主义者妄想左右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存在到1874年底。它的活动随着整个国际活动的停止以及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暂时胜利而停止了。——第313、373、385、475页。

- 318** 在1871年10月2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埃卡留斯被任命为总委员会美国书记(不管法国人支部)。——第315、474页。
- 319** 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和其他等人的审判是1871年11月在不伦瑞克地方法院进行的。根据法院的判决,被指控破坏“社会秩序”的白拉克和邦霍尔斯特被判处十六个月的监禁。但是由于根据不足,最高上诉法院不得不撤销这个判决,将监禁期限由十六个月减为三个月,并把审前羁押时间计算在内,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被告无罪。——第316、322、449页。
- 320** 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通过了在美因兹召开国际第五次例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由于1870年7月爆发了普法战争,会议未能召开。在取得了地方组织的同意后,总委员会在1870年8月23日正式把例行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推迟到“适当的时候”。——第317页。

- 321** 马克思作的勘误表原稿没有标题。他标的页码和脚注码是按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编号。在附件里列举的所有意思上的修改和印刷错误的更正,马克思在1872—1873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时都已作了处理,并进行了一些细小的文字上的修改,与修改相应的地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中为:第128(脚注67)、142—143(脚注78)、251、261—262、343(脚注205a)、363、364、374(脚注26)、427、666(脚注60)、734页。——第318页。
- 322** 1871年法国人支部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1871年9月在伦敦组成的。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发表在该支部的机关报《谁来了!》上,这一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做了关于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1—474页)。在决议中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条文与共同章程抵触,这使它加入国际发生困难;建议支部修改这些条文,以适应国际的章程。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对总委员会的一般权力提出异议。支部的答复经委员会讨论后,于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提出了马克思写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99—504页)。以后支部便瓦解为几个小组。——第320、335、359、361、393、401、418、669页。
- 323** 指一批参加公社的法国流亡者,他们同瑞士的巴枯宁派(阿·克拉里斯、贝·马隆、茹·盖得、安得列·莱奥)勾结在一起。1871年9月,这些法国流亡者同原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一起建立了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见注409)。——第321、348页。
- 324** 在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22日上午的会议上讨论了由德·巴普提出的比利时代表关于限制每个国家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人数的建议;德·巴普表示担心,总委员会可能会被巴黎公社委员所占据。马克思

不同意德·巴普的意见,因为根据国际的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吸收一切国家的工人。

讨论之后,代表会议批准了所有早先参加总委员会的公社委员为总委员会委员。——第 321 页。

325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国际地方组织的章程开始由总委员会批准。批准前,先由总委员会于 1871 年 10 月 6 日为准备新版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而成立的委员会进行审查,参加该委员会的有马克思、荣克和赛拉叶。经委员会审查之后,地方组织的章程是否符合协会共同章程的基本原则,由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提出报告。1872 年 1 月 2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定把这个临时委员会改为审查章程的常设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关于地方组织的章程问题由各该国的通讯书记向总委员会报告。——第 321 页。

326 指不伦瑞克法院的起诉书(见注 319),马克思把它同维也纳法院于 1870 年 7 月 26 日对被指控叛国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伯温德、莫斯特、安·肖伊等人的判决相比较。根据这个判决他们被判五年、六年和更多年限的严格监禁,每月还有一天挨饿。——第 322 页。

327 指布朗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即前宪章派。他们提出了奥勃莱恩的建立交换银行的空想计划,在交换银行中,生产者可以用他们供给商店的成品取得交换证券。按照他们的计划,工人们应以所得的证券在专门的生产合作社中换取产品。在他们看来,实行这种生产合作社制度,就会使工人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第 323、331 页。

328 在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前,总委员会与美国的国际各支部的联系是通过受总委员会委托的当地常驻通讯员。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委托,是 1868 年 9 月 29 日由总委员会批准的。——第 324、331 页。

329 这封信是恩格斯同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泰·库诺通信的开始。库诺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他来到米兰,在一个大企业“埃耳韦蒂卡”工厂担任工程师职务以后,试图寻找国际支部,以便参加工作。1871 年

- 11月1日，库诺写信给总委员会意大利通讯书记恩格斯，说明自己的情况，并请求帮助他同米兰以及意大利的国际会员建立联系。——第324页。
- 330** 恩格斯于1871年7—8月通过卡菲埃罗同《玫瑰小报》建立了联系；在这期间，该报发表了总委员会的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恩格斯的《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一文的一部分（1871年9月13日第255号）、《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1871年10月20日第292号）、《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1871年11月3日第306号），这些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18—420、469、470页。——第325页。
- 331** 朱·加里波第1871年10月21日写信给著名的马志尼派活动家、《人民罗马》编辑朱·佩特罗尼，他在信中声明不同意马志尼攻击公社和国际的行为。恩格斯在1871年11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该信的内容，指出该信“将在意大利产生巨大的影响”。恩格斯在得到意大利报刊发表的这封信之后，将它译出，几乎全文收入1871年11月11日《东邮报》上刊登的总委员会会议报道内。——第325页。
- 332** 1871年11月15日巴黎东部支部书记梅尼埃写信给总委员会，请求支持巴黎首饰工人为争取缩短劳动日而打算开展的斗争；马克思把这封信寄给了荣克。马克思致梅尼埃的信没有找到。从梅尼埃11月27日的回信中可以知道马克思给梅尼埃的信的内容；梅尼埃在信中对于答应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且通知说，罢工没有举行。——第326页。
- 333** 指为公社流亡者募捐。为此目的，总委员会曾向英国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发出呼吁，其中包括议员查·迪耳克。——第329页。
- 334** 指提名巴黎公社活动家弗·库尔奈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根据赛拉叶提议、恩格斯附议，库尔奈在1871年11月21日的会议上被一致选为总委员会委员。——第329页。
- 335** 于贝尔在1871年11月19日的信中把《谁来了！》编辑部即将改组的消息告诉了马克思，并建议与马克思亲近的法国国际会员和公社流亡者参加该报编辑部。——第329、362页。

- 336** 指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关于1871年10月份的工作报告。——第330页。
- 337** 指**纽约德国人第一支部**，它是在美国的国际最老的支部，来源于德国革命流亡者1857年创立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中起重大作用的是一批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马克思的战友。俱乐部的成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起了领导作用。1869年12月，该联合会参加了国际，取名第一支部。第一支部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在美国的国际组织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坚定地支持总委员会反对巴枯宁派、拉萨尔派和工联派的斗争。——第331、421页。
- 338** **纽约第十二支部**（以及第九支部）是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来实现其资产阶级改革纲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创立的。在总委员会拒绝承认它是美国的领导支部之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16页），第十二支部把一切小资产阶级分子联合在自己周围，掀起了反对总委员会的运动。这引起了美国的无产阶级支部和小资产阶级支部的分裂。总委员会于1872年3月把第十二支部开除出国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59页），此决定于1872年9月得到海牙代表大会的批准。——第331、669页。
- 339** **互助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自称。他们提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计划：用组织互助（如建立合作社、互助会等）的办法来解放劳动者。——第333页。
- 340** 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下列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第二项决议第1、2、3条）；《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九项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十六项决议）以及《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第十七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52、454—456、458—459、459—460页）。——第334、349页。
- 341** 马克思指的是安得列·莱奥1871年在和平同盟洛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莱奥在发言中把费雷和里果称为公社的仿佛曾要求采取血腥措施的凶险人物，而当时费雷被关在狱中。——第334页。

342 1871年11月16日《谁来了!》第39号上刊登了11月11日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以总委员会的名义致该报编辑韦梅希的信,信中指出,总委员会对该报根据非正式来源刊登伦敦代表会议决议一事不负责任。赛拉叶还指出对特别决议所作的歪曲;这项决议说:“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7页)

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十五名成员在1871年11月19—20日《谁来了!》第42号上发表了《抗议书》,作为对赛拉叶的信的答复。他们怀疑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法国代表和总委员会法国委员的权力,并且反对赛拉叶本人。他们对上述决议进行露骨的沙文主义性质的攻击。——第335页。

343 指1871年11月由巴黎公社流亡者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伦敦法语支部。1871年11月18日该支部通过了章程,并于1872年2月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根据这个章程,任何国家的公民,凡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均可成为该支部的成员。支部的领导是由七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其职责是与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积极宣传国际的思想。伦敦法语支部的成员中有马格里特、勒穆修、沃尔弗斯等,该支部支持总委员会反对一部分法国流亡者(韦梅希等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斗争。——第335、349、361、385页。

34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于1872年3月底出版,其印数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多的,共三千册。《资本论》很快就销售一空,这出乎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意料之外,沙皇书报检查机关所以允许发行这本书完全是基于下述原因,即认为《资本论》是“很少人能理解的著作”。马克思非常称赞的《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是由洛帕廷和丹尼尔逊翻译的。——第335、478、488、679页。

345 1871年10月7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审查了替法国警察机关效劳、并以1871年法国人支部领导者之一的身分混进国际的杜朗进行间谍活动的问题。杜朗同警察官员的来往信件曾被提交总委员会。按照警察机关的指示,杜朗应该打入伦敦代表会议充当密探,并且钻进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是由恩格斯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69 页)。——第 335、347 页。
- 346** 国际贝济埃支部和佩泽纳斯支部曾于 1871 年 11 月 13 日写给赛拉叶一封信,揭发布斯凯是在警察局服务的人,要求把他开除出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引用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429—430 页)。——第 335、350、386、396 页。
- 347** 《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是由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沙·凯累尔翻译的。凯累尔于 1869 年 10 月着手工作。他曾把译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作了修改;到 1870 年 4 月大约已有四百页译稿。凯累尔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与巴枯宁派关系密切,因而马克思和他断绝了来往。《资本论》第一卷完整的法译本是由约·鲁瓦完成的。——第 336 页。
- 348** 指《国际工人协会那不勒斯支部的报告》(«Relazione sulla Sezione Napoletana dell'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dei Lavoratori»)。在卡·帕拉迪诺 1871 年 11 月写的这份文件中叙述了那不勒斯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那不勒斯支部的创建经过和活动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时利用了《报告》中的某些事实。——第 338 页。
- 349** 国际那不勒斯支部于 1871 年 8 月 20 日被警察破坏。——第 339 页。
- 350**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日内瓦代表大会接受了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见注 258)提出的、由总委员会制订的议事日程这一事实。——第 339 页。
- 351** 指伦敦代表会议任命的由马克思、瓦扬、韦雷肯、麦克唐奈和埃卡留斯组成的关于瑞士冲突问题(见注 6)的委员会。恩格斯也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马克思所说的会议是在 1871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马克思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43—444 页)。1871 年 9 月 21 日马克思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总结,会议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9—460、462—465 页)。由于罗班企图破坏该委员会的工作，总委员会在一系列会议上研究了把他开除出总委员会的问题。1871 年 10 月 17 日，罗班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 345、664 页。
- 352** 马克思在这里讥讽地使用了一个通行的用语：“象安息人那样逃跑”（«fuir en Parthe»）。安息人的作战战术就是以伪装逃跑来突然转入进攻。——第 345 页。
- 353** 马克思指的是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第四卷的一个情节：巴汝奇同一个与他搭乘同一只船的卖羊人吵了一架，然后向这个卖羊人买了一头名叫罗班的羊（罗班在法国是羊的传统绰号），并把它推到水里，于是整个羊群都跟着它跳下了水。——第 346 页。
- 354**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章程载于 1871 年 10 月 8—9 日《谁来了！》第 6 号。——第 346 页。
- 355** 关于总委员会同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相互关系，见注 322。——第 347 页。
- 356** 指 1871 年法国人支部在 1871 年 11 月 19—20 日《谁来了！》第 42 号上发表的《抗议书》（见注 342）。——第 348 页。
- 357** 指拉·里果发表在 1870 年 11 月 11 日《祖国垂危报》第 62 号上的《密探》一文，该文指出，舒托被警察局的奸细利用来建立秘密的工人团体。——第 348 页。
- 358** 指朗德克向警察局长比埃特里所作的声明，见《对巴黎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判》1870 年巴黎版第 4 页（«Troisième proc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à Paris». Paris, 1870, p. 4）。——第 348 页。
- 359** 指从 1871 年 11 月 1 日起在《谁来了！》上连载的阿列克西斯·贝讷维耳的长篇小说《人间秽行》。——第 348 页。
- 360** 马克思指的是 1871 年 11 月 23 日《谁来了！》第 46 号上发表的西卡尔 11 月 22 日就韦梅希侮辱公社委员茹尔德写给韦梅希的一封措辞激烈

的信。——第 349 页。

- 361** 1871 年 11 月 12 日在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桑维耳耶通告——《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Circulaire à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这个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通告，用关于政治冷淡主义和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教条来对抗代表会议的决议，它还包含了对总委员会的活动的诽谤性攻击。在通告中巴枯宁派建议所有联合会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来重新审查国际的共同章程和谴责总委员会。——第 349、367、371、375、382、394、399、404、409、417 页。
- 362** 恩格斯给拉法格的这封信附在马克思 1871 年 11 月 24—25 日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第 351 页。
- 363** 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马克思给巴拉舍维奇-波托茨基的信是在第三厅的档案里发现的。尤·巴拉舍维奇是第三厅在伦敦的秘密间谍，他在伦敦冒充波兰流亡者阿·波托茨基伯爵，曾写信给马克思表示愿意为在波兰人和俄国人中推销国际的文件效劳。——第 352、353 页。
- 364** 公社流亡者协会是 1871 年 7 月在伦敦成立的，后来同 1871 年法国人支部(见注 322) 发生密切联系。该协会企图掌握总委员会为流亡者募集的捐款的分配权。协会的领导人特伊埃(书记)、梅洛特、鲁耳埃、奥布律、杜律等企图同其他国家的国际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以便越过总委员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为流亡者募集的捐款或有关寄给总委员会的钱数的情报。1872 年初，公社流亡者协会改为互助会。——第 354 页。
- 365** 1871 年 8 月 1 日麦克唐奈被选为总委员会爱尔兰书记。他的任务不仅是在爱尔兰，而且在英国工厂里工作的爱尔兰人中宣传国际的思想。麦克唐奈的工作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力协助，结果 1871 年至 1872 年在英国的许多城市里建立了国际爱尔兰支部。——第 354 页。
- 366** 指拉甫罗夫 1871 年 10 月 26 日和 11 月 9 日给恩格斯的信。——第

356 页。

- 367** 1871 年 12 月 3 日拉法格把梅萨 11 月 28 日给他的信转寄给了马克思。梅萨在这封信里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认为，放弃参加投票是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并使之形成独立政党的唯一方法。——第 358 页。
- 368** 指 1871 年 11 月 27 日《解放报》第 24 号上发表的《国际的政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该报编辑部赞同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但同时声称，在西班牙放弃政治斗争暂时是必要的。1871 年 12 月 3 日《联盟》(第 120 号)转载了这篇文章；1871 年 12 月 24 日《平等报》第 24 号也转载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第 358、363 页。
- 369** 指恩格斯写的《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511—513 页)，这是对 1871 年 11 月 16 日《人民罗马》第 38 号和 11 月 23 日第 39 号上马志尼的《关于国际的文件》的一系列文章的回答。根据恩格斯在草稿中的记载，他在 1871 年 12 月 5—7 日曾把这篇文章寄给《人民罗马》、《口令报》(《Il Motto d'ordine》)、《契切罗瓦基奥报》(《Il Ciceruacchio》)、《平等》、《人民报》、《意大利无产者报》和《玫瑰小报》。——第 359 页。
- 370** 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拉萨尔分子，在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同巴枯宁分子和 1871 年法国人支部(见注 322)中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一起反对贯彻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总委员会。拉萨尔分子否认代表会议的决议，设法使该协会退出国际。1871 年 12 月 3 日和 8 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67 号和第 69 号上曾刊登施奈德尔和维贝尔的一些诽谤性文章，文章声明伦敦代表会议的召开是“非法的”，它的决议和总委员会的权力“没有法律效力”等等。在施奈德尔的文章中还发表了 1871 年法国人支部十五人的《抗议书》(见注 342)，施奈德尔称这些人是“巴黎公社的真正代表”。由于拉萨尔分子的这一行为，该协会于 1871 年 12 月开除了他们，并声明完全支持总委员会和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第 361、380、405 页。

- 371** 指 1869 年 9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05 号上发表的弗兰克尔给李卜克内西的公开信，信中批评李卜克内西 1869 年 7 月 25 日在维也纳工人大会上的发言。1871 年 12 月 1 日和 3 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66 号和第 67 号重新发表了这封信。李卜克内西在 1871 年 12 月 8 日的信里请恩格斯说服弗兰克尔对重新发表这封信提出公开抗议。——第 361 页。
- 372** 1871 年 11 月 29 日《人民国家报》在“政治评论”栏里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迪耳克是国际代表的胡说，并认为此人是一个“自由派的饶舌家”。1871 年 12 月 10 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70 号发表了一篇反对《人民国家报》的短评，拉萨尔派的这家机关报宣扬说，似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已把迪耳克选为国际的名誉会员。——第 362 页。
- 373** 1871 年 12 月 8 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69 号发表了一篇反映拉萨尔观点的丹麦通讯。因此，李卜克内西请求恩格斯在丹麦为《人民国家报》物色一名通讯员。——第 362 页。
- 374** 看来是指国际日内瓦联合会在讨论伦敦代表会议总结时的斗争。1871 年 11 月 23 日在日内瓦国际会员大会上，培列做了关于伦敦之行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报告；在巴枯宁分子的压力下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在 1871 年 12 月 2 日的大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代表否决了马隆、勒弗朗塞和奥斯丁提出的巴枯宁派的决议草案，并且通过了一项完全拥护代表会议决议的决议。——第 362 页。
- 375** 指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小组（这些小组于 1865 年秋成立了伦敦的法国人支部）领导人皮阿的冒险性和挑拨性的活动（见注 26）。皮阿利用这个支部来组织要求处死拿破仑第三等等破坏国际威信的示威游行，并在法国散发他们的宣言。1870 年 5 月 10 日，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与这个法国人支部划清界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85 页）。——第 363 页。
- 376** 劳拉·拉法格在 1871 年 12 月 12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以及保尔·拉法格在同一天给恩格斯的信中，都说到了他们与法国出版者莫·拉沙特

尔关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初步谈判的结果。劳拉说：拉沙特尔赞同用法文出版《资本论》的主张，并询问出哪种版本比较好，是普及本(三个法郎)还是精装本(六个法郎)，同时还说，开始大约需要四千法郎，作者应付半数。拉法格接受了这些条件，并用自己的钱交付了这笔款项。——第 365、385 页。

377 指 1871 年 12 月 25 日发表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报》上的桑维耳耶通告(见注 361)。——第 366 页。

378 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决议是 1871 年 12 月 2 日在国际日内瓦各支部会议上通过的。这项决议批驳了巴枯宁主义的桑维耳耶通告，表示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活动，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恩格斯还给拉法格寄去了谴责巴枯宁派分裂行动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Réponse du Comité fédéral romand à la Circulaire des 16 signataires, membres du Congrès de Sonvillier»)。拉法格将这些揭露巴枯宁派对总委员会的诽谤的文件发表在 1872 年 1 月 1 日和 7 日《解放报》第 29 号和第 30 号上。——第 366、669 页。

379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年)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力。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力，第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力。这些决议在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载入组织条例，它们遭到巴枯宁派的攻击。——第 367、379、391 页。

380 1871 年 12 月底，《德意志总汇报》发表了一篇关于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报道，其中引用了代表会议的决议。爱琳娜·马克思受马克思的委托，于 1871 年 12 月 29 日通知李卜克内西说，该报发表的这个决议是伪造的(见本卷第 673 页)。1871 年 12 月 30 日，《人民国家报》在“政治评论”栏内揭露了这一伪造行为。

恩格斯根据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施梯伯的名字，把这一伪造物称为“施梯伯之歌”。施梯伯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的主要证人，曾进行卑鄙的伪造。——第 370、673 页。

- 381** 联邦议会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而是起反革命的作用的，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再存在了。——第371页。
- 382** 1871年12月24—2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见注361)时不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拟定协会新章程草案。关于代表大会的简短报道发表在1871年12月31日《国际报》第155号上，标题是：《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第371、379、395、467、669、676页。
- 383** 马耳特曼·巴里在1871年12月和1872年1月初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建议选举新的总委员会书记，因为黑尔斯还当选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书记(见注317)；同时，巴里指出黑尔斯可能会把不列颠委员会同总委员会对立起来。
- 在1872年1月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章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支持这一建议，会议还通过了推荐人选。但是，在黑尔斯被解除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职务之后，由于改良主义者的坚持，于1872年3月他又被选为该联合会委员会主席。——第373页。
- 384** 工人代表同盟 (*Labour Representation League*) 创立于1869年。工联的领袖们也加入了同盟，他们力图保证把工人选入下院，竟不惜和自由党勾结在一起。同盟的活动在1880年以后就停止了。——第373页。
- 385** 1871年12月4日卡·特尔察吉请求恩格斯从物质上支援他所办的《无产者报》。1872年1月6日左右，恩格斯写完了给他的回信稿。但是，信刚要寄出，恩格斯获知：特尔察吉支持汝拉联合会关于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因此，1月14—15日恩格斯重写了一封信，仅保留了原信的两段文字(略加修改)。以下的文字，部分写在原信删去的各行之

间,部分写在一张白纸上。——第 374 页。

- 386** 都灵工人联合会于 1871 年秋在都灵成立,它受到马志尼分子的影响。1872 年 1 月联合会发生分裂,一批无产阶级分子退出了联合会,组成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 1872 年 2 月以前该团体一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领导。——第 374、394 页。
- 387** 指 1871 年 12 月 24 日《平等报》第 24 号上发表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决议(见注 378)和该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的《编辑部声明》(«Déclaration de la rédaction»)。——第 375 页。
- 388** 指盗用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名义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委员会向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有关支持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支部(主要在汝拉山区)的材料,这些材料证明了其组织的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通告中利用了这些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46—49 页)。——第 376 页。
- 389** 指 1871 年 12 月 28 日《玫瑰小报》第 360 号上的一篇评论《工人运动》中所报道的消息:都灵“无产者解放社”通过了支持桑维耳耶通告的决议。——第 377 页。
- 390** 指 1872 年 1 月 6 日《哨兵报》第 1 号上以《比利时》为题发表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是在 1871 年 12 月 24—25 日举行的(见注 382),决议发表时未加任何评论。——第 379 页。
- 391** 1872 年 1 月 7 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 号发表了被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子的一封信;信中对马克思进行诽谤性的攻击,并指责总委员会有独裁作风;信中还对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

1872 年 1 月 27 日《人民国家报》第 8 号发表了由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科伦库尔签署、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的答复,驳斥了《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诽谤性谰言;2 月 17 日《人民国家报》第 14 号刊登了题为《约瑟夫·施奈德尔是什么人》的文章,批判了也曾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反对国际的施奈德尔的拉萨尔主义观点。——第 380、406 页。

- 392 指 1872 年 1 月 14 日《解放报》第 31 号上的编辑部短评《一周的事件》，其中指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卖身投靠俾斯麦的报纸。该短评由恩格斯翻译并发表在 1872 年 2 月 3 日《人民国家报》第 10 号上。——第 380、382、386 页。
- 393 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是 1872 年初在伦敦成立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1871 年法国人支部（见注 322）的残余，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被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力图钻进国际的领导机构的分子。该委员会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关于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的两项决议。1872 年 4 月，该委员会出版了一本题为《国际工人协会和所属共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Conseil fédéraliste universe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t des Sociétés républicaines socialistes adhérentes»）的小册子，宣称自己是国际“真正的”领导机关。为此，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揭露这些企图，该决议随后发表在国际的各机关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89—92 页）。1872 年 9 月底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并企图冒充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联邦主义委员会往后的活动变成了妄图窃据工人运动领导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第 380、510、515、565 页。
- 394 1872 年 1 月 6—7 日在开姆尼斯召开了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五十多个地方组织的一百二十名代表，其中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人政党对现有选举权的态度问题以及组织工会的问题；在秘密会议上还研究了对桑维耳耶通告（见注 361）以及对国际内部进行的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的态度问题。代表大会一致支持总委员会，并赞同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李卜克内西于 1872 年 1 月 10 日写信给恩格斯，告知代表大会的决定：“大会开得很好……在代表们的秘密会议上，一致决定在反巴枯宁派的斗争中支持你们，并委托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1872 年 1 月 23 日马克思把代表大会的决定通知总委员会。——第 381、387、395、680 页。

395 在国际里既有集体会员，也有个人会员。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被明令禁止的那些国家（德国也属于这类国家），总委员会把会员卡直接发给每一个入会者。

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见注 394）通过了一项关于征求国际个人会员的决议。——第 381、404 页。

396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第四项决议）决定采用价值为一便士的会费券，会费券应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章程的专页上。由于这一决定，会员卡作废。——第 381、389、399、400、405、410、419、536 页。

397 1871 年 11 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斯蒂凡诺尼提出了建立“唯理论者总协会”的计划，它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建立农业移民区以解决社会问题等等）。斯蒂凡诺尼本人承认，该协会的目的在于使工人不去注意国际，并阻碍国际在意大利的影响的扩大，同时斯蒂凡诺尼也声明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该协会纲领草案公布后展开的论战中，斯蒂凡诺尼发表了一系列诽谤总委员会、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所用的材料是从拉萨尔派报纸和福格特等人那里取得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文章揭露了斯蒂凡诺尼的真正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直接联系（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526—528 页，马克思的文章《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93—96 页），由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也起来反对斯蒂凡诺尼的计划，结果斯蒂凡诺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第 381、405 页。

398 指 1871 年 12 月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里发生的分裂。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在该委员会内部，无产阶级分子和主要以第十二支部和第九支部为代表的、妄图利用国际的组织实行资产阶级改良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急剧尖锐化。分裂的结果，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第一委员会），它依靠各个无产阶级支部，左尔格在其中起积极作用；另一个是第二委员会，它

把各种力图控制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组织联合在自己周围。总委员会于1872年3月5日和12日研究了美国的分裂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59页）。1872年5月28日，总委员会批准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为北美各支部的唯一领导机关（见本卷第481—482页）。——第381、421、475页。

- 399** 马克思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查·布莱德洛进行的论战，是由于后者在1871年12月11日的公开演说中以及在写给《东邮报》的信中（12月16日发表），对马克思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马克思在1871年12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了布莱德洛的攻击同统治集团和资产阶级报纸对国际的诋毁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诋毁在《法兰西内战》发表以后更是有增无已。

由于布莱德洛出版的《国民改革者》（《National Reformer》）在1872年1月发表了许多新的诬蔑信件，马克思写了几个揭露它们的声明，发表在《东邮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523、524—525页）。——第382、668、677页。

- 400** 拉甫罗夫在1871年12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给他寄去亚·贝恩的两部著作：《感觉和理智》（《The Senses and the Intellect》）和《情感和意志》（《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以及赫·斯宾塞的著作《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第383页。

- 401**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拉法格1872年1月7日的信的答复。拉法格告诉恩格斯，《解放报》上发表了罗曼语区委员会对桑维耳耶通告的答复（见注387），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否决了巴枯宁派关于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建议，并支持比利时联合会关于在例行代表大会上重新审查一切有争论的问题，其中包括修订章程问题的决议。拉法格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总委员会对桑维耳耶通告的答复（《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建议“不要使事情具有个人性质”。拉法格在信的末尾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反对蒲鲁东主义影响的最有效武器，他已同梅萨谈妥，把这本书翻译成西班牙文（见注428）。——第384页。

- 402 恩格斯把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162)称作老的德国人支部。——第 385 页。
- 403 恩格斯指的是在 1871 年 12 月 20 日会议上通过的正式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和发表在 1872 年 1 月 6 日《哨兵报》第 1 号上的《国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编辑部反驳了资产阶级报纸关于汝拉联合会桑维耳耶通告的出现意味着国际的分裂这一说法。编辑部从实质上回答这一通告时,捍卫了作为协会强大和胜利的保证的总委员会的权力。——第 386 页。
- 404 库诺在 1871 年 12 月 27 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询问一个“装有一只木脚的退伍上尉”的情况,据库诺的一位朋友说,此人持有总委员会发给的会员卡,并且同伦敦有通信联系;库诺怀疑他是警探。——第 389 页。
- 405 指巴枯宁企图在 1868 年 9 月于伯尔尼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 262)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他起草的混乱不堪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阶级平等”,废除国家和继承权等等)。巴枯宁只拉拢了代表大会的少数参加者,在同盟的大多数人拒绝他的草案之后,他同少数人退出了和平同盟,另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公开的组织),他的上述建议成了这个同盟的纲领的基础。——第 390 页。
- 406 恩格斯的信稿写在阿·瓜迪奥拉 1872 年 1 月 23 日的信上,瓜迪奥拉在信中谈到在巴塞罗纳成立了由商业职工组成的国际支部,并请寄去同类支部的地址。——第 397 页。
- 407 1872 年 1 月 14 日,特尔察吉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立即干预工人联合会和同它脱离关系的“无产者解放社”之间发生的冲突。他请求总委员会正式宣布不同意工人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贝盖利的演说。——第 399 页。
- 408 马克思给约策维茨的信件都是以副本的形式在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中发现的;看来,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第 400 页。
- 409 指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它是由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前夕解

散的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某些成员(茹柯夫斯基、佩龙等人)和一些法国流亡者(茹·盖得和贝·马隆等)于1871年9月6日建立的。总委员会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禁止接受宗派小组的决议,拒绝接受这个支部,这一行动为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所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1页)。——第401页。

410 在1871年10月2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荣克宣读了马隆1871年10月20日给总委员会的信,马隆在信中请求总委员会接受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加入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通告中提到了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2页)。——第401页。

411 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是由早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定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参加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讯书记、总委员会总书记和财务委员。这个未被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规定下来的常务委员会,起了工作执行机构的作用;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提交总委员会审阅的国际文件。从1872年6月起改为总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

荣克作为总委员会瑞士通讯书记收到了大量有关罗曼语区联合会同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支部进行斗争的信件;常务委员会审理了这些信件。——第402、475页。

412 信中指出的是马克思同法国进步记者和出版者莫·拉沙特尔签订《资本论》法文版出版合同一事。1871年12月,在法国出版《资本论》的打算没有成功之后,拉法格帮助马克思同住在西班牙的公社流亡者拉沙特尔取得了联系(见本卷第365页)。马克思同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规定《资本论》将分册出版,于1872—1875年出齐,由约·鲁瓦进行翻译。——第402、404、414页。

413 根据英国十六世纪起就存在的济贫法,在每个教区征收特别的济贫税;那些不能保障本人和家属生活的教区居民,可以从贫民救济款中得到补助。——第404页。

- 414 在 1872 年 2 月 6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通知总委员会委员们说,阿·里沙尔和加·勃朗是波拿巴的走卒,他们发表了一本抨击性的小册子《帝国和新法兰西》(«L'Empire et la France nouvelle»),号召法国工人恢复帝国。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载于 1872 年 2 月 10 日《东邮报》第 176 号。——第 404 页。
- 415 《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曾发表在 1871 年 12 月 30 日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的“德国共产主义”栏内,没有署名。第四章至结语部分被删去。
- 《共产党宣言》的法译文曾发表在美国的国际法国人支部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1872 年 1—3 月号的“其他”栏内,标题是《卡尔·马克思的宣言》。该报发表的法译文是从《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的英译文翻译的。——第 404、432 页。
- 416 贝克尔在 1872 年 1 月 20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把从库诺那里收到的国际米兰支部的会费转寄给了列斯纳。但是贝克尔没有收到列斯纳的回信,因此询问钱的下落。——第 407 页。
- 417 恩格斯从 1872 年 1 月拉法格的信中得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打算公布它同总委员会的来往信件,以便揭穿汝拉人关于总委员会有“专制作风”的诽谤。但这个意图没有实现。——第 408 页。
- 418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年)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和第五条。——第 409 页。
- 419 指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通过的条例第十四条,其中指出各支部的章程不得与国际的章程和条例相抵触。——第 409 页。
- 420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约策维茨(当时是国际柏林支部书记)1872 年 2 月 10 日的信的答复。——第 410 页。
- 421 约策维茨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由总委员会从柏林支部中任命通讯书记以便同总委员会通信。——第 411 页。
- 422 指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十项决议:《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6 页)。——第 411 页。

- 423 根据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六项决议《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的第二条,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53 页)。——第 411 页。
- 424 在 1871 年 8 月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之后,党的委员会所在地迁至汉堡。——第 411、469、587 页。
- 425 总委员会应于 1872 年 2 月 27 日召开例行会议;由于这一天预定举行庆祝威尔士亲王恢复健康的公众游行,总委员会委员不能到会。——第 412 页。
- 426 1872 年 2 月 26 日《泰晤士报》在“法国流亡者”栏内发表了弗·哈里逊致该报编辑部的一封长信。——第 412 页。
- 427 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出版者拉沙特尔为了普及这本书,打算在书前刊载一篇叙述马克思革命斗争经历的传记。劳拉·拉法格在转达拉沙特尔的这一愿望时还说,在搜集足够的材料后,保尔·拉法格可以撰写这篇传记。后来拉沙特尔放弃了这个打算。——第 413 页。
- 428 拉法格在 1872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中影响很大,他已同梅萨商定把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译成西班牙文,信中还说,梅萨要求为西班牙文版专门写一篇序言。但是,译本未能在 1872—1873 年完成,翻译出来在《解放报》上发表的仅仅是马克思这本书的某些章节;也没有写序言。——第 414 页。
- 429 拉法格在 1872 年 2 月 14 日左右写的信中请马克思寄给他几份《成立宣言》、《共同章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以及狄慈根的著作。——第 414 页。
- 430 拉法格请求马克思帮助他,使他出版的《解放报》同李卜克内西编辑的《人民国家报》建立经常的联系;拉法格还要求按期寄给他《人民国家报》。——第 414 页。
- 431 拉法格在 1872 年 2 月给马克思的几封信中建议利用住在伦敦的西班牙企业家洛佩茨·德·拉腊的资助出版国际的正式文件。——第 414 页。
- 432 这一片断是恩格斯给波克罕的回信的一部分,原信没有找到。波克罕曾在 1872 年 2 月 24 日给恩格斯写信,请他给左尔格推荐一部用历史

- 唯物主义观点写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书。波克罕在 1872 年 3 月 15 日给左尔格的回信中摘引了恩格斯这封信中有关爱尔兰问题的部分。——第 415 页。
- 433** 在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上，比利时代表受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对下列事实表示愤慨：总委员会派柯恩前往比利时援助正在罢工的新堡机器制造工人，但柯恩撇开协会的组织，不是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而是作为工联的代表进行活动；回到英国后，柯恩企图把国际比利时各支部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自己。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代表会议对作为总委员会委员的柯恩进行了谴责。——第 416 页。
- 434** 汝拉联合会委员会于 1872 年 2 月 7 日决定放弃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而同意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修改和其他争论问题，应由 1872 年 9 月召开的应届代表大会加以解决。——第 418、422、426 页。
- 435** 丹麦国会应于 1872 年 9 月 24 日举行选举。国际支部领导人路·皮奥和保·盖列夫在哥本哈根被推举为工人候选人。在选举中皮奥和盖列夫没有得到当选所必需的票数。——第 419 页。
- 436** 指 1871 年法国人支部（见注 322）解散后建立的一个小组。由于该小组的章程同国际共同章程的原则相抵触，总委员会没有接纳该小组加入国际。——第 420 页。
- 437** 埃卡留斯在 1872 年 2 月 20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说，他曾给国际在纽约的会员格雷哥里寄去一千份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格雷哥里死（1872 年 1 月）后，国际的这些文件落到了加入第十二支部和第九支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手里。——第 421 页。
- 438** 北美支部临时联合会委员会抗议总委员会给美国的法国人支部任命专职书记。左尔格在 1872 年 3 月 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提出这一抗议的是国际的爱尔兰会员，他们一般说来是反对给各国任命书记的。——第 421 页。
- 439** 指恩格斯对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给总委员会的报告和 1871 年 11 月 4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7 号上皮奥的文章所作的阐述；这一阐述发表在

- 1871年12月9日《东邮报》第167号上的总委员会会议报道里。恩格斯曾把这些文件的译本寄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去，1872年1月14日《解放报》第31号以及1872年2月《社会思想报》第1号和3月的第2号也发表了这些文件。恩格斯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些文件，是由于它们宣传了工人同农村无产阶级和最贫苦的农民结成联盟、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必要性这一思想。——第429页。
- 440** 在总委员会讨论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问题时，埃卡留斯发言并投票反对决议第三项第二条，特别反对这样一点：“总委员会建议今后仍不接受新的美国支部加入协会，除非它的会员至少有三分之二是雇佣工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8页）——第431页。
- 441** 1872年2月20日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合众国联合会分裂的报告和事先经小委员会（见注411）讨论的相应的决议。——第431页。
- 442** 纽约第十支部在1872年2月1日的信中通知总委员会，在总委员会解决分裂问题之前，它不向合众国中央委员会分裂之后成立的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时，该支部还谴责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妄想利用国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企图。——第431页。
- 443** 1872年2月20日，总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于3月18日在伦敦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来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为了进行筹备工作，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马克思被指定为演讲人之一。虽然群众大会没有开成，然而国际会员和前公社社员还是聚集在公社流亡者协会的狭窄的屋子里，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来纪念无产阶级革命一周年。会上根据公社活动家泰斯和泽·卡梅利纳以及总委员会委员米尔纳的建议，通过了由马克思起草的三个简短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页）。——第433、437、452页。
- 444** 这封信曾以手迹形式作为《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发表。马克思致拉沙特尔的这封信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页。——第433页。
- 445** 这封信是根据维·雷吉斯提供的消息写的。1872年2月下半月雷吉斯（假名埃蒂耶纳·佩沙尔）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到米兰和都灵去了十

天，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他应当在那里了解国际各支部的实际情况，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并宣传国际的思想。

1872年3月1日，雷吉斯以给恩格斯写信的方式报告了自己这次旅行的情况；在信中他特别谈到关于国际都灵支部——“无产者解放社”开除特尔察吉以及怀疑特尔察吉同警察有联系的问题。根据这一消息，恩格斯同特尔察吉断绝了联系，而同支部的新书记贝尔特建立了联系。

该信原稿上写的收信人是卡洛·贝尔特，应为切扎雷·贝尔特。信上有恩格斯的批注：“都灵，切·贝尔特，72年3月21日于伦敦”。——第434页。

- 446** 指根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颁布的组织条例第二部分第五条；这一条相当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五项。——第435页。
- 447** 指萨卡兹在1872年2月5日代表杜弗尔法案审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按照这项法案，国际会员要受到监狱监禁的处罚。（萨卡兹关于国际的组织的声明，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4页。）该法案于1872年3月14日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第436页。
- 448** 有关马克思对鲁瓦的译文的评价，以及马克思准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工作情况，见《法文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9页）和本卷第478、595、681页。——第437页。
- 449** 马克思给拉法格寄去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摘录，该通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1月中至3月初写的，本信寄出时尚未发表。通告于1872年5月底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5页）。随信附寄的片断，题为《摘录。总委员会的加聘权。总委员会的职能》，其内容和《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四节有关部分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8—44页）。但是，这些摘录同后来发表的小册子比较除有一些删节和修改，还有马克思所作的许多为通告原文所没有的注释。在正文中，这些补充和修改用楷体字刊印。

- 此外,为了便于使用通告中所援引的1867年英文版最初章程中的某一条文,马克思在括号里指出了1871年年底出版的共同章程的标准本的相应条文。——第437页。
- 450 关于雷吉斯(埃·佩沙尔)前往米兰和都灵的情况,见注445。——第442页。
- 451 特尔察吉在1872年3月10日的信中,请求转达对彼·萨维奥的问候,彼·萨维奥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曾流亡伦敦。——第443页。
- 452 除了恩格斯的这封信外,还保存了一个草稿,草稿中有一段话删去了,其余部分同这封信的文字完全一致。这封信是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公用笺写的。——第443页。
- 453 指受马志尼分子影响的一些意大利工人团体1864年10月25—27日在那不勒斯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特拉纳工人团体的代表詹纳罗·博维奥建议定期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为这些代表大会制订共同章程。由于马志尼分子的一位领导人萨维(显然是了解国际工人协会产生情况的)声称,1865年将要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所以那不勒斯代表大会决定保证意大利工人取得出席代表大会的资格。——第444页。
- 454 指詹·博维奥发表在1871年6月10日《自由报》第90号上的文章《迷失的道路》和发表在1871年7月5、8、12、15日《自由报》第97—100号上的文章《死后的捍卫》,在这些文章中,博维奥为巴黎公社社员进行辩护。——第444页。
- 455 关于警察当局迫害泰·库诺的消息,恩格斯是从1872年4月17日库诺本人的信和意大利报纸上获悉的。鉴于对库诺的迫害是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勾结起来反对国际的具体表现,恩格斯认为,揭露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在1872年4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恩格斯所写的关于迫害库诺的简讯发表在1872年4月27日《东邮报》第187号和5月7日《玫瑰小报》第127号。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库诺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发表于1872年5月

11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关于迫害库诺的消息还载于1872年5月7日的《平等报》。——第446页。

- 456** 博洛尼亚代表大会是在罗马尼亚成立的所谓“工人联合会”(«Fascio operaio»)以及米朗多拉、热那亚、曼都亚和那不勒斯的无政府主义者支部的代表于1872年3月17—18日召开的。

代表大会支持国际都灵支部——“无产者解放社”提出的召开意大利国际支部代表会议的建议。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决议反映了巴枯宁分子的影响，例如，尽管代表大会整个说来不反对政治斗争，但是反对参加选举。代表大会声称，它把总委员会和汝拉联合会委员会看作是简单的通讯局，并责成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全权代表同两者联系。——第447页。

- 457** 指1871年下半年在腊万纳建立的、受巴枯宁分子路·纳布鲁齐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恩格斯曾就接受该小组加入国际的问题同纳布鲁齐通信。该小组没有被接受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448页。

- 458**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72年4月4—11日在萨拉哥沙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和总委员会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瑞士的巴枯宁分子关于立即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要求，然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比利时联合会关于在应届代表大会上修改共同章程以加强地方组织的自治的建议。代表大会否决了某些巴枯宁分子的代表要以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修改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的要求。然而，在选举联合会委员会的新成员时，巴枯宁分子得以使当选的委员基本上都是同盟盟员。在弗·莫拉拒绝参加委员会和安·罗伦佐退出委员会以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就完全由巴枯宁分子所掌握了。

恩格斯最初是从拉法格那里得到有关代表大会进程的的消息的，拉法格在1872年4月12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西班牙存在一个秘密同盟，还谈了一些关于在代表大会上战胜巴枯宁分子的稍有夸大的消息。后来，恩格斯得到了有关代表大会的较详细的情报，对代表大会的结果作了另一种评价(见本卷第468页)。——第448页。

- 459** 1872年3月11—26日，在莱比锡举行了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

纳的审判，他们是以“图谋叛国”的罪名于1870年12月17日被捕的（见注161）。德国统治集团迫害工人运动领袖的行为，遭到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英勇反击，他们公开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演说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并成为重要的宣传手段。

尽管这是诬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还是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审前羁押两个月计算在内）；赫普纳被宣告无罪。在莱比锡审判以后，倍倍尔于1872年7月初又受审，罪名是他在向莱比锡工人演说时“侮辱陛下”。倍倍尔又被补判九个月徒刑，并被取消议员资格。——第449、456、550页。

460 在审判期间，1872年3月14日，在律师问到德国国际会员的人数时，倍倍尔说有一千人。——第450页。

461 李卜克内西在1872年3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审判期间破坏诉讼程序规则的事情，并询问英国的有关规则。李卜克内西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引用了从恩格斯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恩格斯提到的蒂奇伯恩案件，是对冒险家阿瑟·奥顿的审判案，此人冒充罗吉尔·蒂奇伯恩，企图通过伪造证件获得遗产。这个案件于1871年5月开始审理，一直延续到1872年4月。——第450页。

462 1872年3月7日出版的《协和》杂志第10期上登了一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写的诽谤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Wie Karl Marx citiert》），为此，马克思于1872年5月23日写了一封信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这封信载于1872年6月1日该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布伦坦诺匿名发表上述文章，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的声誉，指责他在科学上不诚实和伪造使用的材料。马克思的回答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出来以后，在《协和》上又发表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再次作了回答，载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18—127页）。——第450、469、470、500、506页。

463 1872年4月14日《东邮报》第185号上发表了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标题是《莱比锡的审判》。——第450页。

- 464 一便士报纸 (*Penny Press*) 在 1855 年英国废除印花税后广为流行; 由于印花税大大提高了报纸的价格, 使广大群众买不起, 而这种报纸与以前价格昂贵的报纸比较, 特点就是价廉和大众化。——第 450 页。
- 465 李卜克内西在 1872 年 4 月 19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再次谈到《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打算在最近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 并请求把答应写的序言寄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72 年 6 月 24 日写了新版的序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04—105 页)。——第 451、469 页。
- 466 这封信如同恩格斯在 1872 年 5 月 7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18—721 页) 一样, 是以拉法格提供的消息为依据的。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 巴枯宁分子要以无政府主义精神修改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的企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破产。恩格斯在获得了有关萨拉哥沙代表大会 (见注 458) 的更加确切的材料, 尤其是关于代表大会仍然拥护比利时联合会修改共同章程的要求 (见注 382) 的决议后, 改变了自己对代表大会的结果的评价, 并于 1872 年 5 月 22 日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李卜克内西 (见本卷第 468 页)。——第 451 页。
- 467 指 1872 年 4 月 9 日《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柏林消息》一文。——第 452 页。
- 468 埃卡留斯曾于 1872 年 5 月 2 日就总委员会审查他在解决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问题上的做法, 给马克思写过一封信。

1872 年 3 月 5 日和 12 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 从而支持了以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为代表的北美联合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这之后, 黑尔斯 (委员会书记) 和埃卡留斯 (合众国通讯书记) 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 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取得协议。例如, 埃卡留斯反对开除第十二支部, 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国际的支部 (见注 440), 同时指责左尔格和由他领导的第一支部进行分裂活动。埃卡留斯违反规定, 拒绝把总委员会的上述决议寄往合众国, 并在信里 (如在给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埃利奥特的信里) 不

仅声明不同意这些决议，而且说什么有人向总委员会隐瞒了第十二支部的文件和信件。埃卡留斯的这种行为助长了改良主义分子的气焰，阻碍了某些动摇的支部正确地决定自己的立场。

在1872年4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受委托起草关于埃卡留斯的立场的详细报告。——第453、472页。

- 469** 1866年2月初，根据马克思的坚决主张，不顾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们的反对，埃卡留斯被委任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共和国》周报的主编。在编辑部内部的斗争中，马克思支持埃卡留斯，阻止把他开除出该报编辑部，使他留任编辑的职务。

1867年9—10月，总委员会讨论了福克斯和埃卡留斯之间的纠纷。福克斯指责埃卡留斯，说他写的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讯（刊载在9月6—11日的《泰晤士报》上，其中对法国代表蒲鲁东主义者的夸夸其谈发表了讽刺性的评论）得罪了某些代表。马克思支持了埃卡留斯。——第453、473页。

- 470** 埃卡留斯在美国报纸《世界报》上发表有关伦敦代表会议的文章，其中包含了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根据代表会议的决定，没有总委员会的专门指示不得发表这些决议。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以荣克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调查，后来，在1872年1月3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埃卡留斯受到了谴责（见本卷第474页）。——第453页。

- 471** 中央委员会委员格雷哥里在1871年11月30日给埃卡留斯的信中，曾指责第一支部（见注337）代表进行分裂活动。——第454页。

- 472** 恩格斯指的是拉法格关于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见注458）的一篇通讯，该通讯发表在1872年4月13日《解放报》第44号上，报道了代表大会的头几次会议的情况。拉法格在1872年4月12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他是该通讯的作者。——第456页。

- 473** 指拉法格在布鲁塞尔《自由报》上以《西班牙》为题发表的几篇关于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通讯。第一篇通讯写于1872年4月9日，发表于4月28日《自由报》第17号，5月4日《人民国家报》第36号作了转载。

第二篇通讯是揭露秘密同盟的，发表于5月5日《自由报》第18号，5月22日《人民国家报》第41号作了部分转载。——第456、459、467页。

- 474** 在1872年5月1日和4日《人民国家报》第35号和第36号上，开始发表法国法学家艾·阿科拉的《共和国和反革命》一文的译文。《人民国家报》无视恩格斯的抗议，仍继续发表这篇文章。——第456页。
- 475** 李卜克内西利用从恩格斯那里得到的材料，在1872年5月18日《人民国家报》第40号上的“政治评论”栏内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德国文化的最新成就——给“堕落的”法国人》(«Neustes Stückchen deutscher Cultur—für die «verkommenen» Französer»)。——第457页。
- 476** 在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人民国家报》第10—13、15和19号上，转载了奥地利工人报纸《人民意志报》以《住宅问题》为题的一组匿名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奥地利的蒲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1872年5月22日恩格斯把他对米尔柏格的文章的回答，即《论住宅问题》这一著作的第一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7—259页)寄给了李卜克内西。——第457页。
- 477** 指国际丹麦联合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四名委员被捕，其中有《社会主义者报》编辑皮奥，警察的这次逮捕是在驱散工人示威游行之后，于1872年5月4—5日夜间进行的。——第457页。
- 478** 意大利政府企图诬告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米兰农学院纵火，恩格斯在1872年4月3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此作了报告；该报告刊载在1872年5月4日《东邮报》第188号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第459页。
- 479** 库诺在1872年5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获悉普鲁士警察机关正在搜捕他，所以他不得不逃离德国。——第461页。
- 480** 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费拉拉工人协会1872年4月27日的信的答复。
这个协会原来是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成立的，关于成立该协会的通知于1872年3月3日寄给了恩格斯。通知中有些提法说明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例如其中谈到关于协会保持自治的问题。在恩格斯

阐明了国际的组织原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9—80页）之后，该协会的会员表示完全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原则。协会的章程根据共同章程的条文作了修改。1872年5月7日，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接受费拉拉协会加入国际。

恩格斯将复信的草稿写在1872年4月27日协会来信的第3页空白处。在第4页上恩格斯作了一个边注：“费拉拉。72年4月27日。费拉拉支部。5月10日复。”在第2页上写着：“72年5月7日会议通过。”——第465页。

481 指比·施累巴赫以佛尔维耶的国际德国人支部名义于1872年4月2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李卜克内西把这封信转给了恩格斯。施累巴赫除了报告有关比利时联合会的状况之外，还谈到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安斯的立场，安斯建议在比利时的国际德国会员采取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结构，并放弃政治活动。——第466页。

482 左尔格在1872年4月17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埃卡留斯以自己的行动加强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北美联合会中的阵地（见注468）。——第466页。

483 指1872年5月10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6期上的一篇编辑部短评，这是为回答拉法格在5月5日《自由报》上的一篇通讯（见注473）而写的。这篇短评泄露了拉法格在西班牙所用的化名（帕布洛·法格）。短评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赛拉叶进行了诽谤性攻击。——第467页。

484 看来，恩格斯把发表在1872年5月12日《东邮报》上的总委员会会议报道寄给了李卜克内西。

《东邮报》每天出早晚两版。——第467页。

485 恩格斯指的是西班牙联合会萨拉哥沙代表大会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压力下所通过的决议第九项《工人的共同组织》。在该项决议中，代表大会同意1871年12月24—25日举行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382）关于在下届全协会代表大会上修改国际共同章程的决议，并且表示赞同加强地方联合会的自治，把总委员会降低到简单通讯局的地位。——第468页。

- 486 指 1872 年 5 月 5 日(俄历 4 月 23 日)《新时报》第 106 号上的社论,社论报道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消息。——第 470 页。
- 487 指埃卡留斯和黑尔斯写给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的第十二支部成员的信,他们在信中声明不同意这项决定,黑尔斯的信载于 1872 年 5 月 18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471 页。
- 488 指埃卡留斯 1872 年 5 月 20 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信中谈到了总委员会讨论他和黑尔斯在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参看本卷第 453—454、683—684 页。——第 472 页。
- 489 指 1872 年 2 月 13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选出的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七人组成,瓦·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有权对所有被审理的事件作出最后决定;只有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时,才准许向总委员会上诉。——第 475 页。
- 490 指 1871 年 12 月国际合众国联合会分裂(见注 398)后由小资产阶级分子所建立、企图攫取整个联合会领导权的分立主义的联合会委员会(第二委员会)发表的呼吁书。该呼吁书载于 1872 年 5 月 4 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25 期。对这一呼吁书的详尽的分析,见恩格斯的《国际在美国》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06—113 页)。——第 476 页。
- 491 1872 年 5 月 19—20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审查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根据 1871 年 12 月 24—25 日举行的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委托而制定的章程草案。根据该委员会委员、巴枯宁分子安斯拟定的这一章程草案,总委员会实际上被取消了。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大会决定,把草案提交给各支部讨论后再在 1872 年 7 月的联合会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出最后决定(见注 524)。——第 477、480、485、492、497 页。
- 492 丹尼尔逊于 1872 年 3 月 27 日(俄历 15 日)写信告诉马克思,洛帕廷经过十一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但不得离开伊尔库茨克。——第 479 页。

- 493 马克思给符·巴兰诺夫的信没有找到。从巴兰诺夫 1872 年 6 月 22 日(俄历 10 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请他将有关巴枯宁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情况告诉他(见注 529)。——第 479 页。
- 494 涅恰也夫案件是 1871 年 7 月至 8 月在彼得堡对一群被控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青年学生进行的审判案。关于该案的详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439—471 页。——第 479、513、527 页。
- 495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黑尔斯宣读了由北美支部临时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查·普雷钦签署的该委员会 1872 年 4 月份的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根据总委员会 1872 年 3 月 5 日和 12 日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6—59 页)同分立主义的委员会达成协议的尝试没有成功。——第 481 页。
- 496 黑尔斯因反对这一决议而没有把决议的原文写入总委员会记录。决议的原文只保存在马克思为了讨论合众国联合会分裂问题而作的一些摘录以及勒穆修寄往合众国的公函中。这封公函曾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正式通知》为题载于 1872 年 6 月 17 日的《纽约联合会报》(《New York Union》)。——第 481 页。
- 497 指 1872 年 5 月底德勒斯顿高等上诉法院批准莱比锡法院于 1872 年 3 月 11—26 日作出的判决(见注 459)。——第 482 页。
- 498 指李卜克内西于 1872 年 6 月 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开列的人员名单,他们既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又是国际会员,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监禁期间,由这些人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第 484 页。
- 499 恩格斯指的是 1872 年 5 月 10 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6 期上发表的一项声明,声明中说,编辑部掌握了恩格斯 1871 年秋天写给“他的意大利朋友们”的信。这些信是卡菲埃罗转交给该报编辑吉约姆的。——第 485、489 页。
- 500 在 1872 年 6 月 8 日和 15 日《解放报》第 52 号和第 53 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比利时的共同章程草案》(《El proyecto belga de estatutos generales》)的文章,文中严厉批判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制定的章程草案(见注 491)。——第 485、492 页。

- 501 根据莱比锡审判案的判决（见注 459），李卜克内西于 1872 年 6 月 15 日开始被监禁在胡贝尔茨堡要塞。他一直被监禁到 1874 年 4 月中旬。——第 485 页。
- 502 指 1872 年 5 月 10 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6 期上发表的《5 月 12 日的选举》一文。——第 487 页。
- 503 恩格斯指的是吴亭在 1872 年 5 月 7 日《平等报》第 9—10 号上发表的《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一文。吴亭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联邦主义观点，反对瑞士联邦新宪法草案所规定的中央集权制。——第 488 页。
- 504 在左尔格 1872 年 6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里附有临时联合会委员会 5 月份的工作报告。——第 491 页。
- 505 1872 年 4 月 6 日《解放报》第 43 号发表了总委员会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6—59 页）。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这些决议对国际组织同资产阶级政客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企图进行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第 492 页。
- 506 马克思指的是 1872 年 6 月 2—3 日在斐维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四项决议《反对取消总委员会》，该决议发表在 1872 年 6 月 13 日《平等报》第 12 号上。决言论证了总委员会存在和加强的必要性。代表大会号召所有的联合会抵制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以挽救协会，从而也就反对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所提出的章程草案（见注 491）。——第 492 页。
- 507 马克思摘引了尼·弗·丹尼尔逊 1872 年 6 月 4 日（俄历 5 月 23 日）的信。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的消息，也是从这封信中得知的。——第 493 页。
- 508 1872 年 6 月 7 日左尔格写信告诉马克思，北美支部临时联合会委员会财务委员尼科尔森不再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这使该委员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第 493 页。
- 509 赫普纳在 1872 年 6 月 29 日的信中说，他给恩格斯寄去波鲁特陶的信是为了请他读一读，波鲁特陶在信中请求给他指出“反对巴枯宁”的材料。——第 494 页。

- 510 1872年6月15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0—11期专刊,发表了一些巴枯宁分子(其中有马隆、巴枯宁、吉约姆等人)对《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答复,以及编辑部由于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被揭露而对拉法格进行的攻击。——第495页。
- 511 指发表在1872年6月22日《解放报》第54号上的《合众国的资产阶级和国际》(«La burguesía y la Internacional en los Estados Unidos»)一文。这篇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利用国际在合众国的组织为自己谋利的企图。这篇文章是根据恩格斯寄给拉法格的材料写的。——第498页。
- 512 巴枯宁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辑的信,载于1872年6月15日该简报第10—11期(见注510),后来出版了单行本。——第498页。
- 513 在1872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有在房屋抵押债务很重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费用构成的那份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的。”
1887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二版时,重新校阅了这一段,并删去了这一条注释。——第499页。
- 514 1872年7月9—15日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第500页。
- 515 在柏林出版《现代》(«Die Gegenwart»)杂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保尔·林达乌,于1872年春请求马克思为该杂志撰稿;林达乌还请求马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的文章。——第500页。
- 516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佛罗伦萨工人联合会1872年6月27日的信的答复,信中询问国际用什么样的旗帜。恩格斯在信上批注:“1872年6月27日佛罗伦萨。工人联合会。7月18日复。附复信。”——第501页。

- 517 恩格斯摘引了根据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出版的组织条例第二节第四条和第五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80—481 页）。这两条相当于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年）就组织问题所通过的第四项和第五项决议。——第 501 页。
- 518 组织条例第五节《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的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83 页）相当于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通过的条例第十四条。——第 502 页。
- 519 海牙代表大会是在 1872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代表大会应以自己的决议把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如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肯定下来。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摈弃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纲领原理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同盟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筹备的。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备海牙代表大会、在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参加下，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国际的章程和条例的建议，并且拟定了新的章程草案（见注 526）。
- 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海牙代表大会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这些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列入共同章程（第七条（a）），并就组织问题作出了决议，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们（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 503、593 页。
- 520 这封信中有 1872 年 7 月 23 日总委员会会议讨论新的章程和条例草案时通过的第八条条文（见注 526）。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这一条文被列为共同章程的第七条（a）（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65 页）。——第 504 页。
- 521 指《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 18 卷第 128—134 页),这一文件的草案是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托恩格斯起草的。在 1872 年 8 月 6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草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许多总委员会委员反对在同盟案件调查清楚以前公布告会员书。多数票决定把恩格斯所提出的草案发给大家参阅。——第 506、509、511 页。

522 恩格斯指的是他从西班牙得到的、证实秘密同盟存在的文件;这些文件是起草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的基础(见注 521)。

在拉法格 1872 年 4 月到 5 月初对秘密同盟进行揭露以后,恩格斯在他同拉法格、梅萨、莫拉和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其他成员以及《解放报》编辑的通信中,竭力要求尽快地向他提供证实秘密同盟存在的文件。1872 年 8 月初,恩格斯从西班牙除了收到拉法格揭露同盟的信件和文章外,还收到了后来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发表的巴枯宁 1872 年 4 月 5 日给莫拉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14—515 页)的抄件,以及西班牙秘密同盟组织的规章和同盟马德里支部 1872 年 6 月 2 日建议解散同盟小组的通告信。——第 506 页。

523 1872 年 7 月 21 日在佛尔维耶国际会员大会上讨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制定的章程草案(见注 491)时,德国人支部的成员表示支持总委员会。因此,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将该支部从联合会中开除出去。根据当时在德国人支部中进行宣传的库诺的建议,佛尔维耶支部请求总委员会调查这一冲突。——第 508 页。

524 指 1872 年 7 月 16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的新的国际章程草案;该草案建议完全取消总委员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一建议,但支持了修改共同章程的要求。代表大会还讨论了比利时派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的问题。——第 511 页。

525 对代表大会召开地点的抗议是施维茨格贝耳于 1872 年 7 月 15 日以汝拉联合会的名义向总委员会提出的。施维茨格贝耳的信发表在 1872 年 7 月 27 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13 期附刊上。——第 511 页。

526 总委员会把修改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列入了海牙代表大会日程,从1872年6月25日起便开始讨论章程和条例中应当修改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新的章程草案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在他们周围团结了得到各地革命分子支持的大多数总委员会委员。讨论到8月底才结束,通过了新的章程和条例草案,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被作为第八条列入草案;决议的条文重新作了校订(见本卷第504—505页)。此外,草案还列入了明确和扩大总委员会职能以及防止资产阶级分子钻进国际等条文。

海牙代表大会没有全面审查章程和条例草案,而把《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项决议作为第七条(a)以及一系列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列入了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65—166页)。——第512页。

527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总委员会仲裁委员会(见注489)的声明草稿,写这一声明的原因是,黑尔斯在1872年8月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总委员会告会员书的草稿(见注521)时,对恩格斯关于巴枯宁分子在西班牙进行破坏活动的报告表示怀疑,并指责恩格斯捏造从那里得来的消息。1872年8月底仲裁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恩格斯的声明,但是,由于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开始,接着总委员会又迁移驻在地,所以仲裁委员会未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第512页。

528 丹尼尔逊把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62年写的未发表的著作《没有收信人的信》寄给了马克思。因为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该书出版,马克思通过吴亭在日内瓦出版。《没有收信人的信》第一次于1874年由拉甫罗夫在苏黎世《前进!》杂志出版社出版。——第513、548页。

529 指涅恰也夫受巴枯宁的委托以不存在的俄国革命组织的名义于1870年2月写给尼·尼·柳巴文的一封信,当时柳巴文正准备在俄国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在这封信中,他们威胁柳巴文说,如果柳巴文不免除巴枯宁所承担的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的责任,就要制裁他。(根据柳巴文同出版者尼·彼·波利亚科夫签订的合同,巴枯宁翻译《资本论》应得一千二百卢布,1869年9月28日柳巴文已把预支的三百卢布

寄给了他。)涅恰也夫的信由柳巴文于1872年8月20日(俄历8日)连同说明信一起转寄给了马克思,并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交给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见注540)的文件之一。——第514、542、547、603页。

530 1872年8月15日《泰晤士报》从巴黎的几家报纸上转载了一份伪造的关于在海牙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总委员会通告,标题是《国际》,署名为“总书记卡尔·马克思”。——第514页。

531 恩格斯给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的这封信,只保存下来一大段抄件;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1872年8月21日给布里斯美的信中摘引了恩格斯这封信的很大一部分,茹可夫斯基从维耳布罗尔的信中转抄了这个片断。该信片断的内容,同恩格斯在其他信中所作的评价一致,看来未被歪曲。茹柯夫斯基的抄件被讷特劳发表在石印的巴枯宁传记中,见麦·讷特劳:《传记》第3卷第57章第613—615页(M. Nettlau. «Eine Biographie». V. III. K. 57, S. 613—615);又经吉约姆删节发表,见詹·吉约姆:《国际。文件和回忆(1864—1878年)》1907年巴黎版第2卷第318—319页(J. Guillaume. «L'Internationale. Documents et souvenirs (1864—1878)». T. II. Paris, 1907, p. 318—319)。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在1872年8月26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想把恩格斯的信的内容告诉国际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第515页。

532 里米尼代表会议(1872年8月4—6日)是巴枯宁直接参加筹备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在里米尼,成立了一个擅自称为国际意大利联合会的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代表会议在1872年8月6日的一项专门决议中,声称同总委员会“不再有任何团结一致”,并号召国际各支部派代表参加巴枯宁分子定于1872年9月2日在纽沙特尔召开的分立主义代表大会,而不参加应届海牙代表大会。这个分裂的建议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际支部的支持,甚至没有得到巴枯宁派组织的支持。恩格斯收到里米尼代表会议的决议后,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告国际意大利各支部书,揭露巴枯宁分子的这种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40页)。——第515、517页。

- 533** 指“三种工厂工人联合会”(«*Union de las tres clases de vapor*»),它是卡塔卢尼亚最早的工会之一,它联合了纺织工厂的织布工人、纺纱工人和短工。该联合会是国际的集体会员。——第 516、517 页。
- 534** 李卜克内西在 1872 年 8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在萨克森的一个区提名恩格斯为帝国国会议员候选人。——第 517 页。
- 535** 巴枯宁分子所控制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 1872 年 7 月 7 日的秘密通告中,建议各支部按照共同名单选出统一的代表团参加海牙代表大会,授权委员会支配各地方组织为代表拨出的旅费,并草拟统一的限权代表委托书。由于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西班牙联合会派出了四名巴枯宁分子(莫拉哥、马尔塞劳、阿勒里尼和法尔加·佩利塞尔)作为自己的代表,并带着按巴枯宁主义精神草拟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参加海牙代表大会。——第 517 页。
- 536** 1872 年 7 月 19 日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委托恩格斯为在海牙召开的代表大会起草 1871 年 9 月以来的财务报告。这个报告由恩格斯在 1872 年 9 月 7 日海牙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宣读,并被一致通过。——第 518 页。
- 537** 《少数派声明》(«*Déclaration de la minorité*»)是维·达夫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 年 9 月 7 日会议上宣读的一项声明,签名的有来自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和荷兰的十四名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以及被代表大会开除出国际的纽约第十二支部(见注 338)的代表。
- 这项声明否定代表大会的一切旨在加强国际内部纪律和集中的决议。少数派声称,他们只承认总委员会是一个通讯统计局。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的声明,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实行公开分裂的一个步骤,后来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公开分裂(见注 559)。——第 520 页。
- 538** 指海牙代表大会 1872 年 9 月 5 日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没有列入正式出版的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第 520 页。
- 539** 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头几次会议上讨论了到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在讨

论过程中,实际上审查了总委员会在报告所涉时期内的活动,以及有关国际内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同盟者的斗争问题。讨论的结果反映在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如第四项决议《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69—172页)。

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正式文本,都是由参加记录审订和决议付印筹备委员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和校订的。大部分决议以总委员会1872年夏预先讨论章程草案时通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作为基础(见注526)。其中有:关于章程的决议(第七条(a)),关于条例的决议,等等。恩格斯用法文写的准备付印的各项决议的全文手稿,被保存下来了。——第520、527页。

540 为了调查秘密同盟的活动,海牙代表大会在1872年9月5日会议上成立了由库诺、斯普林加尔、吕肯、维沙尔和瓦尔特(假名万-赫德盖姆)组成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搜集到的有关巴枯宁分子在国际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大量材料全部交给了这个委员会。9月5日和6日,听取了马克思、恩格斯、符卢勃列夫斯基、杜邦、赛拉叶、吉约姆、茹柯夫斯基、莫拉哥、马尔塞劳、阿勒里尼和法尔加·佩利塞尔的证词。但是,该委员会未能分辨大量法文的、西班牙文的、俄文的和德文的文件以及相互矛盾的证词(巴枯宁分子有意将该委员会引入迷途)。因此,该委员会在9月7日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对秘密同盟作为独立的国际组织存在于国际内部的事实,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为此,代表大会决定公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一切文件。但是,该委员会未能执行这个决定,因为在代表大会工作结束以后,该委员会的委员已分赴各个国家。这些文件被送到伦敦转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本小册子的基础(见注569)。——第520、547、552页。

541 在1872年9月12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主席黑尔斯在改良主义多数派的支持下,竟然对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谴责工联的首领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24页)提出指责。不列颠联合会的许多支部,其中包括属于曼彻斯特区的支部,对那些力图把马克思开除出国际的改良派的这一决定和行为表示抗

- 议。——第 521、526 页。
- 542** 1872 年 9 月 19 日，里斯本所有翻砂企业的翻砂工人实行罢工，参加罢工的还有船舶木工、赋缝工和其他行业的工人。罢工得到了国际葡萄牙联合会的支持。
- 1872 年 9 月底，里斯本联合会委员会通过恩格斯，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了一封信，请求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罢工破坏者从英国流入葡萄牙。该信曾在 1872 年 9 月 26 日不列颠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发表在 1872 年 10 月 5 日《国际先驱报》第 27 号上。——第 525、530 页。
- 543** 1872 年 9 月 15 日在圣伊米耶举行了汝拉联合会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六名代表。代表大会否定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代表大会的一项专门决议声称，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议。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道载于 1872 年 9 月 15 日—10 月 1 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17—18 期。——第 525、531 页。
- 544** 指 1866 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条例第一条。——第 525 页。
- 545** 宗得崩德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海牙代表大会以后脱离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同盟者比作宗得崩德。——第 526、543 页。
- 546** 根据德国人第六支部（纽约）成员的决定，恩格斯曾代表该支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恩格斯写的报告没有找到。——第 526 页。
- 547** 这封信可能是马克思写给《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的出版者莫里斯·拉沙特尔的。莫·拉沙特尔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住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西班牙圣塞瓦斯田，他在那里继续领导自己的出版社和《资本论》的出版工作。——第 527 页。
- 54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54—55 页：“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第 528 页。
- 549** 黑尔斯 1872 年 10 月 21 日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信发表

在1872年10月27日《国际报》第198号上。黑尔斯在这封信中，建议不列颠联合会和比利时联合会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指责前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似乎这种“权威主义”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这封信实际上是一份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总委员会的声明。——第531页。

550 下伦巴第二农协会（国际洛迪支部）和阿布鲁威自由劳动者协会（国际阿魁拉支部）是1872年10月在比尼亚米的直接影响下成立的。关于这些协会的成立和通过与共同章程相符的章程的情况，比尼亚米于1872年10月28日通知了恩格斯。总委员会1872年12月22日根据恩格斯的报告，接受这两个支部加入国际。1872年12月至1873年1月，这两个支部遭警察破坏而不再存在。——第533页。

551 恩格斯指的是1872年10月26日《人民报》第112号上刊载的一则广告，广告宣布即将以单行本出版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和经代表大会修改过的共同章程。比尼亚米后来未能出版这一单行本。——第533页。

552 左尔格于1872年10月11日被加聘参加总委员会。他在10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阐述了总委员会的新的工作计划；他根据总委员会人数少和委员不熟悉各国语言的情况，认为不委任各国通讯书记是合适的。为此，左尔格建议由总委员会总书记集中掌握整个通信工作；同时，对于许多难于建立直接联系的国家，则设立总委员会代表和全权代表的职务，并优先由前通讯书记担任。总委员会批准了新的工作机构，并用专门的通告把这一情况通知了全体国际会员。——第534页。

553 根据恩格斯的要求，左尔格把一个住在美国的法国人于1872年夏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法译本稿子带到了代表大会上。

关于《共产党宣言》英译文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一事，见注415。——第534、540页。

554 指新总委员会1872年10月20日致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的第一个正式通告，通告宣布，总委员会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总委员会的这一通告发表在1872年11月23日《国际先驱报》上。——第535页。

- 555 澳大利亚于 1872 年 6 月建立了“维多利亚民主协会”，它宣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这为该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第 535 页。
- 556 鉴于巴枯宁主义者所控制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违反西班牙联合会章程和萨拉哥沙代表大会决议（见注 458），在一个专门的内部通告中，宣布提前召开哥多瓦代表大会和擅自修改议程，提出了在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决议（见注 559）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新马德里联合会于 1872 年 11 月 1 日发表了呼吁书：《新马德里联合会致国际协会西班牙各联合会、支部和会员》（«La nueva federación Madrileña a todàs las federaciones, secciones e individuos de la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en España»）。呼吁书由维·帕赫斯署名，发表在 1872 年 11 月 9 日《解放报》第 73 号上。鉴于联合会委员会的行动已经把自己置于国际队伍之外，新马德里委员会建议选举一个能够根据国际章程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活动的新联合会委员会。——第 536 页。
- 557 社会问题研究小组 是公社流亡者在公社流亡者协会（见注 364）解散后于 1872 年 1 月 20 日在伦敦建立的。该小组提出的任务是，根据它自己的章程所规定的“公社原则”、“没有观点差别之分的”原则，把各个法国流亡者团体联合起来。小组除了讨论法国流亡者的共同问题和研究社会问题外，还力图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建立和保持经常的关系。国际会员朗维耶、利沙加勒、于贝尔、勒尚等人都是该小组的积极活动者。根据他们的建议，马克思于 1872 年 2 月 3 日被一致通过为该小组成员，并参加了小组的工作，直至 1872 年秋。——第 537 页。
- 558 指巴枯宁主义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内部通告，通告要求召开联合会的非常代表大会，以便对巴枯宁主义者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 559）表示赞同和对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谴责；通告包括了四名西班牙代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第 537、567 页。
- 559 1872 年 9 月 15 日，在圣伊米耶举行了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十五名成员，其中包括巴枯宁。代表大会的代表，尽管很大一部分根本不是国际会员，却拒绝了海牙代表

大会的决议并声称不承认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签订了《友好、团结和互相保护公约》(«Pacte d'amitié de solidarité et de Défense mutuelle»), 以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中那些承认和拥护第五次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联合会和支部。这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 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代表大会号召其他联合会赞同圣伊米耶通过的各项决议, 其中包括上述公约, 这就宣告了国际的公开分裂。——第 537、566 页。

560 新马德里联合会是《解放报》的编辑被无政府主义者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后, 于 1872 年 7 月 8 日成立的。《解放报》编辑被开除的原因是发表了揭露西班牙秘密同盟活动的材料。保·拉法格积极参与了组织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被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之后, 便向总委员会申请, 总委员会于 1872 年 8 月 15 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第 537、544 页。

561 格腊西阿联合会于 1872 年 11 月 4—6 日举行会议, 会上听取了同盟领导人之一阿勒里尼关于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会议谴责了西班牙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 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支持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决议的建议, 并以多数票赞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议。

瓦伦西亚联合会会议是在 1872 年 11 月 9 日举行的, 在这次会议上否决了巴枯宁主义者提出的建议, 即在出席哥多瓦非常代表大会(见注 573)的代表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中写明要求赞成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决议。——第 538 页。

562 关于同西班牙的同盟拥护者作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 恩格斯是从梅萨那里得到的; 看来, 在梅萨 1872 年 11 月 12 日的信中附有从莫拉那里得到的消息, 莫拉当时在巴塞罗纳进行活动。梅萨的信上有恩格斯作的如下摘要:

“总之, 西班牙被争取过来了: 1. 格腊西阿联合会——五百名, 2. 托勒多——二百名, 3. 巴达洛纳, 4. 德尼亚。瓦伦西亚的一部分支部和加迪斯的一个支部已经同旧联合会决裂, 因为旧联合会把任何一个推销过《解放报》的人都宣布为叛徒。在格腊西阿被宣布为叛徒的有莫

拉、布腊古拉特、厄斯皮古埃和地方委员会书记阿巴德——他推销过五十份《解放报》。11月4日，星期一，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全体会议，所有巴塞罗纳人都出席了大会，并得到了发言的机会。同盟完全被击溃了。尽管阿勒里尼大喊大叫和挥手舞杖，还是无法使这些无神论者相信，耶稣会的行为是正确的。因此，海牙的各项决议得到了赞同，西班牙代表的行为受到了谴责。会议持续了三天。

只须提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是应该拒绝代表大会还是应该进行斗争？

旧马德里联合会主张 不召开代表大会！

在瓦伦西亚推销了七十五份《解放报》。在卡迪斯推销了二十五份。”——第538页。

- 563** 1872年10月26日《解放报》第71号刊载了《同盟的手段》（«Los medios de la Alianza»）一文，这篇看来是由梅萨根据拉法格或恩格斯寄去的材料写成的文章论述了涅恰也夫在俄国的行为，以及西班牙的同盟分子想要杀害莫拉和罗伦佐的企图。文章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有关部分相同。——第538页。
- 564** 1872年11月16日《国际先驱报》第33号发表了由黑尔斯署名的关于11月7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在那次会议上委员会委员进行了分工。——第538页。
- 565** 根据总委员会1873年1月5日的决定，恩格斯被委派为总委员会负责意大利事务的代表，并被授予相应的全权委托书和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33、734—735页）。——第539页。
- 566** 马克思于1872年11月15—18日在牛津的燕妮·龙格和沙尔·龙格家中作客。——第539页。
- 567** 根据总委员会1872年12月22日的决定，1871—1872年担任总委员会法国通讯书记的赛拉叶被委派为总委员会负责法国事务的代表。——第539、545、550页。
- 568** 《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由梅萨翻译

成西班牙文，发表在1872年11月2、9、16、23、30日和12月7日的《解放报》第72—77号上。梅萨翻译时曾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社会主义者报》所发表的法译文（见注415），该法译文曾部分地经恩格斯审阅并作了修改。恩格斯也利用了左尔格带来的稿子。——第540页。

569 鉴于海牙代表大会成立的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未能审阅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8月底以前搜集的说明同盟进行破坏活动的大部分文件，也未作出明确的结论（见注540），马克思还在代表大会期间就想到，必须写一本揭露秘密同盟的存在和活动方式的专门著作。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5页）。文件被交给了代表大会所指定的决议出版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委员会。1873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撰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小册子。补充搜集文件材料并加以比较和分析的主要工作是由恩格斯和拉法格进行的，小册子的结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参看本卷第601—602页）。这本小册子以大量的实际材料证实了秘密同盟的存在，揭露了它在国际内部的破坏活动，及无政府主义宗派分子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小册子于1873年8月出版。——第540、579、581、596页。

570 当时住在苏黎世的涅恰也夫于1872年8月14日被瑞士当局逮捕，同年秋天又被作为刑事犯引渡给俄国政府。审判后，涅恰也夫被监禁在阿列克塞半月堡，并死在那里。——第542页。

571 指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支部。这些支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前爱尔兰芬尼亚运动（见注2）的参加者；其中有曾任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的约翰·德沃伊这样一些芬尼亚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543页。

572 指1872年11月24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一些荷兰支部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荷兰联合会委员会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活动而召开的。——第543页。

573 哥多瓦代表大会是纯粹由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在1872年12月25—

30日举行的。代表大会宣布同总委员会完全决裂，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通过了巴枯宁主义的西班牙联合会章程草案。——第544、557、566、585页。

574 1872年12月25日，法国南部的国际工人协会组织在土鲁斯举行了秘密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土鲁斯、蒙彼利埃、波尔多、贝济埃、塞特、阿坦、纳尔榜、贝云、阿维尼翁等支部的代表。代表会议本应赞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坚决打击巴枯宁主义者，以肃清他们在该国南部的影响。但是，由于在法国南部开始逮捕国际会员，首先是逮捕代表会议参加者，代表会议的预定任务未能完成。法国南部各支部遭到破坏，其领导人受到审讯（见注619）。——第544、557页。

575 恩格斯指的是茹尔·蒙特尔的一封信，该信抗议把布斯凯开除出国际，根据汝拉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该信发表在1872年11月10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20—21期上。——第545页。

576 根据《国际先驱报》的出版者及所有者威·赖利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之间签订的合同，该报从1872年5月11日起（即从第6号起）为该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赖利接受马克思的建议，从1872年11月30日起解除了这一合同，并拒绝给不列颠委员会的改良主义领导提供篇幅来反对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该报继续发表国际的文件，在革命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见注591）建立之后，它实际上又成为该委员会的机关报。

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在1872年12月14日《国际先驱报》第37号上。恩格斯写的《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45—349页）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同时发表于1873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第545页。

577 1872年12月30日总委员会授权马克思负责收集和保管前总委员会的各种财物，听候总委员会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32页）。——第545页。

578 恩格斯的这封信稿写在赛拉叶1872年12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4页空白处。赛拉叶在信中说，国际波尔多支部的领导人之一让·拉罗

克请求总委员会发给他负责法国南部事务的临时全权委托书。显然，恩格斯把发给拉洛克的全权委托书文本寄给了赛拉叶，要他签署后转交给拉洛克。

恩格斯发给拉洛克的全权委托书，得到 1872 年 12 月 22 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赞同；此外，对拉洛克作为波尔多地区总委员会临时全权代表的职责也作了明确规定，他的职责履行到法国召开例行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为止。——第 546 页。

579 马克思应丹尼尔逊的请求将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寄给了他。——第 547 页。

580 同盟斯拉夫人支部的一些成员谋害吴亭以便阻止他完成成为海牙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巴枯宁的破坏活动的报告一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作了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403 页）。恩格斯也把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寄给了《解放报》编辑部；《同盟的手段》一文提到了这件事（见注 563）。——第 548 页。

581 丹尼尔逊在 1872 年 12 月 3 日（俄历 11 月 2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引了洛帕廷信中的一段话，洛帕廷说，他已从伊尔库茨克流放地逃脱，但接着又在托姆斯克被捕。马克思可能打算通过同他一直保持来往的英国外交官戴·乌尔卡尔特争取使洛帕廷获释。——第 548 页。

582 指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这篇文章后来刊载在 1877 年《欧洲通报》9 月号第 64—105 页上。——第 548 页。

583 马克思指的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参加者、国际会员拉·塞西利亚和《人民报》编辑比尼亚米打算把《资本论》译成意大利文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此事于 1872 年同他们两人通信。但是，由于找不到人出版该书，1872 年 10 月拉·塞西利亚停止了翻译工作；1873 年 4 月，由于政府加紧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比尼亚米也放弃了出版《资本论》的想法。——第 548 页。

584 丹尼尔逊在 1872 年 12 月 27 日（俄历 15 日）的回信中，谈到了给《知

识》等俄国杂志撰稿的可能条件,并请拉法格把试稿寄去。然而,在那些年代里,显然无法撰稿。拉法格卓有成效地为俄国杂志《基础》、《祖国纪事》、《北方通报》撰稿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这期间,拉法格同丹尼尔逊建立了直接的友好关系,并通过他同许多俄国杂志的编辑部取得了联系。——第 548、560 页。

- 585** 马克思曾打算把他研究俄国土地关系的成果用在地租那一篇中,按照马克思的计划,地租应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二册中加以论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这两册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写道:“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第 549 页。

- 586** 由于打算写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马克思曾再三请求丹尼尔逊寄去必要的传记材料。然而,丹尼尔逊直到 1873 年 4 月 1 日(俄历 3 月 20 日)才随信寄去了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简短传记资料。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活动和政治诉讼的其他材料,丹尼尔逊未能获得;因此,马克思的愿望没有实现。——第 549、560 页。

- 587** 恩格斯指的是 1872 年 12 月 7 日《解放报》第 77 号上发表的文章《同盟的聪明人面对〈共产党宣言〉》(«El Manifi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 ante los sabios de la Alianza»)。看来,这篇文章是梅萨根据恩格斯或拉法格寄给他的材料写的,基本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八章(《同盟在俄国》)第一节(《涅恰也夫案件》)的结尾部分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469—471 页)。——第 549 页。

- 588** 1872 年 11 月 21 日,王国检察官在洛迪宣布,1872 年 11 月 17 日《人民报》第 118 号因刊载总委员会 1872 年 10 月 20 日的通告(见注 554)而予以没收。同时,检察官还宣布对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作为国际洛迪支部的组织者提出起诉。1872 年 12 月,比尼亚米和编辑部其他一些成员被捕,并以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和宣传协会思想的罪名而受审判。

——第 550、557 页。

- 589 关于比尼亚米被捕和《人民报》第 118 号被没收的消息,载于 1872 年 12 月 18 日《人民国家报》第 101 号。

《解放报》没有刊登这则消息。——第 550 页。

- 590 总委员会委员中的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马丁和马格里特)由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 年 9 月)决定将总委员会驻在地从伦敦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 550 页。

- 591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革命派(维克里、赖利、米尔纳、列斯纳、杜邦等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 年 12 月初,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要求无条件地承认和执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发生了分裂。委员会中的革命派于 1872 年 12 月底成立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帮助。改良主义者妄想左右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存在到 1874 年底。它的活动随着整个国际活动的停止以及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暂时胜利而停止了。——第 551 页。

- 592 指 1872 年 12 月 14 日《解放报》第 78 号发表的总委员会 1872 年 11 月 20 日通告《总委员会。致西班牙国际会员》(«Consejo General. A los miembros de la Asociación en España»)。总委员会在这一通告中,揭露了参加海牙代表大会的西班牙巴枯宁分子代表所散布的对代表大会的诽谤,阐释了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和它的决议对全体国际会员的约束力。——第 552 页。

- 593 根据总委员会 1873 年 2 月 2 日的决定,从 1871 年 10 月至 1872 年曾担任波兰通讯书记的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委员会负责波兰事务的代表。——第 552 页。

- 594 恩格斯致赫普纳的这封信的手稿损坏得很厉害:信的开头没有,一部分

- 正文已损坏。——第 553 页。
- 595** 指发表在 1872 年 12 月 7 日和 21 日《人民国家报》第 98 号和第 102 号上的《英国改革运动的新高潮》第一篇和第二篇。——第 553 页。
- 596** 指克吕泽烈为反对布朗基主义者的小册子《国际和革命》(见注 604)而写的《国际和专制》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 1872 年 12 月 18 日《平等报》第 22—23 号上。——第 555 页。
- 597** 指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一部分改良主义者于 1873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有十二名代表出席的这个代表大会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从而使参加这个大会的人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第 556、566、585 页。
- 598** 1872 年 12 月 25—26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参加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拒绝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宣布拒绝同纽约的总委员会保持联系,并决定同意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 559)。——第 556、566 页。
- 599** 左尔格因为没有得到有关葡萄牙和丹麦情况的消息,在 1872 年 12 月 6 日的信中问恩格斯,这是不是由于国际在葡萄牙和丹麦的组织被法律禁止造成的。——第 557 页。
- 600** 日内瓦首饰工人的罢工开始于 1872 年 11 月底,持续到 1873 年 4 月底;罢工工人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九小时。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对罢工者进行了巨大的援助,它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向英国工人发出了建立支援日内瓦工人的基金的号召。这次罢工以罢工者获胜而结束;1873 年 5 月 1 日,在不列颠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日内瓦罢工委员会书记的信,信中对得到的支援表示感谢。——第 558 页。
- 601** 恩格斯指的是 1868 年 3—4 月日内瓦三千建筑工人的罢工。工人们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增加工资,实行以时计算的工资制代替以日计算的工资制;除建筑工人外,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由于得到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的支持以及国际有组织的支援,日内瓦工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日内瓦罢工对于提高国际工人协会的威

信和扩大协会的地方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第 558 页。

- 602 指总委员会 1872 年 11 月 8 日致汝拉联合会的呼吁书和 1872 年 12 月 1 日致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致汝拉联合会的呼吁书对该联合会提出了警告：如果拒绝修改自己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见注 543）的决议，它就要被暂时开除出协会，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在后一份呼吁书中，总委员会号召比利时工人加强国际工人协会的团结，并阐明了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第 559 页。
- 603 左尔格在 1872 年 12 月 6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总委员会决定，把负责巴黎事务的临时权力交给瓦尔特（万-赫德盖姆），把负责土鲁斯事务的临时权力交给阿尔甘。相应的全权委托书和指示于 1872 年 12 月 30 日寄出。——第 559 页。
- 604 指布朗基主义者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 年伦敦版（《Internationale et révolution. A propos du congrès de la Haye par des réfugiés de la Commune, ex-membres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 Londres, 1872）。小册子抗议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的决议，并指责国际“逃避革命”。在小册子上署名的有前总委员会委员、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库尔奈、马格里特、马丁、朗维耶和瓦扬，这些人宣布自己退出国际。但是，据杜邦 1872 年 11 月 6 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朗维耶的署名未经本人同意。——第 559 页。
- 605 左尔格在 1872 年 12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库诺不听他的劝告，拒绝接受报酬优厚的职位，而最后不得不同意差得多的条件。——第 559 页。
- 606 早在 1871 年初，丹尼尔逊根据格·亚·洛帕廷的请求曾把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而死》（《伊万·苏萨宁》）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总谱寄给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邮包上没有写寄件人的名字，马克思全家是从丹尼尔逊 1872 年 12 月 27 日（俄历 15 日）的信上才知道是谁寄的。——第 560 页。
- 607 马克思指的是《知识》杂志编辑部的约稿信；该信由阿·斯列普措夫署

名于 1870 年底寄出。——第 560 页。

608 指柳巴文的信，他在信中叙述了涅恰也夫对他的威胁，涅恰也夫要求解除巴枯宁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义务（见注 529）；这封信是海牙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揭发文件之一。马克思不愿使柳巴文受到伤害，因此没有说出写信人的名字。丹尼尔逊在 1872 年 12 月 24 日（俄历 12 日）和 1873 年 1 月 28 日（俄历 16 日）的信中转告马克思说，柳巴文同意指名发表他的信件，因为他不愿当匿名的揭发者。——第 561 页。

609 马克思指的是瑞士的一批俄国流亡者、巴枯宁的亲信（奥格辽夫、扎依采夫、奥捷罗夫、罗斯、霍尔施坦、腊利、埃耳斯尼茨、斯米尔诺夫）于 1872 年 10 月 4 日给《自由报》编辑部的公开信。这封信对于将巴枯宁开除出国际表示抗议。该信发表于 1872 年 10 月 13 日《自由报》第 41 号。——第 561 页。

610 莫·布洛克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一文，载于 1872 年 7 月和 8 月《经济学家杂志》第 79 期和第 80 期。这篇文章保存在马克思的藏书里，上面有马克思的批注。——第 561 页。

611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于 1872 年底至 1873 年初在汉堡分册出版。——第 564 页。

612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波尔特 1873 年 1 月 22 日的信的答复，波尔特在信中对寄给他《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前四分册表示感谢，并询问出版《资本论》英文版的可能性。

马克思从左尔格那里得知左尔格同总委员会委员们，尤其是同波尔特在对无政府主义者和英国改良主义者的分裂行动的态度上发生分歧的消息后，在这封信中论证了总委员会所应采取的立场。在马克思这封信的影响下，波尔特支持左尔格制定了 1873 年 5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把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开除出国际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38—739 页）。——第 565 页。

613 波尔特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纽约创办的《工人报》和合众国联合会委

- 员会的机关报撰稿,该机关报原来预定用英文出版,但没有实现。——第 565 页。
- 614** 这封信原来收集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J. Ph. Becker, J. Dietzgen, F. Engels, K. Marx u. a. an F. A. Sorge u. a.»)一书中,该书误为:邓恩、贝奈特、埃卡留斯、福斯特、格劳特、黑尔斯、荣克、麦卡拉、佩普、罗伯茨、西门和韦斯顿出席了不列颠联合会一部分分裂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见注 597)。——第 565 页。
- 615** 指总委员会 1873 年 1 月 5 日的决议,总委员会在这项决议中宣布:鉴于汝拉联合会拒绝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因此暂时把它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第 566 页。
- 616** 这是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的复信,李卜克内西在 1873 年 2 月 8 日的信中叙述了出版通俗的“社会政治丛书”的计划。李卜克内西打算从托·莫尔的《乌托邦》开始出版这套丛书,并列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他在信中询问恩格斯再版这些著作的问题。在七十年代,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计划没有实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八十年代在苏黎世开始实现这一计划。——第 568 页。
- 617** 李卜克内西在 1873 年 2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人民国家报》不能对国际内部的论战予以很大注意。”——第 568 页。
- 618** 李卜克内西在 1850—1862 年流亡伦敦期间,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第 571 页。
- 619** 1873 年 3 月 10—25 日在土鲁斯对国际法国支部成员进行了审讯。根据杜弗尔法案,二十二名国际会员由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得以隐藏起来的总委员会全权代表拉罗克被缺席判处三年监禁。——第 573 页。
- 620** 根据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69 页),总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国际联合会的章程草案,1873 年 2 月 12 日左尔格把该草案寄给了恩格斯。章程草

案发表在 1873 年 3 月 8 日《国际先驱报》第 49 号上。——第 574 页。

- 621** 指 1873 年 2 月 23 日总委员会因西班牙成立共和国而写的致西班牙工人的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里，总委员会告诫西班牙工人不要迷恋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提出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建立“劳动和社会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并指出实现这个目的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第 575 页。
- 622** 1872 年 12 月 22 日总委员会决定，贴在个人章程上的表示会费已交清的会费券在伦敦印制；印版仍和 1872 年一样，由国际会员、雕版师勒穆修制作。恩格斯被委托对印制会费券进行监督。——第 576、583 页。
- 623** 指波·尼·契切林和伊·德·别利亚耶夫之间关于俄国公社起源的论战，论战是由于契切林在 1856 年《俄罗斯通报》第 1 期上发表了《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发展概述》的文章和别利亚耶夫在 1856 年《俄罗斯笔谈》第 1 期上发表了对该文的批评文章而引起的。论战持续了好几年。——第 577 页。
- 624** 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为了反对 1869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决议，而写了《土地私有制的废除》这一著作，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除引用其他的材料外，还引用了契切林的一系列有关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第 577 页。
- 625** 总委员会致西班牙工人的呼吁书（见注 621）发表于 1873 年 3 月 18 日《解放报》第 88 号。编辑部在发表这个文件时，在一篇短评中满意地指出，总委员会和新马德里联合会的观点是一致的，是“尽管相隔千里，但工人们还是团结一致”的证明。——第 578 页。
- 626** 左尔格在 1873 年 4 月 9 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在批准赛拉叶担任负责法国事务的总委员会代表时，德雷尔根据勒穆修提供的情况，对赛拉叶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其中包括他在公社时期使用了教士租借教堂所付的租金。德雷尔还指责赛拉叶，说他参加了“二十二人示威”。

所谓“二十二人示威”，看来是指巴黎公社少数委员反对 1871 年 5 月 1 日公社会议以多数票（四十五票对二十三票）通过关于成立公安委员会的决定一事。多数派是由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以及追随他们的

公社委员组成的。赛拉叶支持坚决反对成立这类委员会的蒲鲁东派，并和十六名公社委员（阿夫里阿耳、泰斯、茹尔德、马隆等人）一起签署了一项声明，声明中说，组织公安委员会将导致“独裁统治”的建立等等。到了选举委员会的时候，二十五名公社委员，其中包括赛拉叶，示威性地退出了会场。——第 581 页。

- 627** 左尔格在 1873 年 4 月 9 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详细地介绍关于维也纳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斗争情况。他是从《人民国家报》和《人民意志报》上知道这场斗争的。

1873 年 3 月 15 日《人民国家报》上刊载了社会主义者安·肖伊的一封信，指责维也纳《人民意志报》编辑奥伯温德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1873 年 3 月 19 日奥伯温德在《人民意志报》上发表的回信中，指责肖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

关于同奥伯温德的机会主义立场的进一步斗争，见注 643。——第 581 页。

- 628** 指 1873 年 4 月 27 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9 号上发表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在这篇文章中，编辑部企图把法国国际会员遭到逮捕和审讯的责任强加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见注 619）。——第 582 页。

- 629**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 1873 年 4 月 27—28 日召开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道载于 1873 年 5 月 1 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9 期）；该联合会在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声明，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且建议召开单独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第 585 页。

- 630** 1873 年 3 月 15—17 日在博洛尼亚举行了名为“国际意大利联合会”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代表大会。——第 585 页。

- 631** 指 1873 年 5 月 23 日总委员会关于法国委托书的声明（《Erklärung über die Mandate für Frankreich》），声明的目的是反对巴枯宁派和拉萨尔派想把赫德盖姆和丹特雷格背叛的责任强加于总委员会的企图。声明是根据恩格斯寄给左尔格的材料起草的（见本卷第 573、582—583 页）。1873 年 5 月 27 日，左尔格把声明的德文文本寄给了恩格

斯，请他组织力量译成英文和法文并加以散发。英文本是恩格斯翻译的，法文本是拉法格翻译、恩格斯校订的。——第 586、599 页。

632 1873 年 6 月 1—2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不列颠联合会条例、关于宣传、关于必须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关于宣布红旗为不列颠联合会会旗等决议。《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决议中，代表大会号召不列颠的国际会员在英国建立与一切现存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第 587、599 页。

633 看来是指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1873 年 4 月 27—28 日）的决议，决议建议各联合会派代表出席订于 1873 年 9 月 1 日开幕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而不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在某些已经脱离国际的组织接受了这项建议之后，汝拉联合会委员会于 1873 年 7 月 8 日发出了通告，规定日内瓦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地点（见注 94）。——第 588 页。

634 在 1873 年 4 月 1 日和 6 月 8 日的《自由报》上刊登了赛拉叶致该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信中证实布朗基派库尔奈和朗维耶应对丹特雷格在土鲁斯审判案（见注 619）中出卖许多国际会员的行为负责。赛拉叶写道，库尔奈和朗维耶未经总委员会的批准就授予丹特雷格以负责法国事务的权力。——第 588 页。

635 赫普纳因被控进行“有利于国际的活动”和出席海牙代表大会，于 1872 年底被判处四个星期的监禁，1873 年春被驱逐出莱比锡；他在莱比锡郊区住了一个时期，但在那里遭到警察局的迫害，于是不得不迁居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590 页。

636 全德工人联合会 是 1863 年 5 月 23 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

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第591页。

- 637 1872—1873年，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不止一次地请马克思为《人民国家报》写一本小册子或文章批判拉萨尔的观点。——第594页。
- 638 库格曼根据恩格斯的这封信寄了一篇短文给《人民国家报》，该文载于1873年7月13日《人民国家报》，文章说：“最近各报刊登了关于卡尔·马克思病情危险的消息。我们可以满意地告诉我们的读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只不过得到医生的指示，每天工作不应超过四至六小时。”——第596页。
- 639 根据同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资本论》应分四十四分册出版，每一分册为一个印张。每两分册同时出版，但按五分册为一辑出售，这样总共有九辑。——第597页。
- 640 这封电报是为答复左尔格的要求而发的，左尔格曾要求赶快决定由谁代表总委员会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问题。由于总委员会没有经费从美国派出代表，左尔格建议，由恩格斯或者赛拉叶代表总委员会参加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收到电报后，批准赛拉叶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于8月8日给他寄去了有关的指示（见注93）。——第598页。
- 641 左尔格在1873年6月2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三个新的支部：法国人支部，有一百三十人；意大利人支部，有九十

人；西班牙人支部，有四十五人。他要求给它们寄去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还建议这些支部同恩格斯保持直接联系。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个国际支部成立于1872年1月，由法国流亡者组成，其组织者为前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奥古斯特·蒙诺和艾米尔·弗累希。该支部于1872年2月10日至3月15日之间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加入国际。到1872年7月，该支部已拥有二百七十三人。由于巴黎公社流亡者，特别是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通信的雷·维耳马尔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维耳马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个国际支部内广泛推荐了《资本论》、《法兰西内战》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187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要是在流亡者中间，成立了许多新的支部。——第599页。

- 642** 总委员会在1873年8月11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授权恩格斯把救济巴黎公社社员的寡妻孤儿的捐款交给赛拉叶支配，要他尽可能将这笔钱用于上述目的或党的需要。——第600页。
- 643** 这里恩格斯是答复左尔格因1873年6月14日《人民国家报》第48号上的编辑部文章而提出的问题。《人民国家报》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奥伯温德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他对改革选举法所持的立场，这种改革被看作是对自由资产阶级的直接支持。文章反映了奥地利工人运动中由于筹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而引起的斗争。——第600页。
- 644** 指1873年7月16日《人民国家报》第59号上发表的维也纳的报道，报道中全文引用了1873年6月29日安·肖伊在为改组奥地利工人党而召开的维也纳工人大会上提出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奥地利工人党应该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行动，并拟定了纲领的要点。在这一纲领中，除提出彻底民主的要求和实行标准工作日并在法律上限制女工与童工的要求外，还包含这样一个论点，即一切政党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是反动的一帮。——第600页。
- 645** 亚尔科（这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工业很发达的城市）事件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在实际革命斗争过程中遭到破产的最明显的例子。工人们

- 在 1873 年 7 月 7 日宣布总罢工的决定,引起了同行政当局和工厂主的武装斗争,结果受到大约五千名工人支持的巴枯宁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然而巴枯宁主义者软弱无能,于 7 月 12 日未作任何抵抗就把城市交给了政府军。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一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21—540 页)。——第 601 页。
- 646** 指丹尼尔逊寄给马克思的下列著作:别利亚耶夫《古代俄国确立农奴制度的法律和法令》1859 年圣彼得堡版;涅沃林《俄罗斯民法史》1851 年圣彼得堡版;哥尔查科夫《修道院的敕令》1868 年圣彼得堡版;契切林《俄国法律史论文集》1858 年莫斯科版和《俄国的州级机关》1856 年莫斯科版;谢尔盖也维奇《市民会议和公爵》1867 年莫斯科版;赫列勃尼科夫《蒙古入侵前俄国历史上的社会和国家》1872 年圣彼得堡版,等等。——第 603 页。
- 647** 戒酒协会会员 (*teetotallers*) 是主张完全不喝酒精饮料的拥护者。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鼓吹工人放弃参加政治斗争的巴枯宁主义者。——第 603 页。
- 648** 指丹尼尔逊于 1873 年 5 月 22 日(俄历 10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极为详细地(注明各种资料来源)阐述了别利亚耶夫和契切林之间的争论的实质(见注 623),并介绍了马克思所关心的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问题的俄国文献。——第 604 页。
- 649** 恩格斯大约从 1873 年 10 月 28 日到 11 月 20 日在德国(恩格耳斯基尔亨)。——第 610、633 页。
- 650**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该书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为题于 1874 年在不伦瑞克用德文出版,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科柯斯基翻译。——第 611 页。
- 651** 指巴枯宁 1873 年 9 月 25 日发表在《日内瓦报》上的公开信和 1873 年 10 月 12 日发表在《汝拉联合会简报》上的题为《致汝拉联合会的朋友们》的信,巴枯宁在这两封信中声明脱离政治活动。恩格斯引用的是英

国报刊上的报道，即 1873 年 10 月 10 日登在《旗帜晚报》上的报道。
——第 612 页。

652 1873 年 7 月 22 日比尼亚米通知恩格斯，在梅累尼亚诺成立了主要由泥水匠组成的国际支部，取名为“古斯达夫·弗路朗斯”支部。该支部宣布支持总委员会。——第 612 页。

653 库格曼在 1874 年 1 月 1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法兰克福报》上报道马克思患“重病”的消息表示不安。——第 614 页。

654 在 1874 年 1 月 10 日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巨大胜利；有九个人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这时已监禁期满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他们所得的票数大大超过了 1871 年选举中所得的票数。选举表明，在左派力量加强的同时，极端反动的派别的地位也因政府联盟的削弱而加强了。

关于选举结果的一些消息，库格曼在 1874 年 1 月 13 日的信中告诉了恩格斯。——第 615、618、645 页。

655 指 1873 年底至 1874 年初瑞士工人运动的某些活动家（培列等）企图建立的工会总同盟（Ligue universelle des Corporations ouvrières）。在同盟的创始人打算吸收德国工会和英国工联参加同盟的企图遭到失败后，同盟便不再存在。——第 617 页。

656 1874 年 1 月召开的工联设菲尔德代表大会，在 1 月 14 日的会议上拒绝了总同盟（见注 655）提出的关于表示团结一致的建议。——第 617 页。

657 约翰·雅科比曾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于 1872 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874 年 1 月 10 日，他在莱比锡地区进行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复选权。但是他以反对帝国宪法为理由拒绝接受议员证书，从而使党失去了这个选区。雅科比的这种做法在 1874 年 2 月 20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受到了谴责。——第 619、620 页。

658 1873—1874 年，恩格斯大力研究了德国史的问题，打算写一部关于德国史的著作。但是这个意图没有实现；根据初步的材料判断，恩格斯是想阐明包括他当时经历过的 1873 年的各种事件在内的德国史的进程，

- 书中着重详细叙述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史。从中世纪末到1789年这一时期,预计在一篇内容广泛的导言中加以阐述。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手稿《关于德国的札记》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47—654页,更完整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第619页。
- 659 马克思给乔·穆尔的这封信,是为处理拥有石印作坊的那个公司的业务而写的;马克思在1873年底加入了该公司,以代替退出的拉法格(见注97)。1874年春,公司解散。——第622、624页。
- 660 马克思从1874年4月中到5月5日在兰兹格特疗养。——第626、629页。
- 661 指阿·坦尼森1874年3月7日为欢迎爱丁堡公爵阿尔弗勒德亲王的未婚妻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公主抵英国而写的诗。诗的标题是《欢迎爱丁堡公爵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殿下光临》,每一节都以“亚历山大罗夫娜”作为结尾。——第627页。
- 662 见《格林和狄德罗1753年至1790年文学、哲学和评论通信集》1830年巴黎新版第11卷第154、155页(«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de Grimm et de Diderot, depuis 1753 jusqu'en 1790». Nouvelle édition, t. XI. Paris, 1830, p. 154, 155)。——第627页。
- 663 指1874年在柏林分卷出版的鲁·迈耶尔的《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Der Emanc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一书。库格曼于1874年4月15日将该书第二卷寄给了马克思。——第630页。
- 664 指英国中部和东部一些郡的农业工人为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而进行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872年3月瓦瑞克郡发生罢工开始的,在该郡建立了农业工人联合会。1872年5月,成立了以约瑟夫·阿尔奇为主席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至1873年底会员大约有十万人。斗争持续到1874年,当时由于工联的援助和随着工业高涨而出现的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许多郡斗争以罢工者取得胜利而告终。——第631、637页。

- 665 1874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为加强和不列颠政府的友好关系访问了英国。访问是借皇帝探望女儿爱丁堡公爵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的名义进行的。——第632页。
- 666 指俄国声明废止1856年巴黎条约中禁止它在黑海驻有海军的条款。1871年1月至3月在伦敦召开了由俄国、英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签订了废除1856年巴黎条约第十一、十三和十四条的协定，不再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拥有军舰和要塞。——第632页。
- 667 大法官法庭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大法官法庭以审理案件时的刁难和拖延而著名。——第634页。
- 668 马克思指的是1874年4月5—6日在诺伊德尔费耳秘密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有七十四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其中有十名是捷克工人组织的代表，这些组织支持建立有斯拉夫地区工人组织参加的统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党的决议，成立了领导机关；在布拉格用捷克文出版的《工人报》（«Dělnické listy»），同《平等报》（«Gleichheit»）一起被宣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第638页。
- 669 指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1874年8月想在博洛尼亚和阿普利亚举行起义的尝试。——第641页。
- 670 左尔格于1874年8月退出总委员会。他在1874年8月14日把此事告知恩格斯；他正式退出是在1874年9月25日。——第643页。
- 671 梅萨在1874年8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尽管被迫迁居巴黎，但是仍然同马德里的国际会员保持联系，恩格斯可以利用这个联系，他还给恩格斯一个马德里的秘密地址。——第645页。
- 672 恩格斯给洛帕廷的这封信没有找到，只留下了洛帕廷在1874年10月27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所引用的片断。恩格斯的信是对洛帕廷1874

- 年10月15日的信的答复,洛帕廷在信中谈到了恩格斯的文章《流亡者文献》,其中有一篇严厉地批评了拉甫罗夫对巴枯宁派的调和主义态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88—598页)。洛帕廷用原信的语言(英语)引用了恩格斯信中的话,并在前面加了一段说明:“恩格斯自己把他的短文寄给了我。在我们就此问题来往的信件中,他要我相信,他已尽力克制,而不想彻底利用这种情况。”——第652页。
- 673** 指摄影师冯德尔在汉诺威给马克思拍的照片,约·罗伯特根据这张照片制作了一幅马克思的木刻像,刊登在1871年11月11日巴黎的《画报》封面上。在这一期《画报》上还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马克思传记。——第663、670、679页。
- 674** 关于英国政府迫害公社流亡者的意图,马克思在1871年12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已指出。这个消息曾发表在1871年12月23日《东邮报》第169号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内。——第676页。
- 675** 这封信是李卜克内西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并按照他所寄去的提纲和材料(见本卷第405—406页)写的。李卜克内西把他的信稿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把它译成意大利文,并寄给意大利的卡菲埃罗,供他在报刊上发表。——第680页。
- 676** 指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自1872年6月起开始这样称呼常务委员会,见注411)的会议。1872年夏,执行委员会主持了海牙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执行委员会促进了一切真正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在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秘密组织的活动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该委员会的会议通常在马克思或恩格斯家里举行。——第686页。

人名索引*

A

阿布, 艾德门 (About, Edmond 1828—1885)——法国新闻记者, 波拿巴主义者。——第 205 页。

阿耳巴腊辛, 萨韦里诺 (Albarracin, Severino)——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教师,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3); 1873 年亚尔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第 601 页。

阿尔甘, 斐迪南 (Argaing, Ferdinand)——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 国际会员。——第 559 页。

阿尔宁, 哈利 (亨利希) (Arnim, Harry (Heinrich) 1824—1881)——伯爵, 德国外交官, 俾斯麦的反对者, 1874 年因攫取外交文件被判罪。——第 629、630 页。

阿尔诺, 安都昂 (Arnaud, Antoine 1831—1885)——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

349、361、492 页。

阿夫里阿耳, 奥古斯丹 (Avrial, Augustin 1840—1904)——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机械工人工会的组织者,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的劳动和交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在那里曾一度加入反对总委员会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第 344—348、361、380、385、645 页。

阿科拉, 艾米尔 (Acollas, Émile 1826—1891)——法国法学家,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456 页。

阿勒里尼, 沙尔 (Alerini, Charles 生于 1842 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 科西嘉人, 国际马赛支部成员, 马赛的公社 (1871 年 4 月) 组织者之一,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 后迁西班牙, 并在那里宣传无政府主义; 《革命团结报》(巴塞罗纳出版) 的编辑;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525、538 页。

阿伦特, 恩斯特·摩里茨 (Arndt, Ernst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未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第134页。
-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Applegarth, Robert 1833—1925)——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红木工,粗细木工联合会总书记(1862—1871),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8—1872),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第75页。
- 阿西,阿道夫·阿尔丰斯(Assi, Adolphe-Alphonse 1841—1886)——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第247、248页。
- *埃德,艾米尔·德吉烈·弗朗斯瓦(Eudes, Émil-Désiré-François 1843—1888)——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和将军;公社被镇压后被缺席判处枪决,流亡瑞士,后迁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法国,后为布朗基主义者中央革命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422页。
- 埃耳科伯爵,弗兰西斯·威姆斯·查特里斯·道格拉斯(Elcho, Francis Wemyss Charteris Douglas, Earl of 1818—1914)——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曾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把公社流亡者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六十年代反对选举法的改革。——第50页。
- 埃尔曼,阿尔弗勒德(Hermann, Alfred)——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家,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组织者之一,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1871—1872),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加入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第274、461、462、484、497—499、509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第12、34、125、148、178、179、197、211、213、225、260、261、315、323、331、335、336、421、430、431、453、454、466、471—477、481、482、521、533、565、566、568、576、581、597、683页。
- 埃利奥特,约翰(Elliott, John)——美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国际会员,资产阶级改良的积极宣传者。——第477页。
- 艾尔皮金,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Эллидин, 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35—1908)——六十年代初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后侨居瑞士,成为沙皇暗探局密探。——第99、313、548页。
- 艾劳(Eilau, N.)——德国商人,曾在

- 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活动家之间传递文件和信件。——第 218、226、228 页。
- 艾伦(Allen)——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第 7 页。
- 安德森-加勒特，伊利沙白 (Anderson-Garrett, Elisabeth 1836—1917)——著名的英国医生。——第 639 页。
- 安斯，欧仁 (Hins, Eugène 1839—1923)——比利时教员，蒲鲁东分子，后为巴枯宁分子，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始人之一，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第 139、342、371、379、393、451、457、466、477、480、485、492、497 页。
- *奥本海姆，麦克斯 (Oppenheim, Max)——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的兄弟。——第 124、649、651 页。
- 奥勃莱恩，詹姆斯 (O'Brien, James 1802—1864) (笔名布朗特 Bronterre)——英国政论家，著名的宪章运动活动家，三十年代为《贫民卫报》编辑，许多空想的社会改革草案的起草人；1848—1849 年革命后脱离群众性的宪章运动，1849 年创立全国改革同盟。——第 149、323、331 页。
- 奥伯弥勒，威廉 (Obermüller, Wilhelm 生于 1809 年)——德国分立主义者。——第 44 页。
- 奥伯温德，亨利希 (Oberwinder, Heinrich 1846—1914)——奥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记者，六十年代初为拉萨尔分子，后成为爱森纳赫派，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工人报纸《人民呼声报》和《人民意志报》的编辑；1873—1874 年发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纲领，七十年代末脱离工人运动。——第 578、581、582、600 页。
- 奥当奈尔 (O'Donnell)——《爱尔兰人报》和《爱尔兰人民》报的撰稿者。——第 355 页。
- 奥顿诺凡-罗萨，耶利米 (O'Donovan Rossa, Jeremiah 1831—1915)——爱尔兰芬尼亚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爱尔兰人民》报(1863—1865)的发行人，1865 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 年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尼亚运动；八十年代脱离政治生活。——第 355、657、665、672 页。
- 奥耳索普，托马斯 (Allsop, Thomas 1795—1880)——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接近宪章派；1858 年资助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在援助公社流亡者方面同马克思积极合作；同马克思一家保持友好关系。——第 74、76 页。
- 奥尔良王朝 (Orléans)——法国王朝 (1830—1848)。——第 34、36、37、50、59、60、146、666 页。
- 奥格斯普尔格，迪德里希·威廉·安得列阿斯 (Augspurg, Dietrich Wilhelm Andreas 生于 1818 年)——德国经济学家，民族自由党人，1871—1874 年是帝国国会议员。——第 104 页。
- 奥古斯塔-玛丽-路易莎-卡塔琳娜 (Augusta-Marie-Louise-Katharina 1811—1890)——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之妻。——第 67 页。
- 奥康奈尔，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 415 页。
- 奥康瑙尔，阿瑟 (O'Connor, Arthur 1763—1852)——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797—1798 年为“爱尔兰人联合

会”的领导人之一和该组织的机关报《新闻报》主编；于1798年起义前夕被捕，1803年流亡法国。——第433页。

奥科洛维奇 (Okolowicz) ——波兰流亡者，巴黎公社参加者。——第314页。

奥利维耶，艾米尔 (Ollivier, Émile 1825—1913) ——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六十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 (1870年1—8月)。——第190页。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浦·路易 (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éans, duc d' 1822—1897)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子，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109页。

奥斯丁，弗朗斯瓦·沙尔 (Ostyn, François-Charles 1823—1912) ——法国旋工，比利时人，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追随巴枯宁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日内瓦代表大会 (1873) 的代表。——第363页。

* 奥斯渥特，欧根 (Oswald, Eugen 1826—1912) ——德国新闻记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13、22、23、25、26、28、31、32、35、131、132、141—144、150、156、157、161、162、170、255、256、562、571、572、606页。

奥哲尔，乔治 (Odger, George 1820—1877)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会，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

工人代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1) 和主席 (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第247、269、292、293、312、453、668页。

B

八里桥——见古赞-蒙多邦。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尔贝斯，阿尔芒 (Barbès, Armand 1809—1870) ——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国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被赦后流亡国外，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第146页。

巴赫鲁赫，昂利 (Bachruch Henri) ——匈牙利工人，在巴黎的国际德国人支部书记 (1870)，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参加者。——第278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被开除出国际。——第7、18、29、30、139、140、163、241—243、252、266、299、321、333—335、342、343、346、347、349、351、356、359、367、368、371、375、377、379、383、384、389—394、396、401、404、

- 406, 417, 427, 432, 436, 441, 447, 448, 451, 456, 460, 464, 467, 479, 485, 488—492, 495, 497—499, 506—508, 510, 512, 513, 515, 517, 520, 527, 542, 547—549, 561, 581, 584, 588, 596, 600—603, 612, 644, 664 页。
- *巴拉舍维奇-波托茨基, 尤利安·亚历山大 (Bałaszewicz-Potocki, Julian Aleksander) 波兰诗人, 1860—1870 年是俄国警察在伦敦的密探。——第 352、353 页。
- 巴兰诺夫, 符·(Baranoff, W.)——哲学博士, 1871 年住在日内瓦。——第 479 页。
- *巴里, 马耳特曼 (Barry, Maltman 1842—1909)——英国新闻工作者, 社会主义者, 国际会员,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4), 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 国际停止活动后他仍继续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同时为保守派的报纸《旗帜报》撰稿; 在九十年代支持所谓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第 373、595、621 页。
- 巴斯特利卡, 安得列 (Bastelica, André 1845—1884)——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会员, 巴枯宁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 74、283、284、299、344—350、645 页。
- 巴特, 伊萨克 (Butt, Isaac 1813—1879)——爱尔兰的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七十年代为争取爱尔兰自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第 415 页。
- *巴托雷利, 乌果 (Bartorelli, Ugo)——意大利巴枯宁主义者, 佛罗伦萨工人联合会书记。——第 501、502 页。
- 巴赞, 弗朗斯瓦·阿希尔 (Bazaine, François-Achille 1811—1888)——法国元帅, 保皇派, 1863—1867 年率领法军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军长, 后任莱茵军团司令, 1870 年 10 月在麦茨投降。——第 36、48、54、109、641 页。
- 白恩士, 莉迪娅 (莉希) (Burns, Lydia (Lizzy, Lizzie) 1827—1878)——爱尔兰女工,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 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第 8、11、18、39、49、66、79、89、91、96、103、107、112、124、147、171、247、294、369、388、426、428、525、527、541、546、562、602、636、650、656、659、661 页。
- 白恩士, 玛丽·艾伦 (Burns, Mary Ellen 约生于 1860 年) (彭普斯 Pumps)——恩格斯妻子的侄女。——第 112、119、124、271、326、397、419、562、572、636 页。
- 白拉克, 威廉 (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不伦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 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 的创始人 (1869) 和领导人之一,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 (1877—1879); 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 但不彻底。——第 41、322、611、620 页。
- 邦霍尔斯特, 莱昂哈德·冯 (Bonhorst, Leonhard von 生于 1840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技师; 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纳赫派) 不伦瑞克委员会

- 委员之一。——第 41 页。
- 保罗一世 (Павел I 1754—1801)——俄国皇帝(1796—1801)。——第 183、627 页。
- 鲍狄埃, 欧仁 (Pottier, Eugène 1816—1887)——法国无产阶级诗人, 1848 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的参加者, 国际的积极活动家, 巴黎公社委员,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后迁美国, 1880 年回到法国; 工人党党员, 《国际歌》的作者。——第 580 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职业是旋工; 1867 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 第一国际会员, 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 捍卫巴黎公社; 1889、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第 45、134、136、170、171、202、204、223、239、259、279、280、282、294、317、327、363、371、372、382、407、419、446、452、458、462、477、478、507、571、584、590、593、594、619、664 页。
- 倍倍尔, 尤莉娅 (Bebel, Julie 1843—1910)——倍倍尔的妻子。——第 171、173 页。
- 伯特兰 (Bertrand, F.)——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雪茄烟工人, 德国人, 在纽约的国际第六支部通讯书记, 国际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和《工人报》编委,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 526 页。
- 贝恩, 亚历山大 (Bain, Alexander 1818—1903)——英国哲学家, 教育理论家, 写有许多心理学著作。——第 357 页。
- *贝尔特, 切扎雷 (Bert, Cesare)——意大利机械工人, 国际都灵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1871—1872 年支持总委员会, 后加入无政府主义者派别, 无政府主义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 (1873) 代表。——第 434、435、523、534 页。
- 贝盖利, 朱泽培 (Beghelli, Giuseppe 1847—1877)——意大利新闻工作者,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加里波第的拥护者, 好几家共和派报纸的编辑。——第 395、399 页。
- 贝克尔, 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 拉萨尔分子,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4—1865), 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283、293、312、638 页。
-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以瑞士军队军官身分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民团; 1848—1849 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 六十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 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 《先驱》杂志的编辑 (1866—187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37—141、158、238、260、389、

- 390、407、408、448、455、461—465、487、488、494、509—512、524、564、579、580、585、586、608、616 页。
- 贝累, 沙尔 (Beslay, Charles 1795—1878)——法国企业家、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际会员, 蒲鲁东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 驻法兰西银行的代表; 奉行拒绝银行国有化和不干涉银行内务的政策,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和英国。——第 350 页。
- 贝奈狄克斯, 罗德里希 (Benedix, Roderich 1811—1873)——德国作家和剧作家, 1845 年是爱北斐特剧院的院长。——第 108、109 页。
- *贝内代蒂, 朱泽培 (Benedetti, Giuseppe)——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在皮萨的巴枯宁主义者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该组织曾企图冒充国际的支部。——第 409、410 页。
- 贝热瑞, 茹尔·维克多 (Bergeret, Jules-Victor 1830—1905)——法国革命家, 曾接近布朗基派, 银行职员;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国民自卫军将军,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后迁美国; 被缺席判处死刑。——第 670 页。
- 贝森, 亚历山大 (Besson, Alexandre)——在伦敦的法国侨民, 职业为钳工,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68), 比利时通讯书记,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领导人之一, 加入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 费·皮阿的拥护者; 未被国际接受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第 349 页。
- 贝塔, 亨利希 (Beta, Heinrich) (贝特齐希 Bettziech 的笔名)——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506 页。
- 彼得三世 (Петр III 1728—1762)——俄国皇帝 (1761—1762)。——第 183 页。
- 彼尔茨, 格奥尔格·亨利希 (Pertz, Georg Heinrich 1795—1876)——德国历史学家, 温和的保守党人, 写有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168 页。
- 比埃特里, 约瑟夫·玛丽 (Piétri, Joseph-Marie 1820—1902)——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 (1866—1870)。——第 348 页。
- 比德曼, 卡尔 (Biedermann, Karl 1812—190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初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六十年代起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德意志总汇报》编辑 (1863—1879)。——第 173、673 页。
- *比果, 莱昂 (Bigot, Léon 1826—1872)——法国律师和政论家, 左派共和党人;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作为公社社员的辩护人出席凡尔赛军事法庭。——第 247、278、279、282 页。
- *比尼亚米, 恩利科 (Bignami, Enrico 1846—1921)——意大利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共和党人, 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 国际洛迪支部的组织者, 《人民报》编辑 (1868—1882), 1871 年起经常与恩格斯通信, 曾反对无政府主义, 为建立意大利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过斗争。——第 303、443、523、532、533、550、557、573、578、598 页。
-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实证论者, 伦敦大学教授; 积极参加六十年代的民主运动, 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成立大会的主席; 1870—1871

- 年在英国报刊上为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第151—153、159—161、163、164、166、167、189、190、227—229、304、305页。
-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 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 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驻巴黎大使 (1862); 普鲁士首相 (1862—1872 和 1873—1890); 北德意志联邦首相 (1867—1871) 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1878 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8、12、13、17、22、30、34、37、42、43、48、61、65、68、71、88、89、111—113、134、135、152、154、155、162、163、181—183、185—188、190、205、206、227—229、252、279、280、293、294、348、392、396、414、446、450、456、458、482、615、629、630、638、680 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 ——罗马教皇 (1846—1878)。——第 61、88、107 页。
- 毕希纳, 路德维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406、456、458 页。
- 别尔维, 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Берви,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9—1918) (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 Н. Флеровский)——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 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作者。——第 178 页。
- 别利亚耶夫, 伊万·德米特利也维奇 (Беляев,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0—1873)——俄国历史学家, 莫斯科大学俄国法律史教授 (1852—1873), 斯拉夫主义者。——第 577 页。
- *波尔特, 弗里德里希 (Bolte, Friedrich)——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雪茄烟工人, 德国人, 国际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书记 (1872), 《工人报》编委, 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 (1872—1874), 1874 年因《工人报》执行错误路线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第 284、330、331、335、336、420、565、607 页。
- *波克罕,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 1851 年起是伦敦商人; 五十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1860 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33、47、51、117、140、143、259、415、483、495 页。
- 波利亚科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Поляков,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1841 左右—1905)——进步的俄国出版者, 1865—1873 年曾接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拥护者; 1872 年出版了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一版。——第 99、514 页。
- 波鲁特陶, 卡尔 (Boruttau, Karl 死于 1873 年)——德国医生和政论家, 拉萨尔分子, 后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国际会员, 曾为《人民国家报》撰稿。——第 327、328、362、494、495、507 页。
-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特耳 (Potel)(假名吕肯 Lucain)——在比利时的法国侨民, 国际会员, 布鲁塞尔的法国侨民支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

- (1872)的代表。——第 520、527、540 页。
- 波特尔, 乔治 (Potter, George 1832—1893) ——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蜂房报》的创办人和发行人, 在报纸上一贯实行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第 68、75 页。
- 勃朗, 加斯帕尔 (Blanc, Gaspard) ——法国巴枯宁主义者, 职业是养路领工员, 里昂 1870 年起义的参加者,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335、350、396、404 页。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第 14、23、27、35、50、114、269 页。
- 博尔夏特, 路易 (Borchardt, Louis) ——德国医生,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第 10、80 页。
- 博弗尔 (Beaufort) ——在伦敦的法国侨民。——第 72、314 页。
- 博勒特, 亨利希 (Bolleter, Heinrich) ——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一个经常举行工人集会的小饭馆的老板;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1 月—1865 年);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 233 页。
- *博维奥, 詹纳罗 (Bovio, Gennaro) ——意大利教授,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左派马志尼主义者, 一些工人团体 (互助会) 的参加者, 那不勒斯代表大会 (1864) 代表; 1871 年捍卫巴黎公社。——第 443—445 页。
- 博伊斯特, 安娜 (Beust, Anna 生于 1827 年) ——恩格斯的表妹。——第 407、408 页。
- 布恩, 马丁·詹姆斯 (Boon, Martin James)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 宪章主义者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9—1872), 土地和劳动同盟书记,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第 331 页。
- 布尔巴基, 沙尔 (Bourbaki, Charles 1816—1897) ——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曾先后任军长和东方军团司令。——第 198 页。
- 布尔哈特, 阿· (Burchardt, A.)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斯图加特组织出席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1873) 的代表。——第 611 页。
- 布赫尔, 洛塔尔 (Bucher, Lothar 1817—1892) ——普鲁士官员, 政论家;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柏林《国民报》通讯员;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拥护俾斯麦。——第 190 页。
- 布克尔, 亨利·托马斯 (Buckle, Henry Thomas 1821—1862)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论者; 曾在其主要著作《英国文明史》中用唯心主义观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第 276、289、296、300 页。
- 布拉斯, 奥古斯特 (Braß, August 1818—1876) ——德国新闻工作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六十年代起是俾斯麦的拥护者, 《北德总汇报》发行人。——第 13、55 页。

- 布莱德洛, 查理 (Bradlaugh, Charles 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无神论者, 《国民改革者》周刊编辑, 曾猛烈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 349、382、668、676、677 页。
- 布兰克, 艾米尔 (小布兰克) (Blank, Emil)——卡尔·布兰克的儿子。——第 309 页。
- 布兰克, 卡尔·艾米尔 (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 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 310 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 1839 年 5 月 12 日起义的组织者, 法国无产阶级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 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 146、180、248、451 页。
- 布雷, 约翰·弗兰西斯 (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职业是印刷工人; 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第 149 页。
- 布里克斯, 哈罗德 (Brix, Harold 1841—1881)——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国际哥本哈根支部创始人之一, 《社会主义者报》编辑, 丹麦社会民主党 (1876) 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第 362 页。
- 布林德, 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 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 14、22、23、25—28、40、48、136、137、141、188、203、204 页。
- 布隆诺夫, 菲力浦·伊万诺维奇 (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 俄国外交家, 驻伦敦公使 (1840—1854、1858—1860), 后为驻伦敦大使 (1860—1874)。——第 29 页。
- 布鲁土斯 (鲁齐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Lucius Junius Brutus 约死于公元前 509 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 曾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第 136 页。
- 布伦坦诺, 路约 (Brentano, Lujo 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470、506 页。
- 布洛克, 莫里斯 (Block, Maurice 1816—1901)——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第 528、561 页。
- *布洛斯, 威廉 (Blos, Wilhelm 1849—192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1872—1874 年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 1877—1878、1881—1887、1890—1907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 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右翼; 九十年代为《前进报》编辑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1918 年十一月革命后为维尔腾堡政府领导人。——第 126、590、591、620 页。
- 布洛歇 (Bloche)——法国警官。——第 632 页。
- 布什, 威廉 (Busch, Wilhelm 1826—1881)——著名的德国外科医生, 写有

许多科学著作。——第 105 页。

布斯凯,阿伯尔(Bousquet, Abel)——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警察局雇员被揭发并开除出国际支部。——第 335、350、386、395、545 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C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国自由派政论家,柏林《国民报》编辑(1848—1875),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71 页。

察普(Zapp)——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侨民。——第 78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 98、99、140、178、230、549、560 页。

D

达金斯(Dakyns)——英国地质学家,1869年起是曼彻斯特的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第 80 页。

达尼埃利(Danieli)——意大利工人,国际米兰支部的成员。——第 449 页。

达威多夫,安纳托利(Давыдов, Анатолий 生于 1823 年)——俄国革命家,七十年代初在伦敦的敖德萨轮船公司供职,接近马克思,并参加援助公社流亡者的工作;1873 年 8 月回俄国。——第 72、286 页。

戴伊斯,阿尔弗勒德(Days, Alfred)——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3 年 6 月起),曼彻斯特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英国合作社运动的参加者。——第 93 页。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1918)(笔名尼古拉一逊 Николай-он)——俄国经济学著作家,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第 230、231、255、256、317、318、478、479、513、514、542、547、548、560、561、577、603、678、679 页。

丹特雷格,艾米尔(Dentraygues, Émile 约生于 1837 年)(假名斯瓦尔姆 Swarm)——法国铁路职员,国际土鲁斯支部成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在国际会员土鲁斯案件(1873)中出卖过自己的同志。——第 573、582、583 页。

*德·巴普,塞扎尔(De Paeppe, César 1842—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85)。——第 106、153—155、341—343、346、371、378、461、480、497、524、664、669、676 页。

德·罗别尔提,叶甫盖尼·瓦连廷诺维奇(Де-Роберти, Евген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43—1915)——俄国实证论哲学家,

-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七十年代是地方自治派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后侨居法国。——第 679 页。
- *德·摩尔根,约翰(De Morgan, John)——爱尔兰社会主义者,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支持不列颠联合会中的革命派。——第 447、539、604、605 页。
- 德尔佩克(Delpech)——法国法学家,反动分子,1871 年任上加龙省总检察官。——第 283、674 页。
- 德拉埃,比埃尔·路易(Delahaye, Pierre-Louis 生于 1820 年)——法国机械工人,蒲鲁东主义者,1864 年起为国际会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 284、345、482 页。
-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 年革命以后流亡英国;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会员;七十年代脱离政治活动。——第 77、89 页。
-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Delescluze, Louis-Charles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军事代表,1871 年 5 月巴黎巷战时牺牲在街垒上。——第 5 页。
- 德雷尔,西蒙(Dereure, Simon 1838—1900)——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曾参加《马赛曲报》编辑部;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美国,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1882 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党员。——第 511、516、536、537、550、580 页。
- 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废奴派,四十至六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后为《太阳报》编辑。——第 164、285、414 页。
- 德穆特,海伦(琳蓓)(Demuth, Helene (Lenchen) 1823—1890)——马克思主义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 660、685 页。
- 德沃伊,约翰(Devoy, John 1842—1928)——六十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芬尼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八十年代)。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支部的组织者之一;后为爱尔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第 294 页。
- 德亚克,费伦茨(Deák, Ferenc 1803—1876)——匈牙利国家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主张同奥地利君主国妥协;鲍蒂扬尼政府的司法部长(1848 年 3—9 月),1860 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 163 页。
-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第 259 页。
-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

- 者,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第318、628页。
- 迪耳克,查理·温特沃思(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共和主义者,自由党激进派的领袖之一,议会议员。——第329、361、385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第29、111、113、632页。
-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著名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127页。
- 蒂奇伯恩,罗吉尔(Tichborne, Roger 1829—约1854)——英国从男爵,1853年乘坐一艘法国船移居他国,后来可能因船失事身死。——第450页。
- 丁铎尔,约翰(Tyndall, John 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伦敦皇家学会教授,研究抗磁性现象;有才能的演说家和实验家。——第126、127页。
- 东布罗夫斯基,泰奥菲尔(Dąbrowski, Theophil)——波兰革命家,巴黎公社参加者,曾指挥公社社员队伍;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664页。
- 东布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Dąbrowski, Jaroslaw 1836—1871)——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将军,1871年5月初起为巴黎公社所有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街垒战中牺牲。——第664页。
- 杜埃,费里克斯(Douay, Félix 1816—1879)——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军军长,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第四军军长。——第37页。
- 杜邦,欧仁(Dupont, Eugène 1831左右—188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乐器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参加者,1862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72年),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0年迁居曼彻斯特,并组织了国际支部,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1874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7、10、18、22、23、58、59—61、63、69、70、72、148、153、176、187、217、224、262、272、331、385、522、540、545、563、588、596、602、661页。
- 杜波夫,阿·(Дубов, А.)——巴枯宁派在苏黎世的国际斯拉夫人支部的成员。——第305页。
- 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第318页。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内务部长(1848和

1849);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第436页。

杜朗,古斯塔夫·保尔·艾米尔(Durand, Gustave-Paul-Émile 生于1835年)——法国首饰匠,警探,公社被镇压后在伦敦冒充流亡者;1871年法国人支部书记,同年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国际。——第335、346、350、375、377页。

杜律(Duru)——巴黎公社参加者,流亡伦敦,后迁比利时。——第302、303页。

杜瓦尔,德奥多(Duval, Théodore)——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创建同盟的盟员之一,1870年初脱离巴枯宁派;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曾与巴枯宁派的影响进行斗争,海牙代表大会(1872)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73)代表。——第90、93、97、585、608、615页。

杜西——见马克思,爱琳娜。

多伊奇,西蒙(Deutsch, Simon 1822—1877)——奥地利的犹太文献图书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曾为维也纳《激进报》撰稿,后侨居巴黎,成为商人;同马克思相识。——第123页。

E

恩格兰德尔,济格蒙德(Engländer, Sigmund 1828—1902)——奥地利记者,1848年流亡英国,密探。——第75页。

恩格斯,艾米尔(Engels, 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尔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234、309页。

*恩格斯,爱利莎·弗兰契斯卡(Engels, Elisabeth Franziska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第195、233—

236、307—310、610页。

恩格斯,恩玛(Engels, Emma 生于1834年)——恩格斯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的妻子。——第235、527页。

恩格斯,海尔曼(Engels, Hermann 1822—1905)——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75、193、234、309、633页。

*恩格斯,鲁道夫(Engels, Rudolf 1831—1903)——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75、192—194、234、633页。

F

法尔加·佩利塞尔,拉斐尔(Farga Pellicer, Rafael 1840—1890)——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印刷工人和新闻记者;同盟和在西班牙的第一批国际支部的组织者之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联盟》周报的编辑(1869—1873);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125、367、645页。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48年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副外交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54、57、76、162、174、175、180、181、185、221、228、237、244、258、

- 279、280、392 页。
- *方通, 阿里斯提德 (Fanton, Aristide) ——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 563 页。
- 菲斯 (Fuisse) ——在英国的法国侨民。——第 297 页。
- 菲韦希 (Vieweg, F.) ——巴黎的出版商。——第 468 页。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 ——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365、406、413、478、677、681 页。
- 费雷, 泰奥菲尔·沙尔 (Ferré, Théophile-Charles 1845—1871) ——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 六十年代法国共和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社会保安委员会领导人和公社副检察长, 被凡尔赛分子枪杀。——第 334 页。
-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三十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 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 162 页。
- 芬克, 威廉 (Fink, Wilhelm 1833—1890)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的撰稿人。——第 469 页。
- 丰德维 (Fondwille) ——在英国的巴黎公社流亡者; 国际会员, 波尔多支部出席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第 428 页。
- 福尔布斯, 阿契波德 (Forbes, Archibald 1838—1900) ——英国新闻工作者, 普法战争时期是《晨报》和《每日新闻》的通讯员。——第 457 页。
- 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 爱德华 (Vogel von Falckenstein, Eduard 1797—1885) ——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德国沿海地区总督。——第 66、154、157 页。
- 福格特, 奥古斯特 (Vogt, August 约 1830—1883)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鞋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反对拉萨尔主义, 国际会员; 1867 年侨居美国, 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 148、150、176、178、324 页。
-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49 年 6 月是帝国摄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第 205、207、215、221—223、382 页。
- 福克斯, 彼得 (Fox, Peter 死于 1869 年) (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得列 Peter Fox André) ——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实证论者;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9), 1865 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 1866 年 9—11 月为总委员会总书记, 美国通讯书记 (1866—1867); 《共和国》周报的编辑之一 (1866),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453 页。
- 福雷斯蒂埃 (Forestier) ——在伦敦的法国侨民。——第 305 页。
- 孚赫, 茹尔 (尤利乌斯) (Faucher, Jules

- (Julius)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五十年代初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住宅问题的著作;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第66、381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305页。
- 符耳斯特尔(Wulster)——德国分立主义者。——第44页。
-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óblewski, Walery 1836—1908)——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1863—1864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第127、256、283、296、352、356、483、512、552、565、573、575、606、632、664页。
- 符特克,约翰·卡尔·亨利希(Wuttke, Johann Karl Heinrich 1818—187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大德意志党的创始人之一,莱比锡大学教授;六十年代接近拉萨尔派。——第482、483页。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50、52、55、165、177、208页。
- 弗兰克(Frank, A.)——巴黎出版商,1847年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468页。
- *弗兰克尔,列奥(Frankel, Leo 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员,曾领导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7、74、77、93、125、126、217、218、226、284、361、408、477、488、512、554、587、642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der «Große»))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215、305页。
- 弗里德里希-卡尔(Friedrich-Karl 1828—1885)——普鲁士亲王,德国将军,1870年10月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军团司令。——第25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831—1888)——普鲁士王储,德国将军,1870年10月起为元帅;后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1888);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团司令。——第10、25、68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168页。
- 弗列罗夫斯基——见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也维奇。
- 弗路朗斯,古斯塔夫(Flourens, Gustave 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

学家，布朗基主义者，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4月被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第661页。

弗罗恩德，威廉·亚历山大 (Freund, Wilhelm Alexander 1833—1918) ——德国妇科医生，副教授，布勒斯劳讲师，关心工人运动，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615页。

弗罗梅，卡尔·弗兰茨·埃贡 (Frohme, Karl Franz Egon 1850—1933)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政论家，七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1881年起是帝国国会议员，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125页。

G

甘必大，莱昂 (Gambetta, Léon 1838—1882) ——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防政府的成员 (1870—1871)，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各省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1871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 (1881—1882)。——第82、114、165、180、181、186、664页。

甘布齐，卡洛 (Gambuzzi, Carlo 1837—1902) ——意大利律师，革命者，六十年代初是马志尼主义者，后为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秘密同盟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第270、567页。

甘斯 (Gans) ——布拉格医生。——第651页。

冈多尔菲，莫罗 (Gandolfi, Mauro) ——意大利商人，巴枯宁主义者，国际米兰支部的成员。——第445、449、523页。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 (1854—1856)，外交大臣 (1856—1882)。——第183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09页。

戈德施米特，奥托 (Goldschmidt, Otto 1829—1907) ——德国作家和作曲家。——第71页。

戈德施提克尔，泰奥多尔 (Goldstücker, Theodor 1821—1872) ——德国梵文学者，1852年起是伦敦大学教授。——第26页。

戈克，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国际会员；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83、292、312、382、579页。

戈洛瓦乔夫，阿列克塞·阿德里安诺维奇 (Головачев, Алексей Адрианович 1819—1903) ——俄国社会活动家和自由派政论家；特维尔省农民解放委员会活动家之一；曾参加拟定废除农奴制草案，草案的很大一部分成为1861年2月19日“法令”的基础。《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俄国铁路事业史》以及其他著作的作者。——第560页。

格尔哈特，亨德里克 (Gerhardt, Hendrik 1829左右—1886) ——荷兰工人运动的参加者，职业是裁缝，荷兰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追随巴枯宁派。——第524页。

- 格夫肯,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Geffcken, Friedrich Heinrich 1830—1896)——德国外交家和法学家, 1866—1869年为汉撒同盟驻伦敦公使。——第104页。
- *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 埃·(Glaser de Willebrord, E.)——比利时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第271、279、282、515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内阁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第29、62、111、169、177、186、337、433、632、682页。
- 格雷, 约翰(Gray, 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追随者; “劳动货币”论创始人之一。——第149页。
- 格雷哥里(Gregory I. W. 死于1872年1月1日)——美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世界主义协会会员,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的拥护者。——第421、454页。
- 格累-比祖安, 亚历山大·奥利维耶(Glais-Bizoin, Alexandre-Olivier 1800—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 律师,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制宪会议议员(1848—1849); 六十年代是立法团议员, 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第642页。
- 格里斯海姆, 阿道夫(Griesheim, Adolf 1820—1894)——德国工厂主, 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恩格斯的妹妹爱利莎的丈夫。——第193、194、234、235、309页。
- 格林, 弗里德里希·密尔希奥尔(Grimm, Friedrich Melchior 1723—1807)——男爵, 德国作家,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 1748年起住在法国, 百科全书派集团的参加者; 1773年迁居俄国, 供职于俄国外交部门, 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627、629页。
- *格林伍德, 弗雷德里克(Greenwood, Frederick 1830—1909)——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 保守党人, 《派尔-麦尔新闻》编辑(1865—1880)。——第11、12、14、16、22、24、25、32、54、170、239、258、304页。
- 格鲁赛, 巴斯噶尔(Grousset, Paschal 1844—1909)——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布朗基主义者,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 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1874年从那里逃走; 后来转向资产阶级立场。——第63、229页。
- 格罗塞, 爱德华(Große, Eduard)——在美国的德侨, 拉萨尔分子, 国际第六支部的成员, 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 支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第476、477页。
- 格奈泽瑙,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德(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Neithart 176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 1825年起为元帅; 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和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订军事改革的原则, 1813—1814年和1815年是布吕歇尔军队的参谋长。——第168页。

龚佩尔特, 爱德华(Gumpert, Eduard 死于 1893 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5、44、46、47、78—80、89、100、101、104、106、107、109、112、235、595、596、612、615、631、639 页。

古赞-蒙多邦, 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都昂, 八里桥伯爵(Cousin-Montauban, Charles-Guillaume-Marie-Apollinaire-Antoine, comte de Palikao 1796—1878)——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1860), 因在北京和通州之间的八里桥战胜清兵, 由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 1870 年 8—9 月为陆军大臣和政府首脑。——第 54、658 页。

果梅斯——见法尔加·佩利塞尔, 拉斐尔。

H

哈尔科特, 埃德威耳(Harcourt, Edwell)——矿工, 国际澳大利亚联合会组织者之一,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 535 页。

哈克斯特豪森, 奥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 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 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 183、207 页。

哈勒克(Huleck)——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成员; 该支部分裂(1868)后反对总委员会。——第 431 页。

哈勒克, 玛丽(Huleck, Maria)——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第 431 页。

哈里斯, 乔治(Harris,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后为宪章主义者布朗特尔·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 全国改革同盟盟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 总委员会财务书记(1870—1871)。——第 323、331 页。

哈里逊, 弗雷德里克(Harrison, Frederic 1831—1923)——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实证论者, 积极参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民主运动, 曾协同马克思帮助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第 412、623—625 页。

哈尼, 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1862 年至 1888 年侨居美国; 国际会员; 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第 178 页。

哈赛尔曼, 威廉(Hasselmann, Wilhelm 生于 1844 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1871—1875 年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1875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1878 年为无政府主义小组领导人之一, 1880 年被开除出党。——第 568、618、645 页。

哈森克莱维尔, 威廉(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拉萨尔分子, 1871—1875 年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第 498、618、645 页。

哈特曼, 爱德华(Hartmann, Eduard 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他把叔本华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反动特点, 同对无意识东西的崇拜, 结合了起来,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第 127 页。

- 海克尔, 恩斯特·亨利希 (Haeckel, Ernst Heinrich 1834—1919)——杰出的德国生物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 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 无神论者; 提出了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发生律; 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之一。——第 127 页。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54、169 页。
-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0 年秋定居美国。——第 215、453、471、493 页。
- 豪特, 万·德尔 (Hout, van der)——荷兰工人, 阿姆斯特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第 543、574 页。
- 豪威耳, 乔治 (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 前宪章主义者, 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 (1861—1862), 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0 月—1869 年),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的参加者, 改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 (1871—1875)。——第 453 页。
- 贺雷西 (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344、479 页。
- 赫德盖姆——见万·赫德盖姆。
-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政论家和作家; 1847 年起侨居国外, 在国外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 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 488 页。
- 赫尔瓦查宁, 曼努伊洛 (Hrvačanin, Manuilo 1849—1909)——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七十年代初加入巴枯宁派在苏黎世的斯拉夫人支部, 曾参加 1875 年起义。——第 305 页。
- *赫普纳, 阿道夫 (Hepner, Adolf 1846—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 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后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94、96、97、170、405、494—497、499、504、506、507、521、522、527、553、569、582、584、590、591 页。
-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 (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著名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生物学家; 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 他的学说的热心普及者, 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 126 页。
- *黑尔斯, 约翰 (Hales, John 生于 1839 年)——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织工,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72) 和书记 (1871—1872), 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席, 后为书记, 领导该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75、224、

286、304、373、416、419、421、453、467、471—475、481、482、512、513、521、526、530、531、533、538、539、545、551、552、556、559、576、587、596、599、602、612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85、89、127、263、594页。

华金, 爱德华·威廉(Watkin, Edward William 1819—1901)——英国工业家, 议会议员, 自由党人。——第 75页。

华施贝恩, 艾利修·本杰明(Washburne, Elihu Benjamin 1816—1887)——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属于共和党, 曾任驻巴黎公使(1869—1877), 实行反对巴黎公社的破坏性的挑衅政策。——第 250、251、257、271、290页。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 33、159、167、168页。

霍兰德, 雅科布(Holländer, Jakob)——匈牙利工人, 国际在布达佩斯的通讯员。——第 277、278页。

霍姆, 丹尼尔·邓格拉斯(Home, Daniel Dunglas 1833—1886)——著名的英国降神术士。——第 476页。

霍奇森, 威廉·巴伦坦(Hodgson, William Ballantyne 1815—1880)——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商法教授; 他曾在许多著作中提出改革国民教育的要求。——第 383页。

J

基奈, 埃德加尔(Quinet, Edgar 1803—1875)——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1852—1870年流亡国外, 反波拿巴主义者; 日内瓦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 巴黎公社的反对者; 国民议会议员(1871—1875)。——第 114页。

吉约姆, 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 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的拥护者, 国际会员,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 《进步报》、《团结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260、261、347、367、377、441、521、526、547、556、588、612、664页。

济贝耳, 亨利希·冯(Sybel, Heinrich von 1817—1895)——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人; 主张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思想家之一; 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 所谓小德意志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的许多著作充满着反动的普鲁士主义和沙文主义气味。——第 553页。

季别尔,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 俄国第一批马克思经济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 他

不懂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一直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上。——第 549、560 页。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

——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临时政府成员(1848),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第 57 页。

加里波第,里乔蒂(Garibaldi, Ricciotti

1847—1924) ——朱·加里波第之子,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任佛日军团的旅长。——第 298、325 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曾参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 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1866),七十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第 325、371、663 页。

杰塞普,威廉(Jessup, William J.) ——

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造船木工,1866 年起为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1867 年起为该同盟纽约州通讯书记,纽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赞成加入国际。——第 323、331 页。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 ——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 年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第 188 页。

K

*卡菲埃罗,卡洛(Cafiero, Carlo 1846

—1892)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1871 年同恩格斯通信,在意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1872 年起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七十年代末抛弃无政府主义,1879 年用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节写本。——第 240、241、244、245、250—254、262、263、266—271、426、427、485、489、490 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 ——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 年 5 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 年 6—12 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 175、180 页。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

—1881) ——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发表接近四十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阶级,追随托利党;1848 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 33 页。

*卡隆,查理(Caron, Charles) ——新奥尔良

“国际共和主义俱乐部和互助会”(美国)主席,该组织作为第十五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 257 页。

卡罗尔,艾伦(Carroll, Ellen) ——英国

女新闻记者,曾为巴黎《号召报》和《马

- 赛曲报》撰稿；巴黎公社时期是巴黎通讯员。——第604、605页。
- 卡洛斯(小卡洛斯)，唐(Carlos, Don 1848—1809)——老唐·卡洛斯的孙子，西班牙王位追求者，称卡洛斯七世；1872—1876年曾进行所谓第二次卡洛斯派的战争，战争失败后逃往法国。——第101页。
- 卡梅利纳，泽菲兰(Camélinat, Zéphirin 1840—1932)——法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职业是青铜匠，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0年起是法国共产党党员。——第344—348页。
- 卡普卢索，斯蒂凡诺(Caporusso, Stefano)——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裁缝，国际那不勒斯支部创建人之一，并任该支部主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1870年由于盗用公款而被开除出支部。——第241、242、252、262、263页。
- 卡斯特拉尔-伊-里波耳，埃米利奥(Castelar y Ripoll, Emilio 1832—1899)——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右翼共和党人领袖，1873年9月—1874年1月是政府首脑，该政府为西班牙君主制复辟扫清了道路。——第107页。
- 卡斯特拉佐，鲁伊治(Castellazzo, Luigi 1827—1890)——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和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激进资产阶级的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的创始人。——第241、245页。
- 卡托(小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inor 公元前95—46)——罗马国家活动家，贵族共和派领袖。——第109页。
- 凯腊特里伯爵，艾米尔(Kératry, Émile, comte de 1832—1905)——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70年任巴黎警察局长(9—10月)，后领导组织布列塔尼地方武装力量；上加龙省省长(1871)，1871年4月在土鲁斯镇压过公社。——第59、283、665、674、675页。
- 凯累尔，沙尔(Keller, Charles 1843—1913)——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1869—1870年曾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部分译成法文；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接近巴枯宁主义者。——第365、413、677页。
- 凯伦，奥古斯特(Kern, Auguste)——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侨居伦敦。——第233页。
- 凯洛格，爱德华(Kellogg, Edward 1790—1858)——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许多财政问题的著作。——第149、179、216页。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第127页。
- *康韦，蒙丘尔·丹尼尔(Conway, Moncure Daniel 1832—1907)——美国激进派作家，美以美教派传教士，在传教活动和刊印的著作中，积极反对黑奴制；1863—1884年住在欧洲，普法战争期间是《纽约世界报》的通讯员。——第287、288页。
- 考夫曼，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Кауфман, Илларион Игнатьевич 1848—1916)——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彼

- 得堡大学教授,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第 513 页。
- 柯恩,詹姆斯(Coh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1),丹麦通讯书记(1870—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第 199—201、274、416 页。
- 柯尔劳施,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泰奥多尔(Kohlrausch, Friedrich Heinrich Theodor 1780—1867)——德国教育家和历史学家。——第 53 页。
- 柯克伦-贝利,亚历山大·邓达斯·罗斯·威夏尔特(Cochrane-Baillie, Alexander Dundas Ross Wishart 1816—189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第 452、480、682 页。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 161 页。
- *科尔,泰奥多尔(Koll, Theodor)——在伦敦的德国侨民,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司库。——第 277、278 页。
-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Kolb, Georg Friedrich 1808—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221 页。
- 科柯斯基,赛米尔(Kokosky, Samuel 1838—1899)——德国政论家,1872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 100、102 页。
-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Collet, Charles Dobson 死于 1898 年)——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1866年起是《外交评论》杂志(1859—1877)的发行人。——第 290 页。
- 科斯特茨基(Kostecki)——在伦敦的波兰侨民。——第 564、565 页。
-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冯·科滕多夫(Cotta, Johann Georg,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奥格斯堡的出版商,《知识界晨报》和一家大出版公司的老板。——第 208 页。
- 克尔施滕,保尔(Kersten, Paul)——德国雕刻家,拉萨尔分子。——第 125 页。
- 克拉夫林,田纳西(Claflin, Tennessee 1845—1923)——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曾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的组织来实现一系列资产阶级改良;曾和自己的姐姐维·伍德赫尔一起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476 页。
- 克拉里斯,阿里斯提德(Clariss, Aristide 1843—1916)——法国政论家,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在那里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社会革命报》(1871—1872)编辑。——第 349 页。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Clai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1847—1852),残酷地镇压了1848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153、169 页。

- 克莱米约,阿道夫(Crémieux, 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府成员。——第403、642页。
- *克莱因,卡尔·威廉(Klein, Carl Wilhelm)——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爱北斐特起义和佐林根起义的参加者;1852年流亡美国,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七十年代是佐林根工人合作社(德国)的领导人。——第191、192页。
- 克劳斯(Kraus)——奥地利医生,《维也纳医学周刊》的发行人。——第124页。
- 克里默,威廉·朗达耳(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64—1866),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后为自由党议会议员(1885—1895和1900—1908)。——第69、453页。
- 克吕泽烈,古斯塔夫·保尔(Cluseret, Gustave Paul 1823—1900)——法国政治活动家,美国内战中站在北部方面参加作战;国际会员,追随巴枯宁派,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1870)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1871年4月),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第63、97、148、163、555、608、616、617页。
- 克纳普,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Knapp, Georg Friedrich 1842—1926)——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代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第468页。
- *克楠,菲利浦(Coenen, Philippe)——比利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安特卫普《工人报》编辑部秘书,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支持巴枯宁派;后为比利时社会党组织者之一。——第199—201、273、274页。
- 克尼勒,奥托(Knille, Otto 1832—1898)——德国画家。——第123页。
- *克瓦斯内夫斯基,古斯塔夫(Kwasniewski, Gustav 1833—1902)——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监察委员会委员,国际柏林支部的成员。——第299、300、317页。
- 孔德,奥古斯特(Comte, Auguste 1798—1857)——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第167页。
- 库尔奈,弗雷德里克·埃蒂耶纳(Cournet, Frédéric-Étienne 1839—1885)——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政论家,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八十年代法国布朗基主义组织领导人之一。——第296、329、349、361、429—430、492、573、589页。
- 库格曼,弗兰契斯卡(Kugelman, Franziska 生于1858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女儿。——第156、169、183、184、208、237、258、323、614、630、635、640、666、671、678、682、687页。
- 库格曼,盖尔特鲁黛(Kugelman, Gert-

rude) ——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
——第 123、124、156、169、183、208、237、258、323、614、630、632、635、639、640、649、665、666、670—672、678、682、687 页。

*库格曼, 路德维希 (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 ——德国医生,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 1862 年到 1874 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 把德国的情况告诉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8、11、42、46、49、118、119、121、123、124、147、156、166、169、179、180、183、184、206、207、210、219、220、229、236、237、257、258、322、500、501、503、504、518、595、597、614、615、630—632、634、635、639、640、657、663、664、666—672、676—678、681、682、685—687 页。

库诺 (Cuno) ——杜塞尔多夫的普鲁士官吏, 泰奥多尔·库诺的父亲。——第 455、461 页。

*库诺,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Cuno, Friedrich Theodor 1846—1934)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1871—1872 年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 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会后侨居美国, 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 后来参加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第 324、325、382、389、390、392、394—397、405、407、445—449、451、452、455、458—465、484—486、494、497、498、508、510、519、521、523、527、531—533、540、546、552、559、573 页。

L

拉·阿尔普, 让·弗朗斯瓦·德 (La Harpe, Jean-François de 1739—1803) ——法国诗人和批评家。——第 627 页。

拉·塞西利亚, 拿破仑涅 (La Cecilia, Napoleone 1835—1878) ——法国革命家 (意大利人), 数学教授, 1860 年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 国际在巴黎的组织的成员, 《号召报》的编辑之一, 巴黎公社的将军,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系。——第 118、642 页。

拉伯克, 约翰 (Lubbock, John 1834—1913) ——英国生物学家, 达尔文主义者, 以动物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 民族志学家和考古学家; 金融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第 275、288 页。

拉伯雷, 弗朗斯瓦 (Rabelais, François 1494—1553)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第 346 页。

拉登多夫, 奥古斯特 (Ladendorf, August)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瑞士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邮袋报》编辑。——第 175 页。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 ——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西班牙通讯书记 (1866—1869), 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 (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 (187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第 31、58、74、76、79、94—96、

- 115、132、135、161、164、184—187、195、205、206、223、227、232、283、289、294、344、350、351、358—360、365—367、369、371、382、384—388、407、408、413—415、422—428、435、437、455、456、458、459、461、467、468、499、508、516、520、522、526、532、534、536、540、541、546、548、557、560、587、596、602、611、650、655、658、661、662、665、674、675、677、678、685 页。
- *拉法格，劳拉 (Lafargue, Laura 1845—1911)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第 31、53、56、58、111、132、135、184、185—187、197、204—206、223、231—233、285、289、344、350、352、360、365、366、369、385、388、407、413—415、426—428、437、457、529、532、650、656、662、665、670、674、675、677、685 页。
- 拉法格，沙尔·埃蒂耶纳 (Lafargue, Charles-Étienne 1868 年 12 月—1872 年 5 月) ——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儿子。——第 31、58、135、184、350、352、360、366、388、413、414、428、437、656、665、674、678、682、685 页。
- 拉弗勒，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 (Laveleye, Émile-Louis-Victor de 1822—1892) ——男爵，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35 页。
-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 ——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哲学上的折衷主义者，1870年起侨居国外；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进!》杂志编辑 (1873—1876) 和《前进!》报编辑 (1875—1876)。——第 98、189、232、248、275、276、288、296、297、300、301、356、383、652 页。
- 拉罗克，让 (Larocque, Jean) (假名拉特腊克 Latraque)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波尔多支部领导人之一，1873 年受法庭审讯，逃到西班牙，他以国际总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分从那里继续领导国际波尔多支部的活动。——第 544、546、573、583 页。
-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3) 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7、293、496、594 页。
- *拉沙特尔，莫里斯 (Lachâtre, Maurice 1814—1900) ——法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第 385、402、414、433、437、478、599、629、677、681、686 页。
- 拉特腊克——见拉罗克。
- *拉特森，阿·奥·(Rutson, A. O.) ——英国内务大臣普鲁斯的私人秘书。——第 249、250 页。
- 拉羽尔，路易 (Lahure, Louis 1850 左右—1878) ——印刷《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巴黎印刷厂主。——第 597、630 页。
- 腊祖阿，欧仁·昂惹耳 (Razoua, Eugène-Angèle 1835 左右—1878) ——法国新闻工作者，曾为许多共和派报纸撰稿；接近新雅各宾派，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成立后辞职，公社的积极参加者，任军事学校校长，军事法庭成员，公社

- 被镇压后流亡日内瓦。——第 343、347 页。
- 莱奥, 安得列 (Léo, André 1829—1900) (真名莱奥迪耳·尚普塞 Léodile Champseix)——法国女作家和政论家,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支持巴枯宁派。——第 334、343、347、349 页。
- 莱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 批评家和哲学家, 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318 页。
- 赖利, 威廉·哈里逊 (Riley, William Harrison 生于 1835 年)——英国记者, 共和党人, 社会主义者, 《国际先驱报》的编辑和发行人,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3), 曾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1873 年脱离工人运动。——第 539、545、549、552、556、599 页。
- 朗德克, 贝尔纳 (Landeck, Bernard 生于 1832 年)——法国首饰匠, 未被国际接受的伦敦 1871 年法国人支部成员。——第 348、361、498、687 页。
- 朗维耶, 加布里埃尔 (Ranvier, Gabriel 1828—1879)——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 职业是装饰画家, 巴黎公社委员, 军事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第 314、349、361、492、536、559、589 页。
- 勒·吕贝, 维克多·普· (Le Lubez, Victor-P. 约生于 1834 年)——在伦敦的法国侨民, 和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激进派有联系; 曾参加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6), 法国通讯书记 (1864—1865),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开除出总委员会。——第 214、349、676—677 页。
- 勒·韦德 (Le Verdet)——在伦敦的法国侨民, 1871 年秋参加《谁来了!》报的出版。——第 347 页。
- 勒伯夫, 艾德门 (Lebœuf, Edmond 1809—1888)——法国元帅, 1869 年任法国陆军部长, 普法战争初期, 在魏森堡、维尔特和施皮歇恩失败后辞职, 任巴赞部队军长; 战后退出国家活动。——第 34 页。
- 勒费夫尔 (Lefavre, A.)——法国驻维也纳领事 (1870—1871)。——第 279、282 页。
- 勒弗朗塞, 古斯塔夫 (Lefrançais, Gustave 1826—1901)——法国革命家, 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职业是教员;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六十年代末起为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在那里加入无政府主义派。——第 363 页。
- 勒基, 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 (Lecky,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1838—1903)——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唯心主义者, 写有许多历史著作; 主张限制选举权和资产阶级“自由”。——第 275、288 页。
- 勒南, 厄内斯特·约瑟夫 (Renan, Ernest-Joseph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以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闻名。——第 53 页。
- 勒穆修, 本扎曼 (Le Moussu, Benjamin)——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版

- 师，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第 94—96、103、281、286、336、430、431、471、472、482、491、492、535、576、580、583、602、623、625、637、647 页。
- 雷吉斯，维塔勒（Regis, Vitale）（假名埃蒂耶纳·佩沙尔 Étienne Pecharde）——意大利革命家，在伦敦的国际意大利人支部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西班牙 1873 年各次革命事件的参加者。——第 402、434、442、447、484 页。
- 雷特兰热尔（Reitlinger）——茹·法夫的私人秘书。——第 280 页。
- 里果，拉乌尔（Rigault, Raoul 1846—1871）——法国布朗基派革命家；巴黎公社委员，社会保安委员会代表，1871 年 4 月 26 日起是公社的检察长；5 月 24 日被凡尔赛分子逮捕，未经审讯即被枪杀。——第 348、662 页。
- 里焦，安东尼奥（Riggio, Antonio 1842—1900）——意大利革命家，六十年代是左派马志尼主义者，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国际吉尔真提支部的组织者（1871），曾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1872 年加入巴枯宁派。——第 523 页。
- 里沙尔，阿尔伯（Richard, Albert 1846—1925）——法国记者，国际里昂支部领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盟员，1870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八十年代追随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阿列曼派。——第 335、350、396、404 页。
- 李贝尔斯，布鲁诺（Lieber, Bruno）——荷兰工人，国际海牙支部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海牙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第 518、519、574 页。
- 李卜克内西，阿利萨（Liebknecht, Alice 生于 1857 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大女儿。——第 673、675、685 页。
- 李卜克内西，卡尔（Liebknecht, Karl 1871—1919）——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后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第 294 页。
- *李卜克内西，娜塔利亚（Liebknecht, Natalie 1835—1909）——黑森法学家、自由主义者特·雷的女儿，1868 年起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第 170—174、189—191、204、209、458、478、570、571、683、685 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 和 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 和 1893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8、18、40—45、52、64、68、102、122、126、134、136、157、165、170、171、174、189、191、197、200—205、208、209、214—216、221—223、237—240、246、247、257、259、279、280、282、283、

- 292—294, 311—314, 327, 328, 360—364, 370—372, 378—382, 386, 404—406, 410, 414, 420, 429, 446, 449, 450, 455—458, 462, 463, 466—469, 472—474, 477, 482—485, 494—496, 507, 517, 568—571, 584, 587, 590, 594, 615, 617, 618, 621, 638, 646, 656, 664, 673—675, 680, 683, 684 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第 549 页。
- 利沙加勒, 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 (Lissagaray, Prosper-Olivier 1838—1901) ——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巴黎公社参加者, 追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新雅各宾派”;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著有《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第 78, 81, 89, 642, 670 页。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中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 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1 月—1872 年),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参加者,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4); 在国际里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 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74, 125, 277, 323, 407, 477, 492, 512, 530, 574 页。
- 林达乌, 保尔 (Lindau, Paul 1839—1919) ——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作家, 《现代》杂志的发行人 (1872—1881)。——第 500 页。
- 林德, 珍妮 (Lind, Jenny 1820—1887) ——瑞典女歌剧演员。——第 71 页。
- 林肯, 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创建人之一, 美国总统 (1861—1865); 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 于 1862 年打消了与奴隶主妥协的企图转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 1865 年 4 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 250 页。
- 柳巴文,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Любавин,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5—1918) ——俄国化学家; 1867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 1886—1906 年任教授, 写有许多化学方面的著作; 六十年代曾参加一些革命大学生团体, 六十年代末参加《资本论》俄文版的准备工作。——第 514, 547, 561 页。
-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9—1903)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蒲鲁东主义者, 职业是新闻工作者; 加入在伦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 在支部中捍卫总委员会的路线,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67 和 1871—1872); 比利时通讯书记 (1866),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巴黎保卫战的参加者 (1870—1871),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丈夫。——第 57, 62, 64, 75, 104, 115, 117, 276, 283, 284, 361, 428,

- 458、529、539、541、546、576、624、625、628、636、641、677、684、687 页。
-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73 年 9 月—1874 年 7 月)——沙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的儿子。——第 115、119、626、628、637、639、641、642、646 页。
- 娄, 罗伯特 (Lowe, Robert 1811—1892)——英国政论家和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财政大臣 (1868—1873), 内务大臣 (1873—1874)。——第 237、637 页。
-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32、35、140 页。
- 卢恰尼, 朱泽培 (Luciani, Giuseppe)——意大利新闻工作者, 国际会员, 1871—1872 年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 罗马的一些工人组织的参加者, 曾为民主主义报刊撰稿。——第 298 页。
- 鲁艾, 欧仁 (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从 1849 年起多次任部长, 参议院议长 (1869—1870), 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 七十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领袖之一。——第 81 页。
- 鲁耳埃, 爱德华 (Roullier, Eduard)——法国鞋匠, 蒲鲁东主义者,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巴黎组织的成员,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驻教育部的代表, 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 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第 326、342、348、361 页。
- 鲁克拉夫特, 本杰明 (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器匠,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1),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 于是退出总委员会。——第 269 页。
- 鲁特, 奥古斯特 (Rüdt, August)——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的撰稿人。——第 451 页。
- 鲁瓦, 约瑟夫 (Roy, Joseph)——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译者。——第 365、402、413、437、478、528、597、630、677、681 页。
- 路特希尔德, 赫·伊· (Rothschild, H. J.)——在伦敦的德国侨民。——第 144 页。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吕肯——见波特耳。
- 律斯勒, 海尔曼·卡尔·弗里德里希 (Rösler, Hermann Karl Friedrich 1834—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第 11 页。
- 罗班, 保尔 (Robin, Paul 生于 1837 年)——法国教师, 巴枯宁主义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 (1869 年起),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1871), 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伦敦代表会议 (1871) 代表。——第 261、299、342、345、346、367、392、664 页。
- 罗伯尔, 弗里茨 (Robert, Fritz)——瑞士教师, 巴枯宁主义者,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第 441 页。
- 罗赫纳,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约生于 1824 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细木工, 共产

- 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69、477、492页。
- 罗朗，奥古斯特(Laurent, Auguste 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更准确地说明了分子和原子的概念。——第319页。
- 罗伦佐，安赛尔莫(Lorenzo, Anselmo 1841—1915)——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第345、349、369、459、664页。
- 罗奇，约翰(Roach,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1872），曾领导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269、556、565页。
- 罗沙，沙尔(Rochat, Charles 生于1844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通讯书记（1871—1872），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74、77、125、284页。
- 罗什弗尔，昂利(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逃往英国；八十年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营。——第57、60、117、146、636、658、660页。
- 罗斯科，亨利·恩菲耳德(Roscoe, Henry Enfield 1833—1915)——英国化学家，写有许多化学教科书。——第89页。
-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381页。
- 罗伊特，弗里茨(Reuter, Fritz 1810—1874)——德国幽默作家。——第237页。
- 罗兹瓦多夫斯基，约瑟夫(Rozwadowski, Józef 生于1846年)——波兰革命家，波兰1863—1864年解放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2）。——第71、72、256、288、302、303、356、606页。
- 洛尔米埃，玛丽(Lormier, Marie)——居住在伦敦的一个法国妇女，马克思一家的熟人。——第232页。
-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民粹派，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0、98、99、102、189、230、256、275、479、548、560、652、679页。
- 洛佩茨·德·拉腊(Lopez de Lara)——在伦敦的西班牙商人。——第414页。

M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生于1853年)——亚历山大二世的女儿，1874年起是爱丁堡公爵的妻子。——第632页。

马丁,孔斯坦(Martin, Constant)——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286、518、642页。

马多克(Maddock, G. W.)——美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477页。

马尔尚,路易(Marchand, Louis)——法国巴枯宁主义者,曾被巴黎公社派赴波尔多,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流亡者协会的书记并为《社会革命报》撰稿,根据波尔多支部的要求被开除出国际。——第386页。

马克·冯·莱贝里希,卡尔·弗里德里希(Mack von Leiberich, Karl Friedrich 1752—1828)——奥地利将军,在1805年反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率全军在乌尔姆投降(1805年10月17日)。——第48页。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Marx-Aveling, Eleanor 1855—1898)(杜西 Tussy)——八十至九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的小女儿,1884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28、40、66、73、74、78、81、89、100—102、105、106、108、116、118、120、121、123、124、128、147、174、204、223、231—233、283、285、289、296、298、370、385、428、572、611、627、628、634、635、637、639、640、646、649、651、657、659、661、662、665、672—675、678、679、682、685页。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39、45、72、76、77、

79—81、95、105、106、116、126、145、147、172、174、232、285、286、294、298、365、380、388、472、600、602、607、609、626、638、650、655—663、672、682—685页。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28、40、73、74、94、95、114、115、117、119、120、126、127、174、184、190、197、204、223、231—233、258、283、285、289、296、299、305、322、360、369、385、412、428、458、500、529、539、541、596、602、626、628、629、635—637、639—642、646、655、657、659、661—663、665—672、674—678、681、682、684—687页。

马克西,弗雷德里克·奥加斯特斯(Maxse Frederick Augustus 1833—1900)——英国政论家。——第35页。

马隆,贝努瓦(Malon, Benoit 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342、347、349、357、363、401、436、456、476页。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

- 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137、203、244、262、268、269、298、321、359、371、388、392页。
- 麦迪逊 (Maddison) ——在伦敦的苏格兰医生，曾为马克思一家治病。——第7、49、51、206、219、233页。
-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1808—1893) ——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任夏龙军团司令，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总司令，第三共和国总统 (1873—1879)。——第34、48、51、61、81、82、88、112、113、641页。
- 麦克唐奈，詹·帕特里克 (MacDonnel, J. Patrick 1845左右—1906) ——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芬尼亚运动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 (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2年12月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269、291、294、354、355、492、535、539、543页。
- 迈尔，卡尔 (Mayer, Karl 1819—1889)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第621页。
- 迈斯纳，奥托·卡尔 (Meissner, Otto Karl 1819—1902) ——汉堡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他著作。——第124、125、128、478、483、501、569、579、648、668、677、686页。
- 迈耶尔，海尔曼 (Meyer, Hermann 1821—1875)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1852年流亡美国，五十年至六十年代初曾领导亚拉巴马州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国际圣路易斯支部组织者之一；约·魏德迈的朋友。——第599、609页。
-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 (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第618、630页。
- *迈耶尔，齐格弗里特 (Meyer, Sigfrid 1840左右—1872)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工程师，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反对拉萨尔主义，国际会员；1866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149、150、176—178、324、331页。
- 曼涅，比埃尔 (Magne, Pierre 1806—1879) ——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财政大臣 (1855—1860、1867—1869、1870、1873—1874)。——第114页。
-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 ——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1835—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曾任普鲁士总

- 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16、17、44、50、620、655页。
- 梅恩,亨利·詹姆斯·萨姆纳(Maine,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和法学家史家。——第275、288、289页。
-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霍赛(Mesa y Leompart, José 1840—1904)——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解放报》编委(1871—1873),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第120、358、359、382、385、523、534、538、540、557、559、612、645页。
- 门德尔森,莫泽斯(Mendelssohn, Moses 1729—1786)——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自然神论者。——第6页。
- 米耳克,弗里茨(Milke, Fritz)——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印刷工人,国际柏林支部的成员,曾任书记;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529页。
- 米尔柏格,阿尔都尔(Mülberger, Arthur 1847—190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医生。——第468、554、592页。
- 米尔纳,乔治(Milner,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第545页。
- 米尔斯,查理(Mills, Charles)——英国工程师,1871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269页。
- 米凯尔,约翰(Miquel, Johannes 1828—1901)——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208、209、229页。
- 摩里,赛米尔(Morley, Samuel 1809—1886)——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5、1868—1885);1869年起是《蜂房》报的所有者。——第228、618页。
- 摩里,约翰(Morley, John 1838—1923)——英国政论家,后为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1867—1882年为《双周评论》主编。——第187页。
- *莫尔,弗里德里希(Moll, Friedrich 1835左右—1871)——佐林根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4年侨居美国,纽约德国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回德国后为国际会员,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第191、192页。
- 莫尔,托马斯(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大法官,人文主义作家,空想共产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第569页。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立法议会

- 议员(1849—1851),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第88页。
- *莫拉, 弗朗西斯科 (Mora, Francisco 1842—1924)——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国际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支部组织者之一,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1872), 《解放报》编委(1871—1873), 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 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积极斗争,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之一(1879)。——第213、358、366、369、516、517、538页。
- 莫拉哥-冈萨勒斯, 托马斯 (Morago Gonzáles, Tomás)——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雕刻工, 西班牙的同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1871),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384页。
- 莫特斯赫德, 托马斯 (Mottershead, Thomas 1825左右—1884)——英国织布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 丹麦通讯书记(1871—1872), 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224、373、416、418、419、429、473—475、521、533、538、556、565、587、596、602页。
- 墨菲, 威廉·马丁 (Murphy, William Martin 1844—1921)——爱尔兰铁路企业家和商人, 《爱尔兰独立报》的所有者, 议会议员(1885—1892)。——第355页。
- 默里, 查理 (Murray, Charl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宪章运动的参加者, 全国改革同盟领导人之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八十年代积极参加社会民主联盟。——第545页。
- *穆尔, 乔治 (Moore, George)——英国雕刻家; 同拉法格和勒穆修一起于1873—1874年合伙经营石印雕版企业, 马克思曾一度参加该企业。——第95、96、103—106、622—625页。
- 穆尔, 赛米尔 (Moore, 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 国际会员, 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24、30、56、78—80、82、87、89页。
-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 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34、105、230页。

N

- 拿破仑第一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46、48、52、159、168、307、393、626页。
-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 法国皇帝(1852—1870)。——第5、9—11、17、22、25、26、31、33、34、36、37、41—44、46、

- 47、54、59、61、65、81、82、87、132—135、147、148、152、155、159、160、167、175、180—182、185、186、207、215、222、279、350、396、403、651、664、668、680 页。
- 纳布鲁齐，路多维科 (Nabruzzi, Lodovico) ——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巴枯宁主义者，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第 390 页。
- 纳泽 (Naze) ——在伦敦的巴黎公社流亡者，伦敦法语支部的成员。——第 297 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1825—1855)。——第 194 页。
- 尼科尔森 (Nicholson) ——在纽约的国际爱尔兰人支部的成员，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的财务委员(1872 年 6 月以前)。——第 493 页。
- 尼约基-维亚尼，奥斯瓦多 (Gnocchi-Viani, Osvaldo 1837—1917) ——意大利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的拥护者，七十年代起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政论家，积极参加国际在意大利的活动(1872—1873)，意大利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82)。——第 523 页。
- 涅恰也夫，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 (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1868—1869 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1871 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1869 年在莫斯科成立密谋组织“人民惩治会”；1872 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第 73、173、306、334、377、396、542 页。
- 诺布雷-弗朗萨，若瑟 (Nobre-França,

- José) ——葡萄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里斯本第一批支部的组织者之一，1872—1873 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第 94、523、534 页。
- 诺马耶，路德维希 (Neumayr, Ludwig)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国际会员，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维也纳新城周报》的编辑。——第 581 页。

O

- *欧门，哥特弗利德 (Ermen, Gottfried)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193、194、632—634 页。
- 欧仁妮 (Eugénie 1826—1920) ——法国皇后(1852—1870)，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 148、658 页。
- 欧文，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69 页。

P

- *帕拉迪诺，卡尔梅洛 (Palladino, Carmelo 1842—1896)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律师，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成员。——第 267、338—341 页。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

- 1858 和 1859—1865)。——第 13、153、169 页。
- 培列, 昂利 (Perret, Henri) ——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雕刻工, 在瑞士的国际领导人之一,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 (1868—1869),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 (1868—1873), 《平等报》编辑,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伦敦代表会议 (1871) 的代表; 1869 年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 但在海牙代表大会后采取调和主义立场。——第 7、90、93、97、143、260、298、302、304、495、524、579、585、608、615—617、664、669 页。
- 佩察, 文钦佐 (Pezza, Vincenzo 1841—1873) ——意大利政论家, 左派马志尼主义者, 七十年代初成为巴枯宁主义者, 国际米兰支部成员。——第 448 页。
- 佩恩, 昂利·德 (Pène, Henri de 1830—1888) ——法国新闻工作者, 保皇派, 《巴黎报》的创办人和主编 (1868—1888); 1871 年 3 月 22 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第 198 页。
- 佩里尼, 鲁伊治 (Perrini, Luigi) ——意大利工人, 国际都灵支部成员。——第 523、534 页。
- 佩普, 弗莱彻 (Pape, Fletcher)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 追随改良派,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565 页。
- 佩沙尔, 埃蒂耶纳 ——见雷吉斯, 维塔勒。
- 佩斯卡托里, 埃尔米尼奥 (Pescatori, Erminio 1836—1905) ——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拥护者, 博洛尼亚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 该联合会报纸的领导人。——第 375 页。
- 佩特罗尼, 朱泽培 (Petroni, Giuseppe 1812—1888) ——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 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马志尼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3 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1870 年获释, 《人民罗马》报编辑。——第 325 页。
- 佩脱拉克, 弗兰契斯科 (Petrarca, Francesco 1304—1374) ——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意大利诗人。——第 114 页。
- 彭普斯 ——见白恩士, 玛丽·艾伦。
- 皮阿, 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1889) ——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 30、57、82、217、218、229、363、662 页。
- *皮奥, 路易 (Pio, Louis 1841—1894) ——丹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 国际丹麦支部创建人之一 (1871), 《社会主义者报》编辑; 丹麦社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 (1876); 1877 年侨居美洲。——第 362、416—419、429 页。
- 皮尔 (Pihl, S. F.) ——丹麦工人运动活动家, 哥本哈根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第 600、602 页。
- 皮哥特, 理查 (Pigott, Richard 1828 左右—1889) ——爱尔兰资产阶级政论家, 《爱尔兰人报》的出版者 (1865—1879), 芬尼亚运动的拥护者, 八十年代投靠英国政府。——第 58、355、659 页。
- 皮契尼, 弗兰契斯科 (Piccini, Francesco)

- 意大利鞋匠，左派马志尼主义者，佛罗伦萨马志尼派的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后为左派共和主义者国际民主协会的成员。——第 251 页。
-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 年是制宪会议议员。——第 6、149、241、333、343、381、414、468 页。
- 普芬德，卡尔 (Pfähnder, Karl 1818—1876)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画家，1845 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 和 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77、492 页。
- 普拉特，弗拉基斯拉夫 (Plater, Wladislaw 1806—1889) ——波兰政治活动家，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第 118 页。
- 普兰德加斯特，约翰·帕特里克 (Prendergast, John Patrick 1808—1893) ——爱尔兰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党人，民族主义者，写有许多有关爱尔兰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415 页。
- 普雷钦，查理 (Praitsching, Charles) ——美国国际会员，临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纽约总委员会委员；1873 年被开除出国际。——第 481 页。
- 普里纽 (Prigneaux) ——在伦敦的法国侨民。——第 509 页。
- 普律东 (Prudhomme 约生于 1843 年) ——国际会员，国际在波尔多(法国)的通讯员。——第 187 页。
- 普野-克尔蒂约，奥古斯丹·托马 (Pouyer-Quertier, Augustin-Thomas 1820—1891) ——法国大厂主和政治活动家，保护关税派，财政部长 (1871—1872)，曾在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签订和约的谈判 (1871)。——第 227 页。

Q

- 齐赫林斯基 (Zichlinsky) (或：齐林斯基 Zilinski) ——德国侨民，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演说和进行分裂活动于 1871 年底被开除出协会。——第 125、286 页。
- 齐马晓夫，亚历山大·叶哥罗维奇 (Тимаш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Егорович 1818—1893) ——俄国内务大臣 (1868—1877)。——第 177 页。
- 契切林，波利斯·尼古拉也维奇 (Чичерин,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04) ——俄国法学家和国家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1861—1868)，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证明，俄国的土地公社的产生是沙皇政府赋税政策的结果。——第 577 页。
-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 ——英国国王 (1760—1820)。——第 68 页。
- 切雷蒂，切耳索 (Ceretti, Celso 1844—1909) ——米朗多拉人，加里波第的朋友，曾参加多次战役，坚定的民主派，巴黎公社后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巴枯宁的亲密的合作者和通信人。——第 375 页。
- 琴特纳里，列奥纳多 (Centenari, Leonardo) ——国际罗马支部的成员。——第 523 页。

琼斯, 爱德华(Jones, Edward)——国际曼彻斯特支部书记, 1872 年秋起是曼彻斯特区域委员会书记; 支持总委员会反对改良主义者的斗争。——第 535 页。

R

让罗, 若尔日(Jeannerod, Georges 1832—1890)——法国军官和新闻工作者, 普法战争初期为《时报》的随军记者。——第 37 页。

热拉尔, 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 Charles-Frédéric 1816—1856)——杰出的法国化学家。——第 319 页。

日拉丹, 艾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 403 页。

*荣克, 海尔曼(Jung, Hermann 1830—1901)——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侨居伦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 年 11 月—1872 年), 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伦敦代表会议(1871)主席,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 1872 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1877 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第 73、74、138、143、145、174、175、224、225、233、260、281、286、297、301—306、310、311、314、326、329、367、381、388、401、402、412、420、474、488、504、518、519、524、525、

529、551、556、565、566、573、576、587、596、599、602、612、617、646 页。

荣克, 萨拉(Jung, Sarra 死于 1890 年)——海尔曼·荣克的妻子。——第 281、329、525 页。

茹尔德, 弗朗斯瓦(Jourde, François 1843—1893)——巴黎公社活动家, 右翼蒲鲁东主义者, 公社财政委员会领导人;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1874 年从那里逃脱; 回到法国后脱离工人运动。——第 282 页。

茹柯夫斯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33—1895)——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1862 年起流亡瑞士, 巴枯宁的秘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第 347、401、547 页。

*若昂纳尔, 茹尔(Johannard, Jules 1843—1888)——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石印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69、1871—1872)和意大利通讯书记(1868—1869), 巴黎公社委员, 追随布朗基派,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第 314、328、361、596 页。

S

萨德勒(Sadler)——英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第 311 页。

萨加斯塔, 普腊克塞德斯·马提奥(Sagasta, Práxedes Mateo 1825—1903)——西班牙国家活动家, 自由派的领袖, 内务大臣(1871—1872), 外交大臣(1874), 内阁首相(1881—1883、1885—1890、1892—1895、1897—1899、1901—1902)。——第 461 页。

- 萨卡兹, 弗朗斯瓦 (Sacase, François 1808—1884) —— 法国法官, 保皇派, 从 1871 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 436 页。
- 萨维奥, 彼得罗 (Savio, Pietro 约生于 1847 年) ——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 443 页。
- *赛拉叶, 奥古斯特 (Serrailleur, Auguste 生于 1840 年) —— 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的活动家, 职业是制植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9—1872), 比利时通讯书记 (1870) 和法国通讯书记 (1871—1872), 1870 年 9 月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 巴黎公社委员,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3); 马克思的战友。——第 18、23、30、56、60、63、69、90—94、151、152、154、195、217、218、284、301、304、335、344、359、361、386、467、492、522、523、535、536、539、543—546、550、557、559、572—573、580、581、587、588、596、598、600、608、610、611、660、661、667 页。
- 塞西利亚 —— 见拉·塞西利亚。
- 散蒂尼昂, 加斯帕尔 (Santiñon, Gaspard 死于 1903 年) ——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西班牙同盟的创始人之一; 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367 页。
- 沙多勃利昂子爵,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 —— 著名的法国作家, 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第 102 页。
- 沙兰, 路易·德尼 (Chalain, Louis-Denis 生于 1845 年) ——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旋工,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社会保安委员会、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曾一度加入未被国际接受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 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第 74、284、344、346、361 页。
-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6 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5),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第 191 页。
- 沙斯波, 安都昂·阿尔丰斯 (Chassepot, Antoine-Alphonse 1833—1905) —— 法国军事发明家。——第 43 页。
- 沙特兰, 欧仁 (Châtelain, Eugène 1829—1902) —— 法国新闻工作者,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靠拢新雅各宾派;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 未被国际接受的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 八十至九十年代为法国社会主义报纸撰稿。——第 30 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50、108、109、135、672 页。
- 舍尔尼埃 (Chernier) —— 在美国的法国侨民, 国际会员; 酒商, 维·伍德赫尔的拥护者。——第 176 页。
- 申克, 亨利希 (Schenck, Heinrich) —— 拉萨尔分子,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 教育协会会员；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演说和进行分裂活动于1871年底被开除出协会。——第406页。
- 圣贝夫, 沙尔·奥古斯坦(Sainte-Beuve, Charles-Augustin 1804—1869) ——法国批评家和作家。——第102页。
- 圣西门,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333页。
-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 Karl August)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改良主义者,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者之一; 曾抨击马克思主义, 八十年代脱党。——第553页。
- 施累巴赫, 比埃尔(Schleibach, Pierre) ——德国工人, 侨居比利时, 国际佛尔维耶支部的成员。——第497、508页。
- 施奈德尔, 约瑟夫(Schneider, Josef) ——德国工人, 拉萨尔分子,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和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演说于1871年底被开除出协会。——第286、360、361、380、498页。
- *施佩耶尔, 卡尔(Speyer, Carl 生于1845年) ——德国细木工, 六十年代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 国际会员, 1870年侨居美国,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1872年起为总委员会委员。——第323、324、331、420页。
- 施塔尔, 亨利希(Stahl, Heinrich) ——在芝加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 芝加哥《先驱报》的创办人之一。——第644、645页。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耶稣传》的作者;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53、89页。
- 施特龙, 威廉(Strohn, Wilhelm) ——在英国的德国侨民,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曾受马克思之托同奥·迈斯纳交涉出版《资本论》。——第483页。
-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 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头子。——第10、12、16、134、189、190、204—206、215、236、313、482、636、661页。
-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 ——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1864—186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1872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 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12、171、333、361、385、393、414、498、510、618页。
- 施维茨格贝耳, 阿德马尔(Schwitzguébel, Adhémar 1844—1895) ——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工, 国际会员, 巴枯宁主义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第125、313、367、377、441、467、489、511、521、526、645页。
- 舒托, 昂利(Chouteau, Henri) ——法国

- 彩画匠，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并加入1871年法国人支部。——第348页。
- 叔本华，阿尔都尔(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鼓吹者，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第127页。
-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哲学上是不可知论者，在自然科学上是达尔文学说的拥护者。——第357页。
- 斯蒂凡诺尼，鲁伊治(Stefanoni, Luigi 1842—1905)——意大利作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唯理论者，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自由思想》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支持巴枯宁派。——第381、405、406、456、680页。
- 斯克列比茨基，亚历山大·伊里奇(Скребиц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27—1915)——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的作者。——第560页。
- 斯密斯，阿尔丰斯(Smith, Alfons)——英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498页。
- 斯珀吉昂，查理·哈登(Spurgeon, Charles Haddon 1834—1892)——英国著名的洗礼教派传教士。——第111页。
- 斯普林加尔，罗什(Splingard, Roch)——比利时一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无政府主义者，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547页。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1869年受封)(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和1874—1878)，殖民大臣(1882—1885)，爱德华·得比的儿子。——第110页。
- 斯坦美兹，卡尔·弗里德里希(Steinmetz, Karl Friedrich 1796—1877)——德国将军，1871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团司令(1870年9月前)。——第25页。
-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286页。
- 斯廷斯，欧仁(Steens, Eugène)——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左派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国际会员，《人民论坛报》编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72年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第342、371、379、451、480页。
- 斯图亚特，查理·爱德华(Stuart, Charles Eduard 1824—1882)——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奥地利军队上校，曾参加小唐·卡洛斯起义。——第101页。

T

泰勒，阿尔弗勒德(Taylor, Alfred)——

- 英国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3)。——第 269 页。
- 泰莉莎 (Thérèse 1837—1913) (恩玛·瓦拉东 Emma Valadon)——法国女歌唱家。——第 11 页。
- 泰罗, 爱德华·伯纳特 (Tylo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著名的英国民族志学家, 文化史和民族志学进化论学派的创始人。——第 275、288 页。
- 泰斯, 阿尔伯 (Theisz, Albert 1839—188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金属切割工, 蒲鲁东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第 75、276、284、344、346—348、350、361、380、385 页。
- 泰斯蒂尼 (Testini)——意大利巴枯宁主义者, 国际米兰支部的成员。——第 448 页。
- 坦尼森, 阿尔弗勒德 (Tennyson, Alfred 1809—1892)——英国诗人, 反动浪漫主义者。——第 627 页。
- 陶赫尼茨, 卡尔·克利斯提安·菲利浦 (Tauchnitz, Karl Christian Philipp 1798—1884)——莱比锡的出版商和书商, 曾大量出版各种语言的字典。——第 276、362 页。
- 特耳克, 卡尔·威廉 (Tölcke, Karl Wilhelm 1817—189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618 页。
- *特爾察吉, 卡洛 (Terzaghi, Carlo 约生于 1845 年)——意大利律师, 都灵无产者解放社书记, 1872 年成为警探。——第 374—378、398—400、434、442、443、447、490、523 页。
- 特拉夫尼克, 约翰 (Travnick, Johann)——匈牙利工人, 布达佩斯工人联合会会员。——第 277 页。
- 特雷恩 (Train 1829—1904)——美国实业家, 在其《特雷恩同盟报》上支持维多利亚·伍德赫尔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计划。——第 355 页。
- 特雷特, 威廉 (Trate, William)——茹尔德审判案的证人。——第 282 页。
- 特里东, 埃德姆·玛丽·古斯塔夫 (Tridon, Edme-Marie-Gustave 1841—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布朗基主义者, 国际会员,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后辞职,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第 217、662 页。
- 特鲁拉夫, 爱德华 (Truelove, Edward)——伦敦出版商, 前宪章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第 330、518、519 页。
- 特鲁索夫, 安东·丹尼洛维奇 (Трусов, Антон Данилович)——俄国革命家, 曾参加 1863 年波兰起义; 流亡瑞士, 并接近巴枯宁和涅恰也夫; 日内瓦《人民事业》杂志编委 (1868) 和编辑部秘书, 后与巴枯宁决裂; 国际俄国人支部书记。——第 97、98 页。
- 特律希 (Truchy) (笔名木斯勒雷 Mous-selerès)——法国新闻工作者, 波拿巴主义者。——第 403 页。
- 特罗胥, 路易·茹尔 (Trochu, Louis-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侵占阿尔及利亚 (三十三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和意大利战争 (1859) 的参加者, 国防政府的首脑, 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 (1870 年 9 月—1871 年 1 月), 背叛地破坏城防,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第 54、59、180、185 页。

梯布林, 尼古拉斯·莱昂 (Thieblin, Nicolas Léon 1834—1888)——英国新闻工作者, 意大利人; 曾在彼得堡的军事学院学习;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曾为许多伦敦报纸撰稿, 从 1874 年起住在纽约。——第 7、12、14、160、240 页。

梯尔泰 (Tyrtaios 公元前 7—6 世纪)——古希腊诗人, 曾歌颂斯巴达人的军事功绩。——第 177 页。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内务大臣 (1832、1834), 首相 (1836、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政府首脑 (内阁总理) (1871),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57、75、81、82、87、88、162、202、207、227、280、283、350、396、629、638、668、675、682 页。

提巴尔迪, 鲍洛 (Tibaldi, Paolo 1825—1901)——意大利革命家, 加里波第的拥护者; 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参加者。——第 72、244 页。

田格 (Tenge 约生于 1833 年)——汉诺威的库格曼一家的亲近女友。——第 630、632 页。

图尔斯基, 卡斯帕尔 (Turski, Kasper 1847—1926)——波兰布朗基派革命家, 巴黎公社参加者, 巴枯宁派在苏黎世的斯拉夫人支部的成员 (1871—1872); 曾同俄国革命运动保持联系, 法国和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九十年代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党员, 后为民族主义者。——第 305 页。

托伦, 昂利·路易 (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代表;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 被开除出国际; 后为参议员。——第 375、377 页。

托马诺夫斯卡娅, 伊丽沙白·鲁基尼奇娜 (Томановская, Елизавета Лукинична 生于 1851 年) (伊丽沙白·德米特里耶娃 Елизавета Дмитриева)——俄国女革命家, 1867 年到 1873 年侨居国外, 参加出版《人民事业》杂志, 日内瓦俄国人支部的成员, 支持马克思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 马克思全家的朋友; 积极参加巴黎公社, 公社被镇压后离开法国, 流亡他地; 回到俄国后脱离革命活动。——第 281、642 页。

托马斯, 弗朗西斯科 (Tomas, Francisco 1850 左右—1903)——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职业是泥水匠,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3),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 523、534 页。

W

*瓦尔兰, 路易·欧仁 (Varlin, Louis-Eugène 1839—1871)——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装订工人, 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国际在法国的领导人之一,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 巴黎公社委员, 1871 年 5 月 28 日被凡尔

- 赛分子杀害。——第 226、227、662 页。
- 瓦尔特——见万-赫德盖姆。
-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 Adolph 1835—1917)——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 104、577 页。
- 瓦亨胡森,汉斯(Wachenhusen, Hans 1823—1898)——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作家。——第 307 页。
- 瓦克斯,奥托(Wachs, Otto 1836—1913)——普鲁士军官,1870—1871 年普法战争参加者;后为德军总参谋部少校,著有许多有关军事、政治问题的著作。——第 15、595 页。
- 瓦累斯,茹尔(Vallès, Jules 1832—1885)——法国政治活动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蒲鲁东主义者,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委员,教育委员会和对外联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迁比利时;大赦(1880)后回法国。——第 314 页。
- 瓦扬,爱德华(Vaillant, Édouard 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洛桑代表大会(1867)、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法国社会党创建人之一(190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75、276、284、361、488、492、512、537、581 页。
- 万-赫德盖姆(Van-Heddeghem 约生于 1847 年)(假名瓦尔特 Walter)——警探,曾钻进国际巴黎支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3 年被揭露。——第 537、559、573、582、583、589 页。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 8、12、16、17、33、36、42、44、48、49、54、64、67、107、112、113、134、152、159、162、165、181、183、203、507、629 页。
- 威斯特,威廉(West, William)——美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伍德赫尔银行职员,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支部(纽约)书记,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 323、477、521、532 页。
- 韦格曼,阿道夫(Wegmann, Adolph)——德国工人,侨居英国,国际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成员。——第 407、408、465 页。
- 韦济尼埃,比埃尔(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流亡者,因诽谤总委员会于 1868 年被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组织者之一,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 229、268、380、385、480、498 页。
- 韦梅希,欧仁(Vermersch, Eugène 1845—1878)——法国小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时期曾出版《度申老头》周报,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英国出版报纸《谁来了!》,曾在报上对国际和总委员会进行诬蔑。——第 314、347、348、362、380、385、420、669 页。
- *韦努伊埃,茹斯特(Vernouillet, Just)——巴黎莫·拉沙特尔图书出版社经理。——第 528、597 页。
- 韦斯顿,约翰(Weston, John)——英国

-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75页。
- 维贝尔，约瑟夫·瓦伦亭（Weber, Josef Valentin 1814—1895）——德国钟表匠，1848年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71年12月由于诽谤总委员会和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协会。——第214、361、380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62、68、152、169页。
- 维耳马尔，雷蒙（Wilmart, Raimond）（假名维耳莫 Wilmot）——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波尔多支部出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73年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521、526页。
- 维尔茨（Würtz）——合众国国际会员，丹麦流亡者。——第600、602页。
- 维尔茨，沙尔·阿道夫（Würtz, Charles-Adolphe 1817—1884）——法国有机化学家，原子分子学说的拥护者。——第319页。
- 维凡蒂，安娜（Vivanti, Anna）——德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保尔·林达乌的姐妹，马克思家的熟人。——第233页。
- 维干德，奥托（Wigand, Otto 1795—1870）——德国的出版商和书商；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468、496、569页。
- 维克里，赛米尔（Vickery, Samuel）——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1872年12月—1873年5月），曾与委员会里的改良派进行积极的斗争，曼彻斯特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会（1873）主席。——第574页。
- 维南德，克里斯提安（Winand, Christian）——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拉萨尔分子。——第406页。
- 维努亚，约瑟夫（Vinoy, Joseph 1800—1880）——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巴黎第二军团第一军军长和巴黎第三军团司令，1871年1月22日起为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第207页。
- 维沙尔，保尔（Vichard, Paul）——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第598页。
-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46—1847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1849—1850）；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09页。
- 魏斯，格维多（Weiß, Guido 1822—1899）——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六十年代属于进步党左翼，《柏林

- 改革报》编辑(1863—1866)和《未来报》编辑(1867—1871)。——第222页。
- 温菲尔德, 路易斯·斯特兰奇(Wingfield, Lewis Strange 1842—1891)——英国旅行家和作家, 普法战争期间是《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的通讯员。——第125页。
- 文特霍尔斯特, 路德维希(Windthorst, Ludwig 1812—1891)——德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分立主义者; 汉诺威的司法大臣(1851—1852、1862—1865), 帝国国会议员和中央党的首领之一。——第169页。
- 沃尔弗, 鲁伊治(Wolff, Luigi)——意大利少校, 马志尼的拥护者, 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1871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第244、254、268页。
- 沃尔弗, 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鲁普斯 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 职业是教员,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95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第13、35页。
- *吴亭, 尼古拉·伊萨柯维奇(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акович 1845—1883)——俄国革命家,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土地和自由”社社员, 1863年起流亡英国, 后迁瑞士; 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人民事业》编辑部委员(1868—1870), 《平等报》编辑之一(1870—1871), 曾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斗争, 1871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七十年代中脱离革命运动, 1880年回到俄国。——第98、104、260、261、298、305、342、345、401、408、416、488、548、558、579、585、586、608、612、642、664、669、682页。
- 伍德赫尔, 维多利亚(Woodhull, Victoria 1838—1927)——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 1871—1872年企图夺取国际北美联合会的领导权, 组织了一批由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支部, 曾领导被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开除出国际的第十二支部; 曾和自己的妹妹田·克拉夫林一起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414、476、477、510、511、576页。

X

- 西卡尔, 奥古斯特·亚历山大(Sicard, Auguste-Alexandre 生于1829年)——法国鞋匠,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军事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第314、349页。
- 西蒙, 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1872)——特利尔的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曾流亡瑞士。——第162页。

- 西尼耳, 纳骚·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反对缩短工作日。——第 318、319 页。
-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 ——瑞士经济学家, 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 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 245 页。
- 西韦尔斯 (Sievers)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社的印刷厂主。——第 66、154、157 页。
- 希尔德布兰德, 布鲁诺 (Hildebrand, Bruno 1812—1878)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1863 年起出版《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第 6 页。
- 希尔施, 卡尔 (Hirsch, Carl 1841—1900)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工作者, 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 507 页。
-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 6 页。
- 席利, 维克多 (Schily, Victor 1810—1875) ——德国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侨居法国, 国际会员,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在巴黎的国际积极活动家。——第 148、150、177 页。
- 肖耳 (Scholl) ——法国工人, 国际里昂支部的成员, 侨居伦敦, 1872 年支持波拿巴主义者复辟帝国的计划。——第 396 页。
- 肖莱马, 卡尔 (Schorlemmer, Carl 1834—1892) ——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 辩证唯物主义者, 曼彻斯特的教授;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8、56、60、63、78—80、82、85—87、89 页。
- 肖塔尔 (Chautard) ——法国奸细, 曾钻进工人组织, 未被国际接受的伦敦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 后被揭露并开除出支部。——第 310、347、348 页。
- 肖伊, 安得列阿斯 (Scheu, Andreas 1844—1927) ——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 (1868—1874) 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平等报》的编辑; 国际会员; 1874 年侨居英国;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之一, 并且是它的积极参加者。——第 125、581、600 页。
- 肖伊, 亨利希 (Scheu, Heinrich 1845—1926)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国际会员,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1875 年侨居英国。——第 125、451、581、600 页。
- 谢尔策尔, 安得列阿斯 (Scherzer, Andreas 1807—1879) ——德国裁缝, 拉萨尔分子,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 后流亡英国,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1871 年末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演说和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协会。——第 380、405 页。
- 谢夫莱, 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 (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1—1903)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 鼓吹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建立阶级和平和

- “合作”。——第 63、65、69 页。
- 谢列布廉尼科夫,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约生于 1850 年)——俄国革命家, 由于参加 1868—1869 年彼得堡的学生运动而被捕, 拘押在彼得—保罗要塞, 后逃脱; 流亡英国和瑞士, 涅恰也夫的拥护者和助手。——第 140 页。
- 辛格尔, 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87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890 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1884 年起为国会议员, 1885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 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 576 页。
- 休谟, 大卫(Hume, 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不可知论者;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第 127 页。
- 休谟, 罗伯特·威廉(Hume, Robert William)——美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国际会员。——第 147、149 页。

Y

- *雅科比, 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 《未来报》创办人(1867); 1872 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第 26、162、183、188、197、619、620、621 页。
- 雅克拉尔, 沙尔·维克多(Jaclard, Charles-Victor 1843—1903)——法国政论家, 布朗基主义者, 1870 年起为国际会员, 马克思的拥护者,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 巴黎公社时期为国民自卫军军团指挥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俄国。——第 314、662 页。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 183 页。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 33、111、159、183、187、203、632 页。
-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第 183、186 页。
-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 341—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第 127 页。
- *伊曼特, 彼得(Imandt, Peter)——德国教员,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国际会员。——第 77、164、165、198、661、662 页。
- 伊曼特, 罗伯特(Imandt, Robert)——彼得·伊曼特的侄子, 普法战争期间离开法国侨居英国。——第 164、165、198 页。
-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纪六十年代, 死于 127 年后)——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 144 页。
- *于贝尔, 阿道夫(Hubert, Adolphe)——在伦敦的法国侨民, 国际会员。——第 271、278、282、297、329、330、403 页。
- 雨果, 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 67、444 页。

*约策维茨, 斐迪南 (Jozewicz, Ferdinand)——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872年3月中以前是国际柏林支部的通讯书记。——第316、317、400、401、410、411页。

约克, 泰奥多尔 (Yorck, Theodor 1830—187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木器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 拉萨尔分子; 全德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869年加入反施韦泽派, 并参加组织社会民主工党; 1871—1874年为该党的书记。——第568、584、590页。

Z

扎克斯, 艾米尔 (Sax, Emil 1845—1927)——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496、500页。

宰弗特, 鲁道夫 (Seiffert, Rudolph 1826—188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编委, 木器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第522、590页。

卓瓦基尼 (Giovacchini, P.)——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年为意大利通讯书记。——第251页。

宗卡达, 鲁伊治 (Zoncada, Luigi)——国际梅累尼亚诺支部的成员。——第613页。

宗内曼, 列奥波特 (Sonnemann, Leo-

pold 1831—1909)——德国政治活动家, 政论家和银行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报》的创办人(1856)和出版者; 民族联盟的创建人之一(1859), 六十年代持南德联邦主义者立场, 曾接近工人运动; 反对以普鲁士为首统一德国,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第507、618、621页。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f 1828—1906)——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年侨居美国, 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 联合会委员会书记,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1872—1874), 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91、109、127、147—150、176—179、216、285、289、294、313、315、320、322、324、330、331、335、336、353—355、381、415、420、421、430—432、466、470—472、476、477、481、482、491、492、511、516、517、519—521、525—527、531—540、543—546、549—553、555—560、568、572—576、578、580—583、586—589、598—602、607—612、619、621、622、636、638、643、646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里-巴巴——阿拉伯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中的主人公。——第632页。

B

巴汝奇——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第346页。

D

达辛尼亚——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河德》中的人物。——第 80 页。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第 123 页。

H

汉斯·海林——德国传说中的人物。——第 124 页。

J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107、364 页。

K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人物。——第 144 页。

L

兰斯——莎士比亚的喜剧《维罗那二绅士》中仆人的名字。——第 108 页。

M

马凯尔, 罗伯尔——著名法国演员弗雷德

里克·勒美特尔所塑造的和奥诺莱·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 13 页。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第 8、33、38 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是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了古犹太人的先知(《出埃及记》)。——第 468 页。

S

圣詹纳罗(圣雅努亚里)——那不勒斯城的保护神。——第 267 页。

W

文克里特,阿尔诺德——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第 32 页。

Y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代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13、52、169、182、186、632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页)。

载于1872年3月24日《自由报》第12号。——第437、452页。

《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95—400页)。

—The Belgian massacres. To the workmen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69.——第249页。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26—231页)。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British Federation. Address of the British Federal Council to the Sections, Branches, Affiliated Societies and

Members. London, 1872.——第551、555页。

《答布伦坦诺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

—An die Redaktion des «Volksstaat».

载于1872年6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44号。——第450、469、470页。

《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18—127页)。

—An die Redaktion des «Volksstaat».

载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第500、506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第213、218、229、231、236、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 237, 240, 241, 250, 258, 270, 290, 295, 321, 326, 330, 354, 422, 661, 668 页。
-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Secon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1871. —第250, 251, 257 页。
-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Thir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1871. —第262, 266—267, 269, 444 页。
- 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n alle Mitglieder in Europ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载于1871年6月28日—7月29日《人民国家报》第52—61号。——第237, 240, 246, 250, 259, 292, 444 页。
-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Adress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roisième édition revue. Bruxelles, [1872]. —第251, 470, 493, 686 页。
- 《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0—433页)。
- The last Letter from Carl Marx.
载于1871年9月9日《太阳报》。——第285 页。
- 《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致〈每日新闻〉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9—301页)。
-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of debate in Germany.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载于1871年1月19日《每日新闻》。——第180 页。
-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5页)。
-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German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men's Association»...
载于1870年9月15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44号。——第68, 157 页。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
- Address.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249, 251, 262, 332, 417 页。
-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492页)。
- 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fficial edition, revis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London, 1871. —第299, 306, 314, 315, 316, 320, 326, 330, 336, 346, 350—354, 389, 399, 410, 418, 421, 435, 438—442, 448, 460, 472, 502, 508, 512,

- 531、566、575、585、589、599、619、621、648 页。
- 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tungsverordn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mtliche deutsche Ausgabe, revidirt durch den Generalrath. Leipzig, 1871. — 第 314—316、320、326、327、354、364、370、372、389、400、405、418、420、421、450、643 页。
- Statuts Généraux et Règlements Administratif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dition officielle, révisée par le Conseil Général. Londres, 1871. — 第 314—316、320、326、350、352、354、364、389、421、425 页。
- 《组织条例。按历届代表大会（1866—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决议修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78—485 页）。
-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revised in accordance with resolutions passed by the Congresses (1866 to 1869), and by the London Conference (1871).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第 336、435、501—502、508、574、575 页。
-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82—384 页）。
-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t l'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 第 7、143、243、263—265 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60—365 页）。
-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Congress. 载于 1868 年 9 月 9 日《泰晤士报》第 26225 号。——第 249 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1—78 页）。
-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2]. — 第 452、480、682 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9 页）。
-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70]. — 第 7、12、14、16、23、27、34、43、45、46、131、136、137、141、142、151、159—161、166、174、180、250、251、262、279、656 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85—294 页）。
- 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70].
——第 57、58、63、64、67、69、151、153、156、158—160、166、174、250、251、262、279、291 页。
- Deuxième adress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au sujet de la guerre. Aux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en Europe et aux États-Unis.
载于 1870 年 10 月 23 日和 12 月 4 日《国际报》第 93、99 号。——第 153 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1872 年 3 月 5 日和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6—59 页)。
- International Arbeiter-Assoziation. Beschlüsse des Generalraths über die Spaltung in der Föderatio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angenommen in seinen Sitzungen von 5 und 12 März 1872.
载于 1872 年 5 月 8 日《人民国家报》第 37 号。——第 421、430—431、442、471 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93—394 页)。
- 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au Bureau Central de l'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第 7、143、243、265 页。
-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1872 年 9 月 3 日会议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24 页)。——第 526、553、631 页。
- 《[卡·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记录。摘自 1871 年 1 月 17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665—666 页)。——第 174 页。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页)。
-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载于 1852 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 1 期。——第 206、414、651 页。
-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8—36 页)。
- Ueber P. J. Proudhon.
载于 1865 年 2 月 1、3 和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17 和 18 号。——第 381 页。
-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11—415 页)。
- Mr. Washburn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in Paris. To the New York Central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 ——第 250、251、257、271、290 页。
- 《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国

- 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的男女工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1—493页)。
- The Lock-out of the Building Trades at Geneva.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to the Working Men and Women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70. —第249页。
- 《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
-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第251、262、265、332、339、340页。
- 《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5页)。
- Programme.
-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1870年伦敦版。——第138、250页。
-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 载于1870年7月《先驱》第7期。——第138页。
- 载于1870年8月13日《人民国家报》第65号。——第138页。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第343、381、384、404、414、468、569页。
-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Eastern Post».
- 载于1871年12月23日《东邮报》第169号。——第382页。
-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3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Eastern Post».
- 载于1872年1月20日《东邮报》第173号。——第382页。
-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4—525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Eastern Post».
- 载于1872年1月28日《东邮报》第174号。——第382页。
- 《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01—403页)。
-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Labour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69. ——第249页。
-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22页)。
- To Abraham Lincol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载于1865年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第250页。
- 《致〈纽约先驱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28—429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York

- Herald》。
- 载于 1871 年 8 月 27 日《高卢人报》第 1145 号。——第 284 页。
-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07 页)。
- Karl Marx and the Pall Mall Gazette。
- 载于 1871 年 7 月 8 日《东邮报》第 145 号。——第 258 页。
- 《致〈旗帜晚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36 页)。
- To the Editor。
- 载于 1871 年 9 月 6 日《旗帜晚报》——第 77 页。
-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14—316 页)。
- An die Redaktion des «Volksstaat»。
- 载于 1871 年 3 月 29 日《人民国家报》第 26 号和 1871 年 3 月 26 日《未来报》第 73 号。——第 197—198 页。
- 《致〈泰晤士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18—319 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 载于 1871 年 4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27028 号。——第 248 页。
- 《致〈舆论〉周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26—427 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Public Opinion»。
- 载于 1871 年 8 月 26 日《舆论》周报第 518 期。——第 77 页。
- 《致〈舆论〉周报编辑。私人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25 页)。——第 72 页。
- 《致〈真理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34—435 页)。
- Monsieur le rédacteur...
- 载于 1871 年 9 月 3 日《夜晚报》第 862 号。——第 291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30、342、549、560、561、565 页。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卷《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 ——第 6、177、208、290、365、468、483、528、561 页。
-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Том первый. Книга I. Процесс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С. -Петербург, 1872. ——第 99、230、255、317—320、335、342、344、365、400、452、470、478、488、493、513—514、528、549、681、686 页。
-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Hamburg, 1872. ——第 364、365、369、381、384、400、413、432、437、452、454、458、470、471、478、488、492、496、501、513、564、565、579、599、603、651、668、677、679、681、686 页。
- Le Capital. Traduction de M. J. Roy, entièrement révisée par l'auteur. Paris, [1872—1875]. ——

- 第 99、102、105、107、336、365、381、385、400、402、404、413—414、433、437、452、454、458、470、471、478、488、492、496、501、503、513、528、539、548、552、561、564、565、579、581、594、595、597、599、629、631、636、677、679、681、686 页。
-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12—313 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 1871 年 3 月 23 日《泰晤士报》第 27018 号。——第 196—197 页。
- 《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33—434 页）。
-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Irish political prisoners.
载于 1869 年 11 月 21 日《雷诺新闻》。——第 249 页。
- 《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80 页）。
- Beschuß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bezüglich des «Bee-Hive».
载于 1870 年 5 月 11 日《人民国家报》第 38 号。——第 228 页。
- 《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70 页）。
- Beschuß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vom 19. Oktober. 1871.
载于 1871 年 11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第 88 号。——第 73、304 页。
- 载于 1871 年 11 月 3 日《玫瑰小报》第 306 号。——第 304、306 页。
-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90 页）。
-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Décisions du Conseil général. Le Conseil général au Comité fédéral Romand.
载于 1870 年 7 月 24 日《米拉波报》第 53 号。——第 7、139、313、368 页。
- Le Conseil général au Comité fédéral, siégeant à La Chaux-de-Fonds.
载于 1870 年 7 月 23 日《团结报》第 16 号。——第 30 页。
- 《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89—92 页）。
-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 1872 年 5 月 26 日《东邮报》第 191 号。——第 471、478、480 页。
- 《总委员会关于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总委员会决议，1871 年 11 月 7 日会议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99—504 页）。——第 347 页。
- 《总委员会关于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在 1871 年 10 月 17 日会议上通过的总委员会决议。致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71—474 页）。——第 347 页。
- 《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85 页）。

-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nseil Général).
载于1870年5月14日《马赛曲报》第145号。——第431页。
- 《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2页)。
- Communication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ondre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载于1868年7月12日《自由报》第55号。——第217页。
-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7—432页)。
- Bericht des Generalrat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an den IV. allgemeinen Congress in Basel. Basel, 1869.
——第249页。
-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
- Le Conseil Général au Conseil fédéral de la Suisse Romande.
——第139页。
- 弗·恩格斯**
- 《爱尔兰歌曲集代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74—575页)。
——第657页。
-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
-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Leipzig, 1870. ——第58, 115, 117, 259, 554, 569页。
-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Leipzig, 1875. ——第650页。
-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46—455页)。
-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Vorbemerkung.
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第28号。——第58页。
- 《〈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1—567页)。
- Vorbemerkung.
载于《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第三版。——第650页。
- 《德国战争短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87—212页)。
- Notes on the War in Germany.
载于1866年6月20, 25和28日, 7月3日和6日《曼彻斯特卫报》第6190, 6194, 6197, 6201和6204号。
——第10页。
- 《帝国军事法。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48—550页)。
- Das Reichs-Militär-gesetz. I.
载于1874年3月8日《人民国家报》第28号。——第620页。
- 《帝国军事法。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50—557页)。
- Das Reichs-Militär-gesetz. II.
载于1874年3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29号。——第620页。
- 《[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87—689页)。
-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 载于1871年7月29日《东邮报》第148号。——第268、276页。
- 《[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摘自1872年5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18—721页)。
- 载于1872年5月12日《东邮报》第189号。——第467、468页。
- *《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0页)。
- 载于1871年4月12日《人民国家报》第30号。——第200、201页。
- 《关于德国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47—654页)。
- Varia über Deutschland. ——第619页。
- *《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84—85页)。
- 载于1872年4月27日《东邮报》第187号。——第445、458页。
- *《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45—349页)。
- 载于1873年1月11日,2月1、8和15日《国际先驱报》第41、44、45和46号。——第545页。
- 《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1. 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03—208页)。——第532页。
- *《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摘自给阿·赫普纳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6—358页)。
- Briefkasten.
- 载于1873年5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37号。——第582页。
- 《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9—362页)。
- Die Internationale und der «Neue».
- 载于1873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第582页。
- 《国际在美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6—113页)。
- Die Internationale in Amerika.
- 载于1872年7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57号。——第496、499页。
- 《海牙代表大会(给比尼亚米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84—190页)。
- Il congresso all'Aja.
- 载于1872年10月5日《人民报》第106号。——第533页。
-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26—350页)。
- Karl Marx on Capital. ——第290页。
- 《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9—623页)。
- Flüchtlings-Literatur.
- 载于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第650页。
- *《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96—498页)。

- 载于1871年11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91号。——第313、363页。
-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页)。
- Zur Wohnungsfrage.
载于1872年6月26日和29日,7月3日,12月25日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53、103和104号;1873年1月4日和8日,2月8、12、1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2、3、12、13、15和16号。——第457、467—469、496、499、554、569页。
- 《伦敦来信。二、*再谈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98—199页)。
- Lettere Londinesi.
载于1872年10月8日《人民报》第107号。——第533页。
- 《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20—225页)。
-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The Manchester Foreign Section to all sections and members of the British Federation. Manchester, [1872].
——第552、555页。
-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6—522页)。
- Der Kongress von Sonvilliers und die Internationale.
载于1872年1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号。——第372、379页。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页)。
- 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载于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第101、612页。
- 《英国的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41—547页)。
- Die englischen Wahlen.
载于1874年3月4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第620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第468、569页。
- 《再论〈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22—330页)。
- Abermals «Herr Vogt».
载于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第222、382页。
- 《在国际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16—520页)。
- Aus der Internationalen.
载于1873年7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第593、597页。
- 《战争短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1—277页)。
- Notes on the War.
载于1870年7月29日至1871年2月1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7、10、14、15、21、24、32、51、146、160、655—656页。

《战争短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3—17页)。

—Notes on the War. —I.

载于1870年7月2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3号。——第11、14、28页。

《战争短评(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8—21页)。

—Notes on the War. —II.

载于1870年8月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5号。——第15、21、25页。

《战争短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2—24页)。

—Notes on the War. —III.

载于1870年8月2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6号。——第15、21、25页。

《普军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35页)。

—The Prussian Victories.

载于1870年8月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11号。——第656页。

《战争短评(十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3—76页)。

—Notes on the War. —XII.

载于1870年8月26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7号。——第51页。

《战争短评(十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7—79页)。

—Notes on the War. —XIII.

载于1870年8月2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28号。——第55页。

《战争短评(十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84—88页)。

—Notes on the War. —XV.

载于1870年9月2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33号。——第54页。

《战争短评(十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94—98页)。

—Notes on the War. —XVI.

载于1870年9月7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37号。——第63页。

《战争短评(十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99—102页)。

—Notes on the War. —XVII.

载于1870年9月9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39号。——第63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页)。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载于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期和第2期(双刊号)。——第208页。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葡萄牙罢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00页)。——第530页。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3—355页)。——第586页。

《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06页)。——第349、351、366页。

《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28—134页)。——第506、509、511页。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马克

-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469 页)。
- Beschluß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vom 7. Oktober 1871.
载于 1871 年 10 月 14 日《人民国家报》第 83 号。——第 335、346—347 页。
- Deliberazione dei Consiglio Generale (Seduta del 7 ottobre 1871).
载于 1871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报》第 122 号。——第 303 页。
- 《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511—513 页)。
- 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degli Operai. Alla redazione della «Roma del Popolo».
载于 1871 年 12 月 21 日《人民罗马》第 43 号。——第 359 页。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82—284 页)。
载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 1870 年 9 月 5 日》，1870 年在不伦瑞克刊印。——第 45、52、62、64、190 页。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61—504 页)。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 ——第 209、582 页。
-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Neue Ausgabe mit einem Vorwort der Verfasser. Leipzig, 1872. ——第 404、554、569 页。
- Manifiesto comunista de 1848. Precedido de un prologo de sus autores.
载于 1872 年 11 月 2 日—12 月 7 日《解放报》第 72—77 号。——第 540 页。
- 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载于 1871 年 12 月 30 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7 期(总第 85 期)(有删节)。——第 404、432、534、540 页。
- Manifeste de Karl Marx.
载于 1872 年 1 月 20 日和 27 日, 2 月 10、17 和 24 日, 3 月 2、9、16 和 30 日《社会主义者报》第 16、17、19—24、26 号。——第 404、432、471、540 页。
- 《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04—105 页)。
- Vorwort.
载于《共产党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1872 年莱比锡版。——第 328、364、451、466、469、483 页。
-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365—515 页)。
-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Hambourg, 1873.

- 第79、96、97、101、104、109、540、579、586、589、596、601、603、609、610、611、617、619、622、643、647页。
- 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Im Auftrage des Haager Congresses verfaßter Bericht über das Treiben Bakunin's und der Allianz der socialistischen Demokratie. Deutsche Ausgabe von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Uebersetzt von S. Kokosky. Braunschweig, 1874. ——第100、611页。
-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5页)。
- 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 Circulaire privé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1872. ——第359、367、375、377、384、394、401、404、415、418、422、426、435、437—442、448、452、457、471、484、491、492、495、497、498、503、506、540页。
-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61页)。
- Resolut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London from 17 th to 23rd September 1871. (Circular issu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London, 1871.
- 第299、302、306、310、311、315、316、320—322、326、330、334—335、338、340—341、348、352、353、358、379、381、389、405、417—419、436、664—665、668页。
- Résolutions des Délégués de la Conférenc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unie à Londres, du 17 au 23 septembre 1871 (Circulaire publiée par 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Londres, 1871. ——第306—307、315、316、320、322、418页。
- Beschlüsse der Delegirtenkonferenz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bgehalten zu London vom 17. bis 23. September 1871.
- 载于1871年11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92号。——第313、316页。
- 《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65—177页)。
-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solutions du congrès général tenu à la Haye du 2 au 7 septembre 1872. Londres, 1872. ——第519—522、524、531、536—537、589、598页。
- Resolutions of the General Congress held at the Hague from the 2nd to the 7th of September, 1872.
- 载于1872年12月14日《国际先驱

- 报》第 37 号。——第 545、549、599 页。
-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135—138 页)。
- A las secciones españolas de la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载于 1872 年 8 月 17 日《解放报》第 62 号。——第 511 页。
- 《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216—219 页)。
载于 1872 年 12 月 21 日《国际先驱报》第 38 号。——第 552 页。
- 《致〈泰晤士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11 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 1871 年 3 月 22 日《泰晤士报》第 27017 号。——第 195—196、198 页。
- 《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92—394 页)。
-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 1871 年 6 月 13 日《泰晤士报》第 27088 号。——第 237、244、280 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阿科拉, 艾·《共和国和反革命》(*Acollas, E. Die Republik und die Gegenrevolution*), 载于 1872 年 5 月 1 日和 4 日《人民国家报》第 35 号和第 36 号。1872 年 5 月 8、11、15 和 25 日《人民国家报》第 37、38、39 和 42 号陆续发表完毕。——第 456 页。
- 埃耳科, 弗·《致〈泰晤士报〉编辑》(*Elcho, F.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 1870 年 8 月 22 日《泰晤士报》第 26835 号。——第 50 页。
- [埃卡留斯, 约·格·]《国际工人协会》([*Eccarius, J. G.*]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 1871 年 10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7205 号。——第 312—313 页。
- [埃卡留斯, 约·格·]《英国的国际代表大会》([*Eccarius, J. G.*] *An Englis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载于 1873 年 1 月 28 日《泰晤士报》第 27598 号。——第 566 页。
- 奥格辽夫, 尼古拉; 扎依采夫, 瓦尔弗洛梅; 奥捷罗夫, 弗拉基米尔; 罗斯, 阿·; 霍尔施坦, 沃耳德马尔; 腊利, 臧菲兰; 埃耳斯尼茨, 亚历山大; 斯米尔诺夫, 瓦列利昂《致〈自由报〉编辑部》(*Ogareff Nicolas; Zaizev Barthélemy; Ozeroff Wladimir; Ross A.; Holstein Wolde-*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和文章的作者的名字。

mar; Ralli Zemphirin; Oelsnitz Alexander; Smirnoff Walerian. A la rédaction de la «Liberté»), 载于1872年10月13日《自由报》第41号。——第561页。

奥康奈尔, 丹·《关于土著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爱尔兰的回忆》1869年伦敦版 (O'Connell, D. Memoir on Ireland native and saxon. London, 1869)。——第415页。

B

巴枯宁, 米·《德意志皮鞭帝国和社会革命》1871年日内瓦版 (Bakounine, M. L'Empire knouto-germanique et la révolution sociale. Genève, 1871)。——第507页。

巴枯宁, 米·《对斯拉夫人的号召》1848年克顿版 (Bakunin, M. Aufruf an die Slaven. Koethen, 1848)。——第140页。

巴枯宁, 米·《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 (Bakunin, M. Русским, польским и всем славянским друзьям), 载于1862年2月15日《钟声》报第122—123号附刊。——第140页。

巴枯宁, 米·《公民巴枯宁的回答。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朋友们》 (Bakounine, M. Réponse du citoyen Bakounine. Aux compagnons rédacteurs du «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载于1872年6月15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0—11期。——第498页。

[巴枯宁, 米·]《就当前的危机给一个法国人的信》1870年 [纽沙特尔版] ([Bakounine, M.] Lettres à un fran-

çais sur la crise actuelle. [Neuchâtel], 1870)。——第507页。

巴枯宁, 米·《先生们…… [给《日内瓦报》的一封信]》 (Bakounine, M. Messieurs... [Lettre au «Journal de Genève»]), 载于1873年9月25日《日内瓦报》。——第612页。

巴枯宁, 米·《致汝拉联合会的朋友们》 (Bakounine, M. Aux Compagnons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载于1873年10月12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附刊。——第612页。

巴特, 伊·《爱尔兰人民和爱尔兰: 致利弗德勋爵的信》1867年都柏林版 (Butt, I. The Irish people and the Irish land: a letter to lord Lifford. Dublin, 1867)。——第415页。

倍倍尔, 奥·《我们的目的》1871年菜比锡第二版 (Bebel, A. «Unsere Ziele». Zweite Auflage. Leipzig, 1871)。——第259页。

贝恩, 亚·《感觉和理智》1855年伦敦版 (Bain, A. The Senses and the Intellect. London, 1855)。——第357、383页。

贝恩, 亚·《逻辑学》, 共两册, 1870年伦敦版 (Bain, A. Logic. 2 parts. London, 1870)。——第357页。

贝恩, 亚·《情感和意志》1859年伦敦版 (Bain, A.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London, 1859)。——第357、383页。

贝恩, 亚·《心理学和道德学》1868年伦敦版 (Bain, A. Mental and moral Science. London, 1868)。——第357页。

贝恩, 亚·《性格的研究 (附《颅相学的评

- 价》》1861年伦敦版(*Bain, A. On the study of character including an estimate of phrenology. London, 1861*)。——第357页。
- 贝克尔, 伯·《斐迪南·拉萨尔在工人中间宣传的历史。根据正本文件》1874年不伦瑞克版(*Becker, B. Geschichte der Arbeiter-Agitation Ferdinand Lassalle's. Nach authentischen Aktenstücken. Braunschweig, 1874*)。——第638页。
- 贝克尔, 伯·《关于普鲁士政府社会主义的历史》(*Becker, B. Zur Geschichte des Preußischen Regierungssozialismus*), 载于1871年8月12日《人民国家报》第65号。——第283页。
- 贝克尔, 伯·《揭露斐迪南·拉萨尔的悲惨逝世的内幕》1868年什莱茨第二版(*Becker, B. Enthüllungen über das tragische Lebensende Ferdinand Lassalle's. Zweite Auflage. Schleiz, 1868*)。——第293页。
- [贝克尔, 约·菲·]《人民战争》([*Becker, J. Ph.*] *Der Völkerkrieg*), 载于1870年7月《先驱》杂志第7期。——第140页。
- 贝奈狄克斯, 罗·《莎士比亚狂热病》1873年斯图加特版(*Benedix, R. Die Schakespearomanie. Stuttgart, 1873*)。——第108、109页。
- 贝热瑞, 茹·《三月十八日》1871年伦敦—布鲁塞尔版(*Bergeret, J. Le 18 mars. London—Bruxelles, 1871*)。——第670页。
- 彼尔茨, 格·亨·《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1864年、1865年、1869年柏林版第1—3卷(*Pertz, G. H. Das Leben des Feldmarschalls Grafen Neithardt von Gnesenau. Bände I—III. Berlin, 1864, 1865, 1869*)。全书共4卷, 于1880年出齐。——第168页。
- 比斯利, 爱·斯·《国际工人协会》(*Beesly, E. S.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47期。——第161、166、189页。
- 比斯利, 爱·斯·《为法国申辩: 告伦敦工人书》1870年9月伦敦版(*Beesly, E. S. A Word for France: Addressed to the workmen of London. London, Sept. 1870*)。——第151页。
- [波克罕, 西·]《俄国来信。八—十、米哈伊尔·巴枯宁。十一、俄国的廉价文人》([*Borkheim, S.*] *Russische Briefe. VIII—X. Michael Bakunin, XI. Ein russischer penny-a-liner*), 载于1869年6—11月《未来报》第167、187、189、256号。——第140、495页。
- 波克罕, 西·《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Borkheim, S. 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 载于1871年7月8、12、16、19、22日, 8月2、16、19、23、26、30日, 9月2、6、9、13、16和20日《人民国家报》第55—59、61、66—76号。——第259页。
- 波鲁特陶, 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Boruttau, C.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载于1871年11月1日和4日《人民国家报》第88号和第89号。——第328页。
- 勃朗, 路·《1870年8月14日伦敦来信》(*Blanc, L. Lettres de Londres. 14*

- août 1870), 载于1870年8月19日《时报》第3460号。——第50页。
- 勃朗, 路·《一八四八年革命史》1870年巴黎版第2卷(*Blanc, L.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Tome second. Paris, 1870.*)。——第269页。
- 博维奥, 詹·《迷失的道路》(*Bovio, G. Via smarrital*), 载于1871年6月10日《自由报》第90号。——第444页。
- 博维奥, 詹·《死后的捍卫》(*Bovio, G. Una difesa dopo la morte*), 载于1871年7月5、8、12和15日《自由报》第97—100号。——第444页。
- 布克尔, 亨·托·《英国文明史》(*Buckle, H. 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第1版分两卷于1857、1861年出版。——第276、289、296、300页。
- 布林德, 卡·《法国图谋反对德国的结果》(*Blind, K. The Result of French designs upon Germany*), 载于1871年1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49期。——第188页。
- 布洛克, 莫·《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 辑自《经济学家杂志》1872年7月号 and 8月号, 1872年巴黎版(*Block, M. Les Théoriciens du socialisme en Allemagne. Extrait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numéros de juillet et d'août 1872). Paris, 1872.*)。——第528、561页。
- [布伦坦诺, 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Brentano, L.*] *Wie Karl Marx citirt*), 载于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第469页。

C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对约翰·斯

- 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的补充和注释》(*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Дополнения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на первую книг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Джона Стюарта Милля*), 载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869年日内瓦版第3卷。——第230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没有收信人的信》[手稿]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Письма без адреса. [Рукопись]*), 1874年在苏黎世出版。——第98、513、548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加·《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Очерки 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о Миллю)*), 载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870年日内瓦—巴塞尔版第4卷。——第230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870年日内瓦—巴塞尔版第4卷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V. Genève—Bâle, 1870.*)。——第140页。

D

- [德·巴普, 塞·]《关于明年出版的塞·德·巴普〈十九世纪社会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第二卷目录》([*De Passer, C.*] *Pour paraître après la nouvelle année considerations et recherches sur la problème social au XIX siècle par C. De Passer. Table des matières du 2me volume*), 载于1873年11月23日和30日《国际报》第254号和第255号。——第106页。
- 丁铎尔, 约·《开幕词》(*Tyndall, J. Inaugural Address*), 载于1874年8月20日《自然界》杂志第10卷第251期。

——第 126 页。

F

- 福格特, 卡·《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1870 年俾尔版 (*Vogt, C. Politische Briefe an Friedrich Kolb. Biel, 1870*)。——第 221 页。
- 福格特, 卡·《致〈瑞士商业信使报〉编辑部》(*Vogt, C. An die Redaktion des «Schweizer Handels-Couriers»*), 载于 1871 年 5 月 3 日《人民国家报》第 36 号。——第 221 页。
- 符特克, 亨·《从文身的原始文字萌芽到应用电报的文字和书法史》第一卷:《文字的产生, 不用字母的民族的各种文字和书法》1872 年莱比锡版 (*Wuttke, H. Geschichte der Schrift und des Schrifttums von den rohen Anfängen des Schreibens in der Tatuierung bis zur Legung elektromagnetischer Drähte. Erster Band. Die Entstehung der Schrift die verschiedenen Schriftsysteme und das Schrifttum der nicht alfabetarisch schreibenden Völker. Leipzig, 1872*)。——第 482 页。
- 弗兰克尔, 列·《偷听到的对话。八》(*Frankel, L. Ein belauschtes Zwiegespräch. VIII*), 载于 1870 年 4 月 2 日《人民意志报》第 10 号。——第 7 页。
- 弗列罗夫斯基, 恩·《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考察与研究》1869 年圣彼得堡版 (*Флеровский, Н. 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Петербург, 1869*)。——第 178 页。

G

- 戈克, 阿·《致〈士瓦本信使报〉编辑部的声明。1871 年 7 月 25 日于日内瓦》(*Goegg, A. Erklärung an die Redaktion des «Schwäbischen Mercur».* Genf, den 25. Juli, 1871), 载于 1871 年 8 月 9 日《人民国家报》第 64 号。——第 283 页。
- 戈[洛瓦乔夫, 阿·阿·]《1861—1871 年的十年改革》(*Г [оловачев, А. А.] Десять лет реформ, 1861—1871*), 载于 1872 年《欧洲通报》第 2—3 卷。——第 560 页。
- 格夫肯, 弗·亨·《德意志帝国和银行问题》1873 年汉堡版 (*Geffcken, F. H.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ie Bankfrage. Hamburg, 1873*)。——第 104 页。
- 格林, 弗·密·《格林和狄德罗 1753 年至 1790 年文学、哲学和评论通信集》1829 年巴黎新版第 7 卷 (1770—1772 年) (*Grimm, F. M.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de Grimm et de Diderot, depuis 1753 jusqu'en 1790. Nouvelle édition. Tome septième. 1770—1772. Paris, 1829*)。——第 629 页。
- 格林, 弗·密·《格林和狄德罗 1753 年至 1790 年文学、哲学和评论通信集》1830 年巴黎新版第 11 卷 (1782—1783 年) (*Grimm, F. M.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de Grimm et de Diderot, depuis 1753 jusqu'en 1790. Nouvelle édition. Tome onzième. 1782—1783. Paris, 1830*)。——第 627 页。

H

哈克斯特豪森, 奥·《论德意志原斯拉夫国家、特别是波美拉尼亚公国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基础》1842年柏林版 (*Haxt-hausen, A. Ue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Grundlagen der Verfassung in den ehemals slavischen Ländern Deutschlands, im allgemeinen und des Herzogthums Pommern im besondern. Berlin, 1842*)。——第183、207页。

哈里逊, 弗·《致〈泰晤士报〉编辑》(*Harrison, F.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72年2月26日《泰晤士报》第27285号。——第412页。

赫胥黎《关于动物是自动机的假说及其历史。致不列颠协会的呼吁书》(*Huxley. On the Hypothesis that animals are automats, and its history. Address at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载于1874年9月3日《自然界》杂志第10卷第253期。——第126页。

黑尔斯, 约·《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1872年10月21日于伦敦》(*Hales, J. Conseil Fédéral Anglais. Londres, 21 octobre 1872*), 载于1872年10月27日《国际报》第198号。——第531页。

黑格尔, 乔·威·弗·《黑格尔全集。作者生前友人菲·马尔海奈凯、约·舒尔兹、爱·甘斯、列·冯·恒宁格、亨·霍多、卡·米希勒、弗·费尔斯特出版的全集版》第1—18卷 (*Hegel, G. W. F.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J. Schulze, Ed. Gans, Lp. v. Henning,*

H. Hotho, C. Michelet, F. Förster. Bd. I—XVIII)。

第2卷《精神现象学》1841年柏林第2版(未修订) (*Band II.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594页。

第3卷《逻辑学》, 第1部《客观逻辑》, 第1册《存在论》, 1841年柏林第2版(未修订) (*Band III.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Theil. Die objective Logik. Erste Abtheilung. Die Lehre vom Seyn.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126页。

第4卷《逻辑学》, 第1部《客观逻辑》, 第2册《本质论》, 1841年柏林第2版(未修订) (*Band IV.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Theil. Die objective Logik. Zweite Abtheilung. Die Lehre vom Wesen.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126页。

第5卷《逻辑学》, 第2部《主观逻辑或概念论》, 1841年柏林第2版(未修订) (*Band V. Wissenschaft der Logik. Zweiter Theil. Die subjective Logik, oder: Die Lehre vom Begriff.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126页。

第6卷《哲学全书缩写本》, 第1部《逻辑》, 1843年柏林第2版 (*Band VI.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Erster Theil. Die Logik.*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3)。

——第 127 页。

第 7 卷第 1 部《自然哲学讲演录》，即《哲学全书缩写本》第 2 部，1842 年柏林版 (Band VII. Erste Abtheilung.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Zweiter Theil. Berlin, 1842)。——第 127 页。

J

济贝耳，亨·《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Sybel, H. Die Lehren des heutigen Socialismus und Kommunismus)，载于《科伦日报》1872 年 3 月 29 日第 89 号第 3 版；1872 年 3 月 30 日第 90 号第 1 版；1872 年 4 月 2 日第 92 号第 3 版；1872 年 4 月 3 日第 93 号第 3 版；1872 年 4 月 4 日第 94 号第 3 版；1872 年 4 月 5 日第 95 号第 3 版。——第 553 页。

季别尔，尼·《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批判经济学研究试作》1871 年基辅版 (Зубер, Н. Теория ценности и капитала Д. Рикардо в связи с позднейшим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и разъяснениями. Опыт кр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ев, 1871)。——第 549、560 页。

K

凯洛格，爱·《新的货币制度：保证劳动权和所有权以及保护社会免遭金融动荡的唯一手段》1868 年纽约版 (Kellogg,

E. A new Monetary System: the only Means of securing the respective rights of labor and property, and of protecting the public from financial revulsions. New York, 1868)。——第 149、179、216 页。
考[夫]曼，伊·伊·《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文集〉1872 年圣彼得堡版第 1 卷，译自德文，序言 13 页，正文 678 页》(К[ауфма]н, И. И.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у К. Маркса.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Соч.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Перев. с немецкого. Т. I, Спб. 1872. XIII и 678 стр.)，载于 1872 年《欧洲通报》5 月号。——第 513 页。

柯尔劳施，弗·《德国历史概述。国民学校教材》1822 年爱北斐特版 (Kohlrausch, F. Kurze Darstellung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für Volksschulen. Elberfeld, 1822)。——第 53 页。

克吕泽烈，古·《国际和专制。答小册子〈国际和革命〉》(Cluseret, G. L'Internationale et la Dictature. Réponse à la brochure «Internationale et révolution»)，载于 1872 年 12 月 18 日《平等报》第 22—23 号。——第 555 页。

L

拉伯克，约·《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 年伦敦版 (Lubbock, J.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 Mental

-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 London, 1870)。——第 275、288 页。
- [拉法格, 保·]《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自由报》专讯)》([*Lafargue, P.*] Congrès de Saragosse (Correspondance particulière de la «Liberté»)), 载于 1872 年 5 月 5 日《自由报》第 18 号。——第 456、459、467 页。
- 《西班牙通讯》(Aus Spanien), 载于 1872 年 5 月 22 日《人民国家报》第 41 号。——第 456、459、467 页。
- [拉法格, 保·]《西班牙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开幕》([*Lafargue, P.*] Apertura del segundo congreso obrero de la región española), 载于 1872 年 4 月 13 日《解放报》第 44 号。——第 456 页。
- [拉法格, 保·]《西班牙(《自由报》专讯)。1872 年 4 月 9 日于萨拉哥沙》([*Lafargue, P.*] Espagne (Correspondance particulière de la «Liberté»)). Saragosse, 9 avril 1872), 载于 1872 年 4 月 28 日《自由报》第 17 号。——第 456 页。
- 《西班牙通讯》(Aus Spanien), 载于 1872 年 5 月 4 日《人民国家报》第 36 号。——第 456 页。
- 拉法格, 保·《致〈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公民们。1872 年 5 月 17 日于马德里》([*Lafargue, P.* Aux citoyens rédacteurs du «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Madrid, 17 mai 1872), 载于 1872 年 6 月 1 日《平等报》第 11 号和 1872 年 6 月 15 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 10—11 期。——第 467 页。
- 拉法格, 保·《致西班牙的国际会员们。1872 年于马德里》([*Lafargue, P.* A los internacionales de la región española, Madrid, 1872)。——第 508 页。
- [拉甫罗夫, 彼·拉·]《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 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 年伦敦版 ([*Лавров, П. Л.*] Русс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олодежи. По поводу брошюры: Задач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России. Лондон, 1874)。——第 652 页。
- 拉萨尔, 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 经济的尤利安, 或者: 资本和劳动》1864 年柏林版 (*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第 496 页。
- 莱奥, 安·《社会战争。在 1871 年和平同盟洛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1871 年纽沙特尔版 (*Leo, A. La guerre sociale. Discours prononcé au Congrès de la Paix à Lausanne 1871. Neuchâtel, 1871*)。——第 334 页。
- 勒基, 威·爱·《从奥古斯都到查理大帝的欧洲道德史》两卷集, 1869 年伦敦版 (*Lecky, W. E.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69*)。——第 275 页。
- 勒基, 威·爱·《唯理论在欧洲的产生和影响史》两卷集, 1870 年伦敦版 (*Lecky, W. 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the spirit of rationalism in Europe.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70*)。——第 275、288 页。
- 里果, 拉·《密探》(*Rigault, R. Les*

- agents secrets), 载于1870年11月11日《祖国垂危报》第62号。——第348页。
- 李卜克内西, 威·《[给斯蒂凡诺尼的信]》。12月28日于莱比锡》(*Liebknecht, W.* [Lettera a Stefanoni]. Lipsia, 28 Dicembre), 载于1872年1月18日《自由思想》杂志第3期。——第406、680页。
- 李卜克内西, 威·《莱比锡的审判》(*Liebknecht, W. The Leipzig Trial*), 载于1872年4月14日《东邮报》第185号。——第450页。
- 利沙加勒, 普·奥·《五月街垒战的八天》1871年布鲁塞尔版(*Lissagaray, P. O. Huit journées de mai derrière les barricades. Bruxelles, 1871*)。——第670页。
- [律斯勒, 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Rösler, H.*]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载于1869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第12卷。——第6、11页。

M

- 马克思, 燕·《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Marx, J. To the Editor of 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04—715页), 载于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3期(总第75期)。——第299、322页。
- 马克西, 弗·奥·《我们未开垦的土地》(*Maxse, F. A. Our uncultivated Lands*), 载于1870年8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44期。——第35页。
- 马志尼, 朱·《巴黎的公社》(*Mazzini, G. The Commune in Paris*), 载于1871年6月《现代评论》杂志第17卷。——第268、269页。
- 马志尼, 朱·《告意大利工人书》(*Mazzini, G. Agli operai italiani*), 载于1871年7月13日《人民罗马》报第20号。——第262、268页。
- 马志尼, 朱·《关于国际的文件。一、二、三》(*Mazzini, G. Documenti sull'Internazionale. I, II, III*), 载于1871年11月16日和23日、12月7日《人民罗马》报第38、39和41号。——第359页。
- 迈耶尔, 鲁·《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1874年柏林版第1卷(*Meyer, R. Der Emanc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 I. Band. Berlin, 1874*)。第2卷于1875年在柏林出版。——第618、630页。
- 梅恩, 亨·萨·《东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伦敦版(*Maine, H. S. Villages-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London, 1871*)。——第275、289页。
- 梅恩, 亨·萨·《古代法: 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法律观念的关系》1870年伦敦版(*Maine, H. S.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London, 1870*)。——第275、288页。
- [米尔柏格, 阿·]《住宅问题》([*Mülberger, A.*] *Die Wohnungsfrage*), 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人民国家报》第10、11、12、13、15和19号。——第457页。

米尔柏格,阿·《住宅问题(阿·米尔柏格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ülberger, A. Zur Wohnungsfrage (Antwort an Friedrich Engels von A. Mülberger)*), 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86号。——第554页。

莫尔,托·《乌托邦》(*Morus, Th. Utopia*)。第1版于1516年在卢汶出版。——第569—570页。

蒙特尔,茹·《编辑朋友们……》(*Montels, J. Compagnons rédacteurs...*), 载于1872年11月10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第20—21期。——第545页。

P

普兰德加斯特,约·帕·《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1865年伦敦版(*Prendergast, J. P. The Cromwellian settlement of Ireland. London, 1865*)。——第415页。

R

让罗,若·《战争。〈时报〉专讯》(*Jeanne-rod, G. La guerre. Correspondances particulières du «Temps»*), 载于1870年8月7日《时报》第3448号。——第37页。

茹柯夫斯基,尤·《卡·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手稿](*Жуковский, Ю. К. Маркс и его книга о капитале [Рукопись]*), 载于1877年《欧洲通报》9月号。——第548页。

S

萨卡兹,弗·《代表惩办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法案审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

(*Sacase, F. Rapport fait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chargée d'examiner le projet de loi ayant pour objet d'établir des peines contre les affiliés à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载于《国民议会年鉴。会议的详细记录。附件》1872年巴黎版第7卷。——第436页。

赛拉叶,奥·《编辑先生……》(*Serrailleur, A. Monsieur le Rédacteur...*), 载于1871年3月18日《欧洲信使报》。——第195页。

赛拉叶,奥·《〈自由报〉编辑先生……》(*Serrailleur, A. Monsieur le Rédacteur de la «Liberté»...*), 载于1873年4月1日、6月8日《自由报》。——第588页。

圣贝夫,沙·奥·《沙多勃利昂及其在帝国时期的文学团体》1861年巴黎版第1—2卷(*Sainte-Beuve, C. A. 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 littéraire sous l'Empire. Tomes 1—2. Paris, 1861*)。——第102页。

施[拉姆],卡·奥·《交换价值》(*S[chramm], C. A. Der Tauschwerth*), 载于1872年10月12日《人民国家报》第82号。——第553页。

施奈德尔,约·《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Schneider, J. An die Socialdemokraten Deutschlands*), 载于1871年12月3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7号。——第361页。

施特劳斯,大·弗·《新旧信仰》1872年莱比锡版(*Strauß, D. F. 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 Leipzig, 1872*)。——第89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致伦敦国际总委员

会》(*Schwitzguebel, A. Au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 à Londres*), 载于1872年7月27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3期附刊。——第511页。

斯宾塞, 赫·《基本原理》1862年伦敦版(*Spencer, H. First principles. London, 1862*)。——第357页。

斯宾塞, 赫·《心理学原理》1855年伦敦版(*Spencer, H.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London, 1855*)。——第357页。

斯蒂凡诺尼, 鲁·《给比佐尼的信》(*Stefanoni, L. Lettera a Bizzoni*), 载于1871年11月23日《自由思想》杂志第21期。——第406页。

斯蒂凡诺尼, 鲁·《亲爱的韦尔迪……[给韦尔迪的信]》(*Stefanoni, L. Caro Verdi... [Lettera a Verdi]*), 载于1871年11月16日《自由思想》杂志第20期。——第406页。

斯克列比茨基, 亚·《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农民解放史的材料》1862—1868年波恩版第1—4卷(*Скребицкий, А.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ело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крестьян. Тома 1—4. Бонн, 1862—1868*)。——第560页。

T

泰罗, 爱·伯·《原始文化: 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风俗发展的研究》两卷集, 1871年伦敦版(*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In two*

volumes. London, 1871)。——第275、288页。

特里东, 古·《巴黎的革命公社》(*Tridon, G. La Commune révolutionnaire de Paris*), 载于1868年7月19日《蟋蟀报》第29号。——第217页。

W

瓦格纳, 阿·《土地私有制的废除》1870年莱比锡版(*Wagner, A. Die Abschaffung des privaten Grundeigentums. Leipzig, 1870*)。——第577页。

[吴亭, 尼·]《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 我们要共和政体还是君主专政?》(*[Ouintine, N.] Le fédéralisme ou la centralisation. Voulons-nous la souveraineté républicaine ou la dictature monarchique?*), 载于1872年5月7日《平等报》第9—10号。——第488页。

X

西卡尔, 亚·《致公民韦梅希》(*Sicard, A. Aux citoyen Vermersch*), 载于1871年11月23日《谁来了!》报第46号。——第349页。

西尼耳, 纳·威·《就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问题给可尊敬的商业大臣的信, 附莱昂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艾德蒙·艾释华特先生、汤普逊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addressed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eonhard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dmund Ashworth, Mr. Thomp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
——第 319 页。

西斯蒙第, 让·沙·列·西蒙·德·《托斯卡纳农业概况》(*Sismondi, J. C. L. Simonde de. Tableau de l'agriculture toscane*)。第 1 版于 1801 年在日内瓦出版。——第 245 页。

谢夫莱, 阿·艾·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为调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的报告》1870 年杜宾根版 (*Schäffle, A. E. Fr. 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äfts- und Vermögensformen. Vorträge zur Versöhnung der Gegensätze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Tübingen, 1870*)。——第 63、65、69 页。

Y

雅[科比], 巴·伊·; [扎依采夫, 瓦·亚·] 《从公共卫生观点看西欧工人的状况》(*Я[коби], П. И.; [Зайцев, В. 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рабочих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с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игиен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载于 1870 年《法医学和公共卫生文库》杂志第 3 册。
——第 177 页。

雨果, 维·《告德国人。1870 年 9 月 9 日于巴黎》(*Hugo, V. Aux allemands. Paris, 9 septembre 1870*), 载于 1870 年 9 月 10 日《总汇通报》第 253 号。
——第 67 页。

Z

扎克斯, 艾·《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 年维也纳版 (*Sax, E. Die Wohnungszuständ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ihre Reform Wien, 1869*)。——第 496、500 页。

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A

《爱尔兰的警察恐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711—713 页)。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

—Declaration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Police Terrorism in Ireland [London, 1872]。——第 452 页。

B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文件, 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部分。

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 (Résolutions administratives votées par le Congrès de Bâle. I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第175、367—368、379、391—392、398—399、410、441—442、502页。

《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Congrès ouvrier belge), 载于1871年12月31日《国际报》第155号。——第371、379、395页。

《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Congrès ouvrier belge), 载于1872年5月26日《国际报》第176号。——第477、480、485、492、497页。

《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Congrès ouvrier belge), 载于1872年7月21日《国际报》第184号。——第511页。

D

《对巴黎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判》1870年巴黎版(Troisième proc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à Paris. Paris, 1870)。——第348页。

G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1873年5月30日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38—739页)。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 载于1873年6月7日《工人报》第18号。——第557、566—568、574—575、584页。

《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

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36—737页)。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 载于1873年3月15日《工人报》第6号。——第574—575、578、584页。

《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6—596页)。署名: 海·荣克, 载于1866年2月20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43号。——第268页。

《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1871年日内瓦版(Circulaire à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1871)。由代表大会上的汝拉联合会代表签署。——第349、367、371、375、382、394、399、404、409、417页。

《关于法国委托书的声明。1873年5月23日于纽约》(Erklärung über die Mondate für Frankreich. New York, 23. Mai 1873), 载于1873年5月31日《工人报》第173号。——第586、599页。

《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1872年12月25日和26日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Fédération belge. Congrès ouvrier belge des 25 et 26 décembre 1872), 载于1872年12月29日《国际报》第207号。——第556页。

《国际工人协会。德语区支部中央委员会致伦敦总委员会。1870年8月7日于日内瓦》(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Das Zentralkomitee der Sektionsgruppe deutscher Sprache

- an den Generalrat in London. Genf, den 7. August 1870)。署名：约·菲·贝克尔。〔手稿〕。——第145页。
- 《国际工人协会那不勒斯支部的报告。1871年11月13日于那不勒斯》(Relazione sulla Sezione Napoletana dell'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dei Lavoratori. Napoli, 13 novembre 1871)。署名：卡·帕拉迪诺。〔手稿〕。——第338页。
- 《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秘密通告。1872年7月7日于瓦伦西亚》(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Federación Regional Española. Circular reservada. Valencia, 7 de Julio de 1872)。——第537、567页。
- 《国际工人协会。新马德里联合会。通告。1872年7月22日于马德里》(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Nueva Federación Madrileña. Circular. Madrid, 22 de Julio de 1872)。署名：伊波利托·鲍利、维克多·帕赫斯、安赫尔·莫拉、霍赛·梅萨、瓦伦亭·萨恩斯、英诺森特·卡耳耶哈、弗朗西斯科·莫拉、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载于1872年7月27日《解放报》第59号。——第511—512页。
- 《国际工人协会。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第375、391—392页。
- 《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1869年]伦敦版(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of the Congress of Geneva, 1866, and the Congress of Brusseles, 1868. London, [1869])。——第175、249、251、262页。
- 《国际工人协会。1872年4月4—11日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Acuerdos tomados por el segundo congreso obrero de la región Española, celebrado en Zaragoza del 4 al 11 de abril de 1872)。——第459、467—468页。
-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99—603页)。
-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tatuts et Règlements. Londres, 1866。——第138、242页。
-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unded September 28th, 1864. London, [1867])。——第175、176、242、249、265—266、295、338—341页。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各意大利支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40页)。署名：弗·阿·左尔格，载于1873年6月7日《工人报》第18号。——第575、585

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西班牙工人…… 1873年2月23日于纽约》(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Consejo General. Obreros españoles... Nueva York, 23 de febrero de 1873), 载于1873年3月18日《解放报》第89号。——第575、578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汝拉联合会。1873年1月5日于纽约》(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à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New York, 5 Janvier 1873)。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 载于1873年2月15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第4期。——第559、567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所有工联和工人团体。1873年1月26日于纽约》(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To all Trade-Unions and Labour Societies. New York, January 26th, 1873)。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 载于1873年3月8日《国际先驱报》第49号。——第574页。

L

《林肯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Mr. Lincoln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署名: 查·弗·亚当斯, 载于1865年2月6日《泰晤士报》第25101号。——第250页。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1871年12月20日于日内瓦》(Réponse du

Comité fédéral romand à la Circulaire des 16 signataires, membres du Congrès de Sonvilliers. Genève, 20 décembre 1871), 载于1871年12月24日《平等报》第24号。——第366、375、377、386、395页。

M

《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a Société l'Alliance secrète)。署名: 泰·库诺(主席)、吕肯(书记), 载于1872年10月20日《自由报》第42号。——第519、547页。

N

《纽约总委员会发给弗·恩格斯的委托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33页)。署名: 弗·阿·左尔格。——第539页。

P

《朋友们, 我们的协会经受着……》1873年日内瓦版 (Compagnons, notre Association traverse... Genève, 1873)。署名: 昂·培列、克·贝尔纳、德·杜瓦尔、马·若塞隆、普·德塔郎努尔、阿·勒诺、拉普拉斯。——第97、608、615—616页。

R

《日内瓦联合会全体会议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Résolution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la Fédération genevoise concernant la Conférence de Londres), 载于1871年12月7日《平等报》第23号。——第366、

375,669 页。

S

《少数派声明》(Déclaration de la minorité)。署名: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莫拉哥、马尔塞劳、布里斯美、克楠、弗留兹、万-登-阿贝勒、艾伯哈特、施维茨格贝耳、吉约姆、达夫、格尔哈特、索瓦,载于1872年9月15日、10月1日《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7、18期。——第520页。

《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决议》(Die Landesversammlung der Sächsischen Social-Demokraten. Beschlüsse),载于1872年1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号。——第381、387、680页。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1870年不伦瑞克版(Manifest des Ausschuss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An alle deutschen Arbeiter! Braunschweig, 1870)。——第62、64、154、157页。

T

《条例》,载于《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Règlement. In: Congrès ouvrier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 Genève, 1866)。——第409、438—439、525页。

X

《新马德里联合会致国际协会西班牙各联合会、支部和会员。1872年11月1日

于马德里》(La nueva federación madrileña a todas las federaciones, secciones e individuos de la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en España. Madrid, 1 de noviembre de 1872)。署名:维克多·帕赫斯,载于1872年11月9日《解放报》第73号。——第536—537页。

Y

《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Congrès ouvrier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 Genève, 1866)。——第409、502、525页。

《1872年6月2日和3日在斐维举行的罗曼语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四项决议。反对取消总委员会》(Résolutions du quatrième Congrès romand tenu à Vevey, les 2 et 3 juin 1872. Quatrième résolution. Contre la suppression du Conseil Général),载于1872年6月13日《平等报》第12号。——第492页。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和汝拉的联合会和支部的代表1872年9月15日在圣伊米耶举行的国际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版](Résolutions du Congrès anti-autoritaire international tenu à Saint-Imier le 15 septembre 1872 par les délégués des Fédérations et Sections italiennes, françaises, espagnoles, américaines et jurassiennes. [1872])。——第537页。

Z

- 《在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昨天召开的人民群众大会上…… 7月17日于不伦瑞克》[1870年]不伦瑞克版 (In der gestrigen, von Mitgliedern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berufenen, stark besuchten Volksversammlung... Braunschweig, 17. Juli. Braunschweig, [1870])。——第5页。
- 《在圣伊米耶—桑维耳耶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向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举行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地区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Rapport du Comité fédéral romand siégeant à St. -Imier—Sonvillier, présenté au Congrès régional de la fédération romande de l'Internationale tenu à Sonvillier, le 12 novembre 1871)。署名:阿·施维茨格贝耳,载于1871年11月23日《社会革命报》第5号。——第375—376, 378页。
- 《致比利时代表大会。1872年12月1日于纽约》(Au Congrès régional belge. New York, le 1-er décembre 1872)。署名:弗·阿·左尔格。——第559页。
- 《致国际各支部。1870年9月5日纽沙特尔〈团结报〉第22号附刊》(Manifeste aux Sections de l'Internationale. Supplément au No.22 de la «Solidarité». Neuchâtel, 5 septembre 1870)。——第155页。
-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各分部、支部和会员》1872年伦敦版 (To the Branches, sections and members of the British Fed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2)。——第551、556页。

《致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An den Generalrat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in London. Der Ausschus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署名:邦霍尔斯特、白拉克。[手稿]。——第145页。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小委员会起草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16页)。

—Résolution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au réponse à application de la section 12 de New-York. 载于1871年11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8号。——第315页。

《总委员会通告。致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所属团体、支部和全体会员。1872年10月20日于纽约》(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To the federations, affiliated societies, sections and al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New York, October 20th 1872)。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载于1872年11月23日《国际先驱报》第34号。——第535页。

《总委员会致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所属团体、支部和全体会员。1872年10月20日于纽约》(Il Consiglio Generale alle federazioni, alle società

affiliate, alle sezioni ed a tutti i membri dell'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dei Lavoratori. New York, 20 ottobre 1872)。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载于1872年11月17日《人民报》第118号。——第550、558页。

《总委员会。致西班牙国际会员。1872年11月20日于纽约》(Consejo General. A los miembros de la Asociación en España. Nueva York, 20 de

noviembre de 1872)。由总委员会委员签署,载于1872年12月14日《解放报》第78号。——第552页。

《组织条例》。载于《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n: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unded September 28th, 1864. London, [1867])。——第251、270页。

文 件

B

《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会议速记记录。一、立法活动时期。(二、1870年非常会期)。从1870年11月24日隆重开幕和第一次会议到12月10日第十二次会议,并附相应附刊第1—33号》1870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es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 I. Legislatur-Periode (II. Außerordentliche Session 1870). Von der Eröffnungs-Sitzung an 24. November und der Ersten bis zur Zwölften Sitzung am 10. Dezember 1870, nebst den dazu gehörenden Anlagen von Nummer 1 bis 33. Berlin, 1870)。——第190、204页。

D

《代表德国皇帝、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德意志联邦首相俾斯麦公爵先生和有长期全权的国防政府外交部长茹尔·法夫

尔先生的协定》(Convention entre M. le comte de Bismark, chancelier de la confédération germanique, stipulant au nom de S. M. l'Empereur d'Allemagne, roi de Prusse, et M. Jules Favr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u 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munis de pouvoirs réguliers),载于1871年1月29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29号。——第181、185页。

F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国民议会选举。1871年1月31日在波尔多编纂》(République França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Elections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Fait à Bordeaux, le 31 janvier 1871)。广告。——第181、186页。

《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致巴黎公社的公民们。1871年4月12日于佛罗伦萨》(Società Democratica Interna-

zionale di Firenze ai cittadini della Comune di Parigi. Firenze, 12 aprile 1871), 载于 1871 年 4 月 22 日《玫瑰小报》第 111 号。——第 251 页。

G

《告德国劳动者》(Aux travailleurs allemand!)。署名:科腊尼埃、波勒提、孔布、巴斯特利卡、马布利、马维埃耳、果桑、阿德里昂、塞里埃尔、弗兰克, 载于 1870 年 9 月 25 日《国际报》第 89 号。——第 69 页。

《告德国人民, 告德国社会民主派》[1870 年]巴黎版(Au peuple allemand, à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de la nation allemande. Paris, [1870])。——第 57、59、62、154 页。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ection française à Londres de 1871. Statuts), 载于 1871 年 10 月 8—9 日《谁来了!》报第 6 号。——第 346 页。

《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1872 年版](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dei Lavoratori. Federazione Italiana. Prima Conferenza. Risoluzione. [1872])。署名: 卡罗·卡菲埃罗(主席)、安得列阿·科斯塔(书记)。——第 515、517 页。

《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 年伦敦版(Internationale et révolution. A propos du congrès de la Haye par des réfugiés de la Commune, ex-membres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 Londres, 1872)。

——第 536—537、543 页。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1868 年]日内瓦版(Programme et Règlement de l'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Genève, [1868])。由日内瓦发起小组成员签署。——第 243—244、333、579 页。

H

《皇室文件和通信。按国家印刷所原件校订本》1870、1871 年巴黎版第 1、2 卷(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 Edition collationnée sur le texte de l'imprimerie nationale. Tomes 1—2. Paris, 1870, 1871)。——第 190、205、207、215、221 页。

K

《抗议书》(Protestation)。由 1871 年法国人支部许多成员签署, 载于 1871 年 11 月 19—20 日《谁来了!》报第 42 号。——第 335、348、385 页。

《控告奥伯温德、安·肖伊、莫斯特、帕普斯特、赫克尔、佩里尼、申费耳德尔、贝耳卡、舍夫内尔、普法伊费尔、多尔施、艾兴格尔、格尔克和包迪希叛国案。维也纳地方法院 1870 年 7 月 4 日审理。亨利希·肖伊根据速记记录整理出版》1870 年维也纳版(Der Hochverraths-Process gegen Oberwin-der, A. Scheu, Most, Papst, Hecker, Perrin, Schoenfelder, Berka, Schaeffner, Pfeiffer, Dorsch, Eichinger, Gehrke und Baudisch. Verhandelt vor dem K. K. Landes-

gerichte in Wien, begonnen am 4 Juli 1870. Nach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en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en von Heinrich Scheu. Wien, 1870)。——第322页。

L

《劳动统计局报告,包括该局1869年8月2日至1870年3月1日的活动和调查报告》1870年波士顿版(Report of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ur, embracing the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and inquiries from August 2 1869, to March 1 1870, inclusive, Boston, 1870)。——第147、149页。

W

《唯理论者总协会章程》(Statuto della

Società universale dei razionalisti), 载于1871年11月2日《自由思想》杂志第18期。——第405页。

《为捍卫和拥护人权于1872年5月在合众国建立人民党》(The Party of the people to secure and maintain human rights, to be inaugurated in the U. S., in May, 1872), 载于1872年5月1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6期。——第477页。

Z

《致法国和德国人民》1870年伦敦版 (To the People of France and of Germany. London, 1870)。——第13—14、22、26、32、35、131、143、144、150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巴黎报》(《Paris-Journal》), 巴黎出版—1871年3月14日。《国际的最高首脑》(Le grand chef de l'Internationale)。——第195、198、205页。
—1871年3月19日。《国际最高首脑的信》(Lettre du grand chef de l'Internationale)。——第195、198、205页。

G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Bul-

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桑维耳耶出版

—1872年5月10日第6期第3—4页。——第467、485、487、489、495页。
—1872年6月15日第10—11期第1—8页。——第495页。

J

《解放报》(《La Emancipación》), 马德里出版

—1871年11月27日第24号。《国际的政策》(La política de la Inter-

- nacional)。——第 358、363 页。
- 1872 年 1 月 14 日第 31 号。《一周的事件》(Sucesos de la semana)。——第 380、382、386 页。
- 1872 年 6 月 8 日和 15 日第 52 号和第 53 号。《比利时的共同章程草案》(El proyecto belga de estatutos generales)。——第 485、492 页。
- 1872 年 6 月 22 日第 54 号。《合众国的资产阶级和国际》(La burguesía y la Internacional en los Estados Unidos)。——第 498 页。
- 1872 年 10 月 26 日第 71 号。《同盟的手段》(Los medios de la Alianza)。——第 538、548 页。
- 1872 年 12 月 7 日第 77 号。《同盟的聪明人面对〈共产党宣言〉》(El Manifi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 ante los sabios de la Alianza)。——第 549 页。

M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 曼彻斯特出版, 1870 年 7 月 22 日。《曼彻斯特的德国人大会》(Meeting of Germans in Manchester)。——第 10 页。
-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 米兰出版, 1871 年 12 月 28 日第 360 号。《工人运动》(Movimento operaio)。——第 377 页。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伦敦出版, 1872 年 4 月 9 日。《柏林消息》(News from Berlin)。——第 452 页。

P

-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 伦敦出版

- 1870 年 8 月 9 日第 1712 号。《英国状况》(England's Position)。——第 146 页。
- 1870 年 8 月 10 日第 1713 号。《革命的前景》(Prospects of revolution)。——第 36 页。
- 1870 年 9 月 15 日第 1744 号第 5 版。——第 160 页。
- 《平等报》(《L'Égalité》), 日内瓦出版, 1871 年 12 月 24 日第 24 号。《国际的政策》(La politique de l'Internationale)。——第 363 页。

Q

-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 伦敦出版, 1871 年 6 月 14 日第 14623 号第 4 版。——第 238 页。

R

- 《人民报》(《La Plebe》), 洛迪出版, 1872 年 10 月 26 日第 112 号。《出版预告》(D'imminente pubblicazione)。——第 533 页。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 莱比锡出版
- 1870 年 7 月 23 日第 59 号。——第 134 页。
- 1871 年 1 月 11 日第 4 号。“政治评论”栏 (Politische Uebersicht)。——第 173 页。
- 1871 年 2 月 1 日第 10 号。《选举事件。斯图加特选区》(Wahl-Angelegenheiten. Wahlbezirk Stuttgart)。——第 186 页。
- 1871 年 8 月 5 日第 63 号第 2—3 版。——第 282 页。

- 1871年9月9日第73号。《简讯》(Zur Notiz)。——第293页。
- 1871年12月30日第104号。“政治评论”栏。——第370页。
- 1872年12月7日和21日第98号和第102号。《英国改革运动的新高潮》第一篇和第二篇(Der Wiederbeginn der Reformbewegung in England. I, II)。——第553页。
- 1873年7月16日第59号第3—4版。——第600页。

S

- 《哨兵报》(《Die Tagwacht》), 苏黎世出版
- 1872年1月6日第1号。《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386—387页。
- 1872年1月6日第1号。《比利时》(Belgien)。——第379页。
- 1873年6月7日第23号。《俄尔顿代表大会和瑞士的工会运动》(Der Kongress in Olten und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der Schweiz)。——第589页。
-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 日内瓦出版, 1871年11月23日第5号。“国外通讯。西班牙”栏(Bulletin de l'extérieur. Espagne)。——第358页。
- 《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 里斯本出版, 1872年2月第1号。——第429页。
- 《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871年7月3日(15日)—8月31日(9月12日)第180—238号。“法庭新闻”栏(Судебная хроника)。——第306页。

- 《谁来了!》(《Qui Vive!》), 伦敦出版, 1871年11月1—9、12—13、15—17、19—20、22、28日, 12月1、3—4、7日第26—33、36、38—40、42、44、49—52、54、57号。《人间秽行》(L'infamie humaine), 阿列克西斯·贝讷维耳。——第348页。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 1863年4月17日第24535号第7版。——第450页。
- 1870年7月25日第26811号。《法国和普鲁士条约草案》(Proposed treaty between France and Prussia)。——第12页。
- 1870年8月3日第26820号第9版。——第25页。
- 1870年9月16日第26857号第7版。——第159页。
- 1870年9月19日第26859号。“俄国”栏(Russia)。——第162页。
- 1871年2月2日第26976号。《德国的媾和条件》(The German Terms of peace)。——第186页。
- 1871年6月19日第27093号第9版。——第238页。
- 1871年6月21日第27095号第9版。——第238页。
- 1871年8月30日第27155号。《新的社会主义纲领》(A new Socialist Programme)。——第291页。
- 1871年10月27日第27205号。《国际工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第312—313页。
- 1872年8月15日第27456号。《国际》

(The International)。——第 514 页。
—1874 年 9 月 10, 11, 14—16 日第 28104、
28105、28107—28109 号。《国际工人
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congress)。——第 125, 645 页。
《团结报》(《La Solidarité》), 纽沙特尔出
版, 1870 年 7 月 23 日第 16 号第 1—2
版。——第 30 页。

W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纽约出版,
1872 年 5 月 4 日第 25 期。《评论》(Re-
marks)。——第 476 页。

X

《小报》(《Le Petit Journal》), 巴黎出版,
1871 年 3 月 25 日。《皇室文件和通信》
(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第 221, 223
—224 页。
《写真》(《The Graphic》), 伦敦出版,
1871 年 6 月 17 日第 81 期。“时事”栏
(Chronicle)。——第 238 页。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
Demokrat》), 柏林出版

—1871 年 12 月 8 日第 69 号第 2—3 版。
——第 361 页。
—1871 年 12 月 8 日第 69 号。“政治评
论”栏 (Politische Uebersicht)。
——第 362 页。
—1871 年 12 月 10 日第 70 号。“政治
评论”栏。——第 361—362 页。
—1873 年 4 月 27 日第 49 号。《国际工
人协会》(Internationale Arbeiter-
assoziation)。——第 582 页。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 圣彼得堡出
版, 1872 年 4 月 23 日 (5 月 5 日) 第
106 号第 1 版。——第 470 页。

Y

《舆论》(《The Public Opinion》), 伦敦出
版, 1871 年 8 月 19 日。《德国对国际
的看法》(A German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第 71 页。

Z

《自由思想》(《Il Libero Pensiero》), 佛罗
伦萨出版, 1872 年 1 月 4 日和 25 日第
1 期和第 4 期。《国际和伦敦的最高委
员会》(L'Internazionale il Consiglio
supremo di Londra)。——第 405—
406 页。

文学著作

A

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第 134 页。

B

《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 (老鼠与青蛙之

战)》。——第 94 页。
《北方人之歌》。——第 671 页。

D

但丁《神曲》。——第 628 页。

F

弗莱里格拉特《乌拉!日耳曼尼亚!》。——第 50、177 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第 208 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战场上的沃尔弗干格》。——第 53、55 页。

G

歌德《威廉·马斯特的修业时代》(《迷娘》)。——第 209 页。

H

海涅《近卫兵》。——第 53 页。

海涅《新春集。序章》。——第 169 页。

海涅《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第 104 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 344、479 页。

L

拉伯雷《巨人传》。——第 346 页。

罗伊特《我的漫游》。——第 237 页。

M

《马赛曲》。——第 11、12、134、167 页。

S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 50 页。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 135 页。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第 108 页。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 108 页。

《守卫在莱茵河上》。——第 167 页。

T

坦尼森《欢迎爱丁堡公爵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殿下光临》。——第 627 页。

X

席勒《哲学家》。——第 6 页。

《向叙利亚进发》。——第 12、134 页。

Y

《耶稣保佑我》。——第 12、134 页。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 144 页。

期 刊 索 引

A

《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 1834年至1904年在爱北斐特出版;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第43、307页。

《爱尔兰共和国》(《*The Irish Republic*》)
——流亡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1871年至1898年在纽约出版的周报。——第336、433页。

《爱尔兰人报》(《*The Irishman*》)——爱尔兰的一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周报, 1858年至1885年先后在拜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 该报曾经为芬尼亚社社员辩护。——第355、657、665页。

B

《巴黎报》(《*Paris-Journals*》)——一家和警察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日报; 1868年至1874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它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 第二帝国崩溃后支持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 对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卑鄙的诽谤。——第195、197、198、205、666页。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 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 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

出版。——第13页。

《布鲁塞尔日报》(《*La Gazette de Bruxelles*》)——自由派的法文日报, 在布鲁塞尔出版。——第125页。

C

《晨报》(《*Morgenblatts*》)——文学日报《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的简称, 1807年至1865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1840年至1841年, 该报曾发表过恩格斯的几篇有关文艺问题的通讯。——第208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保守派的日报, 1772年至1937年在伦敦出版, 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450页。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 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209、468页。

《德意志邮报》(《*Die Deutsche Post*》)

- 德文报纸，1869年12月起在伦敦出版。——第136页。
-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自1843年至1879年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1848年夏天以前持保守方针，以后则采取自由主义方针。——第173、370页。
- 《灯笼》（《*La Lanterne*》）——法国激进共和派的周报，由昂·罗什弗尔从1868年5月起在巴黎出版，被波拿巴当局查禁后，从1868年8月至1869年11月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尖锐地抨击第二帝国。1874年至1876年，罗什弗尔再次出版了该报。——第117页。
- 《邓第广告报》（《*Dundee Advertiser*》）——苏格兰的自由派报纸，1801年至1926年出版，1861年起每日出版。——第77页。
-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 《东部邮报》（《*Oestliche Post*》）——德文的民主派报纸，1869年至1872年由德国流亡者在纽约出版。——第550页。
-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68年至1873年在伦敦出版。从1871年2月至1872年6月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第204、228、237、276、301、312、313、337、353、369、371、372、383、405、411、417、418、425、431、445、450、452、456、458、467、468、477、489、587、599、676、677、682页。
- 《度申老头》（《*Le Père Duchêne*》）——法国的一家日报，1871年3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发行人是韦梅希。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报刊。——第314、347、380、669页。
- 《多事人报》（《*Ficcanaso*》）——意大利共

和派的讽刺性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8年至1872年在都灵出版。——第395页。

F

-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国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28、141、615、630页。
- 《法兰西信使报》（《*Courrier de France*》）——正统派报纸，1872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95页。
- 《法医学和公共卫生文库》（《*Архив судебной медицины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гигиены*》）——俄国内务部卫生署刊物；1865年至1871年在彼得堡出版，一年出四次。——第177页。
- 《反基督者报》（《*L'Anticristo*》）——意大利的一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周报，1872年在都灵出版。——第448页。
- 《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的一家反动报纸，从1854年起在巴黎出版；该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第278、642、655、666、667页。
-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1861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The Bee-Hive*》）、《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

国际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第68、227、228、553页。

《佛尔维耶回声报》(《L'Echo de Verriers》)——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64年创刊于佛尔维耶；该报是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中敌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第268页。

G

《高卢人报》(《Le Gaulois》)——法国保守君主派的日报，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喉舌；1867年至1929年在巴黎出版。——第205、687页。

《工程师》(《The Engineer》)——英国的科学技术周刊，1856年开始出版。——第624页。

《工人报》(《De Werker》)——一家周报，1868年至1914年在安特卫普用佛来米文出版；1868年至1871年是国际佛来米米支部的周报，曾发表国际的文件；后来改为每日出版，先后为佛来米社会主义工人党、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第166、200、274页。

《工人报》(《De Werkman》)——荷兰的一家工人周报，1868年至187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从1869年起成为国际阿姆斯特丹支部的机关报。——第165页。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一家工人周报，国际在美国的联合会委员会和德国人第一支部的机关报，1873年2月至1875年3月用德文在纽约出版。

该报曾发表关于总委员会各次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从1874年夏天起该报脱离国际。——第576、581、587页。

《工人联合会报》(《Il Fascio Operaio》)——意大利的一家周报，1871年至1872年在博洛尼亚出版；巴枯宁派的喉舌。——第448页。

《公民和农民之友报》(《Bürger- und Bauernfreund》)——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由卡·希尔施编辑，在克里米乔出版。——第247页。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英国的一家周报，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伦敦作为《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的续刊出版。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理事会，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的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喉舌。——第453页。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1808年至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291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236页。

《观察家报。士瓦本人民报》(《Der Beobachter. 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83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第621页。

- 《国防报》(《*Défense nationale*》)——左翼共和派报纸,1870年至1871年由国际会员参加,在波尔多出版。——第161、164页。
-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1873年时该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第153、371、480、515、531、586—588、617页。
-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72年至1878年由詹·吉约姆主编,用法文出版,起初是半月刊,从1873年7月起改为周刊。——第467、489、495、525、531、532、545、586、618页。
- 《国际先驱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英国的一家周报,1872年3月至1873年10月在伦敦出版;1872年5月至1873年5月(间断地)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发表了关于总委员会会议和不列颠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后来由于该报的发行人和编辑威·赖利脱离了工人运动,从1873年6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替该报撰稿了。——第535、536、538、539、543、545、549、552、555、576、578、587、599页。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48年至1915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70年至1871

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第71、72页。

- 《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杂志,双周刊,1863年在耶拿创刊,出版至1897年。——第6页。

H

- 《号召报》(《*Le Rappel*》)——法国左翼共和派的日报;由维·雨果和昂·罗什弗尔创办;从1869年至1928年出版。它曾尖锐地抨击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期间主张支持公社。——第28、141页。
- 《画报》(《*Illustrierte Zeitung*》)——德国的一家周报,1843年至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第670页。
- 《画报》(《*L'Illustration*》)——法国的一家文艺画刊,从1843年起在巴黎出版。——第670、679页。
- 《回声报》(《*The Echo*》)——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8年至1907年在伦敦出版。——第68、238页。

J

- 《激进党人报》(《*Le Radical*》)——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报纸,1871年至1872年在巴黎出版。——第495页。
- 《激进瑞士报》(《*Suisse Radicale*》)——瑞士的资产阶级报纸,1866年起在日内瓦发行。——第408页。
- 《吉伦特信使报》(《*Courrier de la Girond*》)——法国的反动报纸,1792年起在波尔多出版。——第197页。
- 《解放报》(《*La Emancipación*》)——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

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1872年至1873年，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还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一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第351、358、363、366、369、379、382、386、387、418、425、427、455、457、492、498、508、511、526、532、536、538、540、543、544、548—550、552、555、559、576、578页。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每月评论》(《*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Revue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s questions agricoles, manufacturières et commerciales*》)——法国资产阶级的月刊，184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第528、561页。

《觉醒报》(《*Le Réveil*》)——法国的一家周报，从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从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该报曾刊载国际的文件和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第5、431页。

K

《科伦人》(《*Kölner*》)——见《科伦日报》。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莱茵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俾斯麦的喉舌。——第159、307、484、506页。

L

《莱茵报评论》(《*Revue der Rheinischen Zeitung*》)——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

《劳动者同盟》(《*L'Union des Travailleurs*》)——瑞士的一家工人月报，1873年至1874年在日内瓦出版，持机会主义立场。——第617页。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Newspaper*》)——英国资产阶级报纸；1842年创刊；1843年至1918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22页。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英国激进资产阶级的周报，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从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22、239、553页。

《里昂信使报》(《*Le Courrier de Lyon*》)——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1834年至1939年出版。——第197页。

《联盟》(《*La Federación*》)——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巴塞罗纳联合会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213、351、358、448、525、618页。

《农民报》(《*The Farmers*》)——英国的一家农业月报，后改为周报，1865年至1889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89年起用《农民和畜牧业者报》(《*Farmer and Stock-Beed (Breeder)*》)的名称出版。——第624页。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画报，1842年起出版。——第29、670、679页。

M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法国的一家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9日

由布朗基主义者参加在巴黎出版；1870年5月18日至7月20日被波拿巴政府查禁。该报曾刊载有关工人运动和国际活动的材料。——第36、60、63、431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21年创刊，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十九世纪中叶起是自由党的机关报。——第10、473页。

《曼彻斯特信使报》(《*Manchester Courier*》)——英国保守派的报纸，1825年至1916年每日出版。——第10、16页。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意大利的一家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306、324、325、377、392、446、448页。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日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47、238、287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2、39、40、47、60、137、166、180、238、239、287、361、450、452、457、641页。

《米拉波报》(《*Le Mirabeau*》)——比利时的一家周报，1868年至1874年在佛尔维耶出版；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第617页。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一家古老的俄国报纸，从1756年至1917年出版；从1859年开始每日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具有反动性质。——第318页。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164页。

《纽约世界报》(《*The New-York World*》)——美国的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1860年至1931年在纽约出版。——第298、474、481、560、576页。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284、414页。

O

《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第513页。

《欧洲信使报》(《*Le Courrier de l'Europe*》)——法国奥尔良派报纸，1840年至1889年用法文在伦敦出版。——第195页。

P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英国的一家日报，1865年

至1920年在伦敦出版;该报奉行保守的方针。1870年7月至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这个时期该报曾刊载恩格斯一组文章《战争短评》。——第7、10—12、14、15、21—22、24、28、29、36、37、39、40、51、68、70、74、131、136、160、170、238、239、247、258、656页。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51、70、238页。

《喷泉报》(《*Der Sprudels*》)——奥地利的一家周报,1869年至187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18页。

《平等》(《*L'Eguaglianza*》)——意大利的一家周报,1871年7月至1872年在吉尔真提(西西里岛)出版,国际地方支部的机关报。——第390、445、448页。

《平等报》(《*L'Égalité*》)——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1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第137、139、141、158、261、334、362、363、366、372、375、377、395、446、468、488、492、512、536、543、550、555、579、584页。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该

报用这个名称从1851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55、159、190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s*》)——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238页。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旗帜报》的晚刊;1857年至1905年在伦敦出版;1905年改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Evening Standard and Times Gazette*》)。——第77、238、641页。

R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137、500页。

《人民报》(《*La Plebe*》)——意大利的一家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起初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派的报纸;1872年至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第262、303、325、390、448、523、533、539、540、543、550、558、586、612页。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

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8、11、18、41、58、64、71、89、101、126、134、136、138、157、158、161、165、171、173、197、200、201、203—205、208、209、215、222、239、240、282、292—293、313、316、328、371、379、380、386、387、395、400、406、411、421、425、446、452、457、459、466、495、497、522、529、532、540、550、554、568、570、582—584、587、590、591、593、594、597、600、612、619、638、643、673页。

《人民罗马》(《*La Roma del Popolo*》)

——意大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1871年至1872年在罗马出版;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第262、268页。

《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奥地利的一家工人报纸,1870年1月至1874年6月在维也纳出版。——第161、215、529页。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 de Genève national,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保守派报纸,1826年出版。——第334—335、350、612页。

S

《哨兵报》(《*Die Tagwacht*》)——瑞士的一家社会民主派的报纸,1869年至1880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1869年至1873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第379、

386、425、589页。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

——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第334、349、350、358、362、375、378、395、668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cial-Demokrat*》)

——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至1867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1871年至1876年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的名称出版。该报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声明。——第361、381、414页。

《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

——葡萄牙的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2年2月至1873年4月在里斯本出版,国际支部的机关报。该报经常刊登国际的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第429、433页。

《社会主义者报》(《*Socialisten*》)——丹麦

的一家工人报纸,1871年7月至1874年5月在哥本哈根出版,自1872年4月起改为日报。——第322、362、417、418、429页。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

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1872年1—2月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425、432、540页。

《审判通报》(《*Gazette des Tribunaux*》)

- 法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5年在巴黎创刊。——第276、278、288、300、356、383页。
-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年至1914年以这个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33、162页。
- 《实证评论》(《*Revue Positive*》)——见《实证哲学。评论》。
- 《实证哲学。评论》(《*La philosophie positive. Revue*》)——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宣传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实证哲学;1867年至1883年在巴黎出版。——第679页。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时报》(《*Le Temps*》)——法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刊物;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对第二帝国,反对同普鲁士作战;在第二帝国覆灭后支持国防政府。——第37页。
- 《世界报》(《*Worlds*》)——见《纽约世界报》。
- 《首都报》(《*La Capitale*》)——意大利的一家资产阶级民主派日报,1870年在罗马出版。——第298页。
-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一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35、161、166、188—190、290页。
- 《谁来了!》(《*Qui Vive!*》)——1871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日报;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第329、335、346—348、362、380、668页。
- 《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苏格兰自由派报纸,1817年起在爱丁堡出版,1855年起改为日报。——第303、473页。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2、16、25、29、47、125、131、159、195、196、198、205、237、238、244、248、249、280、291、312、350、412、450、473、566、581、582、645页。
- 《太阳报》(《*The Sun*》)——美国一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1868年起在纽约由查理·德纳编辑出版。——第285、414页。
- 《铁锤报》(《*Il Martello*》)——意大利报纸,国际米兰支部的机关报;1872年2—3月出版;该报在编委库诺的影响下发表了许多反巴枯宁派的文章。——第447页。
- 《通报》(《*Moniteur*》)——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巴黎被围困期间,该报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第159页。
- 《团结报》(《*La Solidarité*》)——瑞士巴枯宁派的周报,1870年4月至9月用法文在纽沙特尔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第30、143、155页。

W

- 《外省人报》(《*La Provinces*》)——法国的

- 一家保皇派日报, 1870年至1871年在波尔多出版。——第205页。
- 《韦梅希报》(《*Vermersch Journal*》)——1872年由法国流亡者在伦敦出版。——第380页。
- 《维也纳医学报》(《*Wiener Medizinische Zeitung*》)——见《维也纳医学总汇报》。
- 《维也纳医学总汇报》(《*Allgemeine Wiener medizinische Zeitung*》)——奥地利的一家周报, 1856年至1915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24页。
- 《未来报》(《*Die Zukunft*》)——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 人民党的机关报, 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 从186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64、140、161、197页。
- 《未来报》(《*De Toekomst*》)——荷兰的一家工人报纸, 1870年至1871年在海牙每周出版三次, 曾刊载国际的文件和材料。——第165—166、240页。
- 《无产者报》(《*Der Proletarier*》)——德国的一家社会民主派周报, 1869年至1871年在慕尼黑和奥格斯堡出版。——第215页。
- 《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意大利的一家报纸, 1872年至1874年在都灵出版, 该报袒护巴枯宁派, 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第374、376、392、443、447页。
-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美国的一家周刊, 于1870年至1876年在纽约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出版。——第322、432、476、534、540页。

X

- 《西班牙和美洲画报》(《*La Ilustración Española y Americana*》)——西班牙杂志, 1869年起在马德里每月出版三次。——第670、679页。
- 《先驱》(《*Der Vorbote*》)——月刊, 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 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用德文出版; 主编是约·菲·贝克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 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 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138、140、238页。
- 《先驱报》(《*Herald*》)——见《纽约先驱报》。
- 《小报》(《*Le Petit Journal*》)——法国的资产阶级日报, 1863年起在巴黎出版。——第204、221、223、224页。
-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刊物, 创办于1871年; 在柏林出版到1876年。——第450、469、470、500、506页。
- 《写真》(《*The Graphics*》)——英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画报, 在伦敦出版。——第238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 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版到1850年11月;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126、208页。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 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 该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 所以又有《十

字报》(《Kreuz-Zeitung》)之称。——第13页。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361、362、380、382、385、386、396、404—406、414、466、582、584、590、591、594、680页。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俄国温和和自由派的日报,1868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七十年代末成为反动报纸;从1905年起成为黑帮的喉舌。——第470页。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奥地利自由派报纸,1864年至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第137、203页。

Y

《阎王》(《Asmodée》)——荷兰的一家周报,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165页。

《夜晚报》(《Le Soir》)——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1867年起在巴黎出版。——第205、655页。

《意大利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 Italiano》)——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都灵支部的机关报,1871年由特尔察吉编辑出版。——第325页。

《邮袋报》(《Felleisens》)——瑞士的一家周报,瑞士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机

关报,1862年至1874年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出版,1868年8月起接近国际。——第174、175、583页。

《舆论》(《Public Opinion》)——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61年在伦敦创刊。——第71、72、76、77页。

《园艺纪事》(《Gardener's Chronicle》)——英国农业问题周刊《园艺纪事和农报》(《The Gardener's Chronicle and Agricultural Gazette》)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623、625页。

Z

《真理报》(《La Vérité》)——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1870年10月至1871年9月3日在巴黎出版,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措施。——第291页。

《知识》(《Знание》)——俄国进步的科学通俗月刊,1870年至1877年在彼得堡出版。——第560页。

《钟声》(《Колоко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140、495页。

《钟声报》(《La Campana》)——意大利的一家周报,1872年在那不勒斯出版,巴枯宁派的喉舌。——第427、447页。

《自然界。每周科学画报》(《Nature. A Weekly Illustrated Journal of Sciences》)——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27页。

《自由》(《La Liberté》)——法国保守派的晚报,大资产阶级的喉舌,1865年至

- 1944年在巴黎出版；1866年至1872年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主张对普鲁士作战，反对国防政府。——第197、403页。
- 《自由报》(《*Freie Presse*》)——见《新自由报》。
- 《自由报》(《*La Liberté*》)——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72年至1873年每周出版；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第153、393、433、456、457、459、466、467、480、515、536、543、576、586、588、617、659页。
- 《自由报》(《*La Libertà*》)——意大利民主派的报纸，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70年至1872年在帕维亚每周出版两次，曾发表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
- 维护巴黎公社。——第444页。
- 《自由思想》(《*Il Libero Pensiero*》)——意大利的一家杂志，资产阶级唯理论共和派的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第405、456、680页。
- 《自由未来报》(《*L'Avenir liberal*》)——波拿巴派报纸，在巴黎出版；巴黎公社期间被查封。——第76页。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17页。
- 《祖国垂危报》(《*La Patrie en danger*》)——法国的一家日报，1870年9—12月在巴黎出版，布朗基派的机关报。——第348页。